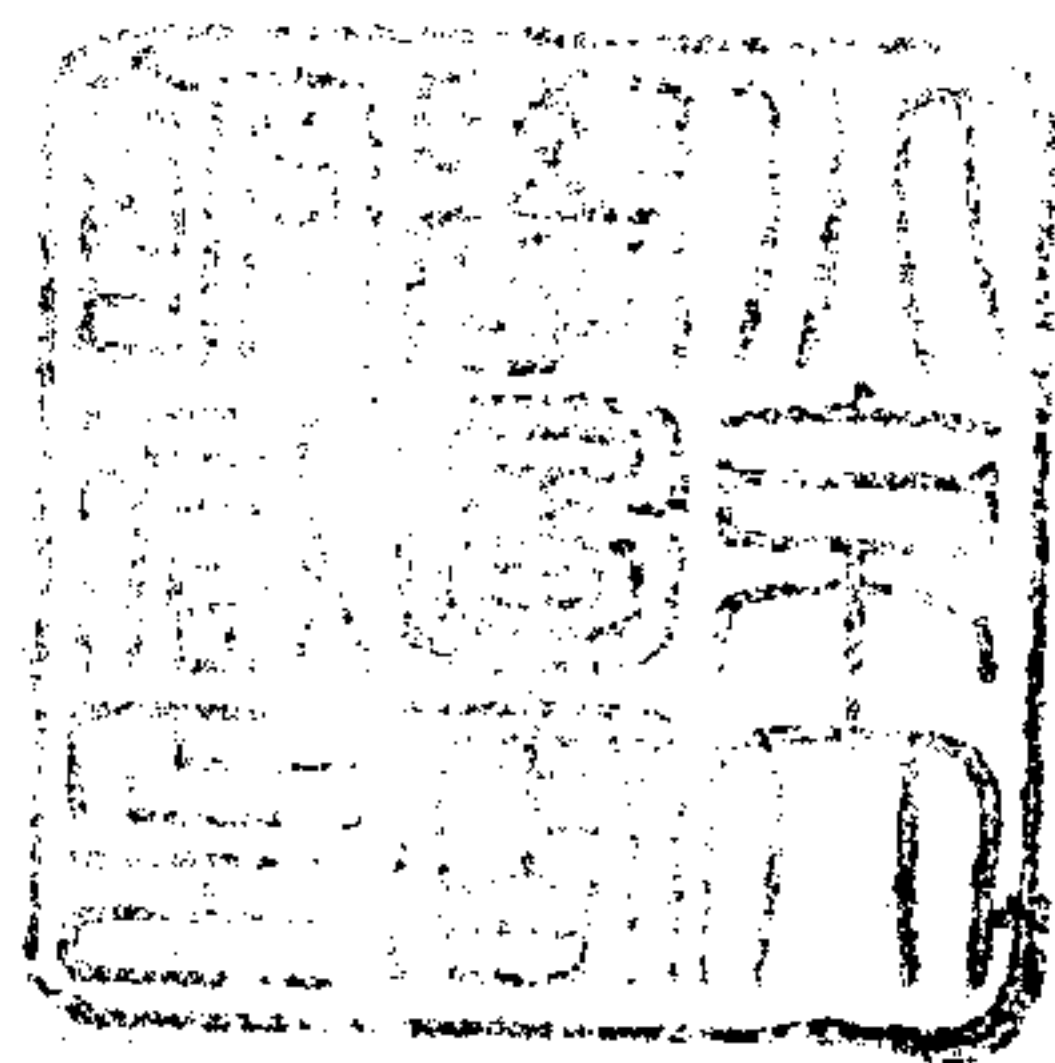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八·子部·雜家類

- 鄭堂札記五卷〔清〕周中孚撰……………一
- 柿葉軒筆記一卷〔清〕胡虔撰……………三五
- 拜經日記十二卷〔清〕臧庸撰……………四九
- 蕙樓襟記一卷〔清〕嚴元照撰……………一七五
- 娛親雅言六卷〔清〕嚴元照撰……………二四一
- 養吉齋叢錄二十六卷 養吉齋餘錄十卷〔清〕吳振棫撰……………三四九
- 經史質疑錄不分卷〔清〕張聰咸撰……………五三七
- 交翠軒筆記四卷〔清〕沈濬撰……………五六一
-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清〕沈濬撰……………六〇九

鄭堂札記卷一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日知錄九曰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為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案語錄科近人恥不復為而仍添一科曰攷證科然攷證之原出于禮記尔正尤尚修辭立誠之功斯即目之為文學之科亦無不可或漫將詩古文辭當四科之文學見王道思荆川集序則程子曾言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為詞章者願當世才華之士勿輕詆焉

鄭堂札記卷一

漢興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見後漢書班彪傳

史遷以項羽為本紀秦楚之際為月表實本于陸賈也然在史記則可若斷代為史便為失體所以漢書不循其轍而後人修史亦無此種紀表

天下之水河為大古今之書經為重故言水利者曰河渠志簿錄者曰經籍孟堅摘論語中字改河渠為溝洫實不足以盡其義後人竟不從之若藝文即經籍之異稱舊唐志稱經籍新唐改為藝文通志略稱藝文通考改為經籍宋史仍復為藝文至皇朝

敕撰明史亦不改

前人編集好采取自著大部書中之成篇者別立題目羅列其間以張大卷裘即如曝書亭集重出經義攷日下舊聞諸書案語及靜志居詩話之類鄙意雅所弗尚甯使文集之一覽易盡不使著作之兩處互見也或有攷定亦宜別記嚴久能曰王文簡著述其復見者較多於竹垞鄙意亦嘗疑之

鄭堂札記卷一

或問王孟詩如何子曰王詩秀孟詩清杜少陵解悶詩于右丞則曰最傳秀句襄區滿于襄陽則曰清詩

句句盡堪傳詩史品題千古定論說苑載越人歌一章詞采聲調宛然楚騷故朱子錄入楚詞後語王阮亭古詩選獨刪存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竊所未喻

杜牧之注孫子序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地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案左氏襄卅一年傳云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杜氏一時誤涉故多遠者近者四字未可據以添論語本文也

史通正史篇于隋志則云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近人援引隋志輒曰五代史某志以駭人觀聽蓋不知反襲唐之俗稱耳

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昌黎云齊梁及

陳隋眾作等蟬噪士二公俱有鄙棄六朝之意獨少

陵不然一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再

則曰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嚴久能

謂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于六朝可稱知言日韻意

謂太白昌黎詩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語耳少陵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亦以六朝詩之

鄭堂札記卷一

三

元祐黨籍碑司馬溫公文潞公為冠蓋以二公並時

為宰相也漁洋過潞公墓姓名留冠黨人碑句本極

自然歸愚選 國朝詩錄及王作易冠為重句便不

響當以原本為是

趙秋谷聲調譜學詩之規矩也舍此學詩是便規裂

矩巧何從生或以為熟讀古人名作亦可與聲調吻

合其言誠是然何如此譜之易從有功也馮侍御浩

曰秋谷聲調譜之作固學詩者不可廢而古今詩家

亦非譜之所能囿也見玉齋生詩箋注 三齊梁晴雲下此真持平之

論實獲我心嚴久能曰許積卿極不以聲調譜為是元照曾切論之

游山詩有時地之異宜隨時隨地設色布景否者皆

陳言也郭熙記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

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此時之異也

鞏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

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顏而堆阜此地之異也兩

書所言雖非為作詩者說法然求其細意熨貼亦不

外此數語

北齊祖孝徵望海云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下接

鄭堂札記卷一

四

云時看遠鴻度乍見鷺鷥起景界低小極矣即雲島

一聯已萬不及晚唐周繇鳥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

也漁洋選入古詩殊為未當祖詩祇四韻所舉乃中三聯也

今人文字中稱謂動遵古法而于門下士則稱曰某

生紫漢書貢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然則生者尊稱也若

依他例亦不得稱總之稱謂當隨時而斟酌之不得

太泥古法

稱謂有泥古而失之者如杜牧之豈府巡官裴府君

墓誌云某娶裴氏實君之私案介正釋親女子謂姊
妹之夫為私故衛風云譚公維私今牧之以男子借
用女子之稱謂豈不泥古而失之乎若作實君之姊
壻或妹壻便是文從字順各適職矣

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指前總言陰陽儒
墨名法道德後言兩道家不稱道德案道家宗老子
老子有道德經故前總言處可連稱道德以均句法
後祇言道家乃正稱非省文也

鄭氏石柱記箋釋三于衡山下歷引郡國志海錄史

鄭堂札記卷一

五

記諸書春申君事以為下菰城者或春申君伐吳屯
駐之處中孚案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哀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或有時在下菰城屯駐未可知若
春申君上距吳滅將二百載吳滅在魯哀廿二年安得有伐吳
屯駐之事此其誤之顯然者也方景初曰哀十五年伐吳之子西名申恐鄭氏因申字誤涉遂併為春申君事耳
昌黎讀荀子篇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而于原道則
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擇不精語
不詳何大醇小疵之有此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以子

論之荀子大醇而小疵揚子擇不精而語不詳杜牧
之有三子言性辨謂孟荀揚三子且獨贊荀子矣

孔子學官于郟子學琴于師襄問禮于老聃訪樂于
萇宏人皆謂夫子之所師如此其實非七十子之從
夫子比也昌黎師說本欲世人從師如七十子從夫
子乃反引孔子師郟子萇宏師襄老聃及三人行必
有我師之言夫此種師法人皆如此亦何待言昌黎
不過欲以取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
兩語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

鄭堂札記卷一

六

四書釋地又續于往送之門解云門即父母家之門
非女子所適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女至婿
家禮遂認作壻門子謂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女至婿
誤認蓋往字一讀即下往之女家之往謂女臨去之
時也送之門一讀婦人迎送不出門內言不出于柵
送之門謂送之于內寢之門也閻氏亦不明句讀故
于往字不著解而且拘泥門之一字反引儀禮以證
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且疑為鄒之昏禮皆
臆說也

唐人稱應試之賦為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于居恆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即為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見答李生第二書或以文選第一卷首有賦甲二字故倒其字稱甲賦案李善注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或說非也

專論四六之書自宋王銍四六話二卷謝伋四六談塵一卷洪邁四六叢談一卷外絕不經見吾鄉孫同守梅著四六叢話三十二卷分門別類博采羣書洋

鄭堂札記卷一 七

洋乎大觀哉同守卒後數年為儀徵阮學使元刊行學使係同守丙午分校所得士通儒出于門下可為著述增光

漢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其一篇一作當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氏攷證歷引劉向別錄蜀志秦宓語及裴松之注引中經簿并注明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七篇名目詳哉其言之矣乃經義攷于論語門雖存其目而于諸家之說絕不采錄反注一佚字再檢

大戴禮記條下則別錄一則已為輯入入此出彼深所不解

唐藝文志釋氏類有那提時文釋鈔四卷時文之目始見于此特未知其何所取義也

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于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倪氏燦補作遼金元藝文志不過虛列書目已耳

中惟釋行均龍龕手鏡四卷耶律純星命摠括三卷箸錄于 七閣書目然星命摠括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較之補志五卷之數終佚二卷不則分

鄭堂札記卷一 八

卷有異同摠括補志作祕訣或一書兩名未可知也嚴厚民曰葉竹堂書目作星命摠括五冊

關中金石記四云唐時有兩一切經音義僧元應所箸者為釋書音義史崇所箸者為道書音義兩書引

據多古書雖為二氏之學其博正猶不遜陸德明經典釋文子每欲合而刊之以供同好也案元應音義

見有武進莊氏校刊本史崇乃唐代道士宋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引一切經音義即史崇之

書也其書今無刊本近人亦無有援引及之據畢尙

書所言其書尙存弟五卷亦舉及兩一切經音義與陸氏釋文等書稱曰具在惜無有取道藏本而校刊之矣嚴久能曰秋帆尙書會而不有意采史崇之書會果

宋鑑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案論語之名甚古何必作此變更況魯爲國名豈足以概仲尼微言春秋本魯國之史尙不可改爲魯經施之論語尤爲失當後惟王氏栢有魯經章句他人莫之從也至近代朱竹垞集中猶沿此名難乎免于弔詭之譏

鄭堂札記卷一

九

矣

史通探賾篇云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益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杭氏諸史然疑三國志條引之魏誤作劉遂請審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帝蜀者夫書名漢晉春秋其以魏爲僞國可知况自來刊本未嘗譌作劉字杭氏偶爾誤記容或有之然于其上所攷謂漢晉春秋獨以蜀漢爲正習是襄陽人其以正統于蜀猶有不忘故主之意云云自相背謬則不可解耳嚴厚民曰案諸史然疑乃秦亭老民未成之書偶有此誤亦知

者之

楊氏丹鉛 錄謂漢藝文志所列儒家者流非所謂君子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案儒家類晏子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魏文侯公孫尼子孟子孫卿子賈山賈誼河閒獻王董仲舒兒寬劉向諸家俱在其中尙得謂非君子儒乎至文藝末也出于周子通書上有道德本也句所謂文藝指辭章言之與漢志名目迥別志之藝字本指六藝文字則并諸子詩賦兵法數術方技盡已在內亦非祇屬辭章洵

鄭堂札記卷一

十

若楊氏所云則將舍六藝而言道德且驅古今一切之書俱以文藝之末概之矣甚矣其慎也

楚詞大招伏羲駕辯兮王逸注曰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又劉淵林注左思吳都賦或超延露而駕辯云伏羲作琴始造此曲玉海一百十路史後紀一引並同案世本伏羲作瑟神農作琴劉注誤以瑟爲琴而羅王兩家俱仍之不改非也又案上古結繩而治其時未有書契駕辯之曲當屬有聲無辭如南陔白華之類耳明梅氏篤自序古易攷原誤稱王逸注云駕

辯伏羲書名引以證伏羲時卽有文字何其不檢至此

徐氏善春秋地名攷于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據朱竹垞報徐敬可處士書甚以爲非竹垞之說是也然以召公爲文王子不始于皇甫謐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云召公周公之兄此皆謚之所本宜並存其說而駁正之者也

高氏子略三戰國策條首云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

鄭堂札記卷一

七

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此下將戰國策辨駁後又云況于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三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于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中乎案漢書遷傳贊祇云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不曾數及新語高氏頻言三書其誤已甚況新語一書漢志箸錄在儒家釋其文絕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且亦不見有爲太史公所

采擇者何得相提而並論乎于子書攷縱橫家戰國策下全采高氏此條竟將兩陸賈新語刪去三書俱改作二書免滋學者之惑

關中金石記二載昭仁寺碑貞觀四年十月立當列

在邕禪師舍利塔銘之前貞觀五年十一月立年月方順今廁

于右僕射虞公溫彥博碑之後十一年立蓋因溫碑下

有彥博以貞觀四年云云致誤

關中金石記五復唯識解院記宋皇祐三年立黃庶撰文元正書

跋云碑書或正或行或艸或兼篆籀分隸奇怪道偉

鄭堂札記卷一

七

莫名一器余所見隋開皇時曹永恪修陳思王廟碑亦如是後世無人敢效之矣案此碑所書又與後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并陰相同見金石文字記二亭林先生曰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艸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爲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爲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亭林之言如此而畢尙書則稱許不置雖人之所見不同終未免好奇之過所刊惠徵君明堂大道錄及禘說正書參以古體一字而有數樣寫法係徵君自書豈非此種

碑文爲之作備哉

鄭堂札記卷一

三

鄭堂札記卷二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引馬氏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自來解論語者多從之竊以爲未安也前後三章言孝俱貼著人子說而此章獨離開人子說聖人垂訓必不若是之深刻攷之淮南子說林訓云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

鄭堂札記卷二

一

云憂親之疾凡爲人子皆然烏足云孝豈無違與敬與色俱非凡爲人子皆然者乎武伯憂親然則疾當屬父母憂當屬子爲解父母二字當讀斷方不迂曲或謂禮記文王世子首三節的是此章之義疏誠如或說則文王武王之事亦不足爲異矣嚴久能曰鄙以備一解但與馬注相較義似淺近恐未可以馬爲非案說文呂部躬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

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
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為
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女高誘之注為鄭氏之所
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為身之非矣盧氏論語音義攷
證陳氏論語古訓
所載此不博引嚴厚民曰以善加名之說確不可
易○廣韻二十四職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姓氏急就
篇直友諒注作直氏楚
人直躬之後偶憶附識
大戴記投壺所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誇史賓拾
聲叢挾卽八篇廢不可歌之目也經義攷逸經門絕
不箸錄豈所謂掎摭星宿遺義娥者與

鄭堂札記卷二

二

大戴記曾子本孝云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
不興險行以徵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案孝子卽中
庸所謂君子也暴人卽中庸所謂小人也子思是曾
子弟子故有此相似之言

晉書地理志總叙于劉璋孫策所置郡卽統于蜀先
主吳大帝下誠以璋策割據之郡不可列在漢末若
別為序次又嫌詞費且其地俱為蜀吳之所有因歸
之先主大帝所置亦未為不是也璋策之傳亦分
冠蜀吳各志
氏新補正本以為誤似未諳史家立言之妙

晉書潘岳傳載岳美姿容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
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或謂此
蓋岳小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要必非成童
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況在大道上中孚案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史云少時何見得非成童以上至
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果滿車則婦人亦眾矣豈竟
無少艾相慕者乎史臣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並
論正譏其人之自少至壯無一善狀以為不倫非也
史通六家篇云晉廣陵相孔衍刪漢魏諸史定以篇

鄭堂札記卷二

三

弟饗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漢魏尙書浦
氏通釋以漢魏尙書之漢字為衍文是也至盧氏羣
書拾補中有校正本則曰漢指蜀漢非衍字也中孚
案晉人如陳氏三國志則陽尊魏而陰夷于吳蜀之
列習氏漢晉春秋則顯斥魏而獨尊蜀漢之統此外
著作如王沈魚豢孫盛郭頒諸家惟知有魏而已孔
氏之書殆猶此例卽或欲載蜀事亦必附入後漢尙
書斷無取冠曹魏獨遺孫吳之理故當仍以通釋為
確唐藝文志作後魏尙書通
釋又以後字為衍文亦是

盧氏羣書拾補中新序逸篇有周昌者沛人一條從
太平御覽七百錄出前後重載字句俱同惟前于臣
則知其不可也句則字下注云疑當作期期後則竟
作臣期期知其不可也為稍異耳

韓非子在漢隋唐宋諸志中俱祇稱韓子近著書家
引韓子必有非字以為恐與昌黎相混夫昌黎係文
集非子書也後人選韓文者謬稱為子耳此稱仍遺
之非為是

鄭堂札記卷二

四

前他人答和詩之作當附于本人贈倡詩之後題目
亦不得改削唐人集皆如此今人則一概附後并將
題目刪錄就簡如贈詩答詩原非古法也

爾疋釋畜不應獨闕兔屬前釋獸屬豕子豬以下
三十五字邢氏疏云此辯豕之種類也案其文法與
釋畜篇極相似其為錯簡無疑試以此段歸入羊屬
之下庶成全篇且于篇末兔五尺為狍句亦前後相
應矣嚴久能曰此說極是鄙者亦有一條與尊說相
合左傳昭廿五正義云豕有野豕故因記之于
釋獸耳元照案馬屬明有野馬牛屬之摩牛犂牛亦
皆野牛非家養者何不記于釋獸乎且爾疋未嘗有

野豕孔氏此
說兩無當矣

左氏莊卅二年傳而以夫人言許之杜解云許以為
夫人顧氏補正則曰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
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案此句對上從之二字下
割臂盟公句對上闕字孟任許公盡此四字中此左
氏文法尚簡之故若如顧氏讀法則必于割臂盟公
下再綴數語方盡當日情事仍以杜解為確

鄭堂札記卷二

五

亦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皆舉首篇以統號其全書
也與屈原傳累言離騷單指首篇者不同離騷諸篇
本即賦之最先故可稱賦傳又云乃作懷沙之賦懷
沙即九章之一也漢藝文志詩賦家有屈原賦二十
五篇摠序之曰楚臣屈原離譏憂國作賦以風賈誼
傳曰屈原被譏放逐作離騷賦楊雄傳贊曰賦莫深
于離騷反而廣之皆足為證至王逸編楚詞且尊首
篇為經昭明文選又別立騷一門反在詩賦之後皆
非也 原傳贊曰子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因知招魂乃原作也若屬宋玉所作史公必不與諸篇並舉而曰悲其志也王逸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焉夫既指實原作是矣乃復作或曰之辭在逸亦不竟以為差作也雖原傳有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以漢志賦七十八家獨無景差之賦若大招是差作孟堅豈有不載之理摠之招魂大招俱當歸之屈原倘謂恐踰漢志之數則以九歌當九篇其數仍符也

蔣氏驥楚詞餘論言之備矣

鄭堂札記卷二

六

史通題目篇云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攷名責實奚其爽與中孚案楚漢春秋漢志列在春秋家司馬貞以為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史記陸賈傳索隱今雖已佚當劉氏時其書尚存顏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及太平御覽俱引之何得與呂氏春秋並目為子書雜記豈因新語而誤涉與論語願車馬衣輕裘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三根據羣書以證本文之無輕字確不可易白虎通盧校本

于三綱五紀篇所引尚存輕字當依詹事刊去

世說言語篇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王文簡甄錄其句入古詩選以為詠雪聯句案聯句詩前人皆謂起于柏梁但詩本出三秦記觀日知錄廿所攷的是後人擬作然則當以詠雪一章為聯句之始矣

世說排調篇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

鄭堂札記卷二

七

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其實古今人七言從無此種句法子猷所舉不過一時口給不可為典要顧甯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得之矣

郡齋讀書志二哲宗新實錄條載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案祖禹在元祐閒曾任諫官高宗舍其官職而舉其

著作以表其子之有家學且可想見身後之榮不在官職而在著作也

盛侍御符升題王新城尙書雍益集總述尙書八歲

能詩伯氏西樵授以王裴詩法而尙書香祖筆記云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

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振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

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案輞川集四十首

最宜啟迪初學故尙書卽以幼時所受者標舉于人

所撰唐賢三昧集于王裴諸體詩大有取棄獨是集

鄭堂札記卷二

八

王則選十五首裴則選十一首其嘉惠後學之盛心

固昭然于簡策中也

竹垞先生所著靜志居詩話分載于明詩綜者品題

平正攷證精詳而行文亦復疏暢因思詩話當及歷

代恐不僅此及攷諸家文集筆記并楊未孩所撰竹

垞詩注年譜凡所引用詩話無有逸出于詩綜外者

于是知詩綜所載一千四百二十餘則卽爲詩話之

全書無疑蓋本爲明詩而作故卽依次附載不更有

單行刊本也世人苦詩綜太繁家不能有其書卽有

亦不能徧觀而盡識顧取朱笠亭明人詩鈔以爲讀

明詩之善本孰知其所自爲說大都勦取靜志居詩

話而或改換其起訖或節芟其典核者試取詩綜而

覆閱之始可以發其覆矣 凡詩綜附載詩話于每

卷首條冠以靜志居字樣已後祇稱詩話自首卷以

訖末卷無不皆然嘉興李稻與其族弟集編次梅

會詩選凡明季 國初諸家見錄于詩綜而有詩話

者盡行采入遇有標明靜志居者則稱靜志居詩話

祇稱詩話者則稱明詩綜詩話可謂觀書眼如豆

鄭堂札記卷二

九

甲寅夏秋予從詩綜內錄出靜志居詩話分爲二十

二卷自爲之序初意擬呈盧抱經學士刊入羣書拾

補二編冬間遭先王母之喪無暇及此次年復屏居

荒江寂寞之濱此本久藏弄篋中亦無有前此之設

想矣其冬學士棄世越四年文集刊成見有靜志居

詩話序知學士已于丙申年編錄此書亦分爲二十

二卷不約而同咄咄怪事惟學士不免有所刪削予

則隻字不遺遇有乖礙處輒作按語以申明之其與

文集重出者并攷其異同詳略則稍與學士不同耳

近聞學士底本為海甯吳棧客壽取以刊行真盛舉也

閒攷少陵全集中有詩及杜位者五首其杜位宅詩守歲有云守歲阿戎家其送蜀州栢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有云與報惠連詩不惜其乘雨入明矣又少陵示從孫濟詩有云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益明言濟為從孫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以少陵為征南十三代此本少陵祭遠祖當陽君文却不錯位與濟為征南

鄭堂札記卷二

十一

十四代羣季俊秀下夷從子之列老孫質樸上躋族祖之班牴牾如此不若從集之為得也昌黎之從孫滂為寶雞丞故之集中有韓滂墓誌銘祭滂文並無為寶雞丞之事此亦誤之一證江氏尚書集注音疏通部俱作小篆字法參用別體却不全本說文所據說文祇大徐本不覺其誤至書刊成後段懋堂大令以繫傳教示之方識一條于卷末然則江氏字學不甚精核故畢秋帆尚書于其欲將釋名疏證篆書付刻竟不從之見疏證自序後再四相請姑許其別書一本刊行焉見篆書疏證自序嚴

虎通斥抱經先生為去庸子亦過也

經義攷原闕宜講立學家學自叙四門竊意宜講立學兩門當如鑲版箬錄之例采摭史書而成家學門當屬箬錄祖父及同族之書于全部獨闕此類知之自序門當屬敘述編撰體例及序于卷首無自序凡例知之竹垞有寄禮部韓尚書書備述著作崖略將家學二字越在承師之上人俱疑家學門為序次古人祖父子孫授受原流而設矣殊不知承師門內已叙及之承之一字正指此類惟于門人條有子思與

鄭堂札記卷二

十二

其列而七十二賢人後獨不及伯魚此乃竹垞疏漏處陶靖節詩祇百餘首有唐王孟儲韋柳諸公得其一體無不名家可知好詩不貴多也隨園詩話有一條云顧亭林讀書未見鄭夾深交友不交毛西河亦奇案西河之交與否一時無從取證獨所言未見夾深者殆以著述中不引及耳亭林著書滿家豈有不引及夾深之理即如顧氏譜系攷述之寥寥無幾開卷即引通志氏族略而可謂未見夾

深乎然則不交西河之說亦未足深信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四以易之序卦傳即六十四卦之目錄太史公自序班固之敘傳即史漢之目錄如淮南之斐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中乎更為廣之曰隋書經籍志于簿錄篇云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然則詩書之序即詩書之目錄也推而至于逸周書序太辛經平衝何莫非各書之目錄也

明何楷作毛詩世本古義取南風正頌四詩穿鑿傳

鄭堂札記卷二

圭

會強分時代以為合于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此非特翻小序之案更翻魯論之案矣如何氏者誠經中之蠹腫也同時諸人謬相推許固無足怪以竹垞之博正且謂其書亦有足取恐不免賢知之過吳越備史載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唐有王氣乃遣侍御史許渾齋壁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又郭璞撰臨安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山起橫為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案天目山前四句宛然七絕晉人何得有此風格其為

後人偽造無疑況吳越臣事中朝不過夜郎自大耳亦未必有王氣備史所載出于錢氏子孫張大乃祖之事有識者無為所惑也

鄭芷畦湖錄一百二十卷已刊者只列傳二卷首載陳高祖世祖廢帝高宗後主五君俱因舊史文綴集其一朝之端卒而不詳及在位時事不知其例何居且正史皆編之為紀此獨夷于列傳豈一郡之志反大于一朝之史乎芷畦自詡以史為志恐兩無所當矣

鄭堂札記卷二

圭

五經圖十二卷刊本明侍郎盧江盧謙輯係謙官信州時得石本以歸授其邑令章甫更為版行見浙江采錄經義攷羣經門闕載當補入

羣書拾補所載山海經圖讚二百五十九章補遺四十四章無論題之多寡俱以四言六句括之獨補遺中鱓魚飛魚焦堯菊四章只作四句恐屬脫落盧學士言後有刻山海經者必并刻此方成全書中乎案諸讚並多失次宜依經文細為註序
陔餘叢攷九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云既曰隋書而

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案漢志遠及三代宋志上括魏晉隋志因梁陳齊周無志故兼及之亦猶漢宋之志云爾何得謂名實不相稱邪又云是南北史之無志既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信若斯言尙偏而不全當更以宋齊北魏三史之志移于南北史之後方成八代完書矣如此評史真強作解事也

鄭堂札記卷二

十四

鄭堂札記卷三

烏程周中孚信之箸

靜志居詩話評李于鱗云于鱗樂府止規字句而遺其神明是何異安漢公之金滕大誥文中子之續經乎案續經下當有中說二字方與上句相對此偶誤脫又云元美比之峨眉天半雪至謂文許先秦詩卑正始還譽過其實于鱗乃居之不疑案文許先秦二句係元美哭于鱗詩于鱗所不及見者亦以為居之不疑非是當刪去至謂以下十二字語氣仍相接

鄭堂札記卷三

十一

屬也

經義攷于易學啟蒙既載朱子自序于下乃于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重出朱子自序誤作通釋之自序蓋因通釋祇有後序通志堂本取朱子序冠諸卷端已誤作通釋序故竹垞亦承其誤然序文後明識曰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不當彼此相誤更無論于序文相刺謬矣
盧氏釋文序錄攷證載有一說謂德明之卒當在高祖之初此甚誤也案舊唐書本傳云貞觀初拜國子

博士封英縣男使其已卒何得云拜及封也

學春秋隨筆 于莊九年公伐齊下云子糾小白古
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為僖公子或以為襄公
子也案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即勝
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
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為僖公子無疑也中
孚案在昭十三年傳晉叔向對韓宣子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于僖公此桓公為僖公子之確證也萬
氏不引及而以浮詞解之言雖當而無徵矣

鄭堂札記卷三

二

左氏定四年傳吳入郢以班處宮杜解曰以尊卑班
次處楚王宮室案下文子山處令尹之宮及公羊君
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穀梁君居其君之寢大
夫居其大夫之寢之句則解當改處楚人宮室方合
孟子曰夫子之設科也宋本舊趙注往者不追來者
不拒案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
門何其雜也楊倞注夫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
者不拒欲去者不止方知孟子之設科與孔子同
簡兮西方美人毛傳以美人謂文王也離騷恐美人

之遲暮王注以美人謂懷王也蘇文忠前赤壁賦有
望美人兮天一方句賦作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適
當元豐五年所謂美人即指神宗與熙寧九年丙辰
中秋所作水調歌頭同一愛君之心也

金王寂拙軒集 四 咏美人調大江東去有云少陵詞
客多情當年曾爛賞湖州風月自恨尋春來已暮子
滿芳枝空結案所用事實俱牧之事此云少陵殊誤
易以樊川仍不礙于聲律也

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

鄭堂札記卷三

三

五伯世人習于孟子集注祇知董子有此語是飲流
而忘原也

史記扁鵲傳所載趙簡子號太守齊桓侯三則及倉
公傳齊侍御史成以下二十二則乃後世醫案之祖
故明江瓘名醫類案因取以分列各類之前然全傳
中尙多至理名言後附正義一篇即可當劉子元所
謂人形志讀也見史通

班孟堅兩都賦序略舉能賦之士司馬相如虞邱壽
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倪寬孔臧董仲舒劉

德蕭望之等攷之漢藝文志獨不載東方朔董仲舒之賦或七略原闕孟堅不增入也

陸賈新語史記本傳及贊並作十二篇漢書本傳同與今所傳新語篇數亦合漢志儒家作二十三篇乃傳寫之誤非分篇有異同也

賈誼新書過秦上云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案史記周本紀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遷西周公子于愚孤後七歲秦莊襄

鄭堂札記卷三

四

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攷之秦本紀亦大略相同誼則以吞二周屬之始皇時史記未出故傳聞異辭也

白虎通四時篇有云二帝言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過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新校本據太平御覽改爲五帝言載于補遺中反與謂二帝也句不相應當仍以原本爲是

吳東壇所編說鈴中有顧甯人京東攷古錄山東攷

古錄攷文格論雜錄四種多與日知錄相同當卽日知錄之初藁鈔出別行爲吳氏所編入

逸周書寶典解九德三慈惠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案下知長幼三字誤衍卽本條及上下數條文法可見

賈誼新書過秦上爲之謀主句當本史記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二贊所引刪去主字方與下文通其意制其兵相對又事勢三十二篇內過秦下權重制不定銅布壹通五篇目下俱脫事勢二小字當盡補入連

鄭堂札記卷三

五

語十八篇內問孝闕篇目下脫連語二小字亦當補入連語一篇恐脫去篇目以小注誤入大字耳

東坡墨妙亭詩云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谿藤子見張孝廉金石契中載黃石齋斷碑硯背文尙存吳越勝事書來乞詩要尾書谿藤視昔過眼十七字洵屬坡公自書蓋當年曾刻石于郡齋不知何日斷裂流散于外耳胡李二郡志俱不著錄真闕典也該餘叢攷六兩漢六朝謚法條後云案左傳楚太子商臣弒成王先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則古人之

諡有在將死時者中孚案杜氏云言其忍甚未歛而加惡諡所謂瞑不瞑者在未歛時非將死時也況當官甲園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尙且弗聽豈暇議及不急之諡法哉

陔餘叢考九關節條末云天啟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千秋有七篇大結跡涉關節榜後爲人所訐謙益自檢舉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枚卜案明史選舉志謙益自檢舉後千秋除名至罷枚卜時千秋謫戍趙氏誤

鄭堂札記卷三

六

也昌黎柳子厚墓誌敘述柳州政績有云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而柳州羅池廟碑則曰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同敘述一事且出于一人手筆便有繇簡不同總在與通篇相稱耳

說文八舟部服一曰車右駢所以舟旋段大令說文

訂曰舟當作周中孚案舟周二字古通用詩舟人之子箋云舟當作周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左傳孟子之華周說苑善說立節雜言諸篇俱作華舟隸釋堯廟碑以周帀爲舟帀皆可互證

文選七發霍然病已李善曰霍疾兒也案正法華經音義一霍然儵忽急戾之兒也當如此解後人以霍然爲病愈恐失其義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一于三代下載有石鼓文及吉日癸巳二跋案石鼓文在周宣王時吉日癸巳四字

鄭堂札記卷三

七

相傳爲周穆王書似當吉日癸巳跋在前石鼓文跋列後方于時代爲順

晉孔褒有錢神論載晉書本傳故李義山爲張許事謝聘錢啟有云雖虞神有魯褻便恐癖如和嶠但孔之郡望雖本魯國終不得以代其氏魯褻當作孔褒玉谿生詩失題云籬虎如憑怒龍性漫馴馮侍御箋注三謂如字與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與信字之訛中孚案下句本顏延年五君咏龍性誰能馴句似未可以性字爲誤或者如字有訛耳

竹垞齋中讀書之十辭苟足以達其義自繾綣蓋本儀禮聘禮記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二句如此用經使人不覺楊氏所以失注也

十七史商榷九十一云觀劉知幾史通自敘篇敘其少

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并下及于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人史學概可知矣案劉氏于敘述讀左氏後本云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于是觸類而

鄭堂札記卷三

八

觀不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者凡三國六朝各史俱包在內語甚明晰乃王氏割并其語以證其唐以前惟三史三國之說豈不眯目而道黑白乎

文選兩都賦序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五臣注劉良曰成帝使謁者陳豐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案序所云俱指賦而言劉注非也漢志載詩賦一千三百十八篇除去歌詩三百十四篇尚餘一千四篇與序約略相同西京雜記上或問

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所云千首賦當即指奏御之千有餘篇據此益知劉注之非

陔餘叢考五史記第五條有云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皆文之失檢者案子貢之貨殖不得詳敘于弟子傳淳于髡之滑稽不得備述于孟子傳故各以類別列猶之天子之詔旨有錯見于臣傳而專傳中反載他人議奏夫各有所當也使以一人之事必盡列于本傳便失史家體裁鍾山札記四

鄭堂札記卷三

九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一條所舉各異却與鄙見吻合可謂先得我心者也

漢志詩賦家詩祇一類賦分四類四類中惟後一類無名氏猶可另編而前三類之分一自屈原迄王褒一自陸賈迄朱宇一自孫卿迄路恭俱有名氏可順次為一類內惟秦時雜賦淮南王羣臣賦魏內史賦不詳姓名然尙有時代可附入志必分為三類甚屬無謂又李思孝景皇帝頌及成相雜辭隱書三種亦附賦類豈以其體相近耶愚意賦宜總為一類而附

以無名氏諸賦退列于歌詩之後蓋詩興最久賦則始于周末何可顛倒其序以致昭明文選亦踵此例後人編集俱以寥寥賦篇取冠歌詩之前以為遵用古式而莫覺其非近潘稼堂遂初堂集賦列雜文之首則各得其所矣

王文簡精華錄出于門下士選定文簡在日已刊行故詩至庚辰而止自辛巳以下十二年蓋闕焉然視全集不過存十之四耳後之注家宜取全集箋釋之庶有功前賢嘉惠來哲不淺乃惠定字棟作訓纂金

鄭堂札記卷三

十

林始榮作箋注祇為精華錄而設此避難趨易急于成名均未當也

宋計氏有功著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歷元明而至

本朝厲氏鷗著宋詩紀事一百卷錢氏大昕著元詩

紀事 卷獨金明兩代無人繼作世多讀書好古之士宜仿三家體例輯成二書垂諸藝苑而後五朝掌故始燦然明備矣

陔餘叢考一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一則其所引證頗與毛西河之說相同朱竹垞有答蕭山毛檢討

耳

書極以毛說為是案毛朱之說本非趙氏反竊取之且自詡為雖創論而實定論直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

十七史商榷九十云即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

成一大著作苟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案苟

悅袁宏斷代為史本是編年正格自晉以下皆有之

不過存者祇荀袁兩漢紀耳就唐以前言之若必欲合數代

為史方成著作然則亦當棄十七史而獨尊鄭樵通

志矣西莊以馮時行序史炤通鑑釋文極力推尊溫

鄭堂札記卷三

十

公反失其本旨見商榷一百不意躬自蹈之所謂笑他人

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也

義山四六婉約秀飭在唐人為別格觀樊南甲集序

有云恣展古集往往咽喉于任范徐庾之間蓋其宗

法如此

明代建安雷樂周易古經無錫華兆登周易古本俱

于彖辭上無乾坤等字而但冠以☰☷等卦于爻辭

上無初九初六等字而但冠以一一等畫攷之從前

易家祇有移析經傳強加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未

有敢擅刪經文者有之自此兩人始真庸妄子也

義山擬意廿四韻原出元相會真詩而更加蘊藉不

墮惡道

隋經籍志雜家有沈約珠叢一卷唐藝文志已不著

錄則其亡久矣唐人類書諸種罕見徵引惟慧苑華

嚴經音義采用極夥輯錄之尙可成卷然祇可隨書

編次究不能復休文之舊耳

鄭堂札記卷三

三

鄭堂札記卷四

烏程周中孚信之箸

神農本艸八卷漢志不著錄至隨志始有之漢志經

方類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周禮醫師疏引作食藥

疑卽本艸之書食禁必食藥之譌也

史記孔子世家末紀子思生白子上生求云云不過

舉其有名者而言非孔子十餘世皆單傳也觀下文

不著鮒之子廢之父及延年之子可見

歸震川長于文而短于詩夫人而知之也汪堯峯酷

鄭堂札記卷四

十一

愛其文及其詩因撰歸詩攷異一卷刻入鈍翁類

彙此則誤用心思不得著述之要領矣

王氏樵曰二典三謨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

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愚謂史記上紀三代先秦

之事而可與前後漢書並稱爲漢三史亦據所成言

之

王敬美甄圃擷餘有尙故事一則謂我朝越宋繼唐

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

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然則公安竟

陵之派固敬美之所料及也

史記衛將軍傳云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
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漢書青傳則下兩句俱無
青字王氏野客叢書評之曰史記疊用三青子字漢
書則一用青子字字雖省古人純實之氣已虧案班
氏每刪節史記字其氣未嘗不純實也卽并下兩子
字及三爲字索性刪去益見簡老

子由志坡公墓但言其文得于莊絕不及佛使果有
得于佛則子由非理學中人必不諱言之矣而近世

鄭堂札記卷四

二

某鉅公以爲坡公之文得力于華嚴經王阮亭本之
作詩曰慶曆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
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詩之失誣無足深論而
某鉅公之立說不過借以文其禪誦之陋耳

楚詞之夫君猶夫子也當讀如字後人因婦人呼夫
爲夫君遂改從扶音讀失之遠矣

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
晉及宋魏稱是近儒箸錄金石文字多以元爲斷限
若以酈氏引晉宋魏諸碑律之則勝國 昭代諸碑

亦當間爲采錄不得拘于好古二字皮置不論朱氏
曝書亭集^{五十}有霍山廟建文元年碑首善書院碑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三跋顧氏金石文字記^六
且全錄霍山碑文此其例之可援者也

凡箸錄金石之書卽無金亦可稱金石秦琅邪臺石
刻三稱金石刻泰山石刻一稱金石刻亦其例也
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楊注眞誠也力力行也
誠積力久久則能入于學也朱子注論語一貫章蓋
本于此亭林譏之殆失于不攷

鄭堂札記卷四

三

周書世俘解首維四月乙未日日字係衍文觀通篇
書日處俱無日字後惟有時甲子夕句則春秋文法
亦有之若繫日字于日辰下者則三代古書所無也
王阮亭畫眉關南渡野羊水結云惡竹縱橫甚還須
斫萬竿本杜陵惡竹應須斫萬竿句朱竹垞返照結
云山家多畏虎應各掩柴扉本東坡畏虎關門早句
皆以一句分作二句也

柳子厚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敘其世系則曰六
代祖諱慶曾伯祖諱爽而昌黎志子厚墓則曰七世

祖慶曾伯祖爽案曾伯祖當作高伯祖方與柳文相

符 畢秋颿經典文字辨正序作法本于董彥遠除正字

謝啟見困學紀聞八 嚴厚民曰困學紀聞

春秋絲露前十七篇皆論春秋之義當即漢志春秋

家公羊治獄十六篇之文自離合根弟十八以下皆

與春秋無涉當即漢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

燕禮工歌鹿鳴一節奏南陔一節歌魚麗一節遂歌

鄉樂一節俱與鄉飲酒禮同鄭注皆重出不曰已見

鄭堂札記卷四

四

鄉飲酒禮蓋篇各為注以便誦習不必讀後篇而覆

檢前篇也此正漢人樸實處

經義攷載譚氏吉璉說曰詩書莫不有序尚書周官

一篇即周禮之序矣所作譚氏墓志亦載其說稱其

讀書善悟類是案偽周官文絕非詩書小序可比譚

氏取以當周禮之序何善悟之有竊以周禮序官可

當五官之序一官各得一序庶與詩書之序相類起

竹垞于今日未知以吾言為得當否

孔叢子一書固屬王肅偽撰然小尔疋一篇漢志已

箸錄其為古書無疑王伯厚後人因肅作偽并疑及

小疋陸氏說文李氏文戴氏東原且謂漢世大儒皆

不取以釋經似非漢志所稱之本恐亦不的近余友

嚴厚民撰小疋疏證有功小學不淺厚民名杰錢唐

人

左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其向戍

之謂乎上兩句明是周頌而杜注云逸詩豈以假之

為何溢之為恤而然乎

玉谿生詩有一題云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

鄭堂札記卷四

五

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諭其實

情溢于辭顧惟疏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

一章獻上亦詩人咏歎不足之義也案此是詩序非

詩題也觀上詩題云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

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則此為重獻之詩當別有題

不知何時佚去後人誤將序作題耳統閱全集從無

如此製題因編次在前篇後故不覺其失題設選家

專錄是篇則失題之痕迹顯然矣馮先生箋注本于

題之前後各空一行有以也

趙耘菘詞章之士于經本無所得其陔餘叢攷首列攷經四卷大都取前人之說改頭換面卽如攷易祇有畫卦不本于河圖易不言五行河圖刻玉三則全襲易圖明辨其餘概可見矣

錢唐丁丈希曾傳謂尔正十九篇先後次序各有命意爰作尔正敘篇一通自首至終如繩貫珠聯無牽強之迹頗與易之序卦小徐之說文部敘相類可謂良工用心苦矣丈歿于己未中元之次日年八十所著經解盧學士鍾山龍城兩札記俱錄其說惜付刊

鄭堂札記卷四

六

者寥寥無幾恐終爲郭象宋齊邱輩所攘耳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皆與左昭廿五年傳游吉引子產夫禮天之經也數句同惟孝作禮是作實利作性耳孰創孰因不可攷矣

李義山哭劉司戶蕢詩不待相孫宏省一公字義山所創亦猶馬遷馬相如之省去司字也

史記趙世家載趙簡子疾以下三百餘字與扁鵲傳所載相同史記一書從無有相同如此之多者當由

趙世家失于刊落耳

朱竹垞苻谿詩集序自敘詩之變遷有云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儉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余謂諸家序文皆不及分晰如此學者須領略此旨以讀竹垞全集當有歷歷不爽者

竹垞詩論一有云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幽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中孚案左襄廿九年傳自歌齊後卽繼以爲之歌幽爲之歌秦杜

鄭堂札記卷四

七

氏云幽詩第十五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然則竹垞以爲本來如此立論殊乖

竹垞讀武成篇書後祇以書日之法疑其爲僞但四字古文作三偏護古文者亦可藉口脫去上一畫爲辭不若閻氏惠氏兩家之辨駁詳明也

明史載葉春海鹽人宣德正統閒凡三爲浙江巡撫治事于鄉王彰彰德人亦巡撫河南彰傳謂終明之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春而已陔餘叢攷七申之曰此外尙有王瑜淮安人後鎮淮安總督漕運魏源

江西建昌人宣德中永新民亂帝命源往撫之又景泰中命吳人楊翥之子為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與彰二人而已也案漕督轄七省而理一事本與巡撫體統大異不必除七省而用他省人也所云永新民亂源往撫之謂安撫此亂民如督師經略之類非謂作巡撫也至楊翥之子為本邑主簿史明言大臣得撫鄉土者何曾數及微員趙氏所云徒然妄生枝節耳

鄭氏注作者七人以沮溺為辟地者夫溺自言豈若

鄭堂札記卷四

八

從辟世之士哉鄭不以屬之辟世者未知何意

鄭氏以必也正名為正字凡說文解字序隋經籍志

敘經典釋文序所引皆足為證詳論語古訓又大唐眾經

音義序云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是亦以正名為正

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有云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

名勝母曾子歛襟趙氏曠明注引漢書鄒陽傳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案之曰此文

不同蓋各有所本中孚案古微書載論語讖云里名

勝母曾子歛襟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此即顏氏所本杜陵集有一百五日夜對月詩首句云無家對寒食案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此不云寒食日而云一百五日者未免立異為高

黃梨洲思舊錄載顧亭林寄書一篇歷敘平生著述

顛末與梨洲相印證亭林文集獨闕此書豈稼堂編

集時偶遺之邪余撰亭林年譜準楊氏竹垞年譜錄

王阮亭寄書之例全載此書于譜內亦所以補文集

鄭堂札記卷四

九

之遺也

盧學士新序補遺齊有田巴先生一則太平御覽六十三又三百

六十本齊策鄒忌修八尺有餘篇又秦王以五百里

地易鄢陵一則御覽四百三十七與魏策秦王使人謂安陵

君篇大同小異

史記項羽本紀載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騎之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

之於是項王乃上馬騎下文又載乃謂亭長曰吾騎

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此結束馬之下落也獨所謂美人者竟無一句收場漢書本傳亦如此此史之闕文也嚴久能曰楚漢有賤妾何勝生句想於項王上春秋美人和歌馬後亦自殺惜不載于書也

漢志載揚雄賦十二篇于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下注云入揚雄八篇後總結詩賦數目下亦然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兩處小注不同當由雄之自敘祇載四賦劉氏即本之以箸錄後班氏復加入八篇耳

鄭堂札記卷四

十一

阮孝緒七錄亦隋書經籍志藍本之一志敘云今攷見存分爲四部然則存書之目已作正文其佚者皆隨附于正文之下繫以梁有二字觀經義攷所引七錄皆梁有以下之文可見好古之士宜本志敘所采七錄大略取而編成一書以復十二卷之舊并取廣宏明集所載原序冠于卷端亦盧學士羣書拾補意也

漢書李夫人傳載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舊注解作傾覆之傾瓿牖閒評極論其非余更

爲申之曰注家泥于大正哲婦傾城之句故有此誤延年所云卽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之意若瓿本紀漢王稱侯公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此又爲傾動之傾與歌意亦相合也

玉谿生詩箋注三于房中曲云漢書禮樂志高祖有房中詞武帝時有房中歌皆本周房中樂此則借取以言悼亡也悼亡詩以此爲始中字案以此爲始謂借房中名目爲悼亡詩實始于此耳或疑馮先生以

鄭堂札記卷四

十一

悼亡之作始于此章豈有先生之博學而不知遠有安仁近有微之之作乎
瓿牖閒評三黃太史詩云爲喚謫僊蘇二來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則知東坡第九二矣愚謂山谷詩非省作蘇二也東坡一字和仲當爲老泉次子第
二乃同父行也若九二乃同族行耳袁氏執一而論宜有此失

瓿牖閒評五載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

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甯無一人以曉之邪愚謂畫工蓋本少陵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謂佳人乃婦人也非不知古詩而誤作者袁氏謬相譏評亦當令畫工失笑鄭仲師以尙書周官爲卽周禮馬季長周官傳序鄭康成三禮目錄序俱以爲失之案仲師之言足備一說不得竟以爲非若以其不類書體繩之則禹貢鴻範何獨可編于書若又以簡表繇富論之則當夫子之時百篇具在亦未見多寡之不均也

鄭堂札記卷四

三

鄭堂札記卷五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日知錄三 摭程大昌詩辨謂周南召南可名之爲南不可名之爲風所謂以正以南是也案左氏隱二年傳風有采蘩采蘋此二南稱風之實證何得如程氏所云大凡入樂之名與編詩之名及詩之次序俱不相同大戴記投壺凡正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狸首雝雝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狸首爲逸詩鹿鳴白駒爲小正餘俱國風且總稱爲正可悟二南稱

鄭堂札記卷五

十一

南爲入樂之名非編詩之名矣明乎此而知朱子本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于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俱未得當錢詹事答問三南陔六詩一條可與余說互相發明

楚狂言今之從政者殆而以其時攷之當指子西夫子因或人問及曾曰彼哉彼哉而楚狂亦以爲殆與聖心有相契焉故欲與之言耳

曲禮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可知古來婦女俱有名不僅如姬姜嬴子之以姓爲名

也孔子之母名徵在可為左證

孔氏大戴補注本極精當惟于夏小正八月鹿人從九月王始裘十月黑鳥浴三句俱刪去與通篇經傳並舉俱不合似為失之

王光祿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歷引金石文之見于經者大學引湯之盤銘而光祿曾不及之所謂失之耳目之前者也

十七史商榷一論項王立義帝事本于黃氏日抄愚謂當項梁起事時尙不肯依垆殷通竟殺之以佩其

鄭堂札記卷五

二

印奚必于陳勝死後復立楚懷王孫心北面事之此則黃王兩家俱不徵及者也

顏魯公一生事業氣節文章俱得力于家學愚以唐書世系攷之推六世祖也師古曾叔祖也元孫世父也臬卿從兄也如魯公之無忝家學千古一人而已

論語未若貧而樂竟當依石經樂下有道字為正否者所樂何事不得以不改其樂樂在其中相證所謂言各有所當也

仁和翟晴江灑以攷證名家詩學竹垞苦無妙悟余

獨愛其橫塘一絕曰猪坊鴨舍二橋短長橋暫出江

鄉路不遙記得往年曾借問白荷花外小停橈可筭

才調集中高作又有集唐句書高唐賦後一首迴環

有味亦錄于此為雲為雨楚襄王為雨為雲楚國亡

雲雨今歸何處去不堪回首望高唐集中又有三言

八言九言十言諸作邪師外道方家所弗尙也

王阮亭悼亡詩大抵以富貴中人說貧苦况味求其

運典極蘊藉者無過弟十六章云樓角參差幾曲欄

鄭堂札記卷五

三

繞欄親種碧琅玕月明昨夜風驚竹翠袖何人倚暮寒較他作神韻雙絕

諺云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所謂惡事指私褻之

事也曾子制言上云鄙夫鄙婦相會于廡陰廡隸書楷字

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即諺語所本

東坡小谿深處是何山句為答者之詞可為問者了

悟之詞亦可若作問行路之詞以何山解為何處之

山則與下山人讀書夜達旦句不屬矣

漢志名家者流小敘引孔子必也正名云云隋志似

乎馬注正百事之名為確然錢詹事答問六有云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于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據此益可證鄭注之確矣

漢志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案上載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下繫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則此十三篇斷然即啟所著後字必傳鈔者誤加耳韓子言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漆

鄭堂札記卷五

四

雕氏之儒則啟之著有成書亦必然之事也

漢志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案儀秦之書俱散見戰國策及史記列傳俱未佚也試各輯成一書庶于從橫十二家已得其零數矣

宋人之以文為賦非宋人之剽造也遠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近則杜牧阿房宮賦心摹手追流蕩忘反適成一代之風氣然終非正格也

漢志載孫卿賦十篇攷荀子賦篇內禮知雲蠶箴五

賦儗詩一首遺春申君賦一首此賦戰國楚策亦有之合之漢

志十卷之數尙闕三篇攷賦篇之前即成相篇凡三章

章首俱以請成相三字起故以名篇或志以此篇計

在內却符其數但此篇乃有韻之古文本非賦體則

十篇久佚其三矣志又有成相雜辭十一篇在雜賦

類恐非荀子成相之篇也 成相篇通例兩三字句

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自成章法後世彈

詞當濫觴于此逸周書周祝解亦如此皆周末之文

體也

鄭堂札記卷五

五

梁氏玉繩人表攷一舉文王之異稱凡十有九案逸

周書序云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此解文

王時作觀本解及上下解可見蓋文王可稱穆考見

酒未始不可稱穆王也而不嫌其與穆王滿相重者

猶詩何彼穠矣之稱平王不嫌與平王宜曰相重也

且在當時不知後之有相重也此稱亦足補梁氏之

闕新校逸書本以為當作文王恐失之

三國志大名也魏書蜀書吳書小名也蜀書楊戲傳

云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

于蜀書又董允傳注論陳氏立夏侯予傳亦曰魏書
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此其證也但自來引者俱
曰魏志蜀志吳志豈因大名而改稱與

蜀書黃權傳載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明年卒繫魏年于上者以上下所紀皆
在魏事也而權又入蜀傳故復繫蜀年于下

蜀書列傳終以楊戲即以戲所著季漢輔臣贊繫于
後此天然為全部結穴且藉以當蜀書序傳也

蜀書諸葛亮傳載後主詔策曰將建殊功于季漢參

鄭堂札記卷五

六

伊周之巨勳又蜀楊戲著有季漢輔臣贊可知當時
之人又稱季漢以別于前後兩漢後人因陳氏之改
稱蜀國或稱蜀漢或稱後漢何如稱季漢之為得乎
蜀書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此
事見于本傳者又曰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此事
不見于本傳而見于先主穆皇后傳者今相提並論
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公伯寮為孔子弟子有史記及論語馬注可證漢書
古今人表列在中上本非薄待斯人

公肩子子石琴
牢俱列在伯寮

後索隱引古史攷謂公伯寮譏愬非弟子之流宋儒
皆同此說見因學
紀聞七朱竹垞作孔子弟子攷深駁之可
稱確論近有偏信古史攷者復謂家語不列其名廣
韻但稱魯大夫其不得為弟子明甚夫家語為王肅
所撰廣韻為宋人所修有何足據而反疑馬遷所見
弟子籍亦有竄入者此仍不出宋儒範圍宜乎改之
為貴矣

蜀書諸葛亮傳不敘建安二十四年尊先主為漢中
王事此季漢一大事與亮極有關係豈得反略之乎

鄭堂札記卷五

七

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齊寺人費師古曰即徒人費
也以倖人而與君難豈得列在四等當與齊襄公並
列下下

人表中上儀封人下宜增一晨門

歐宋之唐書繫以新字以別劉昫之唐書此種分別
唐人已開其端如史通點煩暗惑兩篇類稱新晉書
蓋指唐初所修之本以別于臧榮緒之本也特臧氏
本久佚不能如劉氏本之稱舊唐書耳近復有薛氏
舊五代史列在正史于是又目歐史為新五代史矣

漢志墨家有田俵子三篇下注云先韓子案呂覽首時言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鳩俵音近疑為一人韓子外儲說左上及問田篇亦稱之故云先韓子也

人表孫武在中中孫臏在中上二人不容異等應屬傳鈔有誤

人表于亡國之君皆注曰為某所滅獨吳王夫差下不注曰為越所滅蓋亦傳寫脫落耳

陔餘叢攷第二十五卷全襲歷代建元攷而分歸各

鄭堂札記卷五

八

類者惟末增年號併稱一則本日知錄而稍加擴充之如此取盈卷表不值通人一嘆

魏書華佗傳載故甘陵相夫人以下醫案十六條蓋仿史記倉公傳體管輅傳所載占驗十六條亦仿此

體

凡一人屈兩代之間作史者宜立傳在何處案蜀書譙周卻正傳評曰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旨哉斯言千古作史之標準也明乎此而凡一人歷三代四代及五六代不等者亦易以安頓得宜矣

或以臣道比妻道當如婦人屢嫁以最後所適為定似太拘泥

蜀書馬超傳敘其父騰事竟不及騰死事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

樂必有舞故孟子言樂之實與樂記師乙之論樂皆有手舞足蹈之言

周禮疏引禮五帝記曰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盧校白虎通本于辟雍篇引五帝記誤作帝庠序之學但下有故立庠序以導之也句不容誤也

鄭堂札記卷五

九

陔餘叢攷^{四十一}引吳書先主傳張昭謂權曰孝廉此甯哭時邪以證權曾舉孝廉而不知傳首已有郡察孝廉州舉茂才及劉琬惟中弟孝廉語矣舍前舉後蓋偶記得後一語耳

吳書有劉繇傳當孫策時已死與策絕無君臣體統不得以其傳在吳書稱為吳臣惟其子基則真吳臣耳

左氏成二年經有曹公子首公穀首皆作手案首手二字古相通儀禮士喪禮魚左手進鬢鄭注古文首

爲手左氏宣三年傳見其手釋文一作首穀梁定十年傳首足異處史記孔子世家作手足漢書古今人表上下有數手說文支部作數首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覽作解落案鮮解義同非形近致誤也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墨子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此可爲證

大戴係傳篇靈公造然失容賈誼新書作蹙然案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

鄭堂札記卷五

十

作其容有蹙是也

魏書王粲傳有云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下歷敘徐幹已下五人事蹟後載文帝與吳質書所舉亦祇粲等六人復云自穎川邯鄲潛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彧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案上所舉六人而此則曰七人觀後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

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唯粲等六人最見名目亦以六人爲言則似乎七字有誤然建安七子之稱不容沒也攷注所引典論謂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云云方符其數陳氏蓋以融立傳當在漢臣之列故并其名氏亦不舉及七字非誤也特與通篇人數不相符合耳

鄭堂札記卷五

十

十卷應是當年教戰之書

作登臨懷古詩習用斜日斜陽斜照斜曛殘日殘陽殘照殘曛夕陽夕照夕曛夕景西日落日落照晚照等字重複可厭真詞苑一大病豈登山臨水之時咏懷古跡皆當在傍晚時邪此事之必不然也修辭者宜慎出之

曾子立孝篇引書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以爲子之辭也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案凱風序一則曰美孝子也再則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竟屬詩人稱美七子之詞未知孰是朱子則以此詩為其子作說本曾子

困學紀聞十載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何義門駁之曰詩之有關勸誡可被管弦為樂府所采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樂府詩體也余謂致堂所云本無可議觀郭茂倩左克明二書所載與徒詩別為一體故別有一種題目所以致堂又云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何氏既謂此句不差而于上文忽生枝節其好詆諆如此

鄭堂札記卷五

三

竹林七賢詩推嵇阮但中散祇以四言制勝以視步兵之咏懷尚非魯衛如阮公者洵當塗之後勁典午之先聲也晉人如左太冲張景陽郭景純劉越石輩皆學阮而躋其堂與者若在三唐則惟射洪曲江隴西三公耳

王弼州之才十倍李滄溟當上與北地信陽鼎立若李滄溟者諸體俱少完善惟七絕差勝祇堪與謝四溟之五律等量齊觀弼州反引以為匹敵不過欲與北地信陽兩兩相配耳此乃私意揚詡究非公論生

平標榜極夥就中可取者尚有李伯承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胡元瑞諸人亦滄溟四溟之流亞也

漢官儀謂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隨書經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三劉敬敏兩漢刊誤俱同西京雜記新校本書太史公事條位在丞相下句上誤作下當改正

歲丁巳學使阮公命中孚分輯經籍纂詁中有太元經一種從錢唐受孝廉芳處借得朱刊范望注本後附釋文一卷十二葉板心稱太字音卷首云此本自侯

鄭堂札記卷五

三

芭虞翻宋衷陸續互相增損傳行于世非後人之所作也案隨唐史志從無侯氏以下諸家音義即范氏祇有注而無音惟通志略有宋林瑀太平釋文一卷觀卷中有引及玉篇唐韻處始信此為林氏所著經義攷以為佚疑未見此本耳然有詮釋之字經文反無或如經典釋文之例釋及范注而范注亦無其字甚不可解林氏本有經注十卷見通志故釋文所詮多有與范注大相乖違者此宋人之恆態不足為異不知何人謬加卷首數語合刊于范注本後致經注佚

見經義攷而此獨存也余竟不同范注一概采錄庶與分纂體例不收宋以下訓詁之條不相背焉

楚義帝猶劉聖公韓林兒也劉韓俱有傳而義帝獨無其事蹟僅增項羽紀中正如惠帝之增呂后紀非通例也孟堅仍踵曩軌不立傳于陳項之間豈以其事差綜于羽紀中故不及創作邪

荀子非十二子篇壯然注云不可犯之兒案壯然卽莊然也古字壯莊通檀弓柳莊漢人表中中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

鄭堂札記卷五

兩

荀子儒效篇云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爲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隋王通著書名中說其義蓋取諸此

徐氏管城碩記史類三有尙書大傳別風淮雨一則後雜述中復重出較前稍略宜存前而刪後也

梁武帝以文言是文王所制蓋因左襄九年傳穆姜已有元體之長也等句故爲此說然孔子述而不作安知非有取于穆姜之言而錄之乎正義以文言屬之孔子以符十翼之數實爲定論



柿葉軒筆記

胡虔字稚君父承澤字廷簡號蛟門雍正丙午舉人已
西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庚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
山西靈石縣知縣有惠政修隄防河民稱為胡公隄蛟
門先生與先曾大考友晚始生君故君年齒少而行輩
為長先子少與君友蓋攀以相接也君少孤生母朱早
卒適母戴教養以至成立性至孝好學刻苦自成師事
姚姬傳先生家貧客游為養乾隆丙午翁學士方綱視
學江西君在其幕時南康謝公啟昆居憂在籍因得與
訂交謝故學士門生也其後謝官江南河庫道浙江按
察使皆邀君至其署惟任山西藩司以道遠不獲同行

柿葉軒筆記傳

遂入秦觀察瀛幕及謝調浙藩以至巡撫廣西自是君
皆相從與之終始焉謝所纂西魏書小學考廣西通志
皆出君手嘉慶元年恩詔保舉孝廉方正時朱文正公
為安徽巡撫儀徵阮相國為浙江學政同謝公首致書
推薦君以不與試賜六品頂戴先是畢尚書沅督兩湖
日聘君纂修兩湖通志及史籍考等書君平生饌述多
他人主名故已所私著罕卒業嘗刻識學錄一卷其餘
殘稿散佚盡為鄉里小生竊取去今其家藏書手墨蓋
無隻字存者君為學勤留心掌故桐城道光新修邑志
所載藝文目錄一卷亦本君稿君三子長傳少從先子

受學今老而旅困在粵不能自振仲子某出嗣君弟亦奔走無定在少子某依其婦家在楚北數十年未嘗返鄉梓往年君仲子以君所著柿葉軒筆記一卷見示損之鈔而藏之以君之箸罕存也輒代付梓並撰君行歷以傳學者道光己亥四月通家子方損之謹記

柿葉軒筆記傳

十一

柿葉軒筆記

峭帆樓

桐城胡 虔雅君

金石錄齊故女侍中宜陽國太妃傅氏碑跋云後魏置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官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余按魏書于忠傳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徵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爲女侍中陸昕之傳載顯祖女常山公主神龜初與穆氏頓邱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引載神武從父弟岳其妻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蓋女侍中之任凡親貴之賢者皆可爲之元又妻亦拜女侍中胡太后妹故趙氏以爲嬪御之職非也

柿葉軒筆記

十一

南樓有三皆以庾太尉得名一在德化按庾以咸和五年領江州治武昌今武昌縣九年督江荆等六州以武昌爲鎮咸康六年江州乃移治柴桑今德化而庾之鎮武昌至堯未嘗改蒞柴桑也亮本傳載亮秋夜登南樓爲在武昌時事則德化有庾樓妄矣其一在武昌一在江夏唐在黃鵠山明地乾隆壬子又陸務觀入蜀記言鄂州南改布政司前鼓樓爲南樓樓甚悉宋鄂州治江夏考江夏晉沙羨縣也吳志黃初二年權自公安都鄂漢縣改名武昌宋地理志以武昌山爲名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郡治武昌而沙羨爲屬邑晉因吳舊庾鎮武昌即今之武昌縣水經江之右

岸有鄂縣故城注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綜爲刺史治此後太尉庾亮所鎮也庾鎮武昌決無在沙羨之事通雅謂都督必居形勝之地武昌乃山僻邑然考其地實處江湖之衝孫吳再都於此以太子重臣鎮守之黃龍元年吳王卽帝位於此徙都建業使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赤烏二年徙將軍呂岱屯武昌九年分荊州爲二部以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太元二年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甘露元年遷都武昌等遷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其在晉咸康中庾欽移鎮石城後漢志注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以石虎陷邾城而止通典邾城臨江與武昌相對通鑑注邾城在江北今黃州城也一江南北險與敵分及宋嘉定以武昌縣爲江西上流衝要隘口升爲壽昌軍元升爲府武昌形要尤

柿葉軒筆記

二

重於江夏非古今時勢之殊耶故南樓之蹟以在武昌者爲確而在江夏者誤也昔樂天謫江州山谷知鄂州皆有詠南樓詩蓋二公已不能知其失矣

古人稱州郡必於所治之縣如隋以後稱鄂州卽知爲江夏其屬邑則不得被州郡之名故晉沙羨不能稱武昌自楊吳以武昌軍治江夏而江夏乃得專武昌之稱

道學爲道家之學毛西河辨之極明按太平御覽引道學傳有杜京潘洪許邁燕濟鮑靚王嘉嚴遵王遠庾承先薛玉宗超張裕錢妙真孟景翼劉法先張詵陳景尙

桓閻曹寶嚴智徐師子任敷陸脩靜二十三人張裕卽道陵十二世孫也今道藏洞真傳記中無道學傳蓋自被宋人以道學之名而道學隱矣

宋史藝文志最荒率一王通元經薛氏傳也一入編年類一入傳記類與家傳別一吳曾能改齋漫錄也一作吳曾漫錄入雜家類一作吳曾能改齋漫錄入小說類此皆亟宜芟正者

明史太祖紀至正二十二年五月丙午朱文正趙德勝鄧愈鎮洪都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如南昌執大都督朱文正以歸數其罪安置桐城又諸王傳太祖兄南昌王

柿葉軒筆記

三

次子文正以罪謫死是文正卒於桐城今桐城南門水關西數武有大塚相延呼爲王墳卽文正墓也

續宏簡錄太宗紀八年萬戶張柔等攻拔宋郢州及荆門軍襄陽府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按元太宗八年爲宋理宗嘉熙元年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在嘉熙前一年二月甲午詔以元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勇戰沒其贈三秩仍官其二子是復明之死在端平中邵氏書於旣死贈秩之後一年誤也

浙江溫處山中有曰番讀若那民者卑賤不敢與齊民齒其服飾亦異視紹興之情民尤甚寧紹皆有情民錢辛楮少詹鄞縣志謂宋

將焦光贊部帑版未降金故請為丐籍或曰方國珍之裔明太祖惡而貶

之今已數百年矣無錫秦小峴觀察分巡溫處待作詩

紀事惻然思復其人甚盛意也考雍正元年有除愴民

丐籍之詔然至今不能應舉入官所執業皆污賤豈其

人皆不肖耶抑習俗固結不可轉移耶

戴東原震數應禮部試分校者爭欲致之門下每於三

場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對策甚空諸公以

戴淹雅精卓殆無倫比而策則如無學者大是異事錢

辛楣詹事曰此東原之所以為東原也戴中壬午江南

鄉試年四十矣出青田韓錫祚房其文詰屈幾不可句

柿葉軒筆記

四

讀後以徵修四庫書得庶吉士時同徵五人東原及邵君晉涵周君永年余君

集楊君日霖皆入翰林

堪輿之學世以葬書為堪輿非是漢藝文志堪輿金匱

曆最重時日則以形法家而兼用堪輿術也起自戰國

而盛於後漢孟子所謂天時即孤虛旺相之術建除滿

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神見淮南子天文及王葬

傳六韜越絕書亦載十二神然一為五行生壯死三合

亦見淮南歸忌反支見後漢書郭鎮王符二傳鄭康成

注周禮有八會之目疏謂堪輿大會小會各有八是也

自漢以後穿鑿附會神杀可畏之名多至數百矣損之按禮

記王制左道正義已引張

輿地紀勝徐常侍廟在桐城縣南百里地名連城四面

石壁廟居湖上古木參天居人言即徐騎省也曹學佺

名勝志云鼎臣仕南唐以直言貶舒三年其作龍門寺

記有曰頃歲謫居此邦思過三載云云按元宗保大十

一年命內臣車延規傅宏警屯田於楚州民怨為盜遣

徐乘傳巡撫徐至輒奏罷屯田切責內臣又斬賊首於

軍前坐專殺流舒州後以周師南侵徙饒州見十國春秋徐傳

則鼎臣流舒非以直言之故周師南侵在十三年十一

月鼎臣之貶在十一年十二月見元宗紀蓋貶舒而安置桐

柿葉軒筆記

五

城實兩年其日三年者合始至之年計之也二徐墓在

縣西久荒不治乾隆戊申余與修南昌府志以修墓自

當事不果桐城志失載徐廟又梅聖俞曾官桐城主簿

二公皆名賢擬合祀陶士行祠中土行故機陽令也

俞長城選名家制義首載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荆公

楊誠齋陸象山陳君舉其文雖不類近代所為八股然

終不知其錄自何處且盡四書中文亦不似宋人所為

蓋後人偽託而桐川誤探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甲戌

進士官雲刻經義模範文凡十六篇內惟張才叔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一篇見宋文鑑張才叔乃遇汝鳩汝方

伯來朝青伯作旅巢命異畝同穎獻諸天子念哉聖謨

洋洋恭默思道二句姚孝寧反復其道二句吳師孟章

子有一於是乎張孝祥作歸禾作嘉禾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姚孝寧聖人享以享上帝利用賓于王張孝祥我
心之憂二句歸馬于華山之陽二餘亦不知所本王廷
向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其十五篇餘亦不知所本王廷
表作序稱方得自楊升菴則真偽猶未敢定也明志有楊慎經

義模範
一卷

府縣志體例本於史部之地理而附益以傳記專詳地
理若太康地記朱育會稽土地記之類是也紀載一方
大事若應思遠河南故事晉世朝三輔故事之類是也
郡縣沿革若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之類是也星土之記
若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之類是也徐文靖山河兩疆界
道里若易拔禹貢疆里廣記之類是也戶口田賦若元

柿葉軒筆記

木

康六年戶口簿記元和會計簿之類是也風俗物產若
萬震南州異物志陳畱風俗傳隋諸郡土俗物產之類
是也山川水利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單鏐吳中水
利之類是也建置古蹟若列國都城記三輔黃圖洛陽
宮殿簿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劉珍京師寺塔記陸清獻
不載寺觀以為據佛老不知靈壽志李彤聖賢塚墓記之類是
此為史部地理中之一類也也藝文金石若宋孝王關中風俗內專輯本朝劉涇成
都刻石總目之類是也人物有傳若兗州先賢襄陽者
舊之類是也傳內應仿京口者舊傳例一槩稱名明徐象賢作兩浙名賢錄極論稱公稱君之非
賢惠有傳若劉向列女杜預女記之類是也方外有傳

若劉向列仙寶唱名僧之類是也徵辟科第若宋登科
錄五代登科錄之類是也職官名宦若魏晉百官名周
官在位名數先後之次掌於御史漢書百官表其遺制也胡納民表錄之類是也綴
輯見聞若錢塘逸事龔明之中吳紀聞之類是也選錄

詩文若孔延之會稽掇英程遇孺成都文類之類是也
元遺山中州凡此皆各自為書分門著錄作地志者合
集體例尤善諸體例成一書又必分諸書以還各體方為體備而用
宏損之按此所列子目二十四以四庫提要所論則此猶為未備然先生所修廣西通志序目實精覈可貴
章實齋學誠撰永清志取士族作表蓋本寰宇記每州
載姓氏之意而用唐宰相世系表之例體裁最善癸丑

柿葉軒筆記

七

修湖北通志亦用此例乃大致皆議流俗之難與言如
此地志有三重曰圖曰沿革曰掌故典禮賦役若名勝古
蹟則詩人文士之所資耳無關典要也損之按地志分
於宋人體裁實善蓋如此乃可與史家相應故自景定
後遂為後來郡縣志不易之法韓五泉朝邑志任意
分合凌亂杖牙未有所本以為法孟堅與則皆當總志
而風俗物產等六篇又何以分也當日朝邑與武功並
稱即對山之序亦盛推之而武功志例已過與朝邑不
伴向使坐二人於側而質以當何從吾恐二人亦交相
疑也夫朝邑之奇在為書簡而文法高古故可貴武功
雖有名而實不逮之論者稱武功義例分明夫地志最
重者圖其要尤在沿革武功皆關之而以祠祀為一大
門其官師志又獨為校官多立傳師心妄作輕重失倫
不知此為何等義例也要之對山非文家文律之不知
況史例乎五泉文筆雖佳而於史例亦未諳世俗警於

盛名相與推之非簡論也雖然以二家較之猥鄙下劣俗筆則固足賈矣又按志乘之書當紀人物故有列傳而其傳多即探之列代正史若夫寫州下邑其地無人物可紀亦必探其懿美者為之私傳體亦宜之若夫古交章作家法不得為違官立傳懼侵史官權也間有為者類皆隨行異節山林枯槁及女婦坊者之流而已志乘之書須兼斯例又地志古謂之圖經其來最遠謝莊表秀特踵為之新意耳

禹貢之導山水脈絡源流約略可考然水之分合支派易見故水經以下作者甚眾山則重巒複嶺崎嶇險阻登陟最難其支幹起訖惟士人知之士大夫之生於其鄉者不盡習也惟重以朝命令天下州縣各詳其所在山鎮岡陵副以川流考工記所謂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分晰繪圖詳說上之戶部彙輯為書以昭大一統之盛亦宇內必不可

柿葉軒筆記

八

少之書周書昌歷城志所載山水體裁可法

山西河津縣有司馬子長墓按子長為司馬錯之裔錯至司馬昌五世俱仕秦昌孫喜即遷祖也累代葬華池

及高門據史記自序考華池在馮翌界近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史記集解稱華池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據漢書司馬遷傳顏注則遷之世為秦人無疑河東為晉河內為秦子長自序所云生於龍門者史記音義稱在馮翌夏陽蓋即華池高門相近之地又其耕牧河陽亦惟龍門以西地在河北若河東則

迤南矣今龍門西為陝西韓城東為山西河津漢皮兩氏縣縣皆得擅龍門之稱自北魏立龍門縣於河東即今河津

是名與實淆矣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曰渠水出夏陽縣西北梁山南經高門原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叙述分明如繪蓋當時目驗之如此附會古蹟者可已也

國朝修明史自順治二年以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允格為總裁率編檢等官纂修康熙十八年三月舉博學鴻詞科得彭孫通等五十人授翰林官有差入館纂修五月以內閣學士徐元文為監修總裁以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為總裁十二月以徐元文選右庶子盧琦侍讀王

柿葉軒筆記

九

士正侍講董訥王鴻緒等十六人與彭孫通等分纂十九年復徵前科臣李清者儒黃宗義候補主事汪懋麟原任副使道曹溶貢生萬言監生姜宸英布衣黃虞稷入館分修二十一年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蔚王熙為監修總裁內閣學士阿蘭泰王國安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陳廷敬侍讀學士常書侍講學士孫在豐侍讀湯斌侍讀加侍讀學士王鴻緒為總裁又特命湯斌徐乾學王鴻緒為總裁又特命大學士熊賜履為監修雍正元年以一等公隆科多大學士王碩齡監修署大學士工部尚書徐元夢禮部尚書張廷玉左都御史朱軾

侍講學士覺羅逢泰爲總裁乾隆四年告成凡開館九十四年乃克成書周詳慎重洵自昔未有之盛事先從祖父司業諱宗緒康熙間亦以舉人特徵入館纂修雍正八年成進士卽於榜下授編修職此又儒臣之異數也凡譜牒載宗派世次皆自始祖順數至己身若對人稱世數及稱人先世則自父逆推至始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注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是乃邕高祖之父稱六世者連己身計之也唐王方慶對武后稱高祖之父爲五代祖武太后神功元年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對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義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往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並

柿葉軒筆記

十

以進詒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曾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鸞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其十卷今進上見通典二十七卷唐書學博士條下此離己身計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皆以高祖之父爲第五代子昂堂弟攷墓誌云六代祖大韓樂生五代祖方慶亦逆推之也韓退之薛戎墓銘亦稱其高祖爲四世祖舊例直省額中舉人十名內民卷取中九名官卷取中一名又吏禮兩部主事以上司員暨內閣侍讀子弟皆編列官字號乾隆十五年以湖廣總督永興奏改額中舉人二十五名內許中官卷一名而罷吏禮內閣官卷之例是年湖北官生二場完竣者十六人中舉人四名副榜一名故制府有此奏

乾隆初謝濟世詆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且謂明代尊崇朱子之書以同鄉同姓之故奏請廢章句而用其自註學庸頒行天下損之按謝字石霖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官湖南鳳陽道嘗見其梅莊集所知之淺士也

康熙二十九年開館恭纂國史凡紀傳表志次第纂有稿本至雍正末尙未編輯成書乾隆元年禮部左侍郎徐元夢奏請專員分任早竣成書並稱聖代龍興歷今百有餘載歲月愈遠徵信愈難請敕八旂直省將諸王文武羣臣一應譜牒行述家乘碑誌奏疏文集與夫八旂滿洲蒙古漢軍中能記憶先世事蹟及紀述舊聞者

柿葉軒筆記

十一

不拘清漢文字俱許錄上史館又云古人行狀俱牒付史館請嗣後文臣五品以上武臣三品以上指內官言外官司道總兵以上身後俱得具述歷官治行實蹟呈送史館守命等官之實有循蹟可紀者載入郡縣志以備史館採錄又云史家例載章奏請嗣後內外諸臣建言曾奉諭旨及部院議准條奏俱錄付史館以爲志傳起本得旨允行春秋合題者以三傳解經處與正經相兼出題其法肇於宋元而明因之最爲無理乾隆元年從禮科給事中畢誼之請停止不用五十九年定春秋仍用三傳而罷胡傳洪稚存學使尋亦奏請禮記罷陳澧集說用鄭注

為部駁時管禮部者大學士王杰也

雍正五年定例鄉試房考聘選鄰省進士舉人之文行

兼優者入闈分校七年己酉先比部公以舉人為山東

鄉試同考所得士多知名宿學濟寧張象鼎高密張尚

志奇范縣薛中巖章邱高大觀李玉麟十三年十月工侍張公疏奏罷此

例仍用本省屬吏

世傳關忠義生年月日為四戊午按後漢獻帝以前惟

明帝永平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靈帝光和元年俱歲在

戊午以通鑑所載長歷推之永平元年四月丁亥朔使

是月大建則五月初二為戊午小建則初三為戊午元

柿葉軒筆記

三

初五年四月戊戌朔五月無戊午忠義斷無生明安二

帝朝之理則其生為光和元年矣攷是年四月庚戌朔

五月十三日當為辛卯壬辰且是月有壬午甲午丙午

獨無戊午流俗之言不可信如此康熙戊午解州知州

廣磚因作關侯祖墓碑記云侯祖磐石公諱審字問之

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

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年六

十公于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

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胡氏於靈

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生子平據此則世以五月

廿三為侯生辰誤也又按侯生平時年十九薨於建安

廣元縣侯封以此

葉城倪中楊州天妃宮碑記曰神生宋元祐八年一云

太平興國四年雍熙四年上昇一云景德三年一云紹

興十五年天后顯聖錄南昌釋寧遠所刻載后事迹頗詳稱后

生建隆元年端拱元年前上昇年廿九是其生年有三而

上昇之年有四矣按后曾祖保吉當周顯德初有戰功

棄官而隱是時閩已為南唐所滅下距建隆元年僅六

年耳后父惟慤通雅引一統志云天妃宋巡檢林愿女

願非年已四十餘使后生於是時則后曾祖年逾八十

衰耄之人尙能從征戰耶若后生於太平興國四年上

距顯德初廿六年則后曾祖從征時年僅五十餘於情

事為少得也其云生元祐八年者則後建隆元年一百

柿葉軒筆記

三

三十四年後太平興國四年一十四年不當懸絕

如此且宣和四年已賜順濟廟額矣其去元祐八年只

三十六載后之上昇方七年靈應僅著於海隅遂能上

動朝廷無是事也此生年之可考者今試以太平興國

四年求后上昇之時使在端拱元年甫九歲在雍熙四

年甫八歲並於事理不合惟在景德三年則后年二十

有八與錄所載后年僅差一歲當可徵信也至謂在紹

興十五年尤謬蓋二十五年前已賜廟額豈立廟於上

昇之先乎此上昇之可考者今得斷之曰生太平興國

四年上昇於景德三年

魏書釋老志載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生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按春秋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注辛卯爲四月五日則釋迦之生乃夏正之二月五日世以四月八爲佛誕日沿魏志誤耳又遼史禮志稱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金史海陵紀亦有二月八日迎佛之禁是遼金皆不誤錢辛楣少詹遼史考異據契丹國志謂二月當爲四月失之不考

金石文所載年月官階事蹟足以備史之缺凡漢以下皆然若鍾鼎款識釋諸書所載可以考六書假借通用

柿葉軒筆記

古

之故實大有裨於經訓宜陳綱梁元帝及薛洪諸家寶之陳綱晉將作大匠撰碑文十五卷見七錄梁元帝碑集一百卷見金樓子使僅比於骨董玩好則清客家之所爲鑒賞者耳

周禮九擗三曰空首注云空首拜而頭至手也後世書

札後有餘紙書謹空二字失其義矣池北偶談引黃魯直云唐人書末云

謹空謂空手也

說文菲裊葵也从艸从𠄎聲詩曰言采其菲詩釋文菲

徐音柳𠄎同字也周禮醢人注鄭大夫讀菲爲茅杜子

春讀菲爲卯茅卯同聲也按說文菲本作菲傳寫者誤

連上畫作𠄎徐仙民音卽據誤本惟鄭杜讀得之九經

古義不知𠄎爲筆誤謂菲與𠄎同不得訓爲裊葵按𠄎卽左傳無以縮酒之縮非艸名故說文入酉部明與菲不同物也如惠氏說則詩爲薄采其縮於義不可通矣又爾雅釋草首蔓于注草生水申釋文首音猶按說文猶水邊草也从艸猶聲與尔正合則𠄎當作蕝省爲蕝非也惠氏校雅兩堂尙書大傳改星昂爲昂亦誤

呂覽慎勢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漢之郡縣則異是近畿輔者郡多而地小遠者郡少而地大若會稽郡兼有今江蘇浙江福建三布政司地此郡之最廣者其他如南海合浦蒼梧鬱

柿葉軒筆記

古

林四郡當今廣東廣西二十一府四州之地而江西十三府一州當漢之豫章一郡而已大約江以南郡爲獨大云

光說文讀若辨與皮字同在並母故凡从番从皮之字

古皆通用書禹貢滎波旣豬馬鄭本皆作滎播詩十月

之交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魯國有蕃縣應邵曰

蕃音皮儀禮旣夕設披鄭注今文披皆爲藩蓋皮番同

聲也又史記項羽紀番君音婆婆从皮得聲亦在並母

說文無婆字水部波字注从水皮聲古韻標準云史記漢書地名之番音

婆方音也非是惠定宇九經古義譏白裊不識蕃皮爲古音白

魯國記云陳逸子游為魯相著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是知蕃皮同音故惠氏譏之而自謂以披為藩為聲之誤亦未之詳考耳

逸周書在後漢之季已缺佚不全鄭氏禮記注云月令是呂不韋著此必灼知周書月令與呂覽不同故不肯以尙書百篇之餘歸之秦相蔡中郎明堂月令論推求月令之始實本於周公所著其引周書七十二篇中第五十三為月令者不過舉其篇名以證非創始不韋耳至論所引月令五事皆在呂覽中其所作月令章句亦不言周書呂覽而月令之同異則周書月令蔡固未之見也隋牛宏上修立明堂議既載鄭說又引蔡邕王肅

柿葉軒筆記

末

云月令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宏以周書已佚之月令為周公作之證是其不敢指呂覽月令為周書明矣考馬氏論語改火注云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云此則其真周書月令之文近日盧紹弓侍講校刻逸周書以呂覽月令一篇補之似可不必

南昌漢縣自漢及唐皆隸州郡唐乾元二年置南昌軍始以南昌為軍名元和中廢周顯德六年南唐始升洪州為南昌府五代以前未有以南昌為郡稱者王勃滕

王閣序用南昌故郡誤

宋書符瑞志晉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皇將九子見鄖鄉之豐城按豐城吳縣屬蒼梧郡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永平郡有鄖鄉縣兩縣相近故曰鄖鄉之豐城馬氏通考刪去鄖鄉之三字但稱豐城作江西豐城縣志者遂載鳳皇事於志不知晉時豐城有二一屬蒼梧郡一屬豫章郡遠不相及余修南昌府志嘗訂正寧都魏昭士世序萬氏史表稱其自東漢至五代為表四十有九內有月表又十六國十國之將相為年表十有一凡六十篇今本止五十八表無月表及僭偽之將

柿葉軒筆記

七

相則今刻尙非完本序又云明代有世表侯表年表十有三而萬曆後科道皆有表則今世久無傳本矣方望溪侍郎誌季野墓言其所著明史稿俱歸華亭王氏自非妄語而翁覃溪閣學告子曾得萬氏明史殘稿數帙核之橫雲史稿絕異

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於大成殿十哲之次雍正二年復從祀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六人增祀縣直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餘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二十人張迪入崇聖祠乾隆二年以兵書

甘汝來之請復吳澄從祀三年內尚書品級徐元夢奏請升有子於殿東十子之次與朱子共爲十二哲其兩廡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乾隆六年順天學政錢陳羣奏請定學宮從祀神位次序凡漢以下皆稱先儒惟周程邵張五子曰先賢位在先儒之上明崇禎十四年所定也時朱子亦與五子俱稱先賢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載其字句音訓之不同者各有意義可以考見經師相傳家法且多至二百三十餘家故足寶貴今人偶見一書所據者不過鈔胥刻匠之偶然譌誤乃竟詫爲異本鄭重書之曰某本作某刻書者有

柿葉軒筆記

六

知不將失笑地下耶

唐宋八家文之選肇自明朱右總十六卷昌黎文三卷六十篇河東文二卷四十篇歐陽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一篇代史者不與南豐文三卷六十篇荆公文三卷四十三篇蘇文三卷五十七篇明中葉以後右文輕武武生三中鄉試始予會試吾家效賓公中隆慶庚午萬曆癸酉丙子三武科及會試屢不第蓋精神消耗於鄉試久矣人材衰沮宜張李一亂而天下亡也

康熙中杭州項永年集歷年浙江鄉試題爲書末附舉業備要一卷其表體格式當日應試者所奉爲楷模而

實則可笑之甚也鄉試去表自乾隆己卯始

姜西溟謂蜀志諸葛瞻爲翰林中郎將以翰林名官始此見湛園札記余謂此翰林卽羽林瞻之授官在延熙七年上距關忠義之沒二十餘年豈後主時或避關諱耶

鄭君戒子益恩書云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禮見儀寫定傳於其人按禮堂卽禮殿也後漢辟雖有禮殿禮見儀志興平初益州太守高朕亦作周公禮殿於文翁石室

之東見釋蓋學校中之堂通稱禮殿初學記引倉頡篇曰殿大堂也鄭君之意謂私書不得於學官寫定耳世俗因曲禮居喪讀禮之文誤以喪居爲禮堂不知喪者

柿葉軒筆記

九

居廬及聖室無居堂之事嘉慶己未孫淵如觀察作禮堂寫經圖屬爲考訂之如此

吳易堂鼎乾隆辛未舉經學科授國子司業遷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例得考差備鄉會試考官之選議者謂吳非甲科不應與試及大考翰林或曰吳以經學出身詩賦恐非所習議者則曰彼翰林也吳果以是考降侍講歸噫朝廷以大科取士經學尤爲尊貴蓋漢以後未有之曠典議者不察至以武夫貲耶例之負聖天子崇尙經術之意慎之甚矣科者程品等則之謂說文科程也鄭氏以虞夏書商書周書爲三科又以德行言歷代取士因事立名語政事文學爲四科卽其義也

唐人科名多至數十見唐書選舉志科無定格同時諸科並舉其目不一故謂之科目諸科作輟不常惟進士一科隋唐至今不變陋儒不知古今只知有進士而已至進士之為科彼又不知只知有辰戌丑未而已以不學無術之人操黨同伐異之見使之議論選舉制度豈有一當哉
凡奉特詔舉士者曰制科唐書選舉志天子自詔曰制舉者是也大臣薦士於朝曰薦舉兩漢公府辟署之遺意是也毛奇齡謂考試者為制科不試者為薦舉真夢藝之語近如乾隆元年楊文定時官祭酒以經明行修舉蔡德晉等七人此薦舉也乾隆十六年舉經學吳鼎等四十七人此制科也今

柿葉軒筆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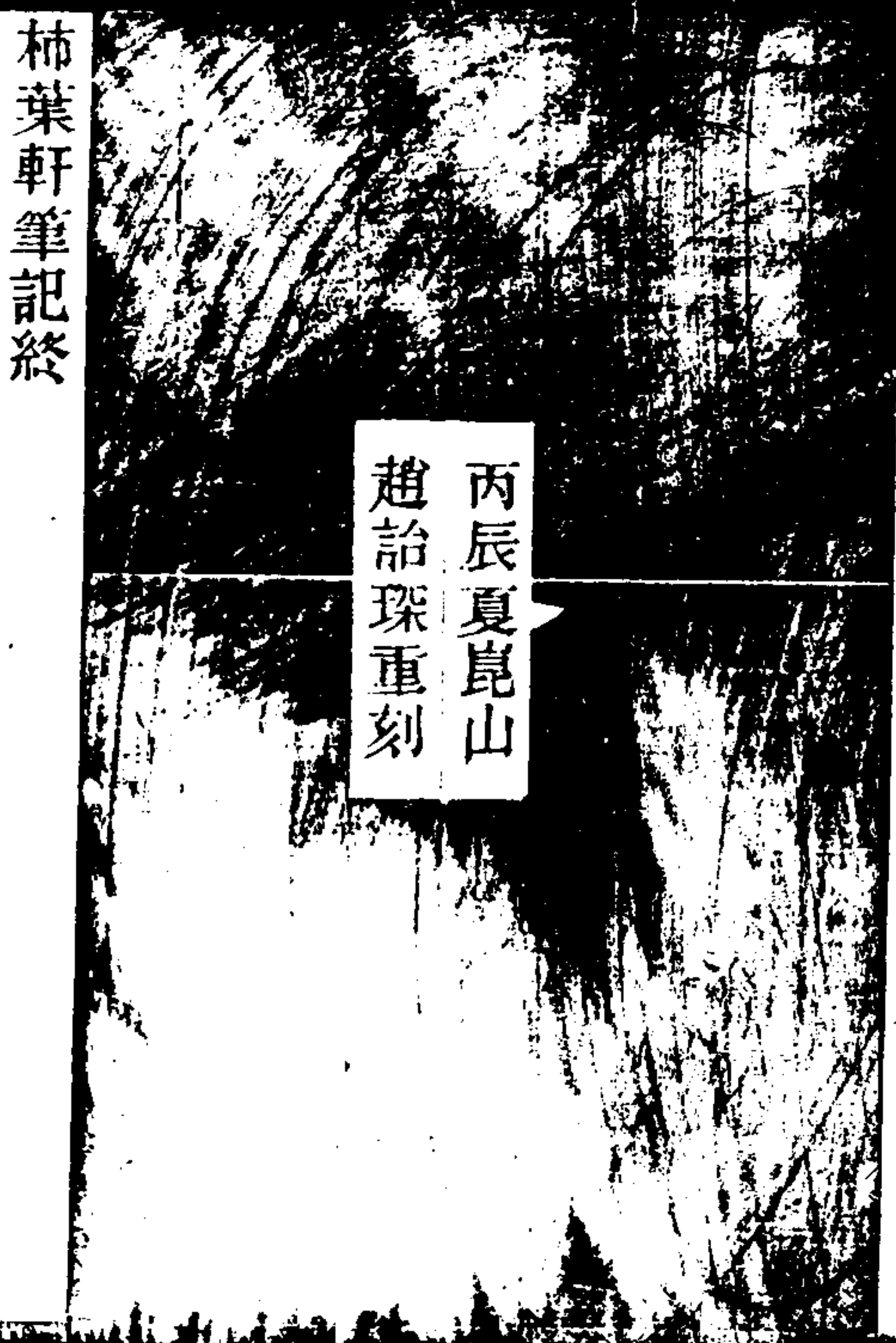
人不知制舉之為科槩稱保舉又不知制舉之本有科名妄思假借如雍正元年之孝廉方正稱為賢良方正五年之孝友端方稱為孝廉方正六年之品行才識又稱為賢良方正皆誤之甚者
賢良方正前明嘗舉此科國朝實無名目
文瀾閣四庫全書皆鈔本每葉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長六寸寬三寸七分每本用寶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每部首載提要及總纂名而列總校名於每本之末其面籤皆用絹經以綠史以赤予以碧集以淺絳枿木匣盛之以下三條損之附錄不記亦為先生語否
杜百憂集行癡兒索飯啼門東漫叟詩話庖厨在東非趁韻也按古者竈在廂門外之東鄭氏禮記月令注據

儀禮少牢及特牲禮杜蓋用此世俗竈必在震方取木生火之義又題竈主曰東厨司命皆其遺意

東坡荆門惠泉詩自注在宜都大江之南與虎牙相對蓋在今歸州郭景純江賦云荆門闕竦而盤薄水經注云上合下開閭徹山南杜子美羣山萬壑赴荆門是也今歸州志無惠泉而移惠泉於荆門州志即載坡此詩殆未見公自注又不審詩語與荆門之象山無與也象山只有蒙泉紹興壬子鄧陽張垓萊陸文安九淵立石明萬曆末知州阮上卿重刻山谷蒙泉二大字今人因坡詩別指一穴為惠泉

柿葉軒筆記

三



丙辰夏崑山
趙詒琛重刻

柿葉軒筆記終

柿葉軒筆記一卷桐城胡稚君先生撰昔年余友江浦
陳君珠泉得方氏刻本擬重刻行世遭亂乃止余惜此
書之罕覩也因刻入峭帆樓叢書中胡君學問淵博熟
悉掌故其名不著於江南平生著述多他人主名私著
零種如識學錄余幼時曾向君同鄉蕭敬孚先生借鈔
備刻癸丑之亂失去今刻成筆記而識學錄不知尙能
再遇爲之刻行否不禁感慨系之矣丙辰夏六月上旬
崑山趙詒琛識於蘇城干將坊寓廬

柿葉軒筆記跋



拜經日記 十卷

武進臧氏拜經堂雕

大著旁通曲證精之至矣鄙意欲裒集其精核有關於一字一義者爲一書其餘泛論學問無關於經籍者或可割愛論韻四卷或另爲編次未知用中以爲何如已季冬莊述祖識於蒙泉書屋

近日說經之士膚受目論不待言已其博而篤者亦多不能通貫全經出論時得時失在東此書任舉一義一字皆於經學之本源經師之受授會通而暢其說使讀者若置身于兩漢親見諸家之本者其勿可及也已戊午三月德清許宗彥識

拜經此書窮源竟委鉤貫會通實爲近時說經家所罕

及留讀案頭幾及月餘愧未能盡通其奧也敬服敬服
庚午六月福州陳壽祺讀于長椿寺街京邸

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

餘姚盧召弓 文昭

嘉定王鳳喈 鳴盛

大興朱石君 珪

嘉定錢曉徵 大珩

青浦王德甫 祖

鎮洋畢纓菴 沅

儀徵阮伯元 元

仁和孫詒穀 志祖

錢塘梁山舟 同書

大 方 一 州 七 姓

大興翁潭溪 方綱

無錫秦小峴 嶽

高郵王懷祖 念孫

栢山法時帆 式善

德清蔡生甫 之定

天門蔣丹林 祥輝

覺羅桂香東 芳

長洲吳玉松 雲

金壇段若膺 玉裁

吳縣江叔漣 聲

寶應劉端臨 台拱

歸安丁小雅 杰

桐城姚姬傳 蘊

武進鄭清如 環

陽湖孫伯淵 星衍

武進莊葆琛 述祖

陽湖洪稚存 亮吉

武進趙億孫 懷玉

寧化伊墨卿 秉綬

懷寧汪銳齋 德鉞

大 方 一 州 姓

仁和龔闇齋 麗正

固始吳美存 其彥

歸安姚秋農 文田

高郵王伯申 引之

蕭山湯敦甫 金鉞

大興徐星白 松

歙縣鮑覺生 桂星

全椒吳山尊 薰

開化戴金溪 敦元

嘉應宋芷灣 滿

福州陳恭甫 壽祺

德清許周生 宗彥

棲霞郝蘭臯 懿行

南海張棠村 業南

桐城馬元伯 瑞辰

績溪吳春橋 秉虔

武進張高文 惠言

宛平嚴鐵橋 可均

歙縣凌次仲 廷樞

承德孫鳳卿 彤

大方

日姓

三

海寧錢廣伯 韻

錢塘梁處素 履繩

海寧陳仲魚 鱣

蕭山徐北溟 鯤

仁和宋左彛 大樽

桐城章子卿 甫

吳縣鈕匪石 樹玉

吳縣袁又愷 廷禱

甘泉林仲雲 慰會

江都焦里堂 循

德清宋小茗 咸熙

歸安嚴久能 元照

臨海洪筠軒 頤煊

元和顧千里 廣圻

錢塘何夢華 元錫

錢塘嚴厚民 杰

仁和陳扶雅 善

仁和趙寬夫 坦

長洲宋虞廷 翔鳳

溧水王春泉 友沂

大方

日姓

四

武進吳晉望 士模

陽湖惲子居 敬

陽湖劉申受 逢祿

陽湖莊卿嫻 緩甲

陽湖顧子明 文炳

固始吳淪齋 其瀟

仁和汪漢郊 家禧

仁和趙雲門 鏡

南海張寶田 宗裕

覺羅桂子美 舊

覺羅桂子光 葆

覺羅桂子純 荃

覺羅桂子明 崑

武進周紺園 之輔

大平
五

日姓

五

拜經日記第一

武進周紺園

武進周紺園

鋪堂自知固蔽不敢妄作懼家學日漸廢墜辛亥校訂高祖玉林先生經義雜記成不量其力思克紹先德遇一隙之明簪筆書之久而彙錄題曰拜經日記以就正有道拜經為余隨所居室輒以名焉者時乾隆甲寅仲夏鋪堂識於武昌督署

說文伏字

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伏習也今說文作愒習也無伏字爾雅釋詁貫習也郭注貫貫伏也今俗語皆然釋文

曰

伏音逝又時設反張揖雜字音曳云狃伏過度釋言狃復也郭注狃伏復為釋文孫郭云狃伏復為也伏石世反邢疏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為也說文云狃狎也伏習也詩四月廢為殘賊莫知其尤毛傳廢伏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釋文廢為如字伏也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恒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蕩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巽怒也不醉而怒曰巽箋云此言時人伏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釋文伏於市制反又時

反說文云習也禮記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注快於無敬心也釋文快時世反又時設反左氏桓十
三年傳莫敖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注狎快也釋
文狎快時世反又時設反正義曰說文云狎狎也快習
也郭璞云貫快也今俗語皆然則狎快皆貫習之義僖
十五年傳公曰一夫不可狎况國乎杜注狎快也言辟
秦則使快來釋文快也時世反又時設反國語晉語三
得國而狎終逢其咎章注狎快也又今我不擊歸必狎
注狎快也不擊而歸秦必狎快而輕我也補音快時世
反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

李善

曰一

二

為淫亂索隱曰快音誓快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計故
爾雅云快猶狎也狎亦訓習後漢書馮異傳快小利
李賢注快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
快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快復為之也快音逝文選潘安
仁西征賦快淫嬖之匈忍李善注小雅曰快也見小雅
廣言廣韻十二祭快快習時制切此皆說文快字之證
而大部狎下云犬性快也尤為有快之明據徐楚金作
誤也徐鼎臣作驕又因快而妄考玉篇愧余世切習也
改其致誤之由并不可考矣明也廣韻十三祭愧明也一日習也餘制切又愧習也
丑例切一切經音義十二生經第一卷習快又作愧翼

世反字林愧習也蒼頡篇愧明也爾雅狎復也郭璞曰
狎快復為也據元應書知快愧同字音亦相近蓋說文
作快蒼頡篇作愧而晉字林梁玉篇隋切韻皆從蒼頡
篇作愧唐人熟於愧字遂據以亂說文之本真而毛公
大史公鄭康成孫叔然章宏嗣張揖孔鮒杜預郭璞秦
漢魏晉間人皆用快字知許叔重必作快也又古文尚
書君陳狎于姦宄傳習於姦宄凶惡正義曰釋言云狎
復也孫炎曰狎快前事復為也古言狎快是貫習之義
故以習解狎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案古文
雖出魏晉間其詞意多本之三代秦漢如狎于姦宄之

李善

曰一

三

與毛詩廢為殘賊語意正同王肅改快為大識出古文
下矣正義引釋言及孫炎注可謂知所根據大叔于田
將叔無狎傳狎習也箋云狎復也正義亦引釋言及孫
炎注為證唐人之不忘所本如是

說文窳字

今說文六部無窳字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云窳懶也
當據以補正爾雅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情愉今字
或作窳各本誤从穴宋板邢疏愉者懶也釋文愉羊主
反又羊朱反窳羊主反字林云汗也音烏說文云汗窳
也案汗窳猶汗邪也一切經音義九窳墮舊作窳今
改正下同余

乳反爾雅麻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麻也亦懶也言
懶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故字从瓜又懶人恒在室
故从宀又十麻惰榆乳反懶惰也爾雅麻勞也郭璞曰
勞苦者多麻情也又十一或麻與理反惰懶之謂也爾
雅麻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麻也字从宀从瓜又十
四麻重余乳反爾雅麻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麻也
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
又懶人恒在室中故从宀又十五麻惰榆乳反爾雅麻
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麻也又十七麻惰與乳反爾
雅麻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麻也言懶人不能自起

瓜瓠

日一

四

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恒在室中故
字从宀也又十九麻情與乳反懶惰之謂也爾雅麻勞
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麻也詩召旻臯臯訛訛毛傳訛
訛麻宋板誤麻釋不供事也釋文麻此字音庚裴駟云
病也說文云懶也正義曰釋訓云翁翁訛訛莫供職也
是訛訛為麻不供其職也說文云麻釋訓疏懶也草木
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懶人常臥室故
字从宀音眠史記貨殖列傳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麻偷生徐廣曰皆音紫皆
麻苟且墮懶之謂也駟案應劭曰皆弱也晉灼曰麻病

也索隱曰麻音庚正義曰案食螺蛤等物故多麻弱而
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贏蛛之內多疹毒之患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麻臣天孟
康曰謂君惰麻用人不以次第為天也師古曰麻音庚
地理志下果麻贏蛤食物常足故皆麻偷生而人積聚
應劭曰皆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媮生而已無久長之
慮也如淳曰皆或作紫音紫麻音庚晉灼曰皆病也麻
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皆短也麻弱也言短力
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侍也如音是也商
子懇令篇農無得糶則麻惰之農勉疾又麻惰之農勉

大司馬

日一

五

疾商欲農則草必懇矣又惰民不麻而庸民無所於食
是必農又愛子惰民不麻則故田不荒鹽鐵論通有篇
然後皆麻偷生好衣甘食論衡命義篇稟性軟弱者氣
少泊而性贏麻贏麻則壽命短文選枚叔七發八首血
脉淫濯手足惰麻李善注應劭漢書注曰麻弱也餘乳
切此皆說文麻字之證也玉篇宀部廣韻九慶皆無麻
字故諸書誤以麻字當之然說文此部皆麻也闕將此
切玉篇此部皆子亦子爾二切史記云皆麻偷生謂苟
且也廣韻四紙皆麻也將此切又子西切則說文玉篇
廣韻俱有麻字可於注中驗之雖今本亦誤同諸書从

穴據其義知本从宀也說文穴部窳汚窳也从穴瓜聲
朔方有窳渾縣以主切玉篇穴部窳俞矩切邪也器空
中也說文曰汚窳也廣韻九慶窳器空中亦病也以主
切史記五帝本紀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索隱
曰音游甫反駟謂窳病也正義曰窳音庾漢書地理志
下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
搜屬并州師古曰窳音庾此皆穴部之窳與宀部之窳
音同義別說文瓜部瓜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
庾以主切窳之从宀从瓜爲會意故說文訓爲嬾詩正
義一切經音義解說文皆言瓜瓠在地似嬾人在室故
从瓜从宀而不云聲應顏注漢書俱訓窳爲弱又與瓜
之本訓合若窳从瓜特爲諧聲故說文云从穴瓜聲今
爾雅正作愉注云字或作窳釋文亦愉字在上而元應
於窳下引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凡七
見皆同是知古本爾雅正作窳注云或作愉後人多聞
愉寡聞窳因私乙改而釋文亦誤從之元應所據經籍
往往有勝於陸孔本者此類是也爾雅疏訓愉爲嬾亦
勝於釋文邢氏此條蓋本之孫炎高璉一家舊義說文
心部愉薄也从心俞聲無勞義郭云惰窳與說文窳嬾
義合且商鞅兩言窳情枚乘孟康俱云惰窳晉灼訓窳

六

爲惰皆與郭同若惰愉連文則罕見知景純必以窳爲
正說文此字之脫當在唐季而唐人已溷同窳字故爾
雅釋文作窳引說文汚窳也則合窳窳爲一陸氏又申
之云案汗窳猶汗邪也考說文穴部窳汚表下也則汚
邪別是一字而陸牽合之是誤窳窳窳爲一矣史記漢
書鹽鐵論云此窳說文玉篇廣韻訓此爲窳商鞅言窳
情枚乘郭璞孟康云惰窳晉灼訓窳爲惰徐廣元應以
窳爲惰嬾之謂皆正訓也應顏訓窳爲弱瓜本訓也爾
雅窳勞也晉灼裴駰云窳病也勞苦疾病者多嬾情此
展轉相訓也說文此窳也爲本訓應劭曰此弱也猶訓
窳爲弱也晉灼曰此病也猶訓窳爲病也貨殖傳地理
志言地饒食足民無饑饉故不肯力作常嬾惰偷生而
張守節言食螺蛤等物故窳弱而足病顏師古言短力
弱材不能勤作俱相懸萬萬此不通詁訓之失也窳訓
汚窳是卑下之稱故器之陋劣者亦爲窳裴駰訓窳爲
病義得相通非若爾雅釋文之誤也丁度集韻上聲五
九嘆窳嬾也史記此窳偷生勇主切司馬君實類篇七
中窳勇主切嬾也史記此窳偷生字典曰韻會七慶收
窳注本司馬氏類篇勇主切嬾也與窳音義各別應分
爲二此玉篇廣韻後字韻書之未誤者又案說文有伏

七

後人私以悞字代之不知說文注中尙存悞字然亦誤作悞矣說文脫窳字諸書誤以窳字當之不知說文注

中尙存窳字然亦誤作窳矣此讀書之宜審慎也又一切經

音義引承慶說知楊氏字統有窳字亦本之說文

有朋自遠方來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釋文

有朋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

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新舊本同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

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

友考班孟堅引用多為魯論包鄭所注亦是魯論然則

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

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所

采荀注亦刪節不完其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

經作有故節之

疏箋補序

戴東原集爾雅注疏箋補序云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

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至若言近而

異趣往往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

言麻廕也即其義爾雅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

義小雅悠悠我里釋詁惺憂也即其義說詩者不取爾

雅也外此轉寫為舛漢人傳注足為據證如釋言閱恨

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閱于牆閱恨也鄭

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闐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庸

案漢廣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

也正義曰木可就蔭爾雅疏引舍人注曰麻依止也然

則說詩者本與爾雅義同玉篇手部云挑他堯切撥也

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本亦作條初學記歲時

部條桑採艾儷句引毛詩及鄭元曰條桑支落其葉然

則此條字義與挑相近謂挑撥其桑之枝條高遠揚起

者而支解落之如以釋木文解之非辭矣王引之案玉

篇引詩枝落

之方是挑桑之解撥也二字似非釋詩之辭落枝采葉

亦非撥也廣韻挑字注亦云挑撥蓋挑字之常訓耳

十月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里病也鄭箋里居也雲

漢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是毛鄭之旨各有攸當非不

取爾雅且釋詁本有瘵病也是毛氏正用爾雅作里者

假借字耳俗本毛傳誤同鄭箋作居也引之案悠悠我

也毛傳里病也雖取爾雅然下文亦孔之痲痲病

也則上句不當復訓為病鄭箋改訓居正為此耳戴氏

據之遂謂說詩者不取爾雅釋詁惺憂也郭注引詩悠

悠我惺戴氏取之以難毛鄭惟言恨為很字之譌此說

近是案春秋左昭二十四年正義曰釋言云閱很也孫

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又爾雅釋文云恨也孫炎

作很然則孫叔然與鄭康成同郭景純與李黃門同作恨亦有所本特當從鄭孫本與毛傳合

庚改為藪

戴東原集書小爾雅後云廣雅釋器鍾十曰斛庚十曰秉秉十曰筥斛庚二文錯見並當為藪而改區十曰藪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矣庸案聘禮記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文藪為逾然則逾亦十六斗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粟五千庚杜注庚十六斗論語與之庚何晏集解庚十六斗蓋庚逾聲近假借字廣雅之庚十曰秉即聘禮記之十

六五五

曰

十

籩曰秉張揖與包咸何晏皆據今文儀禮十七篇故不作藪字不必定據古文改之

說文儀禮用今文

余弟和貴禮堂云儀禮一經參用古今文而定之者惟北海鄭公若漢儒引用及蔡中郎書石皆今文十七篇許叔重說文序自言傳經皆古文而於儀禮則今文為多如士冠禮設局傳注今文局為鉉古文寫為密而說文作鉉不作局作傳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傳鼎部云傳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傳七箇易玉鉉大吉也既夕禮

乃窆注窆下棺也今文窆為封而說文引禮作封故土部云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師之職公食大夫禮記鉶芻牛藿羊苦豕薇注今文苦為芻及見士虞禮記注而說文引禮作芻苦字義別故艸部云芻地黃也从艸下聲禮曰鉶毛牛藿羊芻豕薇是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書銘于末注今文銘皆作名注同而說文止用今文名金部并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從之例矣引之案古文止說文無趾亦一證

何氏公羊注引瓜祭

六五五

曰

七

古論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蔬食菜羹句必祭句必齊如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案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

古文尋字

儀禮有司徹乃爇尸俎注爇温也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煇春秋傳曰若可尋今據賈疏改正也亦可寒也賈疏曰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礎至此

疊古文不從者彼尋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焮
有火義故從今文也引春秋傳者哀十二年左傳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
温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者證焮尸俎是重
温之義案論語經無尋字賈言論語作尋鄭不破作焮
者必是鄭注論語温故而知新訓温爲尋也禮記中庸
温故而知新注温讀如焮温之温謂故學之孰矣後時
習之謂之温正義亦引哀十二年左傳以證又引賈逵
注云尋温也考說文寸部尋釋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
寸炎部焮於湯中爇肉从炎从熱省則焮温之義正作

大分

曰

十一

焮其作尋者爲釋理字但古文多假借故雖是焮温之
焮亦通用尋釋之尋禮古經左氏皆古文也故焮俱作
尋賈景伯多識古文故注內傳訓爲温服氏解誼亦承
用之鄭公校定儀禮欲學者易曉見有尋焮二本因從
今文使無作焮之本鄭必仍從古文矣何晏論語集解
云温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皇侃疏經云温温焮也
所學已得者則温焮之不使忘失又疏注云温是尋釋
之義亦是焮煖之義也案何解温尋也句此襲用鄭注
賈公彥所云論語作尋是也温尋展轉相訓此注與賈
服左傳及儀禮注並同何蓋未解此義故先用温焮之

訓繼以尋釋之言離其本根曾未自知不免
梁之皇氏夙疏禮記蓋是鑽研鄭學者故解經源字無
誤至疏注欲曲通何說反失之矣朱子集注云温尋釋
也蓋本邢疏抑知温爲一義尋釋又爲一義斷難強合
乎吾因何平叔朱元晦不知古文尋而誤解因識鄭康
成校定儀禮必從今文之苦心矣

髡者使守積

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五忽
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云王
之同族不宮者髡頭而已案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

大分

曰

十三

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又漢書
刑法志完者使居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
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髡从彡兀聲髡或从元是完髡
聲相近班孟堅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
本禮記注亦作完陸氏云本又作完是也則鄭注禮記
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釋文作髡音五忽反
正義引後鄭周禮注爲證皆相左也

反予來赫

詩桑柔旣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
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旣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

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赫毛許白
反炙也宋板詩疏岳本俱誤作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
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釋經
云汝何爲反於我來嚇豎作赫然而拒我也又傳赫炙當作赫
赫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
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
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
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釋
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恐嚇呼嫁反詩云反子來嚇箋曰
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皆一義也又八怖嚇呼
大西子
五十八
日
西
駕反詩反子來嚇箋云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憫又十
九嚇呼呼駕反詩云反子來嚇箋云拒人謂之嚇嚇亦
大怒也莊子秋水鴟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
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揚子太元爭次二嚇河隴司
馬光集注嚇呼駕切口拒人謂之嚇詩云反子來嚇案
正義知孔氏從俗本經作反子來赫傳赫嚇也以赫爲
嚇之假借箋云口距人謂之嚇此申傳正所以釋經也
王肅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
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己乃反來嚇炙我之說申

之夫輕改經傳以難先儒肅罪固不容誅而訓嚇爲炙
理亦難通乃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後陸德明釋
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俗本爲
據學識出崔陸等上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蓋難遽斥
定本爲非耳或曰子以肅改毛傳作炙也質之正義信
矣而并以肅改經赫爲嚇則何據曰正義引肅云乃反
來嚇炙我此卽肅改傳文作嚇炙之證傳舉經既作赫
則經之作赫尙何疑乎日子以爲三家詩有作嚇者則
何據曰余高祖玉林先生撰經義雜記有云毛詩爲古
文三家爲今文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如毛詩倪天
大西子
五十九
日
五
之妹傳倪磬也而韓詩便作磬天之妹故知毛詩反子
來赫傳赫嚇也三家必有作反子來嚇者肅改毛詩非
無所本當時三家並存故肅據之而人亦不疑曰既本
三家作嚇亦得何深非之曰此追論肅改經時有此三
家之本耳若後三家既亡唯存毛氏如陸德明釋元應
所用既是毛詩安得又作嚇字故以爲非凡考訂經學
必遡其師承而察其源流方不誤也 又案釋文云赫
本亦作嚇此據箋以改經也岳珂等本箋作赫此據經
以改箋也赫字毛鄭讀同釋文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亦
屬強爲分別既之陰女當從鄭音陰王肅以陰女爲陰

知汝行曲說難通

盲眠

天官內饗豕盲眠而交睫杜子春云盲眠當為望視案月令盲風涼風之譌也內饗盲眠望眠之譌也涼望並與盲聲相近故俱誤作盲以呂氏春秋載月令作涼風而知戴記盲字之誤以禮記內則作望視而知周禮盲字之誤康成注月令如字讀以盲風為疾風蔡伯喈章句云秦人謂蓼花風為盲風俱非也

五品不遜

尚書堯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五

品不馴

殷本紀作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周禮地官司徒注教所以親百

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案五帝本紀載尚

書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

順也然則周禮注訓五品即史記五品不馴蓋古文尚

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今文尚書作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馴兩句入字之中但一字異耳其餘古今文並

同可據史記周禮注知之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克能

為詁訓而俊馴為古今之異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

文尚書作克明馴德一句四字亦止一字之異蓋俊遜

與訓皆聲相近地官司徒土馴鄭司農讀馴為訓易坤

馴致其道釋文馴徐音訓此依鄭義與史記正合余謂今文尚書亦用古字於斯可見周官壁中書古文也

拜經日記卷第一

經六千二百六十七字注二百九十九字

目

七

拜經日記第二

武進臧氏學

孝廉梁處素履繩著左傳通考訂異同極細致余爲之校補一過自記要語癸丑孝廉以中年病終不勝存沒之感因錄其原文及余補正語惜未能與孝廉面訂是非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璧加魯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妨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案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字據

田二

裴駟集解知麋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相謹案史記年表以璧加許田此从公穀今文也孔子世家作假魯論作加史公从孔子國問古故世家作假古文也魯論作加今文也

桓八年將失楚師釋文一本無師字案舊本當作將失楚無師字蓋因下文望楚師而衍

桓十三年荒谷釋文荒谷本或作荒音同案說文荒下引易包荒用馮河易泰卦釋文荒本亦作荒詩閟宮釋文遂荒韓詩作荒今本引韓詩亦作荒不可通浦氏鏜云當作荒是也

桓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底日漢書律厯志日官居卿以

底日案注訓底爲平則杜本作底不誤然爾雅釋言底致也致日義較長漢儒所傳左氏當本是底字莊四年以與紀季足利本及宋板以下有國字案國字當有

莊二十二年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周禮夏官馬質疏姜大嶽之後也山岳則配天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傳曰齊大岳之嶂涉隱十一年文案說文岳爲古文嶽詩崧高維嶽時邁及河喬嶽般墮山喬嶽孔氏正義皆作岳崧高釋文云維嶽字亦作岳毛詩左氏爲古文嶽當皆作岳

日二

莊二十七年季友鹽鐵論殊路篇魯莊知季有之賢古友有通案釋文論語學而有朋有或作友顏淵有相切磋本今作友

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文選六代論苞茅不貢後漢書公孫瓚傳注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籍田賦注同案凡包茅字皆當作苞詩白茅包之釋文作苞又木瓜正義禮記曲禮正義及藝文類聚八十白氏六帖一百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引詩皆作苞自唐石經始不用計頭

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考正

陳澧史記文同特無下內嬖二字五行志上師古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李賢注引內傳並作多寵案內寵之內似贅杜氏於下文內寵方有注 案左傳蓋作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史記增損原文作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後人以史記校左傳遂書內字於寵旁而寫者并兩為一

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考正檀弓正義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案凡誓詞多云所不如襄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論語夫子誓之曰予所不者據史記及鄭注論語可證檀弓正義所引明出

大司馬

日二

三

後人妄加

僖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釋文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為經連下句垂於杜意正義劉炫改徑為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為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管徑管即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與注經一作徑蓋古通用 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為行而屬上非也

成六年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注墊隘羸困也沈溺溼疾重腿足腫 案說文土部云墊下也

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一切經音義四引而雅下溼曰濕注曰濕溼墊也然則墊隘乃下溼卑狹之意故民有沈溺重腿之病杜以為羸困非也襄二十五年傳久將墊隘注墊隘慮水雨此解近之愁為淋隘之意當并言之

成十二年釋文干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 案此條不當在扞難下貪冒上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是卻至解詩干城為扞城故毛公傳詩曰干扞也本左傳為訓杜注傳亦云干扞也此又本之毛傳據毛傳杜注知詩皆作干城斷無有作扞城者釋文此條必是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大司馬

日二

四

民干城之音義依次當在能為下以語上上云所以扞城其民此云能為民扞城正相應合淺人謂干城字已見上當於其第一見作音義遂妄移於上不知公侯干城如字讀不音戶旦反為民干城音戶旦反且本又作扞絕不同也

襄九年相土因之鄭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 案毛詩鴟鴞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桑杜縣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杜陽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是三家詩今文杜字毛詩古文皆作土左氏亦古文故杜作土

襄二十四年寘君是以請罪焉注請得罪於陳也釋文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 案今本脫一請字當從徐仙民音上請為情謂以情實告晉也襄二十八年舍不為壇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 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壇華嚴經音義一引韓詩傳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釋文正義左氏亦古文故假壇為壇服子慎不改字必同王本作壇特其義為壇故云除地為壇依漢儒易字之法當有壇讀為壇四字王肅本作壇而讀為壇正用服氏誼也杜元凱不識古文輕好異於先儒因改服

六三

日二

五

王之義作如字讀云封土為壇謬矣

襄三十一年子大叔美秀而文惠定字云說苑政理篇子大叔善決而文蓋本左傳善決譌為美秀 案杜註美秀云其貌美其才秀陸孔二家亦不言賈服王董等有異文是左氏本作美秀不得據說苑輕議為譌也傳上云馮簡子能斷大事故下云告馮簡子使斷之是善決之事屬馮簡子不屬子大叔上云子大叔美秀而文故下云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蓋聘問四鄰應對賓客必釋美秀而文者為國之儀表不必用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夏諺曰一游一譽惠定字云孟子作一遊一豫趙岐曰豫亦遊也范宣子豫焉周易序卦豫必有隨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為證 案此說亦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譽又將何解蓋左氏古文故假譽為豫也

昭四年使真饋于介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使真饋于介而退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左為左介右為右介 案尚書泰誓釋文云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怒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又禮記大學釋

六三

日二

六

文云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據此知禮記一介臣當從尚書讀作介公羊文十二年傳亦作一介乃尚書字又作介音工佐反此從俗本禮記讀大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此云介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為介所謂左介右介是也

昭七年抑諺曰蕞爾國注蕞小貌論衡抑諺曰蕞爾小國文選魏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蕞爾小國小字後人所加 案小字蓋本有杜解蕞為小貌於本句小字無害如蕞爾蕞爾大哉古人常有此句

法

孟繁之足不良弱行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孟繁之足不良能行唐宋石經並缺履繩家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 案不良能行四字為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跛也作弱必因下文而誤下云弱足者居是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為善正義董遇注本為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漢書律厯志共養三德為善師古曰共讀為供 案古供字皆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為恭解云盡恭所以養成三德也

昭十六年

昭十六年

七

昭十六年子齋釋文說文作齋 案說文於齋下引春秋傳又有齋云齒參差

昭二十六年禳之何損 案當從新序雜事第四及論衡作何益若作損於義為曲傳又云若之何禳之又何禳焉何患於禳皆極言禳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 郭注云允信也佞人似信

定四年我必復楚國淮南脩務訓注我必覆楚國下子能覆之 案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則復字當從高誘讀作覆亡之義杜注我必復楚國云復報也

於本句尚可通施之下句未免稍隔蓋杜氏不知古覆字多作復也

未獲所伏新序未獲所休 案上云未獲所休下云下臣何敢即安則作休義勝據注云伏猶處也知杜本是伏字

哀元年暴骨如莽足利本作如草莽 案注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草字蓋因注而衍

哀八年君子違不適讎國後漢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事注引左傳亦作違難 案難字當有

哀十六年旻天不弔 案周禮注鄭司農引作閔天不

小九

田二

机

淑五經異義左傳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然則漢本左氏皆作旻說文及後漢東平憲王傳注作旻天必傳寫之譌旻有閔傷義故公稱旻天毛詩傳最是 又案左傳

宴享字多作饗如僖二十五年王享醴詩彤弓正義引作王饗醴 亦引作饗 成十二年有享宴之禮享以訓

共儉釋文云享宴本亦作饗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又風俗通引用人其誰享之今僖十九年作用人

其誰饗之又毛詩恭敬字皆不作共考之左氏亦然今據羣籍考之如莊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宏明集引作

儉者德之恭僖十七衛共姬釋文云共姬本亦作恭僖

二十七年祀不共也釋文云不共亦作恭儋三十三年弟不共後漢章帝紀弟不恭下李賢注引傳及周禮疏引鄭志皆作弟不恭文十三年書不共也詩魯頌譜正義引作書不恭也文十八年弟共詩商頌譜正義初學記九皆引作弟恭成十二年享以訓共儉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後漢馬援傳注引作三命滋益恭初學記十七說文滋字繫傳同又凡宴安字毛詩皆作燕今考左氏以覺報宴詩彤弓正義引作以覺報燕宣十六年宴有折俎詩伐木正義引作燕以折俎昭元年禮終乃宴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燕

大三十の
小三十の

田二

九

昭十五年於是乎以喪賓宴漢書五行志作於是乎以喪賓燕宴樂以早五行志作燕樂已早昭二十五年私降昵宴說文暱下引作私降暱燕知漢唐舊本宴皆作燕也

夫之兄爲兄公

爾雅釋親夫之兄爲兄公鍾語今俗呼兄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釋文於少姑下之轉上大書兄妘二字云音鍾本今作公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妘毛作女公女叔諸婦也疏注室人謂公妘毛亦作妘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妘舊公謂婿

之姊也女叔謂婿之妹又釋名釋親屬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又曰兄妘是已所敬見之松遠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妘亦如之也舊妘音義卷十三十五引校玉篇女部妘夫之兄也之容切廣韻三鍾妘夫之兄也職容切案郭注今俗呼兄鍾當作今俗呼兄妘與釋名俗間曰兄妘正合釋文兄妘音鍾本爲郭注作音非音經文乃或因音鍾二字妄改注中妘字爲鍾集韻三鍾妘通作鍾是北宋時已誤故宋以來校釋文者誤以兄妘是經文因著語云本今作公而不知其相左也又夫之姊爲女公郭氏無說據鄭注禮記有女妘之

大三十の
小三十の

日二

十

文知漢時卽有是稱可以補郭注所闕夫兄曰兄妘夫姊曰女妘夫父亦曰妘究其原蓋俱本作公釋名正本爾雅而有公君也君尊稱之訓可證爾雅經之本作公也袁又愷廷檣云以經作兄公俗呼兄妘故曰語之轉謂公東轉爲妘也若經作兄妘俗呼兄鍾正是一音安得云轉且兄鍾二字無理之至釋語印我也注印猶引說文云女人稱我曰妘蓋漢晉俗有是稱郭舉時驗證之故直云印猶妘也印語轉爲妘與公語轉爲妘正一又下夫之女弟爲女妹據鄭注禮記知女妹必本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以俗稱女妹證經之女叔若經本作女妹郭或云今俗有是稱而已鄭注女妘

女叔固俱本釋親文也庸案夫之母為姑故其庶母為小姑夫之兄為兄公故其姊為女公夫之弟為叔故其女弟為女叔以經上下核之足證袁說為是

鄭注兄姑

禮記奔喪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注兄公當作於弟之

妻則不能也正義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兄之夫為兄公

郭景純云今俗呼兄姑監本作鍾畫粗是據俗本改今訂正語之轉耳今

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下脫並云婦人稱夫

之兄為公者須公平案正義知鄭注本作兄姑與昏義

注女姑之姑正同六朝以來妄改作公故皇氏義疏有

六三三曰二

公平之說陸氏釋文無姑字之音然孔冲遠引爾雅注

本作姑故下云今俗本女旁置公轉誤也轉誤二字正

承郭注言之可驗孔氏所見鄭注本尚有作姑者特斥

為俗本不用耳

陽予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界卜陽予也注賚界卜皆賜與也與

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

呼阿陽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據影宋本宋毛居正

近美上均皆疑陽字當作賜學士盧召弓釋文考證云

疑注本作賚卜界賜與也故下承明云與猶予也以陽

為賜正與音合此古人改字法袁又據云據郭注引魯

詩陽如之何又時驗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是經文斷作

陽而不作賜郭注賚界卜皆賜與也此專注賚界卜三

字台朕解已見上故郭氏但釋陽義與猶予也當作予

猶與也經作予我之子而有賜與義故郭舉經以通之

云此予字猶與字也因通其名為賜與之與所以申上

賚界卜之皆為賜與也若經作賜郭何云因通其名且

魯詩云云以下皆為賚矣釋文云音賜本或作賜則陸

氏所見本已誤作賜陸不能辨正故反從誤本為音邢

疏云予即與也皆謂賜與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

六三三由二

我與之也是未識皆賜與也句專為賚界卜之注而誤

解予字皆作與也鄭漁仲注欲分台朕陽與賚界卜為

二是不審郭氏予猶與也因通其名二語也而釋文考

證之混陽賜為一岐作兩解亦可顯見其非矣

歸寧父母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金壇段若膺云經歸寧父母謂文

王之父母也序言后妃在父母家為女子子若此則可

以成婦禮於舅姑而化天下以婦道故曰葛覃后妃之

本也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此歸寧父母之歸卽
言告言歸之歸也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九字蓋
後人所加袁又愷云序歸安父母經歸寧父母當從段
作謂嫁曰歸解而仍作后妃之父母序曰后妃在父母
家又曰則可以歸安父母文同則義無不同果有異義
鄭當箋出今鄭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
孝是鄭氏之以歸爲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序
而可見又案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未見
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
母故心衝衝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云始
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
心下也此箋一曰寧父母再曰寧父母卽曰葛覃歸寧
父母之經本章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謂嫁而見
當於君子則可以安父母之心矣是鄭氏之以歸爲嫁
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經而又可見序言后妃在
父母家躬儉節用習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出嫁而
當於君子無貽父母之羞盡女子子之道以供婦職極
其至而母儀天下故曰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也此葛覃所以爲后妃之本善漸善否歸寧父母正女
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當於君子

六〇

日二

三

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豈非后妃之
本乎

洒灑也

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
司農云洒當爲灑元謂論語日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
對案毛詩抑洒埽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
毛詩古論俱作洒今文正字故三家詩魯論作灑鄭司
農以今文讀之故云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洒卽灑字
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
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也今論語作洒蓋卽鄭氏所定
韓詩外傳六引詩灑埽庭內是三家詩作灑之明證又
論語今雖無古魯兩書而有古論作洒知魯論必作灑
也鄭注周官引論語而不引毛詩者注禮時未見毛詩
彼三家經皆作灑也

周禮以今證古

段若膺云今儒好用古字凡講小學必宗說文然當究
其意旨不可拘其形體凡一代之有一代之字何必盡泥
說文如周官爲古文康成於經則仍古字於注則易今
體正以今證古在古爲某在今作某故經用古于注易
以今於經用古灑注易以今法可見康成之不似今人

三〇

日二

古

徒好寫古字也庸案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
 寢失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
 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于灋字外如經作攷注作
 考經作眈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祗經作嫩注作美經作
 龜注作鮮經作躄注作艱經作政注作征經作狸注作
 埋經作盞注作彘經作鬻注作煮經作果注作裸經作
 擻注作拜經作餼注作吹經作虞注作鑿經作遼注作
 原經作邲注作兆經作藉注作夢經作參注作三皆是
 以今證古也袁廷禱案明翻岳板凡經古文注皆作今
 嘉靖本不衍嘉靖本三禮並有周禮注亦衍文二十六惟
 為最儀禮與北宋本無異禮記稍遜籥章釋文爾彼貧
 小九一 日二 五

反注邪同漢人書爾皆作邪趙岐公孫五章句上云詩
 邪風鳴鶴之篇又滕文公
 章句上云詩邪
 風七月之篇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
 作幽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廢
 疾字从疒作癢凡樹莢字作莢六莢字从云作藝俗本
 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
 毛氏禮記注疏譌字
 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俗字特多又好以說文篆
 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而於今為
 最名為好古實足以害古余嘗見宋影大字單注禮記
 字體精雅往往與開成石經印合茲采其凡以破好古

之失為登梨棗者取式焉不第訂毛氏之譌也諡不作
 諡个不作箇荅不作答大不作太脩不作修疏不作疎
 鍾不作鐘筭不作算笑不作笑壺不作壺姊不作姊
 慙不作慙宜不作宜宐善不作善昔不作昔不亦
 遲不作遲同蓋不作蓋並不作竝嘗不作嘗爽不作爽
 略不作畧襄不作襄屬不作屬退不作退直不作直賔
 不作賓昏不作昏象不作象言不作言旨不作旨會
 躬不作躬窮異不作異同博不作博麤不作麤或作
 皇不作皇允不作允同宿不作宿表不作表袁遠園
 作陰龜不作龜贊不作贊卿不作卿節強不作強暴
 小四八 日二 六

不作暴保不作保處不作處弃不作棄此因唐石經
 避諱可不從畝
 不作畝教不作教疑不作疑同沿不作沿評不作評訊死
 不作死為不作為為縣不作縣愉不作愉卑不作卑奄
 不作奄聰不作聰录不作录綠錄
 冕不作冕僕不作僕
 肉不作肉或作
 肉亨不作亨享不作享孰
 高不作高亮不
 作亮損不作損同消不作消孽不作孽辭即臂字臂即
 璧字皆摠久手作摠絲總从糸作總餘若匡宇世弘音
 恒垣立貞徵躬瑋敬讓慎瑁縣荏等字皆避諱闕末筆
 不至改易本文猶存古意
 大戴禮有爾雅

公羊宣十二年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疏云釋水文也案何邵公引爾雅釋水而傳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為叔孫氏所取入故班孟堅白虎通引爾雅釋親文併為禮親屬記三綱六紀篇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孟子帝師甥于武室趙云禮記妻父曰外舅謂我舅應仲援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為禮樂記則禮記中之有爾雅信矣或疑漢藝文志禮家不及叔孫通張氏之言恐未得實益未考之班氏諸書也

小五

目二

七

苗本禾未秀之名

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勃然興之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蠹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則曰苗在冬則曰禾即一物亦隨時定稱不相假借况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云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

未秀者何邵公云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此最得經傳意杜元凱云漂殺孰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即此一端學者亦可知定所從矣

春日昊天夏日蒼天

白虎通四時篇云爾雅曰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一說春為蒼天等是也詩黍離正義云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爾雅亦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

大五三

日二

六

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書堯典正義云鄭元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案白虎通俗本爾雅曰三字在冬曰上天之下首二句亦作春蒼夏昊此淺人熟於郭本爾雅而妄為移改也今訂正班孟堅所見本是春昊夏蒼故首引為據洪頤煊案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詩黍離因黍苗之盛而呼蒼天亦可為夏為蒼天之證其後一說與爾雅不同於正文外聊備一義而已故略之異義謂爾雅亦云是許叔重所見本與班氏同康成以出於孔門蓋不誤因為之釋說文解字云春為昊天元氣昇昇與鄭義正合昊昊者廣大之貌也廣雅釋天云東方昇

天亦本雅訓

楚辭章王逸九思云惟昊天兮照靈陽氣發分清明風習習兮和緩百草萌兮華榮

郭本作春蒼夏昊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然與班

孟堅所引爾雅歐陽氏今文尚書許叔重五經異義及

說文解字鄭康成異義駁張揖廣雅等俱不合其義非

也考詩正義引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

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鄭讀

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中孫叔然本皆作春蒼

夏昊矣無怪乎晉之郭景純也

拜經日記卷第二

經六千八百三十三字 注五百五十六字

六字

日二

九

拜經日記第三

羣公廩

武進臧氏學

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盛注盛者新穀魯公燾注燾者

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

當相連爾疏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

謂下故上新裁可半平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

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

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

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為其慊於無當陽鄭

六字

日三

一

云慊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

失之故作慊慊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

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慊案說文五下嗇愛濇也

從來从向向即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廩古本當也釋文

引舍人注云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廩矜也寶物可矜

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為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

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所聞之世廩廩近

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

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義合可證廩字無誤許宗

漢書循吏傳序此廩廩庶幾揖讓君子之遺風矣廩廩

廩字與何邵公義同師古釋廩廩為有風采誤矣廩公

羊有嚴顏二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濂濂古讀如廉濂廩聲相近故文異濂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燾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燾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

容齋續筆

宋洪氏邁容齋續筆載周蜀九經三史等題銜款式及

大三

日三

二

分書人姓氏頗詳委茲錄之可略見古書真面目也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部嶮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尙書

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唯三傳至皇佑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他廟諱皆只闕畫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雁行也

陸氏間載北學

大三

日三

三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據音義南學爲多間載北方學者之說則稱北以別之如天官醢人茹下云音卯北人音柳箔下云音迨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宗伯瞽矇怵懼下云勅律反北本作休考工玉人鹿車緝下云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庸案說文柳卯聲而卯从卯是卯柳同聲北人音卯爲柳此古音也鄭仲師引國語有怵懼字案楚語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章宏嗣注休嘉也動行也蓋聳善所以

勸之抑惡所以戒之昭明德所以休嘉之廢幽昏所以
恐懼之鄭韋所據國語正同陸德明賈公彥作怵直形
近之譌惜未知定從北本也陸引北俗語以證劉音之
未失劉昌宗其本北音乎陸於北學蓋未深究故引俗
語證之猶落下載北音禿改反必述沈重之言也

明堂陰陽

漢書藝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又明
堂陰陽說五篇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太平御覽

引明堂陰陽說初未解陰陽二字所本布衣鈕匪石

玉云漢書魏相傳稱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

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下云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是月令本諸易義故云明堂陰陽蔡伯喈論日月令

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

不服闇

王輔嗣注易頤初九云夫安身其若不競脩己莫若自

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此見道之言士君子守身

之法稍違之未有不遇辱者也夫辱及一身猶小焉者

然孰非人子孰無父母曲禮記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懼辱親也注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

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案康成夜行之說

特以其淺者言之耳暗室屋漏之中時時自省戒慎乎
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不服闇之精義也

以禮禮哀圍敗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禮禮哀圍敗賈疏曰此經本不定
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作圍敗案此經上下文若死
亡凶札禍裁寇亂皆重字不應此句獨作國敗蓋馬季
長訓敗為國見敗於人因以經亦誤作國敗其實必同
為圍字

宋雕左氏釋文

嘗見毛子晉所藏宋雕左氏釋文一卷較之葉林宗影

寫本更善如定十四年檇李檇作椎下凹此漢魏以來

俗作故陸云依說文从木言當作檇為正也乃葉本及

通志堂徐本俱大書檇字則陸語為贅矣哀八年水茲

音玄本亦作滋子絲反因正作茲或作滋故陸氏隨字

為音說文玄部云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

水茲德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

或本亦合乃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遂並作茲字徐

本覺其難通也反正文水茲作水滋非特失漢唐相

傳之舊且乖陸氏之音矣而此皆不誤每葉魚尾上有

大若干字小若干字卷末有摠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

蓋亦唐宋校勘定式而此卷摠數葉抄遺落徐本亦闕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寔失其真矣

大割牲祠于公社

禮記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作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學士盧召弓云高注大割殺牲也則本無牲字可知庸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月令云呂割下有牲字是宋本呂令原有牲字詩七月正義引月令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又初學記四歲時部引禮記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

大割牲祠于公社

日三

木

門閭是可證戴令與呂覽同有牲字且鄭康成注記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亦似本有牲字

三分天下有其二

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作參分云七南反本又作三案梁皇侃義疏本作參分疏云參三也又文選班孟堅典引李善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般可見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分且古經傳參三字多作參自宋初邢昺撰疏定作三字後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後漢書伏湛傳云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道千乘之國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作導皇侃本作導朱子集注作道云去聲治也顧子明文炳云說文彘部

道所行道也从彘从首寸部導導引也从寸道聲二字義異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故道為道德字導引所以趨歸善故導訓治書禹貢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字孔傳意作路導斫及岐導河積石字孔意訓為治論語此注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苞氏曰導治也據皇本是當作導為正矣庸案作道訓治必讀為導方可集注去聲正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留其道沱潛既道師古注皆云一說道讀曰導治也可證又為政篇道之

大割牲祠于公社

日三

木

以政釋文音導皇本作導余弟和貴云後漢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云所謂導之以政李賢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云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云皆論語之言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論語導之以政又八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琴操多魯詩說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其言詩顯與毛異蓋本魯申公遺說文選注載騶虞鹿鳴二事王伯厚詩

考於鹿鳴篇錄文選注然僅存數語遠遜御覽之完善今記此以爲誦讀之助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義歎傷所處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蔽素殮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主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

日三

八

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疑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虞書正義

尙書虞書正義曰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劓劓云臏宮劓劓頭庶劓是鄭注不同也言鄭注不同於夏侯等書案夏侯二十九卷古文增多十六卷其二十九卷與夏侯同鄭注古文但注二十九卷未注增多之卷故云篇與夏侯等同經字多異者鄭爲古文自不同於夏侯等今文故下歷陳夏侯等書之異以見鄭注古文不與之同所以明鄭爲賈馬之學也正義證今文之異而先提明夏侯等書四字於文法本自顯然乃閻百詩尙書疏證誤讀正義謂夏侯等書宅嵎夷鄭爲宅嵎鐵下昧谷等並放此倒置古今誣妄穿鑿近之言尙書並襲其謬惟金壇段氏尙書撰異與余印合

日三

九

宅嵎夷

釋文嵎夷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鏡史記索隱夏本紀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鏡說文土部云嵎嵎夷在冀州陽谷立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尙書曰宅嵎夷山部嵎嵎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嵎鏡嵎谷也又嵎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間汪芒之國从山禺聲案錢

曉徵說許叔重僂書曰者孔氏古文不僂書曰而直載
書辭者歐陽夏侯是古文尙書作宅塢夷今文尙書作
宅嶠嶠古文塢从土爲本字今文嶠从山假作封嶠山
字或省作禺尙書考靈曜及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
載亦多今文故俱作禺五帝本紀作郁此又是今文之
異蓋既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故三家之中互有不同
陸德明云史記作禺嶠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
作嶠夷俗人以尙書改耳毛本注疏鐵字宋板正義作
嶠據說文釋文二書嶠必嶠字之譌鄭注禮記月令引
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嶠夷也夷字亦當爲嶠史記索
隱作鐵與毛本正合說文金部嶠爲古文鐵是嶠鐵同
字也尙書之有古文今文猶云舊本新本耳非論字之
今古故鄭經嘗有今字夏侯等書亦有古文如嶠爲古
文鐵此卽今文中之古字也然則夏侯等之爲宅嶠鐵
可無疑矣又據說文古文尙書作陽谷今文尙書作陽
谷而史記作湯谷者又見淮南子及說文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之
異也

昧谷

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載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因
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甚違

大司馬

日三

十

不知蓋闕之義誤莫大焉尙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
注云柳聚也周禮縫人注康成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
云伏生書柳又史記五帝本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
谷裴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柳谷案虞仲翔之奏知虞
氏所見古文尙書本作卯谷虞意卯柳同字且今文尙
書正作柳謂卯當讀爲柳鄭讀爲昧故以爲誤考說文
云卯冒也莫飽切酉就也與久切卯古文酉从卯卯爲春門
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卯閉門象也是古文
尙書作卯者取秋時閉門之象萬物已入之意義本精
實鄭氏讀爲昧者說文日部云昧闇也門部云闇閉門

大司馬

日三

七

也則昧與卯義同卯从卯與昧聲又相近若古文卯世
所不習學者多聞昧寡聞卯因轉爲昧以便人易曉雖
改其讀而不易其義也至今文柳字論其本訓卯柳原
同鄭注書傳訓柳爲聚亦與萬物已入義相近然說文
以爲小楊故加木旁別之核之古文特同聲假借字耳
鄭所以不從乃虞氏反欲讀卯爲柳是不能通知古義
而徒以今文讀之也已誤實甚而妄議鄭爲誤此真違
不知蓋闕之義然因是而知古文經本作卯鄭以爲昧
當具於注云卯讀爲昧而不易經字今竟作昧必僞孔
從鄭義所改如黎民阻飢本作俎飢鄭注云俎讀曰阻

據宋板而孔本竟改作阻訓為難可取以證也尚書大傳伏生今文也而作桺穀故鄭注周禮引桺穀賈疏以為伏生書太史公亦從今文作桺後人以偽孔改之幸徐氏所見舊本尚作桺然已不能定從之矣而鄭為昧谷夏侯等為桺谷尚何疑哉

心腹腎腸

三國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云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宋洪适隸釋五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揚歷

六三〇九

日三

十三

案孔疏憂腎腸者字之譌也當為優賢揚歷古文尚書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文尚書作今余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合心腹為優字以腎腸為賢揚又歷字上屬蓋謂今余布優賢之典歷試眾職告爾百官以我志也義亦可通然文恐因形聲相近而誤當以賈馬之學為正漢世今文甚盛古學希少故唐扶頌左思賦管寧傳皆本今文為說偽孔傳此云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核之於經允協安知非本諸鄭義裴松之所云與今文與孔氏言夏侯等書正相印合是可證鄭注古文之作心腹腎腸矣

臏腓刑

堯典流宥五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見五帝解呂刑訓夏臏刑墨辟劓剕宮辟大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灋墨罪劓罪宮罪剕罪殺罪鄭注禮改臏作別又引書傳曰其刑臏賈疏云臏本苗民虐刑書傳云臏者舉本名也公羊襄二十九年何注云古者肉刑墨劓呂刑有剕周改腓為別說文支部云斲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別劓斲案此經言苗民作虐刑而首曰臏乃臏之名所由本伏生書大傳何邵公公羊注

六三〇九

日三

十三

鄭康成司刑注及駁五經異義凡言臏者皆本此經夏侯等今文最是也而古文作別者蓋臏腓別三事皆足刑對文雖異散言皆通說文足部及爾雅釋詁云跽踞也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載此經刑俱作臏故臯陶改臏為剕周改剕為別今文作臏舉其本名古文作別以周法言之也凡同一書而文駁者非形聲之異即義本可通作臏作別文異而義合作則則大相乖舛今文雖與經傳合而古文不可通矣乃偽孔作別訓為截耳夫此經五辟及司刑五罪皆同而無耳刑可見作別之不足信幸說文引書別劓斲知孔氏真古文本作別

剗今改取而字又倒置疏引鄭注云剗斷耳剗截鼻亦
剗字在下與說文同疑鄭亦作剗注斷耳本作斷足正
義欲扶孔抑鄭遂順孔以改鄭如堯典昧谷鄭作卯谷
而正義因孔改昧字遂云鄭作昧谷經尙如此而况注
乎疏又引鄭注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
陶之爲是鄭意以苗民用刑特深刻有異臯陶之明允
耳其五刑之制原同臯陶臯陶五刑無剗則苗民亦無
剗也蓋嘗綜核之言五刑者尙書呂刑與周禮秋官各
二而無不同呂刑古文曰剗今文曰臙卽下文之臙也
古文曰臙今文曰宮卽下文之宮也古文曰剗今文曰

日三

高

庶剗 庶讀爲煮見 秋官庶氏注

卽下文之墨也今文曰割頭古文關 案卽上

殺卽下文之大辟也剗則古今文與下皆同司刑墨剗
宮與呂刑同剗與古文別及今文臙同殺罪與今文割
頭及下大辟同掌戮墨剗宮剗與司刑同髡爲完體與
殺爲斷體相反而相當而爲臙臙則而不爲剗諸經更
無不同也近之言尙書者於正義所述古今文皆倒置
之蓋因鄭注亡闕無可取證又未知縫人注所引爲今
文也至此篇鄭注猶存并有許氏說文所引遂難以古
文爲夏侯等書而因疑臙宮剗割頭庶剗是下墨辟疑
赦五節之鄭注正義誤牽引之則益違不知蓋闕之義

今既證明五刑之異同而古今文亦瞭然矣

宅西曰昧谷

宅西曰昧谷鄭康成周禮縫人注度四曰柳穀蓋古文
宅字今文多作度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帝本紀作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禹貢降丘宅土風俗通山澤篇引
作降丘度土三危既宅史記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毛詩
皇矣此維與宅論衡初廩篇引作此惟予度文王有聲
宅是鎬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鎬京毛詩亦古文也禮
記是漢儒所傳爲今文猶尙書之有古今文也許書載
古文宅字與度字形相近漢人遂俱誤作度禮堂謹案 宅度二字

日三

五

音相近宅託俱从毛得 聲又澤釋二字亦可見

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案爾雅釋天東風謂

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注云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
生長之風也蓋伏生今文借穀爲谷爾雅及崔譔本莊
子俱借谷爲穀也此類夏侯等三家不必盡同

割頭

今文尙書割頭古文無之案經云惟作五虐之刑不應
述四而遺其一此今文勝於古文者許叔重引云剗剗
斲斲鄭康成注云苗民爲此四刑是許鄭所傳並是四
事顧子明云經古文是倒句法順讀當云爰始淫爲剗

則桮刺殺戮無辜連殺而言實五案如顧說今文割頭為贅矣

命大封

呂氏春秋孟夏紀命大封贊傑僑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淮南子時則訓依漢制改大封為大尉漢儒傳禮記從之俗本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高氏誘注仲冬命神農將巡功云昔炎帝殖穀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則此亦因大封治西方職為司馬後世因名

大司馬

日三

去

司馬為大封也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即漢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者以漢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以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鄭康成因大尉秦官而以月令為秦制蓋未考之呂覽歟又案周官大司馬之職進賢興功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及虎賁氏旅賁氏

皆屬於司馬所謂贊傑僑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皆其職也

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

禮記曲禮下予一人鄭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案儀禮覲禮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據此則禮記注所引覲禮乃今文十七篇而非鄭氏校定之本故實來作寔來予一人作余一人惟嘉之當作賀之而仍作嘉恐是後人據鄭注本私改實寔予余字淺學者不顯見其異因得存其真也余弟和貴謂漢人引儀禮多今文於此尤信

小九

申三

十七

濟實受其福禮記坊記作寔受其福此一證

一人冕執脫

岳氏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案說文以為兵器今注中釋為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字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眾作銳庸案書本作銳故釋文音以稅反諸本皆作銳是也越中注疏正文作脫蓋即銳字之譌說文當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徐鼎臣本兌皆作允音余準切蘇子瞻書傳亦據此謂銳當作銳後蔡仲默從其

說岳氏所見之說文似尙作銳字

以炮土之鼓毆之

岳氏沿革例又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注故書炮作洩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元謂燔之炮之炮以文義觀之當云炮之之炮炮之之下逸一之字既諸本皆然今不敢添案謂逸一之字是也因炮下有之或疑爲衍故刪其一岳見諸本皆然而不添謹之至也勝於妄爲刪補者多矣又故書以土泡之杜子春讀泡爲苞字从甘鄭康成讀泡爲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氏始讀从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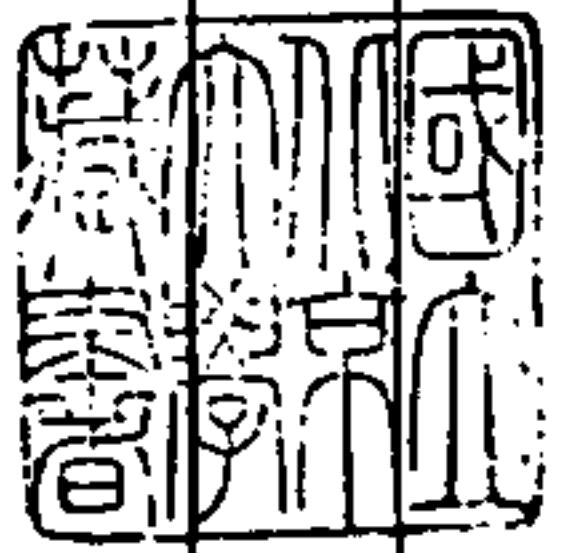
六

目三

六

拜經日記卷第三

經六千八百二十七字
注一百七十三字



拜經日記第四

人莫知其子之惡

武進臧氏



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咄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高誘注惡醜也案禮記大學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事當本此惡謂體貌醜惡非言之善惡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惡人醜類者與此惡字正同蓋子之惡苗之碩皆衆目共見不待察而可知者故以莫知爲偏若內行之善惡莫知益無足怪矣又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卽此知美之惡知惡之美二語

不吳不敖

經義雜記云詩絲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作吳是從唐定本孔氏本作不娛又泮水不吳不揚箋吳譁也正義云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

肅說為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為不娛經文前後並同毛於前篇訓誹於此不當別解從鄭為是庸案陸氏釋文絲衣篇本作不娛舊作吳云舊如字誹也說文作吳舊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泮水篇本作不娛舊作吳鄭如字誹也王音誤作吳又字舊在誹也下音話同蓋鄭本毛詩前後皆作不娛娛樂必謹誹故傳云娛誹也泮水文同毛好簡無傳箋云娛誹也正用毛義王肅每與鄭殊見韓魯及毛本或有作吳者因改泮水為吳而讀為誤謂不過誤有傷以異於鄭其不改絲衣而改泮水者絲衣傳有明文而泮水則無也肅既自云述毛學者多為所惑故唐定本前後作吳并肅所未改者亦改之而陸氏則從六朝舊本作娛故於絲衣云舊如字說文作吳於泮水云鄭如字王作吳以別異之孔氏於絲衣據毛傳為說不從定本於泮水因毛無傳遂用肅義以釋經而別為箋疏仍是作娛且云鄭讀不吳為不娛彼以肅本吳字為據故反以作娛為鄭讀抑知果經作吳鄭讀娛箋必有吳讀為娛四字矣庸因高祖玉林先生之說而參知鄭王陸孔異同并校正毛詩音義舊本之譌自信不誤辛亥為學士盧召弓撰經與

日四

二

釋文考證即用斯說而學士未盡從謂鄭讀吳為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當作讀虞史記引詩不虞不驚虞娛古通用因改釋文不吳為不虞以應合下說文作吳等云段若膺又謂毛詩本作吳釋文無誤絲衣云說文作吳者因下文何承天云當為吳而設也泮水云作吳者因王音誤嫌字不作吳故重申之也惟訓導劉端臨台拱以余說為是段若膺云舊如字者對何氏開化反而言也釋文作吳正義作娛其本不同泮水云作吳音話同

吳娛虞

說文矢部吳姓也又郡也一日吳大言也从矢口徐鍇

日四

三

日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案詩釋文云不娛說文作吳吳大言也是必許叔重於吳下引詩不吳不揚故陸氏知說文作吳若如今本不引詩陸氏不得輒云說文作吳疑因徐楚金徵詩而節許氏所引以避複鄭本作娛而許作吳者吳娛聲相近兩家所據不必盡同王肅改經亦難杜撰余所謂毛本或有作吳是也然毛鄭云娛誹也許云吳大言也娛樂則謹誹大言許義原與毛鄭同惟王肅音誤謂不過誤有傷為臆說耳經義雜記云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驚封禪書引詩不吳不驚

而索隱仍作虞字則封禪書乃後人依毛詩改耳洪适
隸釋八衛尉衡方碑云剋長剋君不虞不陽亦用詩不
吳不揚之文庸案虞娛字通孟子驩娛字作虞詩出其
東門聊可與娛釋文云本亦作虞山井鼎七經孟子考
文載足利本正作與虞以史記兩引絲衣不虞衡方碑
一引泮水不虞而見前後娛字兩漢諸儒義無不同乃
王肅獨音泮水為誤益足證其謬矣不特非毛公之義
顯與毛悖且非齊魯韓之義也史記漢碑作虞說文王肅作吳娛虞皆从吳聲故通公羊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圖帥師伐鮮虞釋文云虞木或作吳音虞東京賦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曰騶海經作騶吾

哀公問社於宰我

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皇氏義疏陸氏釋文皆云
鄭本作問主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元凱注引
論語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
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
以規杜過未為得也又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邵
公注引論語疏曰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
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
廟主耳又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
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
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
無駁從許義也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謂社稷者后土田正
之神田主者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哀公問社即問后
土之主之樹故注云主田主謂社也見釋文皇侃疏及初學記二十八
鄭之所注亦是魯論而不用張侯苞咸周氏廟主舊說
更參考古論根據周禮以為田主足徵鄭學之闕通矣
許叔重撰五經異義於廟主從周禮說論語則從古本
以為社主是義與鄭同故鄭氏無駁何杜注春秋皆用

魯論株守一家罔知古義學識遠在許鄭之下劉光伯規過當矣

論語釋文陽貨篇云穿踰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云
門邊小竇音與一音豆余弟和貴云皇侃邢昺本皆作
窬集解載孔安國注窬窬牆也皇氏義疏曰傳云筆門
珪窬窬竇也則穿窬乃鑿孔小盜字當从穴音豆論語
陽貨孟子盡心下皆當作穿窬俗本往往多誤今陸氏
作踰經典釋文考證云讀為孟子踰東家牆之踰非是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盡心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宋孫氏爽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案乎訓於爾訓此無乎爾有乎爾謂無於此有於此正孟子明以自任語若今本上下句各一衍字徒作決絕之詞大非子輿氏平日口吻是當從陸善經本趙邠句云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耳歎而不絕之辭則趙所見本與今同

愠怨也

詩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毛傳愠怨也釋文及注疏

目四

六

本皆作怒也非是幸孔氏正義尙作怒字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愠怨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教授錢學源塘云愠怨聲蓋俱合何晏訓作怒者非又說文心部本作愠怨也見詩縣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詩傳正合而徐鼎臣本亦改爲怒字古義湮沒此類不少趙邠卿盡心章句下而非議賢者也亦訓愠爲怨

冥竊也

詩斯干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寬貌噦噦猶媚媚明貌正義曰冥幼本或作

冥竊者爾雅亦或作竊孫炎曰冥深闇之竊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竊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案以廣言之曰噲噲其正以深言之曰噦噦其冥毛傳長也當從崔靈恩音直良反謂室之寬長故箋云噲噲寬貌王肅音丁丈反非是傳幼也當從陸孔所見本作竊也崔音香謂室之深竊室竊者多闇而斯室則竊而明故箋云噦噦明貌王肅作幼非也爾雅本作冥竊也漢樊光習三家詩今注冥竊而引詩噦噦其冥是魯韓義與毛同以冥爲竊孫叔然亦是竊字故云深闇之竊王肅好與鄭難因改傳以誣毛謂二

日四

七

句言宣王之臣長者少者考此章正言宮室何得忽及其臣且毛傳之作竊有崔靈恩集注可據爾雅之作竊有樊孫等注可據而許氏說文亦本作冥竊與爾雅毛傳正合今作冥幽也非乃肅敢輒改作幼誣妄甚矣晉郭景純鮮通古義不從樊孫而從王肅深可取笑孔冲遠雖知冥竊實安而困於未達毛傳正長之旨因據王注爲毛說雖曰限於不知亦深違蓋闕之義矣

文昌

今人所奉文昌星乃北宮斗宿六星而非中宮北斗文昌官六星所奉魁星乃斗宿六星之首二星而非中宮

北斗魁首及西宮奎宿十六星何以言之南斗爲廟古者賞爵祿於廟故南斗主進士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壽士類所以尊禮之文昌宮天之六府較南斗爲尊其職司尤大六星一曰上將建威武二曰次將正左右四曰司命主災咎五曰司中主左理是所主與斗宿不同故斗宿主文而文昌宮主武今制軍禮祀文昌星正此又斗宿主壽而文昌宮司命主災咎亦異惟三曰貴相理文緒六曰司祿賞功進士與南斗職司相涉俗人因號斗宿曰文昌以美其名道家文昌孝經有南斗文昌之言此其明證也書堯典禋于六宗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大のり二

曰四

八

標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注皆以文昌宮第四第五星當之可知文昌宮乃天神之尊者古帝王俱爲崇祀非列宿可得而擬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魁羹斗也从斗鬼聲鄭注禮記檀弓不爲魁云魁猶首也蓋魁字因斗成文其訓爲首故北斗七星之首曰魁南斗六星之首亦曰魁或舍魁言奎是未識魁字从斗訓首之旨矣史正義及晉志言南斗六星南二星爲魁一名天梁文昌孝經言南斗所屬有魁星則今魁星爲南斗之首無疑若北斗七星書所謂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甘氏云人君號令之主且較文昌宮爲尊而第一名天樞第二名旋

第三名機第四名權又各有本名無容一魁星而有四名如以北斗之魁爲今魁星而屬於文昌不失其尊卑之次乎至西方奎宿十六星此天之武庫主兵而不主文有歷代史志可據謂奎壁爲圖書之府者文人相傳不經之談實無所本顧寧人以奎爲文章之府誤一不知本當作魁而云改奎爲魁誤二奎爲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而云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誤三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摠謂之魁而云魁爲北斗之第一星誤四首謂之魁呂覽云魁士名人何嘗非佳語以爲古文尙書有穢厥渠魁之言而病其不雅俊誤五今采錄經史舊

大のり三

曰四

九

文作北斗七星文昌宮六星考第一斗宿及魁星考第二奎宿考第三壁宿考第四
北斗七星文昌宮六星
史記天官書中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衡殷南斗晉灼曰衡杓中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星法大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夜半建者衡徐廣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平旦建者五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云斗第一星法於日主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漢書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私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

戴匡六星晉灼曰似匡故曰戴匡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漢書作司祿六曰司祿漢書作司

災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

能蘇林曰音三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杓端有兩星

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為天矛漢書天文志

同司馬貞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

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

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

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機宋均云殷當也說文云杓斗

日四 十

柄音匹遙反即招搖也文耀鉤云文昌宮為天府孝經

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

象故曰文昌宮春秋元命苞曰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

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

理也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

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

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

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

星為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廿氏

星經上北斗七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為帝車魁四

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齊七政斗為人君號令之主

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第一名天樞第二名璇

第三名璣第四名權第五名衡第六名闔陽第七名瑤

光文昌六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

事其六星各有名色黃光潤則天下安萬物成 晉書

天文志上中宮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

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

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

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一至四為

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

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

日四 十

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

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

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

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

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

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

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

昌輔星明則臣疆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

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北

斗魁之北

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
威武二曰次將尙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
曰司祿司隸賞功進士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
曰司中司寇大理佐理寶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
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
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
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
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
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
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

大少

日四

主

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標燎祀司中司命注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
文昌宮星元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
上能也釋曰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
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
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
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
命故兩載之後鄭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案
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
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

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上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
而言引此以破先鄭也尙書堯典禋于六宗鄭君則以
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
宗 禮記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
者正義曰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七搖光第一至
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則招搖也在下
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標則以下爲端也

斗宿魁星

史記天官書中宮衡殷南斗張守節正義南斗六星爲
天廟丞相大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當有一
日二字

大少

日四

主

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二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
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又天官書北宮南斗爲
廟漢書天文志同正義南斗六星在南也 甘氏星經下斗宿
南斗六星主天子壽命亦云宰相爵祿之位一名天斧
當作二名天闕三名天機大明王道和平將相同心帝
命壽天下安 晉書天文志上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
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
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相天府庭
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
王道平和爵祿行 宋書天文志一太康八年九月星

李於南斗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又天文志二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為喪有赦天下受爵祿

奎宿

史記天官書西宮奎曰封豕漢書作豨為溝瀆婁為聚眾漢書

天文正義奎十六星婁三星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

野奎天之府當作武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

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為吉婁為苑牧養犧牲以共

郊祀亦曰聚眾律書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

徐廣曰奎一作畫 案集韻畫音奎壘也本此畫本毒殺之蟲能殺萬物奎星之主武取此名也說文奎兩牌

小六十九日四 古

之間故為溝瀆之象又為藏也後漢書蘇竟傳奎為毒螫主兵庫李

賢注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 續漢書天文

志中奎主武庫兵又五行志六同 晉書天文志西方奎十六

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

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婁三星

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 宋書天文志二元康

五年四月有星孛於奎占曰奎為魯又為庫兵咸康二

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為兵喪奎又為

邊兵 爾雅釋天降婁奎婁也李巡注降婁白虎宿也

見一切經音義六又九 孫炎注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降也見春秋正

義四十一及那疏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正義曰降降也婁欽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欽

壁宿

史記天官書北宮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

或曰鉞漢書天文志同鉞作戌 正義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

在壘辟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之兵壘辟陳十二星橫列

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占之非故兵起將軍死也凌穉

隆評林余有丁曰晉書天文志離宮下有東壁二星案

北宮有壁星當是此太史公不載豈以軍壘壁為壁邪

黃帝占曰東壁失色大小不同則王者好武經士不

大三百五十八日四 圭

用圖書隱藏天下咸愚 石氏曰東壁主文章圖書府

故置壘壁以衛後 甘氏星經下壁宿東壁二星主文

章圖書也事類賦天部東壁上帝之圖書注引星經曰東壁天子圖書之祕府也明則圖書集道術

行小人退君子人若不然而天子 羽林軍星四十五星壘

辟十二星並在室南主翼衛天子之軍 晉書天文志

北方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

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

不用圖書隱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羽林四十五星

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辟陣十二

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為營壘也 爾雅

釋天嫩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注營室東壁北方宿名見春秋正義四十

司中司命

鄭康成注禮記招搖在上以招搖星在北斗杓端正本太史公天官書孔冲遠失檢以搖光為招搖誤甚大宗伯之職以禱燎祀司中司命當從後鄭說為文昌宮第五第四星不得以上台中台亦有司中司命之號而岐指之應仲援風俗通祀典篇亦同康成說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武陵太守星傳同康成注周禮亦四為司命五為司中春秋元命苞四為司祿在

大司馬

四

素

司命司中之上晉志本之與天官書等微異漢書四曰司命與天官書星傳周禮注俱同而司祿在第五六為司災而無司中是不特與大宗伯天官書等乖外且與元命苞及晉志俱不合案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則司命即司災晉志司命下云司怪主滅咎是也今別出司災而無司中非是豈班孟堅學術反在唐人所修晉書下乎此必後人妄改班志文當與史記同晉志一曰司中司中二字毛本在四曰司祿之下此因寫者誤看旁行而錯入茲移正

奎婁

奎婁本二宿以同在西宮而位相次故連文稱之一曰降婁降謂奎也奎為溝瀆有降下義故爾雅釋天鄭注

月令皆以奎婁為降婁也北宮辟宿天官書以為壁壘

余有丁之說是也則壁亦主武後人誤以屬文與言奎

正同嘉定錢氏撰史記考異言天官書北方七宿不及

東壁蓋傳寫失之然漢志與馬書文同亦無東壁豈俱

傳寫之失邪壁壘謂軍營之壘壁也故東壁主武此曰

日其失次有應見東壁又曰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

亦云軍西為壘或曰營室東壁并州異名而同實也天文志

或與此文正同也 星經有東壁主文章圖書而又有壘

壘辟十二星晉志以東壁為天下圖書之祕府又有壘

壁十二星在二十八宿外與史記漢書不合蓋晉書唐

人所修而星經或出後人掇集殆未足深信羽林軍四

十五星星經晉志並同經載星圖亦四十五而史正義

作三十五未詳孰是因文有連涉附考及之

爾雅注多魯詩

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雅即樊光也其引詩多與毛韓

不同蓋本魯詩今彙錄之而證以毛詩不特樊之異於

毛者可見即毛之不與樊同而俗本誤同之者亦見矣

釋詁篇墳大也注引詩云有賁其首此見書盤庚正義

而毛詩魚藻作有頌其首案釋文引韓詩亦作頌云

媿也注引詩云天立厥妃而毛詩皇矣天立厥配或以
為誤厚也注引詩云俾爾厚厚案潛夫論慎微篇俾
非也厚也注引詩云俾爾厚厚爾厚厚胡福不除食
字正與此合又何福作胡福者毛詩山有樞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揚之水既見君子云何不喜而隸釋石經
魯詩多作胡然則潛夫論所引乃魯詩也而毛詩天
保作俾爾單厚柔安也注引詩云懷柔百神而毛詩時
邁作懷濡百神釋文云柔本作濡正義曰定本作柔集注作濡
云民之攸咛而毛詩洞酌作民之攸暨淵治也注引詩
云淵此羣醜案鄭箋云屈治也釋文引徐仙民云鄭
其勿反則亦讀為淵與樊氏音義皆同而
毛詩泮水作屈此羣醜案釋文引韓詩亦作屈云釋言
篇祺祥也注引詩云維周之祺而毛詩維清作維周之
大乃九
小乃九曰四
禎釋文云祺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洵均也注引詩云
同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菀彼桑柔其下侯
旬釋訓篇溘溘淅也焯焯氣也注引詩云釋之溘溘烝
之焯焯說文大部引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儵儵詩烝之焯焯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烝之浮
攸攸我里而毛詩十月之交作悠悠我里傳悠悠憂也
義亦不同釋草篇荷芙蕖其莖茄注引詩云有蒲與茄而毛詩澤
陂作有蒲與荷釋木篇瘼木苻婁注引詩云譬彼瘼木
疾用無枝說文疒部亦引而毛詩小弁作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毛傳瘼也釋獸篇麋牡麀牝麀注引詩云瞻彼中

原其農孔有案鄭箋云祈當作農農麋牝也是鄭與樊
記郊特牲皆引魯詩素衣朱紱而箋毛詩饋食禮及禮
為稍箋皇矣侵阮徂共以阮徂共為三國正義引張融
謂魯詩之義如此又注禮記坊記所引先君之思以畜
寡人以爲衛失人定姜之詩釋文云此魯詩然則康成
雖從張恭祖習韓詩而注三禮及箋毛詩所用魯詩為
多漢志所謂魯最爲近之是也此改祈爲農蓋本魯詩
而毛詩吉日作瞻彼中林其祁孔有麋鼠注引詩云麋
鼠麋鼠而毛詩魏風作碩鼠碩鼠其文與毛同而義異
者不錄

拜經日記卷第四
經六千六百三十九字
注一千一百五十四字

曰四
禎

禎釋文云祺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
同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洵均也注引詩云
菀彼桑柔其下侯
旬釋訓篇溘溘淅也焯焯氣也注引詩云釋之溘溘
之焯焯說文大部引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
浮儵儵詩烝之焯焯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
攸攸我里而毛詩十月之交作悠悠我里
釋草篇荷芙蕖其莖茄注引詩云有蒲與茄而毛詩澤
陂作有蒲與荷釋木篇瘼木苻婁注引詩云譬彼瘼木
疾用無枝說文疒部亦引而毛詩小弁作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毛傳瘼也釋獸篇麋牡麀牝麀注引詩云瞻彼中

拜經日記第五

寡人固固焉

武進臧氏學



禮記哀公問公曰寡人固固焉句得聞此言也鄭注固固言吾由鄙固故也正義曰固固者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上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下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案固與故通學士盧召弓云周語咨於故實魯世家作固實李善注文選兩都賦序引漢書孔

目五

安國射策為掌固六臣注改為掌故唐六典尚書省有掌固十四人下即引史記文學掌固為注云掌固主故事也故鄭注以上固為鄙固下固為故文義極為明顯王肅好與鄭異兩固字皆作固陋解遂以下固為不固焉讀於虔反改句下屬皇侃疏鄭好用肅說遂誤從之祭義濟濟者客也皇侃亦從王肅作客此孔序所譏為既遵鄭氏時乖鄭學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也肅於禮記既改鄭注復偽撰家語以證之其文見大婚解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遂覺不固之訓焉得之讀肅言一一與聖人召合益可證鄭注之非陸德明釋文喜用皇

侃說故祭義篇大書濟濟者客也云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於此篇大書焉得云於虔反而孔疏皆不從皇說勝於陸氏遠矣故家語雖有不固而禮記仍作固固乃今本惑於皇侃之疏亂於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不字幾不可讀幸孔疏詳明今為刪正之讀者當爽然矣禮記曲禮下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子謂此為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固固是也今本亦衍不字可彼此互證

臧讀藏各有義

說文臣部云臧善也从臣戕聲艸部無藏字新附云藏匿也臣鉉等案漢書通用臧字从艸後人所加案爾雅

目五

釋詁藏善也魯公子疆字子臧臧即古藏字疆亦藏也內則右佩管鄭注云管筆疆也言所以藏筆也凡物之善者多珍藏之藏之則善故爾雅說文皆以臧為善詩雄雉何用不臧定之方中終然允臧毛傳皆云臧善也隰桑中心臧之禮記表記孝經事君章皆作中心藏之蓋毛詩為古文故作臧禮記孝經皆今文故作藏毛公無臧善之傳是毛讀為藏也陸德明謂王肅音才郎反甚是箋云臧善也我心善此君子文義稍不順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云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

猶告也正義引皇侃云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釋文云藏如字鄭解詩作臧云善也據皇陸兩家知禮記舊本作藏鄭讀如字故無臧善之訓乃王肅反改作臧云善也孔冲遠誤從之言中心臧之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與詩文同以為鄭亦然而非皇氏則邪說惑人是非顛倒矣蓋王肅好與鄭異故隰桑鄭作臧肅必作藏表記鄭作藏肅必作臧詩注之與古文合因異鄭而偶中耳意不在申毛也若鄭氏則為臧為藏各如其書之本文未嘗以己意參之隰桑經及禮記正義皆作臧今本俱作藏此又誤中之誤也

小字

目五

三

玼兮玼兮

詩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傳玼鮮盛貌沈重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陸德明云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案玼瑳聲相近說文瑳玉色鮮白玼玉色鮮也義亦同一篇之中不當前後殊文蓋毛詩皆作玼魯韓詩皆作瑳後人改并為一而區其先後非也內司服疏引此詩獨不引玼兮玼兮瑳兮瑳兮抑風也二句蓋所據本前後皆作瑳故獨略此句也

互見周禮追師疏引此說文玼下即引新臺有玼為證瑳字傳箋無說故知毛詩皆作玼也沈引王肅注以明後當作瑳庸考之實非肅注蓋誤以他人之言加之王氏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肅固好與鄭難者即令傳箋本同尚欲另為毛義或更私改其文以相違異况丹白之衣判然迥別而肯捨除毛傳反同鄭箋言衣服潔白乎此事之所必無者陸德明親見肅書後不再注明統乎前也然則王本毛詩亦皆作玼矣鄭注周禮內司服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陸德明大書玼字云音此而劉昌宗音倉我反則為瑳矣又云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則陸氏所見鄭注本玼亦作瑳與下同為一字故陸亦音倉我反康成注禮未見毛詩此所引詩蓋出魯韓之經不同毛氏昌宗之音陸所見本均足為證淺人以毛詩改禮注又據禮注改毛詩遂致一書之中瑳玼互見沈重陸德明俱未能審定蓋六朝已來相沿如此晉宋古本當不誤也

小字

目五

四

因甲于內亂

尚書多方因甲于內亂偽孔傳云外不憂民內不勤德

因甲當作於二亂之內言昏甚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
狎鄭康成注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案爾雅釋
言甲狎也郭璞注云謂習狎此鄭王之所本詩芄蘭篇
毛氏作能不我甲韓氏作能不我狎知古文狎字假借
爲甲書孔氏詩毛氏皆古文也故俱作甲三家詩今文
也故直爲狎釋言及毛傳云甲狎也者非訓甲爲狎言
甲爲狎之同聲假借字耳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瀆正
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康成注云王霸記曰恃人
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
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鄭氏書注訓與爾雅

大司馬 日五 五

彼哉

余弟和貴云廣韻五寘彼表也論語云子西彼哉佩觿
卷下上聲去聲相對彼彼上甫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

二翻論語子西彼哉今本皆作彼哉集解載馬融注云
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侃義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
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則馬季長本作彼
字何晏集解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說然則
古論語作彼哉廣韻引作彼哉蓋魯論耳說文無彼字
玉篇人部彼彼髮切邪也庸案顧野王所見經書皆六
朝舊本玉篇中往往引有異文至隋唐間已尠廣韻此
條蓋本之玉篇而今本玉篇反無文

棫棗

齊民要術卷四孟子嘗曰棫棗棫棗者遵實小而且圓
紫黑色俗呼羊矢棗爾雅釋木棫酸棗注樹小實酢孟
子曰養其棫棗諸本皆作棫棘惟元刻雪應案今本孟
子皆誤作養其棫棘趙邠卿告子章句亦云棫棗小棗

大司馬 日五 六

諸本皆作棫棘小棘今從宋板爾
雅疏俗本爾雅疏并脫小棗二字所謂酸棗也盡心下
曾哲嗜羊棗章句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棫與棗一物
也然而有二名是棫小而棗大棫酸而棗甘耳云羊棗
則羊棗之爲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棫棗之屬也據正義
知北宋初本尚作棫棗不知何時始誤作棘字趙邠卿
正本爾雅宋板爾雅疏云注孟子曰養其棫棗者釋曰
案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楨養其棫棗則爲賤場師

焉趙岐注云槭棗小棗所謂酸棗也俗本疏棗皆作棘許氏說文槭酸棗也玉篇槭如至切酸棗孟子云槭棗是也

行或尼之

釋詁尼止也郭注引孟子曰行或尼之正義曰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案趙氏章句尼止也正本釋詁文與郭景純義同人欲行而天止之人欲止而天使之故曰行止非人所能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蓋本作行或尼之止或使之今本互倒當從郭氏所引趙注云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云云似後人據誤本竄改非其本真

卷之七

日五

七

子夏易傳

釋文叙錄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文苑英華載唐司馬貞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又劉子元議云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篇案漢志韓氏二篇脫十字當補二篇丁寬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

隳刺者矣隋書經籍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庸案考校是非大較以最初者為主雖千百世之下可定也七略劉子駿作班孟堅據之以撰藝文志七略既云是漢興子夏韓氏嬰傳便可知非孔子弟子卜子夏矣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昌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

卷之十

日五

八

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此尤為韓嬰作易傳之明證嬰為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漢志易傳韓氏二篇名嬰與劉略合但孟堅於志傳皆祇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滋後人之疑王儉陸德明所引七略可補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第因分并殘缺之由不足憑故漢志二卷梁分六卷至釋文三卷隋唐志二卷又漸為殘亡之徵也中經簿錄係晉荀勗所為不知何以始誤為丁寬案漢志寬字子襄非子夏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俱載異人之說而不能定至隋唐志更專屬之卜子夏益為誣矣

崔巍祖矣

詩卷耳陟彼崔巍傳崔巍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祖矣傳石山戴土曰祖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巍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土戴石為祖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祖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庸案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也郭璞此注襲用叔然本是土山而石載其巔故形崔巍然崔巍目上石也且薦也祖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祖祖目下石也蓋山以石為君故二山皆主石言之說文山部岨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釋山石戴土曰岨

大三百廿三

日五

九

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巍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之

案此條確甚鄙意崔巍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江叔灃正爾雅之訛岨岨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訛

聲云寫爾雅者誤是也戴東原撰一書名為毛鄭詩考

正反從爾雅言高山其下多石為之基故石戴土謂之

崔巍祖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土戴石為岨此曲說不

足辨矣焦循案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毛傳漸漸山戴石之證以小雅為國風之注則毛是而爾雅非矣

岨兮岨兮

陟岨陟彼岨兮傳山無草木曰岨陟彼岨兮傳山有草木曰岨釋文陟岨此傳及解岨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

雅正義曰傳言無草木曰岨下云有草木曰岨與爾雅

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爾雅釋山多草木岨無

草木岨注皆見詩釋文岨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岨字

說文岨山有草木也岨山無草木也庸案此亦當從毛

詩傳爾雅誤也岨岨不同是古今文之異爾雅傳於漢

世為今文之學與毛氏古文不同蓋韓魯之經必有作

陟彼岨兮者故注云皆見詩三蒼聲類並有岨字知漢

魏以來相傳舊本如是與岨字聲亦相近六書音均表

已聲亥聲同在第一部說文亥亥也有草木為岨義取

諸此金壇段若膺云岨之言瓠落也岨之言亥滋也得

大三百廿六

日五

十

之王肅依爾雅者何也好與鄭異也鄭箋本毛傳必與

爾雅不同故肅反從爾雅據以難鄭可斥鄭本之誤唐

人定本往往為肅所誤而此獨不從肅改亦可見肅依

爾雅之非矣說文作岨義與爾雅同必係後人私改許

叔重多用毛傳如岨字之不從爾雅而從毛傳亦可證

釋名釋山云山有草木曰岨岨岨也人所怙取以為事

用也山無草木曰岨岨岨也無所出生也蓋已據誤本

爾雅戴東原毛鄭詩考正取其說而疑詩傳轉寫互譌

引之案箋但云登岨山岨山而已其所見毛傳本同不

同未可知也釋文正義所據毛傳本在後說文釋名所

據毛傳本在前釋名作岨不作岨似據毛

詩非據爾雅竊謂戴庶常之說未必非

不我能慍

谷風不我能慍反以我為讎傳慍養也箋云慍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釋文能慍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正義釋經云毛以為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為讎乎又釋傳箋云徧檢諸本皆云慍養孫毓引傳云慍興非也爾雅不訓慍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案釋文序錄云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今孫引傳云慍興是毛公不訓養矣陸德明謂毛興也王肅養也最有區別與孫所引傳正合說文心部

云慍起也引詩能不我慍我畜我畜我畜我畜我畜我畜嘗綜論之毛傳為興說文為起鄭箋為驕其義相通而互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甫田維莠驕驕亦興起貌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與鄭難因改訓為養以異鄭而又恐學者致疑復偽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必以為王得毛旨箋失傳義矣故今注疏本傳作養孔氏正義據肅說為毛義且云徧檢諸本皆云慍養是可知崔靈恩集注本俗行本官定本皆作養字孔氏據此三本以作正義故孔氏反斥情興為非肅之流毒經傳不既酷乎幸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考正學者亦可知擇所從矣

耿耿不寐

抑柏舟毛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李善注文選引韓詩作耿耿不寐如有殷憂二句祇一字異耳更有一本作炯炯不寐如有殷憂其下句與韓詩同上句與毛韓皆不同以意推之當是魯詩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章句曰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耿耿猶傲傲不寐貌也詩云耿耿不寐耿一作炯又嚴夫子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今懷隱憂而歷茲章句曰言已中心愁怛目為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此也隱一作殷案遠遊當亦本作夜炯炯而不寐注云目不眠正釋炯字義而即引詩炯炯不寐證之舊校云耿一作炯可驗今注作耿耿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耿耿猶傲傲句亦毛傳竄入者非王注本文蓋既據毛詩以改注不得不復據注以正文矣哀時命作炯炯不寐可證耿與炯聲相近故文異段氏六書音均表耿聲口聲同在第十一部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也注云大憂疑作殷者是案補注說是也毛詩作如有隱憂故毛傳曰隱痛也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注耿與炯同

死贈生賻

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據公羊注疏本作知

生者贈今本作賻係淺人所改今錄公羊原文可考而知也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傳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襚何注賻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賻舊作賻據穀梁疏所引校改襚疏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賻者贈知生者賻而何注知生者賻賻者贈此因儀禮作知生者賻賻者贈主於知生而何注知生者賻賻者贈故設難以問之答曰賻專施於生襚專施於死賻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賻矣此可證何注作賻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賻言之故也言既夕禮對知死者言賻故賻專主知生者言

荀子大略篇貨財曰賻與馬曰賻衣服曰襚玩好曰賻賻贈所以左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此亦知生者賻之證既夕禮公賻注賻所以助主人送葬者也疏曰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賻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是以下注云賻奠於死生兩施是也又兄弟賻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賻且奠許其厚也賻奠於死生公羊疏引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賻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與公羊疏合今本兩施也又書賻於方法方板也書賻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皆可為何邵公賻實生死兩施

日五

五

之證與先師鄭氏義同

萬物之所說

杭人丁希曾傳老年篤學嘗謂庸曰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音脫或以改字為嫌案脫說同兌聲古脫字多作說即易睽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訓自不可易而丁說為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義也

六典正史記

李林甫唐六典杜佑通典皆載七十子從祀者今取二

書相較六典全本史記弟子傳七十有七人所見本脫一羔柴

日五

五

有秦冉而無琴牢琴張有申黨而無申枏有原亢籍而無陳亢通典則依文翁圖有蘧瑗林放申枏依家語有陳亢琴牢又據孟子增琴張共八十有三人然蘧林皆非弟子申枏即申黨陳亢即原亢琴牢琴張即秦冉皆增所不當增也史記顏幸六典作顏幸宋本家語亦作顏幸史記公西與如六典作與如通典家語亦作與如宋本家語會參字子與史記漆雕徒父六典作漆雕此類皆可據六典以正史記者

段干木

廣韻二十九換段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子名宗

宗為魏將軍封於段干集解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

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

干朋索隱十三云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

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

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

干木邪庸考之風俗通十反云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

重璽而存郢亦以干木為名左太冲魏都賦千乘為之

軾盧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淵林注

大乃九二 小乃五 日五 甚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

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

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

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見開春論期賢篇與今本

此先秦古書非漢魏以後文人割裂之辭可擬而首

連舉其姓次獨稱其名與應氏合酈道元注水經河水

四云有段干木塚干木晉之賢人也亦以為姓段名干

木顏氏家訓音辭篇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諱自陳

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以段

姓惟干木為最著也劉子文武篇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表孝政注云魏之隱士姓段名干

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坐語終日文侯脚腫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脚腫而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 蓋段干氏出老子後段氏出干木後

其段干子段干朋俱係老子後與干木譜系無涉且鄭

共叔段之後為段氏是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

並有段氏段干氏乎應仲援身處漢世所據皆先秦古

書如無的見不得定言姓段名干木裴氏知有段干一

姓與干木名適合便欲追議干木不姓段亦過矣

公叔禹人

檀弓下公叔禹人注春秋傳曰公叔務人左氏哀十一年高郵

王伯申引之周秦名字解故云魯公子務人字為務亦

大乃九二 小乃五 日五 甚

為也禮記作公叔禹人假借字余亡友處士錢廣伯韻

云說文為母猴也禹母猴屬禹人當是其本字務人假

借字耳

顏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高字子驕周秦名字解詰以高

為克字之誤故漢書家語作顏刻論語克伐怨欲馬融

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錢廣伯云名高而字子驕

意正相近春秋定公十五年左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子貢曰高仰驕也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為僕是史記亦

作刻也曲禮子貢問邾人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是家

語正作克也

臣瓚

漢書序例曰臣瓚不知何姓裴駰集解序云莫知氏姓
章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酈元注
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為翼主簿
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乃是東晉人年代了不相會
此瓚非于足可知矣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秘書校書郎
中傳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日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
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
以駁眾家訓義此瓚疑是傳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

日五

七

也又司馬貞索隱曰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
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
秩令及茂陵書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知是傳瓚
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
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
其職典秘書故也庸案臣瓚之姓當以姚氏及小司馬
說為定是西晉人故得具見諸家音義及祿秩令等書
年代相合一證也與校秘書故稱臣有穆天子傳目錄
可據二證也時汲冢初發瓚喜引其書故漢書音義每
稱汲郡古文三證也既非于瓚以為薛瓚更無佐証則

拾傳瓚無人也顏師古一無學識人耳故云學者斟酌
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余謂非
不足取信欲師古信實難耳春秋正義哀九年亦云有
傳作漢書音義

靖言庸違

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違僻也實用
違僻宋景文校本云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又靖言
庸違反極之刑也宋祁云違當依前注改作韋案說文
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
借目為皮韋然則韋為違背本字故今文尚書違作韋

目五

太

漢書原文必是靖言庸韋當從浙本為正據宋景文所
見本下靖言庸違放極之刑也尚作庸韋故宋云韋當
依前注改作違後人依法改正文復依正文改注致宋
語反與前相背

學學半

禮記學記兌命曰學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
尚書說命下惟教學半傳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
之半羣經音辨二學教也音效書惟學學半據此知尚
書學學字本之禮記必不改上學為教說命音義必大
書學學二字注云上戶孝反下如字與禮記音義同此

宋時賈氏所見釋文尚如此故引書作學學其學教也

三字即本說命孔傳今釋文作教蓋開寶中所改盤庚

上盤庚教于民傳教教也亦必本作學字正義引文王

世子云小學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

今禮記作學于學戈釋文盤庚教戶教反下如字今釋文脫

此三字葉欽及注疏本皆有先師學士盧召弓云下文無教字下如

字當改爲又如字案陸先音戶教反則讀爲教復云又

如字則依字讀爲學也此蓋馬鄭王等說非孔義

拜經日記卷第五

經六千七百九十八字
注六百九十七字

日五

九

拜經日記第六

武進臧氏學

內閣學士阮伯元補箋毛詩督學山左時節錄下問
郵寄至楚來書自言語多武斷質之同志不以爲謬
則當編錄付梓庸因直抒鄙見質之閣學自定焉茲
節記要語以自省覽

蒙伐有苑

蒙伐有苑補箋曰伐讀爲戡釋文伐或作戡戡即戡之
譌 案玉篇盾部戡盾也詩曰蒙戡有苑本亦作伐又
戡同上足證戡爲戡之譌也箋云畫雜羽之文曰伐不

六千八百五

日六

一

云羽飾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補箋曰韓詩作禕隋漢志郁夷師古以爲韓
詩 案羔羊釋文云委蛇韓詩作透迤此真韓詩也衡
方碑有禕隋在公之文洪适臆云出韓詩內傳王伯厚
誤信之采人詩考羔羊篇郁夷亦非韓詩辨見玉林先
生經義雜記

皇父卿士

皇父卿士補箋從毛以爲幽王時詩又自謂即常武之
皇父卿士司徒下六人俱良臣王不用退居於向詩人

責之 案孔仲達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見常武常

正義

武與此必是兩人如厲王時有家伯幽王時有家父春秋時亦有仍叔春秋時亦有仍叔家仍皆氏伯叔父並字皇父既是妻黨王奔彘後當即屏黜共和執政更擢其族類之賢者後宣王征淮徐命之為將也因作都而之向遂將其屬臣盡去工畢當仍反於朝非為退老計幽王時尹氏為太師故箋不從毛傳正義曰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此可見其專權擅恣老成亦畏懼之心不願而強以去也厲王有利臣榮夷公幽王有讒佞臣虢石父暴公俱非妻黨故不

大分力〇八

目六

二

在七人之列微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讀此而酷虐驕狠之情形口角恍如目見耳聞而皇父之罪狀定矣又况蓄斂臣遷富民逼脅老成空王邑以實其私都經有明文賢臣豈若是乎舉一皇父之罪而六人之罪統此矣若以徹牆屋田汙萊為事王之禮則自古絕無經傳不見且何可以為訓段若膺云田以祭祖豈可聽其盡汙向既是皇父之采邑豈有王之三公共往居之至兩無正正大夫離居云云則箋以為厲王流彘後事不可易也古今人表以皇父等七人同幽王褒姒列於下下與毛傳同鄭注序云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

第因改之耳此序本作刺厲王篇在六月上為毛公移

改之明文使毛無此事鄭不得誣加之劉向封事曰幽

厲之際朝廷不和引詩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篇

為證而下云此後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劉

子政亦以角弓正月為刺幽王十月之交小旻為刺厲

王故上下皆幽厲並舉五行志下下劉歆曰於詩十月

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注

引詩艷妻煽方處云艷或作閭嬪妾姓也谷永傳曰昔

褒姒用國宗周呂喪閭妻驕扇日呂不臧師古曰魯詩

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

大分力〇七

目六

三

甚此必本舊注又曰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

端抑褒閭之亂又曰後宮親屬饒之呂財勿與政事呂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又外戚傳哀褒閭之為邇然

則鄭以此詩為刺厲王本魯詩之經劉向父子皆然非

據緯候之文特緯候出於漢世與魯詩說同耳漢書注

云閭嬪妾姓中候曰剡以配姬是厲王嬖妻乃閭氏女

與幽王後后姒姓不同當從魯詩作閭為正毛詩作艷

中候作剡並聲近假借字王肅皇甫謐六經之蠹賊也

其言多不足據即以此四篇為刺幽王名雖從毛實欲

異鄭耳書名補箋似不當舍鄭而從王肅也

曰子不臧

曰子不臧補箋從王肅作臧 案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此戕殘之實肅改作臧猶上文豈曰不時也然此經無豈字則文實不順凡鄭改字皆具於箋尊鄭學者不宜反刪削之陸德明云孫毓朋於王既黨於王故不言王改而反以為鄭改釋文別之云王作臧是陸氏不從王也正義述毛說亦作戕蓋俱以作臧為肅所私改

伐木倚矣

伐木倚矣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也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

大義多二 曰六 四

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補箋用幽風傳以此傳箋為非 案左傳襄十四年言晉之伐秦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杜云倚其足踣僵也是禦其上謂之角當其下謂之倚皆先約束而後踣之對文則上下殊制散舉則角倚通言故七月傳云角而束之曰倚不分上下此傳云倚其巔是上亦可言倚也與七月傳本無異經先言伐木析薪後言倚矣地矣玩兩矣字神情知傳箋說頗精細伐木之欲其踣猶捕鹿之欲其踣也角倚而後踣之是不妄踣也伐木曰倚析薪曰地義有不容假借

者若祇言喻被讒如木遭伐析則兩事并為一矣孫炎注爾雅云斯析之離也詩墓門斧以斯之是析薪者必隨木之理七月正義引襄十四年傳知經本作倚彼女桑毛傳角而束之曰倚正用左氏今本作倚字之譌也

秩秩大猷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補箋議其疎書平秩東作史記秩作程

案程有進義又說文凡云讀若者擬其音非釋其義然音同者義亦相近如此經秩秩與大猷連文秩秩自當有大義故說文載字訓大而音與秩同是秩有大義之證也引之案秩秩訓進必有意義然終不若訓大之長 說文越字訓走而音與

大義多二 曰六 五

秩同是秩有走義之證也呈失聲近義同故程秩字皆有走進之義即次第亦進也毛傳云進智者謂智者進其謀而聖人定之釋詁猷謀也莫定也又毛傳本文當云秩秩大猷進知也後人以經傳傳遂刪改全句祇以秩秩兩字舉之因覺迂疏難通

春秋經傳源流考

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

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
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
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
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
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上相虞卿上采春秋下
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
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
六三卷之二
小九十一
日六
六
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麻譜
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曰宋有公孫固與荀孟
述蓋齊人轅固傳詩者庸案大史公以公孫固與荀孟
韓非同列便可知為六國時人矣乃以漢之轅固當之
妄甚漢志有公孫固
一篇與齊閔王同時
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
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
不出書吾已矣夫十三字何本公羊傳無顏淵死孔子曰天喪子
何本公羊有子路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子曰弗乎
死子曰天祝予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
史公正本董生之言公羊宣十六年傳新周惠定字謂
當作親周是也殷宋也張守節以殷字下屬訓為中失
其義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士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
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
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
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
六三卷之三
小九十三
日六
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
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
是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
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此孔
時事恕敘弟子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散游故及之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
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
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
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今上即位招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

大司馬

目六

九

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楮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服案漢書作段仲温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固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平津侯主父列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 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

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

大司馬

目六

九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知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 穀

梁傳十一卷穀梁子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

卷無有錄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 張氏

微十篇案蓋張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案 公羊

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

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

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附儒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

為齊稷下祭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法家 韓

子五十五篇非名 雜家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

士作 案上七家太 史公言及故附錄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舊

義和貴據春秋正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

尚書案先師六藝論本此與玉藻動則 周室既衰載籍

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紀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

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

以成罰假日月以定麻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

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

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案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史記十二

子日吾因其行事而加吾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

行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又故魯

資也故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

又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檠晉厲之刑刻意者皆

不得以壽終然則七十子言春秋蓋人人殊矣閔子

子騫其言不概見公肩子龍字也鄭康成云楚人子池

表亦稱公肩子石公孫龍字也鄭康成云楚人子池

疑當作子游史記家語弟子無字子池者孔子作故論

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此篇兩言子夏而無子游故論

本書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

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

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

師夾氏未有書案王吉傳云吉兼通

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

時博 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案儒林傳云

春秋授而瑕丘江公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

時丞相史尹咸呂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巳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

大司馬

日六

三

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節令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瑯琊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贏公成於眭孟疎廣字孟卿廣授瑯琊邪筦

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案彭宋本釋文皓引浩公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敏疾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曰問丞相章賢長信少府夏

大司馬

日六

三

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上善穀梁說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案當從晉灼作由章見蕭該音義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曰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時光祿勳王龔目外屬內卿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
哀帝內之目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
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
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上於是出龔等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
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
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
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

目六

西

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
善之上書數目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大傅薦禹於宣帝
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
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
梧陳欽子佚目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
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集解孔安國
曰左丘明魯大史

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案太史公言吳起之屬受業於

子夏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
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春秋序正義

釋文序錄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
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大史氏因魯史記
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
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
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
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
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案弟
而異言以又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
下見漢志

目六

西

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
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
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
京兆尹張敞及待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
之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
傳尹更始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
護護授蒼梧陳欽案此蓋本劉氏別錄
說文解字序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古文孔
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

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區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

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

裏春秋序正義案觀周孔子家語第十一篇名也今本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君蓋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苒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

日六 六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杜預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

亡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

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

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

案釋道戰國後徵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

廣韻十八尤丘亦姓風俗通曰魯左丘明之後案廣韻

載漢復姓凡四十四而左丘不與焉可知傳春秋者姓丘而非姓左丘矣蓋姓丘名明故多稱丘明左其官也

古有左史右史或言姓左及左丘似皆非

楊士助曰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漢志無名字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穀梁序疏案楊氏言受授源流亦必有本

鄭康成釋廢疾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

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織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

穀梁也禮記正義十二王制案先師亦以穀梁在公羊之前與桓譚說同

廣韻十陽梁復姓魯有穀梁赤治春秋

小三万六 日六 七

釋文序錄穀梁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

云名倣案倣字舊作淑孝經序正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

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

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公羊疏一

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序疏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

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

識公羊
序疏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何休注云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
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
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何邵公公羊經傳解詁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
其正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
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鄭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
子羸公羸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漢書儒林傳
避諱作嚴彭

六三十九
小三十九

日六

太

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儒林傳
作冷豐劉向儒林傳無楚
元王傳云宜

帝詔向受王彥案王當作王儒林傳
穀梁春秋作任公公羊序疏

釋文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

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

六藝論云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

事左史記言禮記正義二十九
羊疏一御覽六百八孔子既西狩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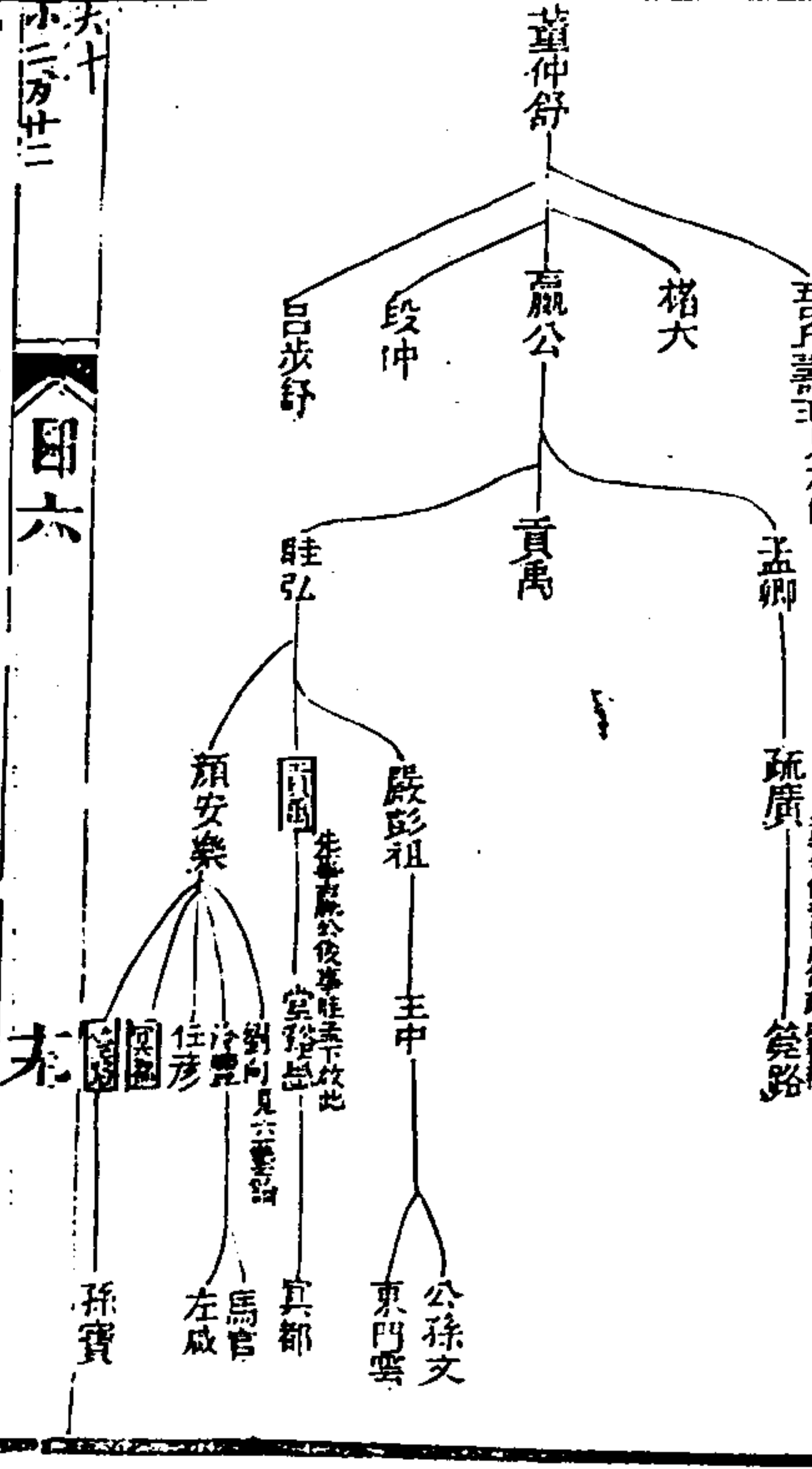
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春秋正義一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公羊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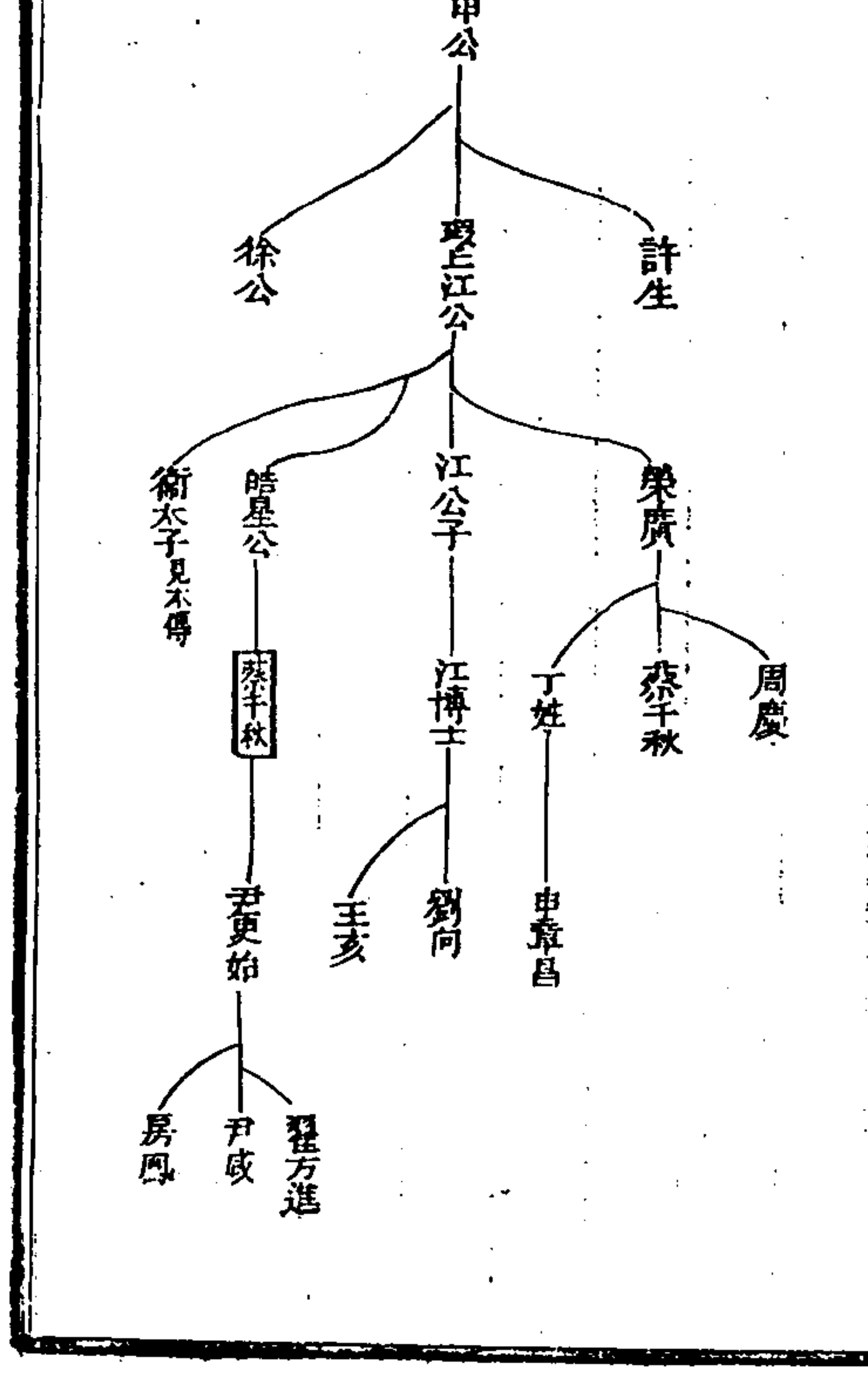
右輯漢以前言春秋者作春秋經傳源流考考

春秋者或有取於斯當不以抄襲陳言見晒也

公羊傳經表 近有作通經表者以董生所授公羊學盡
後檢范蔚宗後漢書已誤為有所承襲然也不料六朝
人亦粗疏至此若太史公書鄭氏六藝論皆與班書合



穀梁傳經表



拜經日記卷第六

經六千四百六十六字
注一千四百八十七字

大七

目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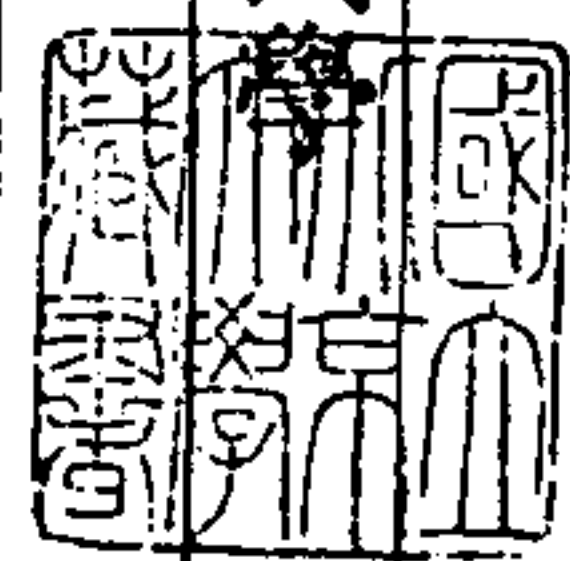
三



拜經日記第七

武進臧氏

應侯慎德



侍御史孫詒穀著家語疏證刻既成屬庸以校讐之役
因為補證若干條茲據弟子行引詩應侯慎德案詩毛
氏古文作順德三家詩今文作慎德據淮南易古文費
氏作慎德京氏今文作順德鄭君先通京氏易箋詩引
用之易即京氏本故作順字王弼注亦費氏易當與康
成同作慎字釋文大書以順德注云本又作慎師同是
也本作慎德陸氏不從而陸氏之師則同作慎德矣朱

日七

子本義云王肅順作慎此誤讀釋文也釋文云以順德

王肅作據德明師作慎知王弼本作慎據王弼本作慎

知鄭本作慎許叔重傳易孟氏為古文而虞翻五世傳

孟氏易亦作慎字與費氏古文正合李鼎祚集解載虞

注云二之五艮為慎故慎德王肅注詩自云述毛其詩

必作慎字唐定本作慎德即為王肅所誤也先師好古

學故於詩從毛氏作順於易從費氏作慎王肅好異鄭

故鄭詩作順德王肅必改為慎德鄭易作慎德王肅必

改為順德既改詩作慎德恐人以鄭箋本難之因偽撰

於家語託聖人之書以為證甚矣王肅為六經之蠹賊

先師之罪人也

申續

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北溟鯤曰史記索隱引

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為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

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案當

繚字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

義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子周然則司馬貞

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

王肅偽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上一字取

字取公伯繚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為足以相混也

大言九曰七

論語音義引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

卷七載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

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堂與振聲相近故論語作申

振史記作申堂毛詩著俟我乎堂兮鄭箋云堂當為振

可證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

人據誤本家語所改困學紀聞當本作申堂鄭注論語

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鄭注禮記檀弓遇仲尼弟索隱

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振鄭元云申振魯人弟子也蓋

申堂是振不疑句以振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

鄭注論語以申振為申堂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融

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庸述鄭注

論語知康成往往用其師說公伯僚之注鄭義雖亾知

必與馬同以為弟子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

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益可證公伯僚為弟子矣王肅

好與鄭難因愬子路一事得間遂於家語削去公伯僚

古本家語當其注論語必不以僚為弟子索隱引譙周

云疑公伯僚是譏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

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間以難鄭者也

總角卅兮

詩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毛傳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

大言九田七

箋云少自脩飾卅然而穉說文萑鴟屬从佳从卅有毛

角讀若和卅羊角也象形讀若萑苜目不正也从卅从

目讀若未芊祥也从卅象頭角足尾之形五經文字卅

工瓦反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作卅無中一卅古患

反見詩風字林不見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為古矧

字案卅即角象形也故經曰總角卅兮張參謂俗作卅

無中一與甫田正合是也萑有毛角故从卅卅為羊角

象其形也羊頭从卅象其角也無中一者是有者蓋因

卅字而衍今說文石部矧下載卅字云古文矧周禮有

卅人此當是後人所改疑本作周禮作卅古文以為矧

字張參所見本尙未誤故據之說文既以為古矧字則音古患反是也

汜汜兩義

左傳史漢之汜水音祀在成臯如淳劉昭以襄城之南汜當之張晏又以濟陰之汜水當之陸德明亦出祀凡兩音深滋學者之惑矣宋王觀國撰學林知汜水當音祀音凡非而不知南汜本音凡王氏又以中牟之汜澤共縣之汎城相混則理絲而益之亂矣余弟和貴知其說之有誤家書來楚館請為考定因作汜水考一汜城考二汜澤考三汎城考四汜水之陽考五左氏傳汜祭連文而鄭有兩祭故祭城考第六作竟以詒和貴審此而地理之學易易矣

汜水

汜水在成臯左傳成四年晉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杜注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釋文汜音凡注同或音祀正義曰既為晉之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已為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汜今汜水上源為汜谷案正義辨證甚是勝於釋文多矣史記秦本紀韓獻成臯鞏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之號國亦鄭之制邑又名虎牢漢之成臯 漢書高帝紀

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凡案作祀後人據師古注改汜如氏本音也今改正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案舊讀謂如淳張晏等也鄉音自古相沿最真地理志河南郡有成臯縣 續漢郡國志河南郡成臯縣有汜水劉昭注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汜 說文汜水別復入也从水已聲詩曰江有汜詳里切 爾雅釋水決復入為汜郭注

汜城

汜城在襄城左傳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於汜杜注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釋文汜音凡後皆同正義曰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於汜及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為南汜 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注汜鄭地在襄城縣南釋文汜音凡 襄二十六年涉于汜而歸注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釋文汜音凡徐扶

水出去復還案郭景純蓋音已已止也水出復入止也釋文汜音似 詩召南江有汜毛傳決復入為汜案蓋喻勝亦得歸人也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勝宜俱行釋文汜音祀

嚴反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
 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
 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
 城也今置關於其下水經注 昭五年鄭伯勞子蕩於
 汜注汜鄭地釋文汜徐扶嚴反 國語十晉語四襄王
 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韋解汜地名 漢書匈奴列
 傳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
 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案此注襲京氏
 春秋土地名
 地理志潁川郡有襄城縣 續漢郡國志潁川郡襄
 城縣有汜城劉昭注引杜預曰在縣南周襄王所處
 汜大三百五
 小九 日七 六
 說文浮汜也汜濫也从水已聲孚梵切汎浮貌从水凡
 聲孚梵切
 汜澤
 汜澤在中 左傳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秦軍汜南注
 此東汜也在熒陽中牟縣釋文汜音凡正義曰劉炫云
 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於汜注云鄭南汜也釋例土地
 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
 鄭師於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
 秦軍汜南晉伐鄭師於汜熒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杜
 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 襄九年諸

侯伐鄭甲戌師於汜注衆軍遂聚汜汜鄭地東汜釋文
 汜音汎 爾雅釋地鄭有圃田郭注今熒陽中牟縣西
 圃田澤是也 詩車攻東有圃草箋云圃草者圃田之
 草也鄭有圃田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
 圃田注云圃田在中牟 左傳僖三十三年鄭之有原
 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注
 熒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牟
 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
 之疆內春秋正義哀九年
 史記集解趙世家 續漢書郡國志中牟縣有
 圃田澤 案杜元凱以鄭有南汜東汜劉元卿云尋討
 傳文未見今考杜注東汜及圃田皆云在熒陽中牟縣
 兩漢志中牟皆有圃田澤而無汜澤疑汜澤即圃田澤
 甫已一聲之轉耳毛詩車攻傳云圃大也汜亦廣博汎
 大之意傳曰原圃原亦大也識此以俟考
 汎城
 汎城在共 春秋經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凡伯
 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汎城案舊作凡
 城今據釋
 文改 釋文汎城音凡 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汎
 于解次于任人注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
 解釋文汎音凡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 續漢

郡國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 案杜注未言汎爲何邑今考河內周地凡伯周卿士食采汎城此汎蓋卽汎非鄭邑也汎汎音義並同見說文

汎水之陽

汎水之陽在濟陰 史記高祖本紀五年還至定陶乃卽皇帝位汎水之陽正義曰汎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卽

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 漢書高帝本紀漢王卽皇帝位於汎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汎愛宏大而潤

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

濟陰是也音敷劔反 地理志濟陰郡定陶故曹國周

大音五

日七

水

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 續漢

郡國志濟陰郡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

祭城

祭城一在河南熒陽一在陳留長垣 春秋經隱元年祭伯來注祭伯爲

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胙也正義曰凡祭闕 釋例云祭城在河

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史記正義 成四年晉伐

鄭取汎祭注汎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汎水 國語周語

祭公謀父韋昭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

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胙也 史記高祖

本紀漢王軍熒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熒陽縣西一十五里今鄭州東北一十五里有祭城又引太康地理記曰秦建敖倉於

成臯 漢書高帝本紀漢與楚戰熒陽南京索間破之

築甬道漢河呂取敖倉粟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

索亭孟康曰敖地名在熒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地理志河南郡有熒陽有成臯故虎牢或曰制 續漢

書郡國志河南尹熒陽有敖亭劉昭注周宣王狩於敖

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鎬之間秦立爲敖倉 詩車

攻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熒陽以上爲河南之

四百零九

日七

九

祭城左傳桓十一年祭封人仲足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

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 漢書地

理志陳留郡有長垣縣 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長垣

有祭城劉昭注杜預曰鄭祭封人仲邑 案杜注成四

年傳祗云祭鄭地而不詳何邑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

有敖倉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熒陽縣西今東北有祭

城則祭城在熒陽矣左氏傳汎祭連文邑當接壤班志

熒陽成臯並隸河南太康地志以敖倉在成臯蓋漢晉

建置微異也鄭康成云敖近熒陽孟公休云敖在熒陽

司馬紹統云熒陽有敖亭與釋例所謂祭城上有敖倉

可互相證此為周公肩之本國陳留之祭則鄭之邊邑也
以上為陳留長垣之祭城

王度記

王度記大戴禮篇名也本孔冲遠說以其不列學官故梁劉

昭稱此篇為逸禮劉向別錄云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

于髡等所說也見禮記疏四十三案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

學駟衍淳于髡田駟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

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

說之士期會於稷下然則王度記與孟子同時今小戴

六百五十五

目七

十

記王制又在孟子之後存亡固有幸不幸歟周禮六官

之長皆卿為之而以冢宰一人如天子之大夫則與周

禮不合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而以天子駕六夫

夫駕三則與毛詩不合然究為秦以前古書或雜異代

之禮不可遽以周制難之東漢作白虎通唐初撰禮正

義往往據以為說玉林先生困學鈔逸經中有王度記

茲敬述之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白虎通

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白虎通上臣致仕於君者養

之以其祿之半白虎通上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

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注案王制夫若無族則里尹主

王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
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

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白虎通下文質篇

藝文云三禮義宗王度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

得環乃去禮記正義四曲禮下案白虎通上諫諍篇

王度記曰反之以環引王度記有天子以鬯諸侯以薰

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周禮十九卷人鬯人

鬯諸侯以薰禮記正義十二王制引王度記云天子

以鬯諸侯以薰案白虎通下考黜篇引王度記曰天

子鬯諸侯以薰大夫天子諸侯一娶九女白虎通下天子

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正

六二方五八日七

義三之二于旄引異義續漢書注二十九與服志上

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

一書正義五五子之歌云案王度記天子駕六公

羊傳隱六年疏異義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

卿駕四大夫駕三

王制

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

制之書案史記封禪書言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

士與諸生草改麻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

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見漢書郊祀志上盧尚書之

言蓋本此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

為記先王之法不從盧君說為漢制又案劉向別錄云文帝時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見史記索隱而禮記王制祇有班爵祭祀養老之文並無言服制兵制者則此非漢文時書審矣且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制度則劉向別錄禮記本有王制與漢文所造兩列而不容混一故先師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禮記正義所記先王之事禮記正義又答臨孝存周禮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禮記正義是可知王制在孔孟之後六國之時與王度記相後先蓋秦猶未焚書故先王之制尚存梗概必非漢人

公孫臣輩所為也 日七 廿三

皐澤也

詩縣廼立皐門皐門有仇毛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仇高貌正義曰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哲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春秋左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釋文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也案詩鶴鳴鶴鳴于九皐毛傳皐澤也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蓋以皐為古澤字毛韓義

同也鄭箋云皐澤中水溢左氏傳為古文故澤門字亦作皐門詩正義所據必賈服古本玩杜注知正文竟作澤字理雖不乖而文則非其舊陸德明所見本猶有作皐門者與詩正義正合是可證古本之當從矣祇緣所據杜書是澤字故反斥為誤耳

楚辭章句多魯詩說

王叔師楚辭章句所引詩或與韓毛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其詁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較毛鄭為長者茲纂錄叔師之說附以傳箋及爾雅諸書參訂之讀詩者或有考於斯卷一離騷朕皇考曰

伯庸注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雍傳烈考武王也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注武跡也詩曰履帝武

敏歆生民傳武迹爾雅釋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縣聿皆作日奔走

上日疏附相道前後日先後喻德宣譽日奔走武功折衝日禦侮案七月日為改歲食貨志作聿為改歲角弓見曉日消楚元月日為改歲食貨志作聿為改歲角弓字抑日喪厥國韓詩作聿喪漢書魯詩為多劉子政亦習魯詩是毛詩古文作日韓魯詩今文作聿也文王聿脩厥德毛傳聿述也正義曰聿述釋文作聿也文王聿爾雅訓聿為述蓋日為述言二字音義並同此經似作聿訓述較順箋云我念之日是作如字讀 蹇朝諄而夕替注諄諫也詩曰諄予不顧墓門歌以諫之傳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釋文訊又作諄韓詩諄諫也案爾雅諄告也說文諄讓也為告為諫並當作諄今詩作

此與韓詩義同怨靈脩之浩蕩兮注浩猶浩浩蕩猶蕩

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宛丘作湯傳湯蕩也箋

師說較箋義為長玉林公言三家詩每以詁訓代正

經如毛傳湯蕩也而此正文直作子之蕩兮可證衆

女嫉余之蛾眉兮注蛾眉好貌蛾一作娥眉若膺說詩

娥眉離騷及招魂注並云娥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案

外戚列傳上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尚

正作娥延佇乎吾將反注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案又

司命注燕燕傳步余馬於蘭皋兮注澤曲曰皋詩云鶴

鳴于九臯臯九折之澤此與韓詩義同養菴施以盈

室兮注蕢蒺藜也菴王芻也菴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蕢

又曰終朝采芣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

大三百廿九 日七 古

毛詩蕢作茨傳蕢蒺藜也菴作綠夫何熒獨而不余聽

箋云綠王芻也菴正字綠假借字熒獨也澆身被服強圉

注熒孤也詩曰哀此熒獨正月熒作博澆身被服強圉

今注強圉多力也書敘傳下會是強圉師古注引詩同

望瑤臺之偃蹇兮注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木

傳瓊瑤美玉釋文引說文云美玉首章正義曰下傳曰

瓊瑤美石又曰瑤言美石玳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

雜也是孔本傳見有娥之佚女注有娥國名佚美也謂

帝譽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

拜經日記 卷七

師本此訓振為糧而引詩以證則詩當作乃裏餼糧矣

論語在陳絕糧鄭本作振注云振糧也與此注可互證

釋文糧本亦作糧糧也卷二九歌東皇太一璆璆鳴兮

疑本作本亦作振糧也卷二九歌東皇太一璆璆鳴兮

琳琅注璆璆聲也詩曰佩玉璆璆將將鳴玉而後行正

辨作璆璆席兮玉璆注瑤石之次王者詩曰報之以瓊瑤

上雲中君極勞心兮懔懔注懔懔憂心貌草蟲憂心忡

衝衝也三家詩必有作憂心懔懔者廣湘君聊逍遙兮

容與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以遊燕此作狐裘

蓋涉下大司命乘龍兮麟麟注麟麟車聲詩云有車麟

麟也車聲傳鄰鄰車聲麟結桂枝兮延佇注佇立也詩

曰佇立以泣見上少司命晞女髮兮陽之阿注晞乾也詩

大三百廿八 日七 十五

曰匪陽不晞晞露傳山鬼子慕予兮善窈窕注窈窕好

貌詩曰窈窕淑女關雎傳窈窕幽閒也釋文引王肅正

與此東風飄兮神靈雨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匪風

飄兮靈雨輪兮繫四馬注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有容

也卷三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注言解居父聘吳

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

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

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墓門

他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墓門

一一五

乃為之歌與此合但采桑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注蒼鳥

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

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大明維

時維鷹揚箋云鷹鸞鳥也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注投

奔也燠温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奔之於冰上有

鳥以翼覆焉温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

冰鳥覆翼之生民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正義

卷四九章惜誦固頌言不可結詒兮注詒遺也詩曰

詒我德音也子衿子寧不嗣音釋文嗣音韓詩作魂中

道而無杭注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杭一作航河廣傳

與滋菊兮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載芣芣播哀郢登

大墳以遠望兮注水中高者為墳詩曰遵彼汝墳汝墳

大防也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正義曰墳大防釋文

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

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案爾雅釋水汝為墳注詩曰

遵彼汝墳皆大水厓曰墳案爾雅釋水汝為墳注詩曰

之非汝墳皆大水厓曰墳案爾雅釋水汝為墳注詩曰

釋文墳符云反字林說文水部洧小流也爾雅曰洧為洧

可知舍人樊光李巡孫炎等本皆作汝為洧故說文字

林皆於洧下引爾雅洧洧是郭惑於汝墳之歌改兩雅

名與釋丘之墳大防迥異乃郭惑於汝墳之歌改兩雅

似亦同郭作墳字會不知夏之為丘兮注夏大殿也詩

而義則與古合也

云於我乎夏屋渠渠又見招魂注權懷沙孔靜幽默注

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破斧箋云其矇矇謂之不章注

矇盲者也詩云矇矇奏工靈臺工作公傳有矇子而無

瞽以為無明注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有瞽傳瞽樂

也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注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

既醉傳類善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

同叔師與春秋傳曰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案傳箋不

毛公義近悲回風孰能思而不隱兮注隱憂也詩曰如

有隱憂柏舟傳吸湛露之浮源兮注湛厚也詩曰湛湛

露斯湛露傳湛湛卷五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注耿耿

猶傲傲不寐貌也詩云耿耿不寐又見哀時命耀靈暈

而西征注靈暈電貌詩云暈暈震電十月之交暈作暈

順凱風以從遊兮注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凱風

凱風謂之卷八九辯時靈靈而過中兮注靈靈進貌詩云

靈靈文王文王傳靈靈勉也案文選注吳都賦引韓詩

下之靈靈者靈靈進也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

注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又見九懷惜賢注隰有蓂

也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注詩云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伐檀傳

乃肯受祿願皓日之顯行兮注日以喻君詩云杲杲

出日今計專專之不可化兮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卷九招魂材狼從目往來侏侏些注侏侏往來聲也

詩曰旻旻征夫一作莘皇華賦旻征夫傳旻衆多之貌案玉篇廣韻引作旻國語韓皆引作莘冬有突夏注厦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

渠渠厦一作夏見朱塵筵些注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行葦傳肆筵設席重席也案几字涉下文而誤砥室翠翹注砥石也詩曰其平

如砥大東傳如砥射遞代些注射獸也詩云服之無射葛覃作數傳數厭也案禮記緇衣引詩服之無射爾雅

是後人依毛詩改釋文射字又作數可證蓋毛詩作數正字三家詩作射假借字禮記爾雅皆今文之學故俱作射被文服織麗而不奇些注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

文王不顯顯也維天之命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

此與讀娛酒不廢沈日夜些注或曰娛酒不發發且也大乃九日七

詩云明發不寐小宛傳明發發夕至明案載驅齊子發發且也長發元王桓撥釋文云撥韓詩

常棣釋文云淮韓詩作耽此作沈沈蓋後人所改菘蘋齊葉兮白芷生注據時

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采薇卷十

大招域傷躬只注域短狐也詩云為鬼為蜮何人斯傳御覽引韓詩內

傳短狐水神也吳酸蒿蕙注蕙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蕙韻十九侯引作采案木言刈草言采以娛昔只注

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昔一作夕類弁樂雜鶯鷦只注鶯鷦鷦也詩云有鶯在梁傳鶯鷦田邑千畛注畛田上道也詩云徂隰徂畛載麥

場也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卷十三七諫沈江偃王行其仁義兮荆

文寤而徐亡注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

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於高作既入于謝于邑世何周道之平易兮注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見西

施媿媿而不得見兮注媿媿好貌也詩曰好人媿媿也

葛屨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爾雅釋訓媿媿安也也注好人安詳之容案爾雅釋詩叔師引經正合自悲

微霜降之蒙蒙注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蒙東山零雨義亦引作蒙謬諫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注詩曰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木伐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卷

十四哀時命夫何予生之不邁時注邁遇也詩云邁閔

既多閔一作愍抑柏舟觀閔既多傳閔病也案於棊桑注祛袖也詩云羔裘豹祛羔裘傳卷十五九懷

通路假寐兮愍斯注不脫冠帶而卧曰假寐詩云假寐

永歎小弁箋不脫冠陶壅羨余術兮可夷注詩云既見

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草蟲亦既觀止我心則夷傳夷傳夷說也卷十六九歎逢紛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注藹藹盛

組簡兮傳組綴組也御衆有文章魂眷眷而獨逝注春

眷顧貌詩云眷眷懷顧有往仕之志怨思征夫勞於

周行兮注行道也詩云君若公子行彼周道大東傳

亦韻然叔師訓行爲道而引詩以證則本作行可知釋

文佛佛作耀耀而義別叔師以耀耀爲若若亦爲好貌與

廣雅皆若青蠅之偽質兮注偽猶變也青蠅變白使黑

變黑成白以喻讒佞詩云營營青蠅青蠅箋云與者蠅

汗黑使白喻佞山中檻檻注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

檻大車傳檻檻也遠逝志隱隱而鬱怫兮注隱隱憂也詩

云憂心殷殷一作隱隱北門憂心殷殷箋云心爲之憂

憂也又桑柔憂心慙慙釋文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

魯詩之學樊本必作隱隱憂也而引詩云憂心隱隱

隱隱可證也悲情慨慨而長懷兮注慨慨歎貌也詩云

慨我寤歎下泉傳作愴愴云愴愴

問也詩云執訊獲醜采芑箋亦霧宵晦以紛紛注宵夜

也詩云肅肅宵征小星傳欲酌醴以娛憂兮注醴醴酒

也詩云爲酒爲醴年豐惜賢夷蠢蠢之溷濁注蠢蠢無禮

義貌也詩云蠢爾蠻荆采芑傳覽芷圃之蠶蠶注圃野

樹也詩云東有圃草車攻今作甫草唐石經元刻是圃

草也鄭有圃田結桂樹之旖旎兮注旖旎盛貌詩云旖

旖其華見時遲遲其日進兮注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

遲谷風傳遲遲遲行貌孰契契而委棟兮注契契憂貌也詩云契

契大東傳契契憂苦也案廣雅六釋訓

五易契本作契蓋毛詩作契三家詩作契廣雅據三家

詩本作契挈憂也與叔師引詩正合此注亦後人所改

有舊枝江湘油油注油油流貌也詩云河水油油

可證江湘油油注油油流貌也詩云河水油油

也王氏疏證以油油爲憂之異文憂心展轉注展轉

不寐貌詩云展轉反側案輟俗字當從此作展憂苦

登巘巘以長企兮注企立貌詩云企予望之河廣箋云

見之願假簧以舒憂兮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

鼓簧鹿鳴傳葛藟纍於桂樹兮注藟巨荒也藟緣也詩

曰葛藟纍之穆木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巨荒蓋陸元

正義俱誤作巨荒宋葉傳箋本

載釋文及葉鈔皆作荒與此合纍土驚於中字注纍炊

竈也詩云執爨蹠蹠楚茨傳爨爨爨也

云漑之釜鬻匪風傳泣下漑漑注漑漑流貌也詩云泣

涕漑漑菀彼青青注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菀一

作苑茂木也愍命耘藜藿與藟荷注耘耘也詩云千

耦其耘載懷椒聊之葭葭兮注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

也詩云劬勞於野鴻雁傳劬勞而瘠瘠注劬亦勞

馬瘠矣瘠病也甘棠枯於豐草兮注甘棠杜也詩云蔽

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本擇木沼水深兮注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

靈臺傳也遠遊服覺暗以殊俗兮注覺較也詩云有覺德

沼池也抑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正義曰釋詁云格較直

行也與覺字異音同案叔師以覺為較字與毛公合鄭

箋以覺為大立長庚以繼日注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

大東傳曰日出謂明星為啟明濟楊舟於會稽兮注楊

木名也詩云汎汎楊舟朱菽箋云楊木之舟

拜經日記卷第七

經六千七百三十三字
注三千三百八十九字

大七十九
小一五〇九

目七

廿

拜經日記第八

石經孟子

武進臧氏學

宋高宗御書石經有孟子可補唐開成石刻之闕余弟

和貴嘗取石本與今板本勘對可據是正者頗多今正

書石本附書板本以訂正焉若與注疏相同祇為集注

誤者不列梁惠王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本猶百姓

聞王鍾鼓之聲下亦作鍾案鍾鼓字經典通用鍾文王

事混夷今本作昆夷孫宣公音義作混夷召大師曰今

古皆作大古公亶甫亦作甫蓋毛詩古文必作父孟子

今文之學必作甫今本係依毛詩

所改明德堂本四書作古公亶甫籟食壺漿以迎王師

下亦作壺漿今侯我后今本侯我后侯我后侯我后

鄒與魯閔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下同

廣韻一送閔兵閔也又下降切俗作閔四絳閔說文云

矣公孫丑上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本作自

無有字和貴云石刻此句模糊細審之則有有字案正

義引經而釋之云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

自其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者也者言

濟成其欲者也亦可證上句有有字公孫丑下凶年飢歲

今本後人區別所改滕文公上其命惟新今本作維

禮記大學亦作其命惟新井地不鈞今本作鈞是人也

從金作鈞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今本同上作而後案

作然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今本作小人注疏無考是長幼有叙今本作序案正義曰長狐狸食之今本作詩七月取彼狐狸釋萬章上歸絜其身而已矣今本作古皆萬章下遲遲吾行也今本作遲遲說也今本作非王公之尊賢也和貴云案正義曰是士者有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是解經上句本無之也孔子奚取焉哉今本無哉字和貴以為脫誤文公下孔子奚取焉告子上或相倍徒而無筭者今本作石經算數盡心上有答問者下若在所禮而不答皆所盡心下矣盛既絜今本作遲遲吾行也今本作

矜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上特垂矜念毛詩傳矜憐也謂偏獨憂憐也案說文字統矜矜也廣韻一先云皆從矛令若從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案玉篇二字皆從矛令無矛今者也以上皆案爾雅釋言滄矜鹹苦也郭注滄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即大鹹釋文齡音矜本又作矜蓋矜苦字本作齡苦即大鹹故字从鹵陸德明作齡為正字玉篇鹵部齡苦也本釋言文廣雅字亦作齡唐石經及今本作矜為同聲假借字說文矛部矜矛柄也从矛今聲廣韻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字樣借為矜憐字案當作矜憐字二字並當為令聲爾雅釋訓矜憐撫

掩之也矜憐為疊韻詩鴻鴈爰及矜人傳矜憐也箋云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及說文字統訓矜為憐皆取聲韻相同也書秦誓上天矜於民音均表令聲聲齡字見爾雅廣雅玉篇而說文不載據慧苑所引知唐本說文矛部矜下有憐也一訓而今本止有矛柄之義後世字書韻學混淆致改玉篇誤从今唐以來字書遂無有作矜者矣猶幸慧苑書引毛詩傳及說文字統玉篇皆可藉以考正而慧苑又分矜矜二字當由習見作矜故強為區別耳宋板爾雅疏釋言矜苦也釋曰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又釋訓矜此仍誤憐撫掩之也釋曰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明道本國語卷七晉語一商銘曰嗷嗷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韋解矜大也又卷八晉語二驪姬曰今矜敵之善其志益廣韋解矜大也善善用眾案此皆誇矜自大之意字並从令鈕匪石云婁氏漢隸字源二十八山矜字注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至子矜寡鴻鴈史記有矜在民間曰虞舜此采自碑板知漢時故作矜字汪文盛本後漢書史弼傳論曰仁以矜物義以退身亦从令毛詩采苓令聲與顛信韻車鄰令聲與鄰顛韻故矜為哀憐或借為鯨寡字聲亦相近

若今聲則與顛顛等韻相去遠矣庸考令聲詩簡兮苓韻榛人定之方中零韻人田淵千東方未明令韻顛盧令令韻仁采苓苓韻巔信車鄰令韻顛鄰節南山令韻騁十月之交令韻寧小宛令韻鳴征生桑扈領韻屏苑柳矜韻天臻何草不黃矜韻元民桑柔矜韻旬民填天士冠禮令韻正左傳襄五年令韻定令聲詩標有梅今韻三子矜矜韻心音鹿鳴琴韻湛心常棣琴韻湛鼓鍾琴韻欽音南僭車牽琴韻心生民今韻歆瞻仰今韻深一為清真類一為侵蒸類二類畫然絕不相通假據鴻鴈傳作矜知苑柳何草不黃桑柔三篇經皆作矜大回力

目九

矣引之案矜之从令聲證方言一悛憮矜悼憮哀也廣雅一釋詁悛憮齡悼憮急哀也詩巷伯矜此勞人正義曰矜哀此勞人論語子張則哀矜而勿喜素又愷云漢原十六蒸載隸字論語殘碑石經矜字从令益人辛苦即哀傷哀憮義通故又訓哀又廣雅幾矜隍厲阝危也詩苑柳居以凶矜傳矜危也箋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益人哀苦則危殆居凶危之地亦可憮惜者也故又訓危又小爾雅廣言矜惜也書旅葵不矜細行正義曰不矜惜細行蓋誇矜亦自憮惜之意故又訓惜又方言二茫矜奄遽也郭注謂遽矜也廣雅萌趨矜遽也又疾窘迫道感矜亟緊急

也蓋茫遽急感之時多自矜惜故又訓急遽也循案矜足補正說文及唐宋以來字書之訛件逸失者

居德則忌

宋王觀國學林一云夬卦大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弼注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弼乃以則字為明字考夬之義則明禁之義為多也案正義曰其在身居德復須明其禁令蓋王輔嗣本作明忌考唐石經是則字甚明晰又李鼎祚集解載虞翻注云乾為德良為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則似本作大三百五十一

日八

則字蓋二字形相近故易溷禮記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云則當為明可證

棘子成

論語顏淵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列下上三國志秦宓傳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案何晏集解載鄭注云棘子成衛大夫蓋古論語作棘魯論語作革漢世通行魯論鄭校周本以齊古讀正也故毛詩文王有聲匪棘其欲禮記禮器作匪革其猶毛詩為古文禮記為今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煮棗端侯棘朱漢表作端侯

朱見漢書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案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

是月禫徙月樂

檀弓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注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蓋是月之文對下徙月立義而非蒙上祥縞之文乃書正義八說命中引王肅此注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以是月連上為義蓋欲創為二十五月而禫之說以難鄭故注上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云二

小廿一

日八

六

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與此注首尾相合孔仲達嘗正其說云謂大祥者縞冠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于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案孔氏引論語是日之文以證是月義至允協

寘于叢棘

易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周禮朝士注鄭司農引作係用徽纆示于叢棘今本作寘于茲據釋文案古文作寘是正字今文作示是聲近假借字毛詩古文也卷耳寘彼周行伐檀寘之河之干兮與鹿鳴示我周行敬之示我顯德行寘示二字畫然有別毛傳皆云寘置也鹿鳴傳以

周行為至道箋破之云示當作寘疑非是魯論禮記皆今文也故寘字作示八佾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宋書周朗傳云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此當本鄭注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鄭易本費氏古文雖王弼書亦然故俱作寘字周禮注所用蓋今文京氏易故作示仲師好古雖傳費易要功令所班誦習之本必京氏學也釋文謂劉表注亦作示

熙熙切切節節

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

六三九

日八

七

義切切然案正義本作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釋文亦作切切節節然云本作切切惇惇然今釋文作切切然云定本作切切惇惇然此後人刪改也正義曰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惇惇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惇惇依論語則俗本誤案毛公據古文論語作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今論語作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蓋魯學也節與惇聲相近故

文異毛詩不可休息韓詩作不可休息樂記論而不息
荀子樂論作辨而不認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兄弟
情悖朋友切切情熙音義並同與古論正合唐定本最
劣往往竄改舊文今注疏本又刪去惛惛二字益離其
本矣惟正義依俗本為得其真又陸氏撰釋文時無所
謂定本者此言定本作切切惛惛然當亦後人依孔疏
竄改也

私改周易集解

惠定宇氏經學之巨師也觀戴東原所為毛鄭詩考正
好逞臆說以奪舊學謬誤頗多益覺惠氏之遵守古義

六三有坤七
小九十九

日八

八

而發明之其功為不可及而好用古字頓改前人面目
以致疑惑來者亦非小失伊所校刻李鼎祚易集解其
經與開成石刻孔氏正義往往互異初以為有本後乃
疑之何其與古多合近在吳門得一明刻板勘對始知
雅雨堂叢書不足據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皆惠
所私改向為所欺至今斯覺意當世必有同受病者不
敢不為一告也茲正書舊本以惠改附訂焉叙曰元氣
氤氳惠作網縕今本同案釋文云網縕本又作結繩而
為罔罟惠罔作罔此經蓋取諸離惠作罔通書並同惠
八卦之商全不相通宋本乾鑿度皆作商廣韻尚分離
商以商為卦名案字書即有商字究不得盡改經典之

也故聖人見天下之曠惠作曠通書並同案釋文云曠
凡曠字皆當作曠可證周易集解卷第一而餘卷放此惠改題易傳
解是一書兩名矣考李氏自序云集復暑云李鼎祚集
十餘家而並無易傳之稱此正名之所必當先者乾文

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惠本刪兩平字云唐以後本不
王弼注云不為世俗所移易也是本有平字釋文云不
成名一本作不為世成平名則陸本亦祇此句無平字耳惠

據釋文下句之本而并刪上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惠作
句之經識雖大而心不小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惠作

言幾也安增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惠能作而云今
字又無所本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本而為能古文

惠據彼因改此能為而然安知鄭注此不寧鄭讀而日能
兼陽案釋文云嫌荀虞陸董作兼影宋故曰謙陽亦改作

小六高

日八

九

條尚合理而於字改作于字則屯雷雨之動滿盈惠作
非也凡經作于傳注皆作於屯雷雨之動滿盈惠作
今本形訛盈案正義引周氏云言雷雨二氣初相交動
以生養萬物故得滿盈又周氏褚氏云萬物盈滿則亨
通也是王弼本作盈也集解載虞翻注云震雷坎雨坤
為盈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是虞翻注云震雷坎雨坤
書音均表盈聲開君子以經綸惠作論案釋文引徐
聲同第十一部君子以經綸惠作論案釋文引徐
改訟終朝三褫之惠據此改詳九經古義案集解徒可反
日禡解也此褫字惠比王用三驅惠作歐案釋文引徐
改之未盡猶存其舊比王用三驅惠作歐案釋文引徐
文驅邑人不誠吉惠改戒小畜車說輻惠改輻說文引徐
尚德載惠本日子夏傳云今本得象傳德積載也惠亦改得
履虎尾不咥人亨惠集解引荀爽曰二五無利貞故無元以
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五無利貞故無元以

故无元而惠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 惠能作而云今本而
氏增經又引侯果曰雖能視眇者為能案虞翻注能為
而集解又曰視不足有明跛能履不足與行亦可
也故曰眇能視不足有明跛能履不足與行亦可
證慮改經字必上九視履考祥 惠改作詳案釋文考祥
有所不合者矣 然虞翻 泰包荒 惠作荒案釋文
氏曰苟作詳審也然虞翻 泰包荒 惠作荒案釋文
云祥善也改為詳反不 泰包荒 惠作荒案釋文
无往不復 惠作象曰无平不陂案釋文作象
以祿 惠榮作營案集解云營或作榮又引孔穎達曰不
榮為 同人乘其墉 惠作庸案釋文 大有大車以載 惠作
下同惟注中盧氏說尚作車字亦改之 匪其彭 惠作
未盡者案釋文作大車云蜀才作與 匪其彭 惠作
或為彭子夏作旁聲字之誤 明辯哲也 惠作折案釋
釋文彭子夏作旁聲字之誤 明辯哲也 惠作折案釋
祐之 惠作右以為古祐 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惠作折案
字見九經古義 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惠作折案

日八

十

鄭荀董蜀 豫朋盍簪 惠作哉案釋文 觀聖人以神道設
才作梓 翻注云以今本聖人下有以字案虞翻
教而天下服矣 翻注云以今本聖人下有以字案虞翻
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毛居正六經正義皆作勅惠改從之
作勅舊作勅紹與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勅又五
經文字下文部勅丑力反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唯整
字從此較據此則舊本集解作勅與宋監本及五經
文字合九經古義以勅亦非古字故反改從今本也
脂肉 惠改昔 剥六三剥之无咎 惠刪之案釋文作六三
无咎 君子得輿 惠改德車案釋文云得輿云一本作
非 君子得輿 惠改德車案釋文云得輿云一本作
子居此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則改之不合 无妄
又前改車為輿此改輿為車聖經可若是任意乎 无妄
天命不祐 佑馬作右案釋文云 大畜輝光日新 惠作輝
音輝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惠依虞改志案釋 輿說
輿說

惠改腹案虞翻 童牛之牯 惠改告案釋文云牯
云腹或作輓 童牛之牯 惠改告案釋文云牯
眈眈 惠改視為眈 大過有他吝 惠從唐石經
險以守其國 惠改視案釋文云
無所 祇既平 惠改視案釋文云
本也 祇既平 惠改視案釋文云
曰坤為土 惠改視案釋文云
釋文云平土 惠改視案釋文云
如其來如 惠改視案釋文云
說文而惠必欲改從古體 咸騰口說也 陸孔皆作騰惠
反失漢以來相傳之舊矣 咸騰口說也 陸孔皆作騰惠
虞作騰正義 恒振恒凶 振恒張作震 大壯壯于大輿之
輿 惠作壯于大輿之 振恒張作震 大壯壯于大輿之
案唐石經及注疏本皆同 釋文作詳正義單本作詳云
祥者善也 宋板及錢孫保影抄並同 古足利亦作不祥
六百五十八 日八 十

日八

十

也皆與集解舊本合 惠必欲改為詳審字以為古
文祥謬極集解引虞翻曰乾善為祥知本不作詳晉晉
如鼯鼠 惠改碩釋文 維用伐邑 惟改 睽其牛掣 惠改
釋文云掣鄭作掣說文作掣子夏作掣荀作掣並無有
與制通遠偽造掣 塞宜待也 虞翻曰良為時惠據此增
字說見九經古義 塞宜待也 虞翻曰良為時惠據此增
作宜待 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惠改甲宅云今
文宅而訛案釋文 解而拇 惠改母釋文 損君子以懲忿
室欲 惠改忿 尚合志也 惠尚 益利用為依遷國 惠作
夫其行趁趁 惠改次且案釋文次本亦作趁且本亦
勿用娶女 惠改取與唐石經及今本 羸豕孚蹢躅 惠作
案釋文言古文作 萃亨 虞翻曰體觀享祀故通惠以釋
蹢躅 惠據此改 萃亨 虞翻曰體觀享祀故通惠以釋

並無此字因刪經字刪注故通二字以求合其說庸
案注云故通是虞有亨字矣又引鄭注云有事而和通
故曰萃亨也是鄭有亨字矣疑釋文誤倒蓋本作馬鄭
陸虞等並同王肅本無此字幸有舊本可考得以正惠
氏刪改經齋咨涕洟謂陸希聲作資晁氏升君子以順德
注之失慎釋文云困剛揜也釋文云揜故惠從改來徐徐曰徐
順本又作慎慎以釋文云子震躋于九陵作於歸妹未
徐舒遲也惠以釋文云子震躋于九陵作於歸妹未
夏傳作茶茶因改從古字震躋于九陵作於歸妹未
當也惠據虞注改從古字震躋于九陵作於歸妹未
開也釋文云未當其時知本無位字旅喪牛于易終莫之
于易惠據此改爲喪牛之凶節則嗟若案離大
嗟之嗟釋文謂苟作嗟字爲差惠既濟婦喪其弗惠作弗夏作
據彼因欲盡改嗟字爲差惠既濟婦喪其弗惠作弗夏作
歸古易音訓晁繫辭八卦相盪釋文云盪衆家而成位
氏曰孟虞作弗繫辭八卦相盪釋文云盪衆家而成位
乎其中矣字云今本脫易字又改苟注故曰作故易釋
大一百一十
小九百一
文而成位乎其中馬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釋文云
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馬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釋文云
改爲據此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惠作天下云今本天下
一本作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云鮮鄭作分而爲二以
天地惠本脫乾之策下惠作冊聖人以此洗心惠改作先
象兩而字乾之策下惠作冊聖人以此洗心惠改作先
康伯讀爲洗案集解載韓注云洗濯萬成天下之壘壘
物之心知李氏之經亦同陸孔作洗矣成天下之壘壘
者莫大乎蒼龜惠登作媿媿大亦作莫大化而裁之
存乎變財惠據此改爲財繫辭下剝木爲舟剝木爲楫
惠作擗木爲舟剝木爲舟剝木爲舟剝木爲舟剝木爲舟
水爲楫皆見釋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釋文云柝說文
此改掘地爲曰惠作地爲曰往者屈也惠改八于其官誤於
小懲而大誡而大成小懲知小而謀大乾爲大謀案小知

對文惠改作知少云今本少天地網緼惠作壘壘此段
作小非是唐石經亦作小天地網緼惠作壘壘此段
障礙者而實復小而辯於物反同今本作辨初率其
自惠氏啓之復小而辯於物反同今本作辨初率其
辭惠注仍作率說卦傳爲矯輓王肅本云此宋馬鄭陸
虞作採集解載宋衷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釋文云科
說惠因改輓爲採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釋文云科
稟集解載虞注故惠改科爲折然集解又載宋衷注
仍作科訓爲空則與宋又不合矣故當各仍其舊也序
卦傳故受之以履本惠下增履者禮也四字入注履而泰然後
安惠刪而泰二字以爲衍文案有大者不可以盈惠作
有此皆依古音訓有而泰二字有大者不可以盈惠作
見氏引鄭注本改音訓有而泰二字有大者不可以盈惠作
音訓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惠依鄭本作終久於其所案
雜卦傳盛衰之始也音訓引陸氏曰鄭
大一百一十
小九百一
顏子短命
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集注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
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
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
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
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
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辭案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
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

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偽撰公羊傳哀十四年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

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為輔佐皆

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

之徵孔叢伯公羊通義曰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

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

語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

三年間也此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傳亦連述之矣

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

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

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

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

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

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

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

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

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

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江慎修孔子年

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說與余合魯哀季康之問皆

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反魯年時顏子新卒故聖

人迷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登書顏淵死者四而首

大百五

日八

古

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

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孔子六

陳蔡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

子展轉究覈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

其私說為獲罪聖門死不容誅矣禮堂案淮南子精神

注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又鄭康成駁五經

命死矣故曰天也此說更不足據異義云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

見禮記正義則鄭以顏子死在伯魚之後而異義以為

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則以顏子為先伯魚死

王肅喜其與鄭說異與家語年數可湊合因用其說以

稱鯉死為假設之辭案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

猶不然况聖賢乎可卽以駁許慎之說駁王肅也

直如

經義雜記以說文彳部無直字易屯卦屯如直如从說

文作直如今易作直為誤庸嘗見葉林宗影宋鈔釋文

作直如明監板汲古閣通志堂雅雨堂皆从之作直此

淺人據注疏本妄改也呂氏音訓曰直今本作直陸氏

曰張連反亦作直與葉鈔正合似伯恭所見釋文正書

直字而有注云亦作直今本無之蓋脫又漢書叙傳上

幽通賦曰紛屯直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師古曰易

直字而有注云亦作直今本無之蓋脫又漢書叙傳上

大百五

日八

古

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直如謂險難之時也直音竹延反然則漢唐舊本皆作直如許書作驢為古文世所不用經典文省作直今本因誤作適新刻抱經堂釋文未及改正姑附識此

變則通衍文

繫辭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釋文云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案變則通三字當衍經本以窮通相對無須變則通三字在中為過渡聯綴之文猶檀弓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惓惓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記本以喜惓相對而不必有舞斯惓一句為

卷之八

日八

十六

中間嬋接之文也李氏集解雜卦傳引干寶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夬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又唐趙蕤長短經是非篇是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兩引皆與陸氏所言合可證晉唐善本皆無變則通三字

騶虞

毛詩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騶虞之為獸名既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為圓名或以為馬名皆

不足據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又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春秋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又豐點為孟氏之御騶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為證而云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庸案此皆謬說也詩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蒼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周禮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

大易卷之八

日八

十七

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賈疏曰案異義古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嘆之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疑即周書之誤云騶虞獸名與毛詩同然則騶虞之為獸雖爾雅未載然見山海經北經周書會皆先秦古書自足為證不必孤求釋獸文故伏生撰書大傳鄭仲師注周禮並以爲獸且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又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鍾師騶虞狸首皆獸屬采蘋采芣皆草屬核之聖經賢序知毛傳確不可易而戴氏專喜苟駁前師自出新說究之皆誤韓魯說以騶虞為寧鳥獸官者此因騶虞連文遂統言之耳細分之則騶與虞

不同韓魯以虞為掌鳥獸官不以騶亦為掌鳥獸官也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
 同乎梁鄒詣合乎靈囿李善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鄒梁
 鄒者天子之田也又見後漢書注班固傳下又左太冲魏都賦顯文
 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淵林注魯詩傳曰古有梁
 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又賈誼新書禮篇引詩吁
 嗟乎騶虞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
 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是可證虞人為司獸
 之官而梁騶皆地名為天子田獵之囿之所在矣毛詩
 騶虞為獸名故騶字从馬韓魯詩鄒為天子田獵之地
 名故鄒字从邑當從文選東都賦作鄒為正李善注古
 詩十九首引琴操亦作鄒虞或作騶者涉毛詩文亂以
 韓魯說而考之新書禮篇知鄒與虞分說固屬有本然
 核之正經及序說周禮周書等終以毛傳為長而戴氏
 遽欲以韓魯改毛又不能深知韓魯之義而誤以騶為
 趣馬此後學之不能不為辨正也

逸周書騶虞

毛詩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鄭志答張逸
 問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曲阜孔叢伯廣林以王會
 無騶虞疑今本之脫案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

日八

太

日八

尤

獸大若虎五采畢其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
 里郭璞注引周書曰夾林會耳會耳若虎尾參於身
 案詩釋文引周書王會草木疏云尾長於身不
 履生草又引大傳云尾倍於身皆為騶虞之證食虎豹
 大傳謂之侄獸吾宜作虞也庸謂會耳即騶虞會與騶
 聲相近段氏六書音均表會聲畢按山海經依俗本周
 書改為尊非是耳當為吾字之誤也莊葆琛云耳當為
 牙即吾字此條校
 精確毛傳白虎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
 且詩傳既云騶虞義獸也而復云白虎則文意煩複周
 書無黑文盧學士以為今王會脫此二字是也又騶虞
 食自死之肉鍾師疏異義而周書云食虎豹此三字當
 因上文茲白鋸牙食虎豹而誤衍山海經注已如是又
 今本周書多所誤衍惟夾林從本書作央林為是餘宜
 悉據郭景純所引校正

包犧

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包本又作
 庖白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庸謂鄭康成王弼本為
 古文易兩漢人所引今文易為多古文則費氏是也今
 文則京氏等是也風俗通三皇篇云易稱古者伏羲氏
 之王天下也正同京氏易作伏此其明證下引包犧氏
 沒亦作伏羲氏沒而鄭王等古文易則作包

致遠以利天下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釋文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誦隨釋文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此馬下為韻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辭義俱足不通之所尚得相濟其為致遠不言可知又既言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煩更言致遠以利天下此六字蓋因下文誤衍陸氏云一本無此句是也或因此處誤衍而反刪去隨卦以利天下則大誤矣

大易

日八

子

為羊

易說卦傳兌為妾為羊釋文為羊虞作羔李鼎祚集解經注皆作羔案虞翻云兌為羊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若作羔為小羊亦無殊異考虞解為妾云三少女位賤故為妾又注為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又鄭康成本作為陽注云此陽為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古易音訓引晁氏然則羔字並當作養故仲翔云女使皆取位賤與康成正合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廝養卒裴駟集解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此其證矣作羊作

陽皆養字聲相近亂之今釋文集解作羔乃養字誤脫其半耳

古易音訓

古易音訓豫朋盍替晁氏曰簪舊讀作摺作宗釋文云宗作摺陰弘道案張揖古今字詁林作摺坤蒼云摺疾也摺與簪同陸希聲云摺今捷字說之案摺簪同音一字王原叔謂即詩不逮字祖感反又姤繫于金柅晁氏曰陰云蒼頡篇柅作柅柅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柅釋文引作柅柅也此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梁益之間大易音訓

小四十八

田八

世

謂之絲登其下柅即柅也以上皆陰語說之案尼古文釋文云尼案唐書藝文志陰弘道周易新傳疏十卷顯子臨渙令又陸希聲周易傳二卷陰氏係唐初人故得見蒼頡篇張揖古今字詁林蒼及呂忱字林等至唐末而諸書並亡矣晁氏以道北宋人於陰氏易疏蓋猶見其遺文逸說故著古周易徵引之後晁氏書亡藉呂伯恭音訓以存晁說今呂書又亡所藉本晁說以考陰疏者又賴元董氏周易會通矣古籍展轉消亡反恃末流以存梗概而世或未之貴重不深可慨歟任主事幼植著字林考逸孫觀察淵如輯蒼頡篇於陰氏所引皆未及采

入故特為著之

六藝論衍文

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注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案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釋文之言本此若藝論則以為得自孔壁與河間獻王不相涉也禮記正義卷首及奔喪篇兩引六藝論皆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一作篇而無河間獻王四字此四字因正文有之遂大誤衍入注耳當刪正葉林宗影宋鈔亦衍此

原亢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為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韓籍字禽否則亢言二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亢字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如削去公伯寮可證也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曰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杜預注左傳云原仲陳

大夫原是之誤仲字也范甯注穀梁云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則原亢之為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枨師免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敖餓者同列分為二人與申枨皆不以為弟子此不足據

拜經日記卷第八

經六千六百三十七字
注三千三百四十八字

伏有廿一

目八

三

拜經日記第九

樂記篇目

武進臧氏學

禮樂記十一篇史記樂記十三篇別錄樂記二十三篇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禮第三

樂施第四

樂言第五

樂象第六

樂情第七

魏文侯第八

賓牟賈第九

樂化第十

師乙第十一

賓牟賈第十

師乙第十一

奏樂第十二

樂義第十三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施第三

樂言第四

樂禮第五

樂情第六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施第三

樂言第四

樂禮第五

樂情第六

樂化第七

樂象第八

賓牟賈第九

樂化第十

師乙第十一

魏文侯第十二

奏樂第十三

樂器第十四

樂作第十五

意始第十五

按意為首字之訛

下也下按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三十一字

史記正義

史記正義

史記正義

史記正義

樂穆第十六

說律第十七

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

樂義第二十

昭本第二十一

招頌第二十二

寶公第二十三

樂禮篇孔氏禮記正義作樂禮張氏史記正義作禮樂

故禮記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

大明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鄭目錄云第

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為

第三史記正義曰此第三章名禮樂章言明王為治制

禮作樂故名禮樂章其中有三段一明禮樂齊其用必

對二明禮樂法天地之事三明天應禮樂也今本史記

引目仍作樂禮蓋失其舊 近荆溪任氏啟運著禮記

章句有云劉向別錄作樂理熊安生作樂體今細考孔

氏張氏及陸氏釋文並無此說係欺人之談附正於此

樂象篇張守節作象法樂書第二下引別錄云有象法

又於樂施篇云此第六段樂此字當衍象法章第五段不以

次第而亂升在此 按此象法章上樂字係後人竄入張氏本無故樂象章正義曰此第六章名象法也可證蓋皆後人據孔本所改

孔氏述別錄稱賓牟賈張氏述稱賓牟并脫賈字然按孔氏於本篇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揔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又張氏於本篇曰此第九章名賓牟賈問者蓋孔子之問本為牟賈而設故云牟賈問也據此二正義知此日本名賓牟賈問當是別錄如此後來述目者脫問字耳

六の九

日九

三

記標目稱子貢問為是別錄題師乙非也

史記正義曰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按此語當本別錄又

曰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

目今此又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 按

鄭氏目錄本依劉向之次今本不同者蓋疏家亂之至

史記樂書所載樂記共十三篇夫樂不可妄興也為奏

樂篇結句夫上古明王舉樂者為樂義篇起句中有太

史公曰四字係後人妄加當刪正其先後之序必原本

如是非後人所能升降也

為陳侯周臣

孟子萬章上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陋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主陋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 史記陳世家懷公四年如吳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楚昭王來救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召陳侯陳侯如楚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伐殺陳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

六の九

日九

四

孔子卒索隱曰按左傳濬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 按

陳濬公八年孔子適陳十一年自陳遷蔡在陳首尾三

年至十三年吳伐陳時孔子在陳蔡間矣年表陳濬公

越八年吳伐我世家作六年字誤也孔子世家孔子至

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陳濬

公使使問仲尼然則司城貞子雖宋卿時實仕於陳當

如趙注言孔子為陳濬公臣否則孔子無事居陳三年

但主貞子不應如是之久集注無明文若以為陳侯周

臣即指司城貞子文法太繁拙矣或言何不書陳司城

貞子按主貞子而為陳侯臣則貞子為陳臣自見若單

言主陳司城貞子則孔子之臣陳侯其事反隱而不彰
陳舜之後故孔子為其臣特吳楚更伐數被兵仕陳當
不久

褚少孫補史記十篇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太史公百二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又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

者列傳此注及史記集解俱日者在三王之前今據索隱所引移正龜策列傳傳斯

等字索隱有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

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

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按兵書即律書也太史公本

是兵書今本史記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

五行八正之氣以下蓋後人以律書補之張晏之言漢

書注及索隱皆作兵書史記集解作律書淺人妄改也

師古蓋不知兵書即律書故以為本無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曰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

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

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

文以緝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

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史所得占龜兆雜說而

無筆削之功何蕪鄙也 按小司馬以歷書為律書之

所分然未盡委之褚補也較之漢書注史正義多歷書

而無年表傳郝傳故九篇太史當從史記集解作太卜

龜策列傳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

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崩

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

之本意也 按晉張晏說褚少孫補史記四篇張守節

以十篇皆褚所補未知何據

張晏說褚補史記四篇

一武帝本紀 集解云太史公自序日作今上本紀其

定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言孝武皇帝者悉後人所定

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 索隱曰褚先生補史

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

薄也 按今取孝武本紀與封禪書契勘知武紀直錄

封禪書無一字之異今本間有異同乃傳寫之故耳惟

篇首云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

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

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以上文鈔景紀以下全錄封禪書矣篇末太史公曰余

從巡察天地諸神名山川云云亦即封禪書贊也疑褚氏既補武紀不應祇鈔封禪舊書或是褚以後人所為此篇無褚先生曰亦一證 封禪書前言三皇二帝三代秦始皇漢高帝文帝等事故不采自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采起至贊語止而改今天子初即位為孝武皇帝初即位

二三王世家 按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觀覽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此為褚補之明證不當復稱太史

大史公

日九

七

公曰今本古人有言曰上有太史公曰四字後人妄加也褚言太史公列傳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者此指史記自序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而云也

三日者列傳 按此傳有序有贊贊後載褚少孫論初疑本史公文而褚加論贊後考自序云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則非今本徒記司馬季主一事已也 傳云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褚先生曰臣為即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又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

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云云則司馬季主事為褚補信矣上文太史公曰四字必後人妄加四龜策列傳 按此傳有序稱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發端中述孝文孝景又至今上即位余至江南問其長老云云皆史公語然則所謂有錄無書者謂但有序錄耳非全篇無一語也下云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窺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

大史公

日九

八

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則此以下皆褚補也

索隱正義說褚補史記十篇四篇已見張晏說者不論

一孝景本紀 索隱曰景紀取班書補之 按取班書

勘之迥不同史記首云孝文之中子也而班書改云文帝太子也已失其事實史記云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序孝景得立之由甚明晰而班書刪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而班刪乙卯乙巳四字匈奴入代與約和親而班書但云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則

匈奴入代事不明了又改元則書中元年中二年後元
年後二年而班書省言元年二年亦失旨史記於天災
及王侯封爵官制改建皆詳言之而班書多簡省不載
殊失本紀之體徒增入詔書竊以爲遠不逮史記乃反
謂取之班書不檢甚矣史勝於班者隨在皆是學者讀
之自見惟篇末書天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當是後人
竄改應稱今皇帝或今天子也

一將相名臣年表 表題太始元年集解曰班固云司
馬遷紀事訖于天漢自此以下後人所續 按表至孝
成鴻嘉元年故裴以爲後人所續索隱曰即褚先生所

大司馬

目九

九

補後史所記又無異呼故今不討論也小司馬雖以爲
褚補但史無明文故置不論也

一禮書 按此篇爲褚補無明文也索隱云太史公曰
至矣哉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
損益以結禮書之論又云此文皆荀卿禮論則索隱於
此篇不以爲褚補也 張守節正義曰此書是褚先生
荀卿禮論兼爲之

一樂書 索隱於本篇不言褚補正義曰樂記篇次不
依鄭目今此又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
以後文出褚意耳 按張氏所指以後謂禮記十一篇

之外奏樂第十二以下文也以此下不見今禮記故疑
出褚意而不知樂書之取樂記本十三篇也奏樂篇本
出韓非子然則凡輕斥爲褚補者特出一已臆度之見
非有所本也

一律書 按此篇本名兵書太史公自序云非兵不疆
非德不昌本篇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
重又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中
述黃帝顓頊成湯及王子孫武等并桀紂秦二世之興
亡故名兵書今作律書後人改也特此篇爲褚補無明
文索隱正義於本篇皆不云褚補

大司馬

目九

十

一傅靳郿成列傳 考之本傳并集解索隱正義俱無
爲褚補之證不知龜策正義自序索隱何所據而云然
新考褚續史記六篇

一三代世表 篇末附褚先生與張夫子論詩一段索
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未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言
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豈不偉哉一何誣也 按褚少
孫蓋諂諛之人假文學以自飾者霍子孟亦黃帝後世
也云云豈非媚大將軍乎此語直當削之

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
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

者編於左方索隱十表述贊云七十二國太史公舊四十五國褚先生補也 按太史公表七十三國一當為三字之誤也當塗以下皆褚補今有四十六國末陽平國蓋又褚以後人所附益

三麻書 端蒙潛漢四年索隱曰四年已後自太始征和以下訖篇末並褚先生所續正義曰自古麻書已下

小餘又非是年名復不周備恐褚先生及後人所加按史公記事訖於天漢四年故知以下皆後人所續

四外戚世家 自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以下皆褚補衛皇后字子夫傳猶史公文故云上弗

日九 十一

望見上還坐上憐之初上為太子時上之得為嗣上愈怒上既夷李氏皆稱武帝為上也篇首武帝初即位當為今上初即位其武帝被霸上還武帝起更衣武帝擇官人不中用者數讓武帝蓋皆淺人竄改又自姊

平陽公主曰至平陽公主凡三十一字當為衍文

五張丞相列傳 太史公贊後復云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

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 又索隱大書太史公曰深惟六字而云

按此論匡衡以來事則後人所述也而亦稱大史公序

述淺陋一何誣也按今本匡衡傳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此下無太史公曰即接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云云蓋因索隱誣其淺誣而後人遂刪此四字亦非也然據此可知史記中為淺人妄加太史公曰者正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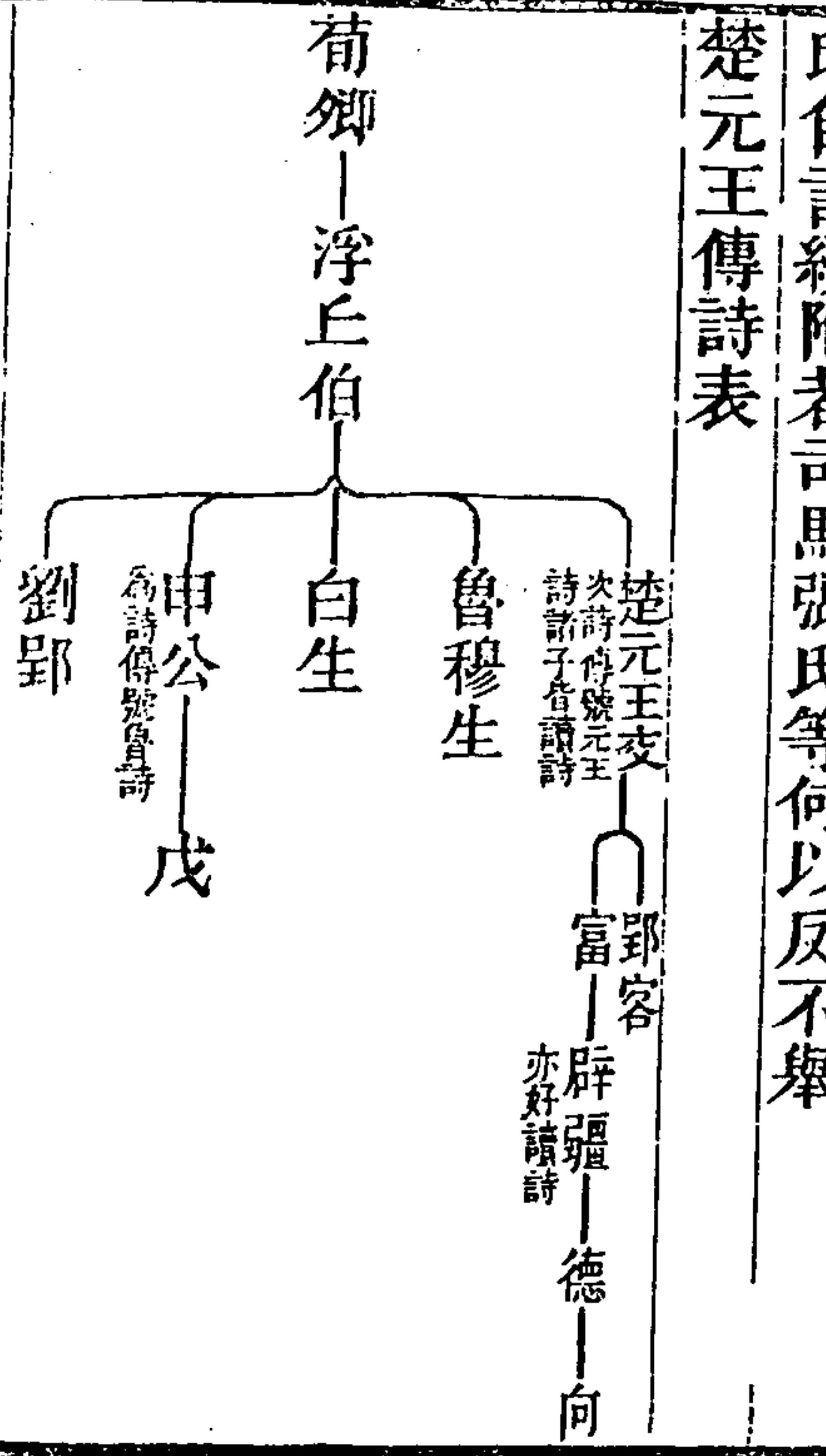
六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

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按大史公三章一淳于

髡二優孟三優旃是也褚補六章者一郭舍人二東方

朔三東郭先生四淳于髡五王先生六西門豹此皆褚氏自言續附者司馬張氏等何以反不舉

楚元王傳詩表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按申公之師即浮丘伯也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郢王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史記楚元王世家云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蓋史記本作異母漢書荆燕吳傳云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可證同父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既為沛公安與蕭曹等俱從至霸上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六年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曰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薨文帝以郢客嗣申公

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及王戊即位穆生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

章賢傳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按章孟諫王戊楚元王傳不載可補其缺

班彪漢書論贊

章賢傳贊司徒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

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按翟方進傳亦稱司徒掾班彪之論章賢傳蓋脫掾字

序周禮廢興衍字

周禮疏曰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皆云某作若干篇按書序云作盤庚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此並一書而分上中下故引此三者為證若康誥雖與酒誥梓材同序然文本三篇非盤庚說命之比

也康誥二字或讀者記其旁後誤入故不得其次在說命泰誓之上 又故鄭氏傳曰元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引范氏後漢書鄭君傳贊耳當云故鄭元傳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文有衍誤

謨蓋都君咸我績

孟子萬章上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氏章句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為已之功也朱子集注揜

六三九六

日九

五

蓋也蓋蓋井也 按爾雅釋言曰弁蓋也郭璞注謂覆蓋毛詩閔宮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奄與弁同爾雅當本云弁蓋覆也故趙注以蓋為覆鄭箋以奄為覆郭注合言為覆蓋也或以蓋覆義同故鄭箋以覆言蓋趙注釋蓋為覆也要鄭趙所據皆此經無疑又釋言曰蓋割裂也郭注蓋未詳釋文蓋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按此蓋為害之假借謨蓋都君者謀害於君也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孔傳割害也言大水正方為害輾轉相訓是害為割割亦為害也禮記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注云古文周田觀文

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據古文尚書作割知禮記周為害字之誤郭注爾雅釋畜云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今公羊傳宣六年作周狗何注以為比周之狗此其證大誥天降割于我家孔傳訓割為害釋文謂馬融本割作害據緇衣知古文尚書本作害以割與害義同且割亦从害故或作割其義則當從禮記注訓割為蓋與郭本爾雅正合蓋割同訓為裂展轉相注是割亦為蓋也然則鄭讀爾雅

六四九七

日九

五

與郭同舍人本蓋作害展轉相訓是割又為害也然則孔傳讀爾雅與舍人同今文尚書讀割申為厥亂則當在昔上帝厥亂為句厥其也亂治也言上帝求治之道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也孔傳云在昔上天割制其義不知割本為害害當為蓋故其說迂回失其讀矣說文艸部蓋苦也从艸盍聲血部盍覆也从血大今覆盍皆通借苦蓋字盍从血大徐鉉謂大象盍覆之形徐錯本作血大聲是盍从大聲故與害聲相近而通借趙注蓋覆也用說文本義而不知為假借也象言皆我功者揜上完廩浚井言之明父母之使舜皆象之謀故史

記五帝本紀云本謀者象孟子萬章云象日以殺舜為事也如章句集注俱專主浚井一事言之象不得云皆也 趙注謨謀也都於也咸皆也績功也皆本釋詁文而不知蓋之當為害則於六書假借之誼未審也又趙注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故謂之君疏云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中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為都君集注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本此考五帝本紀無都君之稱但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

六百九十九

目錄

七

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此注仍當從趙氏都之為於既本釋詁郭注引書臯陶曰都以證之釋文因音於為烏其實釋詁于都並訓為於展轉相訓于亦於也則於亦可讀于矣堯典一則曰驩兜曰都共工再則曰兪曰於鯀哉又臯陶謨臯陶曰都慎厥身修夏本紀作臯陶曰於慎其身修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夏本紀作於在知人臯陶謨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夏本紀作於亦行有九德益稷禹拜曰都又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夏本紀作禹拜曰於禹曰於帝慎乃在位雖張守節亦音於為烏而都之訓於尤顯然可證也孟子所述本逸

書舜典故蓋之為害與堯典方割之文合而知蓋井之說謬也都之為於與臯陶益稷之訓同而知都君之號偽也

子見南子章集解

孔安國曰

按此曰字皇邢二等以為南男釋文作子者釋

皇氏本句同陸氏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則陸所見本有作以為南子者又舊枝云今注云舊以南子者與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邢本正同皆妄改

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

以上二也字邢本皆刪去非是

矢誓也子路不悅

當從邢本此故夫子故孔子三字云一

本此亦當為孔子

誓之曰本無之當據以刪正行道

六百九十九

目錄

六

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

邢本作呪亦俗字釋文作之祝云州

又反本今作咒按詩書字皆作祝此當從誓義可疑也邢本也按學而篇

道千乘之國章集解載馬融及苞氏注又云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與此章先引孔安

國等說而何氏自疑其義其注例正同孔安國等以為者首舉孔安國說以該馬鄭苞周諸儒之義也淺人不

知此章為何氏之言而必於孔安國下妄補曰字又不

達等字之義而刪之改之遂至不可解至邢昺遂誤以

行道既非婦人之事以下亦為孔氏之言矣茲特正之

又按論衡問孔篇引論語此章而云與俗人解嫌引

天祝詛何以異乎然則因子路不說而孔子誓之先儒所解亦本舊義也

漢魏石經遺字

一切經音義卷三光讚般若經第七云燕坐又作宴石經為古文燕同說文宴安也又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一宴默石經為古文燕說文宴安也按說文燕為元鳥象形宴安字在宀部是宴為正字燕為假借也毛詩或燕燕居息為古文假借漢書五行志下下作或宴宴居息與漢石經用宴字正合是魯詩今文作正字也魯論子之燕居又當為今文釋文謂鄭本作宴蓋鄭從古論作

六多

日九

九

正字古今文所用靡定往往隨經而變元和顧廣圻云此石經當指漢石經遇燕字作宴元應因自謂之古文耳庸按春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夂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此所言石經古文必魏三體石經春秋左氏傳故有篆隸古文與元應自言古文者不同又一切經音義卷四賢劫經第一云邦伴石經作邦邦三形同補江反校者或云說文玉篇無邦字考經義雜記魏三體石經尚書載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邦字作邦邦三形

又予惟以爾庶邦邦字存邦邦二形呂刑有邦有土邦字存古文篆邦邦二形知邦必古文邦字之訛元應此卷所言石經即魏三體石經尚書也

芳華鮮美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宋本陶集亦如是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載此文芳草鮮美作芳華鮮美按此二句承上忽逢桃花林中無雜樹來芳華鮮美者言在樹之花也落英繽紛者言落地之花也爾雅木謂之華桃正應言華矣既言中無雜樹不當忽舉芳草此草

六多

日九

九

字應定從二書作華

奪筭

感應篇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筭又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按紀筭謂年壽也十二年謂紀百日為筭初學記卷十七人事部孝第四河圖曰孝順二親得筭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筭中功二千天謂二十筭也司錄司命之神主人善惡言賜年筭必當其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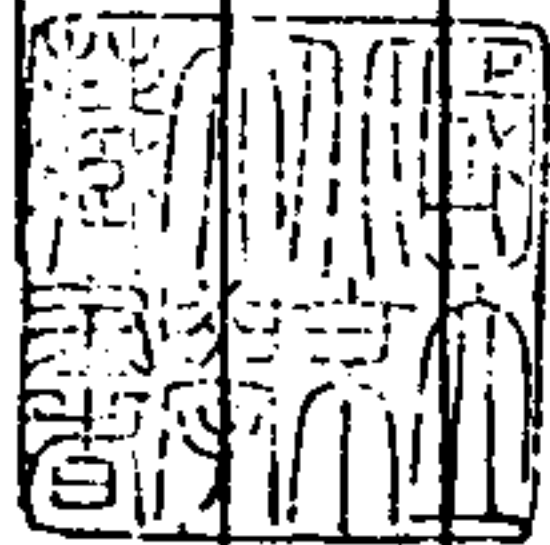
拜經日記卷第九

經七千二百五十五字
注四百四十六字

大

日九

廿



拜經日記第十

武進臧氏學

孟子見梁惠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一書乃孟軻氏自著故敘次井然凡後人作孟譜及年表者皆當以此為據試以第一篇言之首書孟子見梁惠王則孟子始游梁因魏招賢故先見惠王也王立沼上章盡心於國章願安承教章晉國莫強章統此矣繼書孟子見梁襄王則惠卒襄立故孟子第二見梁襄王凡居梁二年次書齊宣王問是第三見齊宣王也因魏襄即位望之不似人君故不久去梁適齊齊桓晉文章論古樂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章見雪宮章毀明堂章王之臣章故國章湯放桀章為巨室章齊人勝燕章取燕章統此矣次書鄒與魯問穆公問是孟子四見鄒穆公也蓋因齊宣不能用故奉母去齊歸魯據列女傳鄒穆公見而問之次書滕文公問問於齊楚是孟子五見滕文公也文公為世子之楚過宋兩見孟子即位後館孟子於上宮齊築薛章竭力事大國章統此矣次書魯平公將見孟子是孟子六見魯平公也時孟子已七十餘歸老於魯與萬章之徒作孟

日十

子託端梁惠絕筆魯平是孟子之交諸侯實始於梁惠王而終於魯平公之卒孟子已八十二再逾年而孟子卒故魯平稱謚也孟子於齊宣稱臣田完世家言宣王喜文學之士鄒衍淳于髡之徒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孟子任齊宣即在此時與齊湣王時為三卿別一事劉向列女傳所謂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是以憂與世家所言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事正合也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

大少

日十

二

迂遠而闕於事情是以孟子先游齊後適梁誤矣六國表於魏王三十五年大書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魏世家又書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若齊表及田完世家則絕無其事如果先見齊宣王則孟軻至必書於齊表及田完世家以記其始安得書於梁惠篇也據年表世家斷列傳為誤試以列傳中齊宣梁惠字互易之則甚合如云道既通游事梁惠王惠王不能用適齊齊宣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蓋孟子道仁義而梁惠求利國是不能用雖有願安承教之言他日又欲為死者雪恥矣

至與齊宣言王道王因言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繼而取燕不能拯民水火置君而後去則於孟子所言仁術推恩發政施仁等固大悖此非不果所言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乎若以為宣王不能用則固嘗得位受祿矣若以為惠王不果所言則孟子至梁踰年而惠王薨孟子猶在梁不應以不果所言責梁惠也趙邠卿云孟子與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能用乃適梁蓋所據列傳已誤又云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此說更誤如始見齊宣王則齊桓晉文章言

大少

日十

三

王道列傳所謂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也當以為篇首一也首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事者臣未之聞此孟子私淑諸人願學孔子平生志向所在列傳所謂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是也當以為篇首二也如言仁術推恩發政施仁治禮義等皆言仁義者當以為篇首三也乃皆不然而獨以梁惠王為篇首故知孟子始見梁惠王也即以立國年次論之梁惠王立二十九年齊宣王方即位古人四十彊而仕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見梁惠時孟子年甫四十二不應四十以前已見齊宣齊宣八年孟子去梁九年至齊十年宣王伐燕取

十城時孟子在齊勸宣王謀於燕衆置君而去是可證
梁惠死後始見齊宣不得先見齊宣去齊適梁又去梁
適齊三四年間兩事齊宣僕僕於齊梁鄒魯間也

孟子仕齊宣王

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
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
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
此文雖摠序於宣王之末而其事則非宣王末也宣
王十年伐燕孟子在齊此其時矣騶衍淳于髡之上當
有孟軻二字而淺人刪之鹽鉄論可據不知孟子之仕

齊宣實徒得祿位而道不行故不久去齊列女傳足證
也 鹽鉄論論儒篇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
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列女傳卷一母

儀傳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
也孟子曰不敏按敏字當衍不讀爲否淺人不得其異
讀遂妄增敏字觀下文曰不也可見
日間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
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
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
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是以憂也孟
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今子成人也而

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按此當在齊宣王十
年伐燕以後事諸侯多謀伐齊孟子勸王謀於燕衆置
君而後去宣王不能聽孟子知道不行即於是年奉母
歸魯也

孟子生卒年月

孟子譜明人所纂以爲譜傳自孟子四十五代孫孟寧
宋元豐時人言孟子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娶田氏明
海鹽呂元善聖門志亦謂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卒赧王
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有謂生於周安王二十七年者誤

也安王二十六年崩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年八十
四當生烈王四年也闕里志但云年八十四不詳生卒
年月按八十四之年孟氏譜闕里志聖門志皆同惟以
爲生於烈王四年則至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時年始
三十五而惠王之年遠長於孟子不應遽稱爲嬰庸作
年表移前四年依三家八十四之說當生於周安王二
十六年乙巳卒赧王二十二年戊辰魯平公卒於赧王
十九年故孟子書稱諡遊梁時年已四十二如此方合
恐臆度之見不足信也更有禮樂錄謂孟子年七十四
若依舊說謂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則遊梁時止二十七

歲若合以庸移前四年之說遊梁時止三十一歲卒於
赧王十六年魯平公之卒尚後四年不得稱諡矣其說
非也禮樂錄又引或云生安王十七年丙申卒赧王二
十六年壬申年九十七按孔子生春秋年七十三戰國
時人享百齡者少汪氏份斥為無據是也

齊宣王取燕十城

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
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
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
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即公孫丑篇

大三方九一

曰十

六

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
子知蔣黃之說為是今證之

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日君助燕擊
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為君計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
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
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
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為文公時魏冉傳言
目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又燕策文公篇

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鮑注云文謂文公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
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又易王篇
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
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
王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
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
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

大三方九一

曰十

七

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乘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
說乃歸燕城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
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
齊復歸燕十城

蘇秦列傳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大
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
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

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傲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大分廿

日十

八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徐州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戰不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即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與齊潛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顯然為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

孟子有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孟子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還燕十城之策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文公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楚邑楚先圍齊當必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多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見田完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

大分十九

日十

九

策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為燕昭既立之時兵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未細考也穰侯列傳云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又考齊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拔韓宜陽

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年為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立故知韓不與謀也

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二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召公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諡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別余因黃氏說為證明如此讀孟者正之

大司馬

日十

十一

孟子齊伐燕事因燕策王噲篇齊湣王為宣王史記燕世家噲立齊湣王復用蘇伐亦訛湣為宣論者遂至糾紛然按二書前後上下之文參觀互考則二事判然史之紀傳也資治通鑑以伐燕事屬宣王屈齊之年數以從燕問徵君若據又欲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依通鑑屬宣王所載陳氏新話則屬湣王至謂孟子為誤近周廣業孟子四考又極詆史記而不取黃氏日鈔無識甚矣臧君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靡不符合而千古之聚訟乃定

齊湣王伐燕噲

戰國策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按田臣思當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

韓使者而遣之韓因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按此燕世家六國年表之所本為伐燕噲為齊湣王之明證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構難數且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之

大司馬

日十

十一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按此皆史記所本惟齊湣王之湣三字皆作宣蓋因孟子有齊宣王淺人不知為二事遂據以妄改也凡燕策王噲篇所言齊王無一非湣王也史公所據戰國策原是湣字 篇首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又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所言齊王皆指湣淳于髡事具見宣王湣王篇下與孟嘗君同時仕齊最久而齒長者史記滑稽列傳記髡先事齊威王章子亦於齊威王世已數將兵蓋皆二世之舊臣老將也儲子

為相適當湣王時故王使人瞞夫子不稱諡也見孟子
離婁下告子下

史記六國年表周慎靚王五年燕噲五年君讓其臣子
之國顧為臣時齊湣八年也又赧王元年燕七年君噲
及相子之皆死時齊湣十年也於齊表雖不著湣之伐
燕而文為湣已明

蘇秦列傳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
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

大苑囿事見孟子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
噲立為王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

六國年表

日十

七

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曰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云云
則國策之齊王為湣無疑 又列傳燕相子之與蘇代
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
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
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皇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
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也 蘇代說燕王讓國
子之事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越世家齊宣誤作威

宋葉氏大慶考古質疑卷二云舊見一策問齊伐燕史

遷以為湣王而孟軻則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嘗正
軻之失軻之書得於親見遷之史出於傳聞而古史斷

然以為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然即史記參觀互考紀
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
又未足以決史記之為誤獨有一事或可為證越世家
云越王無疆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

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疆北破齊于徐
州按此則破齊于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

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圍乃
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為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與然

六國年表

日十

七

則徐州之圍既為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于顯王二十
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為得其實通鑑載楚越於顯
州於顯王三十六年是
歲齊威王薨子宣王立是知伐燕為宣王明矣大抵即
此可以明彼因其自戾尤可以辨而破也 按此不足
以證史之有戾益足以證史之諸世家年表無不印合
但齊宣王之宣後人傳寫誤為威耳考六國年表周顯
王三十六年楚威王七年圍齊于徐州齊宣王十年楚
圍我徐州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
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十年
楚圍我徐州又越世家云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

威王使人說越王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北破齊于徐州此齊威王嘗作齊宣王因上下文皆言楚威王故宣王字亦誤為威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此四為三之訛鮑氏國策齊策楚威王戰勝于徐州在宣王世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

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按此當本作余雖修姱以鞿羈兮好為衍文王叔師注云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絕遠之智釋修字姱

六三〇七九

日十

古

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修余雖修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同一句法下文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又女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又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又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好修之文蓋因此誤衍

夫唯靈修之故也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恐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注謇謇忠言貌也正平也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唯懷王之故按靈修當是屈原自謂非指懷王言余固知謇謇之忠之

為患但忍而不能自捨又指天為平正若是者何也夫唯夙受於天靈神修遠之故所以不肯自變耳篇首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靈修正承上文言之下云余既不難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又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又余雖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又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又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又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凡前後日中日正日靈曰修俱自謂惟下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注靈修

六三〇七五

日十

古

謂懷王當是也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按叔師讀嬋為嬋讀媛為媛故云牽引義並見爾雅舊注或不得其詁以嬋媛為美貌者非

咸黜不端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趙咸黜不端注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王子績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為七經詩其傳

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按杜意以咸爲皆故舉晉文鄭厲言之作滅者誤傳咸七經詩者易書詩周禮左傳論語孝經也初學記卷二十一交部載傳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已榮其一 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其二 此引作威黜者字誤當據傳疏校正

孔子先世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

大易卷九

日十

共

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偏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鄒大夫故曰鄒叔紇生孔子按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集解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王符所舉世數與此合惟以子木降士爲滅於

宋與杜異

七十子

今本孔子家語標目七十二弟子解又篇末題曰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庸按春秋正義昭二十年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然則家語名篇本作七十子今本二第兩字爲衍文正義引服虔注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爲七十子傳與家語名篇正合禮記正義相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按二字亦當爲衍文 又按據服孔引史記蓋篇題本稱仲尼七十弟子傳 又按史記列傳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索隱云孔子

大易卷九

日十

七

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并可證家語七二十人爲七十七人之誤篇末當爲夫子弟子七十七人也漢書地理志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又儒林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楚元王傳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實七十二人當依儒林傳注作七十七人 是可證史記漢書家語皆七十七人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張守節正義亦誤作二當據弟子列傳正之孟子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

子之徒此皆舉成數言之耳檀弓孔子之喪羣居則經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此二亦衍字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又以蘧瑗林放等為弟子皆不足據皇侃論語義疏先進篇引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八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此沿襲文翁圖之誤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據以作弟子傳七十七人當從之

從遊弟子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使仲由為季氏宰齊人遺女樂子路曰可以行矣過匡顏刻為僕顏淵後反

大易卷八

日十

六

衛南子願見子路不悅過鄭與弟子相失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過蒲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鬪甚疾子與之盟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疑之將西見趙宣子臨河而歎子貢趨而進問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求子貢送冉求曰即用以孔子為招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如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遇長沮桀溺丈人孔子遷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圍孔子絕糧子路愠見子貢色作顏回入見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然後免昭

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曰王之臣有却子貢顏回子路宰予者乎曰無有昭王乃止哀公六年孔子反衛明年大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明年召冉有為季氏宰季康子問軍旅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歸按論語先進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次以德行顏淵一節釋文大書德行二字云鄭氏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皇侃義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下十人名為四科邢疏亦分章朱子集注從程子說以四科乃從

大易卷三

日十

九

夫子於陳蔡者今考從遊弟子有顏淵子貢子路冉有宰我顏刻公良孺七人而不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五人則鄭注合為一章蓋非仲尼弟子列傳以德行顏淵一節摠序於前本不以為陳蔡相從之士也

葛覃大夫妻詩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解云言從大夫妻以下即詩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按何邵公當習魯詩故

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句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寧父母也經之歸寧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為可歸也葛覃為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

大ニカハ
小ナ

日十

幸

王門子公羊注

尚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句注公羊以為春秋制句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以上皆王注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按釋文序錄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

子為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鈞命決云丘為制法之與黃韻王作主誤黑綠不代蒼黃禮記正義中庸引援神契文同代舊誤伐今據訂正是孔子為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

鮮能知味

禮記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義曰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按晉書而上稱異義文當有誤

拜經日記卷第十

經七千八百八十七字
注四百一十二字

大ニカハ
小ナ

日十

幸

拜經日記第十一

武進臧氏學

妥而后傳言

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后傳言注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古文妥為綏爾雅釋詁安安坐也注禮記曰妥而后傳命 案儀禮注則傳命當為傳言古文作綏而後傳言今文作妥而后傳言鄭據雅詁定從今文作妥又鄉射禮注云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然則古文作後今文作后相見禮妥字從今文后字亦當從今文如郭注所引今本作後非又案儀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以下蓋皆士相見禮之記故郭氏稱禮記謂禮經之記也今本無記字蓋脫

爾雅注引尚書

爾雅注邊矣西土之人今牧誓邊作逖茂哉茂哉今臯陶謨作懋哉懋哉天威棐忱今康誥威作畏爾爾戈今牧誓爾作稱翌日乃瘳今金縢作王翼日乃瘳無惑併張為幻今無逸作民無或胥譴張為幻至于大坏今禹貢坏作任 案此類異文未必郭景純親見舊本尚書如此蓋漢人李巡樊光等注所引郭氏承襲用之耳

哀矜折獄

尚書呂刑哀敬折獄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案爾雅釋訓毛詩鴻鴈傳及釋蕙苑引說文字統皆曰矜憐也令葬同聲為訓也孔傳曰憐正釋經之矜字可證經作哀矜而不作哀敬矣傳中敬字亦係淺人竄入孔傳蓋言當哀矜下人之犯法釋哀斷獄之害人折若謂敬斷獄之害人乃不辭斷獄害人何敬之有若言斷獄宜敬不當承以害人此明是下人犯法斷獄害人二者皆蒙上哀矜也正義曰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釋經傳皆有此辭則孔所據本已誤矣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善注引尚書哀矜折獄

日七

二

明啟刑書所據本出沖遠之上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孔叢子刑論篇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折獄 案孔傳本古文尚書也書大傳今文尚書也皆作哀矜折獄孔叢子雖偽託而所引亦作矜則本古文漢書傳贊本今文而作哀鰥折獄益足為今文矜字之證蓋矜鰥二字往往通借此哀鰥之為哀矜猶鰥寡之為

矜寡也 又案大傳哀矜哲獄哲當為折上文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書釋文曰折馬鄭王皆音哲馬云智也而
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
也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禮折民惟刑言制禮以
制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哲知也段氏若膺云班
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哲
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案孔叢子刑論篇孔
子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
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正之以刑謂折之以刑也

印士

三

儀禮今文

士虞禮基而大祥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為導說文谷
部云因古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此蓋古文作禫今
文作導古文或亦作導說文寸部有導字示部禫除服
祭也當是後人所補故不與祠禘禘諸訓祭字同列
而附於部末
士喪禮拒用巾注拒踰也清也古文拒皆作振說文刀
部刷刮也从刀収省聲禮布刷巾案爾雅釋詁拒拭刷
清也說文手部拒給也从手臣聲一曰約也又部収拭
也从又持巾在尸下禮布刷巾當作禮刷用巾蓋爾雅

拒刷同詁鄭君所據今文作拒許君所據今文作刷
詩周禮許鄭之本迥異 布為用之詛禮注本釋詁文収清當用又

部字从手持巾而爾雅釋詁儀禮今文皆用刷刮字者
同聲假借也故許君仍於刷下引禮經以名之爾雅拭
刷同詁為清展轉相注是刷亦拭也故許君曰収拭也
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
兩皮為庭實皮鹿皮又士冠禮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
皮也古文儷為離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
則必旅行从鹿麗聲禮曰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案此古
文作離皮今文作麗皮易彖傳離麗也儷者麗之或字
六十一

日士

四

此亦許稱今文之證

士喪禮為塗于西牆下注塗塊竈說文土部坵陶竈窻
也从土役省聲案玉篇土部曰坵陶竈窻也儀禮甸人
為坵於西牆下鄭元曰坵竈本亦作塗又作坵塗同上
然則顧野王所據儀禮本作坵今本作塗俗字釋文為
塗音役當作為坵音役又既夕記曰塗用塊注云古文
塗為役然則古文作役今文作坵許鄭皆從今文蓋古
文假借今文因陶竈从土故从役省今本既从土又不
省係俗字

士虞禮酌酒酌尸說文酉部酌少少飲也从酉勻聲案

飲即說文飲字士虞禮注酌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酌酢
變吉也特牲饋食禮注酌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酌者尸
既卒食又却頤衍養樂之少牢饋食禮注酌猶羨也既
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案士虞禮注與特牲少牢異
義鄭望文為說羨衍聲義皆相近與酌為一音之轉皆
取尸既卒食又羨飲安樂之也許云少少飲也與鄭義
相反而相成特牲注云今文酌皆為酌酌即酌字形近
之說是古文作酌尸今文作酌尸許君儀禮皆據今文
故有酌無酌玉篇曰酌余振切少飲也酌同上此其明
證釋文酌尸三篇皆有音而不出酌字則陸所見本已

六三九三 日士 五

誤又今文酌皆作酌惟特牲注作今文士虞少牢注皆
誤作古文矣據許君收酌字定之

夷逸朱張

長洲宋孝廉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盧諶
書自頃輒張注輒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云負
乘覆鍊姦究侏張輒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為侏張知非
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
曰朱張朱當作講書講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
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
說當得鄭義庸案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為

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
云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為侏張不以為人姓名也爾雅
釋訓侏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侏張為幻侏輒譁同
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
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朱
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侏
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
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言夷齊
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考

六三九三 日士 六

語以虞仲為竄逸蠻夷不舉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
可以逸論也侏張為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侏張誑也
誑可讀為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
皆辟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朱張為人姓名則聖人發
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

巧言令色足恭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國曰足恭便辟
之貌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
於禮度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集注用陸音云足
過也 禮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

人不失口於人大戴禮記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
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
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篇
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盧注孔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
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
舉左丘明孔子俱恥之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華
如誣如讀為而詩板無為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
足前却為恭孔注言足恭便辟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皇
疏陸音集注皆非曾子以足恭與口聖對文知足本如

大戴禮記

曰七

七

字讀矣爾雅釋訓遽條曰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
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
人是謂面柔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季氏篇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
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鄭
元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為體柔善柔為面
柔便佞為口柔體柔為足恭面柔為令色口柔為巧言
斷斷然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者謂足容盤辟趨避進退
善承人意也友便佞注集解雖稱鄭氏必馬鄭義同鄭
襲用之

苟日新

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不特
三句三新字韻即三句四日字亦韻也不特三句四日
字韻即首句第一字苟與三句第一字又亦韻也說文
苟目急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
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敬肅也从支苟又苟
具也从用苟省徐鉉等曰苟急救也會意艸部苟艸也
从艸句聲古厚切案苟讀如亟數之數敬肅字从此與
艸部字不同又字古讀如異與亟韻皆之類也苟日新
者言急急皇皇敬為日新之學是不必訓苟為誠作假
設之辭矣

大戴禮記

曰十一

八

君子人與君子也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皇侃義疏
曰言為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
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
餘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注曰天能託六尺
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受任而
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
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

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為句君子人者言此為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動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為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 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發中權

微子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亂世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釋文廢鄭

日十一

九

作發云動貌案何平叔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此言古論孔說不傳後馬又為古論訓也又云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此言鄭注魯論又參齊古也然則廢之作發乃古論假借為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如字為誤當從鄭注謂發動中權道始與虞仲事合皇侃義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

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族

國語周語上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祭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祭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案說文三女為姝姝美也从女叔省聲詩釋文引字林作發不省詩綢繆今夕何夕見此祭者毛傳曰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是則祭為眾美之義說文字林从女者正字毛詩國語从米者假借字國語本文當作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族與上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祭文法正同今本文有衍脫史記周本紀作公行不下眾有不字是

日十一

十

不下眾者不卑下眾人也下讀如字不讀戶雅反韋注云公諸侯也下眾不敢誣眾也禮國君下卿位遇眾則式禮也韋引國君下卿位遇眾則式以明不下眾之義或因注中下卿位之下謂正文下字亦同因疑正文不字為衍而刪之嘗見影抄宋本注中下眾不敢誣眾也七字行間特疎闊蓋注中本作不下眾後反據正文刪之也王御不參族者正文本無一字故注云御婦官也參二也族舊作一今刪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俗本異姓不參族也若正文本作不參一族韋注不已贅乎

所怒甚多

周語芮良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案所怒甚多怒當爲怨字之誤也章注其害多矣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下文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彼怨字正承此文來可據以勘正怨則其常怒則爲變故下云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於此尚不當言怒也猶日之日人實反明道本作日是也補音及史記並作

六三多八

日士

士

曰音越非 榮夷公呂覽墨子皆作榮夷終蓋以榮爲姓氏名夷終公與終音相轉耳國語史記作夷公章注云榮國名夷諡也下云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因正文稱榮公故章注以夷爲諡

公子繫反致命

晉語二秦穆公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狄又弔公子夷吾于梁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今本皆重穆公二字明道本每行大字二十此行獨二十二字細審之兩穆公字皆特小蓋原本作公子繫反

致命句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本不疊穆公二字後反據俗本羸入也當依原本刪去穆公二字古人文法多簡

妾告姜氏殺之

晉語四子犯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明道本此行亦擠入姜氏二字故此行二十三字原本姜氏二字當不疊讀妾告句姜氏殺之句

弗殺而反必懼楚師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

六三多八

日士

士

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案晉國二字後人竄入故明道本此行擁擠二十二字也上文請殺公子已著晉故此第云弗殺而反反爲晉國可知

原憲爲家邑宰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章解曰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曰解爲家邑宰與今論語文異庸案此章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宏嗣所據論語本文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

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為孔子家邑宰臣食此田粟九百也故章引論語以釋之

行為表綴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案此表綴即郊特牲之郵表暇樂記之綴兆行綴詩長發之綴義詳研經室文旒集釋郵表暇暇與綴同字胥一物也言夷齊之行可為天下準式猶田間標列之木可為人觀望得行止法也

論語鄉黨

日士

志

鞠躬如也

論語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安國曰斂身刑昃正義曰鞠躬斂也躬身也此不知鞠躬為鞠躬故以躬為身又執圭鞠躬如也包咸曰鞠躬者敬慎之至此知鞠躬為鞠躬之假借故云敬慎之至識出孔注之上邢氏不能疏其意誰謂西京孔子國學術出包子良下乎舉此足徵論語孔注之偽

不失赤子之心

離婁篇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句曰大人謂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

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案此章猶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之意故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前說勝集注從後說然云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則又多一轉折矣不若前說較直截

資之深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章句曰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

論語

日士

志

原木也集注云資猶藉也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案資字當從趙邠卿訓取上云資之深下云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古人綴文之法同一意而易字以避複耳居之安自取之深取之深自左右逢其原意實一貫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孔傳訓資為取鄭注表記考工記同集注以為藉意曲而詞晦矣

圭田五十畝

江都焦孝廉循北湖小志卷三孫柳庭傳云孫蘭字滋九一名禦寇自號柳庭明季為諸生尤精九章六書之

學著輿地隅說四卷其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勾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繫零星不井者也庸案此解非特與九章算術合即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隸事極協蓋餘夫為正夫外之剩夫故圭田為井田外之零田也

盤庚下萃居

鹽鉄論本議篇文學曰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陽城

小三万之二

日士

圭

張太守敦仁考證云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肩好貨下經無摠于貨寶正吻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庸案此萃居字即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尚書作保居今文尚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藏去也

大射古文勝作騰

檀弓下杜蕢洗而揚解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

也騰送也揚近得之岳本嘉靖本十行注疏本皆作騰所謂今禮者謂儀禮今文十七篇也漢人多傳習是書故所據皆此經鄭君校注儀禮方參定古今文其注他經所據亦惟十七篇而已燕禮注今文勝皆作騰此今文作騰之明證而鄭校燕禮則從古文作勝以訓為送字作勝為正今文以聲近而假借也大射注古文勝皆作騰則又今文作勝古文作騰與燕禮互易其字或據禮記注及燕禮以大射注為誤然蔡中郎石經儀禮殘碑大射正作勝字與燕禮注合未必皆誤也或又謂蔡氏雖是今文未必同於鄭氏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經

大三万八

日士

圭

字互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余謂此說可以論他經而不可以論儀禮余考漢儒中如許叔重蔡伯喈鄭康成何邵公趙邠卿應仲援輩所據今禮皆同此十七篇而無異者

史記趙王友歌

吕后紀趙王友歌曰諸吕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如我如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其憐之吕氏絕理兮託天報讐讀此歌惻然傷之歎無忠臣也何故棄

國蓋言何故不棄國古善惡好惡無兩讀故惡與寤韻漢書高五王傳危改微意緩財韻之譬亦協之漢書財字改賊意與上國直韻不知此歌每二句一韻末三句一韻有乖章法矣為王而餓死脫一而字此歌句八九字不等著而字氣方舒展刪之則太促矣譬作仇古今字

宋祁校漢書

景祐二年本漢書一百卷每半頁十行每行大十九字小二十七字末列秘書丞余靖上言又張觀王洙皆預參詳每卷上下方有朱校字最後復有墨書二行云

白土

七

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閱 蓋宋本之佳者附有蕭該音義在顏注之外宋校諸本因附著之俗本多刪削之耳

雅釋

爾雅釋木楛謂木皮甲錯者梢權謂木無枝柯者文法極整齊楛一名楛梢一名權取同聲同類者為訓皆疊韻也今本作梢梢權衍一梢字矣又篇末曰小枝上緣為喬此申上上勾曰喬也曰無枝為檉此申上梢權也曰木族生為灌此申上灌木叢木也恐學者不了故

反復釋之釋魚鰈鯨此鰈魚一名鯨也初來聲相近故以鯨釋鰈猶釋畜駮牝來麗聲相近故以駮牝釋駮牝也釋獸獐猿善援獐父善顧猿者援也獐从瞿瞿者雙目顧視貌以其善援故名之曰猿也以其善顧故名之曰獐也

拜經日記卷第十一

經六千三百八十九字 注一百零七字

白土

六

六九十七

拜經日記第十二

武進臧氏學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覆敘三
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
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
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
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
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

大
三
五

日
三

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
公見飛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
蔡細繹其脉秩然不紊第二番叙過蒲會公叔氏以蒲
畔孔子遂適衛靈公郊迎即第一番去衛過蒲月餘反
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願見是也第三番叙反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
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即第二番孔子遂適衛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可然不伐蒲靈公老
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即第一番月餘反乎
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

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於是去衛是也第二番叙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
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即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
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
昭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
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
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
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故博采眾說以申宗仰
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為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即適
衛去衛即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

大
三
五

日
三

三

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
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自定公十四年史
至哀公元年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又於過匡過蒲反
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
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
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
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去將字改適為之云孔子去魯
適衛從衛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
云反於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
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

適陳過匡還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
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
不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至斯誤又孔子去衛
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年
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今世
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則在唐
初本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
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叙主者如云孔子遂適

大の月〇三

日十二

三

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
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兩言主
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
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蒙上可知又孔子以
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
年六十三為魯哀公六年時厄於陳蔡之間楚興師來
迎遂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
即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

未有終三年淹

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為時未遠又私淑諸人故孔子

遺事孟子知之最熟言之最詳雖太史公生西漢之初
親見孔氏古文而作孔子世家往往有傳聞之誤及遺
漏之失不逮孟子遠矣萬章下敢問交際何心章論孔
子之仕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
年淹也趙注謂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三年淹留而不
去者此語括盡孔子平生仕蹟試以史記年表世家考
之無不印合孔子世家曰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為
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
味景公問政他日復問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後景公敬見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

大の月〇三

日十二

四

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
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檀弓下延陵季
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鄭注云魯昭二
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聘於上國事見春秋傳是孔子以昭二十五年仕齊至
二十七年猶在齊其反魯當即在此年首尾三載未終
閻氏若璩亦云昭二十五年甲申適齊至丙戌復反魯
是也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此在定公九年為邑宰未專朝政定公十年會於

夾谷孔子攝相事十二年由大司寇攝相事桓子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自定公十年至十二年亦首尾三載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過宋過鄭遂至陳是孔子以定十二年十一月去魯適衛居十月去衛則在定公十三年後過匡過蒲月餘反衛居衛月餘復去衛則在定十四五年間然實計居衛不盈二載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此爲

大司寇
日十二
五

哀元年又曰孔子居陳三歲於是孔子去陳此爲哀三年首尾計之居陳湣不盈三載下曰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則爲哀四年下曰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孔子居蔡首尾未終三載孔子世家又曰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此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輒五年時孔

子聞之以嘆魯衛之衰也衛世家及年表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時爲魯哀十年則魯哀之九年衛出公七年孔子當先在陳矣蓋自哀之六年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於衛皆哀之七年八年九年之中也時再仕於陳湣公當魯哀之九年爲湣公之十六年自魯哀之六年秋孔子自楚反中有遷蔡遷陳之事統計哀之七年八年九年之中在陳首尾幾及三載哀之十年孔子自陳入衛明年爲魯哀十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首尾又止二載通計孔子仕齊景公魯定公衛靈公陳湣公又再仕陳湣公

大司寇
日十二
六

衛出公俱未有終三年者

孟子言孔子

孟子之文有可與史記相證者有可以正史記之誤者有可以補史記之闕者如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而孔子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此可與史記相證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可補史記之闕也禮記檀弓亦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滕文公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又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

大のり

日三

七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論語亦言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云云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而孔子世家於定公五年下云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狝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醜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此皆與論語史記相證明也萬章上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而世家言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雍渠即癰疽瘠

大のり

日三

八

環闕孟子曰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見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而世家曰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即雝由然誤并顏雝由與子路妻兄為一人矣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陋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案世家曰孔子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可以速則速本此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可與史記相證也世家言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

死楛矢貫之石柝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而
不言仕陳潛公爲其臣是可補史記之闕也萬章下孔
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
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又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世家於
季桓子衛靈公言之至詳而不及衛孝公事趙邠鄉云
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荅之
朱子集注云春秋史記皆無孝公疑出公輒也今考十
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言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衛
爲魯哀公十年其十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乃自衛
歸魯所謂衛之公養者此其時矣稱爲出公者因輒出

六〇九

九

奔在外四年後復入立九年而卒諡孝公猶魯文公夫
人不允於魯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將行哭而過市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衛人宜亦有以出公嫡孫當
立爲孝者因謂之孝公矣此皆足補史記之闕又孔子
常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常爲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而世家曰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
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有本作
委吏案委吏與孟子合此足與史爲證告子下孔子爲
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而世家言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陳女樂文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
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
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
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
師已反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夫是孔子雖以微罪行而師已則明言夫子非罪桓子
則明知夫子罪我史記孟子互發明至微盡心下孔子

六〇九

十

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宿乎屯可證
猶孟子之去齊宿於晝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
也史無明文君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世
家云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
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乃
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無上下交而受厄
之據其言楚使人聘孔子及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殆不可信故節取其解圍之事而遺其封地之
文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而世家云孔子在陳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
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此亦可證其事若公孫丑上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萬章下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滕文公下孟子曰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又見萬章

大三方之四
小三十九

日廿

廿

下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萬章
下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盡心下孟子曰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曰過我門而
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又曰惡似而非者
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所載言行均足補論語史記所未及較之諸子
百家傳聞為最真矣

孔子過鄭

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
堯其頂類臯陶其肩類子產云云孔子遂至陳考適宋
適鄭二適字皆過字之誤年表及宋世家作過宋鄭世
家作過鄭宜據以正之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
過鄭去鄭乃至陳蓋適衛之後遂適陳曹宋鄭三國則
皆過而不留者年表鄭聲公五年子產卒鄭世家聲公
五年鄭相子產卒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
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案如史記
說子產卒在聲公五年則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過鄭

大四百一

日廿

廿

在聲公七年則魯哀公元年也安得有過鄭與子產如
兄弟事且左氏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及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然則子產之有疾數月而卒實
在魯昭二十年鄭定公之八年去孔子過鄭二十有九
年時孔子年甫三十為齊景之二十六年景公來魯問
孔子以秦穆公事孔子對景公說至昭二十四年孔子
始適周二十五年孔子始適齊是過鄭而交子產實史
公之抵牾也宜據左氏傳正之鄭世家言孔子過鄭其

肩類子產本舉古人以擬之

先之以子貢

禮記檀弓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案正義引世家以此為魯哀公六年事是也鄭注云將應聘於楚者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是也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所謂先之以子夏是也子夏當為子貢字之誤即世家所謂使子貢至楚是也世家太宰誣召

大司馬

目主

三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弟子列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曰父母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言語之科故使解圍非文學之士所能勝任也且陳蔡之厄有子貢而無子夏尤足為證

孔子為魯司寇

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又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二大字當為衍文禮記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荆孟子告子下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俱無大字

鄭注禮記云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即本世家文而無大字尤可證蓋惟王朝之官稱大以別於列國也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五大夫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宰小司徒司馬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下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從小司寇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案魯自有夏父弗忌為宗伯無須司馬之兼左氏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為司寇與孔子為司寇同未必定公時仍臧氏為司寇據

大司馬

目主

七

云由司空為司寇魯制蓋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並設未必司空兼司寇也左氏成十五年宋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宋王者後故有大司寇大宰之官襄十五年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楚制僭故稱大且對左右立文也世家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此即崔氏所謂小司馬是也然則司馬之下以事省立一人之說不合矣魯制當與楚同但司馬之不稱大猶司寇之不稱大也摠之孔子為魯司寇與臧武仲為司

寇同世家以為大崔氏以為小皆非

十一月去魯

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叙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覆提定公

年者因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為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語覆提文法耳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百里震熒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

十三年春以為定十二年冬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

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於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邠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官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八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亦未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邠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奈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

爾雅釋訓一篇釋詩之訓詁漢初傳爾雅者皆今文之學故與毛詩不同後世三家既亡爾雅之文不可盡考今審其音義相同或別見他書者列爾雅於上以毛詩證之釋雅正以訓詩也爾雅便便辯也此釋詩采菽平

爾雅毛詩異文

平左右也詩釋文曰平平韓詩作便便靡靡和也此釋思齊雍雍在宮也懣懣戒也此釋抑抑子孫繩繩也懣懣懼也此釋鴟鴞予維音噍噍也泚泚武也此釋江漢武夫泚泚也釋文曰舍人本作僨音同鹽鐵論繇役篇

引詩武夫潢潢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璜璜皆潢潢之訛洋洋思也此釋二子乘舟中心養養也薨薨衆也此釋螽斯薨薨兮也釋文曰顧舍人本作雄雄案顧野王就郭注爲音然則郭氏注本作雄雄矣古瞽聲玄聲皆烝類也委委佗佗美也此釋君子偕老委委佗佗也釋文曰諸儒本並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怗怗愛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漢書敘傳下姤姤公主孟康曰姤姤惕惕愛也師古曰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惠氏棟云說文姤美女也或作妖从氏然則爾雅

日七

七

之怗當作妖氏與是通故王逸引作媿格格舉也此釋斯于約之閣閣也周禮匠人注亦作約之格格厯厯安也此釋小戎厭厭良人也媿媿安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楚詞七諫注云媿媿好貌也詩曰好人媿媿慍慍勞也此釋巷伯勞人草草也釋文曰郭駢草蕭三音廣雅釋訓曰慍慍憂也曹憲音草增增喜也此釋伐木踳踳舞我也旭旭憍也此釋巷伯驕人好好也釋文曰旭旭郭呼老反是讀旭爲好矣訕訕亂也此釋抑誨爾誨諄也邈邈悶也此釋抑聽我藐藐也版版盪盪僻也此釋板上帝板板蕩蕩上帝也爾雅釋文曰版版詩作

板廣雅釋訓曰版版反也熾熾熏也此釋雲漢蘊隆蟲蟲也詩釋文曰韓詩作炯廣雅釋訓曰慍慍憂也然則作熾熾者蓋魯詩敖敖傲也此釋板聽我囂囂也釋文曰敖敖本又作警庾庾病也此釋正月憂心愈愈也郝耕也此釋載芟其耕澤澤也釋釋生也此釋載芟驛驛其達也滄滄浙也焯焯烝也此釋生民釋之叟叟蒸之浮浮也謹謹樂也穰穰福也此釋執競鐘鼓喤喤降福穰穰也嚶嚶喈喈民協服也此釋卷阿雖雖喈喈也佻佻契契愈退急也此釋大東佻佻公子契契寤歎也魏都賦或明發而耀歌善曰爾雅曰耀耀契契愈退急

日七

六

也耀或作佻音葦茗一音徒了反廣雅釋訓曰耀耀好也爾雅釋文曰契契字又作挈楚辭九歎注引詩挈挈寤歎廣雅釋訓契契憂也曹憲音契爲挈穰讓蓋本作挈宴宴尼居息也此釋北山或燕燕居息也卉木悽悽懷報德也此釋出車卉木萋萋也儵儵罹禍毒也此釋小弁踳踳周道也又釋文曰儵儵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我里則釋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也且且悔爽忒也此釋氓信誓旦旦也釋文曰旦旦本或作忌同都歎反玉篇心部忌得歎反爽也忒也義本釋訓瑁瑁刺素食也此釋大東韜韜佩璲也懽懽悒悒憂無告也此釋板老

夫灌灌黍離中心搖搖也釋文曰灌灌本或作權同古
玩反惱惱本又作搖樊本作遙又作恍玉篇心部權呼
官切悅也又公玩切爾雅曰權權惱惱憂無告也又憲
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憲憲憂無告也惟同上蓋爾
雅本作憲憲淺人據毛詩改為灌矣。謫謫崇譏隱也此
釋板多將焯焯也。翁翁訛訛莫供職也此釋小旻滄滄
訛訛也。速速惟速鞠也此釋正月蘇蘇方有穀也。粿
擊曳也此釋小毖莫予葺蜂也不俟不來也此釋采薇
我行不來也爾雅釋文作不俟曰事已反待也宜從來
案說文來部疾下引詩不疾不來從來矣聲又徐疾或

大日百二十 日土 九

从才然則詩本作疾爾雅作侯今詩作來者脫其半耳
不通不蹟也此釋日月報我不述也釋文曰述古述字
勿念勿忘也此釋文王無念爾祖也。萎忘也此釋伯兮
焉得諉草也瑟兮憇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此釋
淇奧瑟兮憇兮赫兮恂兮也釋文曰憇本或作憇同下
板反郭音簡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此釋淇奧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也是刈是
穫穫養之也此釋葛覃是刈是穫也釋文曰是父本又
作刈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悔也此釋生民履帝武敏歆
也釋文曰敏如字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

之迹於畎畝之中又悔音畝案舍人本云云當在悔字
下若敏字作畝則下文敏悔也不可通矣其虛其徐威
儀容止也此釋北風其虛其邪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此
釋車攻徒御不警也辟拊心也此釋柏舟寤寐有標也
情謂之帳此釋小星抱衾與禰也右皆詩經爾雅異文
者其文同者不著

雅注毛鄭異文

郭景純注爾雅承用漢人舊義如健為舍人李巡樊光
等徵引詩經三家為多其文往往與毛氏不同而義亦
有異今考其文之顯異者列爾雅於上以毛鄭證之其

大日百八十 日土 辛

義之同異亦附著焉若郭注但云見詩而經句無明文
者不錄釋詁權輿始也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而毛詩
權輿曰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權輿始也。嘏大也注引湯
孫奏嘏而那曰湯孫奏假假大也箋云假升也。撫有也
注引遂撫大東而閔宮曰遂荒大東荒有也箋云荒奄
也。摧至也注引先祖於摧而雲漢曰先祖于摧摧至也
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介善也注引介人維藩案維當
作惟漢書王莽傳同而板曰介人維藩介善也箋云介
甲也荀子君道篇疆國篇同仇匹也注引君子好仇禮
記緇衣漢書匡衡傳同匡衡學而關雎曰君子好逑逑

匹也釋文述音求正義曰詩本作述爾雅多作仇陽子也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而澤陂曰傷如之何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惺憂也注引悠悠我惺而十月之交曰悠悠我里里病也箋云里居也盱憂也注引云何盱矣而卷耳曰云何吁矣吁憂也都人士作云何盱矣與郭同箋云盱病也與郭異暉勞也注引哀我暉人而大東曰哀我暉人暉勞也注引被祿康矣而卷阿曰第祿爾康矣第小也箋云第福也射獸也注引服之無射禮記緇衣楚辭招魂注同而葛覃曰服之無斃斃厭也稅舍也注引召伯所稅而甘棠曰召伯所說說舍也

六のり千

目七

剡利也注引以我剡耜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本此而載芟曰以我覃耜覃利也會終也注引嗣先公爾會矣而卷阿曰似先公適矣適終也釋言肅嗷聲也注引肅嗷和鳴而有瞽曰肅嗷和鳴愷悌發也注引齊子愷悌而載驅曰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閻弟古文尚書以爲圍圍明也猷若也注引實命不猷而小星曰實命不猶猶若也侏戴也注引戴弁侏侏玉篇頁部同而絲衣曰戴弁侏侏侏侏恭順貌箋云載猶戴也頌題也注引麟之頌而麟趾曰麟之定定題也猷可也注引猷來無棄案棄當作

止而陟岵曰猶來無止猶可也弁同也注引奄有龜蒙案奄當作弁而閔宮曰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俚暇也注引不俚啟處而四牡曰不遑啟處遑暇也釋親妻曰嬪注引聿嬪于京而大明曰曰嬪于京釋官西北隅謂之屋漏注引尚不媿於屋漏而抑曰尚不媿于屋漏西北隅謂之屋漏開謂之門注引祝祭於祊而楚茨曰祝祭于祊祊門內也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珪注引錫爾玼珪而崧高曰錫爾介圭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釋樂小者謂之應注引應縣鼓而周禮大師注禮記明堂位注同而有瞽曰應田縣鼓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箋

大のり千

目七

云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釋天西風謂之泰風注引泰風有隧而桑柔曰大風有隧箋云西風謂之大風雨霓爲霄雪注引如彼雨雪先集維霓而頰弁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霓霰暴雪也釋水過爲洵頰爲沙汝爲瀆注云詩曰遵彼汝瀆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而汝墳曰遵彼汝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水草交爲涓注引居河之涓而巧言曰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釋草瓠棲辨注引齒如瓠棲而碩人曰齒如瓠犀瓠犀瓠瓣漆委葉注引以秣漆蓼詩釋文云蓼說文云或作秣引此以秣茶蓼而良耜曰

以蒔茶蓼蓼水草也釋木櫛木叢木注引集於灌木而葛覃曰集于灌木灌木叢木也釋蟲蟲螽蟴注引趨趨鼠蟲而草蟲曰趨趨阜螽螽蟴也釋鳥鳥少美長醜為鷓鴣注云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而旄丘曰流離之子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釋獸牝豕注引一發五豕儀禮鄉射禮注說文豕部同而駟虞曰壹發五豕豕牝曰豕釋畜駟白駟黃白駟注引駟駟其馬而東山曰皇駟其馬黃白曰皇駟白曰駟長喙獫狁注引載獫狁說文犬部同而駟職曰載獫狁駟駟田犬也長喙曰獫狁短喙曰駟駟舉此而毛詩鄭箋爾雅郭

大司馬

目三

廿三

注其文義之異同可見其略矣

詩雅文同義異

郭注爾雅引詩文與毛氏同而義異傳箋者茲亦兩列之俾有所考焉釋詁龐大也注引詩曰為下國駿龐而長發曰為下國駿龐厚也廢大也注引廢為殘賊而四月曰廢為殘賊廢伏也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攻善也注引我車既攻而車攻曰我車既攻攻堅也徽善也注引大姒嗣徽音而思齊曰大姒嗣徽音箋云徽美也粵于也注引對越在天案越粵通而清廟曰對越在天箋云越於也屈聚也注引屈此羣醜而泮

水曰屈此羣醜屈斂也箋云屈治也正義曰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泝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釋文曰韓詩云屈收也邛勞也注引維王之邛而巧言曰維王之邛邛病也怒思也注引怒如調飢而汝墳曰怒如調飢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履福也注引福履綏之而膠木曰福履綏之履祿也釋言征行也注引王于出征而六月曰王于出征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將送也注引遠于將之而燕燕曰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振古也注引振古如茲而載芣曰振古如茲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夷悅也注引我心則夷而草

大司馬

目三

廿四

蟲曰我心則夷夷平也皇匡正也注引四國是皇而破斧曰四國是皇皇匡也釋訓惕惕愛也注引詩云心焉惕惕惕韓詩以為悅人故言愛也而防有鵲巢曰心焉惕惕惕惕猶切切也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宜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注引中唐有甃而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甃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注引縮版以載而緜曰縮版以載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為繩也釋天日出而風為暴注引終風且暴而終風曰終風且暴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釋蟲草蟲負蟄注引嚶嚶草蟲而草蟲曰嚶嚶草蟲草蟲

常羊也釋獸麇牡麇注引鹿鹿嘯嘯而韓奕曰鹿鹿嘯嘯鹿牝曰鹿嘯嘯衆多也箋云麇牡曰嘯嘯復嘯言多也四蹄皆白孩注引有豕白蹄而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蹄蹄蹄也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畜駭牝駭牝注引駭牝三千而定之方中曰駭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駭駭馬與牝馬也一目白矐二目白煦注引有驥有魚而駭曰有驥有魚豪駭曰驥一目白曰魚牛七尺爲驥注引九十其特而無羊曰九十其特黃牛黑虜曰特此爾雅毛詩之文同義異者可見矣

大方八七

日誌

甚

拜經日記卷第十二

經九千九百六十六字
注四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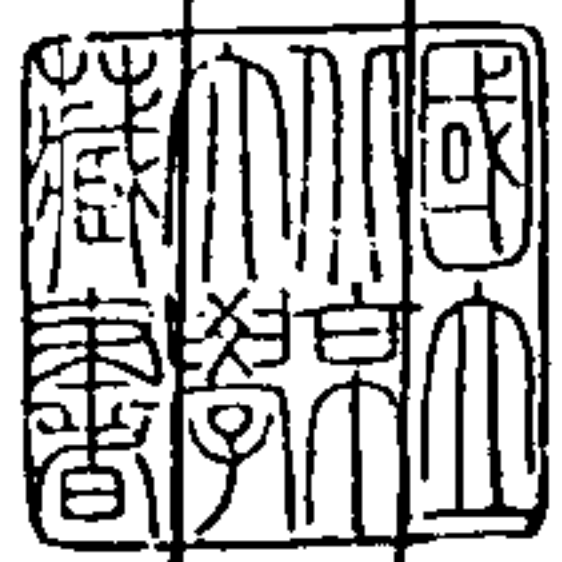
拜經日記十二卷共計經八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字
注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一字

維先君子卒後之九年相始抱其遺書來粵謁見儀徵阮制軍制軍命採擇其要者代爲付刊因以日記進制軍善之爲料量刻資授梓順德閱五月告竣書成十二卷嗚呼自我高高祖玉林先生以經學起家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五傳而至先君子手訂其書刊於南海於是海內之士曾爲經師列之儒林迄於今二十餘年矣先君子闡揚先業著作纍纍日記一書爲讀經之餘隨筆記錄平生精力所萃當代通儒碩彥留讀者幾遍相自傷貧賤衣食奔走於先人之道無所發明至是始得制軍表彰之力告成於後可愧也已其他著作尚有三十餘種今來粵東撫念先人遊蹟歷歷猶在歲月已深而汗青未竟有不禁歛歔欲泣也其假館而俾之卒業者則泚水王竹川明府之力附書於此以不忘嘉惠云耳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冬十一月朔孤子相泣識於書後時在順德之鳳山書院

大方八七

日跋

一



漢書禮樂志
神奄留臨須
搖晉灼曰須
搖須吏也

蕙樓襟記卷一

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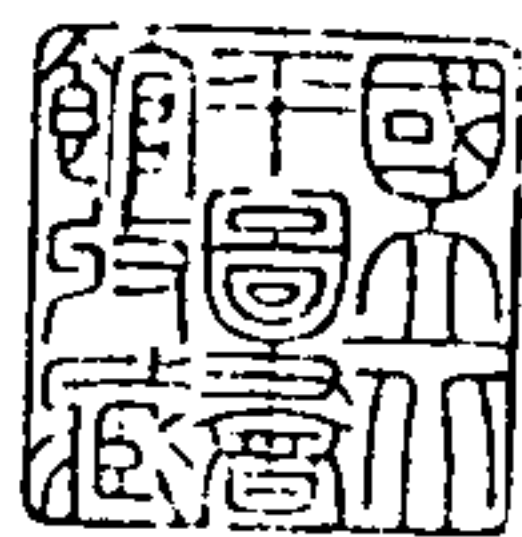
詞九思云陟玉巒兮逍遙

須遙与吏聲皆相近

嘗逞臆逍遙須

孤竹之

義



與大學此以沒世不忘也同一句法侍郎芸臺阮公注
曾子以鄙說爲是

象山陽明之學說者謂近於禪誠是而世之人同儒道釋
者輒喜援其語以爲證則學者之過也獨不觀蓮池尊
者竹牕隨筆乎其言曰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
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然好同儒
釋者謂卽是佛說之真知則未可又曰孔叢子云心之
精神是謂聖楊慈湖平生學問以是爲宗然更淺於良
知均之水上波耳尊者剖判真確絕不假借凡改頭換
面以黃鼓衆聽者皆尊者之罪人也

四書改錯四冊 森藏有初印本甚精好其版式稍大於西河合集楷法相似
疑為晚刻之本若云懼禍抽出則西河集中毀謗朱子者甚多抽之不勝抽也

同治甲子 月後學震澤吳釗森晚鈺謹識

有宋諸儒自元以後最尊奉朱子駁難者雖亦不少顧未有若毛西河檢討之甚檢討著四書改錯一書攻訐朱子向刻西河合集中後懼既抽出余曾一見其書淡文醜詆不遺餘力盧抱經學士嘗曰微論其所言非也即其氣象已迥與儒者不侔矣斯定論也其中唯貶抑聖門錯二卷不無可取蓋宋儒于孔門諸賢自顏曾外不無貶抑過當有以召後人之議論也

本朝經學之盛迥出唐宋周易則惠氏棟之述尚書則王氏鳴盛之後案江氏聲之公注左傳則梁氏履繩之左通周禮則惠氏士奇之禮說儀禮則張氏爾岐之鄭注

二

句讀盛氏世佐之集編大戴禮則孔氏廣森之補注爾雅則邵氏晉涵之

正義斯皆前古所未有者若方言則戴氏震之疏證盧

氏文昭之校本廣雅則錢氏大昭之疏義王氏念孫之疏證皆善本也又如趙邠卿之孟子章句向闕章指皇

侃論語義疏亦久佚今復出於世是學者之幸也

說文無梵字漢街彈碑云梵梵黍苗洪文惠謂卽芄字是

也婁機以為卽蓬字似失之徐鼎臣校說文附梵于林

部云出自西域釋書未詳意義既未詳其意義曷為補

之

七古仄平平仄平平之句自來不多見元遺山詩半尖

森按唐韻

漢都鄉正街

碑彈梵：黍

稷借作芄：

仙風

浮圖插蒼煙查初白嘗議之予攷蘇詩有姍如微雲淡
疎星玉樓浮空聳亭亭杏花飛簾散餘春皆此調也初
白最熟蘇詩一不道及何耶然遺山句不如蘇之高亮
諧聲之字六書中最多如_如有字本會意而聲亦近者則云
从某某亦聲唯韭部糴字說文云从次从弟皆聲言次
弟之聲皆与糴相近也說文九千餘字其諧二聲者唯
見此

朱子之學由博反約非空談性理者也而學朱子之學者
往往流於空疎予最重王溪寧黃東發兩公所著書是
真能誦法朱子者學者不可不留意也

三

將軍魏武之孫子將軍謂曹霸也言將軍系出魏武耳或以將軍魏武連讀謂稱魏武為將軍失之矣

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妙在悄悄厭厭有情

致馮孟亭監察義山詩箋注謂當作峭峭恐非

讀書貴博議論貴雅閻百詩毛西河不可不謂博而其著書閻則失之繁襍毛則失之放恣難乎其言雅矣亭林竹垞可稱雅人

朱子門人有胡安定安定其名也宋理宗本紀淳祐六年詔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竝迪功郎本州州學教授薛應旂編集通鑑認作北宋胡翼之改曰詔授朱熹

門人胡瑗云云又鍾惺選詩歸有朱仲晦荅王無功思
故園見鄉人問詩云出朱子大全集

大慧杲禪師論中庸云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
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
此與張子韶之甥難問而發子韶作中庸解首標此說
朱子曾力闢之蓮池尊者竹牕三筆云妙喜一時比擬
之權辭非萬世不易之定論作實法會則不可予謂尊
者卓見實非子韶可及

袁質甫瓊牖閒評云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
第一人弟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
四

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与竝為徒懷干祿而試官与舉人皆不悟一何鹵莽至此耶元照謂子張善鼓琴故曰琴張也趙邠卿孟子章句之說也邠卿必非無據此二人知古義宜其居第一第二矣何反以鹵莽為笑乎

森按瓊天錄亦以琴張為子張有攷甚詳

無錫惠山左右祠堂最多獨明邵文莊之祠久廢甘涼道響泉顧公邑之長者始重葺之四壁置文莊遺筆石刻予曾過拜祠下其墓在繡嶺之陽亦久湮廢顧公搜索再三先得文莊母過太淑人墓誌繼得文莊墓誌乃桂文襄所誤鄙拙無法顧公會以搨本示予錄得一紙文

莊於宏治中督學江西桂爲文莊所拔士其後議大禮
附和時政實爲文莊玷所誤誌於文莊學行無片語發
明歷官本末亦甚疎略今撮舉數語於此曾祖式祖鎬
父溥母過氏生天順庚辰九月初三日薨嘉靖丁亥二
月辛未年六十有八配顧氏子二德孫佛眞俱天嗣子
煦女三人華岷吳汝憲秦汶其壻也嘉靖己丑正月廿
二日葬

顧端文公憲成中萬歷四年解元其曾孫內閣中書梁汾
於康熙朝得其墨卷於禮部裝潢成冊予從其家借觀
弟一場全弟二場闕下半弟三場全缺卷前履歷三代

五

書法極精端文字畫極潦草其艸稿一筆寫成改竄甚少卷無橫格可伸縮任意卷盡卽雙行夾寫復脫落數十字以筆勒之題有錯寫徑行塗抹題跋甚繁今錄其履歷題目於此 廩膳生習書經年貳拾叁歲身中面白微鬚無錫五十三都四圖民籍曾祖緯祖夔父學頭場道千乘之國一節誠者自成也一章舉舜而敷治焉至農夫也經題一日二日萬幾非知之艱至厥咎若作梓材至丹雘其爾典常作之師次場世之所以治安論擬宋蔡襄寫尚書無逸篇於邇英延義閣羣臣賀表信牌私茶越城夜禁違令

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郭景純云律曰捕虎一購錢五千其狗半之邢疏謂是晉律惠定字徵君云馬文淵所謂画虎不成反類狗是也注所引是漢律非晉律也晉律捕得大虎賞絹三匹虎之子半見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二引

世傳白衣觀音呪後添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五句不知始於何時予讀王鞏聞見近錄云朱道誠妻王氏日誦十句觀音心呪年四十九病篤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乃授此五句而醒病亦尋愈後至七

六

十九然則此五句自北宋人已有之矣

慈相寺在德清北門外有半月泉泉上刻東坡五絕一首
實僞作也近湯緯堂炙硯瑣談曾辯之予見壁間有宋
人艸書斷碑奇逸可喜又有徐波詩石刻惜無好事者
磨搨之

族兄曹州府同知葆林繪小像十幅名香照圖兄子翊賓
嘗請予作記圖爲京江成林畫筆力蒼秀布格雅淨翊
賓嘗爲予言成自号竹隱繪此圖時年僅十八一年乃
成嘗寓居金山寺偶玩月江際忽有小艇乘潮而至一
婦人攜兩少女登岸告成欲宿於寺成思寺不能容婦

女乃以己所居室讓之而於門外清坐徹夜至日高戶
內闐然乃排闥入則虛無人焉於枕函邊得一金龍釵
繫明珠七顆知是神女所遺遂收藏之後行笈至山東
一巨姓招之繪合家歡成故美風姿巨姓之女亦絕色
也見成而悅之成未知也一日巨姓父子欲他適已駕
矣偶与成絮語其女忽褰幃欲入見父兄在急斂身退
而其父兄均不色動遂出門去成癡坐齋中少選其女
遣婢告成曰趣駕矣遲則吾父兄歸均皆將歿贈以白
銀五十兩金條脫一成倉皇遁行三十里聞其女已雉
經自殺遂至曲阜葆林兄時知縣事乃畱之官解此二

七

事皆其所自述後成歿時年僅二十一

翊賓述閨秀詞兩語云關山夜半斷人行有來徃征人夢

真佳句也惜全闕失傳其姓氏亦忘之矣

歸去來辭或巾小車巾飾也周禮春官有巾車今俗本誤

作或命巾車江淹擬淵明詩日暮巾柴車

汪韓門譚書錄云潘安仁小人也其為長安令作西征賦

曰某去魯而顧難敢於直稱孔子之名予謂此自是沿

習之弊未可以此議安仁也劉越石重贈盧湛詩宣尼

悲獲麟西狩涕孔某越石非小人也亦直稱聖諱太白

廬山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某唐人習尚猶爾

古彭方二字通用說文繫或作祊公羊襄十八年經晉侯使士彭來乞師二傳作士魴惠定字徵君謂聲之誤非也古讀無輕唇方音如翕

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惠徵君云王彥無攷臧在東曰王當作壬壬与任同漢書儒林傳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冷陰音近而譌王壬則字誤也彥卽任少府之名史家失之故但稱任公耳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猶治也乃漢儒治經之治左傳疾不可爲也爲亦訓治山海經可以爲瘡郭景純注爲猶

治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慤趙邠卿云慤無愁之貌說文云念忽也引孟子慤作念忽與無愁之義相附漢義如此予未敢信長息不解號泣于父母公明高之意指未詳孟子推公明高之意謂孝子之心不若是之慤慤即契也詩云契契寤歎號泣于父母可謂慤矣凡言若是必有所指此即指號泣而言也號泣于父母可謂忽乎可謂無愁乎慤與下文諸憂字相應有憂故復解之已無愁矣安所解憂乎公明高之意謂父母愛我我固宜供子職不憂亦供為子職而已矣何須號泣乎

如此解似較順

儒名而墨行者喜援儒書以證佛語亦不足深怪但不可
故為割截以逞其私見羅舉人臺山荅汪大紳書云孟
子教學人切實下手處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語當
下便是不生不滅本體此非故為割截乎大學明言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孟子柰何教人勿正心乎

陳思王上責躬應詔詩表云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
母此雖章奏常談然植實丕之母弟也而曰恩隆父母
豈非肆謂之失辭亦可乎

堯舜禹湯古者以為謚法春秋繁露白虎通獨斷風俗通

九

義皆如此雖不必確然既有此說即可承用唐高祖謚
曰神堯宋高宗謚曰光堯皆以堯為謚舜禹湯則未之有也
方望谿侍郎以文學自負無論古今人不肯多讓錢唐龔
明水嘗謁侍郎議論風發龔拱聽久之避席贊歎曰先
生不媿稱 本朝第三人矣侍郎矍然問第一第二何
人龔徐曰貴老師安谿先生令兄百川先生非與侍郎
默然無以應

四書釋地又續云講四書隨筆曰夔夔齋粟夔一足之物
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竝有
^若足之立故曰夔夔也予謂此說穿鑿無理史記魯世家

躬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兒音窮窮一本作夔夔然則夔夔卽躬躬也躬躬將復何說。隨筆百詩屢引之未知何人所著大抵皆鑿說也

桐鄉汪晉賢家有表杼樓取韓詩外傳綏如安表晏如覆杼之語也抱經先生云外傳杼字實杆之誤杆卽孟也覆之乃安若杼袖不可以覆言案莊子山木篇有云孔子辭其交遊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此則表杼之可連文者而義則遠矣毋寧取於是乎

大田詩云興雨祁祁釋文云本作興雲非段懋堂大令云諸書皆言興雲作雲斷無言興雨者丁小雅教授云大

十

戴禮公冠篇降甘風雨興甘風雨是雨未必不可言興也

餘詳鍾山札記

韓公送楊少尹序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朱子攷異云

以與通用之例韓文屢見閻百詩引此以證論語使民

敬忠以勸之義予案謂江有汜不我以箋云以猶與也

鄭康成之說及見於儀禮注此韓公所本百詩也又儀禮疏屢云以不以不猶與否也

宋人史論百無一當胡致堂讀史管見其尤也予嘗於蘇

州書肆見宋刻本價甚廉然勿之顧也竹汀先生自序

廿二史攷異云更有空疎措大輒以衰貶自任強作聰

明妄生痼痛不卞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

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數語已盡宋人之病

爾雅釋蟲蠨蛸長跖說文同唐石經亦作蠨近本作蠨按釋文云蠨蛸詩作蠨同悉彫反或音肅既云詩作蠨明乎爾雅眾家本皆無作蠨者矣

徐楚金說文繫傳自宋時已訛善本近杭州汪氏新刻本全不校讐致多舛錯然楚金於小學亦非有真知者所立說多穿鑿無當抱經先生與翁覃溪侍郎書曾極論之梁山舟侍講舊有校本為孫頤谷侍御所得侍講復手謄一本予移寫一本相易因覆校之頗多新得表兄許積卿主事曾約予同校一定本仿羣書拾補刻之因

十一

循未就淡可惜也

高誘注淮南汜論訓云漢高祖劉季也淮南王所言高皇

帝自是漢高祖雖不注何害且誘漢人也而曰劉季奇矣

史記淮陰列傳
狡兔死索隱本
作郊

淮南主術訓足躡郊菟子謂郊古狡字菟即兔之別體

淮南繆稱訓矜怛生於不足高誘注怛驕也予謂怛乃怛補引多錄
附後

之譌正體當作姐說文云姐驕也徐鼎臣本驕作嬌誤

當從楚金本

淮南原道訓注云質的𦵏者之準執也予謂執字譌當作

藝史記司馬相如傳藝殪仆徐廣曰𦵏準的曰藝按藝

卽臬字說文臬駘準的今本的也

淮南說林訓毀舟爲杙注杙舟尾讀詩有杙之杜子案杙卽杙也杙杙聲相近又案杙卽杙也杙亦作杙杙杙之杙說文作杙是曳大偏旁通用故杙杙字同之二說未知孰當

爾雅釋畜篇末馬八尺爲龍一節有小題六畜二字邵二雲學士正義云據左傳疏及唐石經補錢晦之亦云石經有此二字予向梁山舟侍講借石經閱之乃竝無此題又非裛潢之本不得疑其翦裁脫落也舊藏雪牕書院校刊爾雅有此二字雪牕本未詳時代審其鏤刻殆

十三

宋本也可以正俗本之誤者甚不少今已贈武進友人臧在東

咏牡丹詩不難於穠麗而難於幽秀予苦愛東坡清寒入花骨肅肅初自持一聯下此則誠齋擡舉精神微雨過畱連消息嫩寒生調雖不高尚饒勝致

執文類聚有叩頭蟲一門述焉不詳唐盧延遜詩有牕前

壁剝叩頭蟲之句予案廣雅釋蟲云蝻蝻也蝻蝻与

叩頭一聲之轉疑卽此蟲蝻叩同匣母 蝻頭同泥母

吳人謂嬉遊曰薄相蘇州府志方言攷載之東坡泛頴詩此豈水薄相与我相娛嬉不知東坡又何所本耳

朱用純字致一，号柏廬，崑山人。國初高士，世傳朱子格。

言黎明即起，云即柏廬所作。至今僅餘年，已譌傳為

徽國文公之文矣。翁覃谿侍郎曾書刻之，有跋甚詳。柏

廬父集璜明季守城殉難。

^宋葉靜逸詩：行來屐齒印蒼苔，十叩柴門九不開。春色滿園

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萃古齋主人錢景開告余本

是小叩柴門，久不開，因久譌為九。遂改小為十，便甚蠢。

拙景開曾見宋本如此。

唐鄭餘慶食蒸壺，盧事出盧氏禱說。兩蘇公皆用作盧懷。

慎東坡岐亭第二首云：不見盧懷慎，烝壺如烝鴨。藥城。

十三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晒麥詩云烹雞亦有丞胡盧自注

盧懷慎云云別有所本耶抑皆誤用耶

尚書大傳王厚齋猶及見之殆止於元明之際今行世國朝有三本一

仁和孫氏之駮本一德水盧氏見曾本一烏程董氏豐

垣本皆由采輯所成盧刻本乃惠定字松崖徵君所輯其盧序

中不詳言但云得之吳中藏書家竟似舊本之存於今

者似近於欺矣其中錯處甚多錯處甚多聊摘一二言之如以白

虎通云書逸篇曰厥兆天子壽宋元刻本皆曰逸篇明

刻本逸上添行一止字實衍行文也後人妄疑止無通用遂

謂是周書無逸之文殊不知無逸完好何由有此語丁

小雅云白虎通引厥兆天子爵以證帝亦稱天子之義
尚書唯堯舜稱帝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當在舜典今東
晉古文分堯典下半篇爲舜典故無此語此論極當然
則以此語入無逸豈伏氏本真乎又甫刑條書曰鮮度
作刑以誥四方此誤讀困學紀聞也紀聞云費誓大傳
作鮮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此其文義
甚明而定字松崖乃以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誥四方爲一句
其疎不已甚乎

王子安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
臨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不解叩僧一行一行亦僅首

十四

句之義華蓋云云卒莫能曉事見酉陽雜俎唯杜少陵
有五雲高太甲之句將毋少陵獨能知其義乎

龍舒王日休字虛中著淨土文十卷其論淨土雖不如蓮

池尊者之條暢然頗簡直日休生平行事畧具於費衮松漫志無可攷朱子

語類有一條云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貪

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

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云予謂大儒必不妄詆人或

此人少年有遺行耶若貪汙異常之人雖日日念佛庸

有益乎

成容若侍衛刻通志堂經解徐健菴尚書隸刻三月而成

侍衛界尚書四十萬金故急潰于成通志堂侍衛之堂
名也經解卷帙浩繁唯方望谿曾遍為點閱一過何義
門悉以其付刻之原本与本之完缺及校勘失當者錄
成一冊沈椒園按察刻行之錢廣伯曾以刻本示予
商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古毒篤
通用予謂召号天篤降器文義正同書正義乃云酷暑
下災失其旨矣

演義傳奇其不足信一也而文士亦有承譌襲用者王文
簡雍益集有落鳳坡弔龐士元詩士元歿於落鳳坡自
演義外更無確據元人撰漢壽廟碑其銘云乘赤兔兮

森按見元魯
貞桐山老農
文集隨作從

十五

隨周倉亦祖襲演義

東坡詩叩門呼阿同子由小字同叔也其子叔黨名過稱
曰過子其稱謂皆奇又沈存中三沈之叔父也三沈呼
曰括叔今人則雖疎屬豈可稱族父之名哉

作文有當用質語者少加潤飾反失語氣湘山野錄載明
肅太后欲謁太廟薛簡肅公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
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歐公誌墓乃云若何而拜乎語
意不明且大減生氣吳 爲歐公行狀載仁宗語曰
如歐陽修者豈易得哉韓忠獻誌墓改云如歐陽修何
處得來語意便肖

竹牕三筆云有偽造二經者題以父母恩重等言中不盡

同而假託古譯師名吾友二人各刻其一見其勸孝而不察其偽也予謂此經文理荒鄙偽誠無辯然其來已

久後漢乾祐三年有石刻本前題大漢國兗州龔邱縣

剛城村民 進刻當非文士也孔蒞谷主事曾搨以遺

詹事竹汀錢公公有跋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再續

忍字藏刀於心是能忍也此甕牖間評之說然則訥字乃

藏刀於言乎訥忍字皆从刀聲此於六書不屬會意

左傳彼皆偃蹇杜征南解作驕傲世唯知有此解耳離騷補引另錄

有兩偃蹇字義各不同望瑤臺之偃蹇叔師云高貌也

六

何瓊珮之偃蹇叔師云眾盛貌

顧寧人肇域志唯有鈔本行世許積卿兵部曾得其手槁

廿冊予曾見之字極細行款亦密筆筆不苟又嘗於舟

侍講處見其尺牘書法正同

劉叢山先生國變後初至南京往見阮大鍼大鍼揖罷遽

問曰老先生於國本時頗費心力先生毅然應曰然大

鍼曰你曉得它家子孫弄得盡絕如今立在者裏底畢

竟是我福王乎先生變色拂衣喃喃罵而出大鍼恬然

顧左右笑曰這老頭兒刀在頸上猶然不知

黃陶菴先生館於常熟錢氏主人納柳如是為適妻時作

催粧詩者甚眾或勸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沮其事於朋友之義虧矣尚可從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陽攜柳夫人詩箋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陽強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諸君和之矣庸何傷先生正色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則斷斷不可孟陽慙沮而罷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面琵琶聲皆入聲也予案唐宣宗弔樂天詩胡兒能唱琵琶篇張祜詩宮梅_曲琵琶聲 弔_曲妓詩斷腸猶繫琵琶弦宋人詞十四五間抱琵琶尋皆作

十七

入聲不獨白公也然廣韻入聲不收

杭堇浦編修論詩雅不喜東坡嘗對客詆訶客或問曰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此坡老看潮絕唱也先生能作此語否編修輒拱手贊歎曰蘇老先生蘇老先生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伏苓伏苓千歲化爲虎魄東坡與程正輔遊香積寺詩伏苓無人採千歲化琥珀乃本此然今本博物志無此文見它書所引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二條下云鄭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安國曰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止傳論

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及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閻說殊謬此陸元朗經典釋文語也監本注疏割裂釋文附刻當音釋而於此誤列為大字此檢原書即可是正者也今直以以為康成引孔安國語不亦異乎又卷五下第七十四條下云儀禮士昏禮注云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壻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此亦釋文之誤刻作注者而竟以為鄭注可乎閻氏於此等處輕易立論貽笑大方而其糾駁前人

十六

遇有間隙輒肆詆譏如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音之鶴
 反黃陶菴先生文讀作如字此誠陶菴之誤然似非大
 謬也閻著四書釋地於三續中兩存其說夫糾其謬可
 也奚必兩見乎喜譏人過豈非君子所尚且云讀黃淳耀
 文輒笑其不識字予謂如陶菴為人雖一丁不識庸何
 傷直呼先哲之名而加惡聲焉難乎與言謹厚矣
 鄭所南心史明末始出顧亭林有詩記之然故實偽書也

閻百詩謂是姚士彝叔祥所誤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
六十九條下閣蕃白云聞之曹秋岳當非妄語

千字文云孟軻敦素敦素未詳所出爭謂定由孟子外篇語也

興嗣梁人當及見其書今所傳者乃偽書也丁小雅教授曾作疏證辨之

鄭峯陽杖母之獄韓門綴學五詳載其事然杖母之由則未嘗言及蓋峯陽母夫人嘗夢神言當受官刑告峯陽恐踐妖夢峯陽解釋再四而母疑未釋峯陽憂之乃曰兒亦嘗食祿於朝矣設座請母伏受杖母大喜從之遂命婢撲掌三下適是時為表兄某所值此事發之自吳舅也或即吳氏子耶遂為所倚峯陽平時事母至孝事發母夫人具牒述其始末而屢奉部駁峯陽忤溫體仁時溫枋政故必欲致之死也抱經先生主常州龍城書院曾至鄭

十九

氏見當時案件後亦為予述之已漸忘矣族子翌賓亦曾見其鄉人為道此事予因記之

大慧禪師曰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讀宋史李芾傳大慟怒侍者不哭欲推墮巖下被緇削髮究無生法忍須臾如此胸襟而後可李文公翱荅朱載言書曰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輒然則左

思言之矣予案輒然出莊子 篇非舛自太沖

東坡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抱經先生曰

顛風句曼聲讀之便肖鈴聲竹汀先生曰顛當斷渡皆

雙聲字 顛當同端母 斷渡同定母

四書釋地又續有少艾一條引講四書隨筆曰集註以艾為美好雖本趙氏殊苦不甚確蓋古人呼男色為艾又曰楚辭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建陵君男色予每閱此為之失笑既呼男色為艾則楚詞幼艾又何以屬女知好色則慕少艾謂是男色殊不近情趙朱大儒注經明道於此類正不求其甚確耳洋堯峰集中與百詩書標曰與或人書誠不為過

龍城札記云古人於字之難識及疑似者往往卽他語以相比況漢書注鰕音淺鰕傳音亭傳之類若作音淺鰕之鰕音亭傳之傳人更易曉而古人往往省之郭景純

二十

注方言猶然予案郭注尔雅注中自有音亦如此戴東
原編^{吉士}修^士方言疏證每^{改其}音如為音指搗必云當作音指
搗之搗^{吉士}編^士修^士素識古而於此則失之札記又云漢書注
縣名莫黜音怛狝氏音權精此自音黜為怛音狝為
權耳非連莫讀怛併氏讀精也縣名以氏稱者甚多又
莫字人所易曉故不嫌相溷予謂先生之說狝氏似尚
未當地理志代郡下注引孟康曰狝音權氏音精廣韻
十四清部精紐收氏字云狝氏縣名則氏之讀精並非
後人之誤且古人音義用兩字三字四字者皆取成文
或方言如怛怛二字本相連而權精則非成文如何聯

絡先生於此恐欠精思竹汀先生漢書攷異云示有邴音氏有支音邴與權支與精聲皆相近

鍾山札記四云詩噲噲其正傳及箋皆以快釋噲按淮南

精神訓噲然得卧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

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元照案一切經音義五八陽神呪

經云內噲三蒼亦快字也又十三新歲及二十法句皆

云蒼頡篇噲亦快字又案公羊春秋昭二十七年經邾

婁快釋文云本又作噲說文噲讀若快

困學紀聞九云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蚺之文簡凝含醜之

墨餘蚺見詩貝錦箋按尔雅釋魚餘黃白文餘泉白黃

廿

文鄭箋用雅訓可

困學紀聞十云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厚齋曰山海經檢此語未見予謂無論果出山海經亦不可據以論字牛耳無竅其聽以鼻然則聾字雖從耳從牛又何不可此取無理可关者蓋六書形聲之字多無義可尋其有義者則會意指事字也聾字从龍聲故其音同何煩穿鑿

黃周星九煙患晨瀉百藥不効有教食海蛇者頗愈後夢人告曰空服威喜丸醒而詢醫者不能答遍攷方書果有之乃茯苓黃蠟二味也服之良驗予按明茨山吳球

諸症辯疑 二 云威喜丸治白濁黃蠟白茯苓各四兩以
茯苓入甕器煮十餘沸取出曝乾研成細末用蠟搜勻
丸如彈子大空心細嚼一丸滿口生津徐嚥下以便清
為度球括蒼人所著書載明史藝文志尚有用藥元機
二卷未見

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言此誤也原文觸龍言願見傳譌合
龍言為一字耳楊倞注荀子議兵篇引尚不誤史記趙
世家云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漢書古今人表左師觸
龍列於中下

熹平^{所立}石經既^自當時諸儒解詁匙有引用唯何劭公公羊

廿三

解詁曾一引之昭二十五年傳注所稱大學辟雍者是也

西湖岳廟有嚴嵩和鄂王滿江紅詞石刻甚宏壯詞既慷慨書亦瘦勁可觀末題銜華蓋殿大學士後人磨去姓名改題夏言雖屬可矣然亦足以懲姦矣

白樂天蘇州重玄寺碑數佛經八種各列其字數其數阿彌陀經一千八百字較今所傳者少五十六字或疑白公但舉成數然餘七經皆數其奇零不應此經獨舉成數也

日知錄二廿云舊唐書長孫后傳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

慈於妾天下知之新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吳丈胥石曰漢書韓信傳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此子京所本不可謂不成文也掬未免活剝不妥帖耳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予按文選注引此凡三見厚齋所引者任昉奏彈曹景宗注也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亦同而以趙岐為劉熙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與今本同趙岐曰放至也

三

孫宣公孟子音義云放踵丁方徃切至也則丁公著所據趙本已作放矣李善丁公著皆唐人也梁惠王下篇放乎琅邪趙氏訓放爲至予謂

江書任

彈下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劉熙注本如是廣絕交論注所引^與今本同者當是趙本任彈注中趙岐疑劉熙之譌厚齋偶未細攷耳予此說得之翟晴江教授四書攷異下編^{十五}條攷三云

王[○]荆公剛復可讀其文而知其槩予謂歐陽永叔亦復如是永叔誌尹師魯墓稱其文簡而有法可謂知音議永叔者誠非也然其論師魯墓誌別誤一文謂簡而有法

六經中唯春秋可當之餘經非孔子自作故雖有法而不簡也有此一辯則此四字實適成妄語師魯之文可與春秋竝論乎何其不倫耶謂六經唯春秋簡而有法餘皆有法而不簡又何所見而云然且文貴有法繁簡各極其妙非專尚簡也永叔好作大言凌駕時人初不檢照乃爾

困學紀聞二云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予按內而形相近長文二字卽肆赦之偏旁此詔正所以赦天下也宜若可信然細攷之則妄

咄

言也師古注引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晉張所見本已如此宋人安得見漢人寫本乎然亦工於作僞矣

集古錄樊毅修華嶽廟碑跋云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予謂古職識字通用荀子哀公篇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若天之司莫之能職莊子繕性篇心与心識釋文云向本作職

困學紀聞五云周無舛之鐘至隋乃毀何義門學士曰詳春秋正義予按隋開皇十五年勅毀無舛鐘見左昭廿

一年正義兩隋書帝紀開皇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近見徐昆柳崖外編載傅青主先生一帖語極蕭散有味錄之於此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是兩三行眇如膠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橙上聽甚麼飛龍鬧勾欄消遣時光倒還使得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儘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跟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喫兩碗大鍋粥也好

續漢書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困學紀聞九云鬪苞似是人名

廿五

氏當攷全讞山吉士曰河圖闔苞似是緯書名目故曰受非人也竹汀先生曰文選與孫皓書李善注引河圖闔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闔苞受蓋河圖篇名志譌闔爲鬪厚齋疑爲人名非也予謂先生說是也規字當下屬爲句規象模取其象也文義極明順闔鬪二字正否難遽定受授古通用

世傳高王觀世音經前有緣起文義鄙俗云是高歡時有孫敬德當死誦此經千遍臨刑刀折此事殆妄造也予按魏書儒林盧景裕傳景裕興和中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

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北史載盧同傳中亦同。高王二字義不可詳。恐未必稱齊神武也。今所傳者似經似呪。決非真本。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云。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例作口。武王凡銘。皇皇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闕文也。鍾譚目口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為纖。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不知凡銘。与四口字何涉。可發一噓。予按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机之銘曰。皇皇生敬。口生垢。口戕。口盧景宣注。口生垢曰

共

咄恥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又注口戕口曰
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
周蓋未曾讀禮強改古先王成語為闕文而大書深刻
可稱大膽。口生咄作口口生咄此則誤也

鄙意優之為優
伎條空節去
魏三兒任俠
喜施係溺之
者言之四川人
頗多吐罵之
者足下以為
何如發白

之為伎至賤者也然其中猶未嘗無人以吾所聞得二
人焉一張鳴玉字珂亭長洲人為浙江巡撫某公所
暱乾隆辛丑巡撫以罪被逮柯亭挈家北上寄跡保和
部常往探囹圄以慰岑寂比巡撫弃市柯亭正在歌場
聞之即易衣赴哭一慟幾絕未幾遂南還今不知何在
矣一魏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以貧入都時年已長

蓋乾隆己亥年也入雙慶部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師不
數年海內殆無不知有魏^三兒者然其性任俠喜施當其
得意之秋四川人無流落於京師者迄今年將老又貧
困矣傅粉登場風情如舊而激昂慷慨自述生平聲與
淚俱一洗昔年脂粉之氣於戲感恩任俠出於此輩吾
儕能無媿耶

錢唐吳西林處士名穎芳兼通儒釋書居杭城艮山門外
副都御史翠庭雷公督學浙江聞其名往就見焉騶從
出艮山門而止徒步造廬詢謀所及處士槩謝不知公
歸數日又往訪禮愈恭處士不復辭拒縱言不隱自晨

廿七

至日中未已公索飯處士擷野蔬淪而爲羹與脫粟竝
進公食之甚甘日晡時乃返是時湖州荒大吏置勿理
民甚困處士爲公言之時烏程吳桐邨刑部廉任——
錢塘教諭公以其湖人也而問其詳與處士之言合公
卽發檄按臨吾府日覩困狀公怒甚凡府縣攷之列前
茅者悉不補弟子員丁小雅教授歸安縣攷按首也亦
不獲與公遂參奏大吏降罰各有差公幕客陳先生梓
實代公州奏公稍爲點竄其稿今尚在海寧士人家未
幾陳先生作勸農詩示公公遂告養婦今傳誦人口僅
暮。雨。欲。來。須。早。計。春。風。雖。好。不。多。吹。一。聯。耳。公。旣。得。請。

刑部慮既及問計於公公令赴禮部試刑部遂於乾隆
辛酉成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典試貴州督學山西予
從兄石麒其女夫也

另撰一條

史記畱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
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
音怡後人動云圯橋進履殆誤認作圯壞字按圯壞字
从己而之己圯上字从辰己之己說文圯从土己聲東
楚謂橋爲圯与徐說合

左傳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皆字似未妥幼時曾問
諸塾師不能荅也後見金聖歎批本以皆字屬上句云

共

皆与偕同俱也說頗佳

黃九煙夕陽詩附刻唐詩快前今錄之於此我聞詩人言
夕陽無限意夕陽自夕陽何與詩人事多少蚩蚩兒昏
曉同夢寐獨有多情人煙雲滿胸次所見皆夕陽夕陽
況相值初不与詩期尔時詩自至靈均指纁黃淵明賦
佳氣夕陽本無言詩人自憔悴多情我亦然見此欲下
淚吁嗟一夕陽宇宙相終始碧雲惹相思明霞澹搖曳
芳艸恨無休紅樹紛如醉種種与偕來茫茫百端萃羈
客剝傷心美人漫凝睇第一最銷魂無如雨後霽黯黯
近黃昏明滅半蒼翠悲吟織暮蟬殘虹空點綴銷魂復

銷。魂。尤。在。秋。冬。際。艸。木。倏。變。衰。悄。如。天。地。閉。斷。雁。與。寒
鴉。點。點。皆。愁。思。終。古。此。夕。陽。閱。盡。人。間。世。河。山。送。興。亡。
城。郭。今。古。異。松。柏。五。陵。煙。樓。臺。鏤。薜。荔。哀。樂。兩。無。端。歌
哭。都。非。是。所。以。鍾。情。人。詠。歎。恆。不。置。長。篇。或。短。篇。風。謠
及。頌。偈。詩。但。說。夕。陽。便。有。淡。妙。義。或。一。兩。句。佳。定。帶。夕
陽。字。首。尾。縱。參。差。往。往。不。忍。棄。問。我。何。為。然。殊。不。可。思
議。毋。乃。固。癖。成。韻。事。等。魔。崇。詩。為。夕。陽。窮。亦。為。夕。陽。貴
夕。陽。為。詩。傳。或。亦。為。詩。累。詩。耶。夕。陽。耶。是。一。還。是。二。若
與。我。為。三。共。命。同。根。蒂。我。今。盡。蒐。羅。不。獨。充。巾。笥。愁。以
當。醇。醪。病。以。當。藥。餌。亦。可。驚。天。公。亦。可。泣。幽。魅。此。集。若

廿九

告成詩人應破涕萬古復千秋夕陽長不墜

文心雕龍銘箴篇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予攷逸周書文傳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也

左傳魏絳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之箴王闕

解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呂覽應同篇引商箴曰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又謹賜篇引周箴曰夫自念

斯學德未暮是三代皆有箴不獨夏商也

崇禎中熊公開元姜公採俱以參周延儒被杖遣戍二公

晚節益甚不同姜公遣戍宣城明公以未有後命遂

不歸歿葬宣城愛君之誠非出勉強王文簡公反以此

事譏之不可訓也熊公國變為僧聚徒擁眾開堂說法

嘗至南京一日攜侶遊鍾山有楚僧石溪者隱者也獨

不往及熊遊歸石谿問曰若輩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禮
熊鄂然漫應曰吾何須行禮石谿大怒吐罵不已明日
熊謁石谿謝過石谿又罵曰汝不須向我拜還向孝陵
磕幾個懺悔去吁石谿誠卓矣熊公似不宜如此也

予向讀吳梅邨琵琶行喜其瀏離頓挫謂勝白文公琵琶
行久而知其謬也白詩開手便從江頭送客說到聞琵琶
此直敘法也吳詩先將琵琶鋪陳一段便成空套昌
黎平淮西碑非不喬皇冠冕然不免柳子厚之譏病亦
坐此又梅邨全不知韻故多出韻今所傳本已爲後人
改定然韻雖諧而句法究不如原本余見嘉善龔廷鈞

三十

此四題列於 鼓鼓之別

書眉有目

無說

能

運目鳥

論語古今文

淮南繆稱條
補引

說文心部怛驕也

繁欽書審姐名娼李善注

顏延之庭誥姐語以敵要說姐亦姐之譌

嵇康琴賦或怨嬗而躊躇李善注

楚詞遠游欲度世以歸兮意恣睢以担擣通雅云担

丁但切

淮南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注但猶詐也通

雅云但與誕通又與亶通

左傳彼皆偃
蹇條補引

廣雅釋 偃蹇天矯也

淮南本經 偃蹇寥糾曲成文章

錢永基所選古文怡情集有琵琶行句多出韵殆原稿
 也今摘錄於此 為問按歌人姓白家住通州有人識
集改好 尋覓 初撥鷗絃風秋集改 雨集滴集改 刀劍相磨轂相
 擊南山石裂 黃河傾馬蹄迸散車徒奔行集改 紫髯
 碧眼渡桑乾白艸黃羊吹威粟乾集改 銜枚鐵騎飲桑
 可憐明月風集改 滿關山 一自中原報烽火豺集改 盛暖
 閣才人罷歌舞 段師淪落延年久不見君王有賜金
集改 賜 以上改者皆遜原本結處以尋字叶人中字
予恩 真侵通用則不能改矣

楚詞九歌 東皇太一 靈偃蹇兮姣服注偃蹇舞貌

九懷 昭世乘龍兮注驂駕神獸拏紛紜也

遠游 服以低昂兮注

七諫 哀命何山石之嶄兮 靈魂屈而注

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 靈魂注 難止欲去之也

漢書禮樂志 靈輿位注 驤師古曰注 高驤也

七發 旌旗注

陸倕石闕銘 偉哉注

司馬相如子虛賦 天矯枝格注 杪顛

班固西都賦 神明鬱其特起 遂而上躋章懷注

神明臺名也注 高貌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 飛梁注 以虹指

大人賦 掉指擣以注 方張揖曰注 委曲貌

大人賦 蜩蟪注 休矣以梁倚

長門賦澹——而待曙兮注——佇立兒

張衡思元賦——天矯婉以連卷李善注——驕傲

之貌也非

魏文帝柳賦修幹——以虹指兮初學記

嵇康琴賦——雲覆

史傳第十六論班固述漢云遺親攘美之罪微賄鬻

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後漢東觀袁山松張瑩薛謝承司馬彪華嶠不及

范蔚宗

誄碑篇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

章句篇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詞用之字出句外

尋兮成字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

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論說第十八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文心

文心

明詩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黃注道原未詳舊注引

道慶然道慶四言回文之前已有璇璣圖詩

高祖紀及高祖貴遜不知老父處又項羽皆王諸

將善地又遂不使治病

彭越列傳此其意欲復得故邑

淮陰侯列傳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劉敬列傳

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項羽本紀項羽

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又皆阮田榮降卒又漢皆

已入彭城又取漢王家皆已

平津侯主父列傳公等皆安在淮南衡山列傳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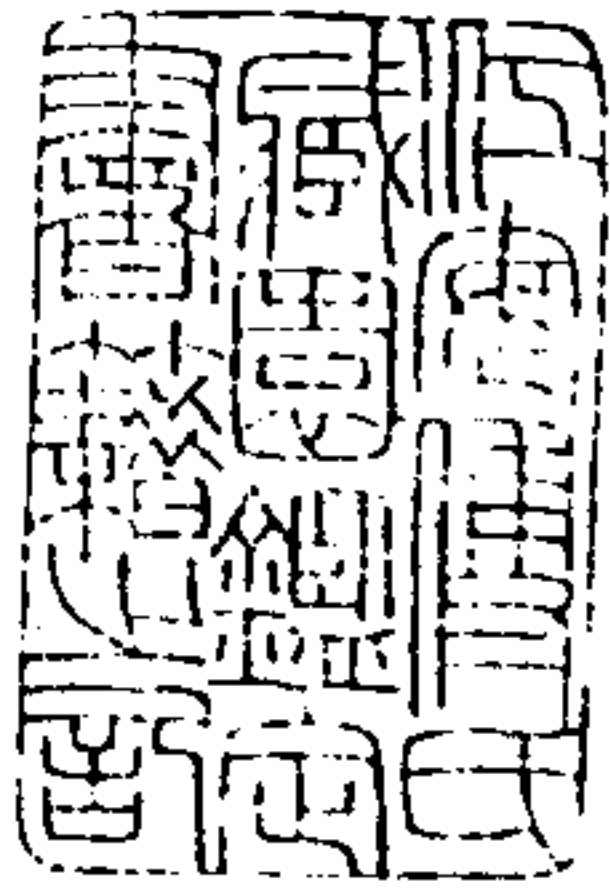
不聽公言卒也淮南王又王自度無何

儀禮有司徹云乃撫于魚腊俎注古今本文撫作搯
宋本釋文亦作搯五經文字搯之石反見禮經玉

元本

修去

篇 搯 丁 計 切 撮 取 也
 類 篇 手 部 集 韻 去 聲 搯 搯 搯 搯 丁
 計 切 說 文 撮 取 也 或 从 折 从 示 兩 手 急 持 人 也 亦 作
 搯
 切 擊 也 又 徒 佶 切 搯 取 也 又 尺 制 切 又 當 蓋 切 又 陲 沒
 六 切 擊 也 又 徒 佶 切 搯 取 也 又 之 石 切 拾 也 文 三 重 音
 玉 篇 手 部 抵 之 是 切 側 擊 也 戰 國 策 曰 抵 掌 而 言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蠢愚獨學無友儼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觀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元照微有知於古人故訓之學實基於此往還兩載而先生殁維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俾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仿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翻其時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定名也錄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為之指瑕糾繆且畀

自序

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書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其序先君聽畢大喜諭元照曰錢公文真良藥也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走使傳觀冀聞闕失積案既夥寢夜寐改藁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先君之疾卒不瘳遂有庚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苦由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既漸生骨肉猜嫌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生憂傷疾疢相嬗乎終歲楮柱門戶既已良苦而所生之不才子日從而撓之元照自顧揅歿無策

奚俚更問其它然蒙

先君之休蔭仗親知之匡濟

此身竟至今存而

遷兒

之生正在乙丑之秋元照處

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人事置身於溪山絕谷

之中者徒以先考妣之未葬老母之尙存也而

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令者則以吾

遷兒

在也外

兄德清蔡慶占

景光

憐元照之窮於丙寅之秋為置

屋餘不谿俾

遷兒

母子居之季冬之月元照乃買地

川三圩安葬

先考妣五匱并營母氏生壙一歲之

中再舉艱重心神告頽然而奠以安生始念已不及

自序

二

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媮樂刪次舊藁擇夫說

經之語出於己而不背乎古者錄存六卷仁和宋德

輝

咸熙

寓書索藁本遂以舊藁詒之於是元照年已

卅五去先君之弃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

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昭代百餘年間

名儒輩出揆索鉤稽巨細精猶罔有不盡其著者無

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如同縣楊傳九

苞

養原

海甯錢廣伯

折

武進

德清許子詠

宗彥

之

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蚤世無書傳九嬾病未及成書餘數君則鄭重不宥輕出其書元照之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己者有兩端焉元照生四年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十四年中知耗我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以償我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卷書燬而弃之則先君之心力盡為虛擲此寫定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即曰吾畏友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扶病來石冢畱數日而

自序

三

去時年已七十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游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今兩先生皆已謝世元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為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先生且諸子商榷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二也若夫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之人所敢望也寫既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

痛云

大清嘉慶十二年歲在彊梧廬安陽月初八日丙子歸安嚴元照書於餘不谿館

自序

四

娛親雅言者吾友嚴九能承過庭之訓會粹參互爲書凡若干卷九能小子四十三歲而予交其父子間如紀羣之遊九能小時已結交多老蒼而予今年始識之蓋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也九能天稟絕異生甫周晬卽能作眞草字其尊人茂先翁抱就案頭卽搏衷搨筆揮灑盈卷軸逮三四齡蓋放筆作擘窠大字求請者滿戶外雖素以善書名者多遜讓以爲不逮也九能既知名於時大興朱石君尙書督學兩浙檄令就試補學官弟子員時九能年十六尙書評其卷

吳序

曰信筆塗雅卻無俗氣九能謂尙書知我向人每誦其評語其室人樞金匱故大學士文恭公會孫女也謂之曰朱公僅青君一矜而感若是使有進此者將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喜譽而惡聞毀耳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感恩而未爲知己者乎如朱公乃眞吾知己也九能善讀書有得輒隨手劄記務求眞是年未三十著書已盈尺此雅言其一也夫顯親揚名古今所稱孝也九能不於是時務進取而願操三寸管但頭著書思以求

娛親雅言 序

親娛論者多以爲過雖然經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垂以顯父母乎使置立身行道於不問而猥以掇上第躐要津當之亦淺之乎其言之矣然則九能之爲此未可厚非也且九能固非抱一經以老者九能能不求於世世要不能忘九能然使九能爲當涂所物色置身通顯博取人間一切可歆可豔之事而其所以娛其親者正自有在也而它何與焉學士餘姚盧紹弓先生詹事嘉定錢曉徵先生皆與九能爲忘年交而學士識九能尤蚤憶乾隆庚子學士以祝

吳序

釐至京師予每與洪稚存走奉講論學士輒爲嘉與嘗語其女夫李翰林東采曰吾此次入春明覺後來英俊頗咄咄逼人稚存今已貴矣子則年景尙盡無可著見有媿知己之言而竊喜於同岑臭味得九能之張吾軍也於是乎書嘉慶三年七月吳蘭庭

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曾無萬卷書臆決倡聲自夸心得縱其筆力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撝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古今聞見與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鉅錮說經必誣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取勝者特出於

錢序

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托齊諧諾臯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積波名目猥多方家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廬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不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也若谿嚴九能氏少負異才搗梁家學所居芳椒堂聚書數千卷多宋元槧本九能寢食於其閒漱其液而嚼其藪中有所得質之同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

表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子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希黍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為兼珍以辯論為舞絲此其娛殆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為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九能之所至也哉

嘉慶元年歲在游兆執徐相月之望嘉定同學弟錢大昕書於吳門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錢序

如親雅言序

以說部爲體不取尤散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之類分而枚舉其所知以爲書在宋莫著於困學紀聞當代莫著於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著於吾友嚴君九能娛親雅言余嘗以爲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是願爲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同皆中無所得藉是邀名自謂知古學而已聞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爲真知也洞

段序

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覈諸羣書而無核反之吾心而怙然一字一句之安安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九能所說皆得真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夫人有心得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爲古人有言有爲未嘗不思後之人處此必有善於我者未嘗不恨後之人不可見也困學紀聞一書近儒何義門閻百詩全詠山錢曉徵皆爲補闕糾繆日知錄亦多有經近人是正者伯厚亭林捉筆時豈不知

娛親雅言 序

有此乎豈不歎惜其不可見乎今九能之書存同志諸友梁曜北徐新田許周生必在東輩皆爲之歷摩商榷力爭銖黍夾注於行閒此又不俟後之人爲之伯厚亭林知此必恨當日之未能集思廣益有如是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攷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尙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九

段序

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攷覈之大而已矣嘉慶十四年正月金壇段玉裁序

右娛親雅言若干卷吾友嚴九能氏之所作也稭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寢盛予於唐得四家焉曰顏氏匡繆李氏資暇蘇氏演義邛氏兼明於宋得四家焉曰沈氏筆談洪氏隨筆王氏叢書王氏紀聞此八書者皆足為攷鏡之資而曲阜浚儀兩家最善以其長於經也夫學不本於經無足觀者今讀九能之書其於經也鈎覈異同宣釋疑滯如庖丁解牛排擊割剝皆中理解於爾雅尤多所發明徃徃補郭氏所未備其它論議亦俱不苟抑顏王之流亞歟其可槩

律序

以家目之哉又備舉同時商訂之語著於下方雖鄙人管見亦所不廢其虚心納善不可及也至以娛親名書更見天性肫薦不徒擅好古博雅之稱矣寫既成德清徐養原新田甫書後時嘉慶七年一月也

九能寄示娛親雅言讀竟率成卽題卷首

平生子嚴子制行秉卓犖甘旨奉高堂娛親願已足有田二頃餘力耕不求祿家近白蘋洲臨流夔卜築

誅茅八九間託契松與竹家世富藏書插架萬千軸

承日長閉門鉛槧不離握論學窮根株經心昭亭壽

三蒼并五雅鈎析露隱伏海內徵耆儒盧學士錢詹文弼

大列眉目君与之切劘兩公皆歎服同時得數子謂孫

侍御志祖徐上舍養原臧鄭學皆精熟君與之議論

秀才鏞堂許兵曹宗彥同園君來杭

余詩

亦寓於此與君初識面傾心訴衷曲相見語雷連相思書

徃復君年未三十我墓已拱木投分稱忘年不讓古

賢獨寄我所著書談理如炳燭細字紛牛毛老眼摩

挈讀君身涉世淺君心術道篤君抱幽憂疾意思多

含蓄我欲剖君懷知君心未欲撫卷倚踟躕有句不

得續 正觀拜上時年七十有九己未六月廿八日

娛親雅言目

卷一

周易 尙書

卷二

毛詩

卷三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附

卷四

左傳 國語附 公羊 穀梁

自

卷五

論語 孝經 孟子

卷六

爾雅

娛親雅言卷一

歸安嚴



周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惕若猶出涕沱若戚嗟若用史巫紛若之例當於若字句絕然自淮南子以至唐宋皆以若厲為句朱子本義始更定之閻百詩謂證以文言雖危无咎之文知句讀斷宜如是閻說誠是然閻以古讀為誤則亦非也夫行文與說經不同行文意在順辭不憚裁翦如舉善而教不

娛

十

能則勸自當以不能上屬而漢魏人有以四字為句者見翟氏論語攷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本一句也而唐人離為兩句見翟氏攷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乎上屬而白虎通聖人引文以聖乎堯舜為句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聖上屬而風俗通義通引固天縱之以將聖下屬唐人亦承用之又如漢書敘傳下云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引用成文不去蓋字餘如友于刑于色斯魯斯皆其例也古人豈不知雖危无咎之文乃所以釋厲无咎者

乎東晉古文尚書不審此義沿襲此文乃曰怵惕

維厲以漢魏行文裁翦之句法入之典詰則可矣

許子詠云以若字斷句雖始於朱子然核孔疏

謂按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則孔意亦以若

字為句但不確言耳 徐新田云養原

案象曰大哉乾元豈以乾元為句乎

師貞丈人吉相承貞字句絕元照案周禮春官注云

問事於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

吉問於丈人又大注云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

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是二鄭皆以貞

字下屬然象傳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

王矣似與貞問義不協故康成引其說於周禮而

注易則不從之也惠氏棟周易述亦以貞丈人為

句而不作貞問解

師象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馬融云毒治也元

照案莊子人間世云無門無毒郭象亦訓治毒與督

通故有治義又案德經德云畜之長之育之亨之

毒之養之覆之釋文云毒亦作育據此則毒有長

養之義以此解易則與象傳容民畜眾之義更合

泰九三无平不陂釋文載彼偽彼何兩音元照案離

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云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是漢易作頗讀彼何反為合洪範無偏無頗唐元

宗詔改為陂易之頗字不知何人私改逞臆亂經

固有不謀而合如此者 樂記商亂則陂注云陂

傾也易曰無平不陂元照疑經注陂字皆後儒所

改

帝乙歸妹兩見荀爽對策引之云言湯以娶禮歸其

妹於其諸侯也後漢書虞翻則以帝乙為紂父元

照案左哀九年傳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也此與虞說合荀說非古義也

錢少詹云大昕案易乾鑿度云易

之帝乙為成湯此荀慈明所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釋文祗从氏非也此當从氏

氏是通用故王肅作祗坎九五祗既平京房亦作

祗也釋文氏有支音故九家作致爾雅釋訓祗為疇

祗即疇之通借故鄭君訓祗為病詩俾我祗兮小

何人傳亦訓為病也後漢書郎顛傳思過念咎務

消祇悔與鄭義合韓伯訓大章懷注同於古無徵爾雅

从疒亦从氏據說文正之徐新出云養原案疾

即瘖字訓病祇字雖亦訓病與疾字義同音異唯

無將大車當作疾白華何人斯

俱當作祇今白華作疾誤也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虞皆以輝光

日新為句王弼以日新其德為句惠氏周易本義

辯證歷引漢書禮樂志度尚碑文心雕龍張華勛

志詩以申鄭讀元照案漢書王莽傳上陳宗等奏

莽功德有齶齶翼翼日新其德之文是西京師讀

已有此句法非王弼臆定也而惠半農以為宋儒

娛一

四

所改更誤

習坎虞翻云習常也陸績云習重也元照案左哀十

年傳卜不襲吉大禹謨古文卜不習吉杜預訓襲

為重孔傳訓習為因因重之義一也故繫辭傳曰

因而重之尚書正義云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

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齊竟陵王行狀龜謀襲

案周官地官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為習士器禮

禮者以禮注古文禮為襲此皆習襲通用之徵象

曰習坎重險也以重訓習以險訓坎陸說得之王

彌以便習為說較之於虞尤無當矣錢少詹云陸

訓習為重極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鄭本作刑劇徐新出

案釋文渥鄭作劇不言形作刑蓋云養原

鄭本經文亦作形其讀則為刑耳其注云臣下曠

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元照案周官甸師

天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掌囚秋云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官

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司烜氏

之屋誅即誅有爵者與王同族故注云屋讀若其

娛一

五

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漢

書敘傳下底劇鼎臣言哀帝誅朱博之屬也服虔

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

足其形渥凶服義同鄭則必又五經異義云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禮

正義引許服之說均與鄭同蓋九四近君大臣之象

故其象如此證以敘傳則孟堅亦同於鄭也荀虞

作渥說之謂京荀虞皆作刑劇京則未可知訓

為厚大雖與許鄭不同而其訓刑則未嘗異也至

王彌以為形色之形渥丹之渥乃無稽之言矣
又案刑之於屋下故其字从刀从屋於六書則屬
形聲而兼指事者亦經師增益之字非說文所有
周禮古文也故作屋

旅初六斯其所取裁王彌注為斯賤之役郭京易舉
正謂斯合作儻困學記聞一云後漢左雄傳職斯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儻字元照案斯之為言
離也爾雅析也說文斤部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斯養
卒韋昭曰析薪為斯然則名之曰斯正取析義毋

娛一

六

庸加偏旁也今史漢斯字或从厂或从广與人
者皆俗字臧在東云易舉正

繫辭下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
僧紹作仁正義本作仁云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
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韓伯於此無注故陸孔各
據其本而為說元照案東京賦守位以人不恃隘
害薛綜注人謂眾庶也下云苟民志之不諒何云
巖險與襟帶此申釋守位以人之義也李善引易
從王卞本乖其意也又三國志高堂隆傳引此四

語而繼之曰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
乃士民之命也此與東京賦皆古本之證毛刻三
誤蓋守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本相承而下朱子
本義作人合於古矣

繫辭下以佃以漁釋文音魚又言庶反元照案淮南
原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高誘注漁讀告語又則
命漁師始漁又說文漁者走淵注皆云漁讀論語之
語言庶一音乃漢儒舊讀然玉篇無此音廣韻上
去聲亦不收漁字則此音失傳久矣集韻有牛據

娛一

反一音類篇九御部亦收漁字即本之釋文也
襍卦傳大過顛也鄭注云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
亂失正弗敢改耳朱子亦以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疑其錯簡而云以韵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元
照案大過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皆
相反對特參互其文耳未嘗錯亂蘇氏傳徑改易
其次第而不知其不諧於韵明陳第所改於韵雖
諧然塗竄經文豈非武斷皆失審慎之意
六經之殘闕者尚書為甚其屢經矯亂者亦唯尚書

爲甚秦火無論已漢時立學官者伏氏今文也孔壁古文唯行於民間逮東晉古文行而孔氏真古文遂晦此一厄也唐人撰正義遵用孔傳而真古文馬鄭之注盡亡此一厄也然東晉古文猶有古字至天寶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其所定者俗字居多此又一厄也然陸德明釋文尚在衛包改後賴此猶存一二古字至宋開寶五年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彙定釋文合於衛包所定之本此又一厄也蓋至是而梅氏書之舊文亦彙除殆盡矣

娛一

九

唯正義成於永徽中在開元之前當時正義單行不與經注相屬故猶得不改後人非不欲改合經文無如文解不能盡改間存一二然亦僅矣。困學紀聞云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又云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即釋文元本與新定釋本即陳本並行今亦不傳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曰黎民於蕃時雍此益用歐陽尙書今文家說也蕃當訓繁庶應劭曰

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牽合古文爲說恐未允

方命圮族鄭注方讀曰放謂放棄教命江氏聲注

云漢書傳喜朱博兩傳皆有放命圮族之文傳傳

曰放棄是皆用此經語知漢人皆如此讀元照案

方命又見孟子梁惠趙岐曰方猶放也放棄不用

先王之命此又一證也夏官方相氏序官注方相

書放命今文尙書也鄭讀方爲放即九能所云鄭注孔氏書所破讀者取諸歐陽夏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鄭皆云麓山足也高誘

娛一

九

淮南族注云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

也論衡吉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

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亂云舜以大德入

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又類云舜入大麓烈風

雷雨風俗通義山云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

麓林屬於山者也元照案史記五帝云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子長親從安國問

其所傳述孔氏古文之說故諸儒皆承用之王肅

注獨云麓錄也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

萬機之政孔傳孔叢子論之說與王肅同元照案

此歐陽夏侯今文家說也論衡正云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王仲任

引今文家說也因已著於上文其自為說則云令

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又云

說家以為譬喻增飾此指眾多竝吉若使事失正

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仲任宗古文家言而駁當時博士之

娛一

十

說反復甚明又攷漢人用大麓如漢書于定萬方

之事大錄於君又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云秉冢宰

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

列風雷雨不迷王莽傳中予前在大麓至

於攝假師古注大麓者謂後漢書和熹鄧劉毅上

書安帝云覽總大麓章懷用蔡邕楊秉碑統大麓

之重顏氏家訓此所引用皆從今文說梅氏書既

託名孔氏而亦用今文其自露敗闕矣孫監察云

偽孔傳孔叢子俱出王肅之手以此類證之可見

丁教授云鄭注尚書大傳大麓兼用此說而大

傳只云大麓之野歐陽夏侯未必訓麓為球案或

更不當兩岐再思之元照案伏氏今文家訓

鄭君本兼通古今文說注今文家書則今文之說

有不容盡廢者故竝存之注經注傳體固不同也

至歐陽夏侯訓麓為錄已明見論衡似無可疑

歸格于執祖馬融云藝禰也鄭注藝祖文祖元照案

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白虎通三云王者將

出舜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舜面之禮尊親之

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諸本作藝祖今據下又

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此

正與鄭注又狩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舜反面

事如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此皆季長之所

本也何劭公引書亦作祖禰公羊隱鄭義未詳

惟刑之愷哉孔傳以恤為憂按史記五帝本紀云惟刑之

靜哉徐廣曰今文作謚元照案爾雅溢謚靜也釋

說文謚靜語也部詩閟宮有恤傳恤清淨也魯說

文恤靜也人溢謚恤音近通俗詩假以溢我周

維天左傳引作恤我襄七年廣引作謚我七是其

徵也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子長以訓故代經其

義不可易孔傳亦也漢書刑法志成帝詔引此文作

娛一

十一

恤師古亦從孔傳循攷詔意以律令煩多日以益滋故使明習律令者議除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引此經正合靜義不當用傳說。江氏△注定經文作謚注云謚或為卹疏云偽孔本作卹非古文而猶存其字於注者以流傳既久故不敢沒其文江氏似未攷漢書亦作恤也

女后稷王氏鳴盛後案江氏△注皆作后稷江氏後

據宋本列女傳作女居稷因攷鄭注云女居稷官

知鄭本作居著其說於續補註元照案論衡增云

娛一

十一

弃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鄭君箋詩魯頌

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所云居稷皆用

堯典可為江說之佐然江以后字為王肅所改則

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十有二牧而云弃作后

稷應劭曰后主也為此稷官之主也孟堅此文遵

周尚書后字豈屬私改若謂孟堅元文作居則應

氏不當訓主矣此蓋傳授異文未可偏據徐新田

案史記亦作汝后稷豈亦肅所改邪列女傳又云世世居稷官此即國語所謂世后稷也豈國語后字亦當作居邪以居訓后可也改后為居則不可

白虎通王者云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

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江氏

△注以此文列於逸文元照謂此即堯典咨伯之

文也案堯典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又伯拜稽首

古人文簡故不曰伯夷而曰伯恐無淡義否則十

二牧四岳官而不名又將何說且禹與弃契豈曰

不賢豈曰不貴何獨異於伯夷乎此雖古義未足

據依

論衡增云經曰彌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元照案諸

娛一

十一

儒說尚書無遵用此義者蓋今文博士家說也因

帝之命禹有五采作服之文故以五服為五采之

服下又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則知其承上文而

言之惜其說至于五千不可復詳矣

禹貢棗幹栝柏鄭注栝葉松身曰栝此用雅訓也爾

雅作檜說文亦同說文別有栝字與檜義異然說

文於栝字下引書亦作栝是許鄭同也元照案說

文皆从口耳省聲隸變作舌與與會音義相附故

可通借詩王風君曷其有佻傳佻會也又小雅德

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估方言十姑嬾也說文部

話合會善言也籀文話从會作論周禮祝注禴猶

刮去也儀禮士喪禮注古文髻皆為括釋名兵矢末

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道經偃恬澹為上釋文本

或作栝梁或音贈此皆可以為微

白虎通號引尚書不施予一人盧抱經先生云疑即

盤庚不惕予一人以惕有它計切一音故亦可轉

為施也元照案爾雅施釋文作弛云易也釋施之

訓易義存乎聲說文錫亦作施舌部也易古音相近

娛一

古

施从也聲惕从易聲故可互轉此為盤庚異文無

可疑者又攷鄭注盤庚云上篇盤庚為臣時事王

氏後案無以徵其說元照以此書所引尋其文義

則知其與鄭同也其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

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

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

一人此書引論語以證王者自稱予一人引尚書

以證臣下稱之為予一人若如孔傳則亦屬王者

白稱與論語復何別乎此可見鄭注非僻說也○

上文王若曰格女眾云云江氏注從鄭注謂是

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即可為臣下稱

君之證古人引書往往如此

高宗彤日據史記則是祖庚嗣位之後祖已追述其

事而作者夫高宗廟號也或丁在位不得有廟號

則史記之說確矣或疑康王之語文侯之命康文

郭元照案篇名乃後來所定篇內固未嘗云康王

娛一

五

也書序文簡故不詳言耳其為或丁祭於湯廟有

雉雉之異而作則書序史記無異說也大傳亦同

至金氏通鑑前編則謂是祖庚之時釋於高宗而

有雉雉之異亦據史記以高宗彤日繫於祖庚時

而發書傳會選從之元照案史記云帝或丁祭成

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或丁懼祖已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云則史固有明文

矣下云祖已嘉或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

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祖已在祖庚時追述先

王之事而作史文又甚明金氏未暇致詳遽立新說而亭林潛邸皆信為定論何也

困學紀聞二云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元照案不忘商之說自孔傳發之然非篤論也商祀周年著於爾雅然在當時亦未嘗畫一劉歆三統歷引伊訓云惟大甲元年此真古文也是商未嘗不曰年也洪範稱祀正同此例若以箕子不忘商立說則洪範固周史臣之筆而非箕子所自作

一

未

者也逸周書鄭係小開柔或大開或小開或寶典鄭謀諸篇皆稱祀其時尚未代商稱祀猶有說然大匡文政兩篇皆云惟十有三祀與洪範文同此復何解乎若記傳稱洪範為商書固不止左傳亦猶尚書大傳稱堯典為唐傳說文部引堯典稱唐書之例也左傳引衛詩威儀棣棣襄州而謂之衛亦此類耳皆不可據以立異。又案厚齋此論亦有為而發故又云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此可以知其

立言之旨矣亭林論胡文定春秋傳謂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斯之謂歟

七稽疑曰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貫達校定作圍說文口部圍下云圍回行也商兩徐本誤尚據廣韻引改書句曰圍句圍者兩徐本無者字據廣韻引增升雲半有半無元照案升雲半有半無乃許君釋圍之義說文繫傳困學紀聞皆云然其說是也洪邁毛晃說以圍圍升雲半有半無為逸書之文閻百詩朱錫鬯惠半農皆承其誤。王肅注圍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孔傳驛

一

七

氣落驛不連屬竝用許義孫監察云志祖案經文驛者衛包所改耳疏文較煩且唐時本別行故不盡改也尚書中此類甚多賴有疏文可以徵驗如幽州本是州字金滕公乃自以為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功作質元照案爾雅功質成也釋其義同故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魯世家仍作功大木斯拔正義云大木於此而拔以斯為此非也元照案斯當訓盡詩大雅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盡釋言文案今檀弓注夾之言漸也消盡為漸釋爾雅無此文

文云本又作斯又我喪也斯注斯盡也是斯有盡義魯世家云大木盡拔是明證也。釋文於斯之訓盡者皆音賜此因孔傳無明文故不作音

大誥厥子乃弗冒堂矧冒構孔傳釋堂構之義不甚

析元照謂此當以說文之義解之堂似不合作堂

基解也宜讀為檜檜哀柱也徐鉉曰今俗作撐作室之初

交互設哀柱所以防傾敝也構蓋也杜林以為椽

桷字室既落成乃須蓋覆椽桷皆其物也此始易

而終難者故以為喻

一

木

鄭注康誥孟侯云依略說天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

也此從大傳之義漢書地理志下云封弟康叔號

曰孟侯與大傳義異孔傳亦以孟侯為康叔元照

案呂覽正名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高誘注孟長

也孟長釋詁文鄭注大傳以迎訓孟其義未詳案

之呂覽則解從漢書為當徐新田云養原案毛詩

衛使為之長似康成兼用古文說

顧亭林論奈何二字云始於五子之歌又引左傳曲

禮九歌諸書姚氏錄左傳補注云奈何楚言也申

叔展遠啟疆楚人故有奈何字老莊屈宋皆有奈

何固楚言然也漢高祖楚人於是漢人習其言非

復楚語矣史記用之最多公羊曲禮皆漢經師口

說故亦有之其實周人不言此也偽為五子歌者

不知其為楚言而誤用之矣元照案偽古文五子

之歌奈何不敬襲用洛誥曷其奈何弗敬顧氏不

引洛誥殆偶忘之洛誥今文也安得謂周人不言

奈何乎愚嘗謂辯古文尚書者自閻百詩而後頗

有過於深求而反授人以口實者如此類是也書

一

九

於此以見立論不蕪乎新而蕪乎確錢少詹云說

而蕪乎確此古今不易之論宋儒之病亦在求新

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傳云憂念齋敬奉其祭祀元照

案恤當訓慎爾雅愆神溢慎也釋溢與恤通詩假

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是其證

也召誥曰愆祀于上下傳以為慎祀恤祀猶愆祀

也又召誥上下勤恤亦勤慎之義傳云勤憂敬德

亦非

呂刑考荒釋文云字又作薨元照案薨即薨之俗體

羣經音辨禾部云耗老也音耄書王耗荒鄭康成讀

是鄭本尚書作耗而破為老其注必曰耗當為老

老也惜無攷矣周官大司寇注引書宋初或鄭注

未亾或釋文原本尚存今本尚書釋文乃開故賈

得據之要非妄造也王氏後案以耗字無義謂鄭

必作耗元照謂經典傳授異同大都以形聲相涉

之故初不論義之合否禹貢沿于江海鄭本沿作

松松之誤明甚然鄭猶未徑改但注曰松讀曰沿

而已沿之為松較之耄之為耗不更無義乎安見

嫫一

羊

鄭本之必不作耗邪云鄭必作耗其所據者說文

也許鄭師承不同說文引經多與鄭異似未可懸

斷鄭本同許耳徐新田云養原案鄭注周禮大司

釋文皆作旄荒是鄭本實作旄也鄭注尚書宋初

當已不傳而禮注蓋有誤作耗者故賈氏采入音

辨今本禮注既皆作耄而注疏內所載釋文亦改

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旄矣

錢少詹云鄭意亦疑為旄之誤得徐君說引據精

確無可疑矣又云曲禮入十九曰耄射義耄

期稱道釋文皆作旄段懋堂明府云賈所引者

即大司寇注之書其全書皆類此宋板周禮作耗

者即賈之耗也耗今音好去聲

古音毛去聲假借亦無疑也

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正義云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

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毛詩禮記元照案叔虞成

王之弟也成王至平王十一世叔虞至文侯十世

文侯平王之族父也故以父稱之逸周書祭公王若

曰祖祭公孔鼂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

祖列是父祖之稱皆從其輩行與同姓大國稱伯

父之義無涉傳謂稱父者非一人明乎凡屬父行

皆稱父也正義失之矣

旅弓一旅矢百元照案依義當作驢驢旅聲相近詳

嫫一

羊

氏論語古義故古文假借作旅梅氏改旅為旅正義云

旅字從元故為黑也案旅从从从二人今从元从

从从不成字說文新附以旅附元部無理之尤者

也衛包又改作虛經文已改正較諸旅字少為近

理又案左傳僖廿八年旅弓矢千釋文作旅云本或作

旅非也從俗字而毀古文殊謬

書序高宗夢紱變說今本尋作得釋元應一切經

音義兩引俱作尋大方廣佛華嚴經尋為得之

古文此亦衛包所改釋文為陳鄂鼠亂故末由尋

尋為得之

究

周人桀黎鄭注桀勝也義似易解而無確徵案說文

桀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桀部桀義當取諸

徐新田云養原案桀勝同音此段明府云此條甚是不當刪

白虎通爵云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

候曰天子臣放勛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抱經

先生云書逸之篇也今尚書大傳無佚有此文

蓋後人鼠入不足據也後先生得宋元刻本校之

則皆無亾字但稱逸書九足為徵丁小雅教授云

一

圭

白虎通引此以證帝稱天子古唯唐虞稱帝其文

當在二典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為舜典逸文無可

疑也江氏亾注乃強改無逸篇以就此文見續失補

之不審矣。江氏云亾之與逸漢人必分言之如

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為逸書若橐飭帝告釐沃等

篇孔氏亦未有者乃為亾篇然則亾者不稱逸逸

者不稱亾也許子詠云郊特性疏引大傳中大社

惟松五語亦稱尚書亾逸篇

周書嘉禾篇伏孔今古文皆無之唯漢書王莽傳上

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

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共二十字莽因此遂稱假皇

帝其飾經舞禮誠不待辯然所引書則非偽也元

照案高宗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成帝紀五

行志七中孔光傳外戚傳下續漢書律歷志中引

皆作假王假格古今字假王不獨見於周書也孔

傳以格為至解為至道之王師古五行志注以假

為大解為大道之王其義一也周書假王之義當

亦同此惠氏儀禮古義引此文云假讀若格至也

一

圭

江叔滂惠之弟子其尚書亾注背其師而從莽說

過矣。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

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禾也成王之所饋時周公居東非

居攝之時周公受成王秬鬯則禮于文王武王其

受禾也亦必禮于文或今所引者乃禮祭時之文

稱成王曰假王歸美於君也

娛親雅言卷二

歸安嚴元照

毛詩

周南葛覃傳灌木叢木也釋木顏氏家訓證書云江南

詩古本皆為叢聚之聚而古叢字似取近世儒生

因改為取解云木之取高長者周續之毛詩注音

為祖會及又音祖會反劉昌宗音為在公反又狙

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毛詩釋文云一作取

作外反元照案取取二義迥別說文取在冫部曰

取

犯而取也取在冫部曰積也取義與叢同廣雅釋

一取積也釋詁三叢曹憲音在遇反史記周本有

周取索隱音詞喻反此二音皆不誤取聚音義皆

同故記傳中聚字多作取後人誤合取最為一則

又改取為聚而不知其義之不合也試舉數書證

之管子禁藏冬收五藏取萬物莊子德充物何

為最之哉釋文祖會反徐采荀子國執拘則最楊

注最公羊傳元會猶最也注最之為言聚史記

股本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最亦作聚禮記樂

會以聚眾注聚或為最爾雅廣取積灌聚樸叢

也以上諸最字皆取之譌六朝人不考說文以最

為取字雖為取而音則為取談之甚者顏氏尙未

究言之也取上加少俗玉篇冫部不收取字於

冫部最云子會切齊也聚也大誤佩觿中取最並

列上才句翻積也下子外翻極也音義尙不誤徐

用云養原案叢古音郭春秋左氏晉公羊經作

叢蓋音與反語為郭因通作叢也叢从羊取聲取

與多音相近取最等字皆从取亦音郭故叢與取

最可通用叢取可通而不通取最不宜溷而溷此

六朝人之疎

取

取

桃夭有蕢其實傳蕢實貌元照案蕢即墳之異文司

垣氏秋官共墳燭注故書墳為蕢元謂墳大也墳大

釋詁文又作頰魚藻有頰其首即苕之華詳首墳

首之義也魚藻正義云頰與桃實蕢然而大故曰

實貌說文蕢稌香艸此蕢之正訓

召南小星維參與昴傳昴雷也正義引元命苞云元

照案昴从聝聲雷从聝聲今人讀聝聝變為莫鮑

切聝古文為與久切惠氏士奇禮說謂昴當从聝

說文傳聝从聝此亦惑於今音強為之說不知古

音尤蕭通用昂雷之訓止義存乎聲也史記書卯之言茂也酉者萬物之老也白虎通行卯者茂也酉者老也可以證矣

邶風柏舟胡迭而微釋文云韓詩作載音同云載常也元照案載不成字乃載之譌也載與秩通巧言

秩秩大猷說文大部引作載載又說文大部載从歪載

聲讀若詩威儀秩秩常釋詁文也韓傳訓常本

此秩迭偏旁小異故毛詩作迭箋亦訓常正義以更迭解之非也 秦風駟騶漢書作四載地理志下

娛二

字各省馬旁也今本亦誤作載山海經海外南經有載

國郭璞音秩今本亦誤為載廣韻附部引作載說文繫傳二十引不誤

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案程秩聲相近程从呈

聲載从戠戠亦呈聲故秩亦作載又作程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以成其志爾元照案後漢書光武十王章帝賜東平

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

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章八和帝詔曰

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

哀三國蜀志二主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

泉之思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

愴悵釋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感背人之凱

風悼蓼儀之劬勞釋郎中馬江碑銘云顧几筵

悽衷傷嗟詩云感凱風歎寒泉惟梓桑釋此皆

漢人之文詳其辭意與毛大異後之承用者陶潛

孟嘉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

思實鍾厥心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

娛二

四

莪之餘音謙莊宋孝或宣貴妃諫仰昊天之日莫報

怨凱風之徒攀謝眺齊敬皇后哀冊文思寒泉之

罔極分託彤管於遺詠晉書孝友列傳序灑風樹

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李善注寡婦

賦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其說必

本諸三家詩章懷後漢書注於東平傳仍引毛說

何弗思之甚臧在東云九能表出

谷風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讎傳愔養也元照案孟子

曰畜君者好君也好與養義相近呂覽適云周書

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備也高誘訓畜爲好畜
與讎對與詩義尤合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情章慶
注蘊情猶積聚也是恹與畜通

衛風碩人其頤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頤頤然

玉篇頁部引作頤人頤頤臧氏琳經義藻記據三章

箋曰敖敖猶頤頤也以玉篇所引爲正元照案其

頤之文未可謂非釋文標其頤二字正義云以類

宜重言故箋云頤頤然也是陸孔本皆不與玉篇

同以訓詁之體準之匪其矣傳箋皆云陞陞然

娛二

五

芙坐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歎矣

傳云條條然歎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

手兮箋云面貌手丰然此皆經不重言而見諸傳

箋者又蓼蕭首章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

貌正義云下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爲漙漙也

此與碩人印證尤合徐新田云義原案王古解匪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此西京詁訓之體

伯兮焉得諉草傳諉草令人忘憂正義云諉訓爲忘

非苙名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諉爲草名

故釋訓云諉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諉草是諉非

草名也元照案說文憲令人忘憂艸也从艸憲聲

詩曰焉得憲艸憲或作蕨或作萱今本作諉古文

之假借安得非草名乎又案爾雅曰蕨諉忘也郭

璞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指焉得蕨艸永矢弗諉

二語也蕨即蕨之省文孫叔然引此詩證諉字則

蕨字更將以何者爲證乎此叔然之疏也正義不

取證於說文又誤於叔然之爾雅注故強爲之說

如此

娛二

六

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晤歌傳晤遇也元照案晤遇釋

詁文爾雅作遯云遯逢遇遯也遯逢遇遯見也釋

文云字又作迂遯晤一聲之轉又與寤通鄧展注

漢書敘傳引爾雅作寤列女傳賢兩引可與晤言

皆作寤邶風寤辟有標說文日引作晤此通用之

微也晤又作忤釋名容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

晤歌即接忤之義故箋云晤猶對也正義引釋言

遇偶也而不引釋詁殆未審晤遯通用之故矣

楚詞重華不可選兮王逸云選逢釋文云史作晤

案今本屈原傳作信又案釋言造寤也釋文云造孫本作迂

蟋蟀歲聿其暮傳聿遂也元照案爾雅律述也律

即聿字詳邵氏正義毛傳每以述訓聿而此獨作遂者

古述術字皆與遂通用月令審端經術注曰術周

禮作遂學記術有序注曰術當為遂春秋文十年

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

說之遂是此傳遂字即述也正義云歲實未暮而

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耨末之言此不得

娛二

七

其解而曲為之說矣

唐風鴉羽王事靡盬傳曰盬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皆曰不堅固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鄭展云盬不堅固

也元照案盬與苦同周禮天官典辨其苦良注

云鄭司農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屬

細又典絲注云盬盬之功國語齊辨其功苦韋昭

云苦脆也荀子王制辨功苦楊倞注苦謂濫惡者呂

覽徒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致也

史記五帝本紀河濱器皆不苦盬正義云苦讀為盬音

占盬麤也漢書匈奴傳上不備善而苦惡師古曰苦猶

麤也又禮樂志夫婦之道苦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

道行盬不固也又食貨志器苦惡如滄曰苦或作盬

盬不攻嚴也又與楷同荀子云問楷者勿告也勸

又云楷耕傷稼天論又云其定取舍楷侵榮又云忠

信而不楷富國王霸又云械用兵革窳楷兵議又云込韌

侵楷富國楊注或云惡或云不堅固則知亦與盬同

也正義乃曰與蠱同引左傳皿蠱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以證傳義可謂迂矣

娛二

八

小雅采芣箋云柔謂脆脫之時釋文云脆音問或作

早晚字非也元照案玉篇肉部脆無阮無怨二切色

肥澤也又音問新生草也一作菟玉篇艸部菟音問

草木新生者廣韻二十問菟脆同字云新生草也脆

引鄭然从艸从囚者皆俗字古唯作免禮記內有

免菟注云免新生者釋文音問正義云定本作

厥案厥即蕘字其義不符當作便說文訓便為弱

義與脆同又漢書司馬遷傳僕雖怯爽師古曰爽柔弱

也玉篇爽柔也又俗字有作輒者廣韻二十韻柔

也

白虎通嫁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

舊因謂夫也元照案據此則此詩是女更適人而

其夫所賦者與毛異義蓋三家說也鄘風柏舟實

惟我特共姜稱夫之詞也此詩求爾新特蓋斥其

後夫而言

斯干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懽懽覆也儀禮士喪禮懽用歛衾注

懽覆也正義云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注也元照案

說文中云懽覆也與鄭箋合魯頌閟宮遂荒大東

娛二

郭璞爾雅注釋引作懽懽荒聲相近爾雅荒奄

也奄者奄覆之謂箋義亦本爾雅又案漢書薛宣

君子之道焉可懽也蘇林注懽同也兼也釋言弁

即奄與奄覆義亦相近懽懽音近通用釋言懽傲

字懽懽無傲從心○皆據釋文

正月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左傳襄廿九年子大叔引此

詩而繼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預曰云猶旋

旋歸之元照案說文云古文雲雲从云象雲回轉

形回轉之義與旋相埒呂覽園雲氣西行云云然

高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其說亦可證傳

小宛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云題之為言視睇也元

照案說文目睇迎視也廣韻十二睇遠視也題與

同紐杜奚切張刻本睇誤从月旁案睇音都奚切

與低同紐云膺脰強脂音義與睇迥別今改正

又說文見睇顯也玉篇睇視也意經文本作睇或

作題音同偏旁通借作題目又案廣雅一書綜集

古訓而成凡毛傳鄭箋之義訓不見於爾雅者皆

備載之今攷視之一訓釋詁四十七字獨無題字

娛二

小弁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元照案加為僮

何之義說文人佗負何也从人佗聲又云何僮也

云何僮也小爾雅方言七凡以馮馬駝駝載物者

謂之負佗漢書趙充以一馬自佗負師古注佗音

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此皆可以證

傳義正義云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

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元照案說文

卷十有佗部隸變云佗重也上古穴居息佗故相

問無佗乎或从更作蛇以音義推之他人之他當

作它後人以聲近借用佗字故廣韻云佗非我
也然非佗字正訓毛傳訓加說文訓負何乃其正
訓也正義於此未析故其說甚迂曲。它篆寫作
也篆寫作也說文人部無从也之字故廣韻於
他字云俗

無將大車祗自疢兮釋文疢都禮反宋劉彝以為當
作疢音民唐避諱改從氏元照案說文部疢病也
从疠氏聲後傳譌从氏而音亦變白華俾我疢兮
疢与卑協讀祁支反釋文亦誤从氏故載徐邈都

媛二

七

禮反一音大雅桑柔多我覲瘠瘠亦俗字也釋文
則音武巾反又音昏此皆隳其所从之字依傍為
音未嘗細核也爾雅釋疢病也釋文疢从氏音祁
支切是矣又載丁禮反一音夫丁禮之音當施之
从氏之字凡从氏者不得有此音也此皆失於契
勘者元照謂瘠瘠二字皆係傳譌非經典所宜有
至此詩疢字當依張衡思元賦作疹見詩本音七方与
塵韻相協劉氏之說臆造無稽如其言則釋文之
書成於陳時未嘗从民豈避諱之故耶徐新田云養原案疢

字願氏詩本音辨之頗詳今細攷之願說殊未盡
然蓋疢乃正字而疢瘠瘠四文皆疢之俗體也
說文日部昏字注云从日氏省一曰氏聲是昏
字在說文原注云从日氏省而氏聲也
疢部疢字注云从疠氏聲而疠音徐本皆然此始傳寫
之誤當云从疠氏聲而疠音徐本皆然此始傳寫
从氏省又云从民故疢字亦可作疢又作疢皆从昏
省若不省則竟作瘠瘠矣疢瘠瘠四字皆從昏
無故曰俗體至唐人避諱則凡从氏之字皆改
氏故疢亦改疢因避諱而適得其正也或以白華
詩疢与卑韻為疑案何人斯俾我疢也毛傳訓病
猶意白華之疢亦當作疢後人改从疠仍以疠字
讀之遂忘其本音耳

一切經音義十二賢引詩憂心且陶金壇段懋堂
先生謂是三家詩憂心且妯之異文抱經先生增

媛二

七

訂王氏詩攷從段說收之鼓鐘之詩元照案古从
台从甸从由之字展轉相通小雅江漢滔滔風俗
通義山引作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原
列作陶陶苑柳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〇等目
經引作陶此台甸通借之徵鄭風左旋右抽清說
文引作搯部此由台通借之徵鄭箋於苑柳則曰
蹈讀曰悼於鼓鍾則曰抽之言悼也合舉數端則
妯之為陶灼然明矣徐新田云養原案尙書大傳
歟。廣雅釋陶喜也憂也陶之訓憂義本乎此音

義既引詩而繼之曰陶暢也暢達也以暢達訓之失其義矣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箋韎韐行者茅蒐染也說文韎

也茅蒐韎韐行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元

照案此箋上兩韐字係衍文正義云言古人之道

茅蒐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為韎韐此不知栞正箋

文而漫為之說者也案外傳晉語韎韐之附注韋

昭云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

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漢人讀若之

娛二

主

例有內言外言長言短言急氣緩氣之分韋所云

急疾呼者即急氣也茅蒐二字急氣讀之其聲為

韎茅蒐之為韎猶登來之為得不律之為筆即開

後來翻切之學者也據韋所引鄭說是鄭以茅蒐

釋韎以鞞釋韐以其合韋為之故名質之士冠禮

注了然矣見韋發明韎聲之義亦簡明之甚韋去

鄭未遠所據自勝唐本。正義引士冠禮注今齊

人名借為韎韐此亦誤讀鄭注也案冠禮注云韎

韐以鞞釋韐士緹韐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

韐以鞞釋韐士緹韐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

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借為韎句韐韐之制

似鞞案此當以名借為韎為句韐字屬下李如圭

韐字為行賈公彥疏曰周公時名借艸為韎艸以此

韎染韋合之為韐因名鞞為韎韐也賈讀得之。

正義又引駁異義有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

一語韐字亦衍。說文蒐从艸从鬼徐錯曰今醫

方家謂蒐為地血食之補血是也故從鬼是許君

不以蒐為形聲字故釋文於茅蒐字皆音所雷反

也鄭君殆讀從鬼聲故音與韎近

娛二

西

賓之初筵發彼有的釋文作勺云本或作的元照案

說文白部無的字當作勺說文日的明也廣雅釋

从日勺聲易曰為的周易釋文亦誤白觀禮匹馬卓上

注卓猶的也釋文的字無音以素的一馬為上釋

名首以丹注面曰勺勺灼也注此丹於面灼然為

識畢校本蓋標識之使灼然明顯故謂之灼正鵠

之中必以丹表之射義注的謂所射之識是也一

切經音義亦曰的今賦切中珠子書中依此解則

与有字文義始諧毛傳訓質質的聲相近的勺音

同後人

改的从白而音亦 ○盤庚若射之有志志識也志變為都歷反非也 識古今字耳鄭注云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恐未若禮注之當

苑柳上帝甚蹈箋云蹈讀曰悼今幽玉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元照案鄭箋破讀皆有依

據獨此義似近迂曲初疑蹈當作滔乃天降滔德

之義近本誤徵之韓詩外傳四所引則果作滔也

又一切經音義五〇等目音引詩作陶元照案江

漢滔滔風俗通義山引作陶陶楚詞懷滔滔孟夏

媛二

五

今史記屈原列傳引亦作陶陶滔与陶通彌足為證○

荀子榮陶誕突盜陶誕即滔慢之義漢成陽靈臺

碑陰云遵相陶規隸釋陶即滔字

縣編版以載元照案載即栽字說文木部栽築牆長版

也左傳莊廿九年水昏正而栽杜預以栽為樹版幹又

哀元楚子闞蔡呈而栽說文杜預曰栽設版築鄭

君中庸注曰今時人名艸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

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又上天之載漢

書王莽傳下莽立載視事親舉築三下載亦栽也

師古以立而乘車釋之失其義矣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箋同正義云喙之為困則未詳

元照案方言十瘵俗傍也傍即倦字廣雅釋詁瘵

極也傍極皆困意外傳晉語余病喙矣韋昭注短

氣貌短氣亦困倦之意郭璞注方言引晉語作瘵

此其明徵也又廣韻二十引此詩作瘵云與瘵同

案方言十瘵極也注江東呼極為瘵倦聲之轉也

瘵瘵二字皆不見於說文是古字祇从口矣

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文選安陸昭王碑皇情眷

媛二

五

瘵元照案漢書敘傳班彪對隗囂引此詩小顏本

作莫故其注仍用毛傳李善所據本則作瘵宋書

符瑞志上引漢書正作瘵与李善所據同又三國

志馬超傳進封蔡鄉侯策曰兼董萬里求民之瘵

明用此詩而亦作瘵是漢末傳本已如此矣其出

於三家無疑乃小顏匡繆正俗一以作瘵者為末

代文士所改指為巨謬殆攷之未審也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言言猶擊擊將壞貌元

照案衛風碩庶姜孽孽釋文云韓詩作鞅鞅長貌

說文申部 鞞載高兒鞞古通用即此義 呂覽通宋王

築為葉帝高誘注葉當作鞞帝當作臺葉與鞞其

音同詩曰庶姜鞞鞞高長兒西京賦飛檐鞞鞞薛

綜注鞞鞞高貌魏都賦四門鞞鞞 毛傳簡略得箋

而明其義亦相近

崧高往江王舅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

之記元照案近非遠近字也當作近近字在說文

丌部云讀與記同經文借作語助往近猶往矣也

已非已我字也彼其之子內傳信廿四年外傳皆作

已以已訓近義與箋同漢儒於無義之字皆曰詞

故箋曰詞又漢儒訓故音義相兼凡言讀若者其

字半相通其義半相附聲如記義亦如記表記引

詩作彼記之子○全氏祖望經史蒼問錄有一條

可互證

行葦四錄既鈞舍矢既均傳云錐矢參亭已均中藝

俗作藝箋云藝質也攷左傳文六年陳之藝極杜預訓

準又昭三年貢之無藝服氏訓極見正外傳魯語貪

無藝也又晉語貪欲無藝韋氏皆訓為極又越語用

人無藝韋云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史記司馬相如

傳藝殪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元照案藝即泉字

說文木部泉射準的今本从也泉與槩通攷工記匠

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注云槩古文泉假借字士

冠禮注云古文闕為槩周易困卦跪跪說文出引作

槩又甄或作藝瓦部是其徵也藝槩皆从藝聲攷

記輪人注槩從木熱省聲元照案熱亦从藝聲古字艸木偏旁多通用也

槩說文作槩又或作槩謂藝乃槩之省文亦可○

又案藝艸木不生也从艸執聲與从執者異說文

艸部無从執之字

卷阿伴與爾游矣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元照案伴

與即皇矣之畔援也鄭彼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蓋

縱弛本安佚之意而安佚之極者即成跋扈其義

相因古人不以義訓之輕重而異其詞所謂言非

一端而已漢書敘傳項氏畔換乃用皇矣文小顏引詩

作畔玉篇人部又引作伴換伴畔皆从半聲偏旁通

借援換二字義亦相同說文手部換易也左傳僖十年

作爰田服氏云爰易也外傳晉語作轅田賈侍中

亦訓較爲易爰章史記亦通醜吏列傳張湯百爰書蘇林訓易

韋昭訓換音我同故通用也魏都賦雲撤叛換劉

達注叛換猶恣睢也劉引漢書作叛亦用鄭義段懋堂先生云公羊

傳換土易居孟子注作爰土易居

板及爾出王傳云王往正義曰以王与出共文故爲

往也元照案王之訓往音義相兼傳記足徵正義

非矣外傳吳語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曰王往也春

秋攷文耀王者往也蘇文類聚十一引白虎通號王者往

也天下所歸往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

嫌二

九

文王天下所歸往也釋名親祖謂之王父王睢也

家中所歸睢也諸如此類正義一不引證何歟

周頌天作彼祖矣岐有夷之行說苑君道韓詩外傳三

俱引岐有夷之行孫侍御云志祖案爾雅釋詁夷

玩鄭箋語亦以岐屬下句毛韓讀法殆同後漢書

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祖者岐有夷

之行字句皆異注引韓詩薛君傳祖往也薛傳与鄭箋同

元照案沈括夢溪筆談藝文云朱浮傳作彼阻者岐

困學紀聞云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阻字以元

照攷之以輔爲浮誠沈之誤然傳中祖字實譌當

從筆談改阻阻與阻通漢書剛通鞏洛阻山河又

敘傳皆恃其阻即阻字也隸釋四引蜀都賦阻輔

疏又引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又云今白狼王

唐菽等慕化歸義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

險百倍岐道云則引詩正以言岐之阻險也不

合作祖章懷引韓詩傳亦失之未審

昊天有成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從國語周語

上訓熙爲廣肆爲固箋曰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

嫌二

三

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与爾雅皆同而釋

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

之元照案外傳叔向說此詩云其終也廣厚其心

而固歟之是外傳未嘗有譌字不得據爾雅以破

之箋自爲說則云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

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其義亦與外傳不

同則是傳依外傳箋改傳以從爾雅各不相謀然

毛從外傳立義而鄭君乃謂其字誤未之詳也

周語載叔向論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其爲指成王誦
而言無可疑者韋注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
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又云是詩道
文武能成其王德元照案新書亦載叔向之言曰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
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
故稱昊天焉又曰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
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其言與外傳
相表裏而語意倍明漢儒不据新書故誤解外傳

娛二

圭

之意至朱子集傳始從歐陽本義定爲祀成王之
詩詩序辨說反復駁難韋注其論良是惜亦不及
援據新書故未免詞費唯困學紀聞曾論及之
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云子夏
作序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
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
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又云靈星者
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
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

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元照案靈星非
星名也靈星之祀肇自漢初則高子不應以漢事
證周詩且又安知非孟子同時之高子而以爲漢
人乎元照謂靈星之尸蓋古語也淮南子主君人
之道其猶零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
福高誘但云尸祭主也引詩公尸宴飲在宗載考
證之不釋零星之義大氏零星之尸卽詩之公尸
也故鄭君亦不之釋臧在東云古有此語孔氏誤
認作星名又言祭星時以人爲尸說殊悠謬攷漢

娛二

圭

書獨斷風俗通義祀論衡意後漢書高句驪傳
漢書祭祀諸書言靈星之祀未有言立尸者錢先
援引淮南極精許子詠云宗彥案靈尸之尸卽
釋賓尸並非兩說所以稱靈星者釋祭在廟門之
旁靈星卽指廟祭在廟門旁而事尸在堂故稱賓
尸爲靈星之尸至門所以名靈星龍城札記詳之
矣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伯厚
以爲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是也韓詩外傳二
又載高子與孟子論詩問答語其人私淑孔氏爲
戰國時治詩老師孟子稱之曰叟蓋年長而有德
者其緒論流傳未可因孟子病其固而遽輕之也

盡心篇之高子乃孟子弟子非高交也困學紀聞誤合而一之梁曜北云韓詩外傳之高子疑是孟子弟子非高交也王繩人表攷有說

顏氏家訓書證云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釋文作牡云說文同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元照案小序及傳箋皆有牧于坳野之文則作牧為正安有有牡馬而無牝馬之理顏氏江南人世習南學故其意以河北本為非說詳本書陸德明亦南學也故釋文作牡孔穎達本北學而改從南者故正義間用

河北本

有驪有魚傳云豪肝曰驪正義云驪爾雅無文元照案說文馬部驪馬豪幹也卽此義驪驪二字之義說文與爾雅毛傳互異驪馬黃脊者爾雅以為驪說文以為驪馬豪幹者毛傳以為驪說文以為驪蓋古今文之家學不同也肝幹聲同通借

娛親雅言卷三

歸安嚴元照

三禮 大戴禮增

周官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注云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疏云膽三焦非正府不在九藏之數熊氏朋來經說云旁胱卽小腸也當是合胃膽大小腸為九元照案外傳鄭語建九紀以立純德韋注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膽也合大小腸為一藏而以膽當其一說較勝鄭熊氏不

娛三

據此而造臆說謂旁胱卽小腸而不知旁胱不與小腸相屬也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又云無故謂無喪旣之變也有喪旣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元照案不備禮而成婚謂之奔詩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曰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百人民也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

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毛鄭之義皆用周官鄭君注禮不如箋詩之詳悉疏乃謬為之說曰若有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豈理也哉

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元照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詩小序衛風有狐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媒氏所掌正荒

娛二

二

政之一賈氏前後都失檢照故一不援引

遂人以時器勸畝注時器鑄作耒耜錢鏹之屬元照案堯典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時愚謂時器亦當讀為蒔蒔器種蒔之具也遂大夫職云簡稼器稼器耒耜鏹基之屬蒔器即稼器也

草人鹹瀉用貍注貍貓也疏曰案爾雅云貍子貓爾雅作或曰貍此三字故以貍貓為一也元照案爾雅釋狗今本作貉茲依釋文兩通子貍貓子貉毛詩箋魏風伐檀云貉子曰貍遵用雅訓未嘗不同而此復以貍為貓者

何也攷爾雅又云狸狐貓貍醜醜之為言類也貓貍二物相類則貍之子亦貓之類矣鄭意以獸之小者不宜殺以糞田故舉其類言之不必增改雅訓而強為之說也或曰貍者謂貓字木或作貍耳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間亦得與縣之遂同建旗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旗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旗

娛三

三

毛本誤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建旗也遂之鄉毛本誤上從鄙同建旗鄉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元照案毛詩正義鄉風干旌引此經注而釋之曰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鄉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縣鄙建旗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旗故鄭云互約言也孔賈兩疏皆由推測而得義無大異唯族師鄭長所建旗旗不同耳鄭無明文唯宜兩存孔氏為互約之圖

於毛詩正義疏中有圖僅見於此 徐新田云養原案遂人注以南畝圖之云云此注中有圖者而今亡矣毛刻本行款參錯今更定其圖於左并圖賈疏以備參訂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毛本誤旄

遂旗 縣旗 鄙旗

鄼旗 里旗 鄰旗

鄉旗 州旗 黨旗

閭旗 鄙旗 族旗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

賈 圖 娛三 四

遂旗 縣旗 鄙旗 鄼旗

里旗 鄰旗 遂之鄼上從鄙同建旗

又師都建旗元照案師乃帥之譌也說文旗部引作率都率帥古今字賈疏以師為眾恐非

冬官輪人探輻必齊注探謂以火槁之元照案說文

手部無揉字當作燦說文燦屈申木也與鄭注合

易繫辭下揉木為耒 食貨志上引作燦師古曰燦

屈也愚謂木之直者以火燦之使曲曲者燦之使直故曰屈申木也愚氏周易述從俗作揉且為之

注曰手以撓之是證成其謬矣說文火部燦下引燦牙外不燦矢人則雖有疾風亦弗能憚矣注曰鄭司農讀憚之

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故書憚作但元照

案憚當訓難方言七憎懷憚也廣雅釋憎懷憚難

也國語注晉語憚難也宋氏補音難乃旦切又方言六蹇展

難也齊晉曰蹇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荆吳之人

相難謂之展若秦晉之言相憚矣廣雅釋詁蹇展

憚難也說文心部憚忌難也元照謂今人責人以其

所不能曰難弗能憚者弗之能難也又案方言三

憚怛惡也注曰心怛懷亦惡難也怛憚義同但怛

古今字耳

周禮疏前有序周禮廢興一篇此非賈氏特作此文

以冠篇首者乃後人從疏錄出妄題之曰序周禮

廢興也元照以儀禮校之首篇先小題士冠禮第

一則為之疏次大題儀禮又為之疏次鄭氏注又

為之疏周禮當與之同乃今唯天官冢宰上及鄭

氏注有疏而大題周禮無疏蓋即序廢興之篇也而毛刻本并大題周禮二字刪之尤誤矣

疏體於注經之人所作之序皆隨爲之疏尙書三傳
論語孝經皆然宋人疏論語爾雅者遵之卽孟子
之疏雖刪其篇叙亂其章指而於題辭亦未敢棄
獨賈氏之疏周禮不疏鄭君之序馴至散失今可
見者唯疏中所引數語深可惜也

媿古美字見周禮不見於他書說又亦無之元照案
媿卽媿字說文媿順也讀若媿古微尾音近通用
堯典鳥獸孽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高莊子盜
國策韓漢書古今表作尾生此其徵也詩誰侑予美

娛三

六

陳風韓詩美作媿釋又案古眉微亦通用故媿字
義與媿媿等皆相近

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
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元照案所戒之賓主人之
僚友非止一人所筮之賓筮其可使冠子者乃正
賓也卽於所戒之賓擇其吉者張氏鄭注疏因注
有賢者恆吉之文乃爲之解曰凡取人之法先筮
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方始筮
之以其賢恆吉故先戒後筮之也此恐誤會注意

果如疏言似戒賓卽戒冠子之賓而筮賓之舉乃
爲具文不幾流於虛僞乎

冠禮昏禮聘禮皆有建柶近本於冠禮獨誤作捷柶
唯唐石經作建顧氏金石文字記張氏鄭注句讀
轉以石經爲非殆未攷昏聘二篇歟士喪禮云宰
洗柶建于米亦一證也又案冠禮注曰捷醴于柶
中釋文云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或據此疑
經文作捷而不知釋文爲注作音也賈本注中捷
字作扱士昏禮注
建猶扱也

娛三

七

局甬二字禮經屢見士冠禮注曰今文局爲鉉古文
甬爲密士昏禮注曰局所以扛鼎甬覆之此鄭本
也若許君所據則異於是說文鼎甬以木橫貫耳
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甬鄭本亦七箇卽易玉鉉
大吉也又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甬是
二禮局字許本皆作甬其覆鼎之物蓋當作幘說
文巾幘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幘人元照案釋文
於周禮禮記幘字皆作冪與正體小異非誤也獨
於儀禮則皆作甬自此幘字遂廢而冪則參錯難

稽周頌絲衣箋有舉器字釋文云木亦作鼎張參五經文字序云鼎器同物禮經相舛後人誤會謂儀禮局鼎之鼎即說文鼎部之鼎遂疑許君不當以覆鼎之鼎為舉鼎之具乃強謂鼎部本有甬鼎二文一从口莫狄切一从凡古焚切从口者為鼎覆从凡者為鼎鉉皆由不知甬之當為幘耳○惠氏禮說四云說文口覆也口從鼎為甬則甬非覆鼎之物乎以覆為舉則又何說愚謂甬从口聲於六書屬形聲不屬會意指事故說文不曰从鼎从口口亦聲而直云从開口聲也自部有甬字亦

據三

八

从門聲而其訓為飯剛柔不調相箸於義亦無取也且鄭本作局局之本訓為外閉之關於扛鼎之義又何取乎

士昏禮納采納吉納徵納之為言致也禮入也

三初無淡義疏云言納者恐女家不受若春秋

內納之義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

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元照以其說攷之於古而無徵納采問名之後女家猶可翻悔得毋近於兒戲乎且一則曰納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再則曰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此矛盾之論也言非一端而已春秋儀禮無妨別解奚必強而合之乎案白虎通嫁云昏禮請期不敢必也信如疏說則請期正當言納

據三

九

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從者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疏云禮有玉錦非獨此文則禮有贈錦之事故不從古文也元照案從古文作束帛為長下文云若異邦則贈丈夫從者以束錦言贈異邦以束錦欲以別上束帛故言則也疏亦不能了鄭意

鄉射禮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還元照案賓朝服至門外拜賜主人亦朝服從賓于門外拜賓之辱不見者不

進而見之也命之進見又必有揖讓之文故鄭以不見為不褻禮也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為絹絹綱羣經音辨作綱

耳釋文絹劉侯犬反又于貧反一音占縣反錢少

占疑古又古犬反元照案依侯犬古犬二音字當

从冑依于貧占縣二音則字當从員釋文每不辨

文字之異而兩存其音滋足致惑此亦其一也据

說文則从員為正說文部綱持綱紐也从糸員聲

周禮曰綱寸許所引周禮冬官梓人文也彼文云

娛三

十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綱寸焉先鄭云綱連侯繩也

綱籠綱者絹讀為竹中皮之綱錢少詹云大昕案

箭有筠之筠此注云綱耳與先鄭義同故疏中亦

引梓人為證近本疏引梓人亦作絹元照周禮釋

文綱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釋

文於周禮作綱於儀禮作絹各載兩音並不契勘

疎矣羣經音辨五云絹綱耳也亦為陸氏所誤

卷服注曰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當為登登成也疏云

比織紵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絹布元照案注

所言者經也疏則誤言其緯司馬氏書儀呂氏鄉

約不知升之義乃云今布無升數殊不然也吳仁

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今織具曰筵者每筵用六成

七成多至十五成以止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

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鄭義麤

者齒縷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由吳說推之

斬衰章冠六升則二百四十縷也衰三升則百二

十縷較之於冠則倍麤矣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

一升總麻十五升服輕則布細以升數之多寡係

娛三

十一

服之重輕也

卷服傳云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曰總襍記上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注去其

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元照案去其半者謂去于二

百縷之半也其筵之齒仍六百與縷數同朝服之

布于二百縷用六百齒之筵總布以六百縷用六

百齒之筵故云有事其縷也陳壇木鍾集論云十

五升去其半世俗以為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筵

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此說甚明否則十五升

去半則僅七升半反縱於大功小功之布矣

徐云養原案朝服之筵皆千二百齒兩纒共一齒則二千四百纒也十五成者齒數三十成者纒數其實

田云一也至總麻之去半則何也意者吉事用全凶事

者六百齒而得千二百齒而得二千四百纒也亦計

齒數非兩纒為一纒也蓋用千二百齒之筵間一

齒用之每齒仍兩纒也總麻去半則小功以上皆

去半記不言者省文耳否則終無解於小功反精

此義殊不了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元照案三蒼算選也

義四寶雲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元照案三蒼算選也

必於其中選擇尊卑乎又案詩

柳風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作筭論語

子路斗筭之人何

足筭也漢書

車千秋引作選鹽鐵論

十二亦云斗

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是筭選通用之證

器服傳謂出子夏之手元無明文故疏明作傳之人

而云傳者不知誰人所為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

-5 136 35 478" data-label="Text">

字子夏所為若舊題有子夏傳三字則賈不容先

舊本皆然釋文石經亦同石經後磨去經傳二字

非也所增所刪皆不知何据

士器禮牢中旁寸注今文牢

毛本為纒釋文不出纒

字之音蓋以上文纒中字已有音故不別出也元

照案此文當从憂憂奴刀反與牢音同憂憂形近

每易溷淆說文

半憂牛柔謹也此馴擾字又

亂也此煩擾字後來皆誤作手旁憂而音亦音改

為而小切甚誤

纒纒二文皆不見於說文

又帶用鞞賀之結于後注賀加也元照案方言

七羸

膂賀膂擔也義與鄭同賀从加聲加與何音同通

用爾雅

釋荷芙渠其莖茄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

今詩作荷揚雄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兮師古曰

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漢朱鷺曲鷺之飛食

茄下茄亦荷也他篇何瑟之文屢見賀何一也

35 535 75 895" data-label="Text">

少牢饋食禮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元照案春秋

-5 535 35 895" data-label="Text">

左氏經築鄰

莊廿九年二傳作微爾雅

釋地谷者微釋文

云本又作澗又

-5 855 35 895" data-label="Text">

水水艸交為澗釋文云本或作澗

眉微聲音皆同故通用

儀禮疏本五十卷自明人陳鳳梧宏治九年進士合刻注疏

始并省為十七卷而賈氏之元第遂失其宋景德

中所刻單行疏本尙有流傳可以攷正而中闕

十至十 六卷則當据魏氏了翁要義參訂

其每卷之起訖可以盡得要義第二十六卷分為

上下兩卷此則出自魏氏非賈之舊也

曲禮上分母求多釋文分扶問反元照案正義云分

母求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其分之人皆貪欲

望多人故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孔作如

娛三

古

字讀較勝於陸

又母勦說注勦由今本作猶從曹也謂取人之說

以為已說釋文勦从刀廣雅釋詁勦取也與鄭義

合又勦勞也是从力者別為一字然說文刀部無

勦字元照案當作鈔說文金部鈔又取也論語陽貨

微以為知者孔安國曰微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為

已有也邢疏引禮為證○甘誓天用勦絕其命當

從說文所引作剝

又入門而問諱正義云問諱而以門為節者主人出

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以門為限也

元照案問諱當在主人未出介紹將命之時問之

於介紹也若主人見而後問則介紹將於主人之

前犯其所諱矣豈禮也哉入門謂至門之頃上云

入竟入國此順文而云入門耳不可泥也

檀弓下載延陵季子葬子孔子往而觀葬注云往弔

之經不言弔而注云弔者孔子兄事季子於其子

之死正所謂弔而不傷者也觀葬而不弔邈若秦

越則所以待季子者且下於舊館人矣若孔子之

娛三

古

器自燕來觀者此則專為觀禮而來而非弔也同

一觀葬而或注或不注鄭氏義例之精如此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正義不申此義元照

案孟子舉舜而敷治焉趙氏曰敷治也書曰禹敷

土治土也夫敷音同或可通用歟○孟子章句滕

公問為國章引王制以夫為餘夫

月令注酒熟曰酌元照案呂覽仲冬注酌醞米糶使之

化熟故謂之酌說文酉部酌釋酒也釋之為義即郊

特牲蓄澤之澤鄭彼注云澤讀為醴說文無又周

禮天官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醅者也釋名飲酒酉也說文酉釀之米麴酉澤即酉久而味

美也其義皆可與鄭義相發明周禮注云事酒今之醴酒也昔酒所謂舊醅者也析而為二說文所

云釋酒則總言之賦在東云此所謂對文則與散言皆通也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周立小學於西郊許周生

宗彥

云經注兩西字皆四字之譌攷文王世子正

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

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諫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

虞三

末

成就之地故也則唐初本已譌當以北史劉芳傳

正之元照攷劉芳傳云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尙

東或尙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

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毛本如此魏書劉郊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尙親

而貴仁帝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尙賢而

貴德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

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

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

謹尋先旨宜在四門又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

云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

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則柳所據本亦作四下又

引易傳太初篇大戴保傅篇為證又云後魏太和

中立學於四門即劉芳傳事據此則西字之誤甚

明正義承譌附會其於祭義之四學謂為虞夏殷

虞三

末

周四代之學則又顯與注違矣唯皇氏謂四郊皆

有虞庠祭義正義引其說最合 盧辯注大戴云四學

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其說不可曉恐有

譌脫徐新田云養原向讀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

譌與周生之意相左當並存以俟攷又云要之四

郊西郊記文錯見注疏望文為說本無定論玉海

引三禮義宗云西郊亦四郊之一故曰四郊唯有一

家之言斷古本皆作四也

內則擇於諸母與可者注可者傳御之屬也儀禮注

服引亦作可釋文無音孔賈兩疏俱無說列女傳

節義

有此文獨作阿段先生王裁云齊孝孟姬楚

平伯羸兩傳貞皆言保阿案續傳霍夫人內則可

者當從傳作阿元照案史記范睢傳不離阿保之

手倉公傳故齊北王阿母服虔云乳母也鄭云滋

已者索隱云是王之奶母也漢書丙吉傳嘗有阿

保之功蓋阿保一義湯號伊尹曰阿衡阿倚也大

甲改號曰保衡保安也皆用鄭兩義相因阿之為

可古字省也後儒以可為女師解之失之遠矣

玉藻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悅敬貌元照案油油

娛三

太

即愉愉也油愉聲相同故其義同儀禮注聘禮愉

愉和敬貌孟子由由由油通用玉藻釋然與之借

韓詩外傳三愉愉然不去也皆言柳下惠事此通

用之徵

又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注云言非至孝

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正義云謂親

之病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唯色容不充

盛而已不能顛顛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

節言孝心不篤也元照謂人子事親文至而情不

至雖謂之非孝可也豈特疏簡而已愚謂疏節一

句乃統承上兩節言之疏當訓達訓通疏節猶言

通義耳色容不盛明與文王色憂一例亦未容說

許周生云宗彥案注自不誤疏誤耳至孝猶云

大孝王之行不能正賦在東云疏節謂大槩皆如此耳若又

少儀遇於道見則面注可以隱則隱元照案史記項

羽本紀馬童面之如滴云面不正視也漢書張敞

傳循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滴云不正見若不見者

也師古云面謂情之言不忍視之又夏侯嬰傳面

娛三

太

雍樹馳師古曰面情也皆用禮記字法

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山井鼎攷文云古本

分下有陝字元照案史記樂書有陝字王肅云分

陝東西而治毛詩正義周南召云樂記說大武之

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

孫監察云志祖案家語辨樂解亦有陝字此似可為古本之證然案鄭

注止云分職不云分陝正義云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

居左召公居右也則孔本無陝字五經正義不出

一手其所据本不能畫一故毛詩所引又有陝字
祭義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虞辯注大戴云置猶立

也曾子大孝元照案置植皆从直聲古者置植同字書

金植壁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詩商頌置我鞀鼓箋

置讀曰植論語微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說文

木植或从置作權莊子外州木之倒植者釋文云

立也本亦作置史記屈賈傳聖賢道也方言七又

植立也如盧說則此句從言之下句乃橫言之也

正義解為措置不若盧注為當

三

手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釋

文云本又作拂同元照案詩大雅四方以無拂大

學是謂拂人之性鄭君皆云拂猶危也攷危與詭

同當訓違訓戾拂又作佛曲禮士獻鳥者佛其首

注佛戾也樂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云本又作拂正

義云佛戾也正體當从口作佛說文口部佛違也

費拂佛皆偏旁通借

又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為謀元照案敏从每

聲謀从某聲每某一聲之轉

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注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正義云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

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

也元照案經文承上愚賤而言非槩論也正義闡

發斯為允當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曰生乎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

亦鮮乎得正義之說而後大戴與中庸不相矛盾

許周生云宗彥案鄭注極精細下又引夫子之言

三

手

起義夫子從周何嘗以愚賤自處哉

表記蠢而愚注少詐諛也釋文云諛詐也忘也正義

云爾雅釋訓云菱諛忘也則忘字亾下著心今與

詐相對則諛是詐之義當亾下著女也元照案爾

雅訓諛為忘以釋詩永矢弗諛終不可諛之義諛

之訓詐見於說文說文本諸公羊傳公羊諛字屢

見何劭公皆訓詐正義不引公羊說文而欲改雅

訓以證注失之矣釋文牽引忘也一訓亦非錢先

說文亾止也一日亾也从亾一是一是亾本有亾義詐

从亾言之詐者以亾為有以有為亾其義本相因

故諷訓忌
亦訓詐

又情欲信辭欲巧注巧謂順而說也正義云言君子
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
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元照案詩小雅兩無正巧言如流
箋巧猶善也正義云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
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正義此論
最精又左傳昭八年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師曠杜
預云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荅者
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又案大戴禮子

媒三

手

事父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巧亦善也後儒執
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論而以表記此文謂決非孔
子之言過矣若詩小雅巧言如簧論語衛靈公巧言亂
德則與此義異錢先生云皋陶謨已有巧言令色
豈一端而已後儒之論所謂知其未知其二
徐新出云養原案令色亦有作美辭者悉民詩令
儀令色是也春秋書潛夫論本云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宦彌尊也義異
於鄭後儒說詩所本
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節在所謂誠
其意者之前乃申說致知在格物之義致知之致
注云或為至明知至即致知也誠意正心皆修身
之要務故曰皆以修身為本而不曰以誠意正心
為本也本所厚者也末所薄者也身不修而能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能知其本斯知之至
者經義初無關漏惜鄭注寥寥數語正義亦無所
發明遂啟後人疑議耳

媒三

手

又瑟兮僖兮者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巖峻之
峻郭璞爾雅注亦從鄭讀見釋文元照案恂峻音近
通用詩商頌為下國駿龐大戴禮衛將軍引作恂
蒙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漢祝睦碑云鄉黨
逡逡史記李將軍傳贊 俊俊如鄙人索隱云漢書作恂
恂
大戴禮王言上樂施則下益諒元照案爾雅釋詁詔亮
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勳也亮介尚右也左
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詩大雅涼彼武王傳

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

正義云亮諒義同是諒之為言佐助也言上有樂

施之君則下民相感而相佐助也孔檢討廣森補

注訓諒為誠恐未精

哀公問五義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

憂元照案此十六字當為一句賢人善士可以身

託之故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

已憂也其不能以選賢為已憂者斯庸人矣荀子

公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為已憂楊倞注

娛三

甫

不知托賢但自憂而已楊簡先聖大訓云親近小

人故致憂患孔氏補注用此說說皆未允又案韓詩外傳

四亦有此文云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

又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宋本荀子哀作不德文王官

人篇有施而不置逸周書官作德元照案易繫辭

上有功而不置鄭注置當為德鼂說之案古文德

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而不遷置即植

字當訓為立置方而不毀當從周書作直古今字

耳許周生云宗彥案古者置植同字而與德字往

原案立容德

保傳過闕則下補注云闕即闕字元照案字書不見

闕字疑闕之譌廣雅釋詁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

玉篇云闕闕無門戶也闕闕音相近釋名宮云闕

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則義與闕相近闕字

當是大戴本文其或有作闕者後人据新書改耳

又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元照案新書作稱

為義主稱譌為再說文再譌為再當以新書為正

盧辯注云陽穀與召陵也解再字未允又文王官

娛主

圭

人篇敬再其說逸周書作亟稱臧在東云義王亦

下主為韻

曾子立事疾其過而不補也又云補則不改矣元照

案有過而懼為人所見乃為之補苴不以罅漏貽

譏於人此之謂補補即文也與仲山甫補之義殊

文過之人必非能改過之人故曰補則不改矣盧

注補謂改也改字譌 文王官人篇防其不足防

補一也

又飾其美而不伐也元照案易禘卦傳蠱則飭也鄭

王本作飾文雅唐石經亦作飾樂記合情飭貌釋文

云本又作飾又復亂以飭歸史記樂作飾詩六月

戎車既飭文選注十五引及唐石經皆作飾莊子

飾禮樂釋文云如字本又作飭音勑本書勸學篇

不飾無類家語致思作飭說苑建本見人不可以不飾

不飾則無根家語致思亦作飭呂覽貴公日醉而飾服

又難舉難為非則行飾高誘皆讀曰勑釋名書契勑飾

也使自警飾不敢廢慢也畢校本疑飾義不類乃改為飭非也是飾

即飭字飾美者有美而自飾治也非虛飾之謂至

媒三

末

文王官人篇不飾其義此則言虛飾與此不同

又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元照案此即曲禮

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之義絕亦竭盡也盧注

誤會

又進給而不讓元照案論語公治長禦人以口給孔安

國云口辭捷給則給有捷義

又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句難於仁矣元照案小行

小道也不能於大道而能於小行又篤好之難乎

其為仁矣補注訓篤為甚屬下為句似未允許周生云

宗彥案文淵閣宋人集習子

又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辯厲也論語曰其言

之不作其後為之難元照案所引論語未知何本

取以證辯厲之義則作當讀如史記天官書作作有

苾之作或有改從今本者誤也

本孝篇孝子惡言成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元照案

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成焉楊倞注成猶盡也

鄭康成云成之言漸漸猶消盡也盧注謂成且不

行不如楊注之當淮南主術上車執轡則馬成於術

媒三

末

下字法相類

又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元照案或者無定

之辭遊必有方是不以或為父母憂矣注云不為

事或貽憂於父母也未詳臧在東云鑰堂案鄭注

不以有失貽父母憂也宋德輝云成熙案或與

惑通言不為非禮之事所惑為父母憂也如此解

制言上篇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

其莫之聞也元照案士行仁義宜乎其有聞矣而

莫之聞者以行之未篤故耳此倒句法許周生云

又下篇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元照案史記淮陰侯

傳生乃與噲等為伍衛將軍傳生得毋答罵足矣

生之義如此孫監察云志祖案大戴生字義似不如此

疾病篇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盧注如

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元照案漢書董仲舒傳

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

身形之修短自幼而壯也以師古說注禮則不自

知之義較切然以注漢書則盧說又勝漢書云人

不知未嘗云不自知下云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

三

末

而人不見也則漢書自當以長日連讀為合臧在東云

此條仍從舊義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養長也

天圓篇陽之專氣為霤陰之專氣為霤毛詩正義雅小

引作陽之專氣為霤陰之專氣為霤元照案專

當讀為搏結聚也雨雪為陽氣所搏則為霤為陰

氣所搏則為霤意本詩正義當從詩正義所引為定爾

雅釋文疏全襲詩正義亦同臧在東云鏞堂案專氣散而陰氣凝故散則為霤

氣散而陰氣凝故散則為霤

衛將軍文子篇欲給則孫補注引中庸凡事豫則立

元照案外傳晉語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韋

昭注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此與經

旨更切

五帝德篇幼而慧齊元照案慧當從朱文端軾刻本

作慧朱所據宋本也慧與惠同即宣慈惠和之惠

孔本作慧訓慧為勤雖本爾雅似未允協

帝繫篇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補注云象

為人傲很因以為號劉景升與袁譚書曰昆弟之

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因此文也元照案象敖之

三

末

文見於堯典敖言其性非其號也而乃云象敖者

古人自有此例如受德二字見於尚書政馬融云

受德受所為德也而逸周書克則曰殷末孫受德

孔暹注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云周書作受德受德紂字也

呂覽當受德乃紂也尚書鄭注書孔傳立皆以受

德為紂字後人乍見此類未有不疑其誤者象敖

受德可互證也臧在東云真善讀書由虛心得之

子張問入官篇不先於身雖行必鄰也盧注鄰却元

照案鄰即遴字說文彙遴行難也引易以往遴今本

作或从人作倂廣雅釋詁選選也又難也李奇漢

書注杜欽選難也皆與邈義相合言雖行不能前

也邈乃卻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又案保傅篇邈愛

於疎遠卑賤此借邈為吝乃吝嗇之謂與雖行必

邈之邈音同義異補注於保傅篇援此文為證非

也蓋近人多誤讀注中邈字為吝攷吝之俗體作

忝亦見廣韻二十不可漏也

盛德篇是以民德美之元照案謂德之美之也德如

左傳成三然則德我乎之德彼正義云德加於彼

媿三

手

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

又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元照案爾雅釋詁克勝

也勝克也不克言不勝用耳盧注云又不能中似

未協

千乘篇五穀必入於倉元照案必即畢字必入盡入

也尙書大傳大誓畢力賞罰史記周本紀同白虎通諫引作

必力左傳元同軌畢至白虎通嫁引作必至又

嫁萬物必生也必亦畢字賦在東云月令仲秋穿

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徐新田云養

謂之畢注鹿車也釋畢必古字通

詰志篇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元照案說文又憂行

之和也从久憂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來以憂代憂

愁之憂說文心部憂愁而以優代憂說文人部優

也大戴禮齊大戴自來鈔誦習者故偶存古字而未改耳

文王官人篇醉之以觀其不失也元照案失古佚字

惠氏尚書詩小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即所謂

不失逸周書官云醉之酒以觀其恭許周生云宗

字解不失禮即恭也

媿三

手

又其貌固嘔盧注嘔以眈色下人謂形柔而人苟戴

氏震云篇中嘔字竝嘔之譌元照案嘔與嘔同苟

子富拊循之嘔嘔之楊注嘔與區同廣雅釋詁嘔

色也又釋嘔嘔喜也劇秦美新云上下相嘔李善

注引禮記煦嘔覆育萬物禮記釋文作嘔又與嘔

通莊子大宗需役聞之於嘔李頤注嘔煦也釋文

于廣雅釋詁謳喜也此三字偏旁通借不勞改作

戴撰方言疏證於嘔色也下云嘔亦作嘔引廣

雅為證蓋已知不必改矣

又欲包嘔然以偷盧注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元照案逸周書作愉假借作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氣發形於外之象非言小人之情狀也盧於本文殊失檢照又案聖主得賢臣頌云是以嘔喻受之應劭云嘔喻和悅貌廣雅訓嘔嘔喻喻喜也是愉又通喻

又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補注云畸倚也元照案畸人見莊子大宗師李頤注云奇異也釋文畸音其宜反方言一虔儂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

釋文

方言

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又二畸衰也

畸鬼乃奇邪詭譎之謂盧注非是又案荀子修身身倚

魁之行楊涼注倚奇也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

怪之行元照謂倚魁即畸鬼也

用兵篇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

或之久矣盧注以上二句為逸詩下二句為蓼莪

詩元照案連引兩詩合之有韻古人閒有此例繼

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

邑以戒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

姪合引逸詩與節南山而有韻者呂覽報更引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合兎置文王兩詩城甯為韻

又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元照案懼焉

之懼當讀曰瞿莊子庚桑南榮赴懼然顧其後釋文

紀俱史記孟荀傳懼然顧化錢氏攷異云說苑道哀

公懼焉有閒盧校云漢書惠帝間叔孫通之諫則

懼矣注懼讀曰瞿瞿然又鄒陽長君懼然師古曰

瞿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易容注懼然失守之貌又王莽

釋文

方言

傳懼然祇畏注懼音瞿瞿後漢書申屠懼然自刻

注懼驚也又楊厚懼然改意注懼音九具反又何敞懼然

不敢荅注懼音九具反又何敞懼然此皆

以懼為瞿懼焉即瞿然四代篇子吁焉其色少閒

篇子愀焉變色大戴以焉代然不一見矣

娛親雅言卷三終

娛親雅言卷四

三傳 國語附

歸安嚴元照

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訖杜預云訖至

也一切經音義兩引皆作暨十二達磨多羅經又十八分別功德論

元照案暨及也義如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暨之為訖古文假借在莊九年經公及齊大夫盟

於訖公穀皆作暨左氏古文家也

又八年傳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元照案服子慎

娛四

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

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

是服本謚作氏鄭康成本則作謚故其注儀禮少牢

食饋云大夫或因字為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

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又禮記檀弓魯哀公

誅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左哀十六年傳正義云鄭

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復妄為此解服鄭兩本不同而句法則無

異若杜預乃以為謚二字屬下為句云即先人之

謚稱以為族元照竊謂服鄭說皆可通而究以服

義為正此當以本文斷之羽父所請者氏與族也

公之問不及於謚故云問族於眾仲則眾仲之對

無緣及謚公命以字為展氏即以字為氏也諸侯

之禮也氏族未嘗有二當時以為氏者後世子孫

則以為族如無駭子孫皆氏曰展即成族矣似服

本較勝也杜解雖無甚謬然從其讀則不辭陸聚

附注據駁五經異義引作氏遂謂鄭本作氏核之禮注乃知其非

相五年傳旂動而鼓賈景伯以旂為發石說文部云

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許君受學

娛四

於賈故用其師說元照案三國志袁紹傳太祖為

發石車擊紹樓皆破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

傳言旂動而鼓說曰旂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裴

注引是曹操嘗用其說以制敵矣杜解云旂旂也

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此說於古無徵案馬

融廣成頌旂旂森其如林旂旂竝舉杜始緣此而

臆為之說乎章懷後漢書馬融傳注即用杜解

成頌蓋用師說徐新田云養原案賈馬同治古文廣

旂廣成頌既云如林當亦用詩語未必以旂為旂

類也新田此說與錢正義亦云旂之為旂事無所

出然例依本注不得不出為之釋也又云發石非
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
矣錢廣伯稷云族字亦載於部而以矢鋒解之獨
非不類乎正義之辨強而無理矣○袁文襄膺閒
評用杜說以詆說文其言可勿置辯其云魏晉以
來造雲旛翔旛飛旛連旛竟以旛為軍中飛石而
不知其誤自說文案所舉諸旛之名正可為說文
之證

十三年傳及鄆亂次以濟遂無次釋文云木或作亂

嫫圖

三

次以濟其水元照案水經注二十八云汴水與夷

水亂流東出謂之洪水春秋莫敖亂次以濟淇水

是也据此則其當為淇鄆水即夷水鄆夷聲相近

梁曜北云淇誤為其趙氏水經注釋
辨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亦誤其

武闡見閔二年傳正義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元照

案魯有僖閔見襄十一年傳杜解云僖公之門正

義云僖公之廟門也武闡殆武宮之門耳武闡僖

閔稱謂政類丁教授云武宮重立於成公六年不
知毀於何公之世當攷元照案或

武宮已毀而其地尚
仍舊名亦未可定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變之也服本作甚

解云變之甚元照案也古通邪此謂虞之於晉豈

能更親於桓莊乎而變之甚邪文義本無轉戾正

義乃云當謂變桓莊之族甚也此正義中服注而
失其旨者也近蘇

州嚴氏輯左傳古注
以此語為服注非也變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

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正義錯會服意過加

抨擊蓋於左傳一意扶杜先儒成說不免曲意詆

排而於杜所闕解者亦不屑引用賈服其用心甚

偏且服先於杜乃据杜本而謂服改字尤不然矣

嫫四

四

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元照案此言秦之定

霸在此一役耳一役猶曰一舉承上懷德畏刑而

言知不可鑿指為何事服氏以一役為戰韓之役

似已失旨杜解云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

一事之功說尤迂曲孫監察云志祖案一役即指
歸晉侯許周生云宗彥案

杜解不誤特文詞迂拙耳
臧在東云未免太迂太拙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本或作鷁惠氏

棟補注云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鷁或從二傳之文

左氏當不爾也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

古文見於自序引公羊則曰公羊傳著姓以州於
古文也若穀梁則未嘗引及此所引春秋傳斷屬
左氏蓋鴟字三傳相同本無作鴟者攷說文鴟或
作鴟又引司馬相如作鴟別無从益之字

廿二年傳聲盛致志鼓儷可也杜解云儷巖未整陳
元照案此即曲禮毋儷言之儷說文云儷互不齊
也蓋師行擊鼓以鈔和之以錮節之以鏡止之以
鐸通之地官不使其聲亂也比其盛也雖儷互不
齊可也故曰儷其曰儷巖云何案巖與巖同說文

娛四

五

石部 巖 巖 巖也 儷音同鄭氏曲禮注儷猶暫也 浴誥用顧畏于民
巖孔傳巖儷也正義云巖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
廣韻二十巖儷差也儷巖儷互厥義相符

廿三年傳浴薄而觀之晉語 設微薄而觀之列女傳文
同 韋杜皆訓薄為迫元照案此帷薄之薄也不可
訓迫莊子達高門縣薄司馬彪注薄簾也微薄謂
疎簾也韋訓微為蔽亦非高誘注淮南道引此事
云設薄以觀之是漢儒舊說以為帷薄矣。左傳
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宋氏國語補音云今案韋

注亦訓迫無簾薄之說恐是賈唐所注

廿八年傳曲踊三百距躍三百杜云百猶勦也釋文

作勦正義作勦元照案說文力勦讀若厲故勦又

作勦釋文正義異而實同百當從釋文音陌陌勦

聲相近正義從本讀恐非三百之義未詳邵氏左

勦云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錢先生云大昕案晏

踊而出是踊以三為節臧在東云邵說與古台

又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服氏解誼謂馬飾王制正

案西京賦駕彫軫六駿馭戴翠帟倚金較璫弁玉

娛四

六

纓遺光儵煥薛綜注弁馬冠也又毛本髦以璫玉

飾纓馬鞅毛本也以玉飾之說文引左傳作璫弁

與平子賦同薛注亦與服義同服義不可易矣蓋

弁即緜也說文糸緜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

旌緜乎緜或作緜見即弁弁緜音義皆

同薛綜又髦之義與說文合杜解獨以弁為弁冕

引詩會弁如星證之殆泥未之服也之文故翺一

解案爾雅釋言服整也未之服言未整備耳當依服

義

抱經先生云地官廛人注有褚藏字釋文云褚本

或作貯又作褚孫監察云志祖案杜訓為畜亦有

古文當○昭三年傳請以印為褚師疑亦主衣服

之官杜以為市官其說無徵錢先生云大昕案以

褚證之則杜以褚廛人注褚藏字又作

師為市官似可通宋有褚師段襄廿褚師子肥哀

年衛有褚師圖褚師子申昭廿褚師定子哀廿褚

師比即馨子杜皆無解哀十五年

匡繆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學者以

其字子辛遂改為王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案

楚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

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午字子庚

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不得名王若以壬生

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類固當依本字不宜穿鑿

改易錢廣伯頽云石癸字甲夫白丙字乙皆同取

十榦為名字古人未嘗無此例也顏氏此論母乃

知其一未知其二

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元照案古字艸木偏旁可

容通假萩即楸也楸於爾雅為槐於說文為梓漢

書東方朔傳萩竹籍田注云萩即楸字又貨殖傳

山居千章之萩又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樂彥云

萩梓木也師古注云萩即楸樹疑字也此可取以

證傳○萩蕭也見爾雅說文此萩之正訓傳既云

伐知非蕭明矣說文繫傳於萩字下注云左傳或

借此為楸字即指此也

廿六年傳鄭於是不敢南面元照案鄭氏禮注曰面

猶嚮也見夏官擇人又封禪文回首面內亦當訓

嚮不敢南嚮言不敢事楚也楚在鄭南○說文人

作面

偃鄉也从人面聲少儀曰尊尊者偃其鼻鄭本亦

廿九年傳其周德之衰乎杜云衰小也正義云衰者

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

故杜以衰為小元照案依杜解則衰當讀楚危切

釋文無音漏也若服氏解為衰微則當如本讀然

釋文固非從服者臧在東云此

昭元年傳趙孟曰天平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

君或早天元照案后子言秦不亡趙孟故疑其君

娛四

九

娛四

十

當早天近本誤作天平唯唐石經不誤

又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云離陳也元照案離羅聲

相近方言七云離謂之羅羅謂之離郭璞注云皆

行列物也此離衛謂陳列衛士杜解合於訓詁正

義乃以離之為陳無正訓未之攷耳。離衛當從

杜解即指二執戈者服氏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

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訓離為陳即用服說。服

案設服離衛乃盟時陳設非其在國時事也

二年傳四升為豆此即攷工記瓶人豆實三而成穀

疑四

十一

之豆也釋文於周禮左傳皆無音廣雅釋云升四

曰豆曹憲亦無音豆當讀本字明矣顧氏炎武杜

解補正引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

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元

照案一獻而三酬梓人之文梓人注云豆當為斗

下文飲一豆酒注云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然

則斗之為豆聲誤耳非古字也毛氏不引瓶人而

引梓人又誤讀鄭注顧氏遽取以補杜何耶

二年傳少齊有寵而少齊必繼室近本皆作少姜元

照案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杜

云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子大叔言其有寵故從

其別號稱之當從釋文唐石經校改顧氏金石文

字記以石經為誤蓋未見釋文也。服氏云所以

寵異不與齊眾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據此

則少當讀本字釋文雖不從服而少齊之義杜無

別解不合亦首詩妙反與少姜一例也

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正義云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為夫子以

疑四

十二

未仕之時為仕後之語是即明意尊之而失事實

元照案召其大夫而屬二子於大夫此夫子乃指

大夫而非孔子若指孔子不當曰使事之矣且觀

將有達者曰孔某今其將在孔某乎孟孫固未嘗

稱孔子為夫子也果如正義所說則傳中兩舉孔

子之名左氏盍不盡改之乎。檀弓上正義云孟

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

仲尼似以夫子屬大夫言孫監察云志祖案此是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夫乎似不如舊說

為順錢先生云大所案稱孔某者對大夫言之

稱夫子者對說與何忌言之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僖子欲二子以仲尼為師弟子於師固當稱夫子矣此大夫乃孟氏家臣似不當夫子之稱鄙意亦謂當從舊解元照案秦穆公稱孟明為夫子見文元年傳似與孟孫相類徐新田云養原案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作一句讀則順矣若以夫子為孔子則屬字似無著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云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為濰濰齊地水名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為淮坻非韻准當作濰以規杜氏令知不然者以古之為韻不

媿四

十三

甚要切据詩約疏儀河敦綽尚得為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元照案劉說固非而陸孔兩家於淮坻為韻不能無疑故其言多牽率淮从佳聲濰从維聲而維亦佳聲淮濰二文未見其異音也从佳聲者古讀如韋故惟之古文作圍說文釋名水淮韋古韋也圍通也韋繞揚州北盼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韋之明徵韋坻相韻準諸古今無不諧者後人讀淮作石乖反故疑其與坻不協而不知石乖之音亦出一聲之轉也顧亭林云淮字當從佳人之

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元照案此亦失攷淮之本音而輕於立說者也徐新田云養原案脂與皆改淮字从佳真不可解据亭林說本屬一韻乃欲

翠被見十二年傳杜解但云以翠羽飾被而不釋被

義漢書西域傳下亦有翠被師古又無注羣經音

辨三云被衣也音義切引此傳為證元照案楚詞

九章惜誦被明月兮珮寶璐王逸云在背日被釋名衣

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詳其語意殆後世斗

篷之屬歟帔披皆俗字

媿四

十四

又算路藍縷以啟山林方言七引作肩戴氏方言疏

證云肩啟古通用元照案說文肩在口部開也啟

在支部教也此傳訓開則作肩為正疏證尙未甚

審錢先生云此類古人通用不必過為區別臧本義更台以證正字之僅存不亦可乎左氏古文揚子雲正識古文者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鄭仲師服子慎皆云鄭伯爵在

男服也王肅云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

杜解從王說元照案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杜云

諸侯而在甸服者晉語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杜注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

方小侯也傳曰定四年傳曹爲伯爵杜云以伯爵
 令晉甸侯是也居甸服言小元照謂伯男文法與甸侯伯甸相類
 子產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其言男正所以自別
 於甸如王注則與上文殊欠關照矣周語鄭伯南
 也男南古通用章注亦作男服解鄭服王三說皆
 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元照案國
 語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是正義誤
 以賈說爲鄭服之說矣又引或云南面君也是
 正義又誤以或說爲賈說矣又引鄭司農南謂子
 男云云是仲師未嘗作男服解而王注亦本諸仲
 師而非自造者韋氏三國時人視唐人立得其真
 爲鄭伯爵在男畿此則不誤○正義引鄭服之說

嫁四

五

而辨之云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鄭去京
 師不容此數元照案國語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
 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
 制改易故鄭在男服錢先生云此說甚好章注可破正義之
 惑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杜云
 末薄也減輕也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甸
 不爲末者不爲末俗作穰抹煞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
 人皆曰叔向是義元照案家語論正引此文作或曰

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家語雖王肅偽造然在杜氏
 之前故所采輯猶與服合自杜解而後人相承以
 末減二字連用爲減罪解矣減咸古通用見惠氏
 禮記古義

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爲末播其
 翼可以全雞目淮南注人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
 杜解從賈義鄭眾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注微
 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監察云呂覽淮南
 互異何也元照案許慎高誘並注淮南今本或
 題許或題高實則兩家涵滑此注不同即許高之

嫁四

十六

異正義例從本注而獨於此則是鄭說元照案史
 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掘此爲詁
 義不可易凡魏晉以下鬪雞詩如芥羽張金距應
 猜羣芥粉生王芥羽忽猜儔梁簡文帝芥羽襟塵生褚
 翅中含芥粉劉孝威芥粉盞春場庾信數詩皆用賈服
 義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芥羽之法見於宋
 周去非嶺外代荅○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改介爲
 芥袁文襄牖閒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
 有擣芥之說其說均不足辨芥之爲介古字省文

廿五年傳宋元公曰唯是楸材所以藉幹正文者諱

無及先君說文木部引作楸部薦幹音皆相近云楸

部方木也元照案幹翰皆从軌聲古通用爾雅釋

翰幹也說文木部幹築牆耑木也檀弓上人牆置

翬注牆柳衣也又孔子之器飾棺牆注牆之障柩

猶垣牆障家又設奠翬注奠翬棺之牆飾周禮奠

作柳釋名卷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成二年傳宋文

公卒棺有翰檜杜云翰旁飾愚謂此傳之幹即翰

檜之翰禮經所謂牆也楸部者棺底之方木所以

娛四

承幹者薦藉皆文公之有翰檜乃僭王禮其後遂

承用之元公請無及先君殆即指此杜云楸材棺

中苓牀也幹骸骨也幹之義不確

廿六年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云鑿一足行正義

云既斲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鑿

金聲也蓋擊金為聲亦名鑿惠氏補注云案說文

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它車則傳本作鑿故訓

一足行若從金與斲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

攷元照案五經文字金部鑿即正反金聲也又一

足行見春秋左氏傳知傳中鑿字非誤漢儒讀若

之字不必異文蓋一字或有數音也即說文一書

此例屢見徐鼎臣於此致疑未通於古耳見示部

鑿注鑿字乃傳寫之誤說文足部所無不可據以

為正且兵刃以金為之从金未為無涉

廿六年傳率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元照案弔至

釋詁文費誓無敢不弔鄭注弔猶善也詩小雅節

不弔昊天傳訓為至箋云至猶善也至有善義不

弔之人謂不善之人也顧氏杜解補正云好行禍

娛四

亂不相弔恤之人引傳遜說非不合然不若杜解

之近古

廿七年傳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云進胙國中祭祀

也元照案呂覽慎行載此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

尹動作謂力役之人也疑進胙即動作之駁文動

古文作通說文與進相似又案詩大雅侯作侯祝

傳云作祝詛也正義云作即古詛字錢先生云大

鬼國中祭祀皆有祝詛之言杜說似長不必改從

呂書臧在東云鋪堂案動亦進也杜說誠佳然

定九年傳鏗其軸麻約而歸之元照案方言九其上約謂之筠注即輦帶也又三約薄也注謂薄裏也葯猶纏也此可證傳義麻約謂以麻纏裏之也約猶束也葯乃俗書

哀十七年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為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杜依賈說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允矣正義例從本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辨駁而毛詩召南汝墳正義引

媒四

五

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元照又案古焉於同物裔焉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文義晦澀宜正義以為不辭矣廿四年傳是僇言也服氏云僞不信言也杜云僇過也釋文云僇石快反字林作僇云夢言意不慧也意字疑衍賦在東云始謂夢言之元照案說文頃意不聰慧耳未可以說文疑其衍心僇夢言不慧也字林即廣雅僇也釋說文部廉瞑言也通俗文夢言謂之寐一切經內典四分二十有寐語之文僧元應音義四云舊律本多作僇

僇二形廣韻十三云僇寐言僇同又云寐睡言僇嚙同据此則僇與寐通列子周穆王云眠中吟嚙呻呼僇言猶云夢嚙語耳服杜說皆未了○說文部

僇衛也與此義不符僇嚙皆俗書當以僇為正春秋時唯宋晉鄭三國具六卿亦備六卿臧在東云魯有六卿未見所出魯之三卿即三家也孫臧察云志祖案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此外尚有羽父為大宰夏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俱見左傳則備六卿矣宋之六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亦稱司武見司寇司城即空宋以武公故是也此據文七年十六年昭廢司空為司城是也廿二年哀廿六年傳其始

媒四

五

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為左師僇九又為司馬僇十年之類大司徒大司馬傳亦從省不悉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卯三人為大司馬亦曰司馬隱三年傳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僇九年傳司馬子魚曰廿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文七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八年傳殺大司馬公子華定為司徒出奔邊印代之而昭廿二年傳云邊印為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僇曾為之見昭廿一年其時僇父費遂為大司馬亦稱自僇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為大

司馬廿二年傳不聞有代驅者哀廿六年傳皇非我為

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寇之官始見成十

五年傳向為人為大司寇麟朱為少司寇其後華

擘亦為少司寇昭廿年及樂輓昭廿二年樂朱鉏哀廿六年為

大司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蓋六卿之貳亦時立

時廢者至大宰之官殆又居六卿之外者華督之

後唯成十五年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後亦不

復見孫監察志祖案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為大宰

也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鉏吾

大宰則二宰亦非常建者孫監察志祖案列子

也仲尼篇韓非說林俱有

案宋其公時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

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

麟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此時居

卿位者九人臧在東云未必九人皆卿亦屬一時建置如此非

成例也

外傳周語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章注后

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奔與不宙元照案

注意謂先王世世為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

南宋刻本脫夫王字學者讀先世后稷疑是專屬

於奔則以字文義既不屬而注語皆成鈎棘矣經

先生云左成十六年又攷武成正義云后稷非王

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

先王不宙據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者而王

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國語前云昔我先

父子相繼曰世謂奔與不宙後云我先王不宙則

既知其人矣故注云周之神禴文武不先不宙故

亦以契為元王是稷亦可稱王明上文所謂先王

通指奔與不宙韋氏兩注自相發明益見王字當

補或因章注於後始釋先王疑前文不合有王字

者第弗淡及耳

又下聽無聳注不聳耳而聽元照案方言六聳聳聳

也生而聳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聳荆揚之間及山

之東西雙聳謂之聳廣雅釋詁聳聳也聽無聳言

其聰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故下云聽無

聳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聳耳解徐新田云養原

與方言訓同

又下及定王王室遂卑法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

敬王子也元照案貞王本諡貞定見漢書古今人表上國語史記皆從省稱定王亦猶衛獻聖武公之稱武公公叔貞惠文子之稱文子也貞定王乃靈王元孫○史記索隱周本紀謂貞定王之稱出自皇甫謐蓋未檢漢書也

晉語一 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元照案方言七 蝎噬遠也蝎噬即爾雅之過遼釋言古文偏旁通借耳又二 陷於大難乃逮於讒蝎譖即逮讒之義韋注訓蝎為木蟲從本字為訓似失之矣

婁四 圭

又簦笠相望於艾陵注唐尚書云簦夫須也元照案簦不當訓艸名詩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爾雅釋艸臺夫須唐尚書本殆作臺笠與毛詩同故以夫須解之臺說文从艸臺笠形近而誤韋氏不辨別字體而謂唐以夫須訓簦非也梁曜北云所見國語及宋氏補音皆作臺何也元照案簦字說文艸部所無竹部有簦字云笠也章云臺笠備雨器也則自當从竹近時翻刊宋明道本國語从竹

吳語命圭有命不曰吳伯而曰吳王注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史記索隱吳世家据之以為吳本伯爵元照

案吳本子爵春秋經從無吳伯之稱今据國語而以為本伯爵是春秋不足信也蓋吳之稱王歷世已久黃池之會正當憤盈之際晉方懼吳若遽指其實慮增其怒故易其辭以相入冀其降心以相從也下又云君若無辜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吳伯吳公皆一時權宜之詞而韋初以為實然誤矣錢先生云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鄭本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此自卑之稱吳本子爵而云吳伯此尊之稱皆合於公羊之義徐新田云養原案伯者長也天子命吳為諸侯長不命吳為王也此說未知可否

婁四 青

公羊隱四年傳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邵公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元照案口疑即訃之省文說文言部訃扣也如求婦先訃發之何云發動與訃發義近

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邵公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左宣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云庶弟不得稱母弟元照案二傳之所謂稱者指春秋之書法非指其家庭稱謂也錢先生云此說至確春秋書陳侯之弟招索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繁皆同母兄弟也齊侯使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亦

是此例號之會書陳公子招不云陳侯之弟者諸侯之大夫具在不當殊之也又云二傳云書無大夫吳無君無大夫皆謂春秋書法無春秋書法特書者耳豈有列國而無君大夫者乎凡稱兄弟者皆其母弟母兄否則書曰公子蓋有母弟而稱公子者矣未有非母弟而稱弟者杜預所謂庶弟不得稱母弟而母弟或稱公子是也若夫家庭之內自相稱謂適子之於庶兄弟不稱曰兄弟又將安稱徐新田云養原案詩云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公子頑惠公之庶兄也桓十六年傳屬負茲邵公云諸侯有疾稱負茲元照案金縢如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丕爲不史記

娛四

垂

馬公世家作負于白虎通云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二十九引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不丕負聲相近茲子亦相似皆通用此古義郭璞注爾雅尊謂之茲釋器引此傳以茲爲尊以負爲背負說已近俗此疏乃謂負事緣多尤失之矣文七年傳眅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邵公云以目通指曰眅元照案指謂意指也字本作惰說文心惰意也假借从手以目通指謂目動以示意也儀禮疏

云通指通其揖意是也又僖二年傳獻公揖而進之邵公曰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傳同疏云言其用目眅之而并指向魯則誤解作手指矣許子詠云亦不誤古人措詞少晦耳

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邵公曰愬者驚貌釋文有所革詬路二音元照案如何解當讀所革反愚謂愬義如詩邇其過澗之邇邇鄉也毛國策衛君跣行告邇於魏注云愬同此愬邇相通之證靈公不欲盾有所言故望見其來先迎而拜之

娛四

垂

以關其口蓋巧於拒諫如此趙盾逡巡再拜而出逡巡退辟也釋文下一音未爲不允臧在東云愬驚義迎與望見意複也精思之何如孫監察云志祖案先望見而後迎之未見意複十二年傳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邵公曰善用心曰詳韓詩外傳六春秋繁露王皆作祥元照案古詳祥通用見惠氏公羊古義左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从言儀禮士相見禮忠信慈祥从示一也漢人皆訓善蓋詳祥皆从羊聲善本作藉从言从羊義類本相近耳善用心猶曰以善存

心也

黃氏日抄卅論公羊襄廿九年傳云爾殺吾兄之語

非也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元照

案以僚為餘昧之子史記之說公羊則以僚為札

之庶兄說本不同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又云僚者長庶也以札有庶兄在故

特叙同母者四人而指僚為長庶服虔解左傳云

僚者夷昧之庶兄高誘注呂覽忠云闔廬篡庶父

僚而即位皆用公羊說黃氏專據史記以議公羊

媿因

未漢攷耳

昭五年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濇泉傳曰濇泉者何

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元照案爾雅釋水濇泉正出

正出涌出也此傳之濇泉與詩之檻泉即濇泉也

蓋其地有濇泉因以名其地如齊有梧邱營邱魯

有咸邱宋有泰邱陳有宛邱皆因有是邱而因以

為名者也漢梁國碭縣因山出文石而名其縣為

碭亦此例也見漢書地理志注邵公乃云蓋戰而涌為異

又云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殆無稽之言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邵公之說則原父已辯之矣劉氏曰公羊曰濇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涌乎案戰而泉涌自是邵公之說劉氏乃併傳非之蓋不知傳之直泉是釋地名非論本事也

昭廿四年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吾欲弑之

何如元照案以君殺臣而曰弑猶左氏之王貳于

虢王叛王孫蘇字法相類古人美惡輕重不嫌同

辭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洪景廬容齋三筆十四王伯厚

困學紀聞執貳叛二字詆斥左氏其論誠正然未明乎

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冤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媿因

強為之說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

言弑斯則穿鑿無理不可以訓

穀梁隱五年傳芻人民毆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

民以制訓苞未詳所本唐石經初刻作包後增艸

頭元照案當以初刻為正鄭注周易云包取一作

也繫辭包漢書叙傳下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

又通抱抱即揅之或體見說文徐鼎臣云今作溥

爾雅釋揅今本聚也說文揅引取玉篇引也周易

釋文謙云哀鄭荀董蜀才作揅云取也

九年傳震雷也電霆也楊士勛疏云霆者霹靂之別
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爲一也
楊說尙疑而未定元照案易繫辭鼓之以雷霆釋
文引蜀才云凝盧校爲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
釋文云霆徒佞也電也淮南兵疾霆不及掩目夏
侯湛雷賦掣丹霆之皓李暉雷賦起偉霆於霄
際俱見初此皆以霆爲電與傳義符霆電聲相近
故可轉以相訓非止疾雷一訓也陸佃埤雅云霆
音廷則爲雷音蜓則爲電愚謂四聲之別古人所
無毋庸過爲區別也

娛四

手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日知錄廿
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元照案范甯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
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据此則范不以姓字爲
衍又案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言氏姓貶之
也僖八年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名言夫人而不
以氏姓非夫人也氏姓連文穀梁屢見不可以爲
衍文又案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又

在穀梁前矣日知錄禹貢雖指極論姓氏之別謂
潤姓氏爲一者始於史記殆非也

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其隕也如雨元照案如雨之
義二傳與左氏異左氏云與雨偕也故杜預以而
訓如公羊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何邵公云
明其狀似雨爾穀梁義與公羊同而范氏亦訓如
爲而失其旨矣下文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
文三年雨益于宋傳亦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益可證此傳之義與公羊合○論衡說云辛卯之

娛四

手

夜實星若雨而非雨也亦用二傳之說
卅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元照
案爾雅釋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
傳大雅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此傳戎菽
二字當連讀戎大釋詰文也穀梁釋文云戎捷戎
菽也捷獲也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
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案管子亦當陸楊皆以戎
字句絕恐失其讀矣孫監祭云志祖案戎菽或可
傳以菽解之此說似泥單稱戎故經文但稱戎捷而
故經曰戎捷僖廿一年經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

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范云據莊三十一
年齊侯來獻戎捷據此則范不以戎為菽明甚疏
自失
攷耳

僖十九年傳梁亾鄭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
矣元照案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
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
記曰百名已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
其文字之誤此傳正名義亦如是蓋不言秦人滅
梁而曰梁亾不言鄭高克奔陳而曰鄭弄其師恐
後人疑不因魯史之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間矣故

娛也

幸

特發此論

卅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范云倚輪一隻之輪公羊

作隻邵公云隻踣也唐石經初刻作奇後增一旁元照案奇

倚一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作奇見釋文

周禮注引作奇荀子效倚物怪變楊注倚奇也韓

詩外傳五作奇物怪變又身倚魁之行楊注倚奇

也奇讀為奇偶之奇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

也今本莊子大宗師作畸方言二倚畸奇也自關而

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間

謂之踣○漢書五行志 又作踣亦同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云暴殘暴元

照案荀子富暴暴如卽山楊注暴暴卒起之貌呂

覽察灘水暴溢高注暴卒也大戴禮保何殷周有

道之長而素無道之暴也盧注暴卒疾也曲禮上

已孤暴貴史記項羽何興之暴也說文日暴疾有

所趨也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

彈之也范解未允

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范云稷下吳謂哺時詳惠氏周

易古左氏公羊皆作吳元照案史記天官書云旦

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下舖

為菽下舖至日入為麻據此則稷依本字訓之較

為近古臧在東云天官書之傳流

昌歌見左僖卅年傳杜云昌歌昌蒲菹正義云齊有

邠歌魯有公甫歌其音為觸說文云歌盛氣怒也

從欠蜀聲此昌歌之首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字

與彼為同為異獨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

知其所由也日知錄四云玉篇有歌字徂敢切昌

蒲菹然則傳之昌歆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歆

元照案歆字之義與傳誠不符然依玉篇定為歆

恐亦非也說文歆歆歆也歆心有所惡若吐也歆之俗體作

嗽亦見說文歆歆之義俱非昌蒲若云借用亦

無所取元照竊疑字當為歆書呂刑剔取椽黔椽

今文作剔見正義古文作歆說文支部鄭氏注周官天官

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元照謂切之用刀

故云歆較歆歆二文義差近之未知允否

唐石經公穀二傳不分析經傳與左氏不同而穀梁

娛

妻

離析經文又閒異於公羊明監本汲古閣本錯亂

顛倒當据石經校正莊七年恆星不見下接傳文

恆星者經星也云夜中星隕如雨下接傳文其

隕也如雨云今本經中不見下有夜中星隕如

雨六字非也此處唐石已殘闕宋本注疏如此

又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下接傳文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下接鼓禮也云今

本誤以鼓用牲于社列於言日言朔之上則經傳

倒置矣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接傳文夫人

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下接傳文不言以喪歸

云今本以齊人以歸誤置於夫人薨不地之上

又廿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下接傳文會者外為

主焉爾釋宋公下接傳文外釋不志云今本釋

宋公置於會者外為主之上宣八年壬午猶釋下

接傳文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云其下萬入去籥

四字經文也今本猶釋之下誤有萬入去籥四字

則衍文也又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下接傳文還者

事未畢也云其下至裡遂奔齊經文也遂繼事

娛

妻

也傳文也今本歸父還自晉下誤衍至裡遂奔齊

五字成七年饑鼠食郊牛角下接傳文不言日急

辭也云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下接傳文又有

繼之辭也云乃免牛下接傳文乃者亾乎人之

辭也云今本於食郊牛角下誤衍改卜牛云云

十一字昭廿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下接傳文中

國不言敗云獲陳夏鬻下接傳文獲者非與之

辭也云今本滅字下誤衍獲陳夏鬻四字又廿

五年公孫于齊下接孫之為言云次于陽州下

接傳文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誤置公孫于齊之

此處唐石殘闕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下接

傳文未失其弟也又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下接傳

文以尊及卑也又自陳下接傳文陳有奉芎爾又

入于蕭以叛下接傳文入者內弗受也云合本

先綜舉經文於上而不知自宋公之弟以下廿字

盡衍文也哀二年取潯東田下接傳文潯東未盡

也又及沂西田下接傳文沂西未盡也合本於帥

師伐邾下誤衍取潯東田及沂西田八字以上十

娛四

季

一條宋時監本附音注疏皆與石經同唯明人補

刻石經則與合本同不足據也

開成石經乾符時重加修改文字或增或刪皆就碑

磨治碑每行十字其或縮而為九溢而為十一者

皆修改時有增刪也其字迹未盡泯滅細審可以

得之大拓改刻不如初刻之可信穀梁磨改處甚

多未有為之申明者不可不盡心焉桓五年螽螽

蟲災也又僖十五年八月螽螽蟲災也此二處初

刻皆不重螽字磨改增入案隱五年九月螟傳曰

蟲災也並不重螟字此傳文法最整齊畫一當援

以為例磨增兩螽字皆當刪也莊七年星隕如雨

傳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事著芎爾初刻有事字

後磨去案疏云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

事之著見芎爾據此則事字當有又案注云中微

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自恐事之譌又十七

年鄭詹鄭之佞人也初刻無鄭之二字僖二年惡

公子友之給初刻有友字案下文三稱公子友此

字不應刪又十二年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初刻

娛四

季

如此後磨改以人字為楚字下體文十一年經叔

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初刻有仲字磨改去之

案左傳叔彭生釋文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衍

据此則仲字非是或穀梁舊本與左氏異亦未可

定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

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處磨改共五行初刻大

異不能盡得其可知者君子不奪人名之下有不

奪人名者一句此數條初刻皆唐時舊本自改刻

之後久已泯沒矣甚可惜也

娛親雅言卷五

歸安嚴

元照

論語 孝經 孟子

學而賢賢易色孔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

子集註從之元照案漢書李尋傳引此文師古注

云賢賢尊尚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讀易

為以或反賢賢易色兩事對舉視孔說較勝梁曜北云

此章每句皆一事何獨此四字兩事對舉乎周

信之云顏說至當若以為每句皆一事則與朋友

娛五

十

之皇侃義疏云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

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

賢者亦是獎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

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

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集註參用此二

說

木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皇疏本樂下有道字唐石

道字宋人增刻於荀元照案鄭注云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

為憂苦也是鄭本無道字孔本有道字故兩言貧

而樂道兩家本不同孫監祭云孔鄭兩本不同此

道問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

有道字謙眺答靈運詩復禮媿貧樂竟陵王行狀

蓋李善兼采孔鄭兩本也何晏不審異同之故

竝存兩說失之疎略皇本雖有道字而疏中舉貧

樂富禮為言又云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

其說似又未嘗有道字也愚謂坊記曰貧而好樂

富而好禮與論語文同漢書王莽傳上陳崇奏莽

功德引論語無道字後漢書東平王此鄭君所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公親從安國問故與孔本同

為政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注言孝子不妄為非唯

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元照案淮南說憂父之

疾者子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

憂之者子此以憂父母之疾為說則其讀父母二

字自為句不以屬下視馬注較淺然自當竝存

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餽云食

餘曰餽惠氏古義云儀禮注古文饌皆作餽說文

饌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餽為古文饌也臧在東

云鄭以食餘訓餽則固未嘗以餽為古文饌也惠氏牽合為一非矣或疑先生不宐食人之餽許周生云曲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餽餽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句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餽之時鄭注未容輕議

子曰書云孝于今作于此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嫁五

五

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古文尚書割截此文入之周書君陳篇以惟孝屬下為句近人辨之詳矣惟是唐以後人以是亦為政兩語為孔子語則與皇氏義疏不合案疏曰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書文也又曰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則是亦為政皇氏亦以為尚書文後人祇緣古文君陳有克施有政四字而無下語故分析兩語一屬尚書一屬孔子自然皇氏已及見古文尚書而獨以兩語皆屬尚書者何也蓋因包咸注

也包氏曰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詳釋注義則兩語自不可分屬故皇疏云然元照竊意是亦為政若非尚書則施於有政亦非尚書攷尚書於皆作于錢先生云唐石經惟金滕有三於字酒誥有兩於字孝于友于未嘗作於而施於有政字獨作於此非尚書之明徵也以施於有政屬之孔子則是亦奚其文勢回環無滯矣固不必因偽君陳有克施有政一語而致疑也

馬融注八佾篇巧笑倩兮三句云此上一二句在衛風

嫁五

四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王氏質詩總聞云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為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為絢今不存也孔子子夏問答與此詩不類強合此詩恐涉牽強元照案王說是也三百篇中如此類者多矣召南草蟲首章首四句與小雅出車五章首四句同王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與鄭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同小雅北山首章首四句與小雅杖杜三章首四句同餘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大

同小異者尙難悉數然則此三句之非出於碩人詩也又何疑乎徐新田云養原案碩人四章章七句必無第二章獨多一句之理此不待辯而明前人恐亦有道及者論語所引三句皆指繪事言之與碩人詩直詠人者不同而後人乃有篇中刪章章中刪句句中刪字之論可謂侷之甚者。又案詩中如王事靡盬之類屢見者尤多左襄廿一年傳叔向引詩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亦唯優哉遊哉四字与小雅采芣文同耳而杜預竟以采芣當之亦非也

媿五

五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史記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論衡感類反坫三歸諸侯之禮此皆包氏所本三歸之非臺名審矣說苑善說所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者蓋築臺以處三姓之

女也朱子殆認作章華之臺一例文法故以爲臺名耳

不忠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包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皇疏云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此說無可疵議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道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謝氏發論甚高然非此經之旨轉覺失之支離洪景廬又云不以莫已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

媿五

木

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元照案求爲可知非求爲人知也求爲可知以待人知斯其道然後得行故謂門弟子曰居則曰莫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聖門之學未嘗不欲人知豈若畸人隘士之心唯恐人知者乎經意言當求有可知之實而不當以莫知爲患正恐學者純騫虛聲不求實際固非教人求知也又何慮乎無所不至哉錢先生云宋儒往往有此等議論自謂有補於聖賢其實過高而無當也

公治長吾斯之未能信孔門弟子師前稱吾唯此一見丁小雅教授云漆彫子本名啟漢書古奈人表

上菽文志自注家儒可證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

子開史公避景帝諱也說見王氏菽文志攷證啟

亦作启启与吾形近傳譌耳元照案說文部启開

也又部啟教也古人名字相配漆彫子漢景帝之

名皆是启而非啟启誤為吾其理極確

匡繆正俗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蓋言夫子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

娛五

之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

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背經違理大為糺繆

漢書外戚傳元照案皇疏云夫子之性與天地元

亨之道合其德致此淡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

可得聞也此義与顏氏所斥之說大致相同顏氏

謂其糺繆當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夫子言天道與

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張禹傳云性與天道自

子贛之屬不得聞證之史漢義益顯明顏氏惜未

公及引之也

昌黎知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熠熠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元照案以惟恐有聞作

警聞解古無此訓唐儒已喜立異故論語筆解多

翻舊說臧在東云啖趙說春秋亦然筆解不載此

章朱子謂筆解為非昌黎本真是也許周生云宗

李習之所作而昌黎評之者今書中尚存昌黎評

語數則可證又案張水部弔退之詩云論語未迄

田云養原案昌黎自有論語注十卷張詩所云者

指此韓文攷異云筆解解心逸無復真本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疏本作久而人敬之

娛五

故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

而人愈敬之也邢疏本無人字故云凡人輕交易

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元照案集解不載

舊注不知漢儒之說云何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

馭萬民二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

而敬之据此則鄭本當無人字又案漢元儒先生

婁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釋九亦與鄭合愚謂

平仲身為齊卿素著才望人之敬之不足以見其

善交也唐石經亦無人字

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義疏載衛解云所以不能忠信如某者由不能好學如某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某也邢疏云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

此邢昺發明衛解之文余氏古經解鈎沈載之元非也衛解載於義疏義疏新出余氏未及見耳

照案焉發語辭也衛氏句讀不同而其義無異於

皇邢兩疏宋人誤會其意謂焉是反辭言焉見十

娛五

九

室之邑不有如我之好學者哉見野客叢書全失衛民

之意

仲尼弟子列傳云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云

云元照案賤人指其家世寒微而不係平其人之

賢否後漢八稱黃憲爲牛醫兒乃所謂父賤人也

楚卻宛自稱賤人見左昭廿七年傳其官卑也廉頗謂藺

相如素賤人見史記廉藺列傳以相如初爲宦者令舍人

也漢書樊鄴夏侯灌傳云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

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屯類也合攷

史漢之文則賤人指家世而不指品請明矣王肅
撰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鑿空誣罔莫此爲
甚何晏注論語亦云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
其諸爲王肅之所感歎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元照案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隸釋

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蓋漢時有此說耳然以

之爲詩甚奇錢先生云作與古諧韻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薦傳吾自

娛五

十

束脩以來章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飭鄭元注論語

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元照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人自十五以上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漢人多

用束脩義與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

束脩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十

五以上乃束脩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安漢公自

初束脩師古注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據兩漢書注

則束脩非十五歲之名明矣鹽鐵論富余結髮束

修年十三得宿衛此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

宿衛束脩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矣漢馮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行知六幽州刺史朱龜碑仁

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

口口束脩操潔冰雪二十金恭碑束脩聰三十冀州

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十九彌衡顏子碑在束脩

之齒入宣尼之室藝文類聚二十歷觀諸碑則漢人之解

束脩皆與鄭同行者行年也孔氏注雖無明文然

亦未必如皇疏脩脯之解也梁曜北云天祿識餘引束脩有五條徐

新田云識餘引祇四條

君娶於吳句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釋文為于偽反皇

疏云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

也魯之娶吳當謂為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

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於為字偶漏

其音讀者竟依本音屬上為句誤矣

子罕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注美孔子博學

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元照案無所成名正以美其

大非惜之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

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

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也故曰大也疏說確當注云而已已止也

了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近讀以將聖屬上為

句風俗通義通云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於之

字斷句全氏祖望經史答問錄稱其句讀之善元

照案晉書儒林傳序云夫子將聖多能自天攸縱

大唐新語十一載開元二十七年詔云所謂自天

攸縱將聖多能是唐以前句法皆然。孔注以將

為大論衡知以將為且皆本爾雅細審句法皆未必以

將聖上屬

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云斂身也釋文無音元案

儀禮聘禮注云孔子之執圭鞠躬釋文云本如也

鞠之正文从委說文委鞠窮也三蒼鞠窮敬畏貌

廣雅訓鞠窮謹敬也曹憲音鞠即六爾雅鞠窮

也鞠窮皆與鞠聲近通借躬乃窮之省文窮窮

皆後世增益之字鞠窮複語與蹴踏相同張清儀

之皆所以狀敬謹之意史記韓長儒云壺遂之內

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魯通家鞠躬如畏然徐廣

娛五

主

窮此言敬慎之君子豈曰曲身之君子哉史公親受業於

孔君而此與論語注異論語注非真孔本近人辨之詳矣又案鹽鐵論議云衰

衣博帶竊周公之服也鞠躬踧躅竊仲尼之容也

後漢書儒林傳論云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

命以鞠躬與踧躅狼狽為對文知亦不作曲身解

也設如孔解則不得云如矣聘禮記鞠躬焉如恐

失之魏氏了翁儀禮要義云溫本作鞠窮焉此條參用

抱經先生儀禮釋文攷證儀禮注疏詳校龍城札記三書之說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疏云古人

媛五

五

表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

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

表而出也元照案曲禮下衫絺綌不入公門注引

此文亦衍之字正義云上無衣表則因露見為不敬又

云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玉藻振絺綌不入公

門注振讀為衫衫禪也表表外衣也二者形且褻

皆當表之乃出正義云形且褻者形解衫絺綌其

形露見褻解表表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

衣乃出也恐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論語衫絺綌

必表而出亦衍之字亦為其褻也又下節注絺綌紵者

當暑之褻衣也据此則經文不得有之字孔注之

字皇疏本亦無丁教授云必表而出不當有之字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云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

被周禮天官玉府疏引元照案說文衣部被寢衣也長一身有

半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

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毛詩正義召南小星云今名曰

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寢衣為被具有確

徵毋庸別解

媛五

五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云鄉人飲酒之禮主於

老者老者禮舉出孔子從而後出也元照案儀禮

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

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凡鄉

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

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

正蜡祭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

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

酒義又有鄉大夫士獻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即是州長黨正飲

酒所引據盧氏注疏詳校賈氏此疏分析極賅如孔解則此

是黨正飲酒今知不然者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

謀賓介注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又鄉飲酒義鄉

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是

鄉人乃鄉大夫之稱也夫鄉大夫飲酒尚德黨正

飲酒尚齒亦賈疏文孔子不敢以有德者自居故必俟

杖者出而後出若黨正飲酒尚齒固眾人所同又

何庸述乎周信之云與儀徵少宗伯所解相同兼能補所未備或以鄉人

五

五

飲酒為鄉人偶然聚飲不在四事之內者非也古

無無故聚飲之事况孔子乎

車中內顧古論有不字鄭注從古包咸所注魯論也

故無不字其注云輿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

視不過轆轤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

視矣言不親指師古曰此三句本論語鄉黨篇

今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

衡軛旁視不過轆轤與此不同是師古所据集解

本經注並無不字今案皇疏本經注皆有不字疏

云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

据此疏以不內顧為說則皇本元有不字非後人

之所竄增元照綜而覈之則皇疏甚誤古論不內

顧以內顧為回視魯論內顧則以為外內之內薛

綜注東京賦云內顧謂不外視包氏之云正所以

釋顧之在內也前視過平衡軛旁視過平轆轤則

外顧矣疏說全失包意蓋漢儒說論語有古齊魯

三本異同甚夥何晏不察襍采諸家之注不辨古

魯之分經從古而注從魯者有之經從魯而注從

五

五

古者有之回互難定流傳既久遞相私改故皇顏

所据本各不同而此經則當從師古乃魯論經注

真本也皇在顏前慮有据皇以難顏者故略說之

餘詳鍾山札記

先進德行一節鄭氏以合前章釋文元照案自晉以前

皆以此為聖語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

以為有德行又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又孔子以

為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事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

後漢書文苑傳安得孔仲尼為在陳四科劉氏劭

人物志序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

科梁書裴子野顧協徐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

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漢書注宣元六引孔子曰德

行云凡此皆以爲孔子之言蓋漢魏相承之說

如此至皇氏義疏如別爲一章以爲記者所書說

者曰字而不名非天子云說見論語筆解元照案孝哉閔

子騫夫子未嘗不稱弟子之字也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云言閔子騫爲人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

媛五

之言也皇疏云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

父母昆弟也漢書杜鄴傳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後漢書范升傳升

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章

懷注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論衡實知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

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

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

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

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俗本非父弟萬世不滅

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此漢儒舊

說較陳注勝之矣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前人有及見宋濬熙九經本之

有句讀點注者以夫字上屬元照案皇疏云非是

我意也是夫二三子意也則六朝時已以夫字下

屬邢疏亦同之濬熙本乃新定句法雖非舊讀頗

較勝之

季氏富於周公孔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疏云

媛五

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曰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

周公旦之後也元照案言侯國之卿富過於天子

之冢宰周公自指同時者而言非公旦也傳記未

見有述公旦之宮者

由也諺今本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叛皇本作反釋文

呼諺向書無乃逸乃諺傳云叛諺不恭正義引論

語爲證元照案呂覽尊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高

誘注叛換也以之證論語莫切於此高氏以換訓

叛殆與卷阿詩伴與之義相同彼箋云自縱弛之

意縱弛則不恭矣○換義與援相近別有詩然

畔援皇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傳云武彊也王

彌以叛諺為剛猛見皇義亦相附

冠者五八人童子六七人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四

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

人也此說流俗相承以為諧助新出自此疏

田云養原案何晏為清談之祖其解論語采集舊

注尚為謹嚴至皇氏所載十三家則全是王何宗

旨矣時無范甯誰復然其說非無所本漢成陽令

唐扶頌五六六七化導若神釋洪适云五六六

七者用曾點冠者童子文則其所由來遠之矣

憲問愛之能勿勞乎孔云言八有所愛必欲勞來之

釋文勞力報反皇疏云愛志不能不勞心元照案

詩小雅隰桑心乎嗚矣遐不謂矣箋云遠謂勤也我

心變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此鄭箋文箋引

矣二句引忠焉皇疏所說乃鄭義非孔義也勞從

本讀○集註云愛而勿勞禽犢之也用禮記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效休之之

義雖從本讀義與鄭異此章忠愛似不屬父子君

臣而言且愛則言父之於子忠則言臣之於君語

意似不倫

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一節據檀弓下哀公嘗使孺

悲學士器禮於孔子固孔氏之門人也孔子不見

孺悲賈公彥儀禮士相謂孺悲不由介紹之故然

經文有將命者非介紹而何賈說似未覈也皇疏

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

娛五

手

故辭元照案此說至當試以此經書法之陽貨

召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法相同若就見者

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賈氏誤謂孺悲就

見故從而強為之說邢疏亦云來欲見孔子孔子

不欲見去孔子於互鄉童子未嘗之何獨拒孺

悲之淡耶何晏注云所以使將命聞使孺悲思也

明乎孺悲之未嘗聞也謂於孔子之後自不

敢來召其師疑此事在奉命學禮之時故挾君命

而自倨聞悲悔悟卒來就學士器禮於是得傳於

世始雖獲罪終列門牆焉悲之在弟子之列無可疑者朱氏夤尊有孺悲從祀議其說至公惜未能行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一切經音義兩引亦無十三四輩經又十六大變道比邛尼經下是貞觀以前本皆同皇疏本有流字者係後人誤增元照案皇疏云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下上以位言不以品言為人臣下不得言居下流也又案子張篇紂之不善章疏云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若陽

娛五

王

貨篇有流字則曷不疏於前而反疏於後乎惠氏古義云鹽鐵論地廣云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皆用論語文梁曜北云報任少卿書下流多誇議亦言其賤耳鹽鐵論朱雲傳或省文引之未可為無流字之確徵元照案揚惲報孫會宗書亦云下流之人眾毀所歸此與史公皆用于張篇文隱居放言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元照案放廢也廢置也爾雅釋詁廢舍也古廢置互通厥義相因伊尹放大甲於桐放亦置也非弃逐之謂此說別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黜足以

容即隱居放言之義困學紀問說集註云放言自廢則似二人託跡隱淪狂言無忌近於孟子所謂處士橫議者豈聖人之所許乎當以舊說為長徐新田案馬融解無可無不可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言簡義精前人未經拈出此章論逸民則不可不可祇當就出處言

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呂覽難夫傷忠臣者無功不得民者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者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

娛五

王

之比干萇宏以此夾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高誘於周召句注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高氏引此以見管蔡周親不如周召仁人意與孔注大致相同新校本云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此殆習乎古文孔傳之說而未之思也孔子之門父子同學者顏曾而外他無間焉冉耕冉雍二人家語以為宗族元照案論衡自紀云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

絕倫以仲弓為伯牛之子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漢儒經師家法建安器亂之後漸失其傳如何晏於經學本無所得其撰論語集解兼采眾說不欲墨守一師之言兩漢專門名家之學自茲遂破且漢時論語魯古並行諸家授受本各不同若於一章之內文字訓解專主一家猶之可也今其書雜陳眾說一章而載三四家說以致前後衡決不相檢照者甚多如未若貧而樂道鄭本無道字故其注曰樂謂志於道孔本有道字故其注兩言樂道兩

娛五

圭

注並存而經文道字之有無遂莫能定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如周解則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乃歎美之辭非別有所指也何氏於下文又載王肅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於是郭象江熙范甯皆以為夫子傷慨之辭雖不知於經之指歸何若而周王兩說固已不可合矣下章古之賢人也鄭從古作賢仁故其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賢且仁集解於經文既定作賢人又載鄭氏賢且仁

之語不反成弔詭乎如斯之類尚難枚舉姑記所疑以諭同學

論語爾雅之疏皆宋邢昺撰孝經疏乃唐元行冲奉明皇詔而作者見唐書元行冲傳舊唐書經籍志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宋咸平三年邢昺奉詔取元疏約而修之故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語後人遂以疏為邢書誤也孫監察云志祖案今注疏本但載在東云鑄堂謂論語本之皇侃爾雅疏本之孫次高連孝經疏本之元行冲皆非邢氏物作邢皆改名正義而不云疏徐新田云養原案邢氏三疏唯孝經差勝益全用元疏故也論語雖本皇侃

娛五

圭

其改易者多矣爾雅舊疏不傳無由考其沿革孫高六朝小儒原本諒亦不佳邢氏據之空其劣也
○邢昺序寥寥數語不似序體又有一序題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亦不知何人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云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叩之以字義真荅以慕元德秀之為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為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遠易為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元照案唐明皇孝經序云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前哲元行冲疏亦云景明

也孫奕示兒編六云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徃徃泥此一句倡為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為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徃徃因孝經序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之一字訓慕也抱經先生云履齋之說非也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仰前修章懷注引景行行止而云景猶慕也又陳宮上書稱愷百僚景式注云景慕以為法式則景有慕仰之意自漢已然矣元照又攷漢陳度碑亦有景仰之文見隸續十九其王簡栖上下文皆關

娛五

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顏氏家訓慕賢篇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晉書杜夷傳景仰軌則魏書任城王雲傳普天景仰皆在孝經序前

梁惠王上篇是罔民也孫氏音義云張如字丁作司民又滕文公上篇音義云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元照案司古伺字漢書几伺察字皆作司鄭注周禮蜡氏秋官序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漏也司反

司民猶言為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

不可謂誤徐新田云養原案說文無伺字人部伏字注云司也臣鉉等曰司令人作伺

閻氏若璩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引左傳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為證元照案孟子因齊宣云好世俗之樂故解之曰今樂猶古樂若讀如洛則失語意矣閻說非也下文臣請為王言樂則當音洛邠卿云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之狀明不從本讀孫氏音義朱子集註於此皆不加音漏耳徐新田云養原案百詩此說有二條一在釋地三續此所引是也一在初續明言通章樂字除鼓樂外皆當音落九能豈未見邪唐風云好樂無荒此好樂二字所本坊記云貧而好樂元

娛五

照案邠卿云世俗之樂謂鄭聲也則好樂今樂古樂等字皆當從本讀

梁惠王下篇明明胥讒邠卿云明明側目相視音義云字亦作謂元照案說文目部明視兒玉篇明字引此文為證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明明心目亦用此文也字書言部無謂字且从言与視義無涉○墨子經上云謂作嘽也有此一見亦不可解墨子書古無善本而經說數篇九傳譌難讀謂字之正否不可知

反其旄倪邠卿云弱小繫從孔刻本。音義云繫鳥分切為此字作者也監本

毛本作倪與下倪者也元照案說文女部嬰妮也

嬰妮也廣雅釋親鄭注禮記雜記云嬰猶鷺彌也

釋名幼長云人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妮嬰是也言是

人也妮其哢聲也故因以名之也繫倪即嬰妮之

異文鄭作鷺彌聲轉字異丁公著云旄倪老也義音

引非是載在東云旄為老

殷時有兩微仲一為啟弟一為啟子呂覽常務云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史記宋屯

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家語本姓云其弟

五

五

曰仲思名衍漢書古今人表一在中上一在中中

班氏自注云啟子注之者所以別於仲衍也是在

中上者之為啟弟明矣閻氏若璩以孟子所云微

仲為啟子而非啟弟援人表為證殆未攷人表有

兩微仲邪。檀弓上微子舍其孫脂而立衍也證

以呂覽史漢衍為微子之弟明甚北齊書儒林刁柔

傳引作微子舍其孫脂而立弟衍許周生云此文

義更顯蘇氏古史云微子卒屯子蚤死乃立屯子

之弟微仲衍自注云屯以為微子之弟失之東云

此即駁微子之子名衍未知見於何書恐未可以

臆說廢相傳之舊解也許周生云此正是舊解

本於檀弓讀檀弓本文自明康成亦以衍為微子

適子之弟古史即從鄭注稍增益數字並非紂解

惜正義脫去此句之疏故讀其字忽之耳元照紂

注云微子適子也微子之弟名衍而其子指微子非指微

子之叔父同名恐無此理然案刁柔傳柔引檀弓

經注而中之云然則商以嫡子立嫡子之母弟

此句正指微子立衍之義是刁氏之讀鄭注亦同

漢以駁正古史與檀弓本文合檀弓云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脂而立衍文王互舉

弟也舍伯邑考謂伯邑考武王微子舍其嫡子而立

武王也武王為伯邑考之弟猶微仲為微子之弟

也

滕文公上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

與露同元照案左傳昭元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杜預曰露羸也韓非子上微好罷露百姓風

俗通義怪大用羸露又通作潞呂覽不士民罷潞

高誘注潞羸也方言三廣雅釋詁又管子四不知

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此與孟子義尤合段先生云

路箋云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詩申夷載

凡作應者非也此與趙注相發明。邪卿云是率

案音義本標羸路二字蓋邵武士人不解羸路之

義故增益困之二字而不顧文義之難通段先生云九能

此說極好且果云羸困之路則丁張所云路與露同之

語反成弔詭矣困之二字當依音義去又音義

云羸力為切字亦作羸即果切案羸羸義異羸誤

無疑

王氏柏書疑詩疑二書於經文增芟改竄前人非其

師心自是固矣其書疑中以堯改作帝曰咨廿四字

補入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猶之可也又於敬敷五

娛五

无

教在寬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廿二字歸入斯甚

誤矣元照案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乃是日

月之日邠卿云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

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

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則此廿二字者乃孟子

言放勳之行事非述放勳之言也音義云丁音駟

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云拏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

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用此文也王氏

專据集註遂不復澆究毛晃增韵又据集註而以

日字為誤宋元人之墨守如此。孟子疏亦作曰

字解疏即託名孫氏而於孫氏之音義略不寓目

可陋也許周生云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有一條

致及音義亦斷不肖從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勞

來等五句固非放勳之言要亦是百二十篇中語

滕文公下篇泮水者洪水也邠卿云水逆行泮洞無

涯故曰泮水元照案凡从夆之字古讀皆若洪說

文木部梓从木夆聲讀若鴻又降字自漢以前無讀

去聲者詳顧氏音論夆鴻一聲之轉孟子以洪訓泮亦

娛五

手

係同聲取義泮洞亦變韵泮与虹亦通七發虹洞

兮蒼天玉篇云泮瀆也泮瀆釋言文今爾雅作虹

顧野王本作註李巡本作降見釋文此數字音義悉

同張鑑音泮為絳非也絳古音亦如洪然張氏則不如此丁公著

又以泮洞之泮當从夆夆音逢泮洪水也元照案

說文大徐本無泮字繫傳有之云大水也此繫傳

之誤繫傳火部有夆字復有夆字泮別為泮猶夆別為夆也玉篇廣韵皆無

泮字又案說文泮字注云水不遵道一曰下也邠

卿所云逆行即不遵道也泮水之泮本从夆乃改

奔乃改而從各唐人
不明小學舛錯如此

離婁上篇天方蹶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

王引之

子泄泄猶沓沓也元照案說文口部引詩作泄泄言部引

作泄泄皆訓多言又

言部諸泄

泄沓沓多言之義今詩與孟子作泄者古文通借

耳又荀子解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泄楊倞注云

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泄亦引詩證

之又正愚人之言諛諛然而沸楊注云諛諛多言

也孟子釋沓沓之義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亦指言

娛五

五

而言之又案詩小雅十嘽嘽背憎傳云嘽猶嘽嘽

沓猶嘽嘽箋云嘽嘽沓沓相對談語

晉書忠義王豹傳引詩作

嘽嘽山井鼎毛詩攷文云

又大雅蕩箋有笑語沓

沓之文義可互證錢先生云鄙製答問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邠卿云存人存在人之善惡

疏不能釋存在之義元照案爾雅釋徂在存也在

存省士察也邠卿本此義存人即觀人之謂故章

指云存而察之善惡不隱

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盡心上篇弟卅六章章指云

胷中正者眸子不眊眊音文異音義不為之辨元

照案說文眊目少精也眊佷目謹視也以義攷之

則眊為正文假借用眊周書牧誓羌髡髮之即詩邶

角如鬢如髦之髦也鄘風髡彼兩髦說文引作髡

爾雅釋木旄冬桃說文作旄讀若髦又旄邱見於毛

詩爾雅者皆从从毛聲而字林作務又作整與眊

音同例毛救聲相近

離婁下篇逢蒙音義云丁張竝薄江切從各各下江

切元照案說文彳部無逢字玉篇亦無玉篇并無

逢字係誤

原逢蒙當从夆淮南道應訓作逢亦曰逢門子見

見臨鐵論逢有符容蒲蒙敷容薄江四音皆逢聲

也攷莊子山作逢蒙釋文云符恭荀子王霸呂覽

言史記龜策作逢門呂覽具又作逢蒙荀子注云

觀逢蒙之通用則逢字之不从夆明矣漢書古今

人表於逢公柏陵逢丑父楚逢伯逢於何陳逢滑

逢大夫及逢門子皆壹从夆匡繆正俗八云逢姓

益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

音者自稱乃與龐同音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

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小顏雖不知逢有四音然其斥分別者爲無據其說誠是而廣韵四江部有逢字與龐同紐注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逢丑父今攷逢丑父見左氏公羊成二年傳二傳釋文皆無音又攷左傳釋文於逢伯宣十逢大夫宣十逢伯陵昭廿逢滑哀元皆無音是逢姓與逢遇之逢唐以前無分爲二字者唯國語舊音於逢伯陵

周語音白薄白同江反亦未嘗論及字體蓋逢別爲逢始於廣韵而唐人未能盡信後人誤遵用之

娛五

書

百唐人多昧古音其意以从夆不合於薄江切故改而从夆猶泝水之泝本从夆以不合於胡貢切必改而从夆有辨見前雖相反而正相同皆不識古音不信說文之故也隸釋十逢盛碑陰跋亦曾辯之云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碑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逢予謂漢儒尙借夆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鼂鼓逢逢之逢爾洪氏此說最精瞻顧氏唐韵正之論亦同郭氏忠恕佩觿辯

證李氏文仲字鑑皆謂从夆者非姓攷之不審矣仁和梁曜北古今人表攷證引甚備此條頗參用之

書云祇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句若是句爲父不得而子也古文尙書采此文入大禹謨云瞽亦允若傳云父亦信順之蓋訓若爲順也元照案邠卿云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是孟子本於允字絕句若字屬是字爲句撰古文者故別於趙注以示異猶論語引書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括包咸注以二語書元照以二語爲孔子語有說辨之然與古文尙書均不相

娛五

書

合而古文中分之改爲克施有政以次語屬之孔子蓋既托於孔辟古文原不必規規於漢儒不見古文者之說也而其裁綴之工又誠足以動人觀聽古義晦昧尠有究心論古文者如閻惠諸君未嘗及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孟子所載舜事趙臺卿以爲俱在舜典中堯典篇末已及舜終則堯典乃夏史所作稱舜父爲瞽瞍乃史官敘事之辭瞽乃無日之名或謂舜父有日其心不明故謂之瞽則瞽者罵之之辭也若如今書禹謨帝舜方爲天子乃呼天子之父爲瞽有是理乎江氏聲尙書人注采集逸文仍連若字孫氏星衍所輯古文馬鄭注其所采不誤

履齋示兒編 云書所載伊尹放大甲于桐放當作

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宋氏濂極偉此論元照

案此當以孟子證之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為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觀乎此則放字之非誤明

矣孫監察云伊尹放大甲不惟見孟子也亦見左

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示兒編之說頗謬潛溪

誤信之子向於示 客或難曰此固公孫丑之言也

若萬章上篇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孟子之言也

孟子於舜之放象尚為之辯而顧謂伊尹放大甲

媒五

重

何也元照謂古人語意輕重不嫌同辭一字而兼

兩義者其義必相近就其相近之中則必有重輕

在後人較量謹言古人則不若是也即以放字論

之放驩兜于崇山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則當訓弃

小爾雅 訓逐 說文 湯放桀伊尹放大甲則當訓置

廣言 包咸注 廣雅 釋詁 四 伊尹安置大甲於先王陵寢之旁夫豈

弃逐之哉又何煩穿鑿耶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邠卿云陳侯周陳懷公子

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元照案懷公子

為潛公見史記陳世家漢書五行志 其名周僅

見於孟子師古五行志注云閔公名周即祖孟子

也史記則以為名越當別有所据索隱云案左傳

潛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元照攷左傳無潛公

之名亦無諡不知索隱何据臧在東云索隱言有誤耳 身歿

國匹而猶有諡者如欒懷子是也陳侯諡潛亦與

相類

告子下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邠卿云岑樓山

之銳嶺者元照案爾雅釋山小而高岑故曰銳左

媒五

素

傳襄廿四年部樓說文作附婁今本亦作無松柏應劭

云言其卑小風俗通杜預云部樓小阜岑樓部樓

文義相類大小皆可名樓也

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邠卿云孟

子荅此二人有異又云俱荅二人又元照案禮無

不荅儲子既以幣交雖禮意不誠當往荅之如陽

貨歸孔子蒸豚孔子必往拜此禮之不可失者也

但不欲見其人故闕而往孟子之荅儲子當亦

類此若受其幣而不荅則非禮矣趙氏推測至有

精義如檀弓說季札葬孔子子往而觀葬康成注云往弔之此亦由推測而得之者漢儒之精審若是

訑訑音義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元照案訑訑二字音義悉殊訑隸變作它訑隸變作也後來它也二形溷而為一如坵純等字本皆从它

媒五

考

而俗書則皆从也訑字為訑亦此之類故廣韻四以訑字為俗體至它字乃俗書之尤無理者不必論矣徐新田云養原案俗書它字又因施字而誤初不知施乃从从也从非从方从它耳丁公著所別訑訑二字實即一字皆俗書也玉篇云切又達可切訑訑而不疑究州人謂欺曰訑俗作訑又云訑式支切訑訑自得也別訑訑為二不知正俗之分正體當從說文作訑凡一字有數義者說文每不詳備不必因与趙注不符而致疑於字體也莊子知北遊僻陋慢訑与孟子義合楚詞九章惜或訑謾而不疑王叔師訓為詐欺釋文云訑一作訑

可證訑訑無別張鎰之說已知訑訑為一其解亦較勝邠卿。又案訑當讀徒和反訑史記龜策或列傳

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云誕一作訑元照案誕訑聲相近徐新田云凡它也之溷不可枚舉然莫誤於訑字蓋訑潛之訑借作訑沼之訑本屬一字今以訑為訑潛从也者為訑沼判一為二繆不可言又案訑也二字字異音同韻書於从它之字多入歌韻从也之字入支韻非唯昧於字體兼不知音矣王文成以致良知三字提唱宗旨與朱子為難良知二字肇自孟子文成之解良知實本於朱子邠卿則訓良為甚元照案後漢書馬援傳良佈急者可

媒五

考

牀下伏章懷注良甚也又古人良久良苦之云皆甚之謂也上篇良貴亦當訓甚集註皆訓為本然之善文成遂得借以行其說矣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邠卿云介大也釋詁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音義引陸善經云介謂特立之行元照案孟子言柳下惠雖袒裋裸程於其側而由由然與之偕故譏其不恭則與介特之義不相似必若伯夷之隘乃可謂之介特言固各有攸當也劉氏劭人

物志別體云宏晉之人意變周洽不戒其交之溷糝而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砥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晉為穢蓋其拘是故可以守節難以變通其所謂介者指伯夷一流所謂晉者指柳下一流繹劉氏之論則知邠卿之允

人莫大焉也親戚君臣上下元照案近讀於焉字絕句非也焉當訓於何邠公解公羊云焉爾猶於是也隱二年又云焉者於也宣六年高誘淮南注焉猶於

娛五

晃

則與此字法一例當作一句讀

古書敘述言辭有兩人之言總蒙一曰字者有一人之言重一曰字者孟子自范之齊章內孟子曰三字是重文起義亦猶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之例也趙氏章句分為兩章別有章指故集注合為一章而以孟子曰三字為羨文恐皆非是

盡心下篇王曰無畏盍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句厥角稽首邠卿云百姓歸周若崩句厥角讀頷角犀文選注四十地句稽首讀拜命句亦以首至地

也章指云殷民厥角周師歌舞淮南本經訓劇詩厥角之蹶詩無蹶角之文元照案邠卿訓厥為疑即指此詩蓋如若之蹶元照案邠卿訓厥為

犀厥非剝解也段先生云玉裁案頷角犀三字連策亦云眉目權衡角犀偃月然則漢書諸侯王表角犀即今相書伏犀貫頤是也

厥者頓也角者頷角也晉灼曰厥者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兩說小異應氏訓頷要皆不以厥為語助

漢人行文連用經典語助如色斯友與趙注同趙于刑于之類頗有之厥角非其類也云歸周若崩猶云從惡如崩極言其易耳撰古文

娛五

罕

尚書者不審此義芟竄孟子之文入之泰誓曰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其傳云民畏紂之虐色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始以若崩厥角為句既以崩角連文不得不訓厥為其句讀故訓胥失之矣趙注文義晦澀古文尚書盛行遂未有為之申明者○王融曲水詩序屈邠厥角請受纓縻陸倕石闕銘屈邠交臂厥角稽顙邠遲與陳伯之書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以厥為蹶合於晉灼之訓以厥角與屈邠解辯為對偶尚不失古義古文尚

書王陸諸人已及見矣而不適用者特以沿漢書之故耳

被衿衣邠卿云衿畫也梁先生同書云衿之訓畫於

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往引文帝令曰昔者

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

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

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翟氏灑攷異失采錢先生云大昕

案梁說甚確許周生云宗彥案言舜者多及於

琴蓋以舜有南風之操也南風為夏時被衿衣鼓

琴一時事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梁曜

北云然則舜鼓琴只有南風一操如范履霜耶

徐新田云養原案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

於南風師曠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弦之

琴以歌南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

南風亦不必以范履霜為嫌臧在東云鑄堂案

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鄭仲師云良裘王所服也

虞之珍裘猶周之良裘貴為天子始服之山舟先

生說

以追蠡邠卿云蠡蠡欲絕之貌也元照案荀子賦蠡

兮其相逐而返也楊倞注蠡與劓同蠡兮分判貌

蠡音戾方言六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

離又三劓解也又案說文部蠡蟲齧木中也蓋木

以蟲齧有欲斲之狀皆可互參周信之云程氏通

娛親雅言卷六

歸安嚴元照

釋詁奕大也元照案詩周頌亦服爾耕箋訓山井

鼎攷文云古本作奕又年亦有高廩箋又訓大攷

文云謹案古本噫嘻篇亦作奕此篇作亦似相通

臧在東云攷文所載宋元明刻本可信所言古本

皆不足信鑄堂斷其作為欺人九能當久而自信

也錢先生云元照案外傳周語奕世載德漢中

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執金吾武榮碑

皆作亦世載德又李翕西狹頌亦世賴福荊州刺

史度尚碑亦世掌位太尉楊震碑亦世繼明而出

郭輔碑銘休矣亦世皆見是亦奕通用之徵故噫

嘻正義云亦大釋詁文然釋文於爾雅不云有作

亦者

究謀也元照案詩小雅不舒究之箋訓謀又大雅爰

究爰度傳訓謀當取以證此邵氏晉涵正義引棠

棣是究是圖彼傳箋皆訓究為深不協斯義

那於也郭注引左傳弃甲則那段先生王裁云外傳

越語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引此

更合

鍾山札記云釋詁台朕賚界卜陽予也台朕陽為予

我之子羊汝切賚界卜為賜予之子羊汝切而合

為一條者古人之於音訓並不因音讀而區別也

札記文煩元照案顧氏音論有兩聲各義之說不

盡然一條可與此論互相發明然篇中如此類者

不止於是允孚直展謙誠亮詢信也乃忠信之信

而展之訓信又為屈信之信釋言展適也注得自

也注信亦誠信貌戴氏疏證云信兼屈信誠信兩

娛六

十一

此犯奢果毅剋捷功肩載勝也犯奢剋捷功乃勝

負之勝果毅肩載為勝任之勝載謨食詐譌也載

謨乃作為之為為偽食詐乃虛偽之偽注云載者

謨者謀而不忠此無稽之言也昌敵彊應丁當也

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而昌之訓當乃讀去

聲注引書禹拜昌言案孔傳歷稊算數也此數術

之數而算之訓數則又為選數之數論語斗筭之

鄭注筭數也釋艾歷覲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

訓相又有相助相視之義詩于胥斯原傳訓相釋

宇新序雜事篇作相宇

方言六胥由輔也

此音義皆殊而并訓者語

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好言訛乃莠言棲遲

慙休苦屺隸屺息也棲遲慙休苦乃止息之息屺

隸屺乃氣息之息此音同義異而并訓者古人義

訓尚簡而通唯漢儒尚知其意六朝以降厥義久

晦戴東原疑台朕一條有誤其於讀雅殆猶未甚

熟邪○陸氏爾雅新義此書向少傳本茲從

昌敵彊應丁當也下注云當一名而兩讀是昔人

已有見及此者矣

娛六

三

迪進也又迪道也正義皆引皋陶謨允迪厥德桑柔

詩弗求弗迪為證元照案說文彳部迪道也又彳

部袖行袖袖也則是訓道者當从彳訓進者當从

彳廣韻一十於迪字下云進也道也蹈也於袖字

下只引說文不引爾雅是二字之淆久矣古書从

彳从彳之字徃徃通用袖之作迪不可謂誤然正

體與借用自當分別又案篇中迪作也迪亦嘗从

彳玉篇彳部無迪字乃傳寫脫落其二云袖

不與宙同則非也說文彳部自有宙字助勵也陸氏新義作勵元照案說文玉篇皆無勵字

唯廣韵御九有之云助也說文玉篇唯有勸字皆訓助廣韵云勸助也導也勸爾雅釋文石經皆作勸當以新義本為正說文力部云勸从力从非慮聲錢先生云勸作勸隸書省筆耳玉篇別有勸字亦訓助力御力胡兩音此又勸之誤體

疇誰也注云易曰疇離祉元照案此當引尙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之文而不當引易九家注云疇者類也乃九疇之疇與誰義迥別且字亦不同說文田部疇字乃訓類疇離祉與九疇皆

娛六

四

當作囁口部囁字訓誰又白部囁字云詞也引虞書帝曰囁咨三字各異田有著壽乃囁字隸變後人并以代囁囁二文而三字竝廢王氏尙書後案有說爾雅與說文原不盡合說文糸部以廣為古續字而爾雅則云廣揚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据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据說文則尙書疇咨之疇乃白部之囁為語助詞疇若之疇乃口部之囁迥乎不同然史記五帝本紀於疇咨疇若已皆作誰則爾雅疇字亦難定是口部之囁矣特郭注

引易為證終無當經旨耳許周生云宗彥說文古文家之學爾雅今文家之學爾雅今文不可輕据說文以改爾雅矣又云鏞堂案周生說之古文今文並載可證也鏞堂向謂爾雅是魯詩今周生云今文我二人之言互相印合乃是

韋之字當从衣音輝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邵氏正義引从示誤此漢人用雅訓可為證周禮禕衣鄭司農以為畫衣亦美意也陸氏新義云禕其服之美是陸本不誤廣韵亦無禕字玉篇

娛六

五

示部有之云美兒又歎辭邢疏云歎美辭誤合兩訓而一之元照案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云猗字又作禕郭注爾雅禕謂佳麗輕美之貌係釋訓篇注古以猗為歎辭猗亦作禕則訓歎辭者亦當从衣○又案禕與委通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文云諸儒本竝作禕據嚴音義所引郭注則郭本亦有作禕者舍人云禕禕心之美引詩禕禕它它又案毛詩委蛇字韓詩佗禕隋漢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用韓詩○又案禕之訓美自舍人引詩之外餘無所見反復攷之知禕即微字詩雅

引君子有微猷傳曰美也又大雅大猷嗣微音箋
 曰美也正用此訓正義不知釋微通釋詁微訓善
 釋訓美美善義同堯典慎徽五典馬融訓善王肅
 訓美皆本釋詁文也禮記大殊微號注微或作禕
 釋文从衣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禕釋文云本或作
 音許章反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禕釋文云本或作
 禕又作微思元賦揚襍錯之袿微李善章懷兩注
 皆引釋器皆作微離騷忽緯繡其難遷馬此禕微
 通用之微益知禕字之必不從示矣臧在東云爾
 毛詩尚書皆古文也故文異能如此雅今文之學
 書通而爾雅亦通矣九能真善讀書者徐新田云

嫁六

六

養原案爾雅乃兼采古今文之說非專用今文也
 或謂古文與於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爾雅為叔孫
 通所補安得有古文曰當周秦之閒古文之學獨
 盛於秦荀卿毛詩之祖也而遊秦矣張蒼左氏春
 秋之祖也而為秦御史矣通為博士與蒼同時稍
 在荀卿後二家之學通豈不與聞乎毛公故訓與
 爾雅合者十之八九此爾雅為古文之一證也漢
 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後漢書賈逵傳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後漢書賈逵傳
 逵數為古文之又一證也質之在東以為然否在東
 云鑄堂案徐君說是也爾雅一經兼具古今文之
 學特漢世傳爾雅如李巡樊光輩皆今文家耳
 屢疾也元照案公羊莊廿四年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何
 邵公云僂疾也齊人語荀子儒雖有聖人未能僂
 指也又賈之未可僂也揚倅注皆訓疾即此義

又案屢說文尸部新附字當作婁

簞勤也注未詳釋文云本又作萑同元照案說文部

萑埽竹也从彳持聲或从竹作萑古文作萑从習

者習有勤義洒埽之事宜勤故从勤訓萑也孫監

志祖案陸農師新邵氏正義云萑當作萑泰卦初

六以其彙釋文云古文彙作萑鄭注勤也元照案

謂與彙通釋木樸枹者謂釋萑是謂之異文如邵

說則謂萑二字幾無別矣謂萑且從本字可得其

義勿勞破讀

嫁六

七

訖微安懷安按替辰辰底俗本作廢茲從尼定曷遏

止也注云微未詳元照案微之訓止於經傳無微

然與安安同訓其義猶可尋釋得之堯典慎徽史

記五帝作慎和是微有和義也懷安二字亦可訓

和國語懷和為每微與懷安可同訓和故亦可同

訓止也又廣雅釋詁尼集息等字皆同訓安尼之

訓止已見於此而集息二字與止義亦相近止从

示旁則為祉又有安福之義焉又案釋詁緜與微

同訓善而說文廣雅釋詁緜又訓止緜微可同訓

善故又可同訓止也凡故訓之難了者苟能窮通曲證未嘗不可得其解若專泥一字有不能強為之說者矣或曰微當作徵亦可備一說見錢先生

大昕 荅問

嗟咨嗟也元照案說文謀事曰咨尙書咨四嶽咨

禹類皆謀事之辭非泛為嗟歎也與此咨字不同

此咨字當作噉說文噉噉也噉噉連文詩唐風

子兮子兮傳曰子兮嗟茲也正用雅訓茲即噉之

省文許周生云殊未然下民其咨作何解又云宗彥案嗟咨又通作噉噉十二次名取此故

娛六

爾雅以為噉噉之口噉室東壁也孫叔然云噉噉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如口故因名云噉通於咨猶咨通於噉茲謂亦作噉則可謂當作噉則誤徐新田云養原之意以九能為是安知下民其咨不本作噉乎噉通作咨則可謂噉亦作咨則反以噉為假借字殆不可

副審也元照案副當讀通說文副訓副為判與剖辨

等字同訓判又訓分周禮春官大禮記曲禮注竝

訓副為析梁曜北云生民分析剖判諸義皆與審

義相符審之正文為案从采在采部與說文采辨

別也从采取其分別物也說文釋字注云然案取

以證此訓甚合法以副長解之取義似迂

侯乃也注未詳元照案詩大明維予侯興箋云天子乃

與諸侯有德者以侯為諸侯愚意不若讀予為予

我之子從毛而訓侯為乃似安孫監察云志祖案

於此條亦引大明詩為證并引蕩詩元照案蕩箋皆訓維○正義引侯

栗侯梅元照案侯栗侯梅侯薪侯蒸箋皆訓維侯

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孔疏亦訓維篇中尙

有伊維侯也一訓不可牽合趙雲門云春沂案下

亦相近廣雅釋言仍再也而魚麗四章五章六章鄭箋俱以又字釋維字與仍再義通則與乃字義

三字訓皆同

娛六

胥皆也元照案詩小雅君子樂胥又角民胥然矣民

胥倣矣傳俱訓皆又大雅無淪胥以亾又韓奕侯氏

燕胥又有嘒于胥樂兮箋俱訓皆正義不引詩而

引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据書傳訓相與此義異

艾厯視胥相也注艾厯未詳元照案上云艾厯也又

云厯傅也此與上文遞承而下亦取轉相訓也相

乃輔相之相郭與艾厯注云長者多更厯於厯傅

注云傅近皆未尋繹上下文義而望文為說者也

詩周頌康未有艾言未有輔相我者即莫子并

之意鄭箋訓艾為數雖亦取雅訓似失其旨

邶風谷風傳育稚也正義云育得兩訓故釋言為稚

釋詁為長幽風鳴鴉傳鸞稚也正義云釋言云鞠

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郭氏正義以此為是鸞為

稚也元照案釋詁育養也方言一作鞠鄭注尚書

盤庚毛詩傳小雅皆云鞠養也釋言穀鞠生也莠

民莫不穀毛詩箋衛風云育長生也禮記中庸注育

生也皆用雅訓鞠育通用義亦相近案說文七部育

或作毓其作鸞者假借也廣雅釋毓長也稚也○

釋六

又案篇中育艾長也艾育養也亦同此義

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列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

以義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兼兩義者則實置一

所基經基設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同者則實置

一所蠲明茅明之類是也有義訓遞嬗而下者實

置一所速微微召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

者實置一所挾藏浹徹之類是也次序皆有深義

蓋非適然臧在東云聰明絕世而以虛心涵泳得

而中閒不無小有舛錯者亦非必摩滅失次古人

行文錯綜變化正以見嚴密之中又未嘗拘謹也

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必反復相對秩然不紊似

亦深悉此指顧作意整比無復古人自然之致又

其書訓釋一切皆取聲相近者誠最近古然古人

字義非必槩從聲出釋名一準此例亦時有穿鑿

之病是殆好古而固者也漢儒如許鄭之宏通遠

勝於劉熙矣臧在東云竟能直攻劉成國之失鋪

堂亦以蓄疑每對舍弟言之它人橫

自是詁訓之一法非謂古人字義必盡如此也漢

釋六

十一

古人故訓有一訓而兼兩義者其義或相近或較然

不同祇以字之形聲假借其義更可通貫茲摘釋

言篇以見例如律通述也釋詁以循訓通說文以

循訓述鄭氏注周禮春官云律述氣者也注禮記

中庸云律述也其義如此而律通述三字與律曰二

字互相通借邵氏正是又皆為語助詞矣又疾齊

壯也齊壯皆從本讀故注云壯壯士謂速也齊亦

疾此一義也而毛詩傳思禮記注則皆云齊莊也

詩正義云齊莊釋言文此又一義也又猷圖也釋

詰云圖猷謀也圖為圖維之義而詩周頌允猶翕

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是以

為圖畫又一義也又珍重也左傳隱三憾而能珍

杜預解為安重郭云厚重少本左傳爾雅詩大雅

胡寧疹我以早云疹重也則為加重之義又一義

也又戎相也釋文云相如字又息亮反具二音明

兼二義矣又窈閒也郭云窈窕閒隙是幽閒為去

聲舍人本作跳云跳者躍之閒釋是讀為平聲與

郭義異毛詩傳以幽閒訓窈窕此皆用釋言文釋

媿木

為則為閒都之義臧在東云攷又一義矣又苛姤

也說文訓姤為妬故郭云煩苛者多嫉姤又與

通方言二辭苛怒也臧在東云案而禮記內注云

苛疥也則為疥癬之疥是又一義也凡若此類以

五經注疏攷之尚難枚舉故訓展轉通貫所謂言

非一端而已循是而求之乃可得故訓之原委後

世義有虛實之分音有動靜之別析之彌煩則失

之彌遠而古人并訓通訓之法乃矇然不省矣臧

東云此條甚好徐新田云養原案此與上一條俱有功於爾雅推而廣之別成爾雅釋例一書亦

不朽之業須將樊孫諸家訓說參攷乃得其條貫

釋言宣徧也元照案外傳周語宣所以教施也又教

施而宣則徧又施徧而民阜以證雅訓莫此為古

詩大雅宣昭義問又篤公既順迺宣傳又柔秉心

宣猶又漢來旬來宣又周頌宣哲維人箋皆訓徧

外傳周語宣養六氣九德又宣布哲人令德又魯

下宣序民事章注皆訓徧

侈特也元照案侈當从土旁說文土部侈特也从土多

聲乃本此訓今侈字久廢不見於經典

媿木

競逐彊也注云皆自勉彊元照案漢儒皆作彊盛解

詩大雅秉心維競傳云競彊箋云其執心不彊於

善又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正義云釋言云競逐

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力相向者又

大雅抑周頌烈無競維人之文兩見抑箋云競彊

也人君為政無彊於得賢人烈文傳云競彊箋云

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又周頌

武執競兩見無競維烈之文執競箋云競彊也能持

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

疆也武箋云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呂

覽求人引抑詩高誘注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

郭注不合於古賦在東云郭注似亦得備一義

競維人又云馳逐者亦強趙雲門云春沂案邢疏引大雅無

梁也知邢意不作勉強解○左宣十二年傳隨武

子引無競維烈杜預云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

疆之業昭元年傳詩曰無競維人杜云言維得人

則國家疆

蔓隱也備也元照案方言六掩蔽蔓也郭注云謂

蔽蔓也引詩蔓而不見與此篇蔓隱之義相符然

娛六

十四

說文艸部無蔓字據義則當从竹作蔓或从人作

僂說文竹部蔓蔽不見也人部僂仿佛也引詩僂

而不見變蔓兩義相近从竹从艸偏旁小異耳至

訓吧者字當作夔夔夔行兒从夔夔聲詩如彼

遡風亦孔之僂言吧風而行向前也恣本憐恣字

經典相承以變代恣而夔之本義晦矣

肇敏也注云肇牽車牛為證元照案所引未當釋詁

訓肇為始為謀此又訓敏殆釋詩大雅肇敏戎功

之文也詩云肇敏此即訓肇為敏猶詩云戴弁俵

俵爾雅即訓俵為戴書云謀及乃心爾雅即訓謀

為心詩云振古爾雅即訓振為古皆釋與此一例

又釋訓自咄咄田也至穰穰福也十四句皆此例

古人故訓展轉通貫是在學者善會晉唐以還義

例嚴密而不通貫如茲所舉者亦且不能了然矣

賦在東云鋪堂案此說極精真發前人所未發鋪

堂謂兆域也兆本作肇即釋元身詩肇域彼四海

與九能所言○又案詩小雅我從事獨賢傳賢勞

也此用孟子我獨賢勞之義而以勞訓賢亦此例

也戴氏震毛鄭詩攷正云孟子增成勞字明此詩

娛六

十五

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為此言非以勞釋賢戴

氏此辯似是而未精

獸圖也注云周官曰以獸鬼神示謂圖畫正義云釋

詁云圖獸謀也此又申釋之也元照案圖即圖維

之圖正義是也然爾雅多有一訓兼兩義者則以

為圖畫未為不可攷毛詩傳箋用此訓凡六見小

小是我不我告猶箋白華之子不猶箋大雅板猶之

未遠傳抑遠猶辰告箋周頌訪落繼猶判渙箋般

允猶翁唯允猶翁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

而次序祭之郭既以圖為圖畫當引此詩不當引

周官案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
示之居注云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序官疏云掌
三辰之灋當處置神之位次處置即圖字之義鄭
固未嘗以為圖畫也

坎律銓也注云易坎卦主法元照案太元元數云一六

為水類為法虞翻易取象坎為法蒙卦初六發蒙
利用刑人干寶注坎為法律虞氏傳荀爽學干氏
傳京房學此漢經師緒論郭氏之所本也

坎律銓也樊光注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

娛太

七

也郭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元照
案坎為水水準也準平也皆見說文灋刑也平

之如水又水部灋議皋也从水獻與灋同意灋俗書

灋灋二文皆从水取義可證明爾雅以銓訓坎之

旨臧在東云此條合之阮宗伯說可證一訓有兩

能兩全因坎與吹無相通之理也宋德輝云咸

屬未

宛肆也又宛間也此一字而兩訓也釋文皆作宛唐

石經於宛肆字从宀作宛左相廿六年傳楚師輕

臧在東云宋元照案此唐人俗體唐時宀手

抄釋文从宀

木示衣等偏旁每多溷淆不足深据說文玉篇宀

部皆無宛字廣韻九條亦有宛字羣經音辨三

引楚師如左傳爾雅果有宛字則雖不載於說文

必見於玉篇廣韻矣集韻分宛宛為二宛徒了切

引說文深肆極也一曰閑也宛土了切引爾雅肆

也類篇七中其分析乃為石經所誤說文訓宛為

深肆極也爾雅訓宛為肆正相符合安得別有从

宀之宛字乎五經文字宀部亦無孔戶部繼通五

經而宛張參脫漏非也臧在東云詩大明正義

曰釋言云宛肆也郭璞曰輕宛者好放肆集韻類

篇北宋時書當有所本而顯列為二字玉篇廣韻

則每為後人竄改此宛字與詩正義合自足為證

如極字今本說文脫而詩正義引之玉篇廣韻亦無也

賦量也注云賦稅所以評量元照案外傳魯語賦里

以入而量其有無郭注得之

郵過也注云道路所經過日知錄廿七云古人郵尤通

用郵是過失之義引詩禮國語漢書家語以為之

證許周生云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文作尤楊文

選注申屈引舍人注尤怨人也則顧說當矣元照

娛太

七

案九又通訖詩邶風俾無訖兮傳訖過也釋文云本或作九又鄭風許人九之傳九過也釋文云本亦作訖又無我有九箋云無過我也又小雅莫知其尤箋尤過也又賓之初筵不知其郵箋郵過正義殆以不合於郭注故不云釋言文

訊言也注云相問訊元照案說文言部訊問也詩大雅執評連連箋云評言問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又小雅采芑執評獲醜箋云執其可言問周官大祝云言甸人先鄭云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是言問連文

娛太

太

廣雅釋詁言問也可證爾雅說文兩義具同郭以問訓言得之

釋訓諸語便便辯也注云皆言辭辯給元照案辯之从言不當从刀說文辨部辨治也从言在辨之間又刀辨別也从刀辨聲二字不同諸辨皆从言故以爲訓說文諸辯也便與諛通說文諛便巧言也引論語友誦佞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便辯也又便便言亦見論語鄉黨便之訓辯義亦屬於言也邵氏正義漫以爲辨別之辨其引證大都取惠氏尚書古

義之說竊謂辨治辨別二義雖不甚懸亦可參互然宜先定正訓而後及旁通之義也

低低變也釋文石經低从氏近本从氏元照案說文心部低志近本誤變也从心氏聲無低字玉篇低低竝列

低訓慶訓敬與雅訓合低訓悶都替切分別音義較然不同近姜氏兆錫參義翟氏灑補郭反据玉

篇欲改低从氏似不知玉篇別有低字矣

萌萌在也釋文云郭武耕反施也朋反字或作蘭元

照案玉篇艸部廣韻耕登兩部皆有蘭字或音莫

娛太

九

耕或音武登皆引爾雅邵氏正義謂蘭省作悶引

文子其政悶悶以證此訓元照案說文心部悶从心

門聲又簡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古限反音義

與悶迥異徐新田云養原案簡與悶古音可通邵氏所引文子非其

證也說文以存訓簡即本此文後來傳譌从艸誤

以爲从艸悶聲故音亦隨之而變遂謂與萌通用

而不知其必不可通也玉篇心部亦收簡字云或

作蘭又音萌已屬謬無牽合其載簡之別體从萌

下心尤非

怪怪勞也邢疏云小雅巷伯云勞心草草毛傳草草
 勞心也又陳風月出云勞心怪兮草怪音義同元
 照案怪嬰見荀子正論楊注云當為燥纓燥或讀為
 草慎子作草纓也怪草同物於毛詩外又得此證
 皋皋瑁瑁刺素食也釋文於瑁刺兩字之間別出韜
 贊二字各為之音此二字於經注皆無施頗以滋
 惑盧先生釋文攷證云此郭氏為經瑁字作音陸
 所見郭注必本有此二字故為作音元照案晉人
 音義沿漢儒讀若之例多用兩字三字然所用必

娛六

羊

成語或方言即以郭氏爾雅注中之音例之如羸
 音兎冒詁蒿音羽翮薤音繾縷音猶豬艸鯿音
 豐魚鄠音綢繆音饒音箭音颺音巫音頤音齟音漏
 泄獸皆成語也而韜贊二字既非成語復非方言
 難以連綴抑且韜贊同音廣韻二十七銑既音為
 韜矣庸復贅以贊字乎愚謂韜乃瑁之異文詩小
 東韜韜佩璲正从革旁爾雅即釋此詩也蓋舊本
 以詩之韜字作旁注而以贊為音傳論入正文或
 以其無義徑行芟去故釋文又云本今無此二字

也。又案謔謔諂諂崇讒慝也釋文於慝字下原
 當在慝字上別出熇字為之作音又云本今無此字案
 此亦校者所注之字譌入正文者與韜贊字一例
 盧先生曰詩作熇熇郭注必引此而今本缺之元
 照案郭注自子子孫孫以下皆用韻語意妍妙無
 緣於此獨引詩為證也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釋文云敏舍人本作敏釋
 云古者姜源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
 盧先生文昭增訂三家詩攷據此增入履帝武敏
 一句元照案舍人本敏字未嘗作畎下文拇字乃
 作畎耳據說文畎本作晦晦亦省為母書序異畎
 同穎史紀魯世家作異母此可證也若如釋文所云
 則此既曰履帝武敏而以畎畎釋之矣下文敏拇
 之訓復何謂乎知陸氏於此定屬失檢或係傳為
 失其次耳
 釋親夫之女弟為女妹段先生玉裁云妹當為叔女
 叔見鄭君禮記昏義注彼正義云女叔謂壻之妹
 元照案夫之兄為兄公故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弟

娛六

羊

為叔故夫之妹為女叔也郭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正釋古今稱謂之殊若經作女妹而復下此注亦贅甚矣

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閔釋文云本亦作閔元照案說

文門部閣所以止扉者从門各聲與雅訓合當定作

閣閣格皆各聲古通用詩小雅斯干約之閣閣鄭氏周

禮注攷工匠人引作格格崔靈恩集注本同廣雅釋詁閣止也

止扉之物名之曰閣義類相符名之曰閔於義安

取乎郭本誤閔故其注引左傳高其閔閔不知閔

闕六

圭

閔皆門名上文衙門謂之閔說文開門也故可云高止扉之物高

於何有邵氏正義定經注皆作閣字云高其閔閣

今本誤作閔閔左傳釋文云本或作閔是郭氏所

据本也元照案彼釋文云閔獲耕反杜云門也爾

雅云衙門謂之閔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

閔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

皆作各音据此則左傳本無作閣字者特出讀者

所改耳左傳釋文未嘗有本或作閣之語盧先生

釋文攷證亦仍邵誤。匡繆正俗四有閔閔一條

引爾雅經注皆作閔

釋器瓦豆謂之登釋文云本又作登盧氏校栞釋文

改登為登登為登又公食大夫禮實于登注云瓦

豆謂之登釋文云于登音登瓦豆也盧本亦改為

登其攷證云案詩于豆于登不作登據改正元照

案說文鼎部登上車也从艸豆象登車形籀文作𡗗

从似此登陟之登也又豆部登禮器也从似持因在

豆上讀若登同此豆祭之登也然其字久廢經典

相承以登代之釋文於生民詩于豆于登不作音

闕六

圭

明是登陟之登人所共曉故也釋文之於許書異

同未易枚舉据許書竄改轉失陸氏本真至金旁

加登自來字書所無尤不可改也錢先生云說文

大夫禮即有登字說文讀若者皆經典通用

字亦一證也段先生云玉裁案詩于豆于登字

本作登段借字也或改為登最為惡俗蓋比附說

文彛字為之而不合篆意登固从豆矣公食大夫

禮及禮記皆作登登為古今字說文之彛字不

見於經頗可疑釋文斤經玉篇廣韻皆無登字郭

云膏登者今之油蓋古瓦豆之形也

附謂之饒注云皆古鍬鋪字元照案說文斤部引爾雅

鍤鋪古之一字本乎說文而變名為字者乃本之
鄭氏攷工記駟人注云鯁魚字賈疏云字猶名也
困學紀聞二十云以郭亦好奇故偶效之耳釋文
魚名為字亦奇語也誤解郭注而以尉為古鑿字隄為古鋪字非也說
文隄在尉部鋪在金部義訓各殊豈得以隄為古
鋪字乎且皆之一字又何解也孫侍御云志祖案
此說疑未必然
璆琳玉也注云璆琳美玉名段先生玉裁云藝文類
聚八十引璆美玉也案釋文無琳字之音於後釋
地篇璆琳琅玕始音琳為林可證此文經注兩琳
字為衍鄭氏禹貢注璆美玉大雅韓奕釋
文正義引正用此
訓臧在東云邢疏述郭注云璆即美玉名知邢本
尚無琳字元照案石經已有之
釋樂大笙謂之巢說文亦同文選注十引作謂之簧
元照案說文訓簧為笙中簧非器名然攷毛詩左
執簧王風君子陽陽又竝坐鼓簧傳皆曰簧笙也則爾雅
古本必有作簧者選注所引不可謂誤又案月令
調竿笙箎簧明列為四
釋天大歲在甲曰闕逢至在癸曰昭陽小題曰歲陽

娛六

西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至唐虞曰載小題曰歲名自
石經以後諸本皆同臧在東云史記索隱歷書云爾
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
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
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
攝提格謂歲支也据索隱則小題歲名當作歲陰
元照案歲名乃載歲也以下之小題非誤也歲陰
二字當補於在丑曰赤奮若之下其下文月在甲
曰畢至在癸曰極小題日月陽者以畢極等名依
十干為稱非十二月之定名也正月為陬至十二
月為涂小題日月名者以陬如之屬十二月之定
名故日月名後人殆因月陽之後繼以月名則疑
歲陽之後亦當云歲名習而不察不慮及有脫誤
耳又案歲陰二字石經亦無唐人引攝提格等文
如一切經音義七十六帖諸書皆曰歲名則其誤
已久邵氏正義於小題歲名下引廣雅以斥索隱
以十干為歲陽之非殊不可解歲陽歲陰皆爾雅
本支非小司馬所造因爾雅文繁故綜而舉之

娛六

三

云猶曰大歲在干為歲陽大歲在支為歲陰耳未嘗以十干為歲陽十二支為歲陰也何誤之有至廣雅以甲乙為幹寅卯為枝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其說正與雅訓合○邢疏於歲名小題無釋邵氏釋之曰別歲在十二辰之名始連歲陰之文而釋之古本殆不可復矣

商曰彤錢先生大昕云彤字說文因部無之案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舟部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因元照案唐石經

娛六

禾

於从舟之字如朝服膝勝之屬皆作月与月月不同此彤字正从月五經文字亦載於舟部玉篇因部亦無彤字与說文同其為流俗傳譌無疑也江氏聲尙書入注定作融元照案周頌絲衣箋云周曰釋商謂之融正義作彤茲據釋文則鄭本作融又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左傳作融融江氏得之

釋水九河有鈎般釋文云李本作般云水曲如鈎折如人股故曰鈎般元照案古盤字皆作般般股形近漢碑書般字多作般其字易溷易明夷夷于左

股馬融王肅作左般姚信作右槃亦其類也尙書正義禹引李巡云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案盤無屈折之形不得云屈折如盤當以釋文

所引為正錢先生云依李本作股亦通胡蘇韻所引李巡注或後人依今本爾雅竄易不如陸氏釋文之可信

釋艸菟菟葵葵黃菟瓜耶唯舉此又菟葵葵女蘿菟

絲菟葵暵凍諸菟字皆从艸釋文亦不云有作兔

者邱氏光庭兼明書三云艸菜之號多取鳥獸之

名以為之如勤鼠尾孟狼尾菟雀弁瓊鳥菴拜馬

娛六

老

芻菱牛蘄菌鹿藿之類其鼠狼雀鳥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艸兔亦獸名何獨從艸蓋後人妄加之元照案說文艸部兔部皆無菟字五經文字同其三黃兔瓜也菟兔葵也皆不从艸邱說甚當然菟自是兔之俗體非因艸名而加艸釋獸釋文云兔字又作菟可證也邱於此尙未審

跌昫釋文云昫步角反字林作昫元照案說文瓜部有

昫無昫云昫小瓜也跌昫也昫从交聲讀蒲角切

大徐疑其非聲案較音覺駁音剝皆交聲也隔歸

痛皆从大聲而讀火酷切駁从交聲而讀北角切
電从包聲而讀蒲角切皆一聲之轉大徐於此致
疑非矣徐新田云養原案鼎臣在才老前其時古
韻之說未與凡說文注中所疑非聲之字
皆疑所不篇中又有灼九葉之文灼亦非本字當
依樊光本作駁見釋文

須葑蓂孫叔然云須一名葑蓂郭云未詳元照案說
文部葑須從也詩邶風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此
須從之省文爾雅須在葑上文誤倒耳邵氏正義
謂卽下文須靡蕪恐未確

娛木

素

茨蒺藜案當作疾黎說文齊字注作蒺藜然艸部無
蒺字乃傳刻之譌說文又云蒺藜也不云疾
黎明非一物玉篇云蒺藜力脂切蒺藜又
云藜旅題切蒿類分藜藜爲二無据注云見詩
釋文云茨或作資同元照案鄘風牆有茨小雅楚
楚者茨毛鄭以爲蒺藜皆本雅訓攷茨之本字當
从齊爲齊說文齊疾兩徐本皆
从艸誤黎也引詩牆有齊
禮記藻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齊之齊則知毛
詩古云皆不作茨許鄭所据者同也次齊音近故
偏旁互通如齋或作棗資或作齋皆見
說文
齋或作資儀禮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爲
齋天官外府財用之幣齋注鄭司農云

齊或爲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皆此例也其作
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皆此例也其作
養者猶齋之爲蟻釋蟲蟻蟻方言
十一蟻蟻謂之蟻皆經師增益
之字茨之爲養增益字也與說文資
字實非一字說文資艸多兒然釋文於毛
詩爾雅皆不云有作齊者則此字之廢久矣。差
齊實注云齊
子味甘此卽谷風其甘如齊之齊詳邵氏不
正義
知毛鄭何以不釋孔疏亦不引此以申明之

隲牛藎顧千里廣圻

云詩小雅我
行其野言采其遂箋遂牛

藎也正義云遂牛藎

監本毛本作藎
此依宋十行本此釋草無文

定本作牛藎孔所据爾雅與今本同故曰釋草無

娛六

素

文攷毛詩釋文云牛隲本又作藎則隲藎實係一
字卷耳釋文云
隲說文作藎此文誤字灼然可知鄭讀爾雅當
是遂牛藎也藎藎古今字耳
葭蘆句茨藎句其萌藎句說文藎藎
無藎字藎藎華榮郭氏
句讀如此其注云今江東呼蘆筍爲藎然則藎藎
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藎元照案說文藎藎
部有藎字云
灌淪从艸夢聲讀若萌夢卽爾雅之萌灌淪卽爾
雅之藎淪許讀爾雅與郭本異郭本夢旣爲萌又
衍其字乃強分句讀其釋藎字旣無確徵釋藎字

則云猶敷瀹亦華之貌所未聞是其以瀹字下屬

非有所据依亦意爲之說耳邵氏正義云瀹淪爲

艸之萌生者愚謂夢讀若萌義未必同邵欲牽合

兩家之說恐未當也錢先生云說文讀若之字即

萌爲誤爾雅瀹淪即說文之瀹淪郭乃離而二

均芟芟根郭注分爲兩節別爲之解其釋芟曰藕紹

緒元照案芟爲牛斬已見於上芻芟之名著於尚

書鄭注費誓云芟若芟之爲芻則未有徵也案方

言三芟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芟說文艸部芟艸根

媒六

羊

也芻芟也芟艸根也三字義同相承而下合攷兩

書知爾雅之芟乃芟之譌均芟芟根四字爲句轉

相爲訓如上文芟華榮之例。釋文云芟字又

作蔽廣雅云根也元照案廣雅釋樁杜蔽芟芟株

根也芟蔽之訓同然說文無蔽字爾雅本作芟形

譌爲芟蔽又從芟增加非古字也後見臧氏經義

有微誤釋文攷證載段先生說則與鄭說同

攬橐含注云未詳元照案此文在篇末上云均芟本

芟今某正見前芟根下云華芟也華芟榮也以類相從則

此非艸名明矣以橐含二字推求其義似指花葉

之含苞未發者而言故下即以華芟之文繼之惜

未有確徵耳錢先生云拙著荅問有

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邵氏正義云郭注山海經引爾

雅榮而不實謂之膏蓋據別本也類篇膏草名不

實元照案西山經曆家之山有草黑華而不實名

曰膏蓉注引此文以訓華而不實非訓膏字也草

名膏蓉豈得專訓膏而不及蓉乎蓋舊本脫英字

下有膏音骨誤連讀耳据類篇則北宋本已脫近

媒六

羊

畢氏元校栞本始補之

釋木獲落釋文石經獲皆从木元照案詩小雅無浸

穫薪傳穫艾也箋獲落木名也釋文云鄭落木名

也字則宜从木旁是陸所据爾雅从木故云爾正

義云獲落釋木文以文在釋木故爲木名陸以落

句孔以獲落爲句木名爲觀正義之申明知孔所据从禾

不从木鄭不破獲爲獲知鄭讀爾雅亦从禾不从

木也鄭以落木名增成雅訓較郭注爲長

攝虎鼎注云今江東呼爲櫛句攝音涉元照案攝音

涉乃郭氏之音附見注中者釋文云攝郭音涉是也雪臆書院本及明人吳元恭郎奎金鍾人傑諸家刻本皆不脫音涉二字而明監本汲古閣本注疏合刻者凡注中之音大半脫落此注音涉二字已刪復疑攝攝連文故獨留攝字攷邢疏原本並不誤其疏內述注例皆備錄本文今此疏述注固未嘗連攝字也邵氏正義則承監本之譌而不察矣

械白校釋文云本或作校元照案說文木部有校無校

校六

垂

爾雅文字當依說文案正如此字依說文則當从安然竊謂此字實當从委何以言之說文無安字說文有攝字臣鉉等曰唐韵作安非是系部綏字从系从安徐鍇曰當从爪从安省云从安者誤也案安讀他果切而白校之校則人佳切安非聲也而說文乃云安聲誤矣凡从委之字俗皆作从安如餽作餽校作校乃其例也故知說文校字實校之譌。古字綏與綏通見鄭氏周禮注天官夏采說文系部綏綏竝列頗疑綏字爲後人竄入然未敢決姑存此說以俟明

者

梢梢擢今本从木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此据釋文

元照案上云木相磨樹又云梢擢謂樹之相切磨者爲樹謂木皮甲錯者爲斲此云梢擢謂梢爲擢

耳經文未必有兩梢字也艸木蟲鳥之名多有重文如攝攝木蜻蜻燕燕秩秩泆泆鷦鷯鳥之類

皆是斯固無義可尋此則實非其類且究不知以梢梢爲句乎抑以梢擢爲句乎故疑經文必有一

衍惜未有確證唯釋文於經文重字未嘗從略獨此止標一梢字亦開有止標一字而正文實有重文者或係傳寫譌脫不可執論

校六

垂

或可爲鄙說一證也

釋蟲蜚蠊蜚注云蜚卽負盤臭蟲杜預解左傳云蜚負蟊也隱元年元照案說文蟲部蠹臭蟲負蟊也蠹或

作蜚郭杜之解皆用說文後來爾雅注中蜚字譌爲蜚邛氏光庭兼明書云郭以此蟲一名蜚蠊一

名蜚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邛所据本已譌作蜚鄭樵爾雅註困學紀聞六引亦誤蜚故其論云爾唯左傳疏所引

作蜚邵氏正義据以改正。鍾山札記三云舍人

李巡皆以蜚蠊句肥句郭注亦與之同或改郭注作蜚即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元照案邵氏指春秋疏改注中蜚字作蜚與邢疏無涉而蜚字之誤其證有二中山經次十瑤碧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注云蜚負盤也音翡郭注爾雅不應與注山海經異也此其證一也又攷艸木鳥獸蟲魚之名如萑為山韭蒼為山蔥則曰萑山韭蒼山蔥此一例也蓋虞為蓼鎬侯為莎則不曰蓼蓋虞莎鎬侯而曰蕃虞蓼鎬侯莎此又一例也郭於蕃

虞六

書

虞鎬侯之屬唯經文有明文者如蟋蟀螽蟴蟴晨風鶉之類未嘗改讀它如蕃虞蓼鎬侯莎說文以蕃為句虞鎬侯方言以蟋為句蟋蟴說文以蟋蟴為句鄭注考工記同說文或作蟋為句鄭注考工記攷工記注作發為句澤虞方言以澤為句漢儒皆以上二字為句郭皆改屬下讀則以經典無明文可徵故專輒改之今蜚為蠶蟹有春秋可證而蜚蠶之為蟹則於經無徵也舍人李巡之說郭氏安肯遵之此雖無山海經注春秋正義之證亦可決注中蟹字之謬矣

蠶蚓豎垂元照案此非一條當離而二之說文虫部蠶也蠶側行者蠶或从引作蚓爾雅以蚓訓蠶非以蠶訓為連文而以豎垂訓之也豎垂二字不載於說文又不見於他傳記定屬傳譌然其來則已久矣○垂釋文音他典反玉篇廣韻俱有其字自唐以來蠶之俗體亦作垂廣韻蠶字注云俗作垂為陸氏新義云垂老而後眠竟以蠶訓垂已為甚繆然猶未改經字至明注疏監本汲古閣本竟改經文為豎蠶矣

虞六

書

蟠鼠負釋文云本亦作蟠又作婦亦作婦陶注本草云多在鼠坎鼠背負之今作婦字則似乖理元照案說文虫部蟠鼠婦也又鼠部鼯鼠婦也玉篇蟠鼠婦玉篇又有婦字云鼠婦也此後人竄入藏東云玉篇通書中此類甚多唯九能分別觀之則作婦為正婦古作負史記有武負高帝本紀許負世家皆婦字也如清漢書注云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引列女傳魏曲沃負證之此通用之證也蟠婦皆俗字陶氏之說亦非命名本義本草一名負蟠又何解也陸氏据此辯別字體失之俗矣

釋魚鱗小魚釋文云郭音繩顧音孕本或作鱗同元

照案玉篇子部孕古文作𩺰又𩺰部𩺰或孕說文有孕

無𩺰𩺰字从𩺰𩺰魚同類蓋因小魚增益此字後

人以其屬於魚也故又加魚旁𩺰𩺰皆俗書也說

文爾雅本不盡同玉篇之𩺰其原殆出於雅○廣

韻梗部有𩺰字与猛同紐云蛙屬案此即𩺰字增加

魚旁与小魚之𩺰似同實異均之為俗書也

蝮蛇注云未詳元照案蝮蛇之下即係以蝮蛇諸

蝮龍釋文石經作蝮龍今據說文改正辨見下竊疑蝮字衍文蝮當作蝮

蝶六

說文虫部有蝮字云蝮蝮諸以腹鳴者是詹諸一

名蝮蝮疑爾雅本作蝮蝮讀蝮蝮句蝮蝮讀詹諸

本篇榮蜺蜺蜺蜺蜺蜺守宮亦同此句法

明郎奎金鍾人傑刻本皆作蝮蝮未必無本○蝮蝮二字皆見釋蟲曰

蝮蝮蝮曰蝮烏蝮

蝮蝮詹諸元照案說文蝮蝮字注云蝮蝮今本誤

諸也其鳴詹諸其皮蝮蝮其行先先从𩺰从先先

亦聲或作蝮从首先首聲又蝮字注云蝮蝮詹諸

也詩曰得此蝮蝮今詩作言其行蝮蝮尚書大傳

禹云濟中詹諸鄭氏注詹諸蝮蝮也據盧據此則

蝮蝮實一字當定作蝮蝮戴氏震毛鄭詩攷正謂

說文誤并蝮蝮為一殊未審矣戴又云蝮蝮之蝮

據蝮字注中先蝮二字而不覺其誤也案說文先

在中部云菌先地蕪叢生田中从中大聲未嘗以

先為詹○蝮从先聲釋文石經皆从去釋文音起

據反廣韻收入去聲九御部与去去去去去去去

等从去之字同紐蓋字誤而音亦隨之誤也蝮讀

如戚故毛詩作戚

蝶六

徒登反云字又作騰又作蠖俗竝同石經上字作

騰宋本鄭樵注元照案騰从虫朕聲朕本作𩺰說

舟隸變作朕或作朕字書未有別騰騰為二字者

石經二字雖作兩形不足淡攷也藝文類聚九十

引爾雅作騰騰蛇此得其正後來傳譌二字皆作

騰釋文異其音而不桀正下騰字之誤已失之疎

盧先生校桀釋文依石經改上騰字為騰亦未為

得也趙雲門云春沂案史記龜策列傳騰蛇之神

矣○又案騰古文作騰見儀禮燕禮注騰騰形近致譌

釋鳥佳其鳩鴉釋文云佳秀或加鳥非也元照案說

文部鳥離祝鳩也从鳥佳聲据樊光注則夫不即祝

鳩也作離為正又說文部佳鳥之短尾總名也此

作佳者離省文耳豈得以離為誤乎。又案說文

曰離此曰佳其者長言短言之別如爾雅之鴉說

文為鴉胡桃蟲名鴉說文云鴉鴉鴉名鴉說文云

鴉鴉之類皆此例

與鴉鴉注云未詳釋文云與樊孫本作鴉元照案卑

居名鴉鴉亦名鴉疑鴉鴉即卑居也如釋卿有

娛太 美

澤鳥瓊又有澤鳥瓊瓊即瓊也釋蟲有蝎蝓又

有蝎桑蠹實一物也此篇有鴉鳩寇雉又有寇雉

泆泆亦一鳥也前後複見与此正同自石經誤為

車輿字陸氏新義附會其說云輿載也近本盡沿

其誤未有知鴉鴉之即卑居者矣玉篇鳥廣韻清

引皆作鴉

鴉山鴉元照案說文部佳離鴉也又鳥離鴉山鴉知來

事鳥也淮南子泥論乾鴉知來高誘注乾鴉鴉也儀

禮注大射儀引淮南作鴉鴉廣雅釋兼明書引鴉

也乾離皆从軌聲軌干音近鴉鴉音亦近離離之

與鴉鴉實一鳥也又案鄭氏禮注周禮天官司裘

皆云鴉之言較較者直也案詩有覺德行緇衣引

之作楷楷覺之通與鴉鴉一例是以爾雅有鴉無

鴉也邵氏正義說亦同嫌未詳悉。說文鴉字注

云鴉鴉也毛詩小雅賓釋文云鴉鴉也說文云即

鴉也据釋文所引者知說文之義亦同今本鴉鴉

殆非臧在東云鑄堂案當如詩釋文所引鴉鴉也

係後人竄改正因古人屢言鴉鴉遂据以易許書矣

娛太 美

齧齒艾注云未詳元照案鳥名如竊脂剖葦舖叔咏

木之類皆因其性而為之名此或有鳥喜齧艾者

故以齧艾名之鳥名不著者闕文也齒即齧之下

體誤分為二耳鳥名齧艾猶蟲之名齧桑襲齧桑

云精極臧在東

鴉鴉母鄭氏注儀禮公食大作如無毋毛本毋注禮

記月作毋無毛本作鴉母均不足据元照案牟無一聲之轉

而毋字舍人本作無李巡亦音無鄭氏兩注互異

皆不誤也禮記正義說之甚詳臧在東云鑄堂案

母者誤倒也當依月令注
作母無牟母一聲之轉
○據說文則鷲當从奴
作鷲与牟母之音相近

倉庚商庚注云即鷲黃也又鷲黃楚雀注云即倉庚

也又倉庚鷲黃也注云其色鷲黑而黃因以名云

元照案說文佳部離黃倉庚也鳴則鷲生从佳離聲

離離黃也从佳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

據說文則倉庚楚雀實是二鳥然自來說者皆以

為一鳥而異名故釋文一例作鷲遂無分別又案

高誘注呂覽仲春紀淮南時則皆曰爾雅曰商庚黎黃

娛六

卑

楚雀也是漢儒此訓亦不盡与許同○五經文字

佳部離離黃也爾雅作鷲又火部黹黑也見爾雅元照

案石經於鷲黃楚雀作鷲倉庚鷲黃作鷲較釋文

為得之

釋獸魁白虎釋文云魁字林下甘反又狄反元照

案說文虎部彪白虎也从虎省聲讀若鼎則狄

反白是正音字林譌而為彪故音下甘反从甘聲

也从甘不得讀狄反矣釋文載其音而不詳攷

其字體疎矣說文繫傳云彪今人皆音酣唯隋曹

憲作廣雅音云音覓錢先生云依字林音則當从
兼收兩音而不辨其文之異又如左傳文十一年
錫尤哀十二年戈錫釋文並音羊文星愿反上音
當从易下音當从易陸
亦不能辨也此類頗多

狸子隸釋文云眾家作肆又作肆肆即肆舍人本作

肆又肆修豪釋文云本又作肆亦作肆元照案此

數字展轉通借知其實一字也攷說文豸部無肆

肆二文玉篇廣韻唯豸部云豸脩豪獸玉篇云豸

狸子也脩豪獸也則此二文宜皆作豸其作肆者

假借字也說文長部肆或从彡作肆案說文之訓彡

娛木

卑

云長髮森森也鬣即肆字从彡与脩豪之義尤合

此假借之最近古者玉篇本不盡從說文又為孫

豸字下既云狸子也脩豪獸也而又強重定今本并非孫本即如

以狸字訓肆書中兩岐如此類甚多○豸部有鬣

字从二豸堯典肆類于上帝孔辟古文作肆見說

文

契論類編釋文云契字亦作契或作契元照案說文

豸犬穴三部皆無从契之字此當从人作僕僕之

古文為尪見采部竊字注高辛之字名僕見說文而史記

司馬相漢書古今皆作尪說文尪部云尪蟲也以尪

象形讀與僕同古文作據此則當作僕偷無疑

其訓尙曰蟲者古人之謂獸為蟲也淮南覽狡蟲

死高誘注蟲狩也狩古通獸可證豸部偷字注中僕字

繫傳本作猳大徐本作猳皆係傳論大部新附有

猳字徐新田云養原案猳僕之僕可作尙尙偷之

尙古文僕又曰尙讀與僕同

釋畜小領盜驪郭注引穆天子傳而不釋盜字之義

蓋不可得而詳矣說文繫傳訓盜為淺馬部其說

無徵揣徐意因郭氏曾訓竊為淺竊盜一類字可

據六

畢

以移用不知竊之訓淺義存乎聲此漢儒之舊詁

郭亦本之說文也盜之與淺更無關台元照初校

繫傳曾辨其說之非臧在東云繫傳本說文勝於

無足取者其引繼見邵氏正義引史記索隱秦本

所引劉伯莊音義則與徐說同似徐說本之於劉

又以毛晉單刻本索隱校之則曰劉氏音義云盜

驪驕驪也驕淺黃色入駿既因色得名驕驪為得

之也其文與邵所引異邵所據蓋明刻三家本毛

刻出單行宋本當得其真然就使邵所引者不誤

盜之訓淺終不可憑郭氏不為之說闕疑可也○

荀子性惡織離絲耳古之良馬楊倬注織離即列子

盜驪也元照案織小義同離驪音近

四蹄皆白首初學紀廿藝文類聚九十引及石經皆

作首釋文無音知亦作首元照舊藏雪牕書院校

某本作駒邵氏正義定作前云案玉篇云駒四蹄

白廣韵云駒四蹄皆白也是爾雅舊本作前後人

增加馬旁又因形涉誤為首也徐新田養原云初

學記藝文類聚皆唐初之書玉篇廣韵則宋初重

據六

畢

定殆未可援此以改字也攷此文之下即繼以前

足皆白驥或誤以前字屬上句併譌為駒耳夫駒

字既非說文所有若作前則與首同類安見前之

是而首之非乎

釋草有莖莖釋木又見釋蟲有密肌繫英釋鳥又

見郭注皆疑其重出元照案艸木蟲鳥之同名者

多矣莖維艸也螿羅蟲也蟲之翰鳥之翰皆名天

雞皆見爾雅茅苜馬鳥艸木同名艸見爾雅木見

類也又如艸名果贏釋蟲小名果贏釋蟲又身亦

名果羸廣雅艸名蘆肥蟲亦名蘆蟹艸名蚰蚘蟲亦

名蚰蚘艸名天齋鳥亦名天鷗艸名疾藜蟲亦名

疾藜木名時獸亦名時槐為守宮榮原亦名守宮

省見爾雅蠨螋名蒲盧中蟬廣雅亦名蒲盧國語夏小蟲

名精列攷工記注鳥亦名精列說文鳥名鷓鴣說文馬亦

名肅爽左傳艸名射干荀子大戴廣雅獸亦名射干子虛賦又

如牛之黑脣者白馬之黑脣者皆名惇釋畜白馬黑脣駘孫

本作惇見釋文雉羊雞之絕有力者皆名奮兔牛絕有力

者皆名欣亦此類也不得疑其重出○正義云釋

娛六

第

文引舍人本莖著作抵都樊光平著作屠是舍人

樊光俱不以爲重出之名



養吉齋叢錄
二十六卷
錄

年家子王誌榮署



養吉齋叢錄二十六卷餘錄十卷吳尙書仲雲先生遺著文孫子修編修授鄉里後生譚獻讀竟敘之曰古者柱下之史孔氏所訪太史公之所掌漢初與丞相同尊掌故之學爲千載表儀凡夫德禮政刑質文興廢一朝設施流及後世有以觀采損益爲先進之從焉六官分之柱下合之夫固盛業也哉先正吳公策名載績屢歷優畷所以潤色 王廷專施疆域者且數十年博于聞見洞于本末行政之餘日奏議之鈞稽涉筆綴文皆關掌故循厥端緒則朝章國典沿革人文而懲前毖後保泰持盈胥可言外得之宮闈樞機曹司侍從以逮環事軼聞條舉而件繫皆正史志表之端委閒有所聞異辭正所以備攷證昔者誦言太史公之學既世而如我公久任封圻又非不治民之比令子觀察分巡今者孫曾子修嗣齋繼美史職楹書之寄正不待

敘

藏之名山獻幸得先親妄思以意讀定類次遺編或者分別若盛典若聖德若故實若興革若異數繼之以嘉言宸翰祕書禁近宮闈繼之以六曹行省民物而後以辭章佚事舊聞爲閏餘俾承學之士讀之如游治升平之世矣吳公同時閩王文勤公雁汀大司寇有石渠餘紀雖體例異同抑亦造車合轍者已函雅故通古今徵文

盛世由此其選也光緒二十有二年十月譚獻敘

養吉齋叢錄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吳振棫

太宗以下支派稱宗室用黃帶其疏者稱覺羅用紅帶有獲罪挑帶銷除旗檔者即古之削屬籍也有非宗族而賜姓者如厄爾漢姓佟佳氏從其父厄喇虎率屬來歸賜姓覺羅是也又伊爾根覺羅舒舒覺羅西林覺羅覺羅禪者乃其所受之姓與宗族之稱覺羅不同

附錄 達海世稱滿洲聖人其支下子孫皆用紫帶其女不挑秀女

宗室封爵自親王郡王貝勒貝子以下凡十四等以世遞降此下則為閒散宗室用四品頂戴惟禮親王睿親王肅親王鄭親王莊親王豫親王順承郡王克勤郡王皆 國初有大勳勞者

養吉齋叢錄卷一

世襲不降封 或獲罪革爵仍 京師俗諺謂之鐵帽子王歲時典禮王公上表或諸王集議大事列銜以禮親王居首又第七奉

恩鎮國公第八奉恩輔國公第九不入八分鎮國公第十不入八分輔國公八分者或云雙眼翎寶石頂紫韁貂皮墊子奶子壺即背壺阿呼喇槍禁敲即大門上泡釘 缺

王貝勒以下之子若弟有應封而年未及歲尙未得封者年終考試引見一次謂之考應封有賞翎及表裏者既未得封故有翎無頂亦間有賞冠頂者

甲喇章京漢文稱參領固山額真漢稱都統梅勒章京漢稱副都統牛系章京漢稱佐領分得撥什庫漢稱驍騎校又國初各部落長率屬來歸授之佐領以統其衆者曰勳舊佐領率衆歸誠功在旂常賜戶口者曰優異世管佐領僅同弟兄族里來歸

授之以職者曰世管佐領戶少丁稀合編佐領兩姓三姓迭為是官者曰互管佐領各佐領撥出餘丁增編佐領為公中佐領太祖既削平諸國於原設黃白紅藍四旗外增四旗參其色鑲之鑲白正白鑲黃三旗皆 天子所自將曰上三旗正黃正紅鑲紅正藍鑲藍曰下五旗

按 國初各部落及漢人之歸附者分隸滿蒙漢八旗亦時有改易如華善本隸漢軍正白旗其先蘇完人因改入滿洲籍此漢軍改滿洲也和濟格爾本蒙古烏魯特人後隸正白旗漢軍遂為何氏此蒙古改漢軍也莽鵠立本蒙古正藍旗人後擢入滿洲鑲黃旗此蒙古改滿洲也王國光先世為滿洲姓完顏其父初為明千總歸附後隸正紅旗漢軍乾隆十八年命其子孫及同族仍改入滿洲正紅鑲白二旗此改隸

養吉齋叢錄卷一

二

之後繼又復改也佟國綱先世本滿洲後率明人來歸隸漢軍國綱請仍隸滿洲部議以佟姓官多應仍留漢軍國綱一支改隸滿洲此又或改或不改也似此者不可枚舉至於建立功勳或上承 恩眷則有由內務府旗下擡入滿洲八旗者有由滿洲下五旗擡入上三旗者 謂之擡旗 然惟本支子孫方準擡其胞兄弟仍隸原旗又 皇太后 皇后丹闈在下五旗者皆擡旗丹闈者清語謂母家也又按乾隆七年奉 旨清查八旗漢軍有願改歸原籍及移居外省者準其出旗為民此又出旗之制也又辛者庫即內管領下食月米之人八旗漢軍官員獲咎發入辛者庫則改隸內務府漢軍其子孫官至三品以上許奏請施恩仍歸原旗然亦有終隸內務府不復陳請者如百相國齡是也相國姓張氏又 國初蒙古

有別立旗分者如布當爲烏魯特貝子與其叔父台吉恩格類各率所部同貝勒明安等來歸別立烏魯特蒙古一旗後以歸順蒙古等所行多違例不令別立蒙古旗俱分隸諸貝勒各佐領下

八旗氏族甚繁雍正十三年敕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共八十八卷大抵因地爲姓者多其著姓有瓜爾佳氏鈕祜祿氏富察氏舒穆祿完顏氏等二百九十六姓希姓有精吉氏薩爾都氏等三百四十四姓又附載滿洲旗分內之蒙古姓氏有博爾濟吉特等二百三十三姓又附載滿洲旗分內之高麗姓氏有金韓李朴等四十三姓又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軍之稱姓氏有張李高雷一百六十餘姓凡公私文牘稱名不舉姓人則以其名之第一字稱之若姓然按白居易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稱論公麾下虞集正心堂

養吉齋叢錄卷一

三

記稱忙哥帖木耳爲忙侯至正間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爲鐵侯蓋唐以來卽如是其命名或用滿語或用漢文用漢文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以其與滿語混也嘉慶間有旨禁止如諭改和類漢軍或繫姓或不繫姓祖申保爲和保清承泰爲承泰之類孫父子無一定

太宗天聰五年設六部以貝勒掌各部事設滿蒙漢承政三員參政八員啟心郎一員惟工部省蒙古漢軍參政六員崇德三年六部各留承政一員餘皆改參政有左參政右參政理藩院都察院亦稱承政參政順治元年改漢官銜承政爲尙書參政爲侍郎理事官爲郎中副理事官爲員外郎額者庫爲主事又初設他赤哈番筆帖式哈番改爲六品七品八品及無頂帶筆帖式

太祖設五大臣佐理國政 太宗御極八旗設總管政務大臣

一是爲八大臣初設八大臣固三泰爲廂藍旗都統是八大臣似今八旗都統之職又於八大臣下每旗設理事聽訟大臣二是爲十六大臣統似今副都統之職

國初公侯伯之下無子男而別有五等世職蓋八等也乾隆元年始定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舊世職爲昂邦章京爲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舊世職爲梅勒章京爲一二三等男一二三等阿達哈番舊甲爲一二三等輕車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舊爲騎都尉他沙勒哈番舊爲半簡前程爲雲騎尉

漢文臣無世職雍正間以大學士朱軾張廷玉蔣廷錫勤勞輔弼特廓成例給予一等阿達哈番世襲漢世職蓋自此始又八旗世職襲次完時有賞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漢世職則否乾隆三十二年以海澄公黃芳度合門殉節準於襲次完時照八旗例給恩騎尉襲次罔替同時如將軍張勇趙良棟王進寶

養吉齋叢錄卷一

四

提督孫思克陳福豆斌總兵高大喜等皆緣此推恩又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十七員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十四員亦一體加恩此後漢官始有世襲罔替之例

附錄 本朝封爵自平西平南靖南諸王及靖逆靖海等侯以來未有以地名者惟黃梧來歸封海澄公準襲十二世以黃芳度守海澄鄭成功招之不從以此示獎也

國初直文館者掌文字學問優贖則賜號巴克什如達海剛林皆嘗賜此號武臣有戰功者賜巴圖魯號 太祖丁亥年取巴爾達城額亦都戰最力賜號巴圖魯此國史所載最在前者又按費揚古賜號翁科羅巴圖魯亦 太祖時事

按天聰間凡文臣前稱榜式者皆改稱筆帖式其 特賜榜式名者仍稱榜式榜式卽巴克什清語滾舌音

太宗崇德元年改文館為內三院曰國史院秘書院宏文院初亦沿承政之名後設大學士學士如希福於元年為國史院承政尋授宏文院大學士是也順治元年增內三院學士各一員二年定為正二品衙門以翰林官分隸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各院設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等官如傅公以漸順治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宏文院修撰呂公官順治四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秘書院修撰其遷轉仍不拘本院之職如黃文僖機由宏文院編修遷中允侍講轉侍讀遷左庶子遷國史院侍讀學士馮文毅溥由國史院侍講授祭酒遷宏文院侍講學士轉秘書院侍讀學士之類三院大學士亦有遷改如傅公以漸由國史院學士擢秘書院大學士尋改國史院大學士是也十五年改內三院

養吉齋叢錄卷一

五

大學士為內閣大學士而繫以殿閣之稱仍兼各部尚書銜乾隆五十八年別設翰林院學士一員正一品其餘學士亦正一品裁內閣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康熙初元復內三院舊制設滿漢大學士其內閣翰林院俱裁九年仍改為內閣大學士設翰林院十年復補授學士以下等官雍正八年定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一品

內三院編修等官不必盡由科目如靳公輔以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修劉公兆麟以官學生授秘書院編修王公繼文以官學生授宏文院編修皆見本傳

殿閣舊制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如張文和廷玉先授文淵晉文華改保和其後惟以初入之銜為定不再更易行走班次不以殿閣為先後乾隆十三年 高宗以

四殿二閣未盡一且中和殿名近時未有用者中和殿大學士之用因裁中和增體仁閣名是為三殿三閣而先授之銜後仍改易如由武英進文華是也行走班次除授後請 旨雍正三年張廷玉以尚書署大學士五年遜柱以尚書署大學士近則大學士無署任

初設內閣大學士無定員康熙間滿漢率用四員

按順治辛丑縮紳中和殿大學士三人巴哈納馮保和殿大學士二人 顧色黑文華殿大學士二人 蔣元恆武英殿大學士二人 胡世安東閣大學士一人 蕭文淵閣大學士一人 周祚據此則十一員矣文華有禮部尚書某武英有兵部尚書某皆刊去姓名似其人甫去官尚未別簡故凡大學士皆尚書也又內閣學士則文淵閣學士一人東閣學士一人保和

養吉齋叢錄卷一

六

殿學士二人中和殿學士二人文華殿學士二人武英殿學士二人皆禮部侍郎銜內閣侍讀四人二滿二漢皆兼掌典籍事銜迨乾隆間增置侍讀十七員十四滿三漢今減漢缺一員又乾隆二十七年縮紳所載內閣有欽選御書及掌印典籍誥敕撰文中書舍人等銜而不分滿漢票籤之名又國初中書科中書列於都察院衙門有掌印中書舍人掌科中書舍人餘與今同

舊制無協辦大學士雍正七年以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事 聖祖有年年近八旬特授為額外大學士其後往往用至六員或仍增置一二員乾隆十三年始定滿漢大學士各二員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員或二員仍無定然數十年來大率滿漢各一員 文宗御極之初滿大學士穆彰阿耆英同日

落職 命戶部尙書賽尙阿協辦大學士而琦善先以協辦大學士爲陝甘總督故滿洲有兩協辦然未及三月賽卽揆正席大學士陳文貞廷敬以康熙四十九年致仕辛卯六月張文貞玉書薨 命陳復起視事凡內閣章疏列名必書予告二字此旣予告而復起者又康熙五十三年大學士溫達致仕明年以其人尙康健命仍任大學士此已致仕而仍命復位者近時翁公心存祁公篤藻病退後 特旨起用皆以大學士銜任尙書大學士兼總督者帶大學士銜由協辦大學士任總督者不帶協辦大學士銜此乾隆十三年例蓋協辦閣務之員旣外簡固無所爲協辦也近則協辦任總督帶閣銜如故

養吉齋叢錄卷一

七

誥道光癸巳盧文肅蔭溥予告以吏部尙書潘文恭世恩補授亦不由協辦時協揆爲阮文達元
舊制大學士獲咎去官其員缺卽奉 旨簡授如告休病歿則一月後請 旨簡授以示篤念舊臣之意乾隆十三年上諭道光間大學士王公鼎歿至乙巳始以協辦大學士卓公秉恬補授空缺幾三年爲前此所未有咸豐四年大學士祁公篤藻以病乞罷卽日以賈公楨爲大學士亦與曩制異
滿蒙漢軍大學士不必盡由翰林出身漢大學士 國初亦皆特簡嗣由吏部進本惟翰林出身者始開列亦有以資勞入閣不由翰林者如趙國麟康熙己丑進士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孫文靖士毅乾隆辛巳進士五十七年授文淵閣大學士費文恪涇乾隆癸未進士嘉慶十二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章文

簡煦乾隆壬辰進士嘉慶二十二年授文淵閣大學士皆不由翰林出身頃彭公蘊章道光乙未進士咸豐六年亦授大學士內閣學士爲翰詹應升缺漢官京堂之曾任編檢者始另單開列惟乾隆間尹壯圖張若淳嘉慶間王汝璧未任編檢而授閣學

順治辛丑縉紳所列六部官制有與今異者具錄如左
吏部尙書二人左右侍郎各二人馮溥以右侍郎兼內閣學士
戶部尙書二人左侍郎二人右侍郎一人又二行督理漕糧駐劄淮安右侍郎一人督理京省錢法右侍郎一人總督倉場左侍郎二人一漢一滿又通州坐糧廳管寶泉局監督大通橋通昌草廠京倉左翼西倉通倉西倉右翼西倉通倉中南倉德州管倉臨清管倉徐州管倉淮安管倉鳳陽管倉崇文門稅課河西鈔關臨清鈔關淮安鈔

養吉齋叢錄卷一

八

關揚州鈔關蕪湖鈔關濟甯鈔關北新鈔關西新鈔關九江鈔關各差皆隸戶部皆漢人
禮部尙書二人左侍郎二人一兼內翰林院侍讀學士右侍郎二人一兼內翰林院侍讀學士
兵部尙書二人左右侍郎二人督捕左右侍郎各一人郎中以下亦有兼督捕銜者
刑部尙書二人左右侍郎各二人其北直江南北江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恤刑之差隸刑部
工部尙書二人左侍郎二人右侍郎管右侍郎事一人右侍郎二人司員內有督理兩窯各省織造總管內務府副理事銜又另有管理街道管寶源局管琉璃黑窑管臨清磚廠提督古北

抽分管理三山管理衛河提督通惠河道提督張秋北河提督潘家桃林抽分管節慎庫提督徐淮中河提督儀真南河提督南旺河道泉開提督夏鎮開提督江南蘆政提督龍江瓦屑開提督蕪湖抽分提督杭州抽分提督荊州抽分提督清江造船等差

雍正初設會考府以王大臣領之糾察六部清釐錢糧出入之數二年裁省

舊制盛京止設戶禮刑工四部滿侍郎及郎中等官康熙三十年添設兵部侍郎科臣王原祁因疏請做明南京例并添設漢侍郎以下官下九卿科道議不行

國初初設兵部督捕衙門滿漢左右侍郎二人滿左右理事官二人漢協理督捕太僕寺少卿二人旋改左右理事官滿漢郎

養吉齋叢錄卷一

九

中各一人滿洲員外郎七人主事四人漢員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分理八司治八旗逋逃及京城盜賊緝捕之事凡三營將弁皆隸焉康熙辛未以三營隸九門提督而督捕專司逋逃之事國初有議政處故設立議政王大臣太宗崇德二年設議政大臣二十有四雍正間設軍機處承旨屬軍機大臣而滿大學士尙有兼議政大臣銜者乾隆五十六年停止同治初用垂簾舊制設議政王與軍機大臣同承旨旋裁

太宗時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治蒙古諸藩部事案冊向用滿蒙文無漢字康熙二十八年從馬齊請兼用漢字

按順治辛丑縉紳有禮部尙書掌理藩院事一人今另設右侍郎協理院事各一人今無協理字所屬有理事僉堂皆滿人院判知事皆漢人今皆無

康熙十三年 命步軍統領提督九門事

國初卿寺諸官強半裁省吏科都給事中朱徽清請酌職任繁簡量行增設得旨交部會議有復設者詹事太僕等官是也

有不復設者尙寶等官是也至乾隆十三年復加裁併而釐正之

國初左都御史右副都御史之下有左僉都御史一人六科有都給事中二人一滿一漢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皆漢人康熙元年後裁左右給事中十二員六科共留十二員改都給事中為掌印

按順治辛丑縉紳十四道五城已與今制同惟河南道有協理一人

養吉齋叢錄卷一

十

都御史各二人左僉都御史一人先用漢軍後漢軍漢人參用監察御史四十人皆漢人滿人則曰理事官副理事官後皆改監察御史康熙初裁臺省官滿洲監察御史二十三人漢監察御史二十四人又置漢軍御史六人以六部郎中遷補此見居易錄據順治辛丑縉紳其時尙有協理院事右參政一人六科隸通政司明制也迨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 本朝以六科隸都察院自雍正時始

按給事一官名肇於漢厥後與中書門下稱兩省皆居禁垣而御史則謂之臺臺自為臺省自為省也明初分科以省知六部之事罷門下省不設而六科專主封駁 國初會典開載該科所奉旨意有灼見未便之處許封還執奏部院督撫本章有情理未協者俱得駁正題參是舊制猶以封駁為

職不任以他事也雍正元年以六科內升外轉一事奉旨
歸都察院管此後科臣循照臺例一切城倉漕鹽等差與御
史一體開列臺省并爲一官與列代之制異矣當改例時給
事中王澍崔致遠康五瑞奏言六科有稽察各部院之責不
應隸都察院管轄不報旋調三人爲員外郎又按國初會
典開載凡內閣交出密本由該科掛號即將各原封送各該
部是從前密本即今之素摺未有從內閣徑下者至順治末密本
有不由科臣徑由內閣發部科臣不得即見者見順治十七
年御史季振宜疏其後習以爲常亦與前代中書門下兩省
更互校驗之意不同

雍正初設稽察宗室監察御史二員以宗室爲之等省

御史向有坐道協道之分坐道乃空銜不理本道之事協道以

養吉齋叢錄卷一

十一

次遞遷沿明制也乾隆間定爲二十八缺分理十五省事以事
之繁簡分員數之多寡并稽察部院各衙門事裁坐道協道名
目

向例部院官每年二月八月內升外轉各一員內升以太常寺
四譯館鴻臚寺太僕寺各少卿及府丞等官外轉則掌印給事
中以副使用給事中監察御史以參議用吏部郎中轉副使員
外轉參議主事轉僉事

舊制主事準考科道順治三年簡新進士十人分用六科康熙
二十年定不準用大員子弟四十四年定翰林考補科道中行
評博等官由知縣升者準考雍正四年準內閣侍讀考科道五
年定六科由各道升用是年令兼用貢監十三年定仍專用正
途乾隆九年定御史缺出翰林一人部屬二人帶領引見嘉慶

十一年定翰林部屬輪次引見十一年定廕生出身之部屬準
考

順治九年增設五城漢軍理事官此巡城之始也十年定五城
滿洲漢軍漢人御史各一人十八年各增滿員一人康熙十五
年定爲一年一換雍正元年定每城二員滿漢各一五年令給
事中一體引見乾隆間令大宛人迴避三十九年漢軍停開列
雍正間御史外授道府有仍帶御史銜者又康熙間遜柱由筆
帖式累遷至郎中授御史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兼御史事孫
在豐已擢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銜此皆與後來官制不同
滿給事中舊制以員外郎升用雍正十二年從副都御史鄂爾
賽請以御史升用如漢給事中例

康熙三十九年行取以科道用者一時無缺可補命補額外

養吉齋叢錄卷一

十二

御史隨九卿議事亦許陳奏

御史舊有五品六品之分試俸不試俸之異乾隆十八年定給
事中爲正五品御史俱爲從五品不必試俸

順治二年差御史催漕此巡漕之始其後兩次停止雍正七年
復以御史視漕一至淮安一至通州此分巡南北之始嘉慶以
後停止

國初踵明制各省有巡按御史各府設推官以左右之康熙二
年皆裁從左都御史阿思哈請也巡按之外有巡江巡鹽巡漕
屯田茶馬察荒巡視湖河巡視臺灣巡視黑龍江船廠巡視十
庫巡視光祿諸差皆隸都察院自後或裁或改惟巡漕則嘉慶
初尙有之旋裁又後設之查崇文門稅務道光間裁查三庫則
道光二十年後裁雍正間又有觀風整俗使宣諭化導使營田

觀察使旋即停止若歸化綬遠兩城所轄皆蒙古地今每五年以部院蒙古人員引見用一員往查不屬御史也

按 國初巡按直隸一江南江安徽甯池太廬鳳一蘇松常鎮淮揚一江西一湖廣武岳長寶辰常衡永一漢黃鄖襄荆

安德一山東一山西一河南一陝西一福建一四川一廣東一廣西一雲南一以上五省皆兼管鹽法 貴州一又巡按直隸督理京

通二倉兼管通惠河道轄河間等府天津等衛一巡按陝西督理甘肅一鎮兼攝臨洮鞏昌府學政巡歷西甯河西衛所

一巡按直隸督理長蘆鹽課兼河道驛傳轄山東河南開歸彰衛四府一巡按江南督理兩淮鹽課兼鹽兌轄江西湖廣

河南汝甯等處一巡按浙江督理兩浙鹽課兼海防轄蘇松常鎮徽五府廣德一州江西廣信等處一巡按山西督理河

養吉齋叢錄卷一

圭

東鹽課陝西大小二池轄河南懷慶等處汝州一州潼關衛

一巡按陝西督理洮州西甯茶馬轄川湖下川東安綿龍安保甯重慶夔州等處一

按雍正間別有巡察等差非專屬御史如勵宗萬管理山西巡察則翰林院侍讀也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則光祿寺

卿許容則前浙江布政使也史貽直為陝西宣諭化導使則兵部尚書也又按康熙十九年 命刑尚魏象樞吏侍郎爾坤

巡察畿輔是巡察之名不始於雍正矣又觀風整俗使亦設於閩廣湖北等省以奸民煽眾故也

翰林院六部保送御史定例先以策論試之亦有免考試即引見取 旨者保送人員以六十五歲為率過此不準嘉慶四年

例

都察院受內外訟訴京畿道主其事命案及事關重大者奏聞候 旨餘則咨交各省訊辦

養吉齋叢錄卷一終

養吉齋叢錄卷一

古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詹事府詹事庶子洗馬中允贊善等官向沿明制兼翰林院讀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銜乾隆五十四年停止又國初有兼掌詹事府者如居易錄所載禮部尚書張公英兼掌翰林院詹事府事又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進御製詩集表文結銜作內廷供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此侍郎兼學士銜也

天聰三年命儒臣分為兩直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爾爾馬渾託布威翻譯漢字書籍此即日講之義巴克什庫爾禪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記注本朝政事此即起居注官之義順治十二年設日講官十七年詔翰林各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

十一

官直宿景運門備顧問掌院哲庫納王熙請分日入直並以讀講學士至編檢每日八員輪直此曩時日講之制康熙九年復設起居注官國初有起居注後裁輪直日講以掌院學士翰林等官充補滿四員漢八員自後屢有增損此以起居注兼日講也熊孝感自陳疏云康熙十年二月充經筵講官三月充日講官五月充起居注是其時日講與起居注為分職二十五年停日講而起居注官仍繫日講二字於銜上五十七年裁起居注事歸內閣惟令翰林五員於聽政時輪直班行雍正元年復設日講起居注滿六員漢十二員乾隆嘉慶間兩次增滿官四員於是日講起居注合而為一以翰林詹事坊局官原銜兼充皆由簡派惟滿漢掌院學士及詹事得坐充日講起居注官按舊縉紳及當時所刊官書講官結銜皆作日講官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不作日講起居注官也私家著撰結銜亦然蓋與今異

翰詹兼日講官如升任別衙門則不復兼充而汪公由敦以常少許公王猷以閣學仍兼充特旨也

起居注衙門在太和門西廊新授講官到任僅一至焉朝廷有大政令依舊式書之月為二冊封印時諸官蟒服補褂齋繕定清冊用翰林院印鈐縫以鐵匭扁鐫封識至午門具奏旨下則送內閣藏之大庫

按起居注前序後跋兩掌院屬講官之能文者撰之除夕筵宴派二講官與宴即是年撰文者

日講官二十缺滿八缺漢十二缺以漢講官修起居注也滿講官則俟稿定後專司繙譯正本又兩掌院學士以經筵日講帶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

二

起居注銜是以滿講官實止七缺漢講官實止十一缺以十一人分修五箇半月之書餘月之書由編檢中派出協修先是講官缺出列名具本請旨有協修者注於名下其後改為俸深十員引見之例

國初以大學士知經筵事後定經筵講官滿漢各六人滿講官以內閣學士掌院學士讀講學士詹事少詹事及尚書侍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卿之由內閣翰林升任者以原銜兼充漢講官兼充者有祭酒而無通政大理餘皆與滿官同若大學士則不充經筵講官故楊繩武撰陳文貞廷敬神道碑有故事閣臣不進講經筵而上仍以命公之語自徐公元文熊公賜履張公英相繼以尚書擢大學士仍與兼充後遂沿為成例

乾隆四十一年建 文淵閣以藏四庫全書置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直閣事六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兼充校理十六員以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又設檢閱官八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派內務府大臣一員兼充提舉閣事司啟閉又充直閣校理等官者如升至不應兼充之官即開缺惟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初兼直閣事後洊升至侍郎尚書仍兼充戴衢亨以尚書特授直閣事皆 曠典又章寶傳劉謹之劉錫嘏以給事御史兼校理蓋三人本 四庫館提調故預選非定制也

國初滿掌院學士缺出以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祭酒庶子暨科甲出身之太常寺卿光祿寺卿太僕寺卿通政司副使大理

養吉齋叢錄卷二

三

寺少卿鴻臚寺卿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為應升侍讀侍講洗馬司業暨科甲出身之通政使參議光祿寺少卿鴻臚寺少卿科道等官為其次應升漢掌院學士缺出以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祭酒為應升庶子侍讀侍講為其次應升由吏部開列具奏康熙二十八年 諭大學士翰林掌院一官職任緊要必文學淹通眾所推服者始克勝任凡翰林撰擬之文亦須掌院詳加刪潤然後成章聞明代大學士有兼管掌院之例大學士徐元文著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自是之後皆以重臣兼領缺出恭候 特簡如奉 旨令開列以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繕單進呈

按掌院學士初為專官故定為一品而亦有兼領者如順治十五年庫勒訥以禮侍兼掌院學士之類以大學士兼領則

始於徐元文

教習庶吉士 國初以內院學士為之侍讀等亦間有與者其後以掌院兼其職如順治十八年折庫納王熙皆以掌院兼教習也康熙九年專設翰林院歷科皆以掌院學士領其事而內閣學士時參用焉至六十一年辛亥科始以工部尚書陳元龍領教習事其後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之不掌院事者並得開列請派其始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謂之大教習乾隆以後皆用滿漢各一員小教習則由掌院選派資深翰林為之始於康熙三十三年以教習滿蒙庶吉士也五十三年漢庶吉士始派小教習雍正八年停止乾隆十年復舊制又 國初有命教習武進士者如退必隆鼂拜皆嘗為之

附錄 鄉會座師投帖稱門生後避師生嫌用名帖不書稱

養吉齋叢錄卷二

四

謂惟教習以特派故用門生帖乾隆間程文恭景伊教習乙未翰林以平生未掌文衡僅作戊辰同考一次屬同館改用名帖自此遂成定式又康熙癸丑徐秉義授編修其母弟掌院學士徐元文為教習具疏題明特免秉義赴館癸未查慎行選庶吉士時掌院學士教習揆敘為慎行受業弟子特免慎行赴館翰林官結銜舊例若經筵日講則書於本官之上若兼官則書於本官之下其教習庶吉士及充各館總裁纂修等官則又書翰林銜已於乾隆間裁去今經筵講官及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校理結銜在本官上其餘總裁纂修及一切差使俱繫於本官下如舊例云

康熙間特開書局於 武英殿實為詞臣纂輯之地乾隆以後

書館盛開 武英殿專司刊校未嘗廢置刊行經史子集謂之殿板向以親郡王一人領殿事而設總裁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官其下則爲校錄之士收掌之員若刷裝釘工匠尤夥道光二十年後以經費支絀刊書甚少僅存其名而已

順治十八年縉紳內閣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楊義是時常少一官另有人此當是兼銜其時四譯館亦歸內閣也

順治十三年以翰林官陳曠等十八人外轉遇缺卽補是時定制詹事以布政使用食正二品俸少詹以布政使用侍讀學士以按察使用侍讀中允以參政用編檢以副使用十六年定議侍讀侍講以參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編檢以參議用迨康熙二十八年編修李濤等始外用知府三十七年以吳涵請復用檢

養吉齋叢錄卷二

五

討劉涵爲知府雍正乾隆間屢有編檢才堪道府者大學士掌院揀選帶領引見之諭嘉慶五年定開坊之翰詹等官京察記名以道府用編檢以同知直隸州用等改資俸已進前二十名者簡道府道光元年定未進二十名亦簡道府

按康熙二十七年擢在籍檢討衛旣齊爲山東布政使四十年擢庶吉士董新策爲甯夏道嗣又擢庶吉士徐景曾饒鳴鏞爲知府皆異數又順治己丑會試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釋褐卽官四品時兩廣甫定 開國之規模也

國初庶常散館間改科道以編檢改科道自康熙二十九年馮雲驥湯右曾等六人始

雍正元年 命於俸淺編檢內擇滿漢各二員主定稿說堂之事此清祕堂辦事翰林之始其後人數稍增有奏辦協辦之目

以積勞當得京察一等可外補故競趨之也

附錄 清祕堂本名東齋房 高宗幸翰林院賜集賢清祕額 御製有清祕堂偶題一詩遂更今名堂後爲成樂軒石刻董其昌成樂軒記堂前亭曰瀛洲亭池曰鳳凰池

順治間改分省館選舊例見漁洋文畧雍正元年癸卯漢軍及河南四川無館選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無館選四年太常寺少卿李鍾嶸上疏請廣儲才之路 敕部議行五年丁未各省始俱有館選今每科分省館選自此始

養吉齋叢錄卷二

六

附錄 館選後館人送認啟單凡前一科以上授職編修檢討及未散館之庶常其人尙在者無論在本衙門在別衙門在原籍在外任均列名而以大學士冠於首彙刊一紙名曰認啟次第則序科不序爵惟大學士序爵不序科至奉 旨由別衙門改授館職者如曾拜前輩亦得列名卽附於是科庶常之末其未拜者不列

按雍正癸卯館選六十一人茶餘客話作五十六人甲辰館選四十二人茶餘客話其時考試詩文之外仍命九卿保舉然或館選或用爲主事知縣不盡憑保舉也

國初庶常隸內宏文院專設翰林院後乃隸翰林雍正十二年撥給官房爲庶常館向例散館後始授職雖傳臚亦然惟雍正元年二甲一名張廷珩卽授檢討十一年二甲一名張若靄卽授編修皆未選庶常而授職者

按二甲授檢討者張廷珩外康熙間則錢金甫乾隆間則陳兆崙夏之蓉周長發三甲授編修者康熙間則李鎰錢中諧

曹禾乾隆間則董泰或 召試詞科或 特旨拔用故未依
甲第

雍正元年新進士內有記名十七員奉 旨傳問有願在各館
効力及在內官學學習者令自陳至三年四月授景山官學教
習夏之芳為編修姜穎新黃岳牧陸宗楷為檢討此未選庶常
而以行走勤慎授編檢者

散館改用他官即不得復入翰林惟張逸少由庶常散館改知
縣遷秦州牧以父大學士張玉書奏乞內用改授編修又翰林
已改御史而復入詞館者如康熙間彭始搏以會試分房持正
仍授檢討出為外任而復入詞館者乾隆間山西布政使朱珪
特授講學嘉慶間廣東按察使邱庭滢請終養特授讀學皆殊
數至翰林已任大僚緣事罷官復賞給編檢者則又棄瑕錄用

養吉齋叢錄卷二

七

之意也

翰詹衙門由他官改授者如錢以塏以左通政授少詹事趙殿
最以按察使授少詹事揆敘以二等侍衛授侍讀康五瑞以給
事中授侍讀張允欽陸錫熊俱以郎中授侍讀王士禎以郎中
授侍講高士奇以中書授侍講王原祁以給事中授中允王延
年以國子監學正授司業黃鉞以主事授贊善杜鎮陳聶恆程
晉芳以主事授編修勵杜訥以州同授編修魏學誠陳厚耀以
中書授編修趙申季以知縣授編修尼滿以筆帖式授編修王
懋竑以教授授編修陳學海以御史授檢討廖必琦以主事改
庶吉士侍朝以國子監丞改庶吉士

進士論甲第授修撰編修檢討無升降也惟順治九年擢編修
程芳朝蔣超為修撰檢討李蔚沙澄傅作霖劉澤芳石申為編

修又順治己丑姜元衡以編修降檢討

嘉慶六年散館改部屬者三十五員改知縣者十五員嗣以滿
洲及邊省翰林人數甚少復以改用之二甲進士吳其彥張惠
言陳壽祺李翊吳榮光花杰李端李象鵠王鼎楊世英胡大成
仍授編修三甲進士貴慶仍授檢討

錢塘梁啟心乾隆己未庶常以父老侍養於家其弟詩正方以
侍郎侍從 禁廷因即家授啟心編修未散館而授職康熙間
王蘭生以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皆異數

順治九年題準每科分省選取庶吉士四十人直隸江南浙江
湖廣山東河南四人山西二人廣東一人以二十名讀漢書二十名讀滿書康熙
時例庶常年四十五歲以下者讀清書又甲辰丁未庚戌三科
庶吉士皆習清書癸丑始分習清漢書其時蓋甚重此選雍正

養吉齋叢錄卷二

八

以來習清書者漸少然每科尚有十四五人十七八人 高宗
以邊省及北五省館選人少聲律未嫻既習清書漢文益就荒
落散館時或以清書優等留館迨試以詩賦往往列入下等改
官因 命雲貴川廣五省庶吉士不必習清書直隸山東河南
山西陝西等省視其人數在三四人以上派一二人江浙等省
人數在五六人以上派二三人率以三十歲以下者充之或丁
憂告假散館時年齒已長仍準改習漢書每科通計在十人內
外甯缺無濫道光戊戌科以後不復派清書矣清書散館分一
二三等

康熙間庶吉士讀滿書者每員頒給遼金元史洪武寶訓大學
衍義日講四書解義等書旋停止

雍正初元嘗以三等侍衛依都額真伊爾登為國子監祭酒此

亦僅見之事

中書舊由考取乾隆三十三年御史蔣綸奏稱中書考試無定期士子無從按期齊集且中書官階在主事之下知縣之上而考試以一論一詩得之未免視為捷徑請於每科新進士以庶吉士主事知縣三項分用外添用內閣中書一項則名器益昭公慎云云下部議準蓋行之數十年道光間新進士用中書者少缺員待補復開考取之例

按乾隆五十五年諭落卷內錄取中書學正學錄之例概行停止是其時中書又有由落卷挑取者

附錄 近日公私文字皆稱內閣中書惟縉紳內尚存舍人字耳古夫于亭雜錄云唐宋以來中書省為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舊名若止云內閣中書則是

養吉齋叢錄卷二

九

以古署名為官銜踏誤甚大此不可不知也故附書於後

國初官制與今異者通政司除滿漢通政各一人外有理事左右通政各一滿人左右通政各一漢人參議亦不止二人大理寺少卿有左右有寺副左右寺正今稱寺丞評事舊分左右鴻臚寺有寺丞有司賓序班有行人司正宗人府僅有府丞一啟心郎一經歷一餘官尚未設也

院寺舊無員外主事之名後翰林院起居注添設主事四員太僕寺員外郎八員皆以滿洲人為之見居易錄此康熙時制也國初以諸王貝勒管部院事設啟心郎一員順治十五年裁惟宗人府如故今宗人府亦無啟心郎

按張文貞所撰李文襄墓誌啟心郎非十五年似尚在前一二年也又紀文達內務府郎中姚公墓表言堂郎中為上

下之樞紐職任繁重似 國初六部之啟心郎觀此則啟心郎之職掌可知矣又順治十八年 命前此啟心郎改主事者仍以四品用是當時啟心郎為四品秩今內務府有堂郎中堂主事六部惟堂主事掌清文稿片冊檔

順治八年以索尼總管內務府事見本傳然內務府之名蓋舊有之非自順治始也

國初設御用監順治十二年改設銀庫緞庫衣庫皮庫二十八年設茶庫藥庫六庫隸內務府廣儲司

總管內務府大臣清語稱包衣昂邦即包衣大張文貞云包衣大之職前代所未有自乘輿服御以及飲食日用之節出入起居罔不綜理蓋如周禮職內職歲掌舍掌次遷人羈人諸事總於天官之屬者皆得領之任繁責重與外朝迥異

養吉齋叢錄卷二

十

明制以內監治宮禁事外點關鹽織造等差為害甚大 本朝設內務府總管以大臣兼掌無定員下設廣儲司會計司掌儀司都虞司慎刑司營造司織染局有郎中員外主事各員鹽政稅關織造諸差印於郎中等員內簡派較前明立法為善

順治初設御馬監十八年改為阿敦衙門康熙十六年改上駟院順治初置鞍樓十一年改兵仗局十八年改武備院若奉宸院康熙二十三年始設 國初為上林苑也此三院舊屬內務府管理無定員乾隆十四年 命三院卿各定為二缺以侍衛內務府各一員分用

國初鑾儀使管衛事鑾儀使協同管衛事各一人皆滿人協同管衛事都督同知二人皆漢人餘官與今同駕座舊稱駕庫今分金玉象革木五輅舊惟玉輅輦大輅輦小馬輦舊有

品級山整儀尉筮頭整儀尉今無又侍衛舊有欽選侍衛一等
蝦及隨蝦學習二三四品服俸名目今爲一二三等侍衛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雍正二年
統於通政司主受訴訟之事 國初劉公餘佑請革帶地投充
疏有 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語鼓狀即登聞院之狀通狀
通政司之狀也其後控訴者赴都察院及提督衙門外藩則赴
理藩院無所謂鼓狀通狀矣

國初沿明制設教坊司隸禮部與太常分掌樂事有奉鑾一員
左右韶舞二員左右司樂二員協同官十五員又有俳長色長
歌工樂工凡一百三十五人司宮懸大樂又宮內行禮燕會用
領樂官妻四人女樂四十八名序立奏樂衣綠緞單長袍紅緞
月牙夾背心用寸金花樣金髮箍青帕首順治十六年八月後復

養吉齋叢錄卷二

十一

用裁女樂改用太監舊時本有隨鑾細樂太監十八名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爲
和聲署乾隆七年設樂部凡太常寺神樂觀乾隆八年改神樂署所二十年改神樂署
所司祭祀之樂和聲署掌儀司所司朝會燕饗之樂鑾儀衛
所司鏡歌鼓吹前部大樂即大罕波皆隸焉

京師十三倉曰祿米南新舊太富新興平在朝陽門內曰海運
北新在東直門內曰太平在朝陽門外均初建曰日本裕在德勝
門外曰清河以上康熙間建萬安在朝陽門外曰儲濟裕豐在東便門
外曰豐益在德勝門外安河橋以上雍正間建又通州兩倉專儲白糧
備京師一二品大員俸米自行到通領運又圓明園兩倉備宮
內外食官米者領用共十七倉故部尙有稽察十七倉之差
舊時倉場皆兼任如康熙三十三年以戶部倉場侍郎常書兼
翰林院掌院學士又派教習庶吉士四十六年以左都御史富

甯安兼倉場侍郎明年爲禮部尙書仍兼倉場事
禁城以內諸王及滿洲文武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內務府
大臣輪流直宿謂之六大班自嘉慶六年定侍衛宿衛以乾
神武門甯壽門爲內班宮內及圓明園有管激桶大臣官員
兵丁謂之火班火班見上諭

舊制八旗每旗設十五缺爲十五善射清語謂之托佛霍托無
論王公文武大臣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閒散宗室概行揀選
引見而拜唐阿兵丁列班在後挑取極難乾隆三十九年 命
專以拜唐阿兵丁閒散宗室揀選引見又於上三旗內每旗別
設十五缺八旗王公大臣侍衛官員善射者報名本旗都統列
名以請 上親閱取定若干人或馬射或步射或鵠射隨其所
長不限一格清語步射曰搭扑他拉鵠射曰通恩搭扑他拉騎

養吉齋叢錄卷二

十二

射曰呢木呀皆有定員凡十五善射皆戴翎又武殿試於 紫
光閣閱馬步箭先期派十五善射爲先導謂之引射
太醫院院使院判御醫吏目醫士分班侍直給侍宮中者曰宮
直給侍外廷者曰六直習業舊分十一科後以痘疹歸小方脈
而咽喉口齒并一科是爲九科然近世無良醫供官者尤多庸
猥王公大臣及草澤醫有精脈訣者每 召入診視道光間九
江道魏襄知醫特轉京卿亦 命之視疾也
欽天監舊用西洋人推算有爲監正監副者道光間高拱宸等
或歸本國或病歿時監中已諳西法無須用彼土人遂奉 旨
停止西洋人入監宣武門內迤東城根有西洋天主堂康熙間
修建極宏麗十九年己酉亦 命拆毀咸豐間和議既定復建
此堂

按順治間縉紳管欽天監印務者敕賜通元教師加通政司
使用一品頂戴大西洋人湯若望其左右監副僅二人皆漢
人有五官保章正今稱五官正司秝司書又有回回科博士
而無司晨漏刻時憲諸科

附錄 明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等
奉天主教來游中國極言授時歷之誤當時未之信也至
國朝順治元年若望進渾天星毯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
及輿地屏圖請依西洋新法推算二年仲秋朔日食若望先
期進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至期令廷臣公同測驗諸法俱舛
而新法獨合於是令若望用新法修時憲秝時天下初定海
禁尙弛西洋人來者愈多散居中國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
江甯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甯延平汀州南

養吉齋叢錄卷二

圭

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甯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
等處共建天主堂三十餘所入其教者厚與金帛無藉之徒
羣相依附其燄遂熾有歛民楊光先者著闢邪論又著孽鏡
中星說選擇議摘謬十編痛詈新法之非總名其書爲不得
已又以若望等邪黨惑衆包藏禍心具請誅邪教疏康熙三
年赴部投遞下吏部會審若望得罪革職四年以光先爲監
副光先五上疏辭職不准尋升監正西法中廢後西洋人南
懷仁復具疏訟冤又革光先職用南懷仁而西法復行至雍
正間嚴海禁毀各處天主堂止留京師一處俾西人修厯者
居之有潛來內地妄傳教者皆嚴繩以法歲月既久禁防
稍疏迨道光咸豐以來傳教者益紛紜疆吏不敢過問矣

養吉齋叢錄卷二終

養吉齋叢錄卷二

古

養吉齋叢錄卷之三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吳振棫纂

宗學覺羅學東西城分左右翼雍正間派編檢二員為宗學教習乾隆間停嘉慶間改用進士舉人為教習咸安宮學在內西華門內為八旗官員子弟讀書處總裁以滿漢翰林各二員充其後由掌院派充滿二員漢四員按日稽課西配殿讀滿洲書者則滿總裁稽之

順治元年設八旗官學康熙二十三年設琉球官學二十四年設景山官學五十二年設算學於暢春園之蒙養齋雍正六年設俄羅斯學即會同館設學教之七年設咸安宮官學九年增設國子監南學乾隆三年於欽天監附近設算學其唐古忒學歸國子監回緬官學總管二人以內務府司員充回子教習二人以內務

養吉齋叢錄卷三

十

府回子佐領下回子充緬子教習二人以緬甸國人充緬子教習五年期滿則歸其國先期雲貴總督選該國夷人至京更替粘竿處即上虞備用處侍衛四十員凡 駕出入司扶輿執燈之事又司庫一員內務府派掌鞦竿釣竿及一切戲具鷹狗處調犬以八旗人為之調鷹及雕之屬以西八城回子為之道光間裁國初督撫兼右都御史者總督浙江一人總督兩廣一人兼左副都御史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一人兼右副都御史者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一人總督江南江西一人總督福建一人總督湖廣一人總督雲貴一人總督河道提督軍務一人提督操江兼巡撫安徽甯池太廣一人巡撫直隸保定真順廣大紫荆關提督軍務一人巡撫山東督理營田提督軍務一人提督雁門等關巡撫山西一人巡撫河南提督軍務兼理河道

一人巡撫陝西贊理軍務一人巡撫江西提督軍務一人巡撫福建提督軍務一人巡撫甘肅贊理軍務一人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一人巡撫湖廣提督軍務一人提督軍務撫治鄖陽等處一人巡撫四川提督軍務一人巡撫廣東提督軍務一人巡撫廣西提督軍務一人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督理川貴兵餉一人巡撫貴州提督軍務督理湖北川東等處一人巡撫鳳陽提督軍務兼理海防一人兼右僉都御史者巡撫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宣府鎮地方密雲等關提督軍務一人巡撫延綏贊理軍務一人巡撫甯夏贊理軍務一人巡撫浙江提督軍務一人巡撫偏沅提督軍務一人

養吉齋叢錄卷三

二

乾隆二十七年定總督兼御前大臣內大臣等銜在將軍上者班次列將軍前大學士任總督者班次亦列將軍前三十二年以總督為從一品將軍亦當為從一品使文武統率大員品制相當舊制總督巡撫隨時奉 命掛右都右副都右僉都御史銜無定員非地方官也有捐助賑濟完漕等事應加級者得加侍郎尚書官保銜見順治十七年孫尚書廷銓用人四事疏又雍正元年加川陝江南總督兵部尚書以川督控制番羌江督統理三省地大兵多故加以重銜資鎮撫也二年加兩廣總督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兵部尚書以不附隆科多年羹堯也是加銜並非恆例乾隆以來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巡撫加兵部侍郎銜初授由部題請皆允行而以二品頂戴授總督者仍兼侍郎銜

附錄 紀文達所跋順治十七年精神各省不列總督巡撫

而以副都御史列其姓名於都察院衙門是其時舊制
雍正間或用人惟賢或因事權授往往不拘定制而兩人同署
西安巡撫則史貽直碩色也協辦山西巡撫則布政高成齡也
協辦山東巡撫則吏部左侍郎劉於義也協理直隸總督則劉
師恕也管兩淮鹽政兼署織造則布政高斌也

乾隆四十八年以漕運河道總督與各省總督不同故給兵部
侍郎右副都御史銜與巡撫同

順治間河道總督駐濟甯康熙十七年移清江浦二十七年移
濟甯以協理之侍郎開音布徐廷璽駐清江浦三十一年總河
移清江浦三十九年裁協理四十四年山東河道交巡撫管理
雍正二年設副總河於武陟五年以副總河管山東河南河務
七年分設南河河道總督駐清江浦改副總河為山東河南河

養吉齋叢錄卷三

三

道總督駐濟甯八年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駐天津於是北河
南河東河為三督若協理協辦幫辦學習諸名又隨時別經簡
派者自康熙至嘉慶往往有之非定員也九年設北河副總河
於固安又設東河副總河移南河副總河駐徐州乾隆二年副
總河俱裁六年復設南河副總河旋裁十四年裁直隸河督歸
總督管理於是總河凡二人而加南河協辦河務官其後協辦
歸巡漕御史南河以兩江總督總理山東河南巡撫亦兼河務
二十二年設南河副總河二十三年裁嘉慶十一年設南河副
總河十五年裁十九年設東河副總河二十年裁道光二年巡
漕御史裁六年設南河副總河九年裁
舊時安徽藩司駐江甯辦上江事乾隆二十五年增設江甯藩
司移安徽藩司駐安慶

國初直隸不設藩臬以守道司度支巡道司刑名通永大名霸
昌天津口北五道掛山東山西河南布政按察司銜即參政參
議副使銜
事等 康熙間猶然見二十四年胡昇猷所上疏雍正初改守巡
二道為兩司各道掛直隸布政按察司銜各省布按兩司初但
設本司正副官後因事添設守巡二道遂以為例往往一道止
轄一府或數道共轄一府見任源祥職官議

國初各省有左布政右布政惟貴州以事簡止設左布政一員
知府舊為正四品道員則視所帶布政使司參政參議按察使
司副使僉事兼銜為等差有三四五品之異乾隆十八年以錢
穀刑名二司分任道雖兼銜事難越俎且知府為道所轄而兼
參議僉事銜者階級反較知府為卑不足以表率因定守巡
各道皆正四品停兼銜而改知府為從四品

養吉齋叢錄卷三

四

附錄 舊時道員結銜如陝西則有陝西布政使司分守潼
商道僉事陝西按察使司分巡榆葭道副使陝西按察使司
分巡延綏鄜道參議陝西按察使司分巡漢興道副使之別
他省可以類推

往制府佐貳衛千總領運康熙六十一年定糧道押運過淮總
漕督運交通倉雍正初專其事於糧道而遣御史分巡沿途漕
務
甘肅西甯道兼理蒙番事乾隆間定專用滿蒙人員後總督那
彥成以龍萬育奏調遂相沿參用漢人嘉慶庚辰復奉 旨不
用漢員又如直隸之口北道山西之歸綏道亦皆用滿員
臺灣道加按察使銜俾奏事自乾隆五十三年臺灣道萬鍾傑
始

御史外授道府雍正時猶有仍兼御史銜者如單疇書為甯夏道仍兼御史銜是也

國初滿人不占知府缺以滿洲郎中員外外轉即布按也

國初江浙有船政同知管理修造糧船侵漁最甚雍正二年裁

曲阜縣唐宋以來多以聖裔領縣事金元以衍聖公兼知縣事

明改為世職由衍聖公保舉嘉靖後不由衍聖公保舉 國初

由衍聖公咨部題授雍正二年兗州知府吳關杰奏請揀補不

授孔氏未允行至乾隆二十一年 命在外題調不復為孔氏

世職矣

向例外官告病不準起用其仍準起用之例自康熙十二年始

外官迴避原籍五百里以內自康熙四十二年始

舊時繼母年老無終養例康熙九年浙撫范承謨疏言知縣丁

養吉齋叢錄卷三

五

世洵以繼母劉年老呈請終養吏部議駁奉 特旨允行嗣後

繼母生母皆準終養

臺灣文員知縣以上年過四十無子者始準攜眷此例不知始

於何時乾隆四十一年命停止

曩八旗文武官遇親喪百日後入署辦事朝會祭祀亦與乾隆

二年 諭二十七月之內朝會祭祀免其行走又百日後外用

督撫等官者稱署某處某官二十七月後始實授

國初考試月選官令作八股文康熙五十七年停止仍令寫履

歷以三百字為限

京官舊例歷俸六年始準乞假省親雍正七年 命急欲省親

者準呈請毋以年限

雍正十一年 世宗以河防關繫重大而全河形勢非講求閱

歷不能洞曉機宜 特命部院慎選司官二員引見後派往學

習如才堪任用即保奏留工道光間復循故事舉行而翰詹都

察院等衙門亦得與選雍正間選派部員從布政使高斌請也

直省知縣正途出身者三年行取一次大省三人中省二人小

省一人吏部按期奏請沿前明舊制也康熙四十四年從部議

行取知縣以主事用遇考選科道時方準考選然康熙雍正間

行取之例少舉多停乾隆初亦間行之其實前明專重資格按

俸遷轉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滯 本朝州縣之賢能者

得奏題擢用且繁劇之任參罰必多凡無事故合行取例者大

約居中簡之缺尋常供職幸免處分者耳故事相沿於吏治無

益乾隆十六年 命永遠停止

旗人不作驛丞典史雍正六年奉 旨議定

三載考績文武大臣具疏自陳襲前明舊制也順治間京官三

品以上及各省督撫康熙間增盛京侍郎雍正間增奉天府尹

皆自陳乾隆八年 命自陳乞罷者舉賢自代繼 命宗室王

公兼閣部事者不必自陳十五年 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

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兼閣部及八旗事者不必自陳十七

年停止內外大臣自陳之例二十四年 勅部於京察年分將

尚書至三品京堂以上及直省督撫軍政年分將都統副都統

駐防之將軍都統副都統及提督總兵官分別繕本進呈聽候

鑒察有以衰庸解退者皆出自 聖裁

國初沿明制以吏科都給事中給事中與河南道掌計典後

命各部院堂上官各察其屬之優劣而等第之彙送吏部吏部

定期按冊點驗謂之過堂其薦舉者引見後候 旨錄用又京

養吉齋叢錄卷三

六

察各官於吏部過堂時惟翰詹衙門不唱名但稱某官幾員則管部事大學士以下皆起立云請回俗謂之過半堂外官三年大計用才守政年四格始於順治三年康熙初停止四年復行二十四年停布按卓異

附錄 康熙二十二年大計藩臬舉卓異者多總憲徐公元文上言舊例藩臬入覲雖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辭朝即行於述職之實猶有未盡請令面奏並加諮訪庶可知其才具之優劣并以見督撫所舉當否聖祖是公言至日御乾清門科道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為令明年有旨藩臬勿舉卓異

卓異官引見向例文職賞朝衣武職賞蟒袍蓋古者車服以庸之義日久漸成具文價浮物微乾隆間遂改為引見後準卓異者加一級

養吉齋叢錄卷三

七

雲貴川廣福建甘肅湖南等省督撫提鎮藩臬有丁憂事故由驛限行四百里馳奏乾隆二十七年定以邊遠省分非驛遞不能速也

順治元年定衍聖公封爵一如前朝階正一品在尙書上正一真人舊襲一品乾隆時副都御史梅穀成奏請量加裁抑經大學士等會議降為五品其時法官婁近垣係四品 高宗謂真人品秩不可過貶因 命視三品秩

同官迴避乾隆間法始密其先如福建巡撫趙國麟與藩司劉藩長聯姻係雍正十二年具奏允行又雍正間魏經國為湖廣提督 特旨以其子魏瓊為提標中軍守備及為松江提督以次子魏琨補泰州營遊擊其時固不拘迴避之說也後則部例

日繁矣今復有捐免迴避之例

開列內外官階銜姓名彙刊成帙謂之縉紳吏部按季呈進如十二月杪即進明年春季縉紳以備觀覽曩時縉紳首帙有各直省輿地圖雖不詳悉而規模略具今則不復有矣

附錄 阮文達元順治縉紳冊跋云余家藏嘉靖縉紳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本題為縉紳至外省則不加之以縉紳之目此順治十八年縉紳冊則通稱為縉紳矣又嘉靖本於各省總督巡撫皆列於都察院衙門副憲之後而外省則但自布政司始此冊於都察院既列各省總督巡撫矣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於京職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鎮縉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此冊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之後今亦皆隨

養吉齋叢錄卷三

八

省矣

舊制京官並許條陳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為越職例當降調至言路大開之時即非言官亦許陳奏其不應具摺者準臚舉條陳赴都察院呈請代奏

國初嘗議裁天下教官王公太岳疏爭之雍正間欲設知州知縣副官鄂文端奏止其事

歲貢廷試教官選外省實為寒儒苦事 國朝改明制教官銓授本省歲貢免赴京德政也

國初府州大縣裁訓導小縣裁教諭康熙四年復設故教諭訓導有正復之別又康熙中有俊秀監生捐納教職例三十年江南學政許汝霖請凡捐學正教諭改縣丞訓導改主簿自後惟生員始得捐而教授必由科目

順天府舊設文武教授訓導沿明制也雍正四年裁武學統歸儒學管束滿洲生員亦屬漢官月課

世祖時招民授職費至七八千兩有至萬金者仍行考試文理通順者為知縣不通者改授守備此捐例之始然仍行考試而以文武分途不失慎重之意

今制嘉峪關外南路回疆八城有葉爾羌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一員兼管和闡事務協辦大臣一員烏什辦事大臣一員

幫辦大臣一員喀什噶爾領隊大臣一員治葉爾羌後移此乾隆三十年烏什亂移烏什五十二年復移此道光十一年仍移葉爾羌原設幫辦大臣改為領隊大臣庫車辦事大臣一員阿克蘇辦事大臣一員喀拉沙爾辦事大臣一員和

闕辦事大臣一員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員北路各城有伊犁將軍一員屬下有協領參領防禦驍騎校等官參贊大臣一員

養吉齋叢錄卷三 九

道光間張格領隊大臣五員烏里雅蘇臺定邊左副將軍一員屬下有協領參領防禦驍騎校等官參贊大臣一員領隊大臣一員科布多參贊大臣一員幫辦大臣一員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一員領隊

大臣二員烏魯木齊都統一員屬下有協領參領防禦驍騎校等官領隊大臣一員庫倫辦事大臣一員幫辦大臣一員治喀爾喀及恰克古圖俄羅斯邊事

城領隊大臣一員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一員吐魯番領隊大臣一員巴里坤領隊大臣一員哈密辦事大臣一員幫辦大

臣一員除伊犁將軍定邊左副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外軍機處於每月初五二十兩次開單進呈西甯辦事大臣西藏辦事大

臣亦同開列每年十月復將各處期滿大臣開單進呈謂之換班或留或別簡無一定亦有不及期而易者

按烏魯木齊有提督伊犁巴里坤有總兵哈密有副將其所

屬有參將遊擊等官則別為綠營也又駐藏大臣舊設二員後裁去一員乾隆十四年仍設二員

國初武職品級較文職為大康熙三十三年始裁定又文職自正一品起至從九品為十八階武職自從一品起至正七品為十二階舊制也乾隆五十一年以領侍衛內大臣為武職正一

品綠營以提督為從一品無正一品其從七品以下五階以內外武職微員按其職守酌分正從照文階一體釐定又舊制武

職正從一品封榮祿大夫正二品至從五品皆封將軍乾隆二

十年更定官制則皆稱大夫五品以下改稱為郎各冠以武字五十一一年高宗以將軍為專閫之重大夫為文臣之稱名義

混淆不足示後乃改一品至從二品封將軍正三品至從四品封都尉正五品至從七品封騎尉正八品至從九品封校尉自

養吉齋叢錄卷三 十

五品以下凡從於騎尉校尉上以佐字繫之

國初京城裁五軍都督府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官外省綠營之提督總兵皆如舊仍掛左都督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其時提

鎮皆用漢人後始參用滿蒙而裁兼銜

國初有京衛如神武左金吾左金吾右騰驤右龍驤衛燕山左

燕山右永清左忠義前彭城衛大抵皆沿明舊旋裁

國初提鎮甚多以順治十八年官冊考之有掛鎮海大將軍印鎮守京口都統一鎮守沿江沿海副都統二鎮守京口左路水

師總兵官一鎮守京口右路水師總兵官一隨征江南左路提督總兵官左都督一隨征江南右路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雲南團練火器總兵官一鎮守天津防海統轄水陸官兵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真保各關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宣府

掛鎮朔將軍印轄七十一城堡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大同掛印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臨清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沂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河北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汝南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提督陝西統轄滿兵駐西安總兵官一提督陝西統轄漢兵管固原鎮事一掛印鎮守漢羌興安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甘肅等處掛平羌將軍印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延綏等處掛印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甯夏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臨鞏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提督江南統轄滿兵駐江甯總兵官一總管提督江南江安等處統轄漢兵總兵官一提督江南蘇松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蘇松等處水師總兵官都督僉事一提督全浙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甯紹溫台等處總兵官都督

養吉齋叢錄卷三

十一

僉事一鎮守金華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甯波等處水師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隨征福建中路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温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提督江西全省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九江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南贛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提督湖廣全省總兵官左都督一提督貴州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雲南臨沅廣西等處提督總兵官右都督一鎮守襄陽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鄖陽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荊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辰常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偏沅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湖廣彝陵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湖廣益陽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湖廣沅陽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湖廣沅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湖南左路等處

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湖南右路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提督福建等處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福建興泉漳等處兼管溫州一府右路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福建延建汀邵等處駐汀左路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福建興泉漳等處右路總兵官左都督一勦撫四川左路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勦撫四川右路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四川北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四川永甯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四川遵義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四川重慶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靖藩鎮守廣東等處左翼總兵官左都督一靖藩鎮守廣東右翼總兵官右都督一平藩鎮守廣東等處左翼總兵官左都督一平藩鎮守廣東等處右翼總兵官右都督一鎮守廣州等處兼制沿海水師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惠

養吉齋叢錄卷三

十二

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潮州饒平等處援勦無分疆界閩界掛印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肇慶海防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高雷廉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廣東碣石水師沿海等處掛印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瓊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鎮守廣西地方總領官掛征蠻將軍印提督各路土司控制苗夷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廣西全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定藩右翼援勦柳慶等處兼撫苗夷總兵官左都督一鎮守潮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僉事一鎮守四川建昌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提督四川全省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一康熙間以陝西總兵何天培陝西為都統尋為京口將軍天培遂歸正白旗籍其後溫州總兵李華平陽總兵溫州屬縣王應

虎相繼爲福州副都統皆漢人此當在設八旗駐防之前康熙間以湖廣提督徐治都勞績懋著授施琅孫思克授將軍例授徐治都爲鎮平將軍是其時將軍爲提督進階非實有其官也迨後設立八旗駐防以將軍都統統之自後將軍專爲滿洲武職一品無漢人矣

養吉齋叢錄卷三終

養吉齋叢錄卷三

圭

養吉齋叢錄卷之四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

順治間大學士等俱內直諸章奏即日票擬面賜裁決十八年以後輔政大臣內直大學士等在外疏奏次日看詳及進呈候旨止有學士而大學士不預康熙八年從李文襄之芳請仍復舊制其後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若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迨雍正七八年間以西北兩路用兵設軍機房領以親重大臣選庶官之敏慎者爲滿漢章京於是尋常吏事仍由內閣票擬大政皆由樞臣面奉指揮擬旨繕發高宗卽位改名總理處三年王大臣請罷總理命復名軍機處其時詔旨皆大臣自行繕擬次日授所屬進之其後合章京具草視定進呈蓋自汪文端由敦始趙歐北翼云乾隆十二年三年間滿漢文皆軍機大臣屬草迨傅文忠恆領揆席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始不過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汪文端見滿司員如此而漢文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

養吉齋叢錄卷四

十一

雍正十年鑄辦理軍機處印乾隆初換鑄清漢篆其文曰辦理軍機事務印記印藏大內印鑰以領班之軍機大臣佩之有事則直日章京至內奏事處請印向軍機大臣請鑰用印畢卽送入內乾隆間軍報旁午難於屢請屢繳故請印出則鈐就數百封函以備取用自後遂習以爲常凡請印鑰以金牌爲驗牌廣約五分厚一分修約二寸鑄軍機處三字直日章京佩之封印後領班章京佩之若有扈從之役則先出都一日請印交領班大臣管帶

舊時初入軍機者 諭旨為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一二年後 奉 旨實授亦有行走年久未實授者若即奉命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不用學習字 特恩也

乾隆間滿漢大臣有 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者如侍郎保公 成松公筠博公清額索公淋福公德府尹蔣公炳副憲胡公寶 琮傅公顯劉公秉恬孫公永清理正王公昶光正申公甫僕正 程公肅三品京堂袁公守伺皆是也嘉慶間始 命滿洲章京 以內閣中書六部理藩院郎中員外主事筆帖式兼充漢章京 以內閣中書六部郎中員外主事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及拔貢 朝考取用之小京官兼充咸豐後復有京堂仍留章京上行走 者

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命成親王入軍機辦事為前此未有至

養吉齋叢錄卷四

二

十月以與定制未符即 命出直咸豐初 命恭親王入直踵 前事也旋亦出直

章京改官御史出軍機處官至通副理少亦出軍機處

軍機處始設於 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南書房鄰在 隆宗門內之北軍機大臣入直於此直廬初僅板屋數間乾隆 間命改建瓦屋章京直房先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 半後移於隆宗門內之南屋五間滿漢兩班分左右居之 圓 明園則如意門內御河之南為軍機堂堂之右為滿章京直房 其前為漢章京直房

軍機大臣入直由內右門入至南書房祇候章京則由乾清門 入亦祇候於南書房 乾隆間章京隨軍機大臣由內右門在園則 由如意門入軍機大臣入見承 旨出授章京繕呈述 旨畢

內奏事太監傳 旨令散乃以次退直

諭旨之特降者曰內閣奉 上諭因奏請而降者曰奉 旨其 因所奏請而宣示中外者亦曰內閣奉 上諭交內閣傳鈔者 謂之明發令軍機處行不由內閣傳鈔者謂之寄信外間謂之 廷寄其式行經略大將軍 欽差大臣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 辦事領隊大臣總督巡撫學政曰軍機大臣字寄行鹽政關差 藩臬曰軍機大臣傳諭由軍機處封交兵部捷報處遞往以事 之緩急酌郵遞之遲速日行若干里 自三百里至八百里 於封函註明其 封函之式字寄者右書辦理軍機處封左書某處某官開拆傳 諭者居中書辦理軍機處封左之下方書傳諭某處某官開 拆其封口及書年月日處皆鈐印聞格式皆張文和所定 舊制軍機大臣不同進見乾隆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旨迨傳

養吉齋叢錄卷四

三

文忠首揆席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見 於是遂為例然文忠方被寵眷晚膳後有所商榷又獨召進見 時謂之晚面

乾隆間寄信皆領班之軍機大臣出名如領班者不在直其應 何人出名臨時請 旨亦有三四人同出名者其式則書某官 某字寄某官某年月日奉 上諭云云欽此為此遵 旨寄信 前來其後寄信皆不出名但書軍機大臣字寄某官某當是嘉 慶四年後改定廷寄之外有公啟嘗於故牘中見乾隆間公啟 用素紙摺書摺面書啟字摺內書啟者某月日奉 旨云云欽 此云云專此布達不一後書某某全啟但列姓名不書官今則 不復有公啟矣

軍機章京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直最晚者以宮門

下鑰為度謂之守晚

圓明園章京直廬一在掛甲屯一在冰窖

嘉慶初御史條奏大員子弟不准充軍機章京遂議自道員以上子弟皆迴避十六年 諭令文職京官三品以上外官臬司以上武職京官副都統以上外官總兵以上之親子弟始迴避軍機直房每有部院官以啟事畫稿為名偵探消息傳播街市目為新聞和相見法之後規制始嚴凡軍機大臣止準在軍機承本日所奉 諭旨部院稿案不准在軍機處辦理司員不准至軍機處啟事軍機章京辦事處不許閒人窺視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許至軍機處與軍機大臣談論至通諭王公大臣之事在乾清門階下傳述不許在軍機處傳述並 命科道官一人輪日至隆宗門內糾察俟軍機退直方退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養吉齋叢錄卷四

四

月裁稽查軍機處御史

方略館在隆宗門外咸安宮之左軍機處檔案皆藏庫中總裁無定員以軍機大臣領之如有纂輯之役則請 欽派其提調收掌纂修以滿漢章京兼充

管理內繙書房無定員以滿洲軍機大臣領之譯漢繙清之事隸焉亦有提調收掌掌檔等員於繙書房行走官內酌派兼行走者則翰林院二人內閣中書部院司員筆帖式無定額繙譯官四十人以通於繙譯者為之

軍機大臣惟用親信不問出身道光丁酉大學士潘文恭世恩穆公彰阿王文恪鼎尚書奎公照侍郎文公慶同直樞廷五人皆翰林為前此所未有

樞廷章程名目非身與其事即不能解梁中丞章鉅樞垣記略

載之甚詳節錄於後

每日奏摺於寅卯二時發下軍機章京分送各軍機大臣互閱謂之接摺凡奉 硃批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 硃批者別貯黃匣交軍機大臣捧入請 旨謂之見面直日章京將本日所接奏摺所遞片單所奉 諭旨詳悉分載 硃批則全錄 諭旨及摺片則摘敘事由有應發內閣者注交字應發兵部者注馬遞及里數以春夏二季為一冊秋冬二季為一冊謂之隨手凡繕明發 諭旨及各片單用六行格子繕寄信傳諭用五行格子每行皆二十字謂之現遞或字多而須急遞則一人於草稿中截定行款分紙速寫謂之點扣分寫畢糊而聯之謂之接扣交達拉密章京之復校後貯於黃匣送軍機大臣恭閱無訛始付內監遞進謂之述 旨經硃

養吉齋叢錄卷四

五

筆改定者謂之過硃若有先期豫擬 諭旨繕寫封存以備屆期呈遞者謂之伏地扣其巡幸時於首站呈遞者謂之下馬遞凡隨摺 諭旨交內閣漢票簽其不因奏請而特降者交內閣滿票簽寄信傳諭由馬遞者交兵部有交各部院速議速辦者即專交各該部皆使領者註明畫押於簿中謂之交發凡鈔摺皆以方略館供事若係密行陳奏及用寄信傳諭之原摺或有 硃批應慎密者皆章京自鈔各摺鈔畢各章京執正副二本互相讀校即於副摺面註明某人所奏某事及月日交不交字樣謂之開面直日章京將本日所接各直省原摺各歸原函繳入內奏事處謂之交摺凡本日所奉 諭旨及所遞片單鈔釘成冊按日遞添月一換謂之清檔凡發交之摺片由內閣等處交還及彙存本處者每日為一

東每半月爲一包謂之月摺以上皆按日常行之事謂之班務均責成直日章京檢覈無訛始將現年隨手現季清檔月摺及各種存貯要件收入櫃中直日者親手題封謂之封櫃過是則以次散直若散直後有驛遞奏摺續到隨時 召見軍機大臣者章京卽咸集祇候或未奉 召見軍機大臣毋庸進內者則直日章京將所摺件開明省分及拜發月日封稟各軍機大臣凡在城時章京兩班間日輪直每班直日各二人分班輪算周而復始直日卽兼直夜於直務畢後退食於方略館至次日寅時首先入 內俟次班到齊會同接摺後始行交班謂之該夜班若在 圓明園則每四日爲一班謂之該園班每班直日亦二人分班輪算與在城同直務畢則聚居於外直廬所謂七峯別墅者也凡直日者爲本班

養吉齋叢錄卷四

六

不直日者爲幫班凡園班於第四日散直後不直日者先入城惟達拉密與本班必留宿以俟次日交班謂之不截尾凡園班值 上進宮在每班第五日則帶直一日爲五日班若在每班之第六日則仍於第五日換班凡扈從行在兩班章京輪流出派以本年秋園合次年春園爲一班凡扈從之前扈回之後例得輟直或數日或十數日視道里之遠近爲輟直之久暫令不扈從之班連日趨直謂之圖塔密凡扈次遇駐蹕日期謂之音德密皆於隨手簿中註明凡恭遇南郊大祀 上於先一日莅壇者軍機大臣入直於西天門外直廬章京各帶短几坐褥列坐帳房中略如扈從儀謂之壇班凡壇班皆兩班相間輪直不在常直之數

軍機撰述 諭旨向例次日進呈乾隆間西陲用兵以後軍報

至卽遞入所述 旨亦隨撰進或巡幸在途馬上一降旨司員歇馬撰繕馳至頓宿之行宮進奏然此營至彼營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有一尖營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倉猝繕就飛遞進奏謂之趕烏墩

直省被災次年新正有加恩 諭旨謂之普錫春祺皆奉 硃筆判日以次頒發

天聰二年 太宗命儒臣分直文館順治十年 世祖命內院大學士學士於太和門內更番入直康熙十六年 聖祖命擇翰林二員在內侍從又能書如高士奇等亦擇一二人同入直尋大學士等列名上請 命侍講學士張英內閣中書銜高士奇供奉 內廷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出此儒臣入直 內廷之始其時特頒 詔旨皆詞臣視草非供奉文翰

養吉齋叢錄卷四

七

而已所謂 南書房者在 乾清宮之西南隅 聖祖舊時讀書處也三十三年以翰林爲文學親近之臣宜不時咨詢以備擢用 命翰林學士以下編檢以上詹事府詹事以下中贊以上每日輪四人入直 南書房四十七年停止五十二年復命四人輪直與 南書房翰林一處行走五日一更代

按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初九日至閏五月初三日止輪直南書房者皆試以五七言律悉加品藻並頒賚 御書儒臣誇爲榮遇入直人數不止四人有多至八人九人者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蔡啟傳二名孫在豐三名徐乾學於是年十二月 召對宏德殿賦詩 命同直 南書房雍正癸卯爲世宗登極首科一甲一名于振二名戴瀚三名楊炳 命同直 南書房二甲一名張廷珩 特旨授檢討亦入 南書房

館選後又補點帥念祖一人

雍正十年從刑部尚書署直隸總督劉於義之請 命其子翰

林院編修劉復入 南書房行走內舉不避亦後來所無之事

乾隆間陳孝泳以通副直 南書房嘉慶間趙秉沖以內閣侍

讀學士直 南書房二人皆未膺館職得與此選

國朝以部曹改館職者六人惟王文簡士禎嘗直 南書房嘉

慶間黃左田鉞由部改贊善直 南書房

以庶吉士入直者康熙間有法海勵廷儀雍正間有蔣溥介福

以舉人入直者康熙間有錢名世查慎行汪灝何焯方苞

張英張廷玉張廷瓚張廷璐張若靄張若澄一門之內祖父子

孫先後相繼入直 南書房自康熙至乾隆經數十年之久此

他氏所未有也

養吉齋叢錄卷四

八

圓明園之 南書房舊在東如意門外嘉慶辛酉於奏事門內

賜屋四楹爲入直地與軍機直房相鄰而舊直廬亦不廢以內

監守之每奉 敕校勘書籍於此

康熙二十一年命南書房翰林於禁中乘馬朱檢討彝尊詩云

回思身賤日足滿萬山中紀異數也厥後惟一二品曾賞紫禁

城騎馬者方乘馬

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南巡駐涿州直隸巡撫李文貞光地以

長洲拔貢生何焯薦 召直 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五十二

年桐城方苞免罪隸旗籍三月 特旨命直 南書房當時入

直惟視學問之優不盡爲官職也嘉慶以來南書房翰林皆由

學院大學士保奏請 旨

附錄 楊繩武撰陳文貞廷敬神道碑云己卯桐城相國張

文端致仕遂命總督南書房云云按文貞本直南書房豈當

時入直人多以大臣統率之遂云總督耶又近時考試三品

以上大員皆在南書房曩 聖祖時嘗召方苞入試南書房

是書房之試相沿久矣按康熙時於蒙養齋設局修書方苞

以方孝標案內干連罪人供奉蒙養齋梅穀成以生員供奉

蒙養齋是也乾嘉間修書則有 命在 懋勤殿行走人員

此與南書房地相近而職掌不同者

康熙二十五年 命湯斌耿介等爲皇太子講官時湯爲詹事

耿爲少詹蓋尙沿宮僚舊制三十二年 命徐元夢入直上書

房 上書房之名始見於此

按雍正間入直者尙稱爲教書課讀其地在南薰殿西長房

兆祥所成福宮

養吉齋叢錄卷四

九

上書房師傳曩時由學院學士揀選會同內閣帶領引見乾隆

五十五年 命大學士公同揀選近亦有由總師傳保薦或

聖意特簡者

我 朝家法皇子皇孫六歲卽就外傳讀書寅刻至書房先習

滿洲蒙古文畢然後習漢書師傳入直率以卯刻幼穉課簡午

前卽退直退遲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惟元旦免入直除夕

及前一日已刻準散直

王公大臣見皇子皆雙膝跪惟上書房師傳則以捧手爲禮而

不跪

謹案 高宗御製三先生詩稱福公敏爲龍翰福先生朱公

軾爲可亭朱先生蔡公世遠爲聞之蔡先生又懷朱詩云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 元夢 朱 軾 及張 廷

玉嵇會筠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註云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學見師傅彼此皆長揖 皇考擇此四人爲余兄弟之師 命在懋勤殿行拜見之禮示尊重也

雍正元年 諭諸皇子入學之日與師傅備杌子四張高棹四張將書籍筆硯表裏安設棹上皇子行禮時爾等力勸其受禮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師儒之禮相敬如此則皇子知隆重師傅師傅等得盡心教導此古禮也至棹張飯菜爾等照例用心預備

上書房楹聯云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 高宗御書以庶吉士入直者雍正間有任啟運赫成峩雷鉞乾隆間有張泰開以舉人入直者康熙間有顧成天以教授入直者雍正間有王懋竑

養吉齋叢錄卷四

十

曩時自大學士以下皆稱入直 上書房至乾隆二十二年以禮侍介福兵侍觀保刑侍蔡新爲總師傅於是有總師傅之稱上書房總師傅以貴臣爲之或一人或二三人無定制有事則至或月日一至非日日入直也書房行走之員初被 命則總師傅率以至又總諳達亦以貴臣充

內廷官員時荷 珍賜凡食物不謝用物則謝或 命弗謝則止其謝則於引見人員未帶領之先詣殿階下叩頭而退

歲終 賜總師傅師傅荷囊各二枚囊貯銀鏤其輕重以官階爲等差

乾清門每日夕進門單某人某時入直某時散直或因事不至皆一一註明故侍讀者工夫嚴密無間斷

師傅之外別有諳達教滿蒙書者由八旗繙譯出身人員選派

教弓箭者由各旗營參佐領選派每一皇子各三員輪日一員入直此外有諳達五員管理馬匹鞍轡及教演鳥槍等事每日亦一員入直如皇子有事他往則五員皆隨往又皇子各有哈哈珠塞八人亦稱哈珠子由八旗年幼閒散人內挑派每日二人入直司奉茶進食之事又或云內諳達外諳達共五人內諳達教滿蒙書由八旗繙譯人員選派外諳達教弓箭騎射等事由八旗參佐領選派輪日入直哈珠子或八員或六員由八旗大員子弟內選派亦輪日入直

按清語哈哈男也珠塞小孩也

皇子及親郡王已分府或仍命入書房無定課大約午刻即散別有差使即不至仍派 上書房行走一人謂之照料未分府以前有功課者謂之授讀

養吉齋叢錄卷四

十一

上書房屋三層曰前垂天曰中天景運曰後天不老故有三天之稱

養吉齋叢錄卷四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五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_臣吳振棫纂

順治十年以內院非經筵日講地 命工部造文華殿以講求古訓此文華殿經筵之始十四年殿工未竣於保和殿開講定春秋二仲舉行康熙十四年舉行經筵以文華殿尙未落成於宏德殿設孔子位致祭二十五年殿工成乃設孔子位於傳心殿於經筵前一日遣官祭告

按道光八年 上親詣行禮

文華殿經筵講畢於殿內賜茶自文淵閣既建以後經筵講畢

御文淵閣講官起居注官進至閣內 賜坐 賜茶皆一叩

上出乃退又大臣年老者經筵謝講後或 命毋庸至文淵閣

養吉齋叢錄卷五

侍講諸臣講畢例得 賜茶乾隆間嘗並 賜直閣事校理檢

閱諸臣亦異數也又經筵禮畢設宴於東配殿預宴者攜歸果

餌以爲榮見蔣立鏞香案集註

御經筵時內閣學士不聽講惟帶文淵閣直閣事銜者得聽講

經筵講章故事用一四書義一經義惟乾隆五十四年首篇講

聞韶章次篇用子謂韶盡美矣章以引伸前篇之義

按 高宗春秋親御講筵共四十九次

經筵講義由翰林衙門擬進題目欽點某題由講官撰文直講官先時熟讀講案雖設副本恐臨時慮遽易有脫誤也先四書後經書滿直講官先以清語進講畢漢直講官繼之 上乃宣御論各官跪聆起居注官亦跪凡二次凡講官宣講依原文朗誦不增減一字而音節之間抑揚反復宜得講論口吻遇稱

皇上必仰對 聖顏以示陳善閉邪寓規於頌之意是日講官袍用蟒袖

順治十二年 命內三院選滿漢詞臣八員充日講官自後每日掌院學士率講官或二人或三人進講不以冬至夏至爲限十三年 召講官王熙講堯典稱 旨令每日進講且令不必立講遂侍坐

聖祖嘗諭傅達禮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十二年後日講不以冬至夏至爲限

康熙間講官至 乾清門候諸臣奏事畢內侍傳入南向設

御座北向設講官席講官入侍從咸退講官再拜北向立敷陳

經義時有諮詢既退 賜茶於 乾清門右見張文端講筵應

制集序可以見當時進講之禮

養吉齋叢錄卷五

康熙間進講在 懋勤殿爲多十二年以修葺宮殿暫居 瀛

臺在 瀛臺進講二十三年天氣嚴寒在暖閣進講其餘或在

郊外或在南苑皆不輟講歲終將一年講義彙集繕寫裝潢奏

進

乾隆二年給事中畢誼請敕史臣取經史奏議日以二人分繕

進呈 高宗謂科道職司獻替令一體錄呈蓋尙沿日講之義

自後諸臣按日奏御有闕入時事立言未當者間加指飭行之

既久遂成虛飾十四年御史金相以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

奏請均勻輪派遂 命停止道光咸豐間臣工請復日講舊制

皆議而未行

本朝崇祀先師順治九年康熙八年雍正元年皆嘗舉行釋奠禮惟太學建自有元自元明以來五百餘年辟雍未建乾隆癸

卯始据古義建壁雍於集賢門內甲辰冬工成乙巳仲春上丁
高宗親行釋奠修臨雍講學之禮有 御製國學新建壁雍
園水工成碑記上丁釋奠後臨新建壁雍講學詩三老五更說
皆勅石太學先是御史曹學閔嘗請考古制建辟雍越十年矣
至是思其言 特旨追獎

嘉慶三年二月 仁宗奉 高宗敕旨臨雍講學道光三年二
月 宣宗臨雍講學是日聽講者三千四百餘人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 御書稽古論思集賢清秘二扁
顏其堂 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藏寶善亭十月二十七日
聖駕臨幸送掌院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進院備禮奏樂 賜
宴賦詩以唐張說麗正書院詩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四十
字爲韻 御製東字音字韻諸臣各分一字又以人數爲字所

養吉齋叢錄卷五

三

限未能遍及復賦柏梁體一篇 上首倡諸臣依次分韻是日
與宴者一百六十五人宴次承應演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及沈
佺期宋之問昆明池賦詩故事 召至御前賜酒者大學士以
下十三人宴畢諸臣復拜 御製樂善堂全集性理精義及文
綺綵箋名茶時果之 賜迨諸臣趨出候送日未移晷尙書訥
親又捧 御製七言律四章宣示 命和則 上於更衣次所
走筆立成者也是日 駕復幸貢院周覽號舍軫念士子之苦
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今各省貢院亦摹鐫懸於堂上
按詞林典故前代藝文以張說詩爲首故賦詩以此分韻又
是日簡詞臣三十八人侍宴賦詩非甲科雖公孤不與而宗
室內閣學士賽爾赫以能詩 特命入侍明年宴 瀛臺如
前命一時榮之賽爾赫字慄菴一字曉亭號北阡累官倉場

總督有曉亭詩鈔

嘉慶九年甲子重開循乾隆故事於二月初三日 幸翰林院
先期加掌院大學士朱珪太子太保戶部侍郎英和太子少保
並 賜英和一品補服是日宴次 親賜卮酒者十五人仍以
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分韻賦詩 御製亦用首末兩韻
親簡侍宴者三十八人各分一韻其爲字數所限不得同與廣
吟者仍賦柏梁體詩一章又 御書天祿儲才清華勵品二扁
摹刻懸院中以墨跡分 賜朱珪英和又以 高宗聖製詩文
全集 欽定十三經石刻各一部珍弄瀛洲亭又 賜預宴諸
臣二百五人名茶文綺箋絹硯石及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九
家注杜詩人各一部禮成後恭進頒冊凡二百有六 上親加
鑒定陳設各宮殿蒙 賜大觀者六人

養吉齋叢錄卷五

四

亥藉之禮順治十一年康熙十一年嘗親行又康熙四十一年
省耕畿南經博野 聖祖躬秉耜器卽功竟畝觀者萬人李文
貞光地爲文勒石以紀其盛雍正二年以後歲行耕藉又 命
各州縣舉老農一人給八品頂帶以示重農抑末之意復頒發
耕藉所歌三十六禾詞一章凡七言三十六句句爲韻躬耕時
樂工十二名鳴鑼鼓歌之五色彩旗招隨行又加三推爲四
推勸農勸民瑞應游至嘉禾有十三穗十五穗者有長一尺六
七寸者四年繪嘉禾圖頒直省又以禮經天子爲藉千畝諸侯
百畝耕藉之禮通於上下 命各直省立先農壇守土官耕藉
如九卿行九推禮農具用赤色牛用黑色箱用青色籽種各以
土之所宜
豐澤園在西苑雍正時有演耕禮隨行布種皆以親藩與耕藉

異乾隆後停止

耕藉所舊時設棚懸彩乾隆二十三年以非知民疾苦之意

命除之又親耕時 高宗每製禾詞 聖壽八旬復撰親耕禾

詞 耕藉向用三月初亥乾隆丙戌監臣以初六乙亥不宜栽種遂

改用次亥

乾隆間循用四推禮至 聖壽六旬乃減為三推

親耕禮畢至無逸殿 賜從耕之三王九卿及侍班講官茶叩

頭謝恩訖 駕乃還此禮惟登極後第一次耕藉行之

國初沿明制有教坊司耕藉筵宴有黃童白叟鼓腹謳歌香斗

老人進寶回回五方夜叉五海龍王等承應後裁

附錄 道光間亥藉之日從耕將終牛有脫輓而逸者 上

養吉齋叢錄卷五

五

一笑而起 聖度寬宏不苛小失如此

部院題本未奉 旨而折角者謂之折本下內閣積若干件奏

請 御門日期得 旨於某日御門聽政宮內 御乾清門圓

明園 御勤政殿若有大故則於期年後禮臣奏請舉行凡啟

奏吏部題員缺折本滿閣學司之須豫日熟記否則易以訛誤

被議

按康熙三十四年大學士伊桑阿等以 聖躬灼艾未愈時

值嚴寒請暫停 乾清門聽政 聖祖謂國政緊要仍照常

每日 御門聽理當時 御門乃每日聽政恆制然居易錄

載傳戶部堂上官至 乾清宮西暖閣諭免順永保河四府

錢糧事則召見已在宮內矣按前明乾清宮為帝后所居妃

嬪亦得以次進御見左公光斗移宮疏故受賀及延見臣下

不於宮而於門 本朝初沿明制其後以 乾清宮為聽政

地特折本所積間一 御門以存舊章於不廢而已又按居

易錄云 御門聽政冬春辰初三刻夏秋辰正三刻內閣部

院官率以味爽齊集午門次至中左門稍憩乃入候於 乾

清門外 駕出升 御座六部都察院等衙門以次奏事如

初一日首吏部則初二日首戶部周而復始若宗人府奏事

則恆居部院之首三法司例居第三部院奏事畢然後臺省

官奏事既畢然後內閣大學士學士至 御前承 旨翰詹

起居注官滿漢各一員輪直立西楹下據此則康熙以前逐

日 御門之規制可見

御門近制六部以次進本戶禮兵工輪流居首刑部第三吏部

第六則以為常蓋吏部進本畢即帶領引見也故俗有刑三吏

養吉齋叢錄卷五

六

六之說舊時惟刑部本三件他部皆一件嘉慶六年 仁宗恐

有延閣命無拘件數或慮本匣太厚不便捧持則每部不必過

十件近聞所進不過二三件耳 御門以編檢四員侍班自雍

正三年始

附錄 御門為吉禮故入春初次必有遷除而無左降道光

丙戌二月十六日初次 御門以順天府尹朱為弼為宗人

府府丞論者疑為左降然京兆三品宗丞亦尚是三品也又

丙午十一月初十日 御門較早吏部堂官全行誤班不遞

本各衙門堂官亦未全到議處者幾三十人為歷來未有之

事

御門六部皆入班惟每歲初次 御門刑部不入班亦不遞門

單又大臣年老者往往奉 恩旨御門之日免其入班

雍正四年以後值日奏事文職衙門輪爲九班武職衙門輪爲十班此例相沿幾九十年嘉慶十九年以文職九班內如光祿寺鑾儀衛等衙門無事可奏因減一班以都察院併入刑部大理寺合三法司爲第五班內務府國子監爲第七班理藩院與鑾儀衛光祿寺爲第八班如有速奏事不待值日而奏者曰加班如有應行典禮及有他事值日衙門改至次日奏事曰推班值日而無應奏事則遞一摺片謂之無事片

武職衙門十班值日奏事如第一輪吏部翰林院廂黃旗戶部通政司詹事府正黃旗禮部宗人府欽天監正白旗兵部太常寺太僕寺正紅旗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廂白旗工部鴻臚寺廂紅旗內務府國子監正藍旗理藩院鑾儀衛光祿寺廂藍旗第二輪吏部翰林院八旗兩翼戶部通政司詹事府侍衛處以後

養吉齋叢錄卷五

七

禮部等值日又爲廂黃旗兵部等值日又爲正黃旗挨次輪值周而復始
每月逢五常朝之期不御殿則羣臣有坐班之禮遇雨雪及素服之期則免此舊制也惟居易錄所載午門追班甚多有連日追班者事與坐班異而其制未詳

養吉齋叢錄卷五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六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我朝欽恤民命制刑之典由州縣而道府而臬司會其成於巡撫既入告刑部核之九卿科道簽商面折定議上聞又下科臣覆奏始擇期勾到凡御別殿東向途次御行幄則南向案置黃冊大學士軍機大臣刑部堂官內閣學士等按班跪講官四人立侍滿閣學一人跪讀本案前上升座閱黃冊滿閣學啟奏某省某人某事上略論一二語謂情有可原者免勾謂法無可貸者秉筆之大學士以硃筆勾其姓名既勾滿閣學啟奏第二人上諭諭如前以次勾畢大學士捧黃冊退眾皆退其最後爲講官朝審勾到其儀式同

養吉齋叢錄卷六

一

在勤政殿後致遠齋之東正直和平樓下避暑山莊在依清曠國有大慶則停勾康熙二十三年以歲逢甲子停勾乾隆九年嘉慶九年亦以甲子停勾此開甲之初特施霑澤也勾到衣常服不掛珠惟朝審勾到則服元青褂又朝審勾到御案及勾本讀本案皆設燭

國初刑部會擬朝審皆本部案外省之案則由外核定具題於霜降前請旨施行不下九卿核議康熙十六年始命刑部覆核九卿會議朝審歸廣西司秋審歸四川司彙總題本蓋廣西四川當國初時地僻民稀文牘最少故分隸焉順治十年十月朝審康熙十六年定霜降前會審秋審霜降後朝審朝審勾到日凡情實之犯皆縛於市曹刑部滿漢右侍郎刑科滿漢給事中莅焉追勾訖刑部司員騎馬齋旨至乃唱名牽

犯入跪兵馬司吏目以墨筆書斤交字於其面斬書斤正指揮以朱筆點之然後行刑刑部司員監視其免勾者仍還獄

按康熙壬子魏公象樞巡視北城十一月監視秋決是其時以巡城御史監刑也

舊時刑部吏承辦刊印秋審冊有每年賠累五千金之言且板在民間事易洩漏雍正十三年始奏設總辦秋審處於大庫西建屋四十八間以居匠役廳事五間為治事所以滿漢司員二人領之而核定緩實仍歸本司迨堂議既定發秋審處繕清付梓而已乾隆七年始令秋審處核定各司所議情實各案其後則無論應緩應實皆由秋審處核定矣

舊時秋審分四項曰情真應決曰緩決曰可疑曰可疑雍正間去可疑一項後以避世宗嫌名改情真曰情實情實者進冊

養吉齋叢錄卷六 二

緩決者進本不進冊

本司初勘用藍筆覆勘用紫筆總辦坐辦用墨筆招冊既刊九卿科道上班預審者先期分送進呈者謂之黃冊有點畫模糊處總辦秋審司官潤飾之謂之描黃招冊向用清漢文乾隆間裁清文

秋審處初設司官二人乾隆二年增二人七年增協辦司官滿漢各二人近日則有總辦坐辦行走諸名目人數亦倍蓰於前非秋審處京察不能得一等蓋又視為終南捷徑矣

附錄 外省秋審曩時巡撫至臬司署中過堂事畢往往繼以演劇宴飲乾隆間飭禁嗣後在巡撫署督同在省司道會勘無巡撫省分則總督督同會勘

國初刑部讞獄錄供不用漢文康熙間尙書王公按以供詞非

漢語漢官無由知曲直隨聲畫諾便成虛設於是始命錄供兼清漢稿至乾隆間裁滿字稿

頒詔惟朝鮮遣官琉球越南暹羅緬甸則交閩浙兩廣雲貴總督廣西巡撫轉頒各直省詔書舊制遣官齋送近數十年皆由驛遞以省供億之煩然如發陝西者由陝經過至甘肅總督衙門再遞回陝西殊迂迴也浙閩諸省亦然

頒朔自崇德二年始順治二年於十月初二日頒朔午門是年題定自後每年十月初一日頒朔

欽天監推算時憲書既成二月朔進呈迺鑄於板孟夏驛送直省各布政司依式刊刻於十月朔日頒行進御有繕錄清漢字者各一本刷印清漢蒙古字者各一本清漢字七政時憲書各一本

養吉齋叢錄卷六 三

按乾隆元年避御名改時憲厯為時憲書又六部寺監文書皆咨督撫轉行惟時憲書及日月食皆逕行布政司又各省藩庫存舊頒時憲書之印一頒朔以此印鈐書上防私造也

曩時頒朔之日 聖駕至 乾清宮閱時憲書蓋是日為孟冬時饗先期由圓明園入大內齋戒祭畢遂至 乾清宮也

通用時憲書每日宜忌三十七事進御者六十七事有頒詔覃恩肆赦封拜行幸遣使出師慶賜伐木畋獵平治道路破屋壞垣之類

按通書起自康熙五十年間徽州治堪輿者編次一年宜忌以時憲書為君而雜以選擇條款民間尙之雍正元年給事中赫碩色請禁私製通書迨乾隆初於時憲書上下增注宜

忌星辰亦通書之意特不別刊爲書而已

時憲書列蒙古屬國諸部落太陽出入晝夜長短及節氣時刻自康熙三十四年始乾隆間平定諸回部大小金川先後命左都御史何國宗五官正明安圖副都統富德率西洋人遍歷西域諸部測量北極高下東西偏度增入後又有續增者

紀年舊止六十年今列一百二十年自乾隆辛卯始齋戒日及忌辰於日旁加單圈雙圈自雍正十三年始

世宗以壬寅十一月登極以明年癸卯爲雍正元年而是年時憲書已於十月頒發故令天下軍民仍用康熙六十二年之書至欽天監元旦所進雍正元年時憲書僅頒賜王大臣文武官吏

乾隆乙卯孟冬朔頒發時憲書以嘉慶紀年蓋明年即 丙禪

養吉齋叢錄卷六

四

也 仁宗孝治敦純於年前率王公大臣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百本欽奉 敕旨祇於宮廷陳設並 頒賜親近王大臣而已丙辰丁巳戊午三年進書亦如此

時憲書所列男女九宮康熙間以上元爲中元五十六年欽天監奏請更改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爲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起四宮下元甲子起七宮

嘉慶癸酉當閏八月而是年冬至即在十月次年上丁上戊及驚蟄春分皆在正月與郊祀舊典每月節氣均不符合監臣奏言十九年三月亦無中氣可以置閏改閏之後始於祭祀節候相合復由後推算至二百年其節氣及置閏之月皆與時憲書無訛云云奏上報可改爲十九年閏二月

附錄 錢大昕養新錄云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

間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三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正月十一月十二月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今按自乾隆戊戌後至今咸豐乙卯中間閏四月者五閏六月者四閏五月者五閏二月者四閏七月者四閏三月者三閏八月者一閏九月者一亦未有以正月十一月十二月置閏者又閏凡遇八月置閏監臣必以應改與否請 旨故二百年來八月亦未嘗置閏咸豐元年應閏八月監臣奏上

養吉齋叢錄卷六

五

文宗以問杜文正文正以爲無稽之言遂不改立春日禮部官屬及順天府府尹府丞進春山寶座於 乾清門宮殿監昇進 乾清宮覽畢交掌儀司奉藏 太和殿東暖閣舊制進春山寶座時大興宛平新進生員皆隨行至 乾清門今不聞有此事

日月之食崇社奏鼓古之制也舊例食不及一分者不行救護禮後定爲食三分以上始救護又禮部奏定不見食省分並不及三分者不行禮乾隆十四年 命仍循曩制一分以上即救護無論見食不見食省分俱頒行又舊制初食食甚時行禮用素服復圓行禮用吉服嘉慶間以謹天戒省人事敬惕之意不可弛也復圓後仍素服行禮凡日月食欽天監進所食分數圖樣

按 國初廢左軍都督府而月食則尚沿明制行禮於此見汪琬詩集註康熙後定日食至禮部月食至太常寺惟其時皆朝服行禮與今制異

養吉齋叢錄卷六終

養吉齋叢錄卷六

六

養吉齋叢錄卷之七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順治元年建堂于於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元旦必先致祭於此其祭為 國朝循用舊制歷代祀典所無又康熙年間定祭堂子漢官不隨往故漢官無知者詢之滿洲官亦不能言其詳惟會典諸書所載自掛紙錢以至司祝擊神刀禱祝歌鄂囉囉始末畢陳並無神異之說祭神殿南向拜天圓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錫神亭按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尚錫之神即田苗神其圓殿祝辭所稱鈕歡台吉武篤本貝子皆不得其緣起

坤甯宮廣九楹每歲正月十月祀神於此 賜王公大臣喫肉至朝祭夕祭則每日皆然宮內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

養吉齋叢錄卷七

一

祭神位朝以寅卯夕以未申祭均用豕並設香碟淨水及糕糰以黃豆稷米為之朝則司祝擊神刀誦神歌三絃琵琶和之以致祝遂進牲夕則司祝束腰鈴執手鼓躡步誦神歌以禱鼓拍板和之亦進牲撤香竈燈火展背燈青幕眾退出闔戶司祝振鈴誦歌四次致禱所謂背燈祭也既乃卷幕開戶明燈撤供朝祭神為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夕祭神為穆哩罕神畫像神蒙古神而祝詞有阿琿年錫安泰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延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諸號中惟丹岱琿為七星之祀其喀屯諾延即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餘無可考又背燈祭四時獻鮮春雞雞夏鵝秋魚冬雉凡祭神供獻之際撒麻以清語告神俗謂撒麻太太即舊會典贊祀女官長贊祀女官類也又司香婦長司香婦掌爨婦確房婦等皆祇承祀事者又滿洲富貴之

家每歲祭神
亦有背燈祭

坤甯宮每日祭神及春秋立竿大祭皆依昔年 盛京清甯宮
舊制凡 聖駕東巡 盛京亦必於清甯宮舉祀神禮

按嘉慶丙辰內禪以後 仁宗仍居 毓慶宮故即在 毓
慶宮立竿祀神並在宮中行祀竈諸禮

國家最重祭神有大喪則百日不舉及復祭則幃幕器具皆更
以新亦祓除之意見 高宗御製詩注祀神之先蒸糕醴醴以
昭吉蠲祭之日必於正寢執豕以致誠恪

祭天祭神及背鏡獻神報祭求福麩猪祭天去崇祭田苗神祭
馬神皆以祝辭爲重乾隆間詳考原字原音分別編纂並繪祭
器形式爲書六卷名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養吉齋叢錄卷七

二

如立春與上辛皆在年內亦不當隔歲行祭禮或上辛在正月
初四日前則除夕元旦典禮甚多宿壇齋宮皆有室礙乾隆初
正月初三以前值上辛則改用次辛或初四得辛亦用次辛因
值 皇太后萬壽有應行典禮也四十六年以後遇初四上辛
不復改用矣嘉慶四年定制立春後得辛在正月初四後則用
上辛初四前則用次辛

舊制郊祀惟冬至用燔柴禮所穀壇則不燔柴順治十七年
命亦行燔柴禮燔時柴百數十擔火光燭天侍班者相去遠尙
覺半面發熱

南郊殿宇始仍明舊曰大享殿瓦用青黃綠三色乾隆十六年
重修瓦易純青更名 祈年殿

北郊大祀每值望雨之時即不 御輦並撤鹵簿以示寅畏之

意

北郊向無齋宮乾隆癸亥始創建然 國家惟南郊祈穀常雩
三大祀始宿壇前二日宿 養心殿齋 前一日宿 壇內齋宮餘祀皆卽 養心殿齋
宿而已又嘉慶間 高宗升配方澤 仁宗斟酌禮宜特詣
雍和宮齋宿非恆典也

舊制詣南郊齋宮 御禮輦乾隆七年始乘輦或值石街冰凍
難行仍 御禮輦

國初郊祀奉 太祖配享順治十四年乃奉 太宗與 太祖
配享

按 太宗配享以夏至在邇冬至尙遠若先方澤而後圓丘
於序爲紊若俟冬至郊天方行配享又覺太遲 命於是年
三月先奉 太宗配享圓丘及夏至配享方澤康熙六年冬

養吉齋叢錄卷七

三

至奉 世祖配享圓丘越十日卽行配享方澤禮 兩朝鉅
典均是特行古來因事而郊不必定在二至也乾隆元年遵
循舊章於夏至前行圓丘配享禮及夏至行方澤配享禮又
按康熙間北郊配位之議學士徐乾學韓菼主改正以西爲
左位應西設東向徐又爲地壇配位或問陳廷敬亦有方澤
壇左右辨議久不決時諸臣多持兩端旣而覘 上無改意
檢討毛奇齡爲少宰龔鼎華作北郊配位尊西向議以和通
諸家之說龔乃昌言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遂罷議此說見廟
棟高記
道光庚戌 宣宗上賓寢宮鑄匣有 硃諭四條一不耐廟一
不郊配一不立五孔橋碑一裁省陳設冠裳也郊壇地隘配位
遞增難乎爲繼 睿慮深遠不惟執謙崇儉而已 文宗以配
耐典鉅集王大臣九卿議有謂宜遵 遺命但升耐而不郊配

者遂兩議以上然功德巍巍若配天之禮不行則孝思曷慰故命仍依 列聖舊制後復降 旨升配之禮即以 三祖五宗爲定不得再增并 御製詩章闡明此義昭示來茲蓋敬慎之至也

國初郊廟祭器尙沿明制徒存其名皆以瓷盤代之乾隆間敕廷臣議更古制戊辰冬至始用之於南郊自是而諸祀皆用古禮器矣

社稷壇用玉自乾隆間始壇上五色土由涿霸二州豫辦祭時壇下司竿四人以防飛鳥蓋其地林木叢鬱也禮成 大駕還宮時自午門以內兩旁列鼓如干同時齊鳴其聲如雷

常雩之禮乾隆癸亥始舉行監臣於孟夏蠲吉其在立夏前後無一定也書言龍見而雩占星者自以節候推測非以孟夏爲

養吉齋叢錄卷七

四

斷嘉慶癸酉定議立夏後數日舉行如立夏在三月則於四月初舉行

太廟四孟時享用朔元旦典禮繁重故時享以初十日舉行又凡祭日 聖駕出午門皆鳴鐘惟祭太廟則伐鼓

太廟沿明舊戟門外有橋而無水乾隆間引金水河之水流經橋下治協形勝

順治十三年建 奉先殿於景運門之東其始惟祀 太祖太宗十七年定 四祖合享之禮

雍正元年於大內 壽皇殿及暢春園奉安 聖祖御容乾隆初就 壽皇殿東室奉 世宗御容復於 圓明園創殿廡之

規爲九室東一室奉 世宗御容所謂 安佑宮也惟時 太祖 太宗 世祖及 列后聖容皆於體仁閣尊藏無展謁獻

祭之禮十五年恭奉 列祖 列后聖容於 壽皇殿如 奉先殿昭穆次序皆南向按室懸像行獻祭禮翌日收奉於殿左之 衍慶殿左曰 衍慶 右曰 延禧比祧廟之制每歲除夕恭懸元旦瞻拜嗣後 列宗 列后皆於此奉安 神御

按 壽皇殿向止三楹乾隆庚午重建一視 安佑宮之制工成於六月望日重安 神御又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掌儀司奏派恭懸 聖容之親郡王貝勒貝子一人恭收 聖容一人

康熙十年二十一年三十七年凡三謁 祖陵 世宗在潛邸時於康熙六十年代祀 福陵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四年四十八年凡四詣 盛京謁 陵嘉慶十年二十三年凡兩詣 盛京謁 陵

養吉齋叢錄卷七

五

曩時 陵寢奉安之後簡滿漢大臣數員至 陵守護謂之守陵率皆曾獲愆咎恩眷衰替者越數年仍蒙放還 宣宗晚年命停此例其 諭旨於軍機處存記未奉明發故外廷鮮有知者

文廟春秋二祭向皆遣官 世宗乃始親祭獻帛爵向例不跪雍正四年秋祭忽跪獻 世宗曰非誤也立獻於先師之前心不安耳 命記之檔案以爲恆制

舊時 京師文廟正殿題榜曰 先師廟二門曰廟門大門則無書額蓋沿明舊也乾隆三十三年修葺訖工 御書榜字正殿曰大成殿二門曰大成門殿與門易用黃瓦大門增先師廟額

順治二年從祭酒李若琳請改書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神

額

位蓋襲用元武宗舊諡特不稱王耳十四年給事中張文光疏言其非請去大成文宣四字從之

十哲之稱始於唐開元八年蓋四科弟子顏子以下十人也二十七年以顏子配享乃升曾子於十哲居子夏之次宋端平二年升子思子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升配享乃升子張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升朱子乾隆三年升有子於是十哲實爲十二哲

附錄 聖祖嘗謂朱子全書粹然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李文貞光地對曰朱子造詣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於十哲之末

康熙三十年修理闕里 聖廟大成等殿五十四間大成等門

養吉齋叢錄卷七

六

六十一間圍房八十八間估銀八萬六千零十八兩特發內帑辦理雍正二年闕里孔廟災 命山東巡撫陳世倌監修正殿用黃瓦兩廡用綠瓦以黃瓦鑲砌屋脊聖像選內府匠人用脫胎法裝埽定大門名曰聖時二門曰宏道

孔子父叔梁公宋真宗時封啟聖公叔梁公以上無封爵亦未崇祀雍正元年封先世五代王爵叔梁公祠舊稱啟聖祠以合祀五代易名崇聖改用綠瓦

嘉慶九年 駕幸翰林院詣先師位行禮舊典二跪六拜 仁宗特行三跪九拜禮

文廟祭祀武職副將以下向不與祭康熙四十九年太原總兵官馬見伯疏請依文臣一體行禮兵部議駁 特旨允行 雍正間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辰禁屠宰近日仍循例奏

行而民間鮮有知者

本朝崇祀關帝宮內祠宇亦多順治間封忠義神武大帝舊時惟五月十三日致祭雍正六年定春秋二祭如文廟儀乾隆嘉慶以來屢加封號纂四庫書時 命將三國志之諡改書忠義內府陳設書籍一律刊正咸豐間楚粵逆匪之亂顯佑昭昭大軍克捷因升春秋二祭爲中祀又前門月城內有關帝廟香火極盛曩時南郊禮畢 聖駕入城必詣廟行香

嘉慶間御史程世澐請避關帝神諱增趙累王甫等從祀 仁宗以前代帝王往哲明神其名概不避用蓋臨文不諱之義至關平周倉塑像相沿已久到處皆同其趙累王甫遇難事實史傳所載不同毋庸增設從祀

文昌向不列祀典嘉慶初川督勒公保奏言五年二月賊騎至

養吉齋叢錄卷七

七

梓潼見七曲山旗幟森列遂退以爲神祐昭然 仁宗卽御書化成者定額頒七曲山祠因詢大學士朱公珪京城何以無專祠朱以地安門外有元明廢祠對乃 命步軍統領勒修發帑三千餘金各官輸銀一萬有奇六年五月告成 仁宗親臨薦香行三跪九拜禮 詔禮官依關聖祠典禮釐定春秋秩祀復御製七言詩一章并 諭旨刻於石咸豐六年升中祀

雍正五年 命督撫委員赴京迎龍神像一大一小至各省建祠供奉

祀龍神行六叩禮惟雲南礦脈龍神當時部頒禮節行九叩禮至今循用未改宋人雜著多言五龍祠今山東尙有沿五龍之稱者他省則惟稱龍神祠

乾隆七年始建先蠶壇於西苑之東北隅 皇后親祭西陵氏

之神月以季春日以吉已從采桑者妃嬪二位公主命婦福晉
七人依三十六禾詞例唱采桑歌執桑旗者七十人厥後畫

孝賢皇后親蠶圖成 命弄藏蠶館並系以 御製七律以志

追懷賢懿之意 詩云農桑並重以先創舉崇祠薦吉蠶秋葉
卷益覺惟心憶舊絃柘館蕭
係液池上分明過眼閱雲烟

浙人重飼蠶向在軒轅廟祀先蠶官則未嘗致祭也乾隆五十

九年以蠶為杭嘉湖三府生業所關先蠶祀典宜官主之頒

御書扁額懸軒轅黃帝廟及先蠶後殿

國家有大慶典遣官祭嶽瀆如西海北海河濱長白山皆望祭

餘皆因廟行禮 長白山清語曰果勒敏冊延望
祭於吉林城西南之溫德亭山 乾隆以前多由

京師遣官後則 命各省大員如副都統等致祭所以恤郵傳

也其直省所在山川諸神及捍災禦患有封號建專祠守土官

養吉齋叢錄卷七

八

致祭者百數十區詳會典

按唐宋以來祭北嶽於直隸之曲陽明尚書馬文升巡撫胡

來貢惑於俗說請移祀山西之渾源州禮侍倪岳禮尚沈鯉

駁寢順治十七年刑科給事中粘本盛請改祭於渾源太常

陶正靖嘗疏論其誤今仍祭於渾源未改也又康熙二十六

年副都御史徐元珙請改望祭北海於混同江疏略曰歷代

北海祀典唐望祭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即今懷慶

府明亦望祭於懷慶 本朝沿宋明之舊仍祀懷慶臣愚以

為岳鎮方位當以天子所都為準往南而祭北海義竊未安

謹按北鎮醫巫閭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為北鎮則北海之

祭應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事下九卿議改望祭於混

同江今通禮稱祭於山海關又其時徐乾學議謂宜祭於永

平以醫巫閭在遼之廣甯去海遠永平則南臨大海也

太山碧霞元君廟舊時派御前侍衛或乾清門侍衛前往進香

後頗有騷擾驛站者嘉慶六年後惟派內務府司員一人齋香

供至山東省城交巡撫祇領司員即日出城四月十四日或巡

撫或司道一員齋詣太山十六日到山十八日行禮又京師

髻山碧霞元君廟乾隆丙戌 皇太后親詣拈香今每歲內務

府請派拈香之人或 皇子或親郡王其期亦以四月十八日

按都人崇奉元君隨方立廟稱為五頂以四月十八為元君

誕辰旛華結會繁麗殊常如南苑東紅門外馬駒橋北紅門

外南頂亦嘗 命皇子等拈香也又乾隆五年太山元君廟

災舊存供獻珍物十九煨燼此後大內所頒現存者如繡黃

緞金龍淨十團袍藍田石大紅滌帶銅筆硯爐鏡鼎鈸赤虎

養吉齋叢錄卷七

九

料珠琉璃金絲等旛玻璃瓶蓋奔巴瓶壺磁提梁白磁花澆

磁挑竿磁靶盅磁靶盤洋磁五供養金龍油燈金輪銀輪磁

輪銀馬銀象銀魚銀螺銀將軍銀男銀女銀蓋銀罐銀腸銀

繖文竹方瓶竹如意玉磬沈香獅子兒香香盒香襪金藏

佛塔紗扇藤掌扇等不可殫述又有玉長三尺五寸寬八尺

名溫涼玉半溫半涼為乾隆三十六年所供又供物以蓋魚

罐花輪螺繖腸為一分名八寶吉祥

乾隆四十四年儀封決口久未合龍 高宗以古有沈璧禮河

之事特製白玉璧一親製祭文由驛遞往虔禱

明代河臣以陳公瑄潘公季馴並稱曩時清江浦有陳專祠而

潘未列祀典乾隆間 命以陳潘並祠 本朝河臣最著者靳

公輔而外齊公蘇勒嵇公會筠高公斌次之先後奉 旨於江

南建祠

河南河神最著者為靈佑襄濟顯惠王本姓黃名守才河南偃
師人世稱黃大王乾隆間以其子孫一人為奉祀生又順治間
總河朱公之錫歿為河神乾隆間從阿文成公等請封助順永
甯佑安侯世稱朱大王

養吉齋叢錄卷七終

養吉齋叢錄卷七

十

養吉齋叢錄卷之八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春秋世譜以女媧為伏羲妹又盧同因乾鑿度兄妹為夫婦之
說以女媧為伏羲婦蓋謬言也而陵殿舊時率埽女像村婦祈
嗣香火極盛廟祝因為利乾隆間侍郎金公德瑛奉使往祭
奏請更正得 旨允行

乾隆元年山東巡撫岳公濬言堯陵在濮州城東南六十里古
雷澤之東穀林莊明代誤建於東平應改建以為祭告行禮之
所仍於陵前設堯母靈臺祀配以堯妃中山夫人其東平之陵
仍令有司時祭從之

附錄 乾隆間錢侍郎載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具摺奏陳
摺凡二十七扣奉 旨申飭錢先典試江南解首顧問三藝

養吉齋叢錄卷八

一

皆駢體磨勘停三科京師因為對語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
千萬人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
追古帝之陵

康熙二十八年 聖祖謁禹陵書地平天成額並 敕有司修
葺乾隆十六年 高宗謁禹陵 命督撫擇姒姓子姓一人世
與八品官奉祀

康熙二十四年 聖祖西巡至西安遣官祭周文武成康漢高
祖宣帝唐高祖太宗宣宗陵以周文王武王皆聖君非他帝王
可比 命於祭文內書御名致祭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金陵謁明孝陵三十八年南巡復詣孝
陵 命求明代後裔俾守世祀時以易代既久無從訪察議寢
其事雍正元年 世宗於 聖祖書笥中檢出未發 諭旨一

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漢唐宋諸君之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仍令世襲 世宗仰體 聖祖如天之心遠法商周推恩前代之盛復 命訪求明室子姓一人授官永襲以奉世祀二年遂封朱之璉為一等侯入正白旗

附錄 內閣會同吏禮二部原奏查鑲白旗朱文元一支係明太祖第三子代簡王桂後崇禎時嗣代簡王監洪承疇軍松山之敗為我軍所獲姪文元亦被擒今龍溪尉朱汝健官學生朱福烈披甲人朱福瓊等皆文元子孫正定知府朱之璉一支亦代王後

國初於明陵皆致祭惟神宗以用兵之嫌故定議時不之及順

養吉齋叢錄卷八

二

治八年 命祭神宗陵如十二陵例仍設陵戶看守十四年又特製崇禎帝陵碑

明世宗永陵先以尹嘉銓條奏撤其祭祀乾隆五十年 高宗

謂前明之亡亡於萬曆天啟世宗雖溺意齋醮尙不至如萬曆

天啟之昏庸失德其陵寢仍 命一體致祭

金陵有在房山者明人遼東一役惑於形家之說疑與 本朝

王氣相關遂剽斷其地脈且建關帝廟為厭勝之術此誠極愚

不知天命之有歸也順治十四年遣官修復立金太祖世宗陵

碑並令有司時祭

祭歷代帝王陵皆於享殿行禮無享殿即就陵寢設壇惟元陵

則望祭 國初定議時尚未有暢春園故元太祖世祖陵在德勝門外望北致祭後建暢春諸園則祭處在 御園南矣嘉慶

十四年梁公上國告祭回京 仁宗詢知其地以為非宜因命於清河以北昌平州以南擇地致祭

歷代帝王廟明初祀伏羲以下三十六主洪武六年禮臣請專祀創業之主共十六位餘二十位令有司春秋祭於陵寢則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成王康王漢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魏文帝隋文帝唐高祖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也嘉靖間又從給事陳棐議撤元世祖我 朝順治二年增遼太

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二位嗣禮部尙書王崇簡建議謂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宜百世祀部議未允康熙六十一年 命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盡宜入祀又以明愍帝無甚過失雖亡國亦宜從祀於是議增一百四十三位乾隆四十九年以原議崇祀

養吉齋叢錄卷八

三

遼金而不列東西晉前後五代又闖入漢之桓靈義未允協因取曩時紅本閱之方知其時廷臣既未詳細討論而上疏在壬寅十一月距 聖祖大事不數日也漏略不及更定之故蓋由

於此乃復 命廷臣詳議後議增入者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

穆帝哀帝簡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齊武帝北魏道武帝明

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陳文帝宣

帝後唐明宗後周世宗撤出者漢桓帝靈帝

舊時配享 太廟惟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乾隆四十三

年追論開國諸臣偉伐殊勳及被誣冤抑始末 命補列禮烈

親王代善睿忠親王多爾袞鄭獻親王濟爾哈朗豫通親王多

鐸武肅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託牌位配享次則怡賢親王允

祥雍正時 超勇襄親王策凌乾隆時 以上諸王均向西則信

勇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果毅公圖爾格雄
勇公圖賴忠達公大學士圖海勤襄伯大學士鄂爾泰大學士
張廷玉郭張二人雍正時武毅謀勇公尙書兆惠嘉慶時忠勇
公郡王銜大學士傅恆嘉慶時誠謀英勇公大學士阿桂道光
配忠銳嘉勇貝子郡王銜大學士福康安乾隆時以上十二人
均東向以北爲上

按蒙古親藩未有配享者 高宗以額駙策凌名藩尙主晉
爵親王殄靖準夷功在王室爲兩朝勳舊 特命尙食廟廷
令眾蒙古知國家崇獎賢勞中外一體之意

附錄 鄂文端張文和配享 太廟 世宗遺詔載之乾隆
十四年張乞致仕面對以身後不獲蒙配享爲慮欲要一言
爲券 高宗以成命久定亦姑允之并 賜以詩內一聯云

養吉齋叢錄卷八

四

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推碑而次日謝 恩不親至
大學士九卿卽議停罷配享迨西巡時隨眾迎送又不在道
旁叩頭然 賜詩 賜冠服諸物令散秩大臣領侍衛十員
往送禮意尙優渥也時有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文和嘗
爲師傅甫過初祭卽南歸 高宗謂數十年心膂大臣於朝
廷恩誼愬然不以動心惟以歸榮故鄉爲念若於國家無幾
微繫屬者益惡之其時太常寺以額駙超勇襄親王策凌配
享位次奏呈諸臣名單遂降 旨費英東額亦都諸人皆開
國佐 命允宜侑享大丞卽鄂爾泰亦尙有定苗疆烏蒙諸
勞績而張實無可配享之理因列其前後過失 命其自量
應配享與否具摺回奏旋奏臣無開疆汗馬之功又無經國
贊襄之益年衰識愆愆咎日滋懇罷配享並治臣罪云云遂

從大學士九卿議罷配享仍留大學士職銜四川學政朱荃
張親家也朱本呂留良嚴鴻逵案內之人幸及寬典迨爲學
政以贓私敗因追論文和聯姻庇護罪 命罰鍰追繳 恩
賜物件免其革職治罪二十年卒於家復奉 恩旨仍遵
遺詔配享又乾隆間以和琳配享和琳大學士和珅弟也生
平有過無功無配享理和珅事敗遂撤和琳配享位

乾隆間 盛京建怡賢親王祠 高宗命將 太廟配享之通
達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獻郡王及禮烈親王饒餘親王
鄭簡親王穎毅親王一併崇祀額曰賢王祠所司春秋致祭以
昭開國翊運之勳

雍正二年建昭忠祠祀開國以來致命盡忠諸臣八年建賢良
祠於京城白馬廟之側凡滿漢大臣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與

養吉齋叢錄卷八

五

焉十年復 命直省於省會各建賢良祠以祀外任大臣之忠
誠政蹟卓然可紀者又直省建節孝祠自雍正元年始

附錄 乾隆間以賢良大臣之子孫漸就零替 命督撫訪
其嫡裔如無官或官甚卑者送部引見候 旨文官七品以
上武官五品以上則毋庸查奏

定例陣亡官員始入中外昭忠祠惟內大臣公海蘭察由西藏
回京以病歿於家 高宗念其出師多年勳勞甚大 特命入
昭忠祠

附錄 曹申吉由侍郎出爲貴州巡撫吳三桂叛曹遂從逆
三桂多忌降者往往被戮三桂死同黨復相仇殺滇平之後
曹不知所終當時以傳聞之訛入昭忠祠乾隆間 欽定國
史列傳列曹於逆臣傳中而祀典未撤嘉慶七年禮臣始奏

撤其位又乾隆二十年江西進士胡中藻以堅磨生詩悖逆肆市胡為鄂文端爾泰門生故黨於文端刊其詩者巡撫鄂昌文端姪也於是文端撤出賢良祠又乾隆四十三年以舉人徐述夔一柱樓詩狂誕悖逆而為述夔作傳者沈德潛也高宗以其頌美逆詞追奪官爵宮銜諡典撤鄉賢祠位並仆賜祭葬碑文

入祀鄉賢例由疆臣奏請禮臣覈議道光乙巳以原任大學士盧文肅蔭溥持躬清慎品學端醇 特旨入祀不交部議順治八年定五祀之制中霽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詳見會典諸書無親行祀竈之事雍正間始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坤甯宮祀神並面南設天地神位行九拜禮東厨竈神行三叩禮乾隆後皆遵行之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養吉齋叢錄卷八

六

黃羊祀竈古有其說今十二月二十二日乾清門侍衛至南苑獵取黃羊以二十三日回京供大內祭竈之用

謹按嘉慶 御製詩初集毓慶宮小除夜八韻云嘉平小除夜媚竈用黃羊典紀千門徧禮傳五祀詳飭芳裊鼎篆精潔列盤糖足證小除夕宮中祀竈之禮

王貝勒等有內廷差使應直宿者十二月二十三日皆給假回家祭竈以散秩大臣代直

大內祀竈用餉俗謂竈糖每歲十二月奉天內務府備貢運京謂之糖貢

每年二月掌儀司奏派祭黃木神之大臣黃木廠在京師東直門外其木長六丈餘橫臥於地騎者隔木不相見土人稱曰神

木相傳明初建北京時自南方舉致者或謂應甲乙生氣 高宗有御製神木行七古一首 向例郊壇宗廟以太常寺為專司而宗伯不莅其事乾隆十四年 命隸禮部職掌

舊時齋宮宵漏下鳴畫角嚴鼓以為節乾隆十四年 高宗謂齋者耳不聽樂此非所以專致其精明也 敕議停止 明洪武時改定祭品祭器然祭器雖存古名而仍代以瓷 高宗始命考按經典范銅為器頒之闕里而壇廟猶未暇及也後復命考制繪圖一律更造

因事祇告之禮舊時不用樂故祈雨告祭停止作樂 高宗謂祭祀用樂乃事神之禮與齋戒撤懸者不同且樂所以通陰陽之氣也於祈雨宜仍令用樂

養吉齋叢錄卷八

七

乾隆二年例直省壇廟以布政使為主祭官督撫為陪祭官道員駐劄之地以府州縣為主祭官以係地方正印官也然屬官主祭上官陪祭於名分殊未安後山西布政使多綸奏及之遂更定如今制

舊時大學士不陪祀蓋因明代大學士列五品在尙書下文官以尙書為冠則大學士已在其中我 朝定大學士為一品陪祀之例仍循舊定自尙書以下故大學士遂不陪祀乾隆十三年始改定為大學士以下齋戒陪祀

乾隆十八年增製祈雨報雨樂章嘉慶十二年增製祈晴報晴樂章

乾隆十七年定凡大畧不用樂以舞童十六人衣阜衣為二行舞而歌 御製雲漢詩八章

新正 聖駕進官例設儀仗若是日值齋戒之期則停止

祭祀齋戒進銅人初在武英殿後改設 太和殿後又改設

乾清門康熙時已然其事始隸禮部後隸太常寺康熙時已然銅人西向

銅牌南向齋戒日期王大臣懸齋戒牌自雍正十年始即前明祀牌之

義或銀或象牙長約四寸廣二寸懸於衣襟之前

朝鮮歲進糯米四十石 盛京留三石五斗四升官三倉實收

三十六石四斗六升供四時饗祀乘盛之用

按康熙時 南書房翰林查慎行五月朔日 賜高麗米糶

恭紀詩註 上諭云此米本出自高麗 太宗朝歲貢百石

為端午上供云云是朝鮮貢米已久雍正五年減去稻米三

十石江米三十石每歲貢江米四十石江米即糯米

每歲除夕祭 太廟分獻爵帛之王公皆 賜綢緞

養吉齋叢錄卷八

八

先農壇圍墻內有地一千七百畝舊以二百畝給壇戶種五穀

蔬菜以供祭祀其一千五百畝歲納租銀二百兩儲修葺之需

康熙間將地撥與園頭乘盛無所從出雍正元年 命清還地

畝仍給太常寺壇戶耕種

祭祀祝版皆清文滿官讀祝須聲音宏亮高下得宜其人臨時

簡派皆由太常寺贊禮郎出身者官至一品不復開列然一時

無其人雖尚書亦有派讀祝者贊禮亦清語習其業者日夜演

贊務極宏遠之音累月經年乃就嫻熟選充斯職即獲翎頂既

與駿奔之列襄贊無誤多有晉品秩換花翎者京師謔語云十

年應下苦不及一聲喙蓋謂此也

養吉齋叢錄卷八終

養吉齋叢錄卷八

九

養吉齋叢錄卷之九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吳振棫

舊時殿試策用四六順治己丑科 命除四六舊套初試於天

安門外嗣禮部請試於 太和殿之東西閣階下遇風雨試於

殿東西兩廡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天甚寒 特恩試

於殿內令鑾儀衛軍校代攜考具內 賜食物爐火策士列坐

殿內蓋防於此是年九月會試乾隆五十四年始試於保和殿

按陸清獻公年譜康熙九年三月朔殿試至 太和殿前行

禮畢殿上傳策問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以立

書二字言之似當日廷試與今之就矮桌跪坐而書有異

順治九年壬辰科殿試分滿漢兩榜蒙古歸滿榜漢軍歸漢榜

滿狀元為麻勒吉 賜進士及第出身及一甲授職並與漢榜

養吉齋叢錄卷九

同選賽冲阿等六人為庶吉士十二年乙未科亦分兩榜如壬

辰例此後皆滿蒙漢合為一榜而滿洲蒙古漢軍無入一甲者

至同治四年乙丑科以蒙古崇綺為狀元漢軍楊霽為探花為

二百餘年所未有

殿試有次晨交卷者更長人倦防閑不能周且非慎重殿廷重

地之道乾隆四十六年定交卷以日入為度不給燭不完卷者

准列三甲末

舊時廷試讀卷諸臣各覓公所分住地非鎖院人得自由三五

日始行進呈乾隆二十五年始定會集 文華殿衡校刻期竣

事之例又策目問條向由內閣豫擬二十六年奉 諭禁止以

杜洩漏揣摩之弊 命讀卷官於殿試前一日密擬八條進候

欽定四條然後撰策問間有非讀卷官原擬者如乾隆癸丑

問保泰持盈一條即 特命發問

舊時二月會試三月發榜四月初殿試康熙丁丑則七月十三

日殿試十七日傳臚自改三月會試以後四月發榜五月初殿

試乾隆十年改四月二十六日殿試五月初十傳臚二十五年

以磨勘故於五月五日殿試初十傳臚二十六年念士子守候

時久 命速磨勘於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至今

沿其制開有因他故隨時酌定者

附錄 道光癸巳科本定四月二十四日拆彌封迨 聖駕

由園回宮中路以 孝慎皇后疾亟復折回改於二十九日

在園拆彌封引見前十本是日申刻 孝慎皇后升遐次日

為五月朔停升殿傳臚典禮僅將金榜張掛而一甲三人歸

第宴集之事皆輟編素二十七日後始朝考六月朔引見授

養吉齋叢錄卷九

職

殿試進呈十卷向係預拆彌封乾隆二十六年 命閱定甲乙

再拆彌封

舊例廷試策冒十四行後改八行卷尾空白十四行後改十行

至欽惟干冒四字必在行末則新舊例同又策式有臣草茅新

進云云迨宗室應試後改用末學新進字

近制殿試讀卷官八人康熙間或多至十四人雍正元年十二

人其標識優劣有○有△有◇有×若標識大相懸絕察

看標識大臣具奏請 旨故第一閱者用○則後閱者不用△

第一閱者用◇則後閱者不用○而甲第名次之先後已默定

矣

附錄 康熙戊辰殿試仁和凌紹雯用清漢合璧體書置二

甲末

雍正三年准從前殿試違式事故李徽等二十五人再行殿試此特恩也

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惟乾隆庚辰年尚書秦蕙田等奏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是科十四名以前皆入翰林至乙卯年恩科大學士和珅讀卷奏稱無佳策止取八本呈覽是科狀元王公以銜即會元王公以銜胞兄探花潘公世璜又前科狀元潘公世恩從兄世稱盛事

殿試傳臚日鴻臚寺官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又一甲三人唱名三次以爲慎重之意臚傳畢贊禮官引狀元榜探前趨至殿陛下迎榜抵陸狀元稍前進立中階石上榜亭出一甲三人隨之由午門正中而出親王宰相無此異數順天

養吉齋叢錄卷九

三

府尹於東長安門外設彩棚爲鼎甲遞酒簪花備執事送歸第臚傳次日新進士赴禮部宴堂西北懸飛龍畫軸設香案謝恩見石韞玉獨學廬詩註

傳臚後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表式則前一科狀元授之報以銀五十兩相傳表文爲劉黃岡撰迄今未嘗改作錄之以存其式繕表則內閣供事之役亦酬五十金舊例也賜進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風雲通黼座太平當利見之期日月麗亨衢多士協彙征之吉書思亮采羣瞻聖治日新拜手颺言共覩文明丕煥龍章特錫人知稽古之榮燕賚頻頒世仰右文之盛閭闔開而絲綸式沛冠裳集而環珮交輝橐筆有懷聯鑣志慶竊維直言射策金門優特詔之科孝秀明經藥榜重南宮之選羅簪纓

於闕下欣看入啟儲英宣鳳詔於日邊爭識闕門額俊蓋取士以得人爲重期榘楠杞梓之兼收而揚言實拜獻先資如舟楫鹽梅之共濟名標雁塢邁鉅典之載光臚唱螭頭傳熙朝之盛事清班隨玉筍杏花增上苑之輝仙宴泛金卮楊柳湛曲江之色遭逢何幸懼惟難名欽惟皇帝陛下乾元資始泰運光亨救幾以亮天功師濟叶賡颺之慶斂福以敷民極訓行歸道路之平大孝光昭善繼述以綏猷丕承丕顯至仁洋溢聰明而時又引養引恬六府孔修正繪繡彰施之日九德成事適菁莪樂育之期固已文煥功巍丕冒均沾乎雨露乃猶咨謀迪簡旁求下逮乎芻蕘黃紙頒題遠見雲龍華蓋朱衣前引聚看燭盡春星仰承天語之諄詳臨軒咫尺俯竭愚忱之固陋對策悚惶何期微末之敷陳輒荷寵榮之

養吉齋叢錄卷九

四

賁及形埤高唱歡騰驚序班中御筆親題光耀鸞迴紙上錫兼金以盈鑑懷歸儒席之珍製宮錦而分袍榮溢藝林之采主恩優渥戴高厚以何窮聖澤涵濡思涓埃其奚補臣等觀光有願輔治非才誦先憂後樂之言竊慕希文志操講正誼明道之學未窺董相精微濫竽而效昌言罔裨經濟握槩而談治道祇愧迂疎願布葵忠殫素心而靖獻尙竭駑鈍驥仕路以馳驅伏願學懋緝熙德隆廣運風同八表珠囊與金鏡齊輝福應九如華祝偕嵩呼並獻羽籥詩書隆造士俗咸鄒魯之風股肱耳目廣儲賢廷集夔龍之彥則重熙累洽和氣常流咸五登三苞符畢見敷天哀對合麟游鳳舞以呈祥萬國來同紀玉檢金泥而作頌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開某年月日賜進士及第第一

甲第一名臣某等謹上表

按繆彤臚傳紀事云謝 恩表舊例前科狀元代作所以尊前輩以其知體式也甲辰科狀元嚴就思先生給假歸而已亥徐立齋乙未史立菴兩先生皆在籍應求前科榜眼探花而李貞孟吳長庚兩先生亦在籍惟辛丑榜眼李子靜先生在任彤與張董兩同年登堂求見投門生帖用費儀二十四金賞長班管家銀八兩俱照例也是時鼎甲中最資深者金沙蔣虎臣先生係丁亥探花因己丑有熊次侯先生戊戌有孫惟一先生皆在任虎臣先生云李子靜當讓孫惟一孫惟一應讓熊次侯熊次侯應讓不佞不佞代求李子靜此乃衙門之體一時前後輩俱歎服蔣先生之言良是云云據此則當時之禮與近今不同而表文稱代作似非相傳劉黃岡舊

養吉齋叢錄卷九

五

文矣俟考

附錄 故事一甲三人釋褐拜司成於彝倫堂三人簪花訖所餘備用花一枝歸總理監事大學士攜歸乾隆辛丑大興翁覃溪方綱爲司業是科三元錢湘船榮爲翁己亥所取江南解元也大學士漳浦蔡公謂翁曰此三元君所取士今又親與此禮花宜歸君翁有三元花歌紀其事又一甲三人率新進士詣學釋褐舊制司成及少司成遞酒簪花蔣丹林祥擢由司業遷祭酒嘉慶辛未其子立鏞以第一人登第舉行故事一時傳爲佳話

新進士釋褐禮部具題工部給建碑銀一百兩交國子監立石題名自順治丙戌後皆有碑在太學聖廟戟門外康熙三年輔政大臣裁省自後每科進士各自捐資立石雍正二年復舊例

並補立康熙辛丑科碑

科甲出身重赴鹿鳴宴已不易得本朝二百餘年不過數十人重赴恩榮宴者先後九人而已九人中有三大學士皆在吳中數百里內洵盛事也彙紀於後

原任詹事府詹事黃叔琳順天大興人康熙辛未探花乾隆十六年重宴加侍郎銜

大學士史貽直江蘇溧陽人康熙庚辰進士乾隆二十五年重宴 御製詩以賜

大學士嵇璜江蘇無錫人雍正庚戌科進士乾隆五十五年重宴

原任鴻臚寺卿翁方綱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科進士嘉慶十九年甲戌重宴加二品銜

養吉齋叢錄卷九

六

原任通政司經歷郭祚熾江西□□人乾隆癸未科進士道光三年重宴加六品銜

原任戶部主事潘奕雋江蘇吳縣人乾隆己丑科進士道光九年重宴加四品卿銜

原任四川銅梁縣知縣費逢甲江蘇□□人乾隆壬辰科進士道光十二年重宴加知州銜

致仕尚書李奕疇河南夏邑縣人乾隆庚子科進士道光十九年重宴 此下缺一人

順治丙戌科殿試後選擇年貌一百餘人于內院復行考試如殿試例題用奏疏律詩各一俱 欽定入選者用庶吉士見魏敏果年譜康熙九年 命內院同吏禮二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字分擬上中下三等 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見

魏裔介傳館選錄是科庶吉士滿漢三十人似今朝考所昉然先選後試亦非

每科皆行雍正元年十月命新科進士於引見前再行考試

一應照殿試預備出詩文四六各題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題

俱作悉聽其便自後則每科行之人人與試矣後來朝考以論

詔疏及試帖詩乾隆辛未朝考則賦一狀一論詩如初時湯對

松於賦狀論外作試帖四首列第一嘉慶丁丑以擬古詔皆臨

時強記非關學問遂裁去惟以論疏詩三者而已向時朝考卷

閱卷者僅分取與不取者謂之朝考入選其取卷分別等第

自道光甲辰科始又朝考一等第一名謂之朝元

附錄 乾隆癸丑朝考題目 高宗親書密封屆期發交監

試王大臣疏題為積古蓋 高宗本定稽古二字下筆時誤

稽為積也 特製筆誤識過文一篇命軍機交新進士閱看

養吉齋叢錄卷九

七

一甲進士朝考卷月封進呈不由閱卷大臣定擬惟乾隆己酉

朝考一體彌封閱定一甲一名胡長齡名在第三一甲二名汪

廷珍名在第二一甲三名劉鳳誥名在第五

國初進士殿試後除館選外其餘無分二甲三甲分撥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門觀政三月然後銓選見許惟模徐

旭齡疏乾隆間有中式進士分派各省督撫藩臬衙門學習三

年補授之例見鄂文端疏

聖祖時新進士奏乞讀中秘書或稱家世多任館閣或稱邊遠

素少詞臣閒荷 俞允 世宗時令大臣以所知薦用相參覈

而蒙古漢軍及邊遠省分每不與選二年太常寺少卿李鍾義

請分省簡選停止覆試保舉經部議駁 高宗時既慎校藝文

朝考後復令親王大臣集諸進士觀其儀度核其年歲分為三

等程材論選三十年停止王大臣揀選 命於引見時按省分

依甲第分班帶領並將上屆某省用幾人開單呈覽引見時於

名摺上丹圈者以庶吉士用尖者以額外主事用連點者以知

縣用由是直省人才皆得邀館閣之選

天聰八年 太宗命禮部考取滿人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

人習漢文者察不害恩國泰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漢人習漢

文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

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蘇魯木共十六人皆 賜為舉

人并 賜衣一襲免四丁宴於禮部此 本朝舉人之始其後

崇德三年六年亦有取中舉人特所試非今制也至順治二年

秋行鄉試三年春行會試乃為 本朝定鼎後用書藝經藝設

科取士之始此後大率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亦開有秋行

養吉齋叢錄卷九

八

會試春行鄉試者雍正元年於四月鄉試九月會試十月殿試

二年則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此據 硃批山西 學政劉於義奏摺五年以春季

遇閏二月尙寒改於三月會試至乾隆二年亦以秋閏循例改

期至十年始以八月鄉試三月會試為定例惟十七年壬申鄉

試以三月會試以八月外省鄉試則以二月其後嘉慶六年順

天鄉試以水改九月道光元年順天鄉試以疫改九月十一年

江南改九月二十三年河南改十月二十九年江南改十月浙

江改九月則皆以水故也

順治乙酉丙戌科場初開士子應試都門者或以道途梗塞後

期始至 朝廷加意招徠丙戌補行鄉試丁亥補行會試康熙

間以用兵故各省間有補行鄉試且有山東山西陝西在河南

考試湖廣江西在江南考試福建在浙江考試之事咸豐以來

亦以用兵故各省多補行鄉試者已未有江南在浙江考試之事

國初四川以兵阻且人民凋敝至順治辛卯始開科主考官駐保甯應試者二百餘人解額有七十餘名之多蓋 殊恩也

明季朝政闕茸大比之年逾期不點試官科場展限其後疆吏乃豫請至 本朝乾隆開尙有沿習舊文具本題請者十二年

命停止惟令禮部屆期以遠近分次題請而已首雲南貴州次廣東廣西福建次湖南四川次湖北浙江江西次陝西江南

次山東山西河南舊時首雲南貴州次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次浙江江西湖廣次陝西江南次河南次山東山西與今題請日期稍異

主考同考之子弟迴避不入場順治開舊制也雍正元年癸卯

養吉齋叢錄卷九

九

鄉試內外簾官子弟應迴避者別派大臣擬題請 旨考試於

內閣取中四人是時又命大學士王項麟尙書勵廷儀侍郎史貽直張伯行李周望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復取二名俱 賜為舉人 二年 命迴避者仍一體應試將

試卷封呈別派大臣校閱自後每科以應否准試請至乾隆九年 命仍迴避遂為定例後御史陸朝棟率行陳請奉 旨擊

交刑部治罪嘉慶四年御史郭儀長條陳此事經部議准奉 旨駁飭道光二十七年禮部尙書祝慶蕃以迴避人多面奏另

行考試祝遂左遷其另行考試一事 命永遠停止 磨勘直省鄉試卷自康熙壬午科始 特旨簡派僅三四人後

以卷多始派九卿會勘 會試中額順治開多至四百名康熙以來多則三百名少則一

百數十名惟雍正庚戌科四百六名為最多乾隆己酉科九十

六名為最少嘉慶道光以來或一百數十名或二百數十名無至三百者矣

康熙三十九年以大臣子弟鄉會試取中者多 命另編字號於是編官字號民卷九官卷一副榜如之邊省免此官卷之始

五十一年停會試官卷近制以省分之大小官卷之多寡定中額養新錄載康熙四十一年江南鄉試錄是科始編官卷江南中式八十三人官卷中者八人

按乾隆壬申 太后萬壽恩科鄉試官卷不拘成例請 旨增減以人數為差

曲阜設四氏學鄉試編耳字號中一名每科取中皆至聖裔故有無孔不開榜之謠順治乙酉給事中嚴沆典山東試疏請取

二人康熙開增一名顏曾孟三氏及各賢裔始有中試者雍正間又加一名

養吉齋叢錄卷九

十

雲貴舉人會試給驛馬自順治開始嘉峪關以外新疆舉人給驛馬自乾隆開始會試舉人給路費自順治八年始

順治乙酉山東鄉試法若真以全作五經文 賜內閣中書准一體會試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查士韓林文英壬午順天鄉試

莊令與俞長策皆以兼作五經違式特疏以聞得 旨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兼作五經文者不必禁止令各省於定額外加

中五經二人於是習者益衆王漁洋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卷掄元者五十七年停五經應試中額雍正

二年仍准五經應試加中額丙午江南鄉試徐景曾以五經卷中副榜亦准一體會試此尤出於常格之外也至乾隆辛未科

始停五經中式之例 按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呈題名蔣

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見履園叢話

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涉洞庭風浪之險撫臣趙申喬潘宗洛先後疏請分闈部議未允雍正閒撫臣李發甲具摺請旨 御批卽當具題及疏上部復議駁李復奏請甲辰分湖南北爲兩闈先一年癸卯奉旨建立湖南試院

副榜之名起於明嘉靖五年見禮部志稿順治戊子科 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調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生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應事考用如廩生例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不許立副榜名色壬子科司成某請舉行復 恩允又順治初舉人會試中副榜者免 廷試卽送吏部授職康熙三年停止會試副榜又雍正四年直省五經副榜及兩中副榜者准作

養吉齋叢錄卷九

十一

舉人一體會試等停止

順治時鄉會試第一場四書藝三篇經藝四篇第二場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條第三場策五道康熙三年甲辰停止四書藝經藝改爲二場頭場策五道二場四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八年己酉仍復舊制二十六年停止二場詔誥題四十年仍用詔誥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易列表爲五言八韻律詩移經文於二場二十三年第一場增性理論一篇四十七年改頭場四書藝三篇詩一首二場經文五篇三場策五道至今循行之

春秋向用一單題二合題一脫母題單題者單傳也二合題者合兩經爲一題也脫母題者題在此經而題義則在他經之傳中卽他經與此經俱無關也 國初謂脫母題不可訓但取兩

單兩合爲四乾隆初停止合題至道光癸未會試題爲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復用合題時正總裁爲山陽汪文端廷

順治二年定四書文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議定限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定限七十字爲率

順治二年定四書題第一題用論語第二題用中庸第三題用孟子如第一題用大學則第二題用論語第三題仍用孟子此載科場條例道光庚子山西鄉試首題德潤身心廣體胖次題體羣臣也子庶民也兩題用大學中庸與例不符旋經主考檢舉監臨奏參部議照違例律擬革職留任

英和恩福堂筆記云人言直省鄉試不宜出大學題出則闈中必有火災吳建庵先生於嘉慶戊午典廣東試事題爲此之謂

養吉齋叢錄卷九

十二

聚矩之道是科謄錄所遭回祿趙鹿泉先生戊申試江南出十目所視二句至爲文祭告乃發刻是科竟爾無恙揆敘隙光亭雜記云 本朝江南鄉試不以大學命題以明崇禎壬午科題爲定而后能靜三句明南京試盡於此也聞廣東亦然如命大學題則貢院被火或主試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舊制主司出題四書各分十段發掣某段卽於此段中擬題再掣乃定五經題則簾官擬本經題候主司擇取發掣康熙後不拘此例矣康熙庚子科以防錄舊故禁止出冠冕題而仍不免有所拘忌乾隆甲子京闈 高宗深惡夾帶抄襲諸弊因此謂一言僨事二句紂之不善三句不見諸侯一章命題此後往往爲擬議所不到矣

舊時春秋題主胡安國傳乾隆五十七年紀文達的奏言胡傳

多有經無傳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故本年鄉試五省同出一題且安國是書諷高宗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請嗣後春秋題以左傳本事為主參用公穀之說報可自癸丑科始遵用左傳

欽命會試第一場題順治十五年從御史趙祥星請也 欽定順天鄉試第一場四書題目康熙二十四年從給事中張爾淑請也嗣後避暑出哨巡幸他省試題皆由驛封遞至京

乾隆元年 欽派大臣於會試遺卷內選文理明通者續出一榜一體殿試時稱為明通榜

按乾隆七年會試正榜三百一十九名明通榜六百九十名國初各省鄉試以巡按御史為監臨康熙初巡按裁以巡撫為

養吉齋叢錄卷九

三

監臨乾隆閒以封疆任重 命專駐巡撫省分酌委藩臬一員監臨十八年仍復舊例令三場完竣即出關近則八月二十日前後出關或巡撫因事不能入關即委藩司代辦亦有奏請以學政監臨者

今制順天鄉試有監臨會試有知貢舉惟雍正元年九月會試以禮部左侍郎景日昡知貢舉復以固山貝子領禮部事充為監臨

附錄 直省文武鄉試入闈揭曉例應在布政使司堂上筵宴今皆在監臨衙門筵宴遇 國恤則停止

順天鄉試及會試榜前考官以擬取前十卷進候 欽定名次自康熙乙丑會試始是科 欽定第一為陸肯堂殿試即得狀元以後遵例進呈仍令考官自定甲乙

刊刻鄉會試試錄殿試登科錄 國初沿明制康熙乙未科不刊鄉會試試錄改為紅本進呈雍正癸卯仍令刊刻主司作前後序內載考官及執事官職舉子姓名鄉貫三場題目士子所作諸藝各一

鄉會試卷向貯南庫積久至不可容嘉慶庚午奏請焚之

舊時京師科場填榜畢捲而橫陳於案考官具朝服九拜然後捧出謂之拜榜各直省發榜不行此禮聞近年京師此禮亦廢

按紀文達灤陽續錄以為試官無拜舉子禮座主無拜門生禮蓋放榜後當以題名錄進呈錄不能先寫必拆卷唱名而填榜然後以填榜之紙條寫錄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拜而送之拜摺之禮也錄與榜並陳於案榜大錄小人見榜而不見錄故以為拜榜厥後繕錄未完天已將曉試官急

養吉齋叢錄卷九

四

於復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而拜遂移於榜矣紀說謂聞之阿文勤公所述李文貞公之言也

考試有 欽命題者軍機處先期以上三屆題開單進呈並以本處所存四書一部同進凡自乾隆元年以來已出過試題皆貼黃簽其上惟考御史及廕生及繙譯題由 南書房擬題

鄉會覆試閱卷殿試朝考讀卷本科考官向不開列道光乙未命不必迴避惟鄉試覆試則本科考官仍不開列

高年重赴鹿鳴宴者先期具奏輒蒙加銜重赴鷹揚宴者則向未奏也嘉慶庚午科陝西朝邑縣武舉蔣廷薦重赴鷹揚宴始蒙 賞千總銜並 命嗣後先期入奏近則原官階級大者具

奏餘則具題文武闈同 宗室子弟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之命在康熙三十

六年至三十九年停止乾隆間仍考試十七年復停當時考試取入一二等者准作進士卽殿試引見授官不由鄉舉也鄉試自嘉慶六年辛酉科始時議宗室會試於三月初四日點名奉旨初八日入場點名在八旗及各省士子後九年復命於三場畢後十七日舉宗室鄉會試十八日舉繙譯鄉會試

按八旗滿蒙試繙譯始於雍正癸卯

駐防文武生員准在各省鄉試自嘉慶十八年始道光開文生改試繙譯試題乃欽定封交主考齋付監臨屆期刊發局試試卷彙遞京師欽派大臣閱定取中若干名寫榜封發各省八旗鄉會試滿蒙編滿字號漢軍編合字號

士子與考官句通關節國初有問擬腰斬者立法甚峻康熙已卯順天鄉試壬辰會試或云庚戌雍正己酉順天鄉試俱奉

養吉齋叢錄卷九

五

特旨覆試乾隆甲子令各省榜後皆覆試並有鄉會試榜發後嚴行覆試之論其後或試或停至嘉慶以後新進士無不覆試者道光以來又行新舉人覆試之例

附錄 乾隆己酉鄉試覆試詩題心鏡得虛字 御製詩未

發示大學士和坤誤認虛字爲顛字於是通場皆押靈字及發出詩稿和坤方知誤書自請處分

宗室鄉會試中式後在正大光明殿覆試自嘉慶十九年始其試用一文一詩

新進士向在 乾清宮覆試嘉慶六年後改於 保和殿道光二十四年後皆在圓明園 正大光明殿惟三十年在 保和殿覆試以 聖駕在宮中也咸豐二字後皆在 保和殿武進士殿試 上閱馬步射於 紫光閣坐大幄次西階下侍

班者皆東向惟見步靴不能回顧馬射又閱技勇在景運門外箭亭諸臣侍班者領侍衛內大臣二人得 賜坐左右以此班侍立最久故有善撲營十人立於起居注官之後備搬移刀石之事

向來 紫光閣閱武進士射先命 皇子騎射以爲多士程武道光丁未武進士一甲一名李信一甲二名姜國仲一甲三名不得其人庚戌武進士一甲一名彭陽春一甲二名岳汝忠一甲三名不得其人

順治十二年 上親選武進士二十二人以領侍衛內大臣教習騎射 詔以肇行大典特加優異一甲一名視副將二名視參將三名視遊擊二甲十九名視守備按名食俸十四年 命齋拜教習武進士今無此制

養吉齋叢錄卷九

六

順治十六年直隸武生送兵部試騎射技勇用翰林爲主考試策論從左副都御史袁懋功請也今制武闈派主考官試馬步射及弓刀石內場武經不送兵部考試亦不試策論

康熙辛卯准馬兵武鄉試千總把總准武會試各一次旋停

文生武生准互試一次文武舉人准互會試一次始於康熙五十三年乾隆丙辰准監生入武場辛酉福建武生某以懷挾文字預藏試院遂以五經中元事發置於理因停互試及監生入武場例

康熙四十八年 命八旗漢軍應武科雍正元年 命八旗滿洲應武科十二年停滿洲武試又武鄉會試射的八十步康熙三十二年改爲五十步 明武生由州縣起送鄉闈布政彙送巡撫中式者下科仍准鄉

試三科中式武舉得為守禦所千總兩科一科武舉選衛千總其時無進士科也雍正間武生附入儒學武舉罷三科之制其已為守禦所千總及衛千總者不准會試

選拔貢生十二年一舉行舊例也順治八年十二年兩次舉行康熙十年舉行一次後張文貞玉書嘗疏請每遇鄉試令各省學政每學舉一人貢入國學雍正元年令六年選拔一次送京考驗乾隆初行廷試例乃 命十二年一舉行

雍正間欲於各省額設常平穀二千八百餘萬石外增穀三千二百餘萬石特開監穀之例此捐監生之始也乾隆初停各項捐納惟留監穀一條六年令在部收折色在外收本色八年停止九年復開二十八年停浙江江蘇江西等四省捐穀例三十一年停陝甘捐穀例三十九年復陝甘捐穀例四十七年停臺

養吉齋叢錄卷九

七

灣捐穀例嗣後各省或停或復不一而部收折色則為常例矣嘉慶四年以各省封存銀皆以軍需撥用遂令各省皆收折色至道光二十二年增定捐武監生例

捐納候選之貢監舉人例不准與鄉會試舊例有捐應鄉會試一欵乾隆元年捐例一概停止 命貢監願與鄉試舉人候選未得缺而願與會試者一體考試

康熙間三逆初平軍儲不繼聽人輸資充名費序號日例生既而停止其後有欲請復是法者李文貞光地奏以此法妨學害正不可行及疏請遂奉駁飭

附錄 咸豐二年楚粵軍務戶部請捐軍功舉人生員奉旨不准厥後需餉益急有捐輸數多奏請 賞舉人者亦准

行

舊時生員無定額大縣多至數十名後定府學二十名大學十
五名中學十名小學八名當三藩叛逆時開捐生員例文生一
百兩武
生五丁巳戊午庚申辛酉歲科試大學止取四名餘歸捐納不
限額至癸亥復十五名十名八名舊額後以 南巡推 恩復
有廣額之例

養吉齋叢錄卷九終

養吉齋叢錄卷九

末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康熙十七年 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詞十八年試於體仁

閣下取列高等授職者五十人一時名儒秀彥多與其選雍正

十一年復 命內外諸臣薦舉十三年 高宗御極下 詔敦

迫元年試於體仁閣授職者十五人丁巳補試授職者四人八

十年中兩開大科側席旁求恩禮優渥極曠古未有之盛其規

制除授貫履文字詳見鶴徵錄已未詞科錄詞科掌錄詞科撰

言諸書與試人數據 皇朝詞林 典故所載與他書頗異

按已未詞科王阮亭池北偶談方渭仁松隱筆乘皆云薦者

一百八十六人吏垣牘略云薦舉一百八十六員赴部驗到

一百三十一員愚山年譜云同試者一百七十五人藤陰雜

養吉齋叢錄卷十

記應考者一百三十三人竹垞年譜云同徵一百九十餘人

柳南隨筆與薦者一百七十四人據已未詞科錄所考證除

取用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姓名俱載館選錄外特賜同

博學鴻儒科二人高士奇勵杜訥在 南書房 賦詩一首特授內閣中

書年老者七人邱鍾仁王方穀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

孫枝蔚特授內閣中書臨試告病者二人傅山杜越丁憂未

與試者十四人曹溶汪懋麟黃虞稷王穀章陳學夔戴王綸

林以畏陸隴其惠周惕張貞錢芳標彭桂柯崇樸柯維楨未

試病故者三人葉舒崇郁植陳九勝未試致仕者一人祝宏

坊患病行催不到者十四人應薦謙張新標范鄒鼎王追騏

嵇宗孟蔡方炳陸舜李容黃宗義張九徵魏禧顧景星顧豹

文章貞中途苦病不與到京稱疾不與試者二人紀昉王宏撰與試

未用者九十五人閻若璩田雯嵇永福吳雯楊還吉馮雲驥

畢振姬顧鼎銓葉封陳玉璠陳信孫榮李念慈吳農祥張瑞

徵許先甲趙進美陸元輔王念真任辰且陸次雲許自俊魏

學渠儲方慶周之道鄧林梓李良年江闈白夢鼎林堯英葉

灼棠葉奕苞田茂馮馮行賢王祚興徐林鴻羅坤楊毓蘭黃

始宋維蕃金居敬王岱施清高層雲張英宋寶穎譚吉璉王

孫蔚毛際可王紫綬上官鑑法若真王廷璧李大春徐成清

傅辰侯七乘張霍成其愿宋昱徐懋昭陶元瀉王鉞董俞李

芳廣潘颺言徐之凱徐孺芳趙廷錫潘藩大張含輝郎載瓚

李瑞徵陳英葉方蔚許菘荃程大呂程必昇趙驪淵陳宏陳

懷真高向台宋涵馬駿朱培程易朱士曾劉瑞遠戴茂隆李

開泰邵允彝林鵬張能麟周起莘趙廷颺辭不就者十二人

養吉齋叢錄卷十

顧炎武王揆徐夜聞性道萬斯同王曾武李清仲治胡周鼎

馮京崔華費密後期未試者二人夏駟方象璜舉不及期者

一人姜宸英補遺二人辭薦 不就周容錢肅潤丙辰詞科共薦舉

二百七十六人取列一等五人二等十人姓名俱載館選錄

外與試未用者二百二人易宗瀛李鎔長住張振義梁機李

紘杜詔胡期頤查祥黃之雋周欽徐廷槐胡天游徐文靖鄧

士錦魏允迪黃世成余騰蛟張星景夏之蓉李春耀劉始興

劉斯組劉五教車文河韓曾楊述曾陳長鎮鄭長慶傅涵江

趙昱李光型劉世澍方辛元吳麟黑璫金鑑西成陳景忠趙

甯靜史鳳輝姚世鍊方榮如胡浚李清藻戴永植陳洪淡盛

樂葉承點王世樞曹慎秦懋紳金焜吳溶馬樸臣于忒俞鴻

德馮元溥吳銳劉大樞王霖曹廷樞周汝舟沈彤周京汪臺

尙廷楓峻德汪授甲王藻柔調元汪祚陸榮桓盧存心胡二樂凌之調趙信丁凝李光國顧陳埈趙承孝朱稻孫沈炳震陸枚葉酉楊廷英夏之翰翼正龔元玠王作人王延年沈冰壺甘禾饒一辛劉世基裘日修張範劉自潔閻介年汪士鑽陸祖錫邊連寶孫見龍沈德潛倪承茂吳龍見胡鳴玉馬榮祖葉榮梓王騰蛟張鳳孫姚焜沈虹王會汾陳黃中張廷槐邱迥許鏘顧棟高潘遇莘郭東劉斯翺劉鳴鶴陸桂馨吳張元任瑗陳光祚吳榮李希稷梅兆頤江其龍厲鸚周玉章沈炳謙張懋建汪沅周珍周大樞萬光泰陳士璠邵昂霄程川孫貽年李宗潮錢載金文瀄沈樹德申甫鄧牧黃永年廖理張錦傳李灝黃天策王士驥方鶴鳴潘思光張甄陶王元芳陳繩福陳一策陳大珍陳繼善饒允坡易宗沿鄧獻章陳世

養吉齋叢錄卷十

三

賢王文清張敘段梧生錢斌陳世龍許伯政王元張庚牛運震耿賢舉顏懋倫閻式鑛朱超萬邦榮張榮圖王祖庚王系張廷奏王起鵬解含章秦涇劉暉許儒龍何夢篆施念曾鍾獅勞孝興車騰芳袁枚吳王坦田荃沈潤毛一聰南昌齡進雲龍不就試二十五人奚源夏策謙方貞觀曹秀先萬經全祖望華希閔靖道謨蘇珥屈復褚菊書龔纓余華瑞聞元晟王照萬承芴馬日璐陳撰瞿駿方觀承金德瑛金門詔周振采翁照蔡寅斗丁憂不與試四人金虞楊煜曾符曾嚴遂成部駁不與試十人汪芳藻于梓張宏敏葉長揚宋照宋士宗傅王露邵岷祝維詰許遂已故六人黃濤柯煜魏樞孫天寅朱厚章葉燾鳳先試四人陳以剛梅枚許佩璜徐本儼實共二百七十人其六人則復薦者也藤陰雜記云丙辰鴻博一

百九十三人談

附錄 進士釋褐在國子監詞科諸臣釋褐在瀛洲亭

雍正八年舉通曉性理八人並賜進士 曠恩也乾隆元年尙書楊名時薦進士莊亨陽舉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吳鼎拔貢宮獻瑤監生夏宗潤留心經學 命用爲國子監官屬時楊方管監務也十四年 命內外大臣舉潛心經學之士共四十九人復 命大學士九卿確覈得陳祖范吳鼎梁錫瑛顧棟高四人吳梁以國子監司業用陳顧授司業銜其時陳顧蓋已篤老矣此皆由薦舉命官不由考試者

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由蘇州迄江甯 御試士子者三 中選者給白金令赴京入各書館此 召試之權與乾隆嘉慶 開 翠華巡幸每舉 召試之典 高宗十二次 仁宗二次

養吉齋叢錄卷十

四

試以一賦一詩一論或以入高等者進士舉人卽授中書生員賞舉人准會試亦有卽授中書者餘或賚以緞匹中閒淹博之才甚多而邀特達之知躋陟榮貴亦指不勝屈也

附錄 乾隆丁丑浙江 召試詩題循名責實得田字 御

筆草書諸生莫辨押因字思字者多押田字僅二卷難定去 取次日復試以蠶月條桑詩第一童鳳三卽押田字卷也

向例散館用五言排律八韻或十韻論一篇不出論題則用時 文雍正元年用詩賦時文論四題或作兩篇亦得列高等作三 篇四篇者聽其後皆勉爲四篇轉多草率乾隆元年尙書任蘭 枝侍郎方苞奏請專試詩賦報可其制遂循行至今

凡散館清書試繙譯餘試詩賦舊例試於體仁閣或保和殿 聖祖駐蹕暢春園時則於瀟甯居散館 世宗駐蹕圓明園則

於吏部朝房散館至 高宗時命於正大光明殿散館今則在保和殿矣 聖祖於散館時每先引見近時則大臣閱卷進呈親定等第越日引見授職乾隆元年命滿洲庶吉士來年以清書散館從教習徐元夢請也二年仍令停止

按散館居下等應改官有奉 旨留館再教習三年者康熙閒如何義門諸人是也乾隆以來亦每有之又散館有革職者如康熙閒張禹玉是也

附錄 孫淵如星衍以一甲授編修散館題爲厲志賦孫用翦翦如畏時和坤當國指爲別字抑置二等改官故事一甲授編修者散館居下等或仍留館即改官可得員外有使孫詣和者孫不往遂改主事自後凡散館改部皆以主事用又嘉慶元年散館 高宗偶檢賦彙所載汙厄賦爲題試者

養吉齋叢錄卷十

五

不知爲傅咸所作誤解爲元結之窪尊多有傳會失旨者世祖最重庶吉士每親自考校乙未館選丙申特先授漢書庶吉士王益朋王命岳等官給事中及御史戊戌館選己亥試於南海子特先授清書庶吉士馬晉允富鴻業等十人爲編修檢討而陳敬殷觀光二人革職皆非散館故事

按熊孝感集李平傳云順治閒每遇雙月試庶吉士於太和殿 大考閱卷學院不開列庶常散館學院教習皆不開列道光辛丑散館潘穆兩大學士方爲學院教習而派閱卷則 硃筆添入也

順治十年 御太和門親試兼翰林銜吏部侍郎成克鞏禮部侍郎張瑞及內三院學士劉宗正編檢以上官六十二員君子

懷德論一篇請立常平疏一道有留任者有改外任者編檢以上官照詞臣外轉舊例優與司道等缺年衰病弱請告者聽此

御試廷臣之始此大 學士詹事府詹事以下各候親試分別高下五年 御試除三院學士外翰林官皆與試才堪外任者照前

例酌與補用其時蓋以外轉爲優惟考清書翰林有內升者年一次十三至康熙閒習漢文者始與內升十八年己未侍講牛

鈕試列第一即日除侍講學士是也其後乙丑初試一賦一五 辨一記一 七言律 甲戌 論再試一賦一 乙未 一詩 凡三試優者獎勵劣者

或降調或對品調用時詹事尙與試甲戌取列第一徐秉義即詹事也據居易錄壬午亦大考翰詹雍正閒未之舉行然元年

正月嘗以寶座銘考試翰林諸官有編修成文以措詞不當鑄職是亦猶後之大考乾隆二年丁巳以後則自少詹以下乃與

養吉齋叢錄卷十

六

試試題一賦一詩其一則策論疏無定大率閒四五年即一試卷分一二三四四等有遷擢者有降調休致者惟乾隆癸亥試後又覆試休致翰林有起用改補及留任者庚寅辛卯辛亥翠華巡幸休致翰林鄭岱鍾等迎鑾獻藝因再試之皆邀起用曠恩也

考試翰詹等官試卷俱彌封自乾隆二十八年始

向來大考翰詹在兩書房行走者皆與試乾隆三十三年大考中允曹文垣編修彭元瑞沈初董誥方直 內廷奉 旨免試

尋以四人學問皆優未得升轉特加一級以示寵異道光十九年二月大考 命上書房行走之賈楨不必考試二十七年五

月大考 命上書房行走之葉覲儀沈兆霖不必考試是時南書房無翰詹以下官

乾隆以來大考翰詹以一日而畢按王士禛居易錄云壬午冬駕歸自德州考試內直諸詞林官至二十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二三等三等調知縣用是當時試事甚詳慎非止一日也

向來大考編檢升至學士已為最優乾隆開阮文達元擢少詹事尤為異數是年阮卷列一等第二 高宗拔置第一

滿洲翰林缺出先用內班內班無人例用外班充補迨考試詩賦以非所素習輒以下等改官道光二十七年 宣宗以繙譯為滿洲本業每科繙譯會試中式者止用部屬升途較隘命將此項人員轉入翰詹衙門一體升轉遇考試翰詹之年即照向例考試繙譯

康熙二十三年 御試八旗文學之臣以 御製竹賦為題繙

養吉齋叢錄卷十

七

譯以觀滿漢文義自通政使以下筆帖式以上五百餘員此則專試繙譯非試翰詹也乾隆開試外班翰林或論或繙譯不以詩賦惟五十三年試八旗翰詹出身大臣官員五十六年試八旗翰詹官則皆用詩賦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試熱河隨駕官三十三人詩題萬家烟火隨民便文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取一等五人原庶吉士傅敏

即福舉人徐覺民貢生成禮翰林院侍讀王國棟主事色舍立次等三人監生孫廷樞侍衛趙宏濟員外郎顧琮字取一人侍衛崔起潛皆旗人此又專試旗員之隨駕者

庶吉士散館翰林大考官考差各試卷散館用卷有朱格大考考差皆用白摺舊時另紙起草乾隆開始有添寫草稿之例然卷俱進呈於體制殊未協嘉慶四年仍復另紙起草舊例

雍正三年始定考差例凡由進士出身官員定期試以書執彌封呈覽 欽定等次記名識以牙籤貯以金筒臨遣時大學士齋至午門每省掣正陪各一員引見差用然非每科必考也考取人員漸少則復試一次而已乾隆元年應行恩科鄉試 命張廷玉鄂爾泰朱軾徐本邵文基任蘭枝徐元夢福敏孫嘉淦楊名時于翰林科道部屬內各舉數員于五月送內閣彙奏試於保和殿第其高下引見記名以備簡用至三年則無論保舉與否一體考試九年 命大學士尚書侍郎保舉再行考試十二年以各科舊例不同外間議論不一 命將應開列人員通行考試其不願試者聽仍著大學士九卿各舉所知密封送內閣進呈聽候酌用三十三年停止考差由各衙門揀選引見自後則鄉試年分皆考差其試卷由閱卷大臣排定名次嘉慶十

養吉齋叢錄卷十

八

五年令不必排定名次惟于所閱之卷分取與不取而已以御史周廷森有閱卷名次外間傳說紛紛之奏也又嘉慶己未分校而未經考差者七人道光癸未分校而未經考差者五人咸豐辛亥壬子兩科則未試而得差者居十之三四

向來考差文字入選等第名單交禮部部臣請簡時夾單開列乾隆丁酉不發出名單己亥仍發出己亥後皆不發出凡考差者通行開列請簡

會試順天鄉試考官本不發批本處於入簾日派乾清門侍衛齋至午門交大學上拆封同稽察御史宣旨唱名是日凡考差者皆往聽宣其 內廷行走者如點充考官預令前往宣旨訖入闈與不入闈者均不得逗遛違者劾奏自嘉慶己卯始因御史袁銑有飭遵功令之奏也日久懈弛入闈者不即往咸豐己

未以戊午科場事發鄉試時 上密派御前侍衛至貢院查點
有遲至申酉閒入闈者奉 旨嚴飭
考試試差向用四書文二篇詩一首嘉慶己卯裁四書文一篇
增五經文一篇

順治閒鄉試正副主考指定某衙門官差往某省如順天江南
正副主考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員他省以
給事中光祿寺少卿六部司官中書行人評事差往皆有一定
至康熙閒始以各衙門應差官員職名通行開列請簡

康熙閒奉 旨派出主考官考宴於禮部 賜金花綵緞表裏
各有差宴畢始入鎖院後來慎重防閑宣 旨後即促令入鎖
院無復宴賚之事

舊例修撰祇充會試同考不典鄉試典試自康熙己酉徐元文

養吉齋叢錄卷十

九

以待讀典陝西試始見池北偶談

祭酒有考錄貢監之責舊制不得典順天試乾隆甲子祭酒崔
紀典順天鄉試 異數也

雍正癸卯嵇文敏曾筠以河南巡撫為河南正考官壬子少寇
王蘭生以安徽學政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為前此所
未有

順天鄉試主考凡籍隸順天直隸者應迴避惟乾隆癸卯翁洗
馬方綱道光壬辰白總憲鏞俱為副考官不迴避翁大興人白
通州人

順天鄉試主考順治乙酉丙戌戊子用二人辛卯甲午用四人
此二科分滿漢榜其二人乃閱滿文者以後滿漢皆用漢文通
為一榜故歷科主考皆二人至乾隆庚子以兵尙蔡新為正主

考刑侍杜玉林閣學嵩貴副之三主考實始於此後沿為例惟
嘉慶庚午用二人道光壬辰用四人咸豐己未用四人又案雍
正以前順天主考凡編檢部屬皆簡用不必盡大僚雍正癸卯
科後編檢等官無復主試者

會試總裁順治丙戌用四人清秘述聞所載為范文程剛林甯
完我馮銓按魏敏果中丙戌進士年譜載座師四人有邢充格
無甯完我譜為敏果自述當不誤丁亥壬辰用六人已丑則多
至七人剛林邢充格范文程洪承疇甯完我宋權王文奎乙未
四人戊戌己亥辛丑皆二人康熙丙戌己丑戊戌己亥辛丑用
二人餘科皆四人雍正癸卯二人癸丑三人甲辰庚戌皆四人
乾隆丙戌丁巳己未壬戌乙丑戊辰辛未皆四人壬申甲戌丁
丑辛巳癸未丙戌三人己丑二人辛卯壬辰乙未戊戌三人庚

養吉齋叢錄卷十

十

子辛丑甲辰四人丁未己酉庚戌癸丑乙卯三人嘉慶丙辰三
人四年己未用四人以後率用四人為常至道光己丑則用五
人曹振鏞玉麟朱士彥李宗昉吳椿近科又有用三人者

附錄 乾隆戊戌會試總裁為于文襄敏中王文端杰同考
則秦大成陳初哲黃軒金榜皆殿試第一人在京狀元無
不入闈者一時以為盛事

附錄 雍正元年癸卯會試以試官持擇公允加朱軾太子
太傅張廷玉太子太保優渥之典前後所無

舊例翰林給事中同為考試官以翰林為正給事中為副吏部
與五部同為考試官以吏部為正五部為副至康熙閒即不拘
此例

康熙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睿為陝西主考御史吳甫生副

之以御史劉子章為江西主考御史傅作楫為浙江主考庶吉士孫枝彌為山西主考香祖筆記載之云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鄉試自是科始已卯以編修阿金為福建正主考滿保為浙江副主考喀爾喀為河南副主考法保為陝西副主考居易錄載之云滿洲翰林官典鄉試自此始清秘述聞法保作海保

附錄 國初主考奉使不必即行回京亦無定期遂有恣意遨遊者康熙間限命下五日即行李紱雲南驛程記頗言踴躍出京之狀雍正開始令寬期治裝至乾隆時復有出京過遲者乃飭部酌定日期

順治三年定會試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員內用翰林官十二員六科官四員吏禮兵三部司官各一員戶刑工三部司官每科輪用一員按清秘述聞載順治丁亥會試十七員已丑會試二十一員恐是錯漏至康熙三年

養吉齋叢錄卷十

士

甲辰會試以後皆十八員癸卯鄉試十八房蓋自此始清秘述聞載戊子鄉試十六員五十四年乙未令不同省同考官每房二人同閱有弊並坐鄉會試同據此當用三十六員而清秘述聞載乙未戊戌辛丑三科皆三十二人恐誤又魏敏果年譜載丙戌房師魏天賞岳映斗雍正元年癸卯鄉試每房仍用二人豈當時每房亦二人耶清秘述聞載乾隆丁卯一人於十八房之例循行至今不改順天鄉試僅十七員必是脫漏

撥房之例雍正七年議定

各省鄉試房考舊制以科甲出身州縣派充雍正七年己酉停現任知縣入簾調取鄰省候選進士舉人大省三十人中省二十五人小省十五人接界三百里內者不得咨送乾隆丙辰停止調取鄰省進士舉人例仍用本省官

順天鄉試同考官向用京官康熙庚午用知縣何訥等十五人

居易錄載之謂用外官自是科始按先此丁巳鄉試已參用知縣王錫輔等六人庚午以後各科多無考惟戊子科有知縣梁通洛等五人雍正以後不復用知縣

國初鄉會試分房不全用進士出身人員亦兼用庶吉士及知縣順治丙戌會房兵科郝傑辛酉舉人丁亥會房刑科梁維本辛酉舉人乙未會房兵部郎中楊陞戊子舉人已亥會房富鴻業馬晉允吳珂鳴王吉人郭諫王鳳昌彭之鳳崔蔚林吳本植俱戊戌庶吉士辛丑會房王遵訓田麟楊正中李天馥陳廷敬周訓成蘇宣化翟世祺朱錦周之麟鍾朗金國用陳志紀盧乾元趙之符趙濟美俱己亥庶吉士禮科姜希轍壬午舉人康熙甲辰會房禮部主事俞有章乙未會副兵部主事蔡兆豐辛丑會副癸丑會房兵科余司仁戊子舉人丁巳鄉房王錫輔周之麟皆進士知縣黃燠彭孫通華章志沈珩皆進士候選知縣戊辰會房兵科陳世安丁巳舉人甲戌會房兵科趙心并壬子舉人工科彭鵬庚子舉人戊子鄉房工部主事歐陽方曜甲子舉人梁通洛王家驊薛祖順陳守創李先立俱進士知縣雍正癸卯鄉房鄭江夏力恕何朗侯來旌關上進晏斯盛黃煥章吳棫俱辛丑庶吉士會房御史許容辛卯舉人壬子鄉房陶正靖曹一士楊廷棟裘思錄皆庚戌庶吉士

養吉齋叢錄卷十

士

乾隆丙辰會房崔紀係祭酒汪由敦係四譯館少卿辛酉鄉房朱必坦壬子舉人甲子鄉房鍾鳳翔邵齊燾姚範孫廷槐凌鎬周孔從王鋌王康佐劉錫齡黃遇隆皆壬戌庶吉士庚辰會房錢大經庶吉士至甲午順天鄉試分校於例不開列人員內用京堂七員小京官四員宗人府府丞寶光鼎太常卿吳王綸光

乾隆乙卯瑚圖禮以候補四品卿為山西學政道光乙巳戴熙以候補侍讀為廣東學政亦曩時所未有乾隆初河南巡撫雅爾圖奏學政不得帶家眷經九卿議行七年停此例

養吉齋叢錄卷十終

養吉齋叢錄卷十

五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一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仁廟六旬萬壽舉行盛典最稱繁麗侍郎王原祁為萬壽盛典總裁畫圖長二十餘丈李公紱為之記臚載甚悉今撮其大略并扁聯之佳者錄於後

由暢春園花洞東過雙闌至宮門前五色錦繪綵牆一座結萬壽無疆四字左右綵坊各一過小東門東為清梵寺諸皇子於寺內建慶祝經壇演劇綵臺一旛竿二寺外結坊一由清梵寺前徑南折而東曰太平莊為直隸九府臣民慶祝界道旁有通州進魚回民百餘又前路左演劇綵臺一臺前有淮揚徐沿河耆民及河兵建黃幃綵坊前列 萬壽亭左右旗仗官燈黃轍中陳進 上冠服及土宜食物又前路右有漕運旗丁數百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十一

人慶祝陳設與淮揚耆民同又前夾路綵廊左為耕圖右為織圖用絹為田夫紅女按農桑事次第各錄 御製詩一篇凡四十楹又前路左演劇臺一木質而竹理又前折而南為葡萄長亭以綠綵為之橫蔭數畝中設 御座旁翼以百蝶小軒外周花籬其前過小橋折而東路右連像歌臺以童子結束歌甘涼西音過臺為小關帝廟有膳房諸臣慶祝經壇廟前為龍棚棚前有綵坊坊左右為鼓亭循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前立表棚一旛竿五出坊路右演劇綵臺一稍前路左有庵曰興隆有算法人員慶祝經壇庵前燈坊一坊左右燈樓各一直坊路右表棚一旛竿三又前為節節高歌臺以童子結束聳立人肩從高歌舞頗類連像尤加恢詭又前連像歌臺一路左雕木演劇臺一前接杏花林周遭花欄六丈內十番平臺一長草亭一

芳草亭一六角亭一又前路右有包衣昂邦慶祝龍棚前建綵坊又前路右廟曰皇莊關帝廟廟旁爲松亭又前松墻百餘丈路左鼇山重臺一座下演劇上節節高歌臺前爲牡丹圍圍下爲荷池池底以板爲之清波漾洄錦鱗翔泳臺後石山轟起林木蔚然皆繪繡結撰者又前爲直隸臣民接駕處左右各有坊又前爲萬壽寶閣閣三層前有綵坊坊左右爲綵屏屏下綵獅六各高丈二尺直坊路右大綵墻一結天子萬年四字墻左表棚一又前有包衣人慶祝龍棚棚外旂竿二左右鼓亭前立綵坊坊下有綵橋過橋旂竿四又前路右演劇綵臺一鼓亭二又前夾道綵坊二稍前有綵坊曰民和年豐進坊爲蘇州臣民慶祝界坊左鼓亭一路右有演劇樓臺臺脊樓結衢歌巷舞四字又前爲皇棚綵簾四映周欄爲黃幔三層下繞以朱欄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二

中設御座座旁大理石屏二後設紅哆囉呢幔金書天保九如詩棚後小軒五楹陳設文玩盆花左右園林小景曲廊橫亘左有松亭右有柏亭亭外雜植桃李前建綵坊聯曰萬年人慶長生節三月天開四海春坊左右爲燈廊中設慶祝表屏坊前有耆老貢獻土物百盤坊下綵橋一左右小紅橋二過綵橋路左大綵墻一廣四丈綵結大壽字五左右爲抱角燈棚又前路右有演劇樓臺臺脊樓結民安物阜四字直臺路左爲耆老接駕棚前設龍亭御仗旗幟後張百壽黃幔長三丈繡壽字百又前過街綵坊一過坊爲江南江常等十三府慶祝界路右有候選候補官員建黃棚一內設萬壽圖屏金書壽字各體者萬左右鼓亭各一又前路左爲松江府在籍諸臣及耆民慶祝皇棚左右綵廊直棚路右爲表棚又前夾路綵坊二又前路

右爲演劇綵臺又前爲小景樓亭亭前爲花籬蔓延二十餘丈又前路左爲十三府慶祝皇棚中設御座前陳古鼎蟠桃長生花萬民宴萬民衣左右綵廊木施陛楯右平左城高數尺棚前大綵坊棚左右松柏亭各一花架四外周以綵廊外左右鼓亭直坊路右爲表棚棚左右燈樓各一又前路右演劇臺一又前夾道綵坊二徑兩坊間折而東路左有庵曰百祥庵前有綵坊過坊爲浙江臣民慶祝界坊左有通州坐糧廳慶祝龍亭設大鼎一龍燭二燭長丈又前有通漕七省旗丁陳設慶祝龍亭香又有一統萬年青亭萬年青草名高尺餘葉菁蔥可愛四時不彫一名千年運又前有過街綵坊過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有過街綵坊過坊路右有扮演故事臺演海上羣仙又前有過街綵坊過坊路左爲皇棚中設御座旁引兩廊雜陳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三

古玩廊外左右鼓亭前建綵坊直坊路右燈棚一棚左右故事臺二左三星右五老又前有過街坊過坊路左爲浙江耆老接駕棚又前路右故事臺一演瑞池仙樂又前有四角擊壤亭中設玻璃屏書擊壤頌又前有過街綵坊過坊稍折而東路右有廟曰茶棚關帝廟前爲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慶祝經棚棚前有綵坊左右爲鼓亭直坊路右爲表棚又前路左右綵坊過坊路左有演劇綵臺又有香亭一夾道鼓亭二由茶棚關帝廟東行有過街綵坊進坊爲福建山東江西河南廣東廣西六省臣民慶祝界路左爲耆老接駕棚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木龍亭一亭八角前柱金龍對蟠鱗爪騰攫中設御座左右燈廊雙引前闌捲棚五楹棚前有大綵坊高三丈餘藻繡繪連下接於地顏曰萬壽聯曰兩地參天日月岡陵開壽域錫

疇斂福鳳麟河嶽獻貞符匾聯皆銅質閃爍奪目麗日燭之不可迫視坊下綵獅二九狎狎亭左右各闢小園花闌周數畝園窗曲徑杳窳相通各建小軒珠燈密布與花柳掩映出花闌由萬壽坊前過小橋直坊路右為表棚棚左右鼓亭各一又前路右有重樓上懸名燈下奏十番清樂又前松亭一亭下三面周以花闌又前路左有綵坊又前路左八角演劇臺一有聯曰天樂動南薰彩鳳高臨青玉案瑤池供壽酒彤雲輕護紫霞杯路右六角演劇臺一又前路左牡丹棚一路右柏亭一又前路左有燈樓過樓折而東地名大柳樹有古柳一株萬絲拂空垂蔭盈畝過大柳樹有過街綵坊進坊為四川陝西山西湖廣貴州雲南六省臣民慶祝界路左五綵重臺一上以絹製羣仙下陳設古玩過臺折而南有綵坊又前路左柏亭一路右櫻亭一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四

又前路左有燈樓路右演劇臺一又前路左為皇棚棚據高地俯視平疇澶漫靡迤陛楯鬱律歷級而上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干霄蔽日中設御座前列粧妝如壽桃者數千棚外大綵坊有聯曰天申命用休四方來賀皇建其有極萬福攸同左右鼓亭一直坊綵橋一橋三洞經以綵闌偃月垂虹蜿蜒數丈棚左右龍旗二竿絕高縹緲拂霄漢直坊路右十番綵臺一臺前表棚一又前路左有燈樓又前有演劇綵臺又前夾道綵坊二又前有清音臺又前有過街綵坊出坊有寺曰慈獻過慈獻寺有寺曰隆昌長蘆商人建慶祝皇棚棚前有綵坊直坊為榜棚棚左右鼓亭一又前路右故事臺一演木公金母諸仙又前路左節節高歌臺一又前路右為小花園園中六角亭一又前夾道演劇臺二鼓亭二過街綵坊二又前路左有寺曰廣通有

五旗諸王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綵坊三稍前過街綵坊左右各一右坊外路右為諸王接駕處直中坊路右榜棚一旛竿五棚後迤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有廟曰天仙過天仙廟為真武廟有巡捕三營將校建慶祝經壇廟前為龍亭亭中以童子演八仙陳蓬瀛仙樂左右綵坊各一直亭有綵坊稍前有庵曰五聖庵旁榜棚一又前路左有演劇綵臺又前路右有西直門市民建綵坊出坊過石橋有過街綵坊過坊進西直門有過街大綵坊則皆提督九門步軍統領隆俄多所建也圖中大駕鹵簿竟此又樺皮廠衙內西三官廟有吏戶二部尙書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臨街設龍亭一亭前有綵坊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過街綵坊各一右直兩坊間綵坊一坊後燈樓一樓下為榜棚棚後旛竿五棚左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馬香兒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五

衙衙內關帝廟有西四旗前鋒統領軍統領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臨街結綵坊三坊前綵結須彌座座上為萬壽景命亭亭後設金書百壽字圍屏左右堆紗屏各一屏外為鼓亭亭外周以綵牆廣十有七丈循牆折而前為過街綵坊二直中坊路右榜棚一旛竿五棚右有五綵重臺下演劇上放飛鳥棚後有皇十四子結綵坊二又前路右有寺曰崇壽有甯壽宮太監等建慶祝經壇寺前皇棚一棚外有大綵坊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路左榜棚一旛竿五又前路左北草廠內萬福庵有寧壽宮老福晉建慶祝經壇臨街建皇棚棚外綵坊三左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過街綵坊右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過街綵坊坊路右榜棚一旛竿五棚左右有綵坊有放生綵臺日放鳥雀無算廠內又有寺曰萬壽有內務府正黃旗

包衣參領以下護軍以上建慶祝經壇臨街建 皇棚一棚外
八字綵牆中開園門門外綵亭一左右鼓亭旛竿各一前結大
綵坊三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各一直兩坊間路左勝棚一旛
竿七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東三官廟有大理寺太常寺卿以
下諸臣建慶祝經壇臨街建八角 萬壽松樓樓左右松棚各
一棚右演劇綵臺一樓前鼓亭二過街綵坊三左右折而前過
街綵坊各一直兩坊間路右勝棚一旛竿七棚左右松棚各一
又前路左崇正觀有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
經壇臨街為經棚棚左右為鼓亭前建綵坊三左右折而前為
過街綵坊直兩坊間路右勝棚一旛竿五出坊過石橋路左演
劇臺一臺左右綵結海山如赤城霞起巒岫可觀又前路左北
廣濟寺有禮部刑部國子監光祿寺鴻臚寺尙書祭酒卿以下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六

諸臣建經棚寺外左右鼓亭一前結綵坊三稍前左右過街綵
坊二直兩坊間路右勝棚一旛竿五出坊演劇綵臺一過此為
新街口折而南路右祝壽寺有兵工二部尙書以下諸臣建慶
祝經壇寺外左右鼓亭前結綵坊三左右稍前過街綵坊二直
兩坊間路左為勝棚棚前 上諭龍亭一棚後旛竿五又前路
右龍泉寺有都察院通政司太僕寺順天府六科及大宛二縣
五城兵馬司諸臣建慶祝經壇寺外左右鼓亭前結綵坊坊前
大綵坊三又折而前為過街綵坊出坊路左演劇臺一又前路
右有東四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百老獻壽臺九級
扮百老人各執金壽字層累而上又前路右帽兒衚衕關帝廟
有東四旗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以下護軍以上建慶祝經壇出
街有綵坊坊前鼓亭二左右有綵坊直兩坊間路右勝棚十六

楹棚前綵亭二棚後旛竿十四路右演劇臺一路左綵坊三又
左有過街綵坊又前路右寶禪寺有九門步軍統領以下將校
建慶祝經壇寺前綵坊一稍折而左有綵坊一出街大綵坊一
坊前鼓亭二左右過街綵坊各一直兩坊間路左勝棚一旛竿
五坊外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普慶寺有內閣翰林院詹
事府中書科諸臣建慶祝經壇有綵坊寺外為經棚左右鼓亭
棚前綵坊三過街綵坊二直兩坊間路左勝棚一旛竿五出坊
外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石牌衚衕西方寺有鑲紅旗滿洲蒙
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寺前有綵坊稍前有綵坊一出
衚衕左右鼓亭前結綵坊三過街綵坊二直兩坊間路左勝棚
一旛竿五出坊外路左演劇臺一又前路右般若庵有鑲藍旗
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庵前綵坊一左右鼓亭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七

前結綵坊三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兩坊間為勝棚棚內
萬壽詩屏二棚後旛竿五出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為毛家
灣路左有副都統賴都母吳蘇氏接 駕龍亭一又前為街心
觀音庵有大市街北小民建慶祝經壇庵外經棚一旛竿二又
前路右眞武廟有正紅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
壇廟前綵坊三坊前綵門一左右為綵牆牆左右為鼓亭循鼓
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路左面北演劇臺一臺以五色繒帛結
為流蘇網戶當目輒嵌小鏡燦若千星亦奇觀也又前路右雙
關帝廟有直省督撫提鎮率所屬來京諸臣建慶祝經壇廟前
有綵坊坊前設鼓亭旛竿左右為綵牆近牆綵坊一綵亭二左
右過街綵坊二直兩坊間路左為勝棚棚後旛竿五出坊路右
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旃檀寺有莊親王建慶祝經壇臨街為

皇棚棚外綵坊三坊左右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直兩坊間路左為榜棚棚後旛竿五左右綵坊二出坊路左演劇綵臺一又前為四牌樓圖中旗手衛樂器自此陳設直至西安門四牌樓徑南市民夾道為燈廊百餘楹有過街綵坊圖中陳設鹵簿始此巨象神駒與 御輦間列望之如山嶽如雲霞然又前過街綵坊過坊路左關帝廟有西安門外小民建慶祝經壇廟前有綵坊又前為皇城西安門進西安門路左西十庫口內有上三旗三十家包衣人因天王殿舊址建寺奉 萬壽奉 敕賜名慈雲寺前夾道新植松柏百餘株臨街為綵坊坊左右鼓亭亭外濟貧錢棚循棚折而前過街綵坊二直兩坊間路右為演劇綵臺左為濟貧餅棚右為榜棚棚後旛竿六出坊路左有包衣婦女千百人於此接 駕又前有包衣三旗廣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八

儲司人員慶祝綵坊左右鼓亭一循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右綵坊內路左演劇綵臺一出左坊稍前路左有內務府官學教習及官學生慶祝綵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為過街綵坊直兩坊間路右為榜棚棚後旛竿三出坊稍前路左有古北口大糧莊頭等建演劇綵臺左右為過街綵坊出坊稍前路左有新選諸臣建慶祝 皇棚棚為六角飾以五綵左右六角鼓亭前結大綵坊又過街綵坊二直兩坊間路右榜棚一旛竿五出坊又前為金龍玉螭橋過橋由團殿後折而北登堆雲積翠橋望隔河西北旛檀寺有上三旗內大臣延喇嘛千眾建慶祝經壇梵聲殷地旛影拂空過橋有寺曰白塔有上三旗包衣佐領等建慶祝經壇壇前有大綵坊坊外左右鼓亭由堆雲坊北折而東路左為經棚棚左右為燈棚折而前過街綵坊二直兩坊

間路右為演劇綵臺出坊稍折而北路右有太監等設接 駕龍牌儀仗又前有過街綵坊過坊路右有演劇綵臺遙望西岸團殿東有鑲黃正白二旗包衣護軍參領以下將校演劇綵臺若相應和焉又前過石橋進雪池紅門夾道燈廊數百楹半道左右鼓亭各一又前有過街綵坊過坊夾道綵坊二又前僧道經棚各一夾道綵牆直接景山南瞻禁城雙闕聳出霄漢北顧五龍亭波光森動繡幙相連笙歌互起金石于聲雲霞萬色蓋莫能殫述焉是時京城內外金碧相輝錦綺相錯華燈寶燭霏霧氳氳彌漫周匝其翠華未歷之境若海澱則有上清正一嗣教真人張繼宗建金籙醮壇於永寧觀翰林院編修高輿率領浙江耆老三百餘人建千佛道場於萬壽寺地安門外則有養心殿武英殿御書處景山玻璃廠各監造諸臣建經壇於藥王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九

廟正陽門內則有太醫院諸臣外城則有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以下諸臣行人司司正以下諸臣各建經壇於衙門內候補候選諸臣建經壇於仁威長壽觀正陽門外士民商賈萬餘人建經壇於珠市口郊畿則有兩淮商人集黃山僧眾建經壇於西頂廣仁宮莫不樹坊立木張樂然燈寶樹層樓成於俄頃宮牆綺陌忽改常觀至於溢巷闕街肩摩轂擊周遭百里延歷數旬萬戶千門繁絲脆竹深坊小巷繡閣珠簾誠非丹青所及詳毫翰所勝載矣又按盛典所載楹聯如般若庵經棚云周雅賡歌如山如川如日月箕疇斂福曰富曰壽曰康寧普慶寺諷經處云文德武功兼帝王而大備心宗性學貫聖智以純全燈棚牌樓云輦道風清葭管萬年調玉露瑤池春暖華燈五夜徹瓊霄龍泉寺諷經處云沸地笙鏞丹鳳和鳴占景運彌天烟霧

青鸞翔舞識禎祥廣濟寺牌坊云算永東華若木光騰春九十
祥開南極蟠桃花放歲三千東三官廟牌樓云保合太和道綜
乾始坤生兩儀並久誕膺多福功被民熙物阜四海皆春西三
官廟牌樓云帝握貞符禹甸盡歸滄海貢天開景運堯封常祝
紫宸朝慈獻寺前牌坊云十雨五風處處康衢歌帝力千秋萬
歲年年華渚耀神光關帝廟燈棚云敷天長戴仁天知後天之
不老大地同游樂地真應地以無疆直隸全省燈棚云聖算無
疆盡盡鼇山開壽域天顏有喜溶溶魚藻漾恩波江南全省經
棚云皇極建而歲月日時無易聖德大而祿位名壽並隆浙江
全省燈棚云日之升月之恆萬年延寶祚天所覆地所載億禩
奠金甌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十

繪一門所畫萬壽長圖凡一百數十頁今按原書撮其大概錄
於後
圓明園宮門外東西爲音樂亭各一宮門直南爲重簷樓五楹
迤西爲迎壽山上建壽星亭其後爲閣御道北面爲王貝勒貝
子公等慶祝處折而南左爲西洋樓一平臺二宗室覺羅官員
於此慶祝右爲奉天吉林黑龍江官員慶祝處稍折而東袤斜
數百步兩水夾鏡一望渺瀰西設龍舟九首尾軸轆旂旗五色
東爲金山景上建江天寺又有觀音閣御書樓龍王廟韓公祠
裴公洞諸勝又爲亭三口朝陽洞玩古亭望江樓爲塔一俱仿
江南位置飛甍畫棟結構岩峩如中治挂帆仰瞻樓觀時也其
東爲內閣順天府翰林院詹事府各官員分列慶祝沿堤綠陰
中綴以亭臺廊宇葯欄花架直抵紅橋紅橋之北面爲山一形

如曲尺翼以朱欄西旁巖洞爲門取徑而登上亭二亭上演
萬國來朝劇山之麓則安南國王阮光平及其陪臣並朝鮮南
掌緬甸各國使臣金川臺灣山番以至蒙古回部各汗王台吉
等鞠脆道旁瞻就 天日又順天府屬耆民及各省在京耆老
亦於此慶祝橋南北各有綵坊左右各有跨水亭過此又折而
南矣東西各設樂亭稍前爲山子一左演劇重簷臺旁置小軒
編籬落仿西洋式爲墻垣南過綵坊迤西依石墻爲亭直隸省
官員及順天學政率紳士慶祝鳩筇竹馬夾道駢羅自此直至
清梵寺殆應接不暇云清梵寺北面爲亭一南爲山子一上建
方亭蓮花亭爲山洞一道東爲綵坊一吏部戶部官員於此慶
祝稍折而東爲重簷演劇臺南爲浙江福建省官員北爲禮部
兵部刑部官員慶祝處迤東爲百子圖山中有洞門羣兒俱雙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十一

丫倭髻手持八寶及旗纛鑼鼓等物或騎竹馬或控雲蚪周旋
嬉戲出入盤辟後則峯嵐排列遠望直如壺嶠過此卽永新莊
矣莊之東方亭一工部官員於此慶祝亭後就土爲山有演劇
臺又有重檐六方亭過此爲湖北省官員慶祝處則粉墻一曲
繪石壁天池之勝其北紺殿飛甍屹然遙對者則雙關帝廟也
廟前直南大路左右方亭二旂竿二綵坊一迤東文石修筠繚
繞坡陀西洋式房五楹素壁聖丹隱起花竹魚鳥之狀庭階翼
以朱欄青葉白蓮羅列左右中爲臺演八仙上壽西爲湖南河
南兩省官員慶祝處又西洋式坊一座東爲都察院六科理藩
院倉場侍郎侍衛處鑾儀衛通政使司大理寺步軍統領衙門
內務府三旗三院圓明園三山各衙門官員西爲山西山東陝
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省官員慶祝處樓亭一座

旁臨小池漁舟三兩牽罾扳網絕似漁樂園中景物跨水為樓五楹水田禾稼一望如雲又東為三星坊花架藥欄夾道對出過坊則茶寮卷幔草舍編籬西面為慶壽山多植長松一亭如笠南為礪樓凡八礪房三楹俱依土山為基過演劇臺為演武廳墩臺東為十錦墻長數十武刻畫盡致又為山子一山頂立南極老人八仙環侍山下過綵坊紅墻屈曲為 萬壽閣其東演劇臺以翠羽疊為瓴甃上有獨立孔雀作和鳴狀又為垂雲牌坊乃太常寺官員慶祝處直北為石欄欄外方池如罪橋上為 萬壽勝會前列獅象導以旌麾昇一綵亭中設部樂鑪烟香裊韻繞仙韶東為控鶴仙人西為蟠桃進獻曼衍百戲臚置前後觀者如堵人海騰歡過此又折而東矣經西洋式坊北為百祥菴坊南有花臺蒔以奇葩瑤草其後壘石為墻植棧成幙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主

迤東為小山小橋流水上有數童子作獻花狀過方勝亭又為西洋券洞牌樓左為梅花亭右為竹亭三省織造各關監督於此慶祝前為桃亭丹寶翠陰紛敷如繪重樓二座形若龍脊又東過河樓三楹為太僕寺官員慶祝處三元亭一座列如鼎足瓦皆作魚鱗形六方亭一內設太平有象對峙西洋房上建平臺自此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內務府八旗圓明園三旗官員沿途慶祝處過綵坊始至壽福禪林壽福禪林之前路直東南為綵坊一健銳營官員於此慶祝右為十字亭欽天監太醫院及鑲白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慶祝處直東為山子一適當駱駝灣折而南又牌坊一座為火器營正黃旗慶祝處為演劇臺石則百老迎壽山層樓疊閣與林巒高下丹顏白髮迴翔容與其東則正紅旗鑲白旗正藍旗鑲紅旗各官員慶祝處北面

土山邈迤南則做回子城式發築礪樓又為堡房一所左為耕織房農夫驅犁織婦秉杼盈甯光景粲然具陳自此平臺小軒皆設部伎綵坊二座並峙中遠則慈獻壽安二寺翼如在望矣寺西土山數叢松柏森鬱其南鑲藍旗官員慶祝處北為百壽同慶山紅稠綠豔間以亭臺倚墻為方亭一上歌為八方樂業之曲又東兩坊對峙為廣通寺又東為天仙廟祇林梵釋恭設無量聖壽壇場自此復折而南左為桃亭內演三星獻瑞劇過綵坊為倚虹堂 聖駕進宮於此傳膳倚虹堂南倚高梁橋東為水亭廊廡銜接西望長河亭閣參差烟波渺瀰迤南則郊廬列肆萬瓦如櫛右為蓮花臺演四方來賀劇直南一山聳起樓閣又折而東直抵西直門過綵坊即護城河橋城樓之下面東為三重臺演普天同慶劇臺左右各有遊廊轉而逕南過綵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主

坊北面倚堞築屋窗闌洞開燈綵鮮耀月城內恭設 萬壽經棚喇嘛千眾於此諷經慶祝此自 圓明園至西直門圖繪之大概也進西直門路右重簷演劇綵臺左為迎 駕官員齊集所中設香案後列金書百壽字屏風稍前為立象上植旛竿竿頂作海屋狀乘雲擁護八仙翔步其中藥珠坊一南有竹逕依坡陀列屋三楹又南為鼇山十六座對面疊落遊廊燈綵高下綠陰如幄過圓亭為白石平臺一上作女仙衣霞帔冠戴勝二女侍捧蟠桃導於前二人執雉尾扇擁於後上有跨青鸞而下者如西王母狀迤東為崇壽寺寺門左作寶樹然燈象上設三寶法相旛蓋翠麗四面皆蒼菊林綴以蓮燈一尊者作禮和南象偕合十讚佛後有白馬馱經象極莊嚴南面為龍燈棚自此飛葦瑋麗傑構參差演劇而外百戲駢羅或作天女獻花或作

嬰兒戲綵壤韶鰲魚頡鳥盼夾道歡呼觀者如堵云堯天光
被牌坊在道南其北爲流水橋亭山作兩峯環合狀旁峙窄堵
波稍東經演劇臺粉墻朱欄桃李芬郁隔花則秋千胃索曳縶
掄裾瓊樓瑤臺兩相對前爲山一座洞壑空嵌漁樵問答又
北有月臺高出重檐下爲平臺巖窺漫地上作仙官獻福八童
子各持七寶供奉象前爲重樓數楹極東爲三層臺清泉白石
猿鶴同遊作啣芝獻果之狀北則武巨九曲遊女歌採茶歌過
方勝亭及西洋房左爲百福法相右爲太平有象經西洋平臺
則重樓複宇傑出雲表其北卽三界勝境坊然後過樓橋云橋
之左爲西洋水閣迤東花臺一座上有十二天女獻花又東爲
恆春圃千葩萬葉有數童子手執紈扇上下盤辟其北三層方
閣迤東有書樓芸籤縹帙充塞棟宇北面紅欄一曲畫地爲水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古

淪漣渺瀰內設青蒼赤三龍舟旗幟篙楫各以其色後有白石
橋一座橋兩旁各立綵坊自此折而南爲五鳳臺臺之前爲采
蓮景松檖桂檝搖漾中流對面有亭作方麴形亭外朱欄數十
步豁然平敞二童子捧桃枝執靈壽杖擁老翁而跨驢者是葛
稚川移居圖中景也萬卷書樓在大道之左西則重房曲楊雲
璈徐奏旁螭碧玉池中植菡萏萬柄過演劇綵臺爲靈芝亭與
松徑相對由松徑直上爲觀音山山下作迎神賽會香燈簫鼓
之狀迤南則蟹舍漁莊烟波一碧水源盡處突出高峯中有仙
人驂鸞而立右爲牛女渡河之景稍南爲函關作城闌狀有老
人乘青牛車而行過演劇重臺左爲萬寶秋成倉庾櫛比春掄
簸揀童叟爭趨前有百壽廳爲兩淮商民迎 鑾慶祝所右爲
漢使乘槎仙源一曲隱見支機徑五頂亭三層平臺及西洋房

迴廊十二楹爲桂花廳金粟霏香月輪方滿見驂鸞三數人翔
舞康莊者則中遠北拱關帝廟之山門也山門南爲菊花牌坊
下有十數仙子手執壽字方勝朝拱 鑾輿又南爲鳳凰亭其
西則翠屏一曲列植桃枝上綴蟠桃千實迤南一亭形似花籃
中設祥芝仙卉其中則碧海仙嶠左右亭臺或爲卍字或爲如
意或爲三元瑞獻或爲雙鳳朝陽直抵大市街之四牌樓其東
西面二牌樓後俱列嵐嶂如羅浮兩峯似離若合下爲百老人
各衣綵衣龐眉華髮扶杖來觀自此折而東以達西安門云過
四牌樓東行道左爲百花臺右爲五雲樓樓前爲西洋線法山
雲窗霧閣深入數重下設西洋水法亭三座拔地雲根一柱四
圍繞立舞鶴噴泉上注百道飛射北面爲百壽字照牆瑤臺仙
館韶鰲齊鳴前設五輅立象 天仗方排 禁門洞啟自西直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五

門至此市廛櫛比烟井雲連盡入藻繪中矣西安門內兩旁六
方亭廡舍鱗次樓榭參錯過西洋塔爲綵坊二重嵐巒嶂之狀
映帶左右又有菜園花圃藥欄茶舍直東爲孔雀亭西面山子
一座上築瓊樓過綵坊進三座門至金鼇玉螭橋則太液波光
望若圖畫左旗右幟錦纜牙檣則 御舟之維於北渚也橋之
東爲 承光殿循牆爲過街綵坊而南爲花神廟外立百花坊
繚以朱欄後有三層樓最後遊廊九折東偏爲仙臺負山巖巖
俯瞰錦城是爲浙江耆民商人迎 鑾慶祝之所自此進內三
座門門之東面演劇綵臺一演南極呈祥大戲面北西洋式方
亭南爲牌坊迤前藥欄花架綴以西洋房數十楹過赤鳳臺又
一綵坊坊之南山子一座橋徑曲折作白猿獻果之戲又爲鼇
山二十四楹極山川之奇麗續洞天之勝景前接福佑寺坊對

面則羣峯拱列琅玕萬箇過桃式演劇臺又毘盧亭子旁設撞閣五座俱取吉祥綴景有童子束裝竦立高出檐際中衢為流雲坊從此林巒臺榭層見疊出天間曉景人海騰歡較之紫禁城外尤為繁麗矣流雲坊之左山子一座列植喬柯兩面對置西洋樓房玲瓏網戶結構精嚴左為遊廊數十楹右為月臺布置點綴如明聖湖風景中衢立綵坊又南為城闈一額曰錢塘勝景過此則斜廊轉角對出翼道西面西華門為線法山室宇崇沓巖竇空嵌山表為流雲坊左右復為小山山之麓為在籍大員來京慶祝迎駕之所此自西直門至西華門圖繪之大概也又按楹聯如四言云百順為福六合同春佛天佛日壽世壽民皇建福極位在德元願聖人壽近天子光五言云堯齡增瑞甲軒紀叶長庚五位逢交泰三登慶屢豐九五福曰壽八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未

千歲為秋八徵陳妣範三祝晉堯封祝恆河沙壽歌大海潮音六言云具命壽於旗翼瀟風豔彼垓埏五福堂同五代八旬時念八徵七言云泰筭中符天地數坤貞大闡嶽川祥星雲麗近中秋節山海祥開益地圖露犬純牛圖萊幣庶車閑馬頌卷阿王會圖新增職貢帝京篇麗蒼蓬瀛壽星四照環辰北王會來同暨日南春秋紀合八千歲甲子周回三萬旬皇嚮福錫庶民福帝如春與四時春位祿名壽德惟券高明博厚久斯徵八功八德無量佛千春千秋大椿年人如夏諺歌游豫地是春臺樂皞熙春臺煦育歌綏萬化日舒長紀大千能以美利利天下是用多福福一人四時來備各以敘如川方至莫不增皇建極會極歸極帝作歌廢歌載歌由庚慶洽三千界周甲重開二十春萬象人天歡贊佛十方功德統遵王渥恩蠲詔駢科詔新慶交

封暨緬封橋門邁漢三雍典職貢超唐十道圖鳩杖作朋春醮飲鶯衣呈舞榭詞新壽陞培基山萬歲恩波醞潤水中冷八言云東西朔南訖於四海歲時月日惟曰萬年山盈川沖受茲介福轅萌壤叟同我太平敬天勤民以篤慶祥揆文奮武載揚天聲儒館獻歌禮官紀典海人懍德纓序蒙禔文武聖神在明明德位祿名壽得全全昌九言云五十有五年堂開五代八旬兼八月璽刻八徵七曜燦珠囊榮鏡宇宙萬年懸寶籙合撰升恆祝曼壽須彌化漸印度讚文殊師利景麗臺懷十言云萬古稀逢豈止三四五六一人有慶直至億兆京垓久道久照久成久徵不息貞觀貞明貞一貞下起元無我相無人相無邊壽相有善緣有德緣有大福緣十一言云五試經綸蕊榜宏開科甲乙七均正樂葩詩新訂譜宮商賜雨協豐占徵念九疇之八京垓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七

增泰筭呼聞萬壽者三就如日瞻如雲梯航羣介壽軒乎鼓鼗乎舞衢壤徧熙春十二言云翠籙演天元泰策揲圖書正位珠弧環斗柄壽星輝角亢南躔期艾應昌祺七旬赴宴三千叟埏垓昭景貺五代同堂二百家十五言云集山海梯航東鯨西鷄萬國圖歸王會感風雲律呂南朶北味九重樂奏鈞天十七言云八月際昌期玉瑄金鐘譜出一十三徵律呂億年開景福丹絨翠籙歌成萬八千歲春秋謹按高宗八旬萬壽慶典俱仿照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孝聖憲皇后萬壽慶典辦理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分三段令兩淮長蘆浙江商眾承辦西直門至圓明園宮門前由總理慶典大臣等承辦所需經費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則於俸廉內坐扣外省則於通省養廉內扣交十分之二

五又漕督河督學政倉場侍郎將軍副都統盛京五部鹽政
織造坐糧廳各省關差稅務城守尉皆分別銀數交納原擬
經費銀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兩嗣減定一百十四萬四千二
百九十七兩五錢又嘉慶二十四年 仁宗六旬萬壽中外
臣民輸忱慶祝自都城至圓明園數十里中棚坊樓閣華麗
煒煌與乾隆時相埒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終

養吉齋叢錄卷十一

太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二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吳振棫

列聖廟號

高 極 聖 紀 立 肇 神 武 創 太 克 啟 千 興 聖 圖 丕 景 光 有 令
烈 鴻 基 式 顯 著 功 德 懋 世 昭 奕 奕 純 德 聖 統 峻 德 垂
孝 善 繼 烈 善 德 生 安 允 懿 美 聖 神 純 聖 統 峻 德 垂
睿 則 聰 睿 哲 明 迪 萬 德 昭 高 聖 神 純 聖 統 峻 德 垂
宣 政 教 廣 成 功 德 隆 昭 高 聖 神 純 聖 統 峻 德 垂
裕 仁 聖 宣 成 功 德 隆 昭 高 聖 神 純 聖 統 峻 德 垂
道 以 德 裕 度 昭 高 聖 神 純 聖 統 峻 德 垂
安 禮 容 中 定 紀 綱 恭 敬 正 己 垂 穆 簡 莊 理 明 昌 寧
質 敦 本 質 英 斷 岐 英 毅 天 行 毅 襄 贊 簡 莊 理 明 昌 寧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

列聖尊諡
聖 睿 知 通 明 化 聖 敬 賓 厚
文 經 天 文 緯 聖 德 修 德 來 遠
武 刑 民 定 禍 亂 武 德 大 定 功 勳 武 武 聰 聖 通 必 察 聰
明 至 誠 先 四 方 明 明 遠 慮 防 微 日 明 明
哲 官 人 知 淵 深 哲 哲 遠 慮 防 微 日 明 明
正 內 外 實 實 正 哲 哲 遠 慮 防 微 日 明 明
章 端 正 實 實 正 哲 哲 遠 慮 防 微 日 明 明
懿 主 明 慎 高 明 教 遠 耀 日 章
純 日 極 精 文 教 遠 耀 日 章
百 姓 孝 懿 文 教 遠 耀 日 章
日 德 外 懿 文 教 遠 耀 日 章
日 德 外 懿 文 教 遠 耀 日 章
信 政 寬 仁 孚 眾 日 信 信
淵 誠 德 孝 純 高 中 睿 聰 神 則 安 仁 立 政 日 神
沈 幾 燭 隱 日 淵 淵 誠 德 孝 純 高 中 睿 聰 神 則 安 仁 立 政 日 神

肅 斷 日 肅	敬 善 日 肅	懿 美 日 肅	文 勤 日 肅	純 安 日 肅	忠 危 日 肅	王 貝 日 肅	懷 折 日 肅	昭 光 日 肅	慧 柔 日 肅	簡 一 日 肅	靜 貞 日 肅	恪 夕 日 肅	莊 儀 日 肅	敬 戒 日 肅	敦 厚 日 肅	惠 仁 日 肅	懿 善 日 肅	妃 德 日 肅	顯 中 日 肅	明 智 日 肅	度 懿 日 肅	哲 心 日 肅	貞 率 日 肅
斷 日 肅	善 日 肅	美 日 肅	勤 日 肅	安 日 肅	危 日 肅	貝 日 肅	折 日 肅	光 日 肅	柔 日 肅	一 日 肅	貞 日 肅	夕 日 肅	儀 日 肅	戒 日 肅	厚 日 肅	仁 日 肅	善 日 肅	德 日 肅	中 日 肅	智 日 肅	懿 日 肅	心 日 肅	率 日 肅
肅 日 肅	善 日 肅	美 日 肅	勤 日 肅	安 日 肅	危 日 肅	貝 日 肅	折 日 肅	光 日 肅	柔 日 肅	一 日 肅	貞 日 肅	夕 日 肅	儀 日 肅	戒 日 肅	厚 日 肅	仁 日 肅	善 日 肅	德 日 肅	中 日 肅	智 日 肅	懿 日 肅	心 日 肅	率 日 肅
肅 日 肅	善 日 肅	美 日 肅	勤 日 肅	安 日 肅	危 日 肅	貝 日 肅	折 日 肅	光 日 肅	柔 日 肅	一 日 肅	貞 日 肅	夕 日 肅	儀 日 肅	戒 日 肅	厚 日 肅	仁 日 肅	善 日 肅	德 日 肅	中 日 肅	智 日 肅	懿 日 肅	心 日 肅	率 日 肅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

肅 斷 日 肅	敬 善 日 肅	懿 美 日 肅	文 勤 日 肅	純 安 日 肅	忠 危 日 肅	王 貝 日 肅	懷 折 日 肅	昭 光 日 肅	慧 柔 日 肅	簡 一 日 肅	靜 貞 日 肅	恪 夕 日 肅	莊 儀 日 肅	敬 戒 日 肅	敦 厚 日 肅	惠 仁 日 肅	懿 善 日 肅	妃 德 日 肅	顯 中 日 肅	明 智 日 肅	度 懿 日 肅	哲 心 日 肅	貞 率 日 肅
肅 日 肅	善 日 肅	美 日 肅	勤 日 肅	安 日 肅	危 日 肅	貝 日 肅	折 日 肅	光 日 肅	柔 日 肅	一 日 肅	貞 日 肅	夕 日 肅	儀 日 肅	戒 日 肅	厚 日 肅	仁 日 肅	善 日 肅	德 日 肅	中 日 肅	智 日 肅	懿 日 肅	心 日 肅	率 日 肅
肅 日 肅	善 日 肅	美 日 肅	勤 日 肅	安 日 肅	危 日 肅	貝 日 肅	折 日 肅	光 日 肅	柔 日 肅	一 日 肅	貞 日 肅	夕 日 肅	儀 日 肅	戒 日 肅	厚 日 肅	仁 日 肅	善 日 肅	德 日 肅	中 日 肅	智 日 肅	懿 日 肅	心 日 肅	率 日 肅
肅 日 肅	善 日 肅	美 日 肅	勤 日 肅	安 日 肅	危 日 肅	貝 日 肅	折 日 肅	光 日 肅	柔 日 肅	一 日 肅	貞 日 肅	夕 日 肅	儀 日 肅	戒 日 肅	厚 日 肅	仁 日 肅	善 日 肅	德 日 肅	中 日 肅	智 日 肅	懿 日 肅	心 日 肅	率 日 肅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

烈 安 日 烈	武 折 日 烈	厚 剛 日 烈	簡 執 日 烈	誠 欺 日 烈	節 好 日 烈	清 愛 日 烈	儂 畏 日 烈	義 宜 日 烈	度 制 日 烈	平 恕 日 烈	正 曲 日 烈	襄 勞 日 襄	敏 好 日 襄	達 善 日 襄	明 性 日 襄	慧 昭 日 襄	安 善 日 襄	敦 和 日 襄	順 理 日 襄	惠 私 日 襄	憲 勤 日 襄	康 博 日 襄	恪 威 日 襄
烈 日 烈	武 日 烈	厚 日 烈	簡 日 烈	誠 日 烈	節 日 烈	清 日 烈	儂 日 烈	義 日 烈	度 日 烈	平 日 烈	正 日 烈	襄 日 襄	敏 日 襄	達 日 襄	明 日 襄	慧 日 襄	安 日 襄	敦 日 襄	順 日 襄	惠 日 襄	憲 日 襄	康 日 襄	恪 日 襄
烈 日 烈	武 日 烈	厚 日 烈	簡 日 烈	誠 日 烈	節 日 烈	清 日 烈	儂 日 烈	義 日 烈	度 日 烈	平 日 烈	正 日 烈	襄 日 襄	敏 日 襄	達 日 襄	明 日 襄	慧 日 襄	安 日 襄	敦 日 襄	順 日 襄	惠 日 襄	憲 日 襄	康 日 襄	恪 日 襄
烈 日 烈	武 日 烈	厚 日 烈	簡 日 烈	誠 日 烈	節 日 烈	清 日 烈	儂 日 烈	義 日 烈	度 日 烈	平 日 烈	正 日 烈	襄 日 襄	敏 日 襄	達 日 襄	明 日 襄	慧 日 襄	安 日 襄	敦 日 襄	順 日 襄	惠 日 襄	憲 日 襄	康 日 襄	恪 日 襄

五

勇 爲 日 勇	毅 強 日 毅	質 華 日 毅	信 復 日 毅	愨 一 日 毅	介 表 日 毅	潔 義 日 毅	克 刑 日 毅	定 愛 日 毅	比 純 日 毅	思 始 日 毅	慎 念 日 毅	密 追 日 密	勤 懈 日 密	修 業 日 密	通 行 日 密	哲 物 日 密	靖 知 日 密	裕 以 日 密	良 竭 日 密	和 小 日 密	温 不 日 密	儀 法 日 密	穆 善 日 密
勇 日 勇	毅 日 毅	質 日 毅	信 日 毅	愨 日 毅	介 日 毅	潔 日 毅	克 日 毅	定 日 毅	比 日 毅	思 日 毅	慎 日 毅	密 日 密	勤 日 密	修 日 密	通 日 密	哲 日 密	靖 日 密	裕 日 密	良 日 密	和 日 密	温 日 密	儀 日 密	穆 日 密
勇 日 勇	毅 日 毅	質 日 毅	信 日 毅	愨 日 毅	介 日 毅	潔 日 毅	克 日 毅	定 日 毅	比 日 毅	思 日 毅	慎 日 毅	密 日 密	勤 日 密	修 日 密	通 日 密	哲 日 密	靖 日 密	裕 日 密	良 日 密	和 日 密	温 日 密	儀 日 密	穆 日 密
勇 日 勇	毅 日 毅	質 日 毅	信 日 毅	愨 日 毅	介 日 毅	潔 日 毅	克 日 毅	定 日 毅	比 日 毅	思 日 毅	慎 日 毅	密 日 密	勤 日 密	修 日 密	通 日 密	哲 日 密	靖 日 密	裕 日 密	良 日 密	和 日 密	温 日 密	儀 日 密	穆 日 密

以下至輔國將軍皆二字妃一字亦間有二字者公主二字額駙二字民公侯以下文武官凡得諡者皆二字

外國亦有得諡者如順治十六年諡朝鮮國王李湜忠宣乾隆中 特賜阮光平諡忠純是也

諡法惟文正一諡尤爲 朝廷所重每遇禮部奏請奉 旨予諡者由閣臣擬進四字恭候 欽定惟文正則不敢擬皆奉

特旨遵行亦不候閣臣奏擬 國初至今惟尚書湯斌大學士

劉統勳朱珪曹振鏞協辦大學士杜受田五人又按內閣鴻稱

冊所載諸諡以忠爲第一字正爲第四十一字

康熙間大臣例得予諡者往往傳 旨問九卿某人應得諡否

蓋易名之典其慎如此此後應否予諡由禮部奏準閣臣擬字

請 旨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

八

漢官不由翰林出身不得用文字官至大學士則非翰林出身

亦得諡文如費文恪淳章文簡照是也周文忠天爵不由翰林

亦未入閣以文爲諡非舊制也

將軍武階而諡文者如果齊斯歡諡文信玉麟諡文恭鐵麟諡

文恪皆由翰林出身至康熙六年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

諡文忠蓋 特恩也又由翰林出身不依舊例諡文者如鄂容

安死阿睦爾薩納之難諡剛烈裕謙死英咭喇之難諡靖節重

死事之臣也

按鄂公殉節由閣擬諡用文烈文剛 高宗抹二文字合剛

烈字諡之

雍正間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何端簡世璠以詞臣進而諡不

用文字

諡法不用文字者禮部奏準後閣臣撰擬八字請 旨又居易

錄滿洲部院大臣必歷內閣學士乃得充經筵講官歿得諡文

侍郎以下例無諡其予諡自康熙十八年掌院學士沙喇里始

蓋以講筵舊勞也其後葉文敏方霽沈文恪荃勵文恪杜訥高

文恪士奇侍從日久宋端慤文運以廉介受知皆以侍郎予諡

乾隆間蔡文勤世遠徐文定元夢錢文端陳羣錢文敏維城亦

侍郎賜諡也

乾隆間以詩文被獎而追諡者尙書王士禎諡文簡尙書韓菼

諡文懿以究心理學而追諡者侍郎胡煦諡文良嘉慶間以尙

書房舊勞而追諡者侍郎奉寬諡文勤左都御史觀保諡文恭

尙書德保諡文莊又尙書曹文植左都御史胡高望初未予諡

後補諡曹爲文敏胡爲文恪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

九

陸隴其以御史贈閣學特諡清獻乃 國家獎廉吏重真儒之

至意若馬玠以知縣贈布政使參議諡忠勤強克捷以知縣贈

知府諡忠烈劉欽鄰以知縣贈僕少諡忠節李毓昌以知縣諡

忠愍楊延亮以知縣諡昭節方振聲以縣丞諡果勇若斯類者

更僕難終此褒揚忠節之令典也

乾隆元年明史告成 命追諡建文時諸臣以昭萬世之公以

補舊史之闕

我 朝定鼎後卽 賜前明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

十六人諡乾隆四十年 命補諡明季殉節諸臣及建文革除

之際其臣之抗節死事者或專諡或通諡凡三千六百餘人並

摘具事實爲勝朝殉節諸臣錄所以示彰瘡植綱常義至重也

乾隆元年 命已入賢良祠諸大臣當日未賜諡者皆追諡

耿昭忠耿聚忠為耿精忠弟精忠叛二人不肯從逆 朝廷嘉之其後昭忠聚忠同諡懋敏弟兄同諡古未有也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終

養吉齋叢錄卷十二

十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三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元旦設供案於宮中天香亭內安神牌 上拈香行禮

明窗在養心殿開筆之典始於 世宗 歷聖皆踵行之其制每歲

於元旦子刻御是處案設金甌一中注屠蘇玉燭一手引發光

用朱漆雕雲龍盤一中盛古銅八吉祥爐古銅香盤二握管薰

於爐上始濡染揮翰先御硃毫後染墨筆筆端鐫曰萬年青管

日萬年枝各書吉語數字以祈一歲之政和事理復進本年時

憲書流覽一通以寓授時省歲之意諸物用畢手自料簡飭所

司收藏蓋恪遵前典敬迓蕃釐不敢忽也

高宗每歲元旦必書心經一冊至每月朔望書心經則自乙未

年始用 聖祖成例也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一

立春日 聖駕在宮中延慶殿九叩迎春為民祈福

立春製春帖子乾隆初年首數無定庚辰後以五絕二首七絕

一首為率嘉慶間每歲亦作三絕句如舊式親書小軸懸養心

殿東暖閣之隨安室易舊歲者藏之乾隆嘉慶 御製又有端

午帖子中秋帖子又每歲御製元旦除夕詩書為屏幅亦懸東

暖閣

按軍機大臣南書房供奉進春帖子軍機為一摺南書房為

一摺人各五絕一七絕二書名於下屆時同至懋勤殿置摺

於案行叩頭禮內監捧以進旋各賜筆二十枝硃二十錠五

色絹箋二十張硃紅描金方絹箋五張

又按進春帖子為內直諸臣事乾隆間王文端杰嘗直內廷

及督學浙江仍進春帖子當別有故

曩制正月上辛郊禮告成卽移蹕 御園蓋國家以得辛爲上吉也郊以次辛亦以上辛移駐至大祀前夕入宮齋戒若有他故則別撰良辰不拘此制初次幸園具鹵簿作樂以迓新韶吉祉初次由園回宮禮亦如是如值齋期則排羽仗而設樂不作至冬還宮向時多以仲月其後或以季月宮眷皆從俗謂之大撤家

謹案乾隆間 孝聖皇太后喜園居故 聖駕於孟冬時享先還宮間數日詣園問安冬至前始奉 安輿還 慈甯若新正天氣沍寒 皇太后或於二月始幸 御園道光間奉 養 孝和皇太后亦如是

養正圖凡六十事自寢門問膳始餘如借事納忠桐葉封虞運巵習勞金人示戒之類康熙間 乾清宮正月所設燈屏皆畫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二

圖中故事

附錄 嘉慶癸酉考差以金人示戒命題時值齋戒例設銅人於乾清門遂有舍三緘義而爲致齋解者因多黜落

新歲理藩院奏西藏喇嘛進丹書克番語謂吉祥物也俗有七珍八寶之說如白螺亦是一種丹書稱尊號爲曼殊師利大皇帝繙譯名義曼殊華言妙吉祥也國初稱舊滿洲曰佛滿珠新滿洲曰伊徹滿珠曼殊滿珠音相近而珠又轉爲洲也

按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禪額爾德尼間年遣使堪布入貢每年十二月念洞禮亦作洞黎經以前到京候次年新正呈進丹書克又 萬壽聖節亦進丹書克

重華宮茶宴始於乾隆間自正月初二至初十日無定期嘉慶間多以初二日舉行先是宴集廣吟無定地乾隆癸亥後皆在

重華宮列坐左廂宴用盒果盃茗 御製詩云杯休醞醪勞行酒盤飢餒可侑茶紀實也初人數無定大抵內直詞臣居多體裁亦古今並用小序或有或無後以時事命題非長篇不能賅贍自丙戌始定爲七十二韻二十八人分爲八排人得四句每排冠以 御製又別有 御製七律二章舊時或一章或二章無定諸臣不和題固預知惟 御製元韻須要席前發下始知之與宴僅十人寓登瀛學士之意詩成先後進覽不待匯呈頒賞珍物叩首祇謝親捧而出賜物以小荷囊爲最重謝時懸之衣襟昭恩寵也餘人在外和詩不入宴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三

謹案乾隆丁酉 御製茶宴詩註平定兩金川實賴師武臣力至宴間聯句不妨人代爲之且邇年新正聯句皆預擬

御製句成其餘則命內廷翰林以次擬就臨時填名卽外廷詞臣亦非其卽席自作也云云是年宴於紫光閣將帥亦與在外和詩之列故詩註及之蓋向來卽席親賡者惟在內與宴之十八人也又嘉慶丙寅朱文正公與宴 命所作詩不必面呈以文正年已七十六且患目眚故也又癸亥平定三省教匪茶宴在同樂園文正集誤作重華宮向來茶宴多內直詞臣惟開四庫館時總纂陸錫熊紀昀總校陸費墀雖非內廷每宴皆與乾隆癸亥以後歷年詩題附錄於後

乾隆癸亥元宵聯句卽浮 甲子無 乙丑立春後一日宴集聯句 丙寅初十日重華宮聯句 丁卯爆竹聯句 戊

辰己巳無時值有賢皇后大事 庚午上元後一日宴集聯句 辛

未無是年正月 壬申雪獅聯句 癸酉詠雪聯句 甲戌

冰燈聯句 乙亥菴山聯句 丙子詠雪聯句 丁丑無是年

上元在趙北口 戊寅西山積雪聯句 己卯燕九日聯句

行宮觀燈聯句 庚辰錫宴聯句 辛巳紫光閣落成聯句 此大在西苑不在重華宮

壬午玉盤聯句 癸未歲朝圖聯句 甲申冰嬉聯句 乙

酉雪象聯句 丙戌玉盃聯句 聯句之始或十二人或十五人自丙戌以後

皆二十八人 丁亥立春得辛祈穀禮成聯句 戊子三

清茶聯句 己丑冰淋聯句 庚寅玉甕聯句 辛卯學詩

堂聯句 壬辰耕織圖聯句 癸巳重刻淳化閣帖成聯句

甲午四庫全書聯句 乙未天祿琳琅聯句 丙申甯壽

宮落成聯句 丁酉紫光閣錫宴聯句 戊戌己亥無時有皇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四

太后 庚子四庫全書會要聯句 辛丑快雪堂聯句 壬

寅七十二候聯句 癸卯職官表聯句 甲辰五經萃室聯

句 乙巳千叟宴依柏梁體作詩凡百人故茶宴僅製七律

二首命和不復聯句 丙午五福五代堂聯句 丁未開國

方略聯句 戊申平定臺灣聯句 庚戌八徵耄念聯句

月初一日 己酉戡定安南聯句 庚戌八徵耄念聯句

辛亥九五福之一日壽聯句 壬子九五福之二日富聯句

癸丑九五福之三日康甯聯句 甲寅九五福之四日攸

好德聯句 乙卯九五福之五日考終命聯句 嘉慶丙辰

丁巳戊午闕時值高宗大事 己未至壬戌無宴 癸亥平定教

匪志喜聯句 戊午高宗即擬以此題聯句因捷 甲子統

慶宮聯句 以諸王皆善詩故 乙丑職貢圖聯句 丙寅書

福聯句 丁卯文房四事聯句 戊辰宮史續編聯句 己

巳皇朝詞林典故聯句 庚午授時通考聯句 辛未春勝

聯句 壬申養心殿聯句 癸酉武功良具聯句 甲戌三

友軒聯句 乙亥穀日聯句 丙子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

編聯句 丁丑南薰殿舊藏圖像聯句 戊寅盛京風土聯

句 己卯馬遠幽風圖聯句 庚辰闕

高宗遇上元節必製燈詞或四首或八首自五十三年戊申始

以六十四卦分咏歲八章至六十年而卦全備宮中放燈自正

月十三日始凡七日過燕九乃罷

乾隆間每歲上元前於清暉閣張燈侍 皇太后筵宴道光間

於含輝樓張燈侍 皇太后筵宴

御園中放燈收燈以鳴鑼傳令早晚有定時一處鳴鑼五處應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五

之司房帖傳掌儀司不知自何時始也

烟火之戲由來久矣乾隆間自正月十三日起即奉 皇太后

至山高水長看烟火至收燈止惟丙寅乙酉於宮內慶賞元宵

又巡幸之日在上元前後則行官亦陳烟火

山高水長樓名在圓明園之西俗呼西廠地勢寬敞宜陳火戲每

歲正月十九日例有筵宴奉宸寶司其事是日侍衛處請派大

臣管西南門善撲營進撥名單掌儀司進玩藝名單有西洋

漢堆塔回子音曲善撲營花鼓高香等營亦有呈進其地為

麗跟頭諸名目點出某項則預備香山等營亦有呈進其地為

樓九間樓下設 御座樓上為內廷主位坐次內廷王公大臣

及朝正外藩各國陪臣皆得 賜觀嘉慶間並許內直詞臣與

觀曩時山高水長筵宴有西洋鞦韆架秋千旋轉下奏歌樂

起居注亦侍班旋停 上入座後進什榜每隊四人凡四隊樂器則等與胡琴三絃之

類叩頭畢向上席地坐合眾樂唱滿洲蒙古曲繼閱捺跋兩入對撲

也爬竿巨竹竿高三四丈童子赤體僅著一短脚袴諸戲又有

小過堂者健銳營擇十歲以下童子放過堂烏槍五人為一隊

其隊之多寡則點出預備無一定也進廓爾喀朝鮮等處人演

唱本國歌曲回八城人奏回部樂諸戲畢命放花盒侍側者

用順風耳以銅為之傳諭即有侍衛將左右柱上所繫盒子藥綫炸

火引之金蛇電掣倏忽間至十餘丈外而鶴燄騰輝花葩布彩

矣盒子之製大小方圓不一人物花鳥無所不有諸侍衛衣貂

蟒手執花筒絡繹點放以助歡樂最後一盒子為萬國樂春臺

則每歲例備者俗稱為礮打襄陽城沿河編花籬徧置花礮星

火乍然萬響齊發而聖駕即旋宮矣嘉慶間至酉刻即罷事

畢人散河岸爆竹殘紙殆寸許厚而紫霧蒼烟迷漫空宇亦歷

半時許方消盡也步軍統領率兵以水澆潑謂之壓火舊時放

盒子之前尚有各種舞燈十番清唱最為盛麗道光間裁去南

府遂無燈舞十番其後花礮盒子減損大半猶不廢舊制繼則

盡停止矣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六

按毛西河詩話載康熙乙丑元夕南海子大放燈火臣民縱

觀於行殿外治場里許周植柁木而絡以紅繩中建四棚縣

火箱其中旁樹八杆即八旗也旗人認志色分駐而當前四

綠旗則漢人所駐之地官民老穉男婦皆許進觀初設鹵簿

及駕奉兩宮從永定門赴行殿諸王羣臣次第至

賜官廚肴饌人酒三甌能飲者不計於是徹仗張燈出宮人

五十人虹裳霓衣覆以雜綵人擔兩燈各據方位高低盤舞

若星芒撒天珠光燭海真異觀也既則火發於筒以五為耦

耦具五花掄升遞進乃舉巨礮三火綫層層由下而上其四

箱套數若珠簾焰塔葡萄蜂蝶雷車電鞭川奔軸裂不一而

足又既則九石之燈藏小燈萬一聲迸散萬燈齊明流蘇葩

瑤紛綸四垂箱中鼓吹並起纂鞞箏篋次第作響火械所及

節奏隨之霹靂數聲煙飛雲散最後一箱有四小兒從火中

相搏墮地礮聲連發別有四兒花柄稽杖鼓拍板作秧歌小

隊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變幻難以舉似然後徐闢廣場

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象四征九伐萬國咸賓之狀紛綸揮

霍極盡震炫而後已次日校獵上親御弓矢九發皆中於

是詔進百戲都盧尋撞拍張角觚畢陳於前時羣臣從觀

者皆有詩云云觀此則當時燈火之戲與近制亦有同異其

時遇元夕每於南苑陳烟火建暢春園後不復至南苑迨乾

隆戊寅仲冬南苑大閱適哈薩克布魯特塔什罕回人等入

觀因於苑中賜宴令觀烟火上距康熙時蓋六十餘年矣又

駐蹕避暑山莊時錫宴外藩或賜觀烟火則在三十六景無

暑清涼之後所謂萬樹園也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七

附錄 回部以銅繩技為最奇每年放燈之日每呈此技必

邀厚賞乾隆辛卯一人醉後登竿遂至顛仆高宗謂因戲

傷人非禮也命永禁之

同樂園在圓明園大宮門東轉東樓門乘舟里許乃至乾隆間

年例自正月十三日起在園酬節宗室王公及外藩蒙古王公

台吉額駙屬國陪臣俱命入座賜食聽戲又萬壽慶節前後

數日亦於此演劇正屋凡五間聖駕臨莅主位亦從觀焉諸

臣命聽戲者先數日由奏事處以名單奏請皇子及內廷王

公大學士尙書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供奉翰林皆與例坐於東西廂某某同屋一間亦先期指定皆賜茶酒果物演劇臺深廣約十丈凡三層神祇仙佛由上一層繼而下鬼魅則自下一層穴而上所演有清平見喜和合呈祥青牛獨駕萬年甲子太平有象環中九九瑤林香世界等名目其餘傳奇雜齣與外間梨園子弟扮演皆同特聲容之美盛器服之繁麗則鈞天廣樂固非人世所得見闕道光間每日不過演十餘齣大抵自辰至申即罷優伶向由織造監督鹽政等採選送京並有眷屬同居者謂之外南府按康熙間即南府之名道光初元將南府人一概遣還自後宮內演劇皆用內監為之蓋亦昭德示儉之一端也

按同樂園聽戲乃行慶令典至於深宮清暇宜喚樂工則隨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

八

處別有排當不在此制如嘉慶間 宣宗在藩邸三十壽辰蒙 仁宗於如意洲一片雲賞戲其一事也又同樂園聽戲向來詞臣不與嘉慶間始命南書房翰林與宴

附錄 乾隆五十九年 駕駐熱河 賜扈蹕諸臣觀劇於

清音閣自七月二十四日始至八月十五日凡二十日每日

卯刻入班未正散出日 賜茶果克什三次

附錄 蘇州優伶舊時亦有入內務府三旗者然祇准一二

人以其占包衣人等俸餉也其日侍左右者謂之什子

正月二十五日為填倉日乾隆嘉慶間 御製詩甚多是日食

餅

餅

養吉齋叢錄卷十三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四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二月朔日祭日無定有在正月初二者 十月朔日亦無定 坤甯宮立竿祀神禮

成 召皇子以下及王公大臣食肉錫釐廣惠二百餘年成例

也官一品者非特派不得與有非一品而得與者蓋異數官之

西南隅為供神所 上西向坐 皇子以下及諸王大臣入叩

首謝皆西向席地引茵而坐人酒一厄肉一盤湯飯各一盂肉

以佩刀自割謹案 太宗嘗有若廢騎射寬袍大袖待他人割

以此錫碑於箭亭以示萬世故 上食畢侍食諸臣方置碗匙

食非必以佩刀自割躬示倡率 其食未盡者 賜入直侍衛等食之諸王大臣有在告及退休

居京師者亦 賜胙或神糕皆具摺謝若 聖駕在盛京祀神

則於清甯宮食肉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一

謹案乾隆丁酉以前遇大祀神則恭進 慈甯宮糕酒

又案 高宗在盛京祀神以神糕賜在京王大臣嘉慶間嘗

以神糕賜予告在籍之大學士王杰蓋皆推恩惠下之義道

光乙巳坤甯宮喫肉命大學士潘世恩毋庸入座仍賜胙則

所以恤耆年也又坤甯宮每日祀神用二豕豬章京掌之晚

祭背燈者交膳房散給朝祭者不得出殿門故每日皆散給

散秩大臣及侍衛等分食乾隆間太監有竊取肥臍之事入

宮食肉者少乃每日派御前侍衛一員乾清門侍衛二員食

祭肉並糾察之食肉者至宮門外取一毯墊入置坐處叩頭

畢席地坐人各肉一盤飯一盂鹽一碟食畢而出其領班者

為散秩大臣侍衛班領此又每日祀神食肉之常制也又滿

洲官員有力之家春秋祀神亦延賓食肉有湯飯無他肴舊

俗客自割食今則切置諸器設匙箸不事刀割矣食畢客起不盥漱不謝主人不送客所食之餘召臧獲輩於其處盡食之不得出戶福酒福糕則徧遺親友之未至者

四月初八日浴佛由禮部具奏是日於坤甯宮請佛亭至堂子將大內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貯黃瓷浴池內以淨水攪勻請佛於浴池內浴畢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四月八日俗稱結緣日乾隆閒屢見吟詠

順治十一年端午 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游西苑至北橋登岸幸南臺歡宴至暮自後遇午日宮中每以龍舟酬節

聖祖御製有五日泛舟賜大臣侍衛宴詩乾隆閒五日則奉

慈輿至御園觀龍舟 聖駕在望瀛洲亭名王公大臣及內廷詞

臣亦得與宴賞其東則蓬島瑤臺 皇太后觀競渡處也嘉慶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二

閒移於澄虛榭宴賞 高宗詩云中流九龍舟誰肯相參差

仁宗詩云九龍順軌原無競據此可識龍舟之數又按北地四

五月往往少雨如屆節未沛甘霖即罷此戲道光初年尚沿競

渡故事其後停止

按乾隆庚辰留京回部王公亦許入內觀龍舟

乾隆御製有端午帖子依春帖子例

七月七日祭牛女宮殿監司其事

西峯秀色爲御園四十景之一七夕巧筵曩時常設於此有綵

棚蛛盒之勝乾隆御製詩云西峯秀色靄宵煙又試新秋乞巧

筵蓋紀實也

康熙時駐蹕避暑山莊於塞湖放河燈 高宗及見其盛蓋中

元河燈曩時已有成例乾隆閒放河燈多在御園湖中或在山

莊則亦設盂蘭盆放河燈 高宗嘗言山莊盂蘭盆及河燈所費不過數百金也

中秋祭月宮殿監司其事

曩時歲行秋獮中秋後一日始由山莊啟蹕進哨故乾隆閒供

月在山莊之雲山勝地嘉慶閒供月在山莊繼德堂後之暢遠

樓

乾隆嘉慶御製有中秋帖子是日家宴用瓜餅

九月九日宮中登高見 歷朝宸詠在御園或移蹕香山若值

秋獮則往往爲策馬塞山之游

椒屏之製以絹素爲質先由內廷詞臣擬吉語四字爲標題並

擬所畫景物與四字音義相協者於十二月朔開單呈覽交內

府繪畫人物器飾而綴以椒每幀署原擬吉語復製頌一章題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三

其上亦內廷詞臣所書

歲軸亦由詞臣擬五言吉語成聯於臘朔呈覽交畫苑以彩絹

設色畫祥花寶穗鼎白獮彝等物爲圖以所擬吉語書幀端按

歲軸之名見乾清歲時記亦見武林舊事

十二月初一日有開筆書福之典溯其緣起自 聖祖時已書

賜近臣查初白集載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除夕前一日按近年

臣福字名單皆在十二月二十日後蒙恩賜御書大福字恭紀七言律詩一首有

捧出深宮榮並受句則當時同直者皆得受賜可知又康熙丁

未冬賜大臣福字以蔣文肅廷錫居母憂特書金牋福字以賜

時稱異數據此則自康熙以來已歲爲恆例雍正四年有年來

冬月封印以後政務畧有餘閒朕手書福字賜內外大臣之

諭是其時書福在封印後乾隆以來皆以季冬朔日在重華宮

開筆書福又嘉慶丙寅茶宴 御製書福聯句詩註載 御書第一福字懸於乾清宮正殿其餘宮廷園苑等處張貼共十九幅云云又頒賜 皇子內廷行走宗藩蒙古藩王大學士尙書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官員御前侍衛各省督撫新疆將軍參贊等寶墨騰輝函蒙祉福誠盛事也書福之賤質以絹傅以丹砂繪以金雲龍又書福之暇別書五七言至十三言硃紅雲龍牋對聯及長壽字宜春迎祥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字不下百餘幅每年內宮寢殿楹楣張貼者皆 御筆也又賜福字時有兼賜壽字者又有加賞 御筆四字吉語紅絹牋直條者則非親臣近臣不能得也若道光閒書龍字 賜內廷王大臣則 宸翰偶涉不為恆典

附錄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蘇州巡撫宋犖年逾古稀步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四

履壯健書福壽二大字以賜此又在常賜之外者近來左右大臣亦每書福壽二字以賜

面賜福字者親郡王軍機大臣南書房供奉歲十餘人或不及十人依次入跪案前仰瞻 御書畢即叩首謝兩內監對持龍箋而出叩謝者正當福字下謝畢退第二人入其儀節同面書惟福字或加賜壽字則預書也

闡福寺建於乾隆十一年自十七年後季冬之朔 高宗開筆書福必先詣寺拈香還御重華宮之漱芳齋書福歲為恆典

仁宗 宣宗以後皆踵行之又開筆書第一福字所用筆管端鐫正書四字曰賜福蒼生相傳為 聖祖御用留貽蓋已百數十年管漆色黝字填以金其貯筆檀匣面鐫 高宗御銘曰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子孫保之萬禩千春款曰乾隆御銘

按英煦齋和恩福堂筆記云此筆亦模製純粹異於他毫所書福字無定數惟珍重不多書爾

附錄 王文莊際華以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中蒙 賜福字二十四乙未冬重加裝潢懸之 賜第顏曰二十四福堂以昭恩寵又雍正閒提鎮閒有蒙 賜福字者見 硃批諭旨惟己酉 賜內務府筆帖式漢軍吉保姓姚 福字及乾隆己酉 賜安南國王阮光平壬子 賜緬甸國王孟隕福字尤異數也

冰嬉之制所以習武行賞俗謂跑冰鞦即金鼈退食記所載西苑冰上擲毬之戲而實不止擲毬一事歲十二月西苑三海層冰堅迤於是擇令辰 聖駕御冰牋臨觀焉或五龍亭或闡福寺或瀛臺等處無定地冰鞦以一鐵直條嵌鞦底中作勢一奔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五

迅如飛羽始日搶等去 上御之冰牋二三里外樹大纛眾兵咸列 駕既御冰牋亦曰鳴一礮樹纛處亦鳴一礮應之 謹案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爆竹如雷般池冰若砥平又云堅冰太液鏡中邊翠輦行時竹爆宜蓋所鳴為竹爆也 於是眾兵馳而至御前侍衛立冰上搶等者馳近 御座則牽而止之至有先後分頭等二等賞各有差繼曰搶毬兵分左右隊左

衣紅右即衣黃既成列御前侍衛以一皮毬猛踢之至中隊眾兵爭搶得毬者復擲則復搶焉有此已得毬而彼復奪之者或墜冰上復躍起數丈又遙接之又繼以轉龍射毬走隊時按八旗之色以一人執小旗前導二人執弓矢隨於後凡執旗者一二百人執弓矢者倍之盤旋曲折行冰上遠望之蜿蜒如龍將近 御座處設旌門上懸一毬曰天毬下置一毬曰地毬轉龍之隊疾趨至一射天毬一射地毬 謹按 宣宗御製觀冰嬉應

相鳴又云鳥翔旗色初分隊魚中者賞復折而出由原路盤曲而歸其隊其最後執旗者一幼童若以爲龍尾也舊制八旗兵皆演冰鞦分日閱看按等行賞道光初惟命內務府三旗預備後則三旗亦停止僅給半賞之半而已
乾隆間歲奉 皇太后觀冰嬉道光間亦嘗奉 皇太后觀冰嬉

按曩時閱冰嬉若尙在國恤期內則走隊時撤去各色旗惟用弓矢又按冰牀聯句詩云高注旗森攢豹尾夾趨柄蜿刻龍頭又檀榻簇葩匡既好柘檣纈翠蓋斯觚方衲茸煥敷貂座圓極虛明屏屬憐此言 御用冰牀之制也又 御前蒙古王等凡至西苑亦賜坐冰牀隨行
冬日得雪每於養心殿庭中堆成獅象志喜兆豐常邀 宸詠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六

乾隆壬申乙酉以雪獅雪象聯句嘉慶戊寅又堆爲卧馬二東西分列有與內廷翰林聯句詩

附錄 每年掃雪擁培樹根宮庭內外職掃除者有賜錢例謂之掃雪賞若京兆報得雪五寸則用人多爲日久加賞不賞難於支發故得雪皆以二三分次奏報未嘗報五寸也道光初年 御製九九消寒圖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筆也懋勤殿雙鈞成幅題曰管城春滿內直翰林諸臣按口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成故事

臘八日雍和官煮粥供粥以親郡王或大臣領其事

臘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璣圓帳房也 聖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衆喇嘛於殿下唵經達賴喇嘛章嘉胡圖克圖至

聖駕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聖駕出宮過一門內監放爆竹一枚入宮亦然故聞爆竹聲則 玉軟自遠而近或東或西皆可意揣又禁中向於十二月十七開爆竹道光丙戌改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宮東西墀中樹盤龍楠木燈柱與宮檐齊柱凡八面每面皆懸聯除夕收聯而懸五色八角圓燈其聯詞尙仍明代之舊

十二月二十九或二十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 聖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唵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衆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義殿側束草爲偶佛事畢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七

衆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外送之蓋卽古者大饗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扎俗謂之打鬼或云以麩爲人非草也 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以三十六人在殿前唵迎新喜經

按中正殿爲喇嘛唵經所日有常課其分往他處或唵各種經或放烏卜藏或跳布扎殆無虛日其名目甚繁備詳會典歲暮武英殿進背石骨蓋戲具或云羊脛骨所爲滿洲舊制也至今循行之清語嘎什哈白骨也

曩時歲終 賜蒙古親王大荷包一對各色玉石八寶一分小荷包四對貯金銀八寶各一分又小荷包一箇貯金銀錢四枚金銀鏤四枚

除夕封筆之制始於康熙間亦手蕪名香致敬其儀式與開筆同

附錄 乾隆間裁定金川時除夕申刻接軍營奏報有辦理糧運事已封筆矣卽口授近臣繕旨頒發僅不御丹毫而已歲除宮中有揮塵之制

除夕宮中以金鑪蒸松柏枝謂之燠歲亦稱燠歲除夕及新正宮廷筵宴以繡籠貯秋蟲置於筵側蓋自康熙時始也時奉宸苑之北小花園內監以秋蟲之子育之溫室如唐花然遇筵宴則以之承應自後遂循行之爲恆制乾隆御製絡緯詩云翊翊蠅蠅鼓翼鳴秋蟲應節作秋聲又云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罷翻虞近取名又上元後一日宴廷臣詩云向筵仙卉發隔牖草蟲鳴亦詠此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

八

養吉齋叢錄卷十四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五

賜進士出身雲貞總督翰林院編修 吳振棫纂

順治癸巳元旦大宴畢復宴內三院輔臣學士及部院卿寺堂上官國子監祭酒六科都給事中各掌道御史於保和殿十一年端陽節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游西苑至北橋登岸幸南臺 賜諸臣飲饌康熙間賜宴臣工或於乾清宮或於瀛臺恩禮稠疊不可殫述若內直諸臣扈從讌游諸家紀載尤夥其極盛者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以三逆蕩平 御乾清門宴內閣大學士各部院堂官翰林院學士講讀及日講編修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員 敕諸臣歡抃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 命近 御座前觀燈更 賜卮酒霑醉者令內官扶掖而行明日 御製昇平嘉讌詩序及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向羣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一

臣集 太和殿下仿柏梁體以次賦詩九十三韻又二十一年雲南底定六月 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每日清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啟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爲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游釣可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特諭是時諸臣或爲詩或爲記誌恩述事一心一德歡然交欣洵太平盛事也聖祖事 孝惠章皇后垂六十年省方江南避暑塞北必奉鸞輿以從舊制有蟒式舞者滿洲筵宴大禮以諸王大臣行之康熙四十九年 孝惠章皇后七旬萬壽 聖祖亦五旬有七矣正月元夕宮中張燈設宴 躬親起舞稱萬壽觴中外傳爲

天家盛事

按蟒式舞所陳皆昭代故事有旌旄弓矢躍馬蒞陣之容有屈伸進反仰俯疾徐之節

康熙五十二年六旬 聖壽三月壬寅宴直隸各省見任致仕給還原品文武漢大臣官員士庶等年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十六人於暢春園正門前是日擇諸王以下宗室子孫二十歲以下十歲以上者六七十人執觴勸侑越三日又宴滿蒙漢軍見任致仕給還原品文武大臣官員護軍兵丁閒散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一十二人於暢春園正門前又一日召集八旗年老婦人於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二

皇太后官賜宴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宴滿蒙漢軍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退黜人員年六十歲以上者於乾清宮前越三日宴漢文武大臣官員等年六十五歲以上者王大臣則命諸皇子賜觴年未及歲之皇子皇孫命侍立觀禮 御製七言律一首 命與宴諸臣賦詩紀事名曰千叟宴詩並勅為圖以示後世

按康熙千叟宴大學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者與近畿耆民六百六十人

雍正四年九月召皇子諸王大臣侍宴乾清宮 世宗首唱諸臣以次廣和用柏梁體以誌承平如康熙二十一年故事詩成御製序文勒石賜內外臣工

乾隆四年御乾清宮宴諸王貝勒貝子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

及督撫學政在京者九十九人賦柏梁體詩嗣後 恩賜筵宴

亦時有之其最盛者則十一年依康熙二十一年瀛臺賜宴故事於八月二十七日在西苑豐澤園崇雅殿賜王公宗室筵宴是日移崇雅殿舊設地平屏風摘去窗扇安設大地平 御座後懸掛軟簾兩廊下設樂殿內兩旁俱設高桌椅座東西兩廂亦設高桌院內張二丈四尺行臺演劇履親王莊親王慎郡王誠親王以輩行較尊係叔俱於地平上設高桌較 御座地平稍低 命和親王果親王大阿哥三阿哥四阿哥行酒兩廂內命和親王等率承璧承瓊行酒是日王公宗室長幼列坐俱行家人禮其不與宴之應封宗室二十人各賞蟒緞一疋八絲緞一疋閒散宗室六十六人各賞銀五十兩二十八日在瀛臺涵元殿賜滿漢大臣等筵宴於殿之抱廈下鋪毯設矮桌張圓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三

明圓所用亭子臺演劇是日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人數衆多經殊筆點出在涵元殿入宴大學士訥親張廷玉福敏史貽直協辦大學士尙書劉於義尙書梁詩正來保汪由敦哈達哈納延泰侍郎傅恆親賜卮酒又賜侍郎蔣溥舒赫德閣學沈德潛酒以示榮寵餘在崇雅殿內及兩廊設矮桌列坐即用二十七日日行臺演劇是日用李嶠甘露殿應制詩韻 上用月字霞字二首大學士以下分韻者三十八人命兩殿與宴諸臣賦柏梁體一章 御製首句宴畢憩流杯亭集臣工四十五人聯句成五言長排此二日筵宴後 命御前大臣侍衛帶領與宴之人隨處游賞並至淑清院流杯亭賞酒果諸臣內嫻於翰墨者許賦詩進呈又二十七日在豐澤園宮門頒賞二十八日在勤政殿頒賞事訖諸臣上表陳謝繼命畫院繪圖於瀛臺壁間

按表文為紀文達所撰極瞻麗今載集中

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計與宴及以事未與宴者凡二千人至愷敘殿錫宴聯吟自乾隆壬戌始丙寅重舉此典嘉慶九年宴宗室於愷敘殿授簡聯吟仍依故事愷敘殿即崇雅殿乾隆壬戌易今名

乾隆二十六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共六百七十七歲在朝武職九人共七百二十二歲致仕諸臣九人共七百四歲有香山九老圖宏辟迨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文職九老共六百六十八歲武職九老共六百八十五歲致仕九老共七百二十九歲畫苑艾啟蒙作圖

乾隆五十年逢 國大慶依康熙間例舉行千叟宴於乾清宮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四

宴席以品級班列凡八百筵與宴者三千人用柏梁體選百人聯句閩人國子監司業銜鄧鍾岳年百五歲自閩至京赴宴尤為盛事嘉慶元年正月再舉於甯壽宮之 皇極殿與宴者三千五十六人賦詩三千餘首列名邀賞而未入宴賦詩者五千餘人是日官一品及年九十以上者手賜卮酒 高宗恭和聖祖原韻七律一章 仁宗聖製恭和內廷諸臣俱許依韻又選文武臣九十六人仿柏梁體聯句 兩聖一堂恩隆禮洽萬古未有之盛舉也是年與宴老民熊國沛年一百六歲邱成龍年一百歲賞六品頂帶九十以上老民八人賞七品頂帶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時 命朝鮮國酌派年六十以上陪臣二三人充正副使與宴該國王遵派進京 高宗嘉其忱悃於常例外特賜國王宋澄泥仿唐石渠硯一方梅花玉版牋二

十張仿澄心堂紙二十張花牋二十張花絹二十張墨二十定筆二十枝

乾隆五十五年 聖壽八旬朝鮮琉球安南巴勒布皆詣闕祝釐因復 賜宴於御園諸國正使 高宗皆手卮以賜午刻宣示 御製詩章俾使臣能詩者恭和於是朝鮮安南琉球三國使臣皆拜效頌祝得詩九章附錄於後

朝鮮國正使行判中樞府事李性源詩曰堯階春葉報中甸湛露恩深法譙頻薄海歡欣同玉帛寰區慶祝神人陪筵每感黃封遍賜醞那安 御手親五紀馨香躋八耋南山北斗總歸仁朝鮮國副使禮曹判書趙宗鉉詩曰春回慶歲月中旬玉帛來庭侍譙頻姬錄萬年躋壽域堯階三祝效封人身沾法醞叨恩曠衣惹香煙仰聖親武帳嵩呼同內服雙擎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五

雲漢頌 皇仁安南國謝恩正使刑部右侍郎阮宏匡詩曰筵開前節值新旬春暖名園詔問頻恩侈幘幘高覆物澤覃優渥廣同人懷侯柔遠天生聖飽德觀光子慕親化外幸陪冠帶會期願介壽拜 皇仁安南國謝恩副使東閣學士宋名朗詩曰虞廷肆覲未盈旬拜奉天恩灌沃頻不限陽春覃異域式隆膏澤寵來人淪肌浹髓知優渥望日瞻雲妥戴親分外幘幘何報答願將嵩壽祝 皇仁安南國謝恩副使翰林院待制黎梁慎詩曰天眷 皇王啟壽旬億年聖澤祝聲頻御園日暖常佳氣華宴春濃及遠人星度共旋依北極威顏咫尺仰慈親觀光幸綴明堂列頂踵均沾雨露仁安南國進貢正使翰林院侍讀陳登大詩曰虞階何待舞經旬玉帛初通雨露頻煦育肯分千里外綬懷渾似一家人幸陪周宴

清光接近挹堯樽咫尺親新寵歸來分海國共將華祝頌
皇仁安南國進貢副使東閣學士阮止信詩曰華旦欣逢萬
壽旬春卮座祝叩筵頻象方玉帛聯王會鹿宴筮篋慰遠人
望日有年陶煦暖朝天何幸妥尊親南歸願卽呈黃耆早拜
丹墀仰至仁安南國進貢副使翰林院阮促詩曰九十韶光
甫二旬靈園鶯燕報春頻星馳輪轡趨行殿雲集衣冠拜
聖人仰見英君德得壽可知天命敬惟親金章玉席洪恩
泱瀘傘難酬頂踵仁琉球國副使正議大夫鄭永功詩曰御
極垂衣正八旬普天沐德獻琛頻四夷駢貢蒙皇化五代同
堂仰聖人召入華筵龍液酒飛登紫苑鳳卮親天顏咫尺
沾恩湛永祝昇平萬壽仁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六

逢筵宴備陳準部回部安南緬甸廓爾喀樂
乾隆壬寅四庫全書第一部繕錄告竣春仲經筵禮畢賜總
裁總纂總校分校提調各官宴又賜總裁九人總纂各官七
十七人如意碟佩文綺筆墨等物此則因事錫宴之殊恩也
乾隆開每歲臘月二十一日甯壽宮後符望閣下賜飯凡尋常賜
食非有外藩入座者御前大臣御前行走蒙古王貝勒等其時
御前大臣多兼軍機大臣故漢軍機大臣亦得入座嘉慶以後
無御前大臣兼軍機大臣者故軍機大臣皆不與閒命入座
蓋特恩也
乾隆丙申金川平皇太后幸甯壽宮召高宗膳並於階下
賜將軍阿桂豐昇額及將領功大者三十六人軍機大臣六人
飯食義同凱宴亦歷來未有之曠恩也

道光癸未八月七日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賦柏
梁體詩並繪圖以紀盛與宴者爲和碩儀親王御前大臣賽沖
阿大學士托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敦元協辦
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尙書軍機大臣黃鉞禮部尙書
穆克登額工部尙書初彭齡理藩院尙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
郡王銜都統哈迪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
穆克登布時儀卽年七十九矣特命設高座以篤親親之誼
正月十四日宗親宴皆近支親藩道光閒在奉三無私定例
皇子位次在親王郡王上惟家宴則近支諸王與皇子以長
幼爲序十五日蒙古親藩宴在正大光明殿是日掌儀司進玩
藝派蒙古王公遞酒舊時惟滿洲一二品大臣許入座嘉慶七
年并許一二品漢大臣與宴後以爲常講官與宴者席於殿之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七

西北隅十六日廷臣宴在正大光明殿滿漢大學士尙書皆與
侍郎亦有命入座者督撫將軍入覲在京或得與宴如乾隆
時之薩載萬福常青是也宴次有喜起舞清語謂之嘛克新人
數曩亦無定其禮節與除夕保和殿筵宴同
新正宴外藩例設中和韶樂舞慶隆舞並陳蒙古回部金川及
各番部樂並奏襍伎
按乾隆閒有扎薩克而兼一二品官職者亦與廷臣宴又宗
親宴閒有命異姓王公與列者如乾隆庚寅之超勇親王
成袞扎布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拉旺多爾濟是也
新正筵宴外藩向在豐澤園設大幄次以存舊制乾隆閒紫光
閣落成其後遂宴於閣宴後例有賞內務府大臣司其事
按向例紫光閣及上元賜宴惟蒙古諸藩及年班回部降番

等乾隆壬寅命朝鮮琉球南掌暹羅四國陪臣亦入宴觀禮
朝鮮使臣黃仁黠洪秀輔各賦紀恩七律一章癸卯依例與
宴朝鮮使臣鄭存謙洪良皓亦賦詩呈進

新正筵宴乾隆以來率為定例如有他故或值齋期則停止亦
有移於他日者乾隆癸丑甲寅正月十六日月食罷廷臣宴乙
卯上元月食移正大光明殿外藩筵宴於十四日移宗親宴於
十六日移廷臣宴於燕九日

上元正大光明殿筵宴觀慶隆舞狀八旗士馬射獵破陣旁列
伶工唱清字歌曲皆陳王業艱難與武始北出再成而南之義
相似其曲譯漢者具載會典甚古雅

除夕保和殿筵宴入座者年班外藩及王公一二品大臣而講
官以本年起居注進書作前後序者二人預宴席於殿之西北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八

隅是日派蒙古王公遞酒 上將進殿後門出席前排列 上
升座 賜坐行一叩禮宴畢仍出席如前候 上出殿後門乃
退筵內果品羊脯
等皆得攜歸

按殿上坐次既定樂作進爵大臣起退至殿門外去補服仍
懸數珠入殿至 御座下跪掌儀司以臺琖授進爵大臣恭
進 御前復退至 御座下 上進酒進爵大臣一叩起至

御前受臺琖下復跪掌儀跪接而退掌儀復以金卮酌酒
立賜進爵大臣進爵大臣一叩飲畢掌儀司取卮退進爵大
臣再叩起至殿門外仍服補服入原坐次

太和殿筵宴定例惟宗室王公及大臣中指定班次者始入殿
與朝正外藩按序就宴大學士尙書均在丹陛列席乾隆三十
四年始命大學士尙書依班次列坐殿內

初定外札薩克四部落時以九白為貢白駱駝一
白馬八其後年例由
呼圖克圖奏進投誠向化以此為信故不可一歲無九白貢也
宣宗御製詩云四偶銀花一玉駝西羌歲獻帝京雜賦此事
也貢至宴使臣曰九白宴至今歲歲循行之

按舊會典載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丹金喇
嘛那顏台吉四季共貢白馬八疋白駱駝各一疋又康熙三
十年以上謝圖汗車臣汗既留汗號仍準貢九白其餘概不
得貢至若昔時出塞行圍蒙古王公進宴則進九白雖必卻
之實為嘉貢而與年貢之九白則別為一事

曩 聖駕駐蹕避暑山莊筵宴外藩輒召至 御前賜酒內廷
詞臣亦得與賜觀燈或一夕或三夕銀花火樹無異上元其地
在萬樹園平原千畝天喬繁茂雖以園名不施土木宴時則張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九

穹幕
山莊宴外藩嘉慶閒有在卷阿勝境者萬壽節宴外藩有在閱
是樓者

乾隆以後還師奏凱宴勞諸將在紫光閣方平金川時所俘番
童有習鍋莊及甲斯魯者番中儺戲也亦命陳之宴次
凡一切筵宴酒一巡而止

按藩部內附之初朝正之日因加宴賚者自順治以來事不
勝紀康熙二十年後蒙古諸藩先後效順而喀爾喀最强
聖祖北巡以鎮撫之庚午秋大宴於多倫諾爾凡四十八家

名王君長世官貴族靡不畢集因從諸王公請於其地立廟
一區四十八家家置一僧以為住持賜名彙宗以明佛法無
二統之一宗之義此真長駕遠馭開國規模尤為極盛者也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六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大駕巡幸留京王大臣日詣文華門辦事恭請合符輪流值宿
卯刻四人同入非直班者申初散出直宿班者在內守合符俟
次晨交替合符而後出

按康熙三十四年 上出古北口巡歷塞外 命大學士阿
蘭泰留京理章奏留京二字始見於此

祖宗時大駕巡幸至行宮行營本日進班之御前侍衛乾清門
侍衛大臣侍衛章京等皆晝夜隨扈至王公等之護衛大臣侍
衛章京官員等之僕從不準入黃城外布帳門內以駐蹕重地
應環衛嚴肅也後來大臣等於晚膳後先趕前營且有賃宿民
居不宿行帳者嘉慶間曾奉嚴飭惟軍機大臣每日報到即召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一

見咨詢又查道大臣如遇道路窄狹須夜往攔截車馱許於啟
鑾前先往此外王公及各衙門堂官皆在卡倫內宿次日在宮
門外恭候自御前大臣至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等皆佩囊韃
於站班後隨從行走不許先趕前營

凡隨圍大臣有派管錫伯甲者派管買賣街者派管杭愛車者
前鋒營掌卡路之事以鈴繫索為界不得私越

行營之制內方外圓中建黃幔城外加網城索綯為之設連帳
百七十有五為內城啟旌門三每門植纛二東鑲黃西正黃南
正白外設連帳二百五十有四為外城啟旌門四每門植纛二
東鑲黃西鑲紅南以正藍鑲藍分日植之北正紅外周設宿衛
警蹕各帳皆以八旗護軍官校環衛焉
大駕將至管行宮之大臣先至行宮辟除一人鳴鈺諸色人聞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終

養吉齋叢錄卷十五

十

鉦聲皆出又 駕未至行宮時喇嘛於殿階下席地梵誦以被
逐不祥也

八旗扈從官員馬褂各按旗色舊制也日久漸弛嘉慶六年
命隨圍之都統毋庸按照旗色副都統未賞黃馬褂者俱按旗
色服之

康熙四十年以前秋獵出古北口皆駐喀喇河屯行宮至四十
一年始駐蹕熱河避暑山莊其時率以五月東幸亦有在四月
者乾隆閒北郊禮成後啟鑾嘉慶閒於七月啟鑾初 聖祖幸
避暑山莊由十八盤嶺入後乃改由常山峪

國語謂圍場曰輝罕稱木蘭者國語哨鹿之謂圍場為哨鹿所
故云爾久則視若地名且有稱上蘭者地本喀爾沁敖罕翁牛
特諸部所屬康熙閒王公等以地獻為圍場周一千三百餘里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二

四面立界曰柳條邊插柳成列如牆以區內外凡口外 凡幸山

莊先一日遣官以秋獮告 奉先殿由山莊啟蹕自波羅河屯

入圍場有二道東伊遜崖口西瑪圖口入口就平川行小圍名

曰甸獵國語謂之阿達密次日方於山中布大圍國語謂之阿

巴喇密圍期率以二十日為度東口首圍為永安莽喀國語沙

莽喀西口首圍為永安泮漢語沙圍場地名率仍蒙古惟此則

用國語均 聖祖命名以漢字書永安諧吉語也圍場按八旗

以一營房統五卡倫分地稽察布圍用蒙古一千二百五十人

以黃纛為中權兩翼左正白右正紅兩翼前各以一藍旗為前

哨前哨進後哨以次隨發由遠而近圍遂合方布圍時兩翼前

各數騎擁纛飛馳謂之跑烏圍里將至看城喧呼瑪喇哈則圍

合矣於時 大駕出看城御弓矢泄圍引矢射大臣侍衛乃射

中者記諸册如圍中有熊虎猛獸則馳報 命虎鎗官兵掩殺

或 御神鎗及弓矢親殪之凡遇看城傳膳之日尖營及看圍

候為名 親視調和湯飯並盤煮羊賜御前大臣侍衛及扈從

行圍之舊藩新部王公台吉等早餐未初罷圍還行營陳牲數

獲頒賜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其蒙古王公等在圍場時宴賚無

定制迨圍畢出哨至張三營行宮復賜食頒賞王公以下綴正

遣歸部落皆定制也

謹案 聖祖每年冬至後至明安溝行圍即俗所稱米峪口

也圍畢回熱河暫駐然後還宮此當在藩部獻地以前事又

按台吉與塔布囊爵同土默特左翼八旗及喀喇沁三旗曰

塔布囊其餘部落曰台吉

高宗自乾隆辛酉至辛亥秋獮四十次 仁宗自嘉慶壬戌至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三

庚辰秋獮二字次

威遜格爾亦圍場地名 聖祖行圍時嘗奉 太皇太后避暑

於此所居為樺皮室蒙古語謂樺皮為威遜室為格爾也乾隆

閒行圍亦奉 皇太后觀獵乙酉以後則雖避暑熱河不復出

塞以春秋高也

圍場八旗分四正四隅相距二三十里不等近者距六七里蓋

有山者始為圍場山大則禽獸多山小則禽獸少故遠近不能

一致凡進哨行圍每日收圍後路中諸蒙古獻禽者分賞黃馬

褂孔雀翎

哨鹿者秋分前後味爽時戴鹿首伏林壑中以哨致鹿哨以木

為之引叻達氣低昂應聲鹿即隨至

圍獵未竟或秋霖盛潦泥淖艱阻因命中輟者謂之減圍若未

獵而止謂之停圍

行圍木蘭蒙古卓索圖昭烏達二盟長

蒙古王公台吉有東三盟西三盟盟有盟長副盟長哲哩木昭烏達卓索圖東三盟也例進御宴高宗有塞錫林郭勒烏爾察布伊克昭西三盟也

宴四事詩一詐馬漢語謂之跑等扎薩克於進宴時擇名馬數

百列二十里外結束髮尾去羈鞵幼童乘之以鎗聲為節遞施

傳響則眾騎齊騁不踰晷刻而達掄其先至者三十六騎優賚

有差北漢三月馬始生駒取北馬令駒叩乳少飼之即執駒別

四月朔成於穹廬中插柳祈福以管新於一什榜蒙古樂名其

器用笳管等瑟絃阮火不思之類將進酒於筵前鞠脛奏之鼓

喉而歌和囉應節一相撲蒙古所最重謂之布克國語謂之布

庫即捺跤也脫帽短禱兩兩相角以搏摔仆地決勝負厄魯特

則袒裼而撲雖蹶不釋必控首屈肩至地乃為勝一教馳蒙古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四

謂之騎額爾敏達驛馬三歲以上曰達驛額爾敏則未施鞍勒

者也扎薩克於所部驅生馬至宴所散逸原野王子弟雄傑

者執長竿馳繫之加以羈鞵始則怒騁賊趨人立而嘶鬪馭者

騰躍而上控掣自如須臾調良率得名馬又宴前例進九白駝

為蒙古最尊重之禮 朝廷厚往薄來故每貢必卻也

進哨行圍 大駕親御弓矢殪猛獸或負創而逃則命一二

侍衛逐之踰越岩谷或舍馬徒步必得以歸獻又圍中射鹿先

割其尾以獻獲車載之輸於幔城以待頒賜司獸數尾即知獲

鹿之人與其數云

凡行圍圍合處設幔城曰看城圍凡三市外圍用新滿洲皆衣

白罽將合圍命騎率銅器呼之謂之順風耳

舊時出哨後所用穗帳題曰四宜居以寒暑風雨皆可避也

扈從大臣滿洲皆屬囊鞬漢文員則否

圍場行圍蒙古王公台吉獲獸二品以上官在 御前跪獻三

品以下交杭愛處杭愛清語也嘉慶閒以 御前行走之蒙古

王公等隨扈奮勉命其子孫及胞弟姪不拘品級準在 御前

跪獻

行圍有賞黃馬褂者隨圍則服之常時不得服用

扈從之王公大臣侍衛等官例於山莊宮門校射王公大臣中

三矢賚馬一級一四矢加級一五矢加級二侍衛等官中三矢

賚銀十兩四矢十五兩五矢二十兩又隨圍之滿漢司員啟蹕

前有宮門較射之制滿員中五箭賞花翎漢員中三箭賞花翎

俗謂箭翎中箭合格者侍衛即以一翎繫於冠叩首謝恩而退

按乾隆閒汪文端之子承需張文和之子若濟皆以中二箭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五

賜翎

國初都城外多曠地每年左右翼前鋒統領有率領章京護軍

演習步圍之事承平日久田疇屋宇其比如櫛更無所謂圍場

而沿習具文歲有奏報嘉慶六年 命停止

舊時淀池有水圍後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濬之乾隆閒復舉

行又甲戌奉 皇太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又 高宗戊辰幸趙

北口行水圍庚午癸酉辛巳如之

乾嘉閒春日謁 陵回蹕至南苑輒行春蒐之典故俗有春圍

秋圍之名又 皇子等每歲奉 命至南苑行圍以習武事若

冬日或往圍獵謂之打狼圍所以除狼暴也

南苑即南海子在都城南元故址也 聖祖有南苑行圍閱

馬諸詩又按王士禎居易錄國制每歲五月 臨幸南海子

觀八旗走馬 上御瞭鷹臺自六十里外萬騎爭馳齊至臺下以先至者為最賞內府綵緞至數十疋以下賞各有差其最者量留天廐齊馬力也據此則國初南海子五月走馬之制可見又汪琬 世祖挽詩註每歲駕幸南海子必累月云云康熙閒亦時時駐蹕於此其後有暢春園繼又拓圓明園而南苑遂不恆至矣

瞭鷹臺在苑之迤南六飛春苑有瞭鷹臺殺虎之典臺上張幄次臺下虎鎗處人員列侍臺前置虎籠大綵繞籠數匝而引其端於十餘步外 大駕既蒞幄次虎鎗處人取綵之端騎馬繞籠疾行以解之綵盡而籠之門以啟虎囚檻已慣往往伏不動臺上隨 駕之侍衛承 命以火鎗俯擊之或又喚獠犬吠籠側虎乃奮迅而出虎鎗人咸屏息以待虎至則三數人爭刺之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六

突圍出則逐而殺之頭鎗二鎗管虎鎗處及領侍衛大臣察明上聞頒賞白金荷囊有差

乾隆庚申奉 皇太后幸南苑道光閒亦嘗奉 皇太后幸南苑

南苑舉行大閱之典 世祖二次 聖祖十二次 世宗二次

高宗四次 仁宗二次 宣宗口次凡南苑大閱三年一次

奏請順治閒從鼂拜議也又歲九月有仰山窪合操之制由值

年旗具奏屆期滿蒙漢二十四旗官兵皆至以閱兵大臣八人

莅其事閱兵大臣乃閣部大臣及都統之兼銜 雖都統亦受指揮其大臣有內廷

差使者則是日不至

聖駕恭謁 東陵駐蹕處為燕郊為白澗為隆福寺為桃花寺

如幸南苑則回蹕時由燕郊至舊衙門行宮團河行宮新衙門

行宮恭謁 西陵駐蹕處為黃新莊為牛壁店為秋蘭為梁格莊如幸南苑則回蹕時由黃新莊至新衙門行宮團河行宮舊衙門行宮經中頂回圓明園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終

養吉齋叢錄卷十六

七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七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乾清宮為常日臨御之地球圖法物粲然備陳而尊藏寶錄玉牒寶笈瓊函尤為嚴重開命三品以上官滿漢各二員同批本處官及乾清宮總管首領太監於四月內抖晾一次昭敬慎也閣皮地極高以梯上下兩裏重疊故抖而不瞭亦四五日方訖事用內監及蘇拉百餘人奉派之員立而監視事畢稿之以金由本宮首領太監分給宮中正大光明額為世祖御書聖祖御製題跋勒石見午亭文編景山觀德殿正大光明額世祖御書熱河勤政殿正大光明額高宗御書湖自康熙不再建儲以後列聖皆默簡元良告之天祖密書祕藏藏正大光初編後別封祕藏或佩諸身或置寢所臨時啟視主嚮得人中外宴然絕去前代建儲諸患讀乾隆閒所纂儲貳金鑑一書用意至深遠矣宮東閒為東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

十一

暖閣西閒為西暖閣召見臣工率在於是盛暑在殿中閒召見乾清宮召見臣工曩時入宮門即鵠立階下以埃咸豐初命於西首階下架板屋三楹為暫憩地

交泰殿在乾清宮後尊藏寶璽二十有五每歲開寶封寶之日聖駕蒞此行九拜禮

坤甯宮在交泰殿後遇大慶典及元正行禮中宮御此受賀懋勤殿為乾清宮西廡之中三楹內懸基命宥密額聖祖沖齡讀書於此後為內廷翰林脩書入直之地弄藏書畫及文房四事等則宮殿監司之

重華宮舊為乾西二所大內東西二路各為二承巷一承巷以東五所乾西五所高宗潛邸也當賜居時成大婚禮於此登極後升為宮屢經繕治耀以璿題前為崇敬殿殿內曰樂善堂用潛邸舊額

堂後為重華宮東室為芝蘭室東廡為葆中殿殿內為古香齋齋貯圖書集成西廡為浴德殿殿內為抑齋用舊時額他處亦多用之宮後為翠雲館館東次室曰長春書屋他處亦每用此額宮之東為漱芳齋齋東室曰高雲情東次室曰靜憩軒齋後為金昭玉粹東室曰隨安堂乾隆閒宮廷園苑有可靜憩自乾隆以來歲時酬節錫宴聯吟開筆書福皆在此宮

毓慶宮康熙時建為皇太子所居雍正閒高宗及和親王嘗居焉乾隆閒皇子皇孫入學後多有居於此宮成婚乃移居邸第者仁宗髫齡即居此後移居東二所乙卯册立復賜居是宮已未親政乃移居養心殿自是遂以毓慶為臨幸地不復令皇子居之杜揣摩息說也宮前為慎本殿宮後為繼德堂皆高宗賜額堂東次室曰味餘書室潛邸舊額再東為知不足齋西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

十二

次室曰宛委別藏嘉慶閒東四庫別本於此三座門北殿宇三所覆以綠瓦亦舊時皇子所居俗呼阿哥所或稱所兒中曰擷芳殿仁宗初出宮時邸第也嘉慶閒宣宗及諸皇子亦嘗居此道光閒隱志貝子薨逝所中久無居者至二十八年正月文宗始移居焉先一日掌儀司奏派大臣於所內安神尙衣監後殿宇二層舊時亦為皇子所居乾隆閒改為三通館清字經館嘉慶閒為寶錄館文穎館

慈甯宮在隆宗門西順治十年建為尊養東朝之地聖祖詣太皇太后宮問安即此乾隆閒祇奉孝聖憲皇后逾四十年孝養尊隆古未之有西為壽康宮亦頤奉起居之所宮後本咸安宮舊址乾隆閒改建壽安宮則恭祝慈闈六七秩時遞舉上儀之崇構也先朝嬪御亦多有居此者

甯壽宮康熙開建外有景福門內為景福宮 聖祖奉 孝惠
章皇后居此乾隆開御書五福頌揭於宮中 乾隆壬辰重修授
璽之後將以是為燕居地故殿曰養性軒曰頤和堂曰遂初室
曰得閒閣曰符望齋曰倦勤皆寓此意然其後訓政三年孜孜
無倦迄未嘗移蹕也標勝之地尙有等治書屋梵華樓佛日樓
擷芳亭延趣樓旭輝庭古華軒抑齋矩亭鸞秀亭玉粹軒竹香
館袂賞亭翠鬢亭樂壽堂前後廊壁嵌 高宗御書敬勝齋
法帖方丙申落成時奉 孝聖憲皇后宴於新宮是年茶宴卽
以命題并令大學士于敏中及王際華董誥至宮瞻仰俾鋪敘
鴻規措詞親切也復命仿乾清宮例於皇極殿前豫製燈聯聯
句為尙書彭元瑞撰以東西南北前後左右分詮臚頌 高宗
極賞其工麗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

三

養心殿本前明遺址雍正年間始加繕葺殿作工字式前後凡
十二楹中為穿堂東西配殿十楹前殿之東西暖閣中界為重
戶曲室或屏或壁或紗厨各懸榜以為別東曰寄所託曰隨安
堂高宗潛邸卽有此名蓋取隨遇而安之義嗣後宮廷苑囿率以此題額曰如在其上曰明窗西
曰勤政親賢曰三希堂曰自強不息曰無倦齋曰長春書屋曰
梅塢曰為君難曰能見室自雍正以來是殿實為宵旰寢興之
所又勤政親賢之南窗外抱厦中設几供銅爐一每晨炷香以
昭穆清乾惕之意
養心殿西暖閣西門上懸各省總督以下知府以上將軍以下
總兵以上姓名單西壁懸天下缺分繁簡單自乾隆開始
世宗嘗蒙 聖祖戒急用忍之訓既踐祚以此四字為養心殿
額東暖閣額惟仁二字聯語云諸惡不忍作衆善必樂為西暖

閣額為君難三字聯語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按養心殿有佛堂朔望以喇嘛十人放鳥卜藏
雍和宮在皇城東北隅 世宗潛邸也登極後升為宮乾隆十
年莊嚴法相以梵僧守之四十四年於法輪殿後建重樓五楹
宮之東為書院其正室曰太和齋為 聖駕至宮瞻禮後憩息
召對之所宮之後室曰五福堂 世宗在潛邸時 聖祖所書
賜也乾隆甲辰 皇元孫載錫生因於此堂及景福宮避暑山
莊皆書揭五福五代堂額今每年喇嘛僧在宮內奉經皆有定
制

大內宮殿崇宏肅穆非苑囿比乾隆五年葺建福宮宮在撫辰
殿後宮後為惠風亭又北為靜怡軒蓋寢宮也軒西室曰四美
具軒後為慧曜樓西為吉雲樓樓西為敬勝齋齋西室曰德日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

四

新齋中亭曰風雅存西為碧琳館館南為妙蓮花室室南為凝
暉堂堂南室曰三友軒乾隆丁卯以舊藏曹知白十八公圖元
暉堂堂南室曰三友軒人君子林圖元人梅花合卷度軒中遂
以三友顏額有 御製長歌書巨幅 堂之前為延春閣閣前疊
懸焉嘉慶甲戌茶宴以三友軒聯句 石為山巖洞磴道間以古樹叢篁山上亭曰積翠山左右列奇
石曰飛來曰玉璽龍曰鷲峰南有靜室曰玉壺冰其閒幽邃靜
麗各極其勝花竹樹石布列遠近其規制與內宮殊不同也
三希堂者乾隆時以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墨
蹟皆希世珍也弄裁之而名堂曰三希讀 御製三希堂記則
又兼取希賢希聖希天之意

按乾隆閒三希堂帖三十二卷八函以大內所藏晉魏至元
明名人真蹟鈎勒入石嵌置瓊華島西麓之閱古樓壁閒續
刻者在惠山園之墨妙軒自唐褚遂良始

大內宮東西各列六宮乾隆開以古后妃之有懿行者爲官訓圖十二幀景仁宮燕姑夢蘭承乾宮徐妃直諫鍾粹宮許后奉案延禧宮曹后重農永和宮樊姬諫獵景陽宮馬后練衣儲秀宮西陵教蠶啟祥宮姜后脫簪長春宮太妃誨子咸福宮健仔當熊週年節則張掛年事畢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

按宮史聯句詩註僅載十圖餘二圖闕

大內三殿三門太和中和保和扁額爲康熙開闢文恪杜訥書

附錄 康熙二年纂 世宗實錄選善書者文恪試第一書

成效勞得福甯州州同仍留南書房行走十九年授編修累

官刑部侍郎四十二年卒贈尙書年七十六近人書中有云

文恪以書殿門額受知七十後始開坊歷顯秩者誤也

前明文淵閣在內閣遺址不可考本朝以閣繫大學士銜而未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

五

議建置乾隆三十九年建閣於文華殿後儲四庫書凡三萬六千册各處宮殿無不藏書以備乙覽者若昭仁殿之天祿琳琅則 高宗敕檢內府書善本排比列架者也殿後慎儉德室之右一楹題爲五經萃室則 高宗以相臺岳珂所刊五經分而復合彙藏於此也毓慶宮之宛委別藏則 仁宗哀四庫別本度之也此又在尋常度陳之外者又欽安殿之東北隅有摘藻堂向爲藏書所乾隆三十八年復敕錄四庫書之尤精者爲書要凡一萬二千册於堂內列架藏弄

學詩堂在景陽宮乾隆開因舊藏馬和之詩經圖十七卷詳加審定去贗本五卷存真蹟十二卷訂其分合其闕寫本詩者則爲補書彙弄堂中故以學詩爲名

英華殿在西北隅前明舊址爲奉佛所有九蓮菩薩御容明神

宗生母慈聖李太后也

四庫書每部以香楠木二片上下夾之約以綢帶外用香楠木匣貯之書面皆用絹經用黃經解用綠史用赤子用藍集用灰色所約帶及匣上鐫書名悉從其色

皇史宬卽前明史宬舊址正殿尊藏 列聖本紀實錄聖訓滿

漢文大臣列傳儒林文苑循吏等傳皆附藏西配殿

三樓隸鑾儀衛謂神武門鐘樓後門之鐘樓鼓樓也旣昏後門

鐘樓鳴一百八聲而後起更每更鳴鼓至曉復鳴鐘神武門亦

然惟 聖駕在宮中則神武門不鳴鐘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

六

養吉齋叢錄卷十七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八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

西苑宮殿大半元明舊址惟豐澤園為康熙開闢建自苑內勤政殿西行有小屋數間為當時養蠶所復西行歷稻畦折而北為豐澤園殿宇制度樸素園後種桑數十株春時省勸農桑或親御耒耜雍正後遂有豐澤演耕之禮凡演耕隨行布種皆以親藩與耕藉異乾隆中葉以亥藉久嫻不復預演園有春耦齋高宗以韓滉所畫五牛及項聖謨蔣廷錫臨本弄藏齋中又澄懷堂純一齋皆康熙時命名其時儒臣每於澄懷堂進講若愷敘殿則乾隆開普宴宗室因舊構而錫今名也
瀛臺在勤政殿南為趙臺故址即明所謂南臺者順治間加以修葺康熙開闢西苑於此日講今扁額則乾隆開御書也臺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十一

三面臨水正中北向者為翔鸞閣建相風金鳳於屋極東為春明樓西為湛虛樓

紫光閣南向在春耦齋之西北為明平臺故址康熙間每以秋日於此校射後試武進士亦在此乾隆辛巳閣成掄平定回部功臣之尤著者並集廷臣外藩慶宴於此自後大軍凱旋宴勞諸將及錫宴藩部與屬國使臣多在此閣又命於閣內圖畫平伊犁回部功臣百人大學士傅恆第一平兩金川功臣百人大學士阿桂第一一平臺灣功臣二十人是役阿桂尚未至軍中而圖像仍第一平廓爾喀功臣十人阿桂以未預戎事懸議又弄藏軍中得勝靈纛及俘獲軍械人福康安第一阿列第二於閣後武成殿繪歷次戰圖張之閣壁自後大武告成皆踵行畫像故事

金甌玉蝀橋南為水雲榭有石碣鐫乾隆開 御書太液秋風

字橋西紅牆夾道南福華門北陽澤門可達闡福寺橋東為承光殿寺東為澄觀堂堂後室曰寓清淨心又曰浴蘭軒軒後為快雪堂乾隆開闢督楊景素進快雪堂石刻乃大學士馮銓後人嚮於閩人黃氏者因築此堂嵌石廊壁內有木刻三版命補摹勒石其木版仍置堂中是帖列二十一人為帖八十有字分五册堂前有石屏曰雲起峰蓋自房山輦致者

瓊華島今稱塔山以順治開建白塔於上也山之西為悅心殿幸塔山往往於此視事傳膳殿後為慶霄樓南向乾隆開每奉慈馭登樓以觀冰嬉靜憩軒在白塔旁為廣寒殿遺址又有遠帆閣肖金山之遠帆樓

涵元殿本前明香辰殿乾隆辛酉易今名殿東為藻韻樓由樓折而東南向者曰補桐書屋 高宗潛邸嘗讀書於此其後以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十二

所植舊桐有枯者命工斲為四琴曰瀛蓬仙籟湘江秋碧皋禽霜唳雲海移情各藏以匣弄書屋中

太液池約五里許中以兩橋隔之明時已有三海之稱瀛臺諸處為南海五龍亭諸處為北海蕉園諸處為中海北岸有人字柳數百年以上物也液池之尾為淑清院院有日知閣康熙間御題嘉慶庚申 宣宗奉命與惇親王讀書於此南岸有寶月樓乾隆開建俯臨長安街街南為移居西域回戶俗呼回子營

韻古堂者乾隆開以江右所進古鐃鐘十一並新鑄特磬十二補鑄鐃鐘一置堂中故名

千尺雪在液池南發開引池水由石罅出蓋仿吳中寒山趙宦光所居之千尺雪而為之與避暑山莊盤山所構同稱奇勝乾

院前有平橋慈雲普護在湖中橋上三層供大上下天光虹梁
廣亭杏花春館雨軒即入亦名春坦坦蕩蕩池魚茹古含今
北為春仙館長春仙館在正大光明高宗賜居於此登極後
為皇書所息之所嘉慶丙辰內禪禮成仁宗亦於此登極後
此中皇書所息之所嘉慶丙辰內禪禮成仁宗亦於此登極後
疾升還即萬安和園之西於湖上築室以居此為題者九日萬
方安和園之西於湖上築室以居此為題者九日萬
氣迎人此在四方寧靜日碧溪一帶山正室故以此為題者九日萬
高處其二三字標流石曰碧溪一帶山正室故以此為題者九日萬
賜居於此後乃山高水長樓名在園之西南隅注日月地雲居
佛鴻慈永佑北永佑寺名在園之西築芳書院為月牙形日天琳
寺佛瀟泊甯靜田字式映水蘭香西前有水田水木明瑟用
中以轉風扇瀟溪樂處皆水多稼如雲水田皆魚躍鳶飛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五

北遠山村循苑牆度北關皆村落矣西峰秀色為含韻樓四宜
書屋乾隆間仿海甯陳氏園為安瀾園有十景曰四宜書屋日
樓日飛龍亭日無邊風月之閣日涵秋堂日遠香山房日染霞
芳洲日綠帷日正烟月清真樓日春殿日方壺勝境東為蕊珠宮西
身浴德東岸平湖秋月倚湖蓬島瑤臺在福海中大小共三
龍舟之戲別有洞天在苑牆東外夾鏡鳴琴兩橋一道涵虛朗鑑
幸在福海廓然大公吟有八景日規月橋亭居影山樓披雲徑綺
之西廓然大公吟有八景日規月橋亭居影山樓披雲徑綺
公坐石臨流在瓜圃中東麵院風荷景仿西湖十洞天深處而東
曲徑達焉後為如意館畫院人與工匠天地一家春在九洲清
萃處之所少南即上書房之前垂天賦也院宇甚多為諸主位
寢興之所
園之東有東池雍正間命名福海地約百頃蓬島瑤臺在海中
央內外周遭為橋者十一

園之前大宮門外輦道左右地居下隰水潦所匯乾隆間因卑
為澤疏濬成湖以前湖名之以別於後湖也西岸有石刻高
宗前湖詩今俗稱扇子湖
長春書屋為九洲清宴別室雍正間高宗嘗賜居長春仙館
嗣纂當今法會記一時問答語高宗蒙賜號長春居士和親
王號旭日居士故乾隆間所御書屋往往以長春命名以寓追
慕之意蓋不止一二處也後在御園之東為長春園欲為歸政
息養之所其名長春仍此志也
養正二字仁宗初元御書以賜宣宗園居之額所謂養正
書屋也道光三年上春由大內移駐御園以奉三無私西二極
舊無額遂移懸焉
文源閣舊為四達亭乾隆間改建為藏書所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六

御園弄田多雍正乾隆年間所闢治如耕雲堂豐樂軒多稼軒
隴香館是也嘉慶間復治田一區其屋顏曰省耕別墅為幾暇
課農之所
多稼軒十景有乾隆御製詩曰多稼軒寸碧亭水精域靜香屋
觀稼軒釣魚磯招鶴磴互妙樓印月池濯鱗沼
含經堂之東偏曰味腴書室藏四庫全書蒼要於此清暉閣有
四景松雲樓露香齋茹古堂涵德書屋也景暉樓外為莢果種
蔬之地中有亭曰順木天圃曰學圃芳碧叢者地多竹在勤政
殿之東每逢盛暑輒於此閱摺批章傳膳辦事芟荷鄉為每歲
賞荷最盛之處又有結構依西洋式並用西洋水法者額曰諧
奇趣此外亭館之名甚多記其大略如左
石帆室 湛然室 靜鑑室 湛深室 豁如室 挹春室

澹閒室	虛明室	新賞室	靜蓮室	靜佳軒	飛雲軒
自得軒	琴趣軒	君子軒	紹春軒	韶景軒	自遠軒
湛清華軒	澄景堂	澤蘭堂	益思堂	橫雲堂	
開鑑堂	敦素堂	素心堂	互妙樓	翠扶樓	納翠樓
抱清樓	藏密樓	影山樓	清曠樓	霽華樓	澄練樓
片雲樓	眺爽樓	待月樓	冷然閣	皆春閣	得全閣
含清閣	履吉齋	思永齋	琴清齋	韻松齋	合韻齋
存素齋	鶴安齋	時賞齋	澹存齋	靜通齋	夏隱亭
稻香亭	狎鷗亭	悅霽亭	環碧亭	芥舟亭	生秋庭
叢芳榭	鏡瀾榭	琢雪厂	小石林	恆春圃	近步廊
水村圖	池上居	適性居	秀清村	玉玲瓏館	
夕佳書屋	繪雨精舍	抱樸草堂	陶嘉書屋	益春書屋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七

養素書屋 養和精舍

御園舊支鶴糧甚多乾隆壬午令放鶴又園中自穀雨至霜降飼金魚每日例支九十餅

御園湖中泛月最稱清賞曩時夜游至戊末亥初即罷乾隆間所乘舟曰平安月鏡居蓋以竹爲之者

附錄 宮苑營建間由外省鹽院承辦裝修等件嘉慶十九

年圓明園構竹園一所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二百餘件有榴開百子萬代長春芝仙祝壽花樣二十二年園中接秀山房落成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多寶架三座高九尺二寸地單三座高一丈二尺有萬壽長春九秋同慶福增桂子壽獻蘭孫花樣俱用周製周製者明末揚州周姓創此法故名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翡翠水晶瑪瑙車

渠玳瑁青金石綠松石螺填象牙諸物刻鏤山水樓閣人物花木蟲鳥於檀梨漆器之上凡陳設器具皆可爲之又營建時先進燙樣樣不過數尺而山池樓榭高下向背無不畢具有不愜意則改易之聞定而後興工聞造一燙樣所費亦不貲也

暢春園在南海淀在圓明園之南故稱前園本明武清侯李偉別墅康熙間加以葺治視舊址十存六七賜名暢春計一歲之中幸熱河者半駐暢春者又三之二正殿額曰九經三事有淵鑒齋澹甯居三層不龍丹巖聖祖見諸臣多在此純約堂露華樓又韻松軒爲皇子讀書處佩文齋爲藏書畫處又無逸齋額爲聖祖御書高宗有無逸齋詩並書無逸篇揭於齋內他如蒼然亭清遠亭等未能悉詳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八

附錄 康熙中 命青浦葉陶作暢春園圖稱 旨卽命監

造 清溪書屋舊爲 聖祖燕寢之所恭讀 高宗清溪書屋詩云況此軒皇成鼎處雲天仰望益愀然當時仙馭乘龍蓋在此地雍正間改建恩佑寺以奉 御容乾隆癸亥移奉安佑宮戊子重葺書屋告成功焉

集鳳軒在大西門內乾隆戊辰九月 高宗嘗集侍衛於宮門校射發矢二十中十九矢觀者皆驚伏儒臣進詩稱頌因俯用齊召南韻作四律勒於壁間 乾隆間奉 皇太后頤養是園所居寢殿曰凝春堂額曰壽萱春永每歲新韶先奉 慈輿至御園游賞節事畢然後還前園及冬則 大駕先返禁城長至節屆方奉 大安還宮蓋高年

喜園居清適也近六七十年此園為閒曠地矣

附錄 米太僕萬鍾勺園在暢春園側卒即葬焉迨 御園成其家以逼近故欲改卜 聖祖知之 命弗遷仍許歲時上冢

清漪園在圓明園西約五里即萬壽山舊名養山前臨昆明湖乾隆辛未 皇太后六旬聖壽就山陽建大報恩延壽寺因易山名曰萬壽寺後初仿浙之六和塔建窳堵波未成而圯因考春明夢餘錄謂京師西北隅不宜建塔遂罷更築之議其名勝標題則有 玉瀾堂 瑩心堂 繪芳堂 樂壽堂 澹甯堂 味閒齋 靜佳齋 道存齋 合新齋 圓朗齋 綠畦亭 翠籟亭 石丈亭 知春亭 得樹亭 朗吟閣 花承閣 望蟾閣 仿黃鶴樓 曇華閣 留雲閣 澄輝閣 延緣室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九

岑華室 霞芬室 月波樓 夕佳樓 愛山樓 雲繪軒 養雲軒 綺望軒 構虛軒 無盡意軒 觀生意軒 清可軒 澹會軒 寫秋軒 多稼軒 乾隆開命畫農器十種於軒內後又以元程榮所畫耕織圖并以此軒之 春蔭軒 浮青榭 聽鸝館 宜芝館 雲北即貴織山堂 松巢 邵窩 小西泠 清琴峽 對鷗舫 在湖中 石舫 亦名航 袖嵐書屋 討源書屋 長春書屋 靜明園在清漪園之西約四里即玉泉山山頂有定光塔凡七層乾隆開建仿金山寺塔式園舊名澄心康熙三十一年易今名有十六景以四字標題 廓然大公 芙蓉晴照 峯巒相傳芙蓉殿 玉泉趵突 竹爐山房 聖因綜繪 關名仿西湖聖遺址 玉泉酌突 溪田深耕 清涼禪窟 采香雲徑 峽雪琴音 繡壁詩態 風篁清聽 有樓在舍經堂之南東為如如室西為近青閣又西稍南為飛雲岷 玉峰塔影

鏡影涵虛 裂帛湖光 山東麓為裂帛湖 雲外鐘聲 翠雲嘉蔭 時物 又後增十六景以三字標題 清音齋 華滋館 冠峰亭 觀音洞 賞遇樓 飛雲岷 試墨泉 分鑑曲 寫琴廊 延緣廳 犁雲亭 羅浮洞 如如室 層明宇 進珠泉 心遠閣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十

玉泉山以泉名乾隆開製銀斗較水輕重玉泉之水斗重一兩惟雪水輕三釐他水無輕於玉泉者有 御製玉泉山第一泉記其泉趵突仰流噴出巖腳合諸泉而成河繼為巨浸舊稱西海歲久淤塞乾隆庚午發帑疏濬工成命名昆明湖湖中水誌以露岸三尺為準由玉泉而下為玉河過玉帶橋為昆明湖青龍橋為湖之尾間建閘以備宣洩閘軍隸奉宸苑給月糧供牽絳之役後於上游復開一湖以資稻田灌溉中亘長堤仿西湖為六橋橋以西為外湖景明樓在堤上內外湖皆可俯瞰有水周堂界湖樓在堤側放棹至此換舟而行會波樓沼鏡閣藻鑑堂在湖中寄瀾堂水村居嘉蔭軒在湖北岸睇佳榭暢觀堂在湖西南角春風嘖茗臺在湖中山上鳳凰墩在湖中仿江南黃埠墩為之有樓建金鳳張翼隨風而轉以相風也 按都城至昆明湖則出西直門至高梁橋乘舟由長河至廣源開易舟沿堤行過繡漪橋即入湖倚虹堂在高梁橋乾隆辛未 孝聖皇太后六旬萬壽自長河乘冰牀至橋易輦進宮因建堂於此以備小憩其後遂為御園往來中伙之所又案由玉泉而玉河而昆明而長河經高梁以達通惠河皆南流萬泉莊之水則由巴溝而至丹棱泮皆北流不相合也萬泉有泉宗廟乾隆丙戌建泉畔有挹源書屋樂清館輝淵榭

愛景庭津逮亭湛虛樓曙觀樓觀瀾亭集遠堂秀舉樓扇瀉
室依綠軒諸勝又建聖化寺有合瀉堂曠殿樓得真齋襟嵐
書屋羃翠軒湛凝齋敷嘉室又靜明園外有高水湖香山卧
佛及西山一帶山溯夏秋積雨下注之水皆歸此湖而轉入
昆明遇盛漲則昆明宣洩不及水欲平堤乾隆壬辰命於香
山東昆明湖西開洩水河二一由東北至安河橋入清河一
由東南至釣魚臺以達阜成門之護城河

玉泉山上有石衙亭楞伽洞小飛來妙高寺寺後為該妙齋又
有書畫舫憩雲齋遠清軒扶雲亭崇霽軒詠素堂若涵漪齋練
影堂合峭居則又在山下近水處也山有南北峰妙高寺成於
乾隆辛卯南峰舍利塔成於乾隆己卯

玉泉匯為玉河河旁皆稻田有延賞齋其地亦稱耕織圖左右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十一

廊壁嵌元程棨所畫耕織圖石刻各二十四幅案康熙時命濟甯焦秉貞畫耕織圖四十六幅刻石摹揚頌賜臣工圖卷則合弄於多稼軒北見李文貞光地榕村譜錄其事在前即貴織山堂也玉河北立石鐫耕織圖三字又河畔舊設蠶戶房織染局道光開裁織染局湖東銅牛一乾隆乙亥鑄寓漢書石刻牽牛織女之意至若輿蹟勝區屢見宸詠者則有雲鶴岑松鶴庭真珠船松飾巖積書巖樂景閣近青閣空華閣倚晴樓清襟樓霞起樓開錦齋清貯齋創得齋甄心齋閩風齋鏡水齋漱瓊齋寄暢軒麗陽軒寫流軒合經堂虛受堂翠雲堂含暉堂翠匝亭遠風亭漱煙亭棲霞室弄珠室叢雲室內朗室俯青室妙香室翠涼室靜益書屋靜緣書屋靜怡書屋

附錄 張文貞玉書賜遊暢春園玉泉山記四月初四日辛未 上御暢春園內澹甯居大學士伊某等以摺本請旨畢 上傳大學士伊某阿某王其張某尙書庫某馬某索某圖某沙某班某左都御史沙某侍郎常某席某朱某安某滿某學士德某常某同進暢春園看花從澹甯居右邊入至淵鑿齋前沿河堤上列坐賜飯畢諸臣縱觀巖壑花光水色互相映帶園外諸山歷歷環拱如屏嶂 上御船遶淵鑿齋而下 命諸臣從岸上隨船行諸臣過橋向西北行一路目不給賞至花深處是時丁香盛開數千樹遠近爛漫 上登岸命諸臣隨行遇名勝處輒 親賜指示諸臣得一見所未見遊畢回至淵鑿齋前謝恩而出是日 上隨諭諸臣玉泉山適日景物正佳初六日早再來同遊初六日癸酉早 上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十二

御玉泉山靜明園諸臣俱集從園西門入園在山麓環山為界林木蒼鬱結構精雅池臺亭館初無人工雕飾而因高就下曲折奇勝入者幾不能辨東西徑路攀躋而上歷山腰諸洞直至山頂眺望西山諸勝 上傳諭諸臣俱乘船回各家入役皆攜襪被先至西直門伺候諸臣出至園門外謝恩稱臣等生平經歷山水勝概從未得如此耳目開滌心神怡曠真天作地成以貽 皇上蒙恩賜遊寔千古未有之幸 上遂登舟留大船二隻一賜親王乘坐一令諸臣並載並差員前往啟開沿途稻田村舍鳥魚翔泳宛然江鄉風景而郊原豐穰氣象又為過之諸臣至西直門登岸莫不踴躍權欣慶 聖世泰交之盛自卷阿遊歌以後曠世僅見云 靜宜園在靜明園之西約八里是為香山乾隆癸亥翠華始幸

其地樂其山之幽深乙丑命就舊日行宮基址築垣築室遂成
 勝地有二十八景 勤政殿 致遠齋 在殿後為引對辦事之所
 開春 麗陽樓 勤政殿後山屏地南折而東有屋綠雲舫 園中
 御香 不任舟楫此仿山 虛明齋 瓔珞巖 在橫雲翠微亭之
 莊之雲帆月舫為之 南 青未了 馴鹿坡 蟾蜍峰 香山寺西
 濠 香山寺 遼中丞阿勒彌捨宅為寺金大定時賜聽法松
 年來青軒 其名而重書之 又軒內有普照乾坤四字康熙開
 筆 喚霜皋 香岩室 隆開題曰香岩淨域霞標 凡在香岩室前
 盤 玉乳泉 在行宮 綺秋林 雨香館 在綠雲 晴陽阿 俗呼朝
 蓉 坪 北一峰 香霧窟 園中最高處 栖月崖 玉華 岫 重翠 峯 栖月 崖 玉
 華 岫 亦古刹也 多桂有 森玉 筠 隔雲 鐘 園內外 梵宇 甚多 費
 嚴 華 此外 巖壑 室宇 以名著者 則有 洗心亭 淨涼亭 勝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三

亭 勝 方 倚 吟 室 畫 禪 室 香 林 室 太 虛 室 碧 峰 館 遲
 雲 館 雨 香 館 學 古 堂 超 然 堂 妙 高 堂 合 清 堂 正
 凝 堂 曠 真 閣 來 芬 閣 清 寄 軒 妙 達 軒 澤 春 軒 延
 旭 軒 曠 覽 臺 韻 琴 齋 懷 風 樓 鑑 空 樓 栖 雲 樓 暢
 風 樓 松 塢 雲 莊 琢 情 之 閣 試 泉 悅 性 山 房 得 一 書 屋
 山 陽 一 曲 精 廬 歡 喜 園 在 香 山 天 池 梯 雲 山 館 融 神
 精 舍 雲 巖 書 屋 養 源 書 屋 翠 微 山 房
 謹 案 萬 壽 山 玉 泉 山 香 山 稱 三 山 乾 嘉 兩 朝 翠 華 不 時 臨 幸
 或 駐 蹕 數 日 或 卽 還 御 園 其 臨 幸 時 在 何 處 傳 膳 辦 事 召 對
 臣 工 先 一 日 傳 知 俗 謂 之 挪 動 道 光 初 年 閒 有 春 秋 游 豫 厥
 後 四 方 多 故 庫 藏 漸 虛 力 行 節 儉 之 政 於 是 三 山 遂 不 復 至
 工 作 盡 停 陳 設 全 撤 咸 豐 五 年 移 駐 御 園 稍 循 乾 嘉 舊 制

綺春園在圓明園東有複道相屬舊為大學士傅恆及其子大
 學士福康安賜園歿後繳進嘉慶開始加繕葺 仁宗御製綺
 春園三十景詩有 宣宗恭跋先是園西南以綠垣別界一區
 名含禪園莊敬和碩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
 特那木多布齊以園繳進舊又橫界一區名西爽村有聯暉樓
 為成邸寓園嘉慶間成邸別賜園宅西爽含暉皆併入為一園
 而規模宏遠矣舊有數楹名鳳慶洲後易名清夏齋閏月樓在
 洲之南鏡綠亭在洲之北道光時為尊養 孝和皇太后之所
 正殿曰迎暉殿 文宗登極奉 康慈太后亦居此問安視膳
 皆如道光間禮三十景者敷春堂 鑑德書屋 翠合軒 凌
 虛閣 協性齋 澄光樹 問月樓 我見室 蔚藻堂 藹
 芳圃 鏡綠亭 涼玉軒 舒卉軒 竹林院 夕霏樹 清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古

夏齋 鏡虹館 春兩山房 含光樓 即舊時 涵清館 華
 滋庭 苔香室 虛明鏡 含清堂 春澤齋 水心樹 四
 宜書屋 茗柯精舍 來薰室 般若觀
 長春園在圓明園之東乾隆閒繕葺欲為歸政後頤養之所而
 仍潛邸時賜居長春仙館之名以名其園園有淳化軒落成時
 適重刻淳化閣帖於左右廊各十二楹內每一楹嵌六石因以
 淳化名之 既成用蟬翼摹拓四百餘部分賜皇子皇孫王以下
 職二品以上及內廷翰林外省督撫衙門聖公又直隸山東江浙
 行宮與名勝之地及翰詹國子監衙門庶常館各省書院俱分
 頒 兼
 獅子林為吳中黃氏涉園勝境乾隆壬午南巡再遊其地因畫
 其景題詩裝弄并識於所攜雲林畫卷其後於長春園東北仿
 造落成後用倪法畫長卷並題一律藏園中清闕閣又以杜瓊

所畫獅林圖懸之壁間先有八景之目一獅子林一虹橋一假山一納景堂一清閣閣一藤架一磴道一占峰亭後又續得八景曰清淑齋小香幢探真書屋延景樓畫舫雲林石室橫碧軒水門嘉慶閒御製獅子林十六景詩其標名又稍有同異熙春園在長春園東南有複道相屬俗稱東園隙地多種麥康熙時已有之園有松篁館德生軒對雲樓藻德居竹淨室諸榜額有康熙時御書者省耕別墅諸處則嘉慶閒增葺也抱樸草堂之側有草房仿山莊之草房爲之

惠山園在萬壽山之東麓乾隆閒肖惠山秦氏寄暢園築成有八景曰載詩堂墨妙軒就雲樓澹碧齋水樂亭知魚橋尋詩逕涵光洞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五

樂善園在長河之側乃勝國皇莊入本朝爲康親王別業義取河閒爲善最樂之語歲久頽廢乾隆閒鋤荒闢葺復其故而仍其名有蘊真堂鸞舉軒含清齋

如園在熙春園之北僅隔一牆中通複道乾隆閒仿江甯藩司署中瞻園爲之池上有敦素堂十景則嘉慶閒所題目也曰錦穀洲觀豐榭待月臺屑珠泚轉翠橋鏡香池披青磴稱松巖貯雲窩平安徑

鑑園在如園之北相去不過數武四面臨水樓臺皆在鏡中又舊園八景曰朗潤齋湛景樓菱香泚青蓮采別有天韻天琴標勝亭委宛藏後又稱四景則虛受軒委宛藏碧靜堂菱香泚也又賅春園乾隆閒命名在萬壽山之陰藻園五詠則曰松泉石蓮鶴

澄懷園在圓明園東南康熙朝大學士索額圖賜園鑿輅嘗臨

幸焉有 聖祖御書制節謹度額雍正三年賜大學士張廷玉朱軾尙書蔡瑛翰林吳士玉蔡世遠勵宗萬于振戴瀚楊炳九人居之蓋皆直書房者此兩書房詞臣得居之始俗稱翰林花園其稱澄懷者則張文和於康熙閒扈從塞上蒙賜澄懷二字雍正五年揭以名其園也後不戒於火乾隆閒給帑修葺而山茨水檻已殊昔觀惟近光樓至今巋然上有 聖祖御書青翠霄漢額嘉慶壬戌戶侍英公和直南書房以樓將圯鳩工繕完樓東爲麗景軒又東有屋三楹植紫藤二本嘉慶辛酉朱文正直兩書房治屋扶藤顏曰古藤書屋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六

附錄 詒晉齋澄懷園詩具詳園之始末又蔡葛山相國澄懷八友圖少詹介休梁確軒錫璵學士仁和周葑園玉章兵侍武進程莘田景伊學士會稽周蘭坡長發副憲安州陳月溪惠華編修金匱張酉堂泰開兵侍長白觀補亭保刑侍漳浦蔡葛山新皆同時直上書房者圖爲乾隆丙子作有石刻迨道光二十三年濱州杜文正受田作澄懷十友圖時文正與平湖徐惺菴士芬黃縣賈筠堂楨吳縣吳崧甫鍾駿蕭山朱桐軒鳳標武進丁誦蓀嘉葆同直上書房壽陽邢春浦雋藻錢塘戴鹿牀熙涇陽張篠浦芾昆明何根雲桂清同直南書房

南苑亦稱南海子在京師南二十里卽元時飛放泊明有廡殿爲行宮今俗稱吳殿其時設東西南北四提督以內增爲之分建衙門今稱新衙門舊衙門者是也舊有東西南北四紅門國朝增爲九舊稱一百六十里實止一百二十里泉七十三實亦不止此數舊時有皇莊五所菜園五所瓜園五所馬館三處

牛圈四處海戶一千六百人見永憲錄桃林柳陌沃壤天開鳥族獸羣孳育蕃息有元靈宮順治開仿京師光明殿營建有御製五言排律德壽寺亦順治開建乾隆開不戒於火特敕重修永慕寺額為聖祖御書海會寺建於明神宗時為南苑往來必經之地乾隆開重修蔭榆書屋在舊衙門行宮高宗在藩邸時嘗讀書於此暢遠襟軒在南紅門行宮古秀亭陶春室澹思書屋裕性軒在新衙門行宮涵道齋鑿止書屋在團河行宮熱河為前朝多延衛地舊作朵顏從欽定明史改正康熙戊子肇建山莊為避暑所兼以行獵訓武綏來遠藩避暑山莊榜額四字為聖祖御書行宮凡十二處堆撥一百十四處原設看管兵九百八十二道光開三次裁減今存兵六百四十九名見咸豐九年熱西北為金山東北為黑山南為三門中麗正門東德匯門西碧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七

峰門東及東北各一門其時聚纓萬家設一巡檢後改廳升府轄一州五縣建學立廟為一大都會矣乾嘉兩朝凡秋獮率於山莊駐蹕數十日萬騎雲屯百貨駢集闐闐殷賑擬於京師自庚辰秋仁宗山莊升遐道光以後不復秋獮舊蹟湮廢非曩時景象矣

康熙開御製山莊三十六景詩以四字標題高宗皆恭和而合刻之并刻其圖附焉繪圖者為內務府司庫沈喻鵠圖者為序班朱圭梅裕鳳烟波致爽中為寢宮芝徑雲隄無暑清涼延薰山館水芳巖秀萬壑松風高宗在潛時居此北枕雙峰西嶺晨霞題紀恩堂額松鶴清越在榛四面雲山北枕雙峰西嶺晨霞示不忘也鍾峰落照南山積雪梨花伴月在山莊西曲水荷香風泉清聽濠濮閒想天宇咸暢山頂暖溜脂波泉源

石壁青楓綠嶼鶯囀喬木香遠益清金蓮映日植金蓮花遠近泉聲旁有懸瀑亭子雲帆月舫臨水芳渚臨流雲容水態澄泉繞石澄波疊翠如意石磯觀魚鏡水雲岑亦有金山稱雙湖夾鏡長虹飲練甫田叢樾水流雲在雲山勝地在湖波致乾隆開復增三十六景以三字標題麗正門勤政殿殿額為高宗御書松鶴齋如意湖青雀舫綺望樓馴鹿坡水心榭頤志堂靜好堂冷香亭採菱渡觀蓮所清暉齋般若相滄浪嶼一片雲蘋香泚萬樹園試馬埭嘉樹軒樂成閣宿雲檐澄觀齋康熙開駐蹕山莊時集儒臣於此輯數理精益一書有聖祖御書惠迪吉三字翠雲巖卷畫窗凌太虛千尺雪甯靜齋雪在千尺玉琴軒臨芳墅知魚磯湧翠巖素尚齋永恬居此與素尚齋皆在梨花伴月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太

澹泊誠敬之內一層殿名依清曠召見臣工往往在此武列水自塞外來注泉湖匯於山莊康熙開由東北門引入闕為湖名如意湖亦名塞湖清秋泛月致有奇賞湖中一峰突聳上構傑閣命名金山康熙開御製記云如登妙高峰上清舒山館前堂額承慶聖祖御書以賜理密親王者內有水月精舍綠雲樓邀山室蘊奇齋康熙開奉慈馭莅山莊居松鶴清越乾隆開東朝避不敢御因於寢殿東別築一區為宴居所曰松鶴齋甫田叢樾在塞湖北岸康熙開御書額在萬樹園亭中其地曠如奧如飛走充盈聖祖於此習步園故取甫田之義萬樹園倚山面湖內有永佑寺乾隆六年建殿三楹上有樓正中奉聖祖御容二十七年奉世宗御容於樓之東楹嘉慶

閒奉 高宗御容於後樓之西楹寺側為寫心精舍乾嘉兩朝
凡外藩屬國入覲山莊皆在此園張大帳次錫宴

案蒙古已出痘者曰熟身未出痘者曰生身生身不敢入京
師 朝廷加以體恤每於秋獮時令於山莊朝覲

獅子園在山莊西北以對南山獅子峰得名 世宗潛邸扈蹕
時所居有 御書楹聯云日往月來明至道花香鳥語露真機

樂山書院額為 聖祖御筆 高宗隨扈時讀書於此乾隆閒
以園賜果親王宏瞻王堯園就頽廢 高宗念為少時問膳執

經之地復加修葺凡侍 慈輿幸山莊則於仲秋十日游獅子
園奉杖進觴每歲循為令典

山莊烟雨樓為青蓮島舊址乾隆庚子南巡登嘉興烟雨樓畫
其風景而仿為之有御製四詠曰烟曰雨曰假山曰真樹又仿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九

米芾寫烟雨樓圖三卷一藏山莊一藏嘉興一藏懋勤殿

山莊千尺雪蓋東溪之水也其東有甯靜齋西溪之上有玉琴
軒軒之北有假山過石洞為方池池北即文津閣假山之東岡

日月臺西岡曰趣亭
文園在清舒山館之前亦乾隆閒仿吳中獅子林為之也先是

長春園作獅子林既成題景十六茲園之景同長春而名亦仍
其舊又以御筆所仿倪瓚獅子林圖藏園中之清閣閣又有

御題文園四詠為松石鹿鶴
戒得堂在清舒山館之左乾隆庚子建 聖祖舊有戒之在得

小璽堂成 高宗復為文以闡戒得之旨
繼德堂乾隆壬子建以備授璽後 嗣皇寢興之所嘉慶丙辰

幸山莊 仁宗即賜居於此堂後有暢遠樓

山莊多梵宇不置細流皆以苑吏司香火其他館之名有可
徵者略具於左 春好軒 靜餘軒 澹軒 山近軒 含粹

齋在谷 宜照齋 創得齋在梨樹 秋澂齋 含青齋

蘊奇齋 巢翠亭 倚翠亭 湧玉亭 對畫亭 冷香亭

古俱亭 晴碧亭 綠雲樓 枕碧樓 繪韻樓 空翠書

樓 雲潤樓 澄霽樓 淨練溪樓 叢碧樓 松壑閒樓

振藻樓 屬霄樓 延山樓 問月樓 碧靜堂 妙高堂

秀起堂 養粹堂 松霞室 靜賞室 妙嚴室在普甯 就松

室 香林室 清娛室 嘉蔭室 護雲莊 卻炎榭 食蔗

居 超然宇 滄洲趣 招涼榭 簇奇廊 小許庵 水月

精舍 清綺書屋 挹秀書屋 玉岑精舍 經畬書屋 山

心精舍 古松書屋 來薰書屋 頤和書屋 靜含太古山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十

謹案大內宮殿規制具詳會典諸書惟其間有涉他事而諸
書未及者略加疏記至於離宮別館萬戶千門詎能殫述且

有一名而數處同之者亦有一室之中題榜多至六七者今
就 列朝聖製所及詮錄一二漏誤甚多管中窺天固無以
見天之大也又若六飛所至增飾崇麗以為行宮近自田盤
淀津以及山東山西河南江浙所在多有尤不可勝紀
且志乘中當已詳載之故不復錄
附錄 張文貞王書賜遊熱河後苑記六月二日 駕至熱
河行宮十一日有 旨命同滿大臣等遊觀後苑由正門入
向東北行至山崖有殿三楹額曰萬壑松風聯云雲卷千峰
色泉和萬籟吟歷石磴數十層紆折而下右有八角亭可垂

釣過橋循長堤行時 上在亭中願謂臣等曰此堤形勢有類靈芝蓋長堤綿亘蜿蜒至中道別出一支分爲三沱各踞勝境實與芝相類也其東則雲山菴畫西則皇子讀書之所直行里許至駐蹕之地正門額曰澄波疊翠門外居中設御榻眺覽曠遠千巖萬壑俱在指顧開入門少西爲延薰山館聯云雲移溪樹侵書幌風送巖泉潤墨池館後有佛堂額曰水芳巖秀聯云自有山川開北極天然風景勝西湖傍有樓額曰雲帆月舫聯云疑乘畫棹來天上欲掛輕帆入鏡中轉至 御座正殿前羣花列植極多異種繡毳五本分五色目中所未見也對面有臺曰一片雲於是臺上設音樂滿諸臣坐於東廊臣借翰林諸臣坐西廊小樹內設木榻旣宴賜食數器又特賜御膳野雞羹一器及午宴罷羣起謝恩出遂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三

登舟泛湖湖之極空曠處與西湖彷彿其清幽澄潔之勝則西湖不及也岸有喬木數株近侍云此皆奉 上命所留隨樹築堤蒼翠交映而古幹更具屈蟠之勢舟中遙望勝概不可殫述有遠岸縈流極其浩淼者有巖迴川抱極其明秀者萬樹橫綠丹樓如霞謂之畫境可謂之詩境亦可而詩與畫遂真境遠矣湖東岸一闢溫泉水從此入登岸則有荷池數畝池上有涼殿殿右有亭爲曲水流觴之地額曰蘋香泚聯曰雙澗常流月千峯自合雲遠近泉聲皆隨地勢曲折疏導而得之循湖水數折復至初乘舟處登岸渡橋由舊道而出此苑中東北一路勝概也至二十八日復奉 命再遊則尋西北之勝從東掖門北行仍經萬壑松風由長堤至澄波疊翠時從正門行直過雲帆月舫循廊下行至一片雲處仍坐

西廊房賜食觀樂復特賜御案羹湯食畢而起傳 諭荷花盛開可同觀之登舟過藏舟塢對望隔一堤湖光空明無際所謂雙湖夾鏡者於此地見之湖西蓮甚盛內有一種色至鮮麗者從放漢部落得其種花與葉俱浮水面倒影湖中最稱奇麗其他或遠或近或數叢或散布清芬環匝真奇觀也登岸地勢平衍有田疇有林木過小橋數折沿山趾而行山巔蒼藤古蘚不知幾百年物比至關口關以外爲獅子峪關踞嶺上是爲西嶺關下一軒額曰濛濛閒想有二聯一曰窗閒樹色連山淨戶外嵐光帶水明一曰野靜山氣歛林疎風露長坐憩數刻真覺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其山後榛子峪松樹峪不及往而返南行則爲龍王廟又南則迤邐石徑雜以叢卉春月梨花甚繁稱一時之勝山行約十數里坡陀委折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三

時斷時續異境天成回至長橋石磯西北一路之勝皆彷彿得其梗概矣復乘舟指西掖門登岸偕於岸旁謝恩所謂十六景者一曰澄波疊翠則 御座正門也一曰芝逕雲堤則長堤也一曰長虹飲練則長橋也一曰暖溜暄波則溫泉所從入也一曰雙湖夾鏡則兩湖隔堤處也一曰萬壑松風則入門山崖之殿也一曰曲水荷香則流觴處也一曰西嶺晨霞則關口西嶺也一曰鐘鋒落照則遠望苑西一峰也一曰芳渚臨流即石磯旁之小亭也一曰南山積雪則苑南一帶山也一曰金蓮映日則西岸所見金蓮數畝是也一曰梨花伴月則春月梨花極盛處也一曰鶯囀喬木則堤畔所有喬木數株是也一曰石磯觀魚則石磯隨處可垂釣者也一曰甫田叢樾則田疇林木極茂處也宇內山林無此奇麗宇內

亭園無此宏曠先後布置皆由 聖心指點而成未成之時
人不知其絕勝既成之後則皆以爲不可易矣大抵順其自
然行所無事因地之勢度土之宜而以人事區畫於其間經
理天下無異道也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終

養吉齋叢錄卷十八

三

養吉齋叢錄卷之十九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核纂
宮殿園苑立夏後紙窗內上紗櫺日替窗冬用蘊簾夏用竹簾
工部修造物料銀比較上年數目開單進呈嘉慶間見工部進
單大內用簾二千七百二十架他園苑隸內務府成造者不在
此數

大內逾數十年增飾丹雘一次自內宮至外朝首尾三年而後
訖工見乾隆 御製詩註

功德寺種花地二十畝豐臺種花地六十畝凡宮殿陳設花卉
由功德寺豐臺二處園頭交至南花園種植或移栽盆盎或采
供瓶樽隨時呈進園在奉宸院署西前明所謂灰池也若昔時
園明園所供花卉則彼處別有花園主之冬季還宮南花園始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一

進花

十二月封寶前一日進門聯門屏扇皆具同門神懸掛次年
正月下旬撤去門聯用白絹錦繡墨書輝映朱扉色尤鮮麗以
翰林工楷法者書之聯語則乾隆閒詞臣撰擬稿本存清秘堂
備錄於左又園亭帖落或營建落成或歲時更換則兩書房翰
林書之亦有交翰林衙門分寫者用五綵繪金花蠟戔呈地呈
形大小短長無定式

太和左右門日麗丹山雲繞旌旗輝鳳羽祥開紫禁人從闕
闕觀龍光鵝觀翔雲九譯同文朝玉陛鳳樓煥彩八方從律
度瑤閣協和門協氣東來禹甸琛球咸輯瑞和風南被堯階
奠莢早迎春熙和門景緯霞敷星罕燦三辰珠璧元和春盎
雲璈宣六代咸英上諭館一代典章垂渙汗萬年法守仰都

俞誥敕房天寵遙頒青鎖客國恩重溢紫泥封繡書房玉宇
中朝資珥筆金甌億載慶垂衣內閣前門聖德醞春深紅
藥省帝光紉纓日麗紫微天太和殿中榻扇龍德正中天四
海雍熙符廣運鳳城回北斗萬邦和協頌平章體仁閣黃道
天開東壁琛圖輝玉宇紫宸日麗西山爽氣映瑤階宏義閣
畫棟凝熙東望攝提輝曉日彤庭延景北臨榮戟動光明中
和殿中榻扇仁壽握乾符萬國車書會極中和綿鼎錄九天
日月齊光保和殿中榻扇凝鼎命而當陽聖錄同符日月握
乾樞以御極泰階共仰星雲乾清門帝座九重高禹甸周疆
環紫極皇圖千禩永堯天舜日啟青陽左門紫極正中央萬
國共球並集青陽迎左个千門雨露皆新右門泉應闢春陽
瑞氣常浮五雉義和迴日馭卿雲時捧雙龍日精門日麗金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二

門五色雲屏三鳥近風和玉殿九霄彩仗百花新月華門瑞
啟日中霞映龍墀晴色迴春來天上烟融鳳闕曙光高交泰
殿東西面萬化轉璇樞本天而本地一元開瑞筴資始以資
生居一得元秉坤符而永極交三成泰捧寶勝於重華左右
次閒榻扇寶瑟和瑤琴百子池邊春滿金柯連玉葉萬年枝
上雲多珠綴繞龍屏寶炬光連寶錄璇題懸鳳辰形雲瑞應
形墀永祥門蟠桃千歲果温樹四時花穿堂榻扇東華燦爛
日初昇紫氣常依曉殿北闕輝煌雲正麗祥光徧護春臺增
瑞門鳳鳥傳長發蒼龍協永綬甯壽宮左門九重敷斂範陳
箕曼羨蕃釐共錫萬國會歸光戴斗蕩平軌路同遵右門洛
籌福紀慶洪延象叶居中建五乾筴祥符徵順敘功俾則大
函三斂禱門輝駢寶券晉雲閣推策純常集殿慶衍瑤籙贏

海屋闡珍鳥奕流視左門重霄日月燭升恆景運祥開久照
八表山川徵樂壽昌期福集新部右門化成熙皞驗風從治
媿春葦夏育祥近熾昌昭德致符呈乾絡坤維錫慶門億萬
齡錫羨延洪保定自天孔固三千界重熙游洽祥和與物同
春左門三壺景象駐恆春卸砌還迎散穀六幕光華徵復旦
形宸茂集繁祺右門珠囊晷緯迺休徵福界垣昭太乙玉燭
年華彰瑞應昌辰化溥由庚影壁東牆門川嶽獻珍符烟煜
闡瑞日星昭景貺紉纓呈華西牆門玉瑄奏誠和氣調九寓
璿樞徵廣運衡正三階皇極殿皇圖盛際陽春觀蒼駕日升
久照帝座高臨北極慶紫垣星拱端居左右次閒順時宜象
咸宜端履青陽開左个懋德凝視孔厚祥延紫氣衛中垣環
輔辰瑞煥星雲共觀堯禔舜抱萃貞符視流轉載長披金鏡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三

珠囊東西垂花門遵路傍東垣慶霄春益近光瞻左掖瑞旭
晨升戴斗鎮嶮峒尊臨地軸宣風啟闔順協天樞昌澤門
東西圍廊榻扇韶序啟青陽煦回崧籥祥光騰紫氣慶溢仙
闈福地勝三壺延釐錫羨融風調六瑄鬯景宣韶吳歲啟三
元含和籥轉堯曦光四表承照華敷長晷麗前榮蓬瀛春駐
清芬飄合殿卿喬晴薰後榻扇松牖春回吉靄正臨銅晷永
芝庭日麗祥光長擁玉樞高左右榻扇瑤光東指為春瑞啟
扶桑齊七政黃道左旋而運頌臚戴斗拱三階旭臨鳩鵲初
昇華祝騰歡連月窟仗轉蓬萊徐引宸居茂對洽春臺東西
穿堂福緯耀微垣瑤枝綉采春祺凝化宇玉樹承曦協氣繞
南榮蒼車獻瑞條風來左序青瑣含輝東西圍廊朝爽啟神
霄冀滋左砌青陽昇麗景芝秀東房銀箭應琅璈蓬壺晝永

銅鋪開錦繡閭苑春濃養性殿優游蒨祿咸宜寶錄日增伴
岱華昌熾壽耆彌固瑤躋春茂式璣衡頤和軒靜泰怡神瑞
靄光輝臨黼辰冲融契道祥風萬吉暢文軒屏門生意無邊
奏曲文禽諧玉瑄真機可抱交枝仙萼擁金鈴景祺閣寶笈
叶仙椿億齡延祉泰階昭景曜九服均禧暢音閣琅璇逸韻
應嵩呼久矣八風從律閭闔晴光凝嶰吹康哉九敘惟歌閣
後榻扇海寓安恬圓嶠方壺開福地天間詠蕩右平左碱上
熙臺閱是樓樽飲康衢風雨和甘均六幕絃調寶瑟星雲景
慶且三階東西配樓景麗瑤堦鸞鶴翔空騰慶壽春回瓊島
魚龍獻瑞展新圖博載治祥和紉纆交呈旭采智仁諧樂壽
純常懋迓春祺角門地近玉階通御氣春回瓊瑄駐韶光直
房承恩沾沆漉接武引星辰尋沿書屋千年金鑑長留插架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四

寶書資政要寸晷銅儀恆惜揆箋妙蘊發幾餘保泰門六瑄
宣和樂奏鈞天回暖律三階拱極圖呈益地迓新祺衍祺門
閭闔象昭回蘿圖衍慶蓬萊春茂粵寶卮延祺并院門斟衢
醴化調天醴擊壤歡謠洽德源庫房門涵三化洽歸璣鏡吹
萬風和轉玉杓古華軒星瑄叶珠杓祥開萬象雲屏通碧漢
瑞啟三陽養心殿榻扇廣樂奏鈞天萬國衣冠同瞻旭日陽
春回大地四時橐籥首協溫風雉尾雲移看玉燭光中星扶
華蓋螭頭香動聽金鈴聲裏風展春旂毓慶宮榻扇北斗回
樞紫氣迎祥雙闕曉東風入律彤雲獻瑞五門春蒼震門日
麗形輝四表光華瞻正朔雲凝寶仗萬方歌舞慶同春齋宮
屏風門位育本中和日且日明至誠不應寅清孚上下亦臨
亦保敬德昭宣文華殿正門道契松雲心傳符赤帝祥呈河

洛治統啟青皇武英殿正門四庫藏書寶笈牙籤天祿上三
長選俊縹囊翠軸月華西傳心殿帝典王謨昭萬有乾苞坤
絡奉三無咸安宮行慶恩深陽春資發育右文典重雲漢仰
昭回鑾儀衛門仙仗五雲鸞鳴和盛世德車七宿龍角運中
天會典館金鏡開雲升恆光北極珠杓映座長養順東方尙
衣監天上垂衣明藻火日邊珥筆頌星雲茶膳房得氣仙莫
長應月呈祥瑞蓬並迎風五色雲英滋秀草千年露質熟蟠
桃湛露凝甘盈玉瓊光風布煦應瑤箛液酌衢尊同介景音
調嶰管徧覃禧神鼎上方調六膳官壺春色釀三漿阿哥所
宮門旭日麗龍樓瑞氣春融珠樹迴卿雲籠鶴禁祥光晴護
玉階平金鏡霞明九苞開鳳錄玉衡星燦五色協麟文元象
轉星杓丹霄北拱重門映春樹紫氣東來坤甯宮麟定齋說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五

叶二南於彤管星軒月殿配一德於丹宸澄瑞亭景運舒長
天上慶雲環紫極太和翔洽日邊甘露湛瑤堦延輝閣樹石
接蓬萊三色喬雲成幄軒窗壽象緯千秋寶錄凝圖壽康宮
閭闔風和瑞應金萱輝寶籙蓬萊日永祥呈仙筴耀春暉大
殿厚德著璇宮禁掖常尊堯舜修齡儲北斗春秋永貞元
榻扇瑤殿凝床天上雲霞依舜萼衣獻壽域中川嶽捧堯
尊慈甯宮景福集璇宮億萬斯年永登仁壽慈雲輝寶殿千
八百國莫不尊親榻扇興慶獻春光瑤草金芝迎愛景大安
調暖律朱鸞紫鳳叶仙韶左右門玉階曉擁珩璜天上慶雲
移寶扇金闕遙趨劍珮春來瑞氣滿瑤池麗韶景於履端璧
帶風微翔彩燕耀春輝於復旦簾衣畫靜響銅龍永康門藻
景麗中天瑞啟萬安殿外喬雲垂北極祥呈長樂宮前徽音

門淑景舒華絳樹含芳承瑞蔭和風協律紫鴉調暖奏祥嘯
佛堂兜羅佛手轉金繩永護坤維日月優鉢曇花開寶界增
輝震且山河妙諦證拈花萬戶千門皆成寶地明心同指月
十洲三島並現金光長慶門北斗泰階平儀鳳祥雲環錦幄
西池佳氣繞袞龍愛日侍班衣咸若館日耀東瀛璇室問安
雲似綺星回北斗珠宮寄賞物皆春景仁宮春紀八千和風
翔壽宇皇居九五香露霽仙宮近光門瑞啟青陽軒雲承翠
幄祥開黃道義日展金輿景陽宮頌啟椒花百子池邊日暖
賜浮柏葉萬年枝上春晴昌祺門淑氣凝和天上香浮簇仗
條風扇瑞宮中日永垂裳延禧宮紫禁迎春瑞拂千條御柳
丹樓映日祥開萬樹宮花麟趾門瑤雲曉護蒼龍闕玉斗春
回紫鳳城鍾粹宮瑞雪霽南山寒收玉宇條風噓北斗春滿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六

金甌迎瑞門麟趾春深千歲酒鶯聲日暖四時花千嬰門斗
轉璿杓光映卿雲五色春回玉瑄祥呈彩勝千枝承乾宮紅
日初生萬戶祥雲臨複道青陽乍轉九天佳氣徹重樓永和
宮黃道呈祥八表星環紫闕青陽布澤三階日麗丹霄德陽
門律轉璇樞三殿星雲復旦時調玉燭千門花柳同春永壽
宮化日麗三陽春回禹甸條風和萬國樂奏虞絃長春宮九
天淑景凝新旭三殿晴光接彩霞啟祥宮迎春曙色含金榜
近日晴光轉玉宸琳坤宮化日舒長五緯祥光連斗極惠風
和暢六符瑞采煥台階儲秀宮龍影玉珂聯花明御路鸞聲
朱履度日麗天衢又盛京各門亦有春聯附錄於後南宮門
麗正凝祥境引嬋嬾開積秀熙韶蒼景曜連奎壁啟當陽東
西宮門海甸蒼珍函沿波從朔春陽迎綺陌倬漢成文珠筵

護豐京觀化天間登笈富銅鋪開兌位同文月竊獻琛多獨
坐門繡嶺銀河環畫棟丹書玉宇貯琅函文昌氣象聯奎壁
道派淵源溯漆沮典超麗正崇文上規紹遷幽宅洛初星雲
照耀輝天祿山海崇深蒼地靈嘉蔭堂仿天一藏書幽館岡
原揚大烈應奎三懸象沛宮父老慶同文文滌開天作沂前
光玉券十華徵錫極人文觀大備瑤牋四照見逢原九閒殿
益地圖開嶽貢川珍臚寶笈麗天文煥幽京郅室溯仙源後
宮東西門從朔貽規三院圖書有典指南錫極九霄雲漢為
章日映東嶠被光華於藝圃源流北海挹沆瀣之文瀾北直
房北鎮標雲詞林宗斗極東瀛浴日學海跋壺天羣玉成山
思文衍郅室上奎炳耀繩武播幽風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

七

養吉齋叢錄卷十九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吳振棫纂

順治十二年 命取忠臣孝子賢人廉吏之事蹟語言分類采

輯成書名曰資政要覽

世祖命纂孝經衍義未成 聖祖復詔臣工做大學衍義體例

成書一百卷鑲板頒行

律歷淵源一百卷 聖祖時命莊親王等率同詞臣於大內蒙

養齋編纂每日進呈親加改正凡為三部區其編次一曰歷象

考成其編有二上編曰揆天察紀下編曰明時正度一曰律呂

正義其編有三上編曰正律審音下編曰和聲定樂續編曰協

均度曲一曰數理精蘊其編有二上編曰立綱明體下編曰分

條致用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附錄 康熙壬辰 詔修樂律歷算諸書以 皇子董其事

復 勅下江南督臣徵梅文鼎之孫穀成入侍律呂正義成

驛致江南 命文鼎校勘

音韻闡微十八卷 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擬定條目俾諸生

王蘭生纂輯後復以尙書徐元夢董其成始自康熙五十四年

至雍正初奏竣蓋以 國書合聲之法括漢文翻切之妙緩讀

則成二字急讀則成一音洵為簡明易曉

聖祖稽古右文性耽典籍六十年中編輯之書如周易折中朱

子全書古文淵鑑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羣芳譜等不

下數十種

康熙二十五年有藏書秘錄給直採集鈔寫之 旨乾隆間遍

方藏書蒐羅大備因輯為四庫全書仿甬東范氏天一閣規制

建文淵內文源閣文津文淵河文湖京盛四閣貯全書每閣藏書三

萬六千冊又以江浙為人文淵藪復繕書三分分建三閣鎮江

金山曰文宗揚州曰文匯杭州曰文瀾又於全書中擇尤精者

亦分四庫得一萬二千卷別名蒼要於 大內之摘藻堂 圓

明園之味腴書室各度一部

按四庫所藏經之類十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

春秋六曰孝經七曰五經總義八曰四書九曰樂十曰小學

史之類十五一曰正史二曰編年三曰紀事本末四曰別史

五曰雜史六曰詔令奏議七曰傳記八曰史鈔九曰載記十

日時令十一曰地理十二曰職官十三曰政書十四曰目錄

十五曰史評子之類十有四一曰儒家二曰兵家三曰法家

四曰農家五曰醫家六曰天文算法七曰術數八曰藝術九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一 曰譜錄十曰雜家十一曰類書十二曰小說十三曰釋家十

四曰道家集之類五一曰楚詞二曰別集三曰總集四曰詩

文評五曰詞曲凡經六百九十五部一萬二百十九卷史五

百六十四部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卷子九百二十二部一

萬七千八百七卷集一千三百三十部二萬九千四十八卷

總凡三千五百一十一部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一卷

乾隆九年 詔編 內廷秘笈為天祿琳瑯藏於 昭仁殿

乾清宮 四十年重輯以經史子集為綱以宋金元明刊板朝代

為次一書有數本者兼載之各詳其題跋姓名收藏印記冠以

御題品評甲乙自來冊府儲藏未有若茲之盛者

古今圖書集成纂輯始於康熙間雍正初復命尙書蔣廷錫等

董其事至三年始告成是書為編六為典三十二為部六千一

百九為卷一萬有一部而數百數十卷者有一卷十餘部者每部有彙考有總論有圖有表有列傳有藝文有選句有禱錄有外編無者闕之首麻象彙編其典四曰乾象典歲功典歷法典庶徵典次方輿彙編其典四曰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次明倫彙編其典八曰皇極典官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閭閻典次博物彙編其典四曰藝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次理學彙編其典四曰經籍典學行典文學典字學典次經濟彙編其典八曰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計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

附錄 乾隆三十九年 賜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尚書劉墉圖書集成各一部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三

乾隆間命秦文恭蕙田修音韻述微 詔取江慎修永所撰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 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間奉 勅撰以通西域屬國之文分四大綱曰地曰水曰山曰人首列國書為樞紐次列漢字以釋名義次列三合切音以求聲韻次列蒙古西番托忒回字絲連珠貫比類可求

乾隆間鐵冶亭保充八旗通志館總裁官時編輯藝文得滿洲蒙古漢軍詩鈔百數十家篇帙浩繁通志僅列名目因復廣搜博訪欲都為一集書未成奉 旨外授糧道旋巡撫山左嘉慶六年 陛見奏交洗馬法式善侍讀學士陳希曾侍講學士汪廷珍左庶子汪春曉侍讀吳璠編次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朱珪禮部尚書紀昀原任工部尚書彭元瑞校閱進呈共一百三

十四卷奉 旨發交刊刻 御製序文賜名熙朝雅頌集大清會典一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雍正間重修乾隆二十二年及嘉慶六年復兩次開館纂輯

乾隆間 欽定續三通續通典自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 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為二而篇第則仍相次續通考則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後因修續通志以無庸復見遂輟此四門仍從馬氏原目續通志則門目體裁一仍鄭氏之舊惟紀傳折衷沿革有異名而歸一者有未備而增脩者較鄭氏特為嚴整二十略亦蒐羅詳博考證精核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四

乾隆中 勅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食貨典刪權酷算緡禮典刪封禪地理典以 大清一統志為斷又 皇朝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宗廟考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 詔增立羣廟考一門為二十五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直及回部普兒戶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藩學校增八旗官學宗廟增崇奉 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糴刪均輸和買和羅選舉刪童子科兵考刪車戰皆以今制所無而省又 皇朝通志二百卷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十畧之目惟六書則備西域七音則增三合天文殫歐邏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外禮本乎官繪之圖樂本乎 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 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產實皆鄭氏所未及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為一書分綴

篇終故文多簡畧 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 國典故卷比原書有增無減

康熙中輯全唐詩得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共九百卷嘉慶十二年 仁宗得唐文一百六十冊以其體例未善命儒臣重加釐定復從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廣為甄錄得書千卷為人三千四十有二為文萬有八千四百八十八名曰全唐文選 聖祖全唐詩之意也五代時詩文俱附錄章兗偁頌及誤收者刪之僞用剏造之字易之至十九年工乃畢

御定歷代賦彙上起周末下迄明季以有關經濟學問者為正集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為外集而以佚句補遺附焉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五

乾隆九年編次 皇清文頌凡一百二十四卷首 聖祖 世宗詩文 高宗聖製繼之諸王臣工次之嘉慶十一年允御史葉紹楨之請續編 皇清文頌凡一百六十四卷卷首敬錄

高宗詩文 仁宗聖製繼之諸王臣工次之 康熙四十三年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星宿海而止星宿海即元時所謂鄂敦渾爾即火敦老兒也特漢語蒙古語音微不同耳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彌達復往窮河源則至阿勒坦郭勒之西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而止 仁廟幾暇格物編有星宿海一條 高宗復 欽定河源紀畧三十五卷以 御製詩一篇文二篇冠於首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為捐毒身毒印度烏桓之為

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自魏書改柔然為蠕蠕比諸蠕動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皆為附會至宋人不通譯語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翁蕭鷓巴本屬藩名乃以與曾滄甫作對以鷓巴鷓脯為惡譏元托克托等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宋濂等修元史譯語更非所請爰 命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然後他書之人名地名官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訓皆得其真矣 嘉慶二十三年 命方畧館諸臣將欽定國語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註明原作某以存其舊至道光三年書始成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六

道光間 命南書房翰林輯左傳讀本其註釋處簡明切要洵善本也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局纂修五十人皆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者也總裁官初用葉方藹張玉書其後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相繼為總裁久之未成特勅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鴻緒任列傳五十三年鴻緒列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復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之於是明史始有全稿乾隆初 詔修明史總裁官大學士張廷玉奏即以鴻緒稿為本而稍增損之九年史成頒行天下蓋閱六十餘年之久議論平允攷稽詳該前代諸史莫能及也其例有剏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郕王而削其帝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為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於中斟酌最

爲盡善表之有七卿蓋取漢書公卿表之意明時閣部並重雖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關則略之南京九卿亦閒局無庸表也闕黨前代所無較之姦臣佞幸又下一格特書以傲人臣土司叛服不常旣不可列於外國又不可廁於列傳故皆別而出之石碣秦良玉以婦人而列武臣之傳嘉其義切勤王不以尋常土司例之也

明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百本目錄九百本當時貯於文樓後重錄一部亦藏大內 國朝移於翰林院今移貯於文華殿

歷代帝后聖賢名臣圖像舊藏內務府庫蝨蝕塵封不無小損乾隆十二年 命重加裝潢補綴完好移藏 南薰殿中又明帝后冊寶向貯工部庫亦移貯 南薰殿每年夏茶庫員外郎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七

率司庫等檢曝一次其扇皮亦茶庫專司

圖像爲軸者百宓犧氏一軸帝堯一軸夏禹王一軸商湯王

一軸周武王一軸梁武帝一軸係半身像唐高祖一軸唐太

宗三軸內一軸半身一軸畫諫圖後唐莊宗一軸宋宣祖二

軸內一軸半身宋太祖四軸內二軸半身宋太宗一軸宋真

宗二軸內一軸半身宋仁宗一軸宋英宗二軸內一軸半身

宋神宗二軸內一軸半身宋哲宗一軸宋徽宗二軸內一軸

半身宋欽宗二軸內一軸半身宋高宗一軸宋孝宗一軸宋

光宗一軸宋寧宗一軸宋理宗二軸內一軸半身宋度宗一

軸明太祖十二軸內四軸半身明成祖一軸明仁宗一軸明

宣宗三軸明英宗一軸明憲宗一軸明孝宗一軸明武宗一

軸明世宗一軸明穆宗一軸明神宗一軸明光宗二軸明熹

宗二軸明興獻王二軸宋宣祖后一軸宋真宗后一軸宋仁宗后一軸宋英宗后一軸宋神宗后一軸宋哲宗后一軸宋徽宗后一軸宋欽宗后一軸宋高宗后一軸宋光宗后一軸宋寧宗后一軸明孝慈高皇后一軸漢張良韓信周亞夫岑彭祭遵寇恂班超諸葛亮張飛各一軸符秦王猛一軸唐尉遲敬德狄仁傑薛仁貴郭子儀李光弼李晟李孝恭李克用宋范仲淹岳飛各一軸明姚廣孝一軸爲冊者十八古帝王像一冊內繪宓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文帝景帝光武昭烈帝吳大帝東晉元帝南朝宋武帝文帝齊高祖梁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太宗元宗憲宗宣宗閻王審知後主煜宋太祖仁宗高宗孝宗寧宗共三十七像又聖君賢臣像一冊內繪宓犧神農黃帝少昊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八

帝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帝明帝昭烈帝吳大帝晉武帝元帝明帝唐高祖

太宗元宗德宗伯夷叔齊姜太公周公老子孔子顏子孫武

子伍員孟子列子莊子鬼谷子藺相如屈原張良蕭何韓信

共四十六像又宋朝帝像一冊內繪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

宗英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共十

六像又宋朝后像一冊內繪宣祖后真宗后仁宗后英宗后

神宗后哲宗后徽宗后欽宗后高宗后孝宗后光宗后寧宗

后共十二像又元朝帝像一冊內繪太祖太宗世祖成宗武

宗仁宗文宗寧宗共八像又元朝后妃太子像一冊內繪仁

宗后英宗后二武宗后二明宗后后納罕世祖第四子平王

諾木罕文宗太子雅克特古思共十三像其第一第八第九

第十各像無標題又元朝后像一冊內繪世祖后徽伯爾順
宗后塔濟武宗后珍格又武宗后濟雅圖皇帝母仁宗后英
宗后又英宗后明宗后寧宗后額森圖嚙默色后納罕共十
四像其第十二三十四各像無標題又明朝帝后像二冊
上冊內繪明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仁孝文
皇后仁宗昭皇帝誠孝昭皇后宣宗章皇帝孝恭章皇后孝
惠皇后英宗睿皇帝孝莊睿皇后憲宗純皇帝孝貞純皇后
孝肅皇后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武宗毅皇帝孝靜毅皇
后共十八像下冊內繪世宗肅皇帝孝潔肅皇后孝恪皇后
穆宗莊皇帝孝懿莊皇后孝安皇后孝定皇后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后光宗貞皇帝孝元貞皇后孝和皇后
孝純皇后熹宗慈皇帝共十五像又至聖先賢像一冊內繪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九

孔子伯魚子思及孔門從祀各弟子其餘荀況公羊高穀梁
赤伏勝高堂生賈逵毛萇戴聖劉向孔安國揚雄鄭康成杜
子春馬融盧植范甯服虔何休王弼杜預王肅韓愈周子敦
頤程子顥程子頤邵雍張載司馬光朱子熹張栻呂祖謙許
衡共一百二十像又歷代聖賢像一冊內繪舜倉頡咎繇后
稷伊尹傅說姜太公周公老子孔子屈原張良東方朔董仲
舒司馬遷揚雄嚴子陵諸葛亮司馬懿王羲之陶淵明謝靈
運檀道濟蕭統王通房元齡杜如晦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狄
仁傑姚崇宋璟顏真卿郭子儀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
易孟郊賈島高瓊包拯劉凝之司馬光蘇軾黃庭堅邵雍周
子敦頤程子顥程子頤張載楊時岳飛朱子熹張栻呂祖謙
蔡元定蔡沈真德秀許衡共六十二像又歷代聖賢名臣像

一冊內繪周公姜太公屈原荀況蕭何韓信東方朔嚴子陵
揚雄鄧禹華陀蔡邕諸葛亮杜預孫登阮咸謝安謝靈運王
通趙普陳搏寇準陳堯叟韓琦文彥博范仲淹歐陽修司馬
光王安石包拯周子敦頤蘇洵邵雍程子顥程子頤蘇轍黃
庭堅秦觀周必大張栻呂祖謙黃幹真德秀趙景文共四十
五像末一像無標題又孔子世家像一冊又歷代功臣像一
冊唐名臣像一冊唐宋名臣像一冊又明太祖御筆二冊爲
卷者三 明宣宗行樂圖一卷出警入蹕圖二卷
皇輿圖乃 聖祖數十年心力所成凡三十二圖合之可爲一
圖分之雖一府亦可爲一圖其細殆如繭絲又以中西會通之
法算計地里雖窮僻僻壤無爽忒者掃除前人分野之說但依
度而推尤爲不刊之法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十

皇輿西域圖志乾隆間奉 勅撰嗣以西域版圖日擴隨事增
修定爲二十門四十八卷冠以天章次爲圖攷列表畧度疆域
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貢賦錢法學校封爵風俗音樂服物土產
藩屬而以雜錄終焉
乾隆十六年畫院諸臣奉 勅撰職貢圖以朝鮮諸國爲首其
諸部落番夷各以所隸爲次會方戡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乃
增繪伊犁哈薩克布魯特烏什巴達克山安集延諸部共爲三
百數十種分圖系說告成於乾隆二十二年迨二十八年以後
愛烏罕霍罕啟齊玉蘇烏爾根齊奉表入覲土爾扈特遠自俄
羅斯來歸雲南整欠景海諸土目相繼內附廓爾喀歸降皆依
類附圖卷中嘉慶九年新封越南國王阮福映遣陪臣黎伯品
等謝恩進貢亦 命附圖卷內每圖各繪其男女之狀及其部

長屬眾衣冠之別凡性情習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載焉

聖祖時詔刊耕織圖四十六幅作為詩歌分冠其上 高宗載入授時通考勸課門耕圖之目曰浸種曰耕曰耨曰耖曰碌磳曰布秧曰初秧曰淤蔭曰拔秧曰種秧曰一耘曰二耘曰三耘曰灌溉曰收刈曰登場曰揚穗曰春確曰籠曰簸揚曰礮曰入倉曰祭神織圖之目曰浴蠶曰二眠曰三眠曰大起曰促織曰分箔曰採桑曰上簇曰炙箔曰下簇曰擇繭曰嘗繭曰練絲曰蠶蛾曰祀謝曰緯曰織曰絡絲曰經曰染色曰攀花曰剪帛曰成衣各二十三事

端石蘭亭圖明代周邸所鑄其後益藩重刻之歲久遂至散失所存殘石十四段耳乾隆間出內府所藏重鑄諸石

聖祖嘗製木棉賦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敏恪觀承進棉花圖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十一

十六幅 高宗親製詩十六章分系之 仁宗復敬依原韻作詩其目曰布種灌溉耘畦摘尖採棉揀曬收販軋核彈花拘節紡線挽經布漿上機織布練染嘉慶十三年 命文穎館臣輯為一書命名授衣廣訓

高宗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三十冊宣德箋本墨畫全經三百五篇並 聖製補笙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篇為一幅對幅各體書本詩每篇前一幅金粟牋本大書署篇目後餘幅有御筆題識蓋始事於四年己未春成於十年乙丑又 高宗

聖製幽風圖並書一冊左方宣德箋本 御筆行楷書本詩右方太子做箋本 御筆墨畫人物末幅上方 御識乾隆乙丑

夏日敬慎齋製下方署臣董邦達恭補樹石舍字書畫各八幅後附梁文莊詩正等跋

嘉慶己未 御筆楷書幽風七月篇一冊引首題稼穡艱難四字後有朱文正珪跋

西清硯譜二十四卷乾隆四十三年奉 勅撰凡陶之屬六卷石之屬十五卷共硯二百為圖四百六十有四附錄三卷則今之松花紫金鼈磯紅絲做製澄泥諸品共硯四十有一為圖百有八每硯皆正背二圖亦間及側面凡 御題及諸家銘識靡不一一鈎摹精好

乾隆三十四年刻秘府淳化帖成侍郎金公簡錄其案語釋文為校正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石鼓文言人人殊 高宗謂韓愈指為宣王鼓者最正而有依據車攻吉日班班可考也鼓今在太學戟門內乾隆庚戌以三代法物宜加珍惜 命施重欄深護又以所存之字不及半慮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十二

歲久漫漶并此不可復識因就所存三百十字集成十章鑄新鼓置國學戟門外及熱河文廟以示天下萬世其首章末章乃御製自二至九 命尚書彭公元瑞按餘字補綴成之其文詳國子監志金石門有王杰等音訓

祕殿珠林首載 四朝宸翰次載歷代名人及無名氏以至古刻繡織各書畫冊居前軸居後次 四朝御書刻本及 欽定書籍又次收貯供奉之本又次臣工進呈之本並按釋道分編

始於乾隆八年癸亥成於九年甲子石渠寶笈者首冠 四朝宸翰次列朝名人及無名氏手蹟先冊次卷次軸書畫分上次二品始於乾隆九年甲子成於十年乙丑續編則始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成於五十八年癸丑三編則始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成於二十一年丙子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太祖天命四年欲創造滿書命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編為國語滿文蓋自此始達海繼之增十二字頭太宗復命加十二字頭圈點又以國書與漢字對音未全者於十二字頭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猶有不能盡叶者則以兩字連寫切成其後又有庫爾纏增補之字康熙間御纂清文鑑成付諸臣展譯並發硃筆稿本七函蓋於清文精研義蘊如是至乾隆間高宗以當時編纂諸臣未列三合切音漢字且註中採掇經傳恐後人不明其義妄行傳會復命廷臣重加增訂凡二合三合切音不失毫黍詮解務用常談令讀者了了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花果鳥獸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一

十一

等別為補編四卷附於末而清文於是大備此外尚有滿洲蒙古文鑑同文韻統清漢對音字式清文啟蒙及繙譯四書五經習國書者皆當瀏覽近時則稗官小說多有繙譯成書者矣額爾德尼俱諡文成

附錄 雍正間庶人允禧私增七字頭為十九字頭亂政背常為大罪之一又沈宮詹基嘗請崇祀達海見程哲蓉槎蠡說引梅雪坪紉書隨筆又祭酒阿理瑚亦請以達海從祀孔廟韓公莢以為造國書一藝耳不可從祀按韓議見有懷堂集

清篆傳自太宗與國書先後並出惟各體未備傳習尙稀乾隆間指示臣工製為三十二體命繕寫御製盛京賦以垂示後禩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終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

十二

按盛京賦又有四體書帖真書為廟宗萬草書為梁詩正隸書為張若靄篆書為汪由敦

順治元年置戶部寶泉局鑄順治通寶錢一面鑄寶泉二字用清文一面鑄年號用漢文十年定背鑄漢文一釐字戶部增漢文戶字各省增本省一字宣府宣字薊州薊字山東東字臨清臨字太原原字陽和陽字河南河字江甯江字浙江浙字福建福字武昌昌字陝西陝字清漢各一字十三年移山西陽和局於大同鑄同字十四年停各省鑄十七年復鑄雲南亦開鑄背鑄清漢雲字康熙元年停各省鑄留江甯局六年復開鑄蘇州蘇字湖南南字鞏昌鞏字廣東廣字廣西桂字四川川字貴州貴字各鑄清漢各一字十九年福建漳州府設爐鑄清漢漳字六十年題准四川用寶川二清字雲南用寶南今作寶雲二清字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一

二

康熙時錢今已僅有存者俗所稱同福臨東江宜原蘇薊昌南河南廣浙臺桂陝雲漳二十字也惟不知臺灣於何年開鑄耳嗣後別省鑄錢皆用寶字為首次加各本省一字但有清文無漢文百餘年來或鑄或停與時變通而鑄錢之式無復改易咸豐間鑄當十當百等大錢則有咸豐重寶之文後又鑄錢然皆格不行

葉爾羌等處舊用準噶爾騰格錢乾隆間平定回部燬準噶爾舊錢鑄乾隆通寶錢時以回部各城為高宗開拓撫定之區國寶流傳當永奉乾隆年號不必隨時改易三十九年有旨交回疆辦事大臣並戶工二部存載迨嘉慶五年命回部鑄乾隆錢二成嘉慶錢八成
西藏錢用銀成造每圓重一錢及五分不等重一錢者向來紋

銀一兩易換九圓重五分者紋銀一兩易換十八圓餘銀一錢作火工之費駐藏大臣派員督同噶布倫等監造正面鑄漢字背面鑄唐古忒字邊廓鑄造錢年分

觀象臺在京城東北隅臺上舊有元郭守敬所製渾天儀簡儀銅球量天尺諸器年久多不可用康熙十二年新製儀器告成曰天體儀曰赤道經緯儀曰黃道經緯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亦名象限儀曰紀限儀陳於臺上其舊儀移置臺下十三年撰新儀製法用法圖說並恆星經緯度表十六卷名曰新製靈臺儀象志乾隆九年幸觀象臺因規做璣衡造大儀名曰御製璣衡撫辰儀亦陳臺上又於紫微殿前造月臺將前明舊儀移其上十九年御製儀說二卷新測恆星經緯度表三十二卷名曰儀象考成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一

三

國初戶口冊仍前明黃冊之制康熙九年罷造黃冊以省州縣之費惟直省布政司彙造簡明冊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以重民事至今循其制亦古人告朔餼羊之意也

乾隆二十四年冬江西進鑄鐘十一因命遵聖祖所定七寸二分九釐為黃鐘之數參攷本律倍半之法補鑄其一以足其數又另鑄鐘十二以備特縣御製銘詞鑄識其上時和闡奉養莊親王等以美材豐博可叶鳴球請依周禮磬氏之法造特磬十二同備特縣以彰中和韶樂之盛既成御製特磬銘一篇

按乾隆間會命江南依畫樣十二采靈璧石解京為特磬或在和闡玉特磬之前
本朝定安南則有安南之樂撫緬甸則有粗細緬甸之樂廓爾

喀來歸則有廓爾喀之樂又若苗蠻舞牌樂西番舞巾樂舞斧樂大小鍋莊樂即古所謂兜離傑侏之音也

樂部筚吹樂章中有牧馬歌蒙古曲也

太常神樂觀樂員向皆道士承充多至五六百人蓋沿明代之舊掌官懸司燎瘞暇日則向民間祈禱誦經以逐利乾隆七年

命樂員毋習道教有不願改業者削其籍聽爲道士設樂部後由太常改隸焉

按康熙舊會典神樂觀樂生一百八十人文舞生一百三十人武舞生一百五十人執事樂舞生九十人又犧牲所隸太常每年祭祀供黑牛一百七十七隻牡羊三百三十六隻豬二百四十一口鹿三十五隻兔三百三十六隻如有告祭隨時增備迄今歷百餘年其數必有增減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一

四

和聲署隸禮部正朝慶賀取市販鼓吹者流充數乾隆間以內府梨園承值易之以其習於音律究勝於潦倒傭伎介廁冠裳也後改隸樂部

國初定制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其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旗章麾蓋視前倍簡乾隆十三年更定大駕鹵簿爲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爲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鹵簿合三者爲大駕鹵簿所用幾八百人南郊用之方澤以下及朝會皆用法駕四時出入用鑾駕行幸所至用騎駕其儀物以次遞損五輅酌用周官及唐宋遺制金玉象革木各如其儀乘用自十三年南郊始

近來郊祀每用禮輦不常用輦用輦則鑾儀衛先行演習一二旬後昇者熟習然後可用又累土如橋狀屢登屢降以習之因

路經天橋也

按鹵簿會典有圖又陸朗夫燿鹵簿名物記亦詳載

國朝寶璽 太宗前專用國書既乃兼用古篆舊會典載御寶二十九乾隆間稽核交泰殿所藏凡三十九紀載失實且有複者 高宗考正排次爲二十五以應天數並著爲譜諸藏內閣又製國朝傳寶記一篇

御寶凡二十五其四寶爲 先代相承傳爲世守餘二十一寶則乾隆十三年從新定清文篆體改鑄者嘉慶元年又恭上喜字第一號玉所鑄太上皇帝之寶

舊時 聖駕自大內至園或由園回宮滿閣學一員請寶先行既至 在駕前 漢閣學一人接寶轉交管寶之太監接收其地則園內在西如意門宮內在乾清門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一

五

乾隆十三年以清文篆書成凡寶印關防條記皆改鑄改鑄至十七年乃畢部院等衙門遇行幸扈從各別鑄印一加行在字則順治八年定行在印稱行印以別於堂印行印訖事堂官一人驗收嘉慶間兵部有失行印事

雍正間鑄欽差大臣關防如督撫式三品以上用又欽差官員關防二十如道員式四品以下用然 朝廷有大事則頒用欽差大臣關防若欽差官員近不復用

乾隆五十四年鑄欽命知貢舉關防五十五年鑄欽命監臨關防欽命知武舉關防至外省監臨則無之所鈐用木刻也榜上仍用本官關防

舊時庫藏經畧大將軍將軍印凡百餘乾隆十四年飭部銷燬惟擇其克捷奏凱底定迅速者總理一切軍務儲精經畧大臣

關防一奉命撫遠甯遠安東征南平西平北大將軍印七鎮海揚威靖逆靖東征南定西定北將軍印七分匣收藏稽其事蹟始末刻文笥而藏之皇史宬如命將征討則開列奏請頒給歲暮封印舊制遇緊要文移於年月兩旁硃寫印信遵封上司牌票則刻本官花押鈐蓋年月上行用易滋詐偽乾隆五年浙江按察使完顏偉請於封印時備空白文移鈐印後存之內衙遇事填用上司亦備空白牌劄如批發各屬文書不能鈐印者先用牌劄飭知仍登記號簿用剩空白開印時銷燬經部允行今仍循其制然實皆臨時鈐用雖曰封印而未嘗封也但一小木印刻預印空白四字鈐於印旁而已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一 六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

我朝服飾 列祖所定 太宗嘗誠後世衣冠儀制永遵勿替 高宗重申訓諭刻石大內之箭亭垂示久遠

順治二年定百官冠制一二三品冠皆起花金頂上銜紅寶石四品上銜藍寶石五六品上銜水晶七品則起花金頂中嵌小藍寶石八品起花金頂九品起花銀頂此言朝冠也餘未議及雍正五年議涼帽煖帽皆照朝冠頂用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入八分公用紅寶石頂未入八分公固倫公主額駙和碩公主額駙民公侯伯鎮國將軍一品官用珊瑚頂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多羅額駙二品三品官用起花珊瑚頂奉恩將軍固山額駙四品官用青金石頂五品六品官員用水晶石頂七品官以下及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進士舉人貢生用金頂生監用銀頂其時六品未用碑礫而三品得用珊瑚頂六年七品官用鏤花水晶頂至八年改定三品官用藍寶石或藍色明玻璃六品官用碑礫或白色涅玻璃七品仍用金頂涼帽煖帽皆同之而冠頂之制始定

按順治四年 諭范文程剛林那充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康熙四十九年以正卿鳴世圖帽頂嵌東珠御史亦嵌東珠勅部查禁又奉 諭定一品官員及大學士尙書應嵌東珠此外官員加級則嵌紅寶石此皆言朝冠之制又乾隆間有奏七品以下官不遵定制概用素金請令編檢知縣等官改用蜜蠟頂者以事涉煩瑣未允行 皇子冠冬夏皆用紅絨結頂而兩纓帽不用頂無以別於平人

嘉慶四年 命兩纓帽用寶石頂

皇子分封親王郡王朝帽頂照所封爵用如封貝子貝勒仍用郡王朝帽金黃朝衣乾隆間定

開散宗室准用四品官頂並四品武職補服始於乾隆四十七年其有官而職分小者亦准用四品頂帶

暖帽初用熏獺皮國語謂獺曰海龍冬至則用紫貂見乾隆御製詩注

舊例皇子在官中時服四團龍補褂分封後視其爵秩服用乾隆二十四年改定俸糈官屬各依封爵其章服仍依在官中時服用

謹按 宣宗以愷恪親王無嗣以 皇五子繼之襲封愷郡王丙午三月移居 命章服仍依 皇子例服用

皇子親王郡王親王世子用四團龍補服有賞四團正龍補服

者特恩也貝勒補服繡正蟒二團貝子補服繡行蟒二團公則用繡蟒方補

附錄 國初嘗賜和碩額駙尙之隆黃帶雍正間隆科多年

羹堯賜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又嘗賜鄂文端團龍袍褂松

江提督高其位進漁船所得玉寶賞四團龍補服等物鶴麗

鎮總兵張耀祖以剿平米貼夷人賜團龍袍褂當時總兵有

署總督者崇明鎮總兵李煥於雍正九年署浙江總督恩眷既隆固不以階級論

又乾隆間大學士黃廷桂以定準噶爾功賜寶石頂四團龍補將軍明瑞以征緬甸功賜寶石頂金黃帶四團龍補阿文成以平金川功賜四團龍補金黃帶四開襖袍紫韁紅寶石頂皆殊禮也又嘉慶初嘗以 高宗遺服四團龍補褂四開襖袍賜朱文正珪若乾隆間安南國王阮光平入覲請遵用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二

二

天朝服色因賜紅寶石頂三眼花翎金黃色蟒袍四團龍褂尤恩禮之逾於常格者

舊制武官一二品皆用獅子補服康熙元年題准一品用麒麟補又舊制三品用虎四品用豹康熙三年改三品用豹四品用

虎乾隆間侍郎金簡補服錦雞旁繡小獅子降 旨飭將此樣撤

改蓋以章身之具名器所關即有文武兼銜惟當用其職分之最大者若因文兼武職翻新繡樣以示顯榮非體制也

封使之服前明給事中以麒麟行人以白澤本朝康熙五十八年海徐二公出使始用東珠帽頂正副使皆賜正一品麒麟服

事畢還朝仍服原官補服跟役正使二十人副使十五人皆例給頂帶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二

三

附錄 前明衣有護領本朝改服色無護領昔在山左見人家藏其先人遺像朝衣冬朝冠無領不知何時別製皮棉各

領以護頸禦寒也 舊制翰林院官惟入直內廷康熙間南書房武英殿行走編修檢討庶吉士准懸珠及充

補講官始懸珠乾隆二年以御門舊制修撰編檢侍班在科道上科道懸珠翰林不懸珠未能畫一遂 命皆懸珠

乾隆五年奏准京官禮部司務今增爲主太常寺博士典簿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光祿寺署正署丞國子監監丞博士

助教學正學錄等官遇壇廟執事殿陛侍儀時准懸珠常日不得擅用其後非執事侍儀亦懸珠矣乾隆二十七年巡幸江南

嚴長明以召試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館纂修官以在內廷許懸珠其後雖非內廷亦懸珠矣庶吉士未授職非有史

館等差使不准懸珠然庶常乞假一出都門亦無不懸珠者
軍機處行走章京筆帖式均准懸珠自雍正七年始

孔雀翎始甚貴重非藍翎比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皆定制詳
見會典有例不應用雙眼三眼而特賜者異數也康熙間施琅
為內大臣嘗戴翎後以平海功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琅疏辭
侯爵而乞如內大臣例仍戴翎下部議駁言在外將軍提鎮無
給翎例 特旨允之其時雖將軍不戴翎也乾隆四十二年定
將軍舊未賞翎者准戴用改官則去之又新疆辦事領隊大臣
以示威外藩准戴翎非 特旨賞給者換班他往即不得戴用
山東江西河南山西巡撫兼提督銜舊無花翎嘉慶十一年江
西巡撫張公師誠入覲 賞戴花翎兼提督之巡撫戴翎蓋自
此始迨道光二十八年 命嗣後於簡放時請 旨是時徐公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一

四

澤爾擢山東巡撫即未 賞戴
道光二十年後以經費支絀官員有輸銀萬兩以上蒙 賞花
翎者此則已為異數近年部臣奏定納銀若干准戴翎蓋捐而
非賞矣

按前明江彬等承日紅笠暹陽之上植靛染天鵝翎為貴飾
貴者三翎次二翎兵尙王瓊得賜一翎自謂殊遇是翎之名
始於明而植立笠上與今之曳於冠後其製迥異

大臣立勳賞黃馬褂亦有行圍隨扈而賞者滿蒙一二品多有
之漢文職大臣而蒙 賞則自乾隆十一年大學士于敏中始
此後五十一年陝甘總督畢沅嘉慶七年直隸總督顏檢十三
年直隸總督溫承惠二十三年直隸總督方受疇道光二十六
年大學士潘世恩皆蒙特賞咸豐軍興以後以戰功被賜者指

不勝屈矣

褻服以元狐為最貴王公大臣有 賜元狐端罩者亦曰既及
其子孫即恭繳若更以 賜乃敢服若 仁宗朝 賜朱文正
珪元狐裘袍則又在端罩之外者

一品大臣及 御前侍衛等衣紅雨衣乾隆八年始巡撫衣紅
雨衣乾隆二十七年始又乾隆九年定一品至三品用紅雨帽
四品至六品紅色青緣七品以下青色紅緣御前侍衛乾清門
侍衛南書房上書房翰林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奏事處批本
處行走人員不論本職品級均用紅雨帽三十五年軍機章京
准用紅雨帽

三品以上始服貂朝衣惟兼起居注銜者不論四品以上服貂
褂惟翰詹科道不論其批本奏事軍機處章京及凡內廷行走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二

五

之員非四品亦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軍機大臣准穿
綠押縫鞞自嘉慶二十一年始時蒙 賜者托相國津盧相國
蔭溥

按嘉慶七年 賜協辦大學士朱珪綠押縫鞞異數也

國家舊制滿漢文武大臣朝會皆騎馬不乘輜順治九年始許
公侯伯都統尙書內大臣大學士及漢文官三品以上於 皇
城外坐四人暖輜康熙元年准鎮國輔國將軍護軍統領前鋒
統領副都統子男學士左都御史侍郎左副都御史鑾儀衛使
通政使大理寺卿坐輜嗣又停止滿漢學士左副都御史鑾儀
使通政使大理卿坐輜乾隆十五年定文大臣年及六旬不能
乘馬者許坐輜王公高年者亦許坐輜餘皆乘馬其後不得坐
輜者改而乘車復下 旨嚴飭二十一年許親王郡王大學士

尙書坐轎餘皆不准三十六年命朝臣三品以上年及六十許乘肩輿入東西華門先是百官出入皆由長安門惟內閣由東華門然亦必易馬始得入也嘉慶十六年六部侍郎年至六十者許坐轎理藩院非六部比雖六旬不得坐轎昇轎之夫歲需工銀二三百兩道光以來朝官多貧有例得坐轎而仍坐車者此又時局之不同矣至導引旗繖棍扇本有定制然京師雖一品大臣未嘗有用之者

按池北偶談云京官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肩輿今都城二品以上或乘四人肩輿二人肩輿則未之見也又云外官肩輿不用帷蓋蓋古人寒帷之意惟江甯開封督撫司道府廳縣官皆用煖轎蓋沿宋明都城之制云云今外官無不乘煖轎者舊時煖轎督撫用綠帷兩司以下用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二

六

黑帷後藩司用綠帷繼而臬司亦用綠帷

冊封琉球安南等處正副使出都准用八人肩輿以賜用一品麒麟服故

附錄 故事六部尙書途遇內閣亦落轎惟冢宰則落半轎門生拜相途遇師長則彼此皆落轎俟師長先啟行門生乃起往往相避而行見居易錄

定制武臣雖一品不准坐轎惟乾隆間以海公蘭察久在戎行且有骸疾特許坐轎異數也後外省提鎮往往偷安坐轎嘉慶間因將軍慶成之案復嚴禁

附錄 雍正三年鄂文端爾泰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陛見出都 賜以行轎此亦逾格之恩榮也

紫禁城內騎馬謂之賞朝馬每歲軍機處將一二品大臣年六

十以上者開單請 旨大抵一品合例者皆得邀恩侍郎以下則或賜或否內廷行走之員往往特蒙恩禮不復問年如曩時那公彥成戴公衡亨英公和諸人賞朝馬時皆年在壯盛也至親王以下至貝子則皆准在紫禁城騎馬

乾隆四年以大學士趙國麟有足疾命乘輿至內閣辦事八年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年老不能乘馬命在紫禁城內乘轎二十六年命大學士史貽直在紫禁城內乘轎五十五年又有小轎轎之命時大學士稽璜年老尙書李世傑有足疾故也嘉慶二十五年命親王以下至貝子年至六十五歲准坐椅轎嘉慶十年命紫禁城騎馬大臣年七十以上者准以兩人昇小椅乘坐二十四年命滿大臣年六十五以上漢大臣年六十以上曾賞馬者准肩輿入直至應下馬處下與王文端杰予告後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三

七

以謝賜壽恩入京年已八十許坐煖轎入紫禁城扶杖入朝道光十四年元旦奉 旨長齡曹振鏞富俊在紫禁城內坐煖轎時文襄七十七文正八十文誠八十六矣道光二十三年潘文恭世恩以年近八旬許坐煖轎入紫禁城至如道光初年儀邸成邸以尊屬且年老許坐轎入隆宗門至右門始下則逾格之恩禮也

宮內召對 御榻前設檀墊無定數由上而下以次列以軍機大臣人數爲增減也俗稱軍機墊子軍機大臣跪見承 旨動踰昇刻故設此以示優禮若大學士尙書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入見 上輒俯指賜坐叩首謝然後就跪墊上若侍郎雖同見不得跪墊故不叩首謝也督撫入見亦俯指賜坐叩首謝就跪墊上距 御榻僅尺許古人造膝陳言義固如此

按李文貞年譜載乾清宮召對設重氈於地賜坐云云時文貞方由內閣學士調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已得跪墊又按康熙二十七年給事中高層雲疏言會議永康左門大學士不應向諸王跪語事奉 上諭朕召大臣議事如時久每賜墊坐語云云賜墊既統大臣而言是其初並無限制也且大臣召對 賜坐 賜茶屢見魏敏果諸公年譜是康熙前之制與今固不同矣
御門聽政大學士等旁跪無氈墊雍正間圓明園御門始設氈墊而乾清門則未及也乾隆五年冬亦令設氈墊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元旦冬至 萬壽慶辰為三大節天聰以來舊制也順治初直省文官知州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各差官進表箋而督撫不進表箋別具本慶賀康熙八年定文官表箋布政司彙進衛所表箋都司彙進武官表箋提督或總兵彙進三十一年停專官賞送按節統由督撫彙送五十五年定文官按察司以上武官副將以上始進表箋由督撫彙遞乾隆十八年停止文職藩臬武職副將附進表箋六十年停止三大節 皇后表箋凡表式於御極之初由內閣撰擬交禮部頒發其文沿襲舊製稍易字句而已咸豐間新頒表式及道光閒上 皇太后表式附錄於後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某官_臣某 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 上 賀伏以德統乾元首正六龍之位 建用皇極肇開五福之先 恭惟 皇帝陛下 茂育蒼生誕膺 景命 義圖席瑞百昌遂而萬國來同 軒鏡撫辰四序調而兆民樂利太平有象 蕃祉無疆_臣等恭遇 熙朝欣逢 聖誕伏願玉燭常調慶時雍於九牧 金甌永固昭泰運於萬年_臣等無任瞻 天仰聖懼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某官_臣某 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 上 賀伏以 慈範宏昭洽嘉祥於萬國 天庥滋至介景福於千春 欽惟 恭慈皇太后陛下 道軼湯莘 德超周姒 椒闈錫慶長調玉燭之辰 蘭掖凝祥肇啟珠囊之化覃仁慈之廣被備尊養之兼隆_臣等幸際 昌期欣逢 聖誕伏願 徽音遠

嗣啟昌熾以彌增 福履長綬偕升恆而並久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權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國初奏事有用木籤者順治二年命各衙門皆繕本章而有題本奏本之別公事用題本一己之事用奏本題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沿前明舊式也雍正以後凡已事及陳奏緊要公務皆用摺亦依奏本例不用印而本章仍分奏本題本之名乾隆十三年始命概用題本本式每幅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平行寫十八字

按今引見官員用綠頭籤繕寫年貫履歷又忌辰先期用木籤啟奏不用摺印 國初奏事遺制又雍正前尚有民本名目蓋民間有所控訴具本 上聞也

附錄 汪琬撰提督李思忠墓誌注 本朝用薄板五六寸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二

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汪康熙時人當時或尙有此制

內閣大學士沿明制主票擬然一一皆稟 上裁大學士無權也雍正四年設侍讀二員助勘票籤後大學士多入軍機者其事遂專侍讀有疑難事則奉以請 命否則大學士署押而已厥後四方章奏多以摺代本直達軍機處不復由閣然一年部本轉多至六七千道各直省本尤多蓋內外臣工纖悉不敢自專必以 上請也於是侍讀之外增協辦至五六員矣 票籤進呈有駁正或別有宣諭者則交軍機處謂之改籤否則下內閣閣學批發輪日一員司其事如關員則以詹事少詹事翰林講讀學士及三四品京堂曾任翰林者攝焉凡本批畢發兵科每日給事中一員在科接本六部皆至科抄錄 旨意謂

之科抄本之首頁僅可硃批四行若秋審本名姓彙彙則一直寫下凡有字處以硃筆壓墨筆之上又每日通政司所進本及部本卽以輪直批本之閣學收之本面黏素紙一幅署一押字於上謂之收本

按暫攝批本自雍正八年侍讀蔣漣始乾隆後皆循例請簡閣擬票本由批本處官接收交內奏事進呈既奉進止批本處先將票擬清文繕寫交閣其漢字由閣學批發批本處行走者爲滿洲中書七員滿洲翰林一員直廬在月華門北懋勤殿南與奏事處官員同直圓明園直廬與南書房相對北向

舊制開印後三日刑部不進本嘉慶二十年命減去一日於開印後第三日進紙張本第四日進輕罪本

順治開設建白牌各道御史輪管政事有大關失司建白者具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三

本同各道合詞封進十八年停止此例

齋戒日期例不進本嘉慶五年以後惟 園丘祈穀常雩仍循舊例如方澤太廟社稷諸大祀而不親宿齋宮者致齋三日內除刑部及各衙門事涉刑名之本不進外他事本章皆進

巡幸之日閣部章奏開兩日一發嘉慶開改爲開一日一發內閣副本歲終由漢本堂中書檢點送入皇史宬收皮

康熙二十五年 上諭各省晴雨不必繕寫黃冊特本具奏乘奏事之便寫細字摺子附於疏內以 聞又三十五年以通州運米事敕直隸巡撫作速詳察卽繕滿字摺子具奏是其時已有摺子之目雍正開令內外臣工具摺奏事可採者立見施行介在疑似者交部議或交督撫察核

外臣文員至道府 同知有賞 賜同知 武員至鎮協往往賞摺

匣許奏事並頒鑰匙與今摺匣異用盡許更請所以廣耳目也非密摺即封交上司轉奏密摺則遣人齎遞恐有事權不一之議故不令直遞宮門有命交怡賢親王轉遞者有命交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者皆臨時諭知督撫提鎮遞摺或用標弁或用家奴蒙眷顧者家奴亦得召見邀賞如鄂文端家奴七彬是也陛見之日有面奉 諭旨加以細繹摺覆奏有轉傳與他人之 諭旨亦將如何轉傳之語繕摺呈遞有奉到 硃批之摺即具摺答奏并將 硃批呈繳蓋當時之制如此

題本之外有奏摺可以詳陳速達不似本章之拘於成式且諭旨所不能盡者可於摺內詳悉批示也雍正元年以內製皮匣并鑰匙發交諸臣令封鑰奏達以昭慎密後閩督滿保晉撫諾岷滇撫楊名時漏泄奏摺遂停其摺奏旋懇切籲請復准具摺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四

乾隆以後應題應奏事有定章釐然不紊其摺匣不由內發亦不加鑰惟絨裏重復封以印花不能私自開看

世宗硃批有摺用黃綾殊覺可惜改用黃紙尙可之論又有請安摺用綾絹爲面表汝等鄭重之意猶可至奏事摺面概用綾絹物力艱難殊爲可惜改用素紙可也之論今制奏事用素紙摺不用綾絹面請安摺用黃紙面用黃綾慶賀摺表用黃紙裏用紅紙面用黃綾

附錄 康熙閒廣東巡撫法海進呈奏摺做紙惡墨 聖祖

怒其不敬痛責進摺家人事見雍正上諭

道員署兩司遇應奏事宜准具摺不必詳請轉奏乾隆四十一年定

雍正初年命科道諸臣每日一人上一密摺陳時務後因崔致

遠等妄行瀆奏遂停密摺乾隆初廣開言路其後條奏殊無可採甚至假公濟私無裨國政四年停止部屬參領翰林等官條奏

乾隆閒和坤當國用印文傳知各省鈔送摺稿凡奏事俱帶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和既伏誅隨帶文書永遠禁止

硃批記載乃留意人才以備錄用者事昉於 世宗朝乾嘉以來皆遵行之乾隆閒太監高雲從以漏泄道府記載獲罪由此益慎秘矣

今直省大臣奏事奉 硃批後將原摺發回所積既多應封送軍機處轉交內奏事不敢存於私家雍正時奉有 硃批即具摺繳進與今制異若部院奉有 硃批次日奏繳軍機處奉有 硃筆諭旨或經 硃筆改定 諭旨於月杪彙繳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五

舊時自京城至圓明園奏事夜半即起嘉慶二十年部院旗營奏摺許司員代遞膳牌許筆帖式代遞諸大臣可緩至卯刻到園至宮中召見大臣由乾清門出入惟內廷行走軍機大臣等許由內右門乾隆二十六年 高宗以大臣中年逾七十者宜加體恤許由內右門出入

按視朝聽政康熙二十一年定春夏以辰初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

遞摺之制每日寅初二刻外奏事處官接收宮中舊在 乾清門左階上近來在 乾清門階下東邊直房圓明園則在奏事門外遞摺者多不能辨識道光十三年始定凡各衙門奏事別具印文奏事處官在直房燈下逐一磨對然後接收其內官外補外官入覲不能具印文則親捧呈遞

按是年有旗員韋陀保偽稱某衙門遞摺及 上披閱則匿名許詠大學士長齡者奏事處官以疎忽註誤韋陀保審實纒首

膳牌以極薄木片爲之塗以白油粉潤一寸長不及尺其上寸許綠色中間書某官某人凡內官奏事外省文武大員入覲皆遞牌是日召見者即將牌子留下奏事處人傳知進見先後起數或一二起或十餘起預備宜召俗謂叫起兒餘則散出入覲大員有連日召見者下殿時 命次日再遞牌子及 陛辭則不復遞矣牌至 御前在用膳之頃故曰膳牌

八旗官員奏對自稱奴才雍正間以大臣亦稱奴才不合體制特飭禁止顧相沿既久迄不能改故旗員奏摺仍稱奴才惟與漢員會奏之摺及題本表章則書臣字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六

聖駕行幸回鑾次日在京諸臣皆呈遞膳牌預備召見謂之全牌子

嘉慶以前大臣該班 召見晚面往往獨對遂有飾詞炫耀以盜竊權勢者 仁宗親政停止該班 召見晚面並嚴禁大臣不得請獨對如英公和在軍機明公安任步軍統領皆以請獨對獲譴

嘉慶初遇翰林院值日修撰編檢等官輪班引見至十二年後惟於鄉試之年輪班道光以來閱數年則有輪班召對之制召對稱旨卽 特簡外任有數年而擢至督撫者

按康熙時九卿科道或在乾清門召對或在懋勤殿召對見魏敏果年譜

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自康熙二十六年始

按是年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中高層雲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宜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定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今大小臣工見諸王屈一膝爲禮不得與 皇子比蓋見 皇子則雙膝屈也然 國家尊禮師傅凡上書房行走者見 皇子惟捧手致敬不行屈膝禮部院衙門司員筆帖式等出差所過地方將軍督撫等不准請 安康熙二十三年 諭旨又康熙四十一年奉 旨文武官進京陛見者迎接請 安之禮永行禁止云云雍正間始定官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三 七

三品以上或陛見或自京師來者乃行請 安禮其後兼講官銜者雖三品以下亦行請 安禮其禮則諸臣於郊外行館以次列跪奏云臣某等跪請 皇上聖躬萬安答云 聖躬安若入京者則云代奏滿官用清語漢官用漢語

國家大慶五經博士向有來京朝賀之例然品秩不崇故不召對乾隆三十五年停此例但在本籍隨班行禮而已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膳房恭備 御膳其物品及某物為何人烹調逐日開單具稿呈內務府大臣畫行故或烹飪失宜司其事者無可諉咎誠敬慎之至也

膳房掌 御膳及軍機處南書房上書房侍衛等處分例至

內廷主位別有承應茶膳之地清語謂之塔塔其分例皆有等差力不能自辦者則以所得之分例附於某主位名下之塔塔而飲食焉

進膳有膳單每日膳畢指出某物賜某處賜某人曩時 內廷主位阿哥宮主及御前內務府軍機南書房入直大臣皆間得

被賜每日 召見外省文職臬司以上武職總兵以上亦賜餽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四

一

餽二盤謂之克什清語克什賜也進膳之物按時備供不設飲卯正二

刻早膳午正二刻晚膳申酉以後或需飲食則內宮別有承應之處其物隨意命進無定供矣舊時膳房匠役四百名膳房進

膳辦膳之事頭二三等侍衛此侍衛皆內務府人非大門乾清門侍衛也及拜唐阿掌之而內務府大臣二人總其職歲支四萬金節省若干仍繳

還實銷三萬數千兩為雞鴨豬魚蔬菜諸物之需羊隻則取之慶豐司膳房不用牛肉惟用牛乳亦慶豐司所供其餘山珍海錯及諸乾菜皆各處

所貢不須市易也

膳房自十月初一日至次年正月三十日止每日添用柴炭謂

之寒柴寒炭肉房茶房亦然餽餽房製各種餅餌有松餅五色番餡餅五色梅花酥五色小印子霜五色玉露霜蜂蜜印雞蛋

印子紅餡點子紅白撒子芝麻酥

每年內用米七十石各處所用白米六千石粗黃老米八千石

按舊會典載內用米有黃白紫三色老米玉泉山豐澤園湯

泉等處稻米朝鮮進貢稻米又內用鹽舊額歲用十二萬劬

南郊之禮先一日 聖駕宿壇是日管崇文門稅務之大臣恭

備 御膳閱仍託膳房人代備議給膳價而已

玉泉山之水最輕清向來尙膳尙茶日取水於此內管領司其

事

大齋之期膳中例不進蔥薤故立春節或值祈穀齋日則不進

辛盤

元旦進煮餽餽其一餡中裹銀鏤置碗面下箸即得之以為吉

利也

元旦有 御用團圓餅雍正間嘗以此餅留賜鄂文端公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四

二

浮圓子以元宵節食之遂名元宵宮中亦以此為節物 高宗

有御製元宵聯句五排五十四韻

碾餡榆錢餅北方民間常食之宮中亦每以進供乾隆間有

御製詩若端陽角黍中秋月餅重陽花糕亦有分賜內直諸臣

者

按陸游詩拭盤堆連展淮人名麥餌曰連展 御製詩云碾

餡本連展詩見陸家游

慶豐司屬內務府職養外藩所進之羊其尤博碩者或自喀爾

喀或自烏珠穆秦至

舊俗最尙奶茶每日供 御用乳牛及各主位應用乳牛皆有

定數取乳交上茶房又清茶房春秋二季造乳餅由外三牛圈

取乳牛交內三牛圈取乳成造又張家口養什木等牛羣歲納

乳酥大小乳餅有定額 內廷各宮殿寺廟供獻大白乳餅由南苑乳餅圈成造

萬壽慶節內務府進食物九九盒

盛京將軍每年十一月貢鹿冬至後 御膳用鹿尾至立春日止

鹿羔鹿之小者盛京將軍每閒一年進六十隻派圍場官兵捕捉或進不足數於次年補進

正月內務府進東西陵奶餅春暮崇文門進黃花魚十月進銀魚十一月進冬筍秋冬盛京進香水梨又春秋調 陵途次直隸總督進福壽字餠奶豬乳羊雞鴨等物提督總兵進野雞長蘆鹽政進豬羊雞鴨果品醬菜春時亦進黃花魚鱈魚出混同江巨口細鱗鼻端有角即牛魚也冬日葷充大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三

庖亦有售於市肆者

按舊制打牲烏拉有捕鱈魚壯丁又薦新之禮十二月用鱈魚又有燕鱈魚交膳房

石華魚河鯉也出保德州天橋峽下峽險米筏過之易壞魚食米故肥歲以冬貢大臣閒有被賜者劉文正有賜石華魚恭紀

詩

外藩蒙古舊時年節進羊及乳酒以九數有至十二九者羊一百八瓶後以藩部貧苦屢飭裁減特存舊制而已

稻田厥米豐澤園香稻米荷花錢糧皆由奉宸苑奏收鋪宮年例日用諸費以及恭進賜賚吉禮嘉禮筵宴賞需皆準月奏為定至米鹽油燭薪蒸蔬果之類亦皆有月奏其詳見國朝宮史莊頭內舊有葦戶茜戶棉靛戶永平密雲張家口冷口盛京牛

莊及烏喇等處有蜜戶網戶鷹手捕狐戶捕牲戶捕水獺戶鶴戶細鱗魚戶等名目應納之物或本色或折徵所折銀交廣儲

司

紫禁城內舊時冰窖五所其四所各藏冰五千塊其一所藏冰九千二百二十六塊乾隆間添設冰窖今忘其確數

舊時順天保定河開永平廣甯有三旗果園盛京亦有三旗果園又有近畿輔新果園南苑果園皆設園頭園丁所納如桃杏榛子蜜餞山裏紅杜梨乾蒲萄柰子野雞接梨西門城梨乾梨等以果房人司其出納有不徵錢糧者有抵除錢糧者三旗皇莊園圃舊時計大莊四百五十八所半莊一百七十一所園一百所共地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頃坐落順天永平天津保定宣化府所屬及喜峰口古北口外等處此外盛京別有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四

莊頭而南苑歸化城捕牲烏喇又有增設損益分併制度不一編定等第按例徵輸米穀芻豆之外微而至於盆盎箕帚皆有定數

官三倉肇自國初雍正三年裁米鹽庫內用米鹽蜜燭皆歸官三倉以值年內管領三人司其出納又酒醋房造辦房造辦器皿庫亦以內管領管理

康熙三十三年設茶庫凡菜園頭瓜園頭交納一應菜蔬瓜實以內管領副內管領司之又安肅縣菜園頭專納白菜西瓜園頭專納西瓜

順治初免陝西皮張絨褐之貢罷柑橘鱒魚石榴等物之獻康熙六十一年萬壽節各省大臣皆進方物而江西巡撫王企靖所獻其名甚異因備錄之羅紋紙二十張格爾莫斯一瓶歌

德濟德辣一瓶德哩啞嘎一瓶巴木撒木香避風巴爾沙摩
一瓶番紅花一瓶巴爾白露一瓶啞掛濟拿摩三瓶金濟納
一瓶包衣巴爾二瓶安利摩牛一包蘇濟尼二瓶甘佛蠟一座
巴爾加德哩一瓶阿都爾則一瓶西洋斑毛一匣波羅額德一
瓶色路撒一包沙瑣香一瓶達爾默的歌一瓶翁文多哩歌一
瓶武瑪武一包撒勒步路蠟一瓶西洋硫磺一包蘇爾佛助一
盒啞掛辣喜納一瓶白蠟濟多露我樂二瓶皆異域之產名仍
國語或傳寫錯誤莫能詳譯矣見永憲錄
雍正四年蘇州織造高斌進宮燈十六對奉有所進過多之
諭且以綵繡為戒
舊制每歲秋初江南常州府知府具本差役齋送薦新米穀雍
正元年停止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五

雍正十二年禁廣東進象牙
乾隆三年登州鎮總兵馬世龍奏進花鷹 高宗卻之二十九
年停山東巡撫進牡丹
督撫舊無端陽貢惟兩江閩浙湖廣等省土貢有在午節呈進
者如茶扇香葛之類乾隆四十四年各省一例呈進奉 諭發
還不准呈覽
乾隆五十七年以各省督撫呈進方物有非本省土產及土物
中如雲南之銅器貴州之皮器並不適用又縹絲堆繡各種香
襪綵勝等物不應督撫呈進者俱 命停止應貢土物有過多
者亦皆核減其時如懋勤殿所存各色筆有二萬餘枝故令浙
撫於三次應進一千五百九枝內減為七百五十枝以備御用
而已他物裁減亦類是

嘉慶四年停止督撫鹽政中秋節貢
嘉慶四年 命伯德爾格回民每年貢金十兩金絲緞一疋葡
萄二百觔舊時所增金兩普洱錢文及葡萄折價俱免貢
嘉慶十年黑龍江將軍觀明等奏進白雉 命毋庸宣付史館
和闐葉爾羌產璞玉自乾隆閒入版圖歲貢約踰四千觔擇其
良者追琢成器其餘則充物堆積而已嘉慶十七年 命歲貢
以二千觔為率
嘉慶十九年停止雲南銅鑪浙江嘉興鑪湖鏡兩淮銅火盆之
貢以宮中所存甚多不欲以有用之銅置之無用之地也
道光初停止福建荔支貢揚州玉貢
宣宗登極詳閱各省貢目大加刪汰 命督撫鹽政織造關差
應進方物照硃筆圈出物件數目呈進不得加增吉祥貢一端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六

永行停止又廣州將軍不理關稅免其例貢
任土作貢古制也各直省每年有三貢者有二貢者其物亦屢
有改易裁減今就所見近日例進者彙錄於後
直隸督年貢進
三鑲如意一柄吉綢袍褂二十五套饒綢袍料五十件一絲
加金大荷包五十對一絲加金小荷包五十對桂元五桶南
棗五桶
長蘆鹽政 字 缺 進
佛手九桶蘋果九桶香櫞九桶圓果九桶木瓜九桶岡榴九
桶廣橙九桶南葶薺九桶獅柑九桶
兩廣督端陽進
鼻烟九瓶花機紗五十疋本色葛布一百疋牙色葛布一百

疋增城葛布五十疋深色葛布五十疋淺色葛布五十疋沉香二盒巖露香五盒蓮頭香五盒切花香五盒花卉扇一百柄

廣東撫端陽進

鼻烟九瓶花機紗五十疋雷州葛布五十疋本色葛布五十疋疋牙色葛布五十疋增城葛布五十疋深色葛布五十疋淺色葛布五十疋沉香二十觔巖露香四盒蓮頭香四盒切花香四盒端硯九連

兩廣督 字缺 進

香橙十桶甜橙十桶香荔十桶蘇澤堂橘紅一千片老樹橘紅一千片署內橘紅一千片

廣東撫 字缺 進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七

南華菰二箱檳榔九匣荳蔻九匣餘同前

山東撫端陽進

麒麟菜五匣海帶五匣紫菜五匣松子五桶魚翅五桶扁豆五桶煙乾五桶蓮子五桶

山東撫 字缺 進

吉祥菜五匣岡榴五桶萬年青五匣耿餅九隻長生果五桶柿霜九匣苡仁米五桶木瓜五桶金絲棗五桶

山東撫年貢進

佛手九桶香櫞九桶恩麪九桶博粉九匣鳳尾菜九匣大俊羊皮一千張二俊羊皮一千張三俊羊皮五百張四俊羊皮五百張

山西撫年貢進

青白欣皮一千張天馬皮一千張珍珠毛皮一千張羊羔皮一千張黑朔鼠皮五百張白朔鼠皮五百張太原豬胰五十匣藕粉五十匣葡萄乾三箱柿霜五十匣飛羅白麪四箱石花冰魚五十尾

兩湖督端陽進

通城葛二箱百合粉二箱通山茶一箱安化茶一箱郎耳一箱香蕈一箱筍尖一箱斬艾一箱磚茶一箱

河南撫 字缺 進

貢麪九箱山藥粉四匣百合粉四匣金橘脯四瓶桃脯四瓶櫻桃脯四瓶

河南撫 字缺 進

柿霜四箱藕粉四箱承東五匣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八

陝西撫端陽進

百合粉三匣苡仁米三匣白扁豆三匣吉利茶九瓶桂花五匣玉麥三袋紫麥三袋

陝西撫年貢進

元狐皮五張海龍皮五張羊獺皮二十張天馬皮一千張烏雲豹皮一千張富餅五匣邠棗五桶吉利茶五瓶百合粉五匣

四川督端陽進

黎椒念珠一百盤黎椒手珠一百盤黎椒荔枝一百箇黎椒套環一百箇麝香二銀瓶茯苓三箇藏紅花二匣五加皮三匣貝母三匣三七三匣川連三匣牛膝三匣鬱金三匣仙茅三匣杜仲三匣黎椒三匣附子三匣石斛三匣川芎三匣

蒲三匣

四川督年貢進

黃蕊香一千枝紅蕊香一千枝唵叭香三匣吉吉香三匣仙
茶二銀瓶陪茶二銀瓶菱角灣茶二銀瓶春茗茶二銀瓶觀
音茶二銀瓶名山茶二錫瓶青城芽茶十錫瓶磚茶一百塊
鍋焙茶九包百合粉三匣葶粉三匣藕粉三匣香菰一箱
丁香菌一箱名山筍尖一箱

閩浙督 字缺 進

福圓乾四箱狀元青果二桶蜜羅柑四桶紅黃柚四桶酸棗
糕八匣蓮子四箱

福建撫 字缺 進

福圓乾六箱狀元青果四桶蜜羅柑六桶紅黃柚六桶酸棗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九

糕十匣蓮子四箱

閩浙督十月進

紅柑十桶文旦二桶蘆柑二桶橘餅二桶閩薑一桶

福州將軍 字缺 進

紅橘四桶福橙四桶冰糖四桶藕粉八十袋福圓膏八十瓶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 字缺 進

石青江山萬代漳絨褂料二疋石青萬福長春漳絨長褂料

二疋醬色洪福齊天漳絨袍料二疋沈香洋花漳絨袍料二

疋駝色萬福長春漳絨袍料二疋灰色富貴延長漳絨袍料

二疋大紅寶蓮並蒂漳絨袍料二疋桃紅洋花漳絨袍料二

疋松綠瑞草聯芳漳絨袍料二疋紫色瑞草聯芳漳絨袍料

二疋月白江山萬代漳絨袍料二疋五福捧壽漳絨三綵坑

墊十卷蜜柑二十桶文旦八桶紅橘四桶福橙四桶藕粉八

十袋冰糖四桶福圓膏八十瓶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 字缺 進

秋季佛手十桶

浙江撫端陽進

萬年紅帽緯五十匣鵝黃迎手靠墊成分羅漢珠五十掛

黃絹箋二十張宮錠香袋五十掛湖筆三百枝畫扇五十柄

芽茶三十瓶城頭菊三箱 淡 腿一百隻藕粉三十匣南棗二

桶衝橘五桶甌柑五桶

江南河督萬壽貢進

萬壽吉祥如意一匣五色描金絹箋三百張五色洒金蠟箋

一百張硃絹描金福方一百張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十

安嶽撫 字缺 進

檄墨一分歙硯一分硃錠一匣宣紙五十張青陽扇一百柄

珠蘭茶一箱松蘿茶一箱銀針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

一箱櫻桃脯一桶棗脯一桶青餅一桶青螺一桶琴筍一桶

藕粉一箱

江西撫端陽進

萬年紅帽緯五十匣西山葛布五十疋虔化夏布五十疋南

豐扇五十柄永新磚茶一箱安遠茶一箱廬山茶一箱鉛山

香菰二桶鄱陽蝦米二桶

雲貴督端陽進

普洱大茶五十元普洱中茶一百元普洱小茶一百元普洱

女茶一百元普洱珠茶一百元普洱芽茶三十瓶普洱蕊茶

三十瓶黃緞茶膏三十匣象牙一對茯苓四元硃砂二匣雄精二匣

陝甘督端陽進

蘭州掛麪五箱同州吉利茶五瓶甘州枸杞五匣寶雞玉麥

五石甘州果丹五匣

陝甘督年貢進

紫藏香一千枝西安掛麪二箱黃藏香一千枝同州羊皮八

百張紫瓊瓊二十捲甯夏羊皮八百張黃瓊瓊二十捲同州

吉利茶三瓶

陝甘督秋貢進

哈密瓜二百元西甯青白朕皮一千張西甯狐膝皮一千張

西甯天馬皮一千張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

十一

嘉慶間以西洋貢藥賜軍機大臣有所謂噶几牙油容几拉油郭巴益巴油白爾噶木德油桂皮油貯玻璃瓶油色備五有所謂德里雅噶貯錫盒達未利地貯磁盒皆黝色如膏有所謂色噶謀牛蛇木若木貯木盒皆康熙間貢入者年久未詳其用

附錄 曩 萬壽節大學士尙書侍郎各省督撫皆有貢以

九爲度一九則九物至九九而止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終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雍正六年給吏戶兵刑工五部堂官雙俸 其一日 乾隆元年給

禮部堂官雙俸凡罰俸事件惟罰正俸恩俸仍支給如雍正時

例

六部尙書侍郎予雙俸雙米大學士兼管部事者亦然其不兼

部事之大學士則向予雙俸單米乾隆五十三年始改予雙俸

雙米

京師大小漢官向例歲支俸米十二石雍正三年以漢官攜帶

家眷者多俸米不敷日食命按照大小漢官俸銀數目給米後

又命加倍支給俸銀俸米

舊例教職兩官同食一俸乾隆元年照品級各予全俸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五

一

科甲出身之部曹簡任學政原缺除授有人本員不能請俸而所兼編修檢討又止虛銜亦不能請俸乾隆間始勅戶部議請給俸

雍正間外省耗羨一項提充公用乃議給各官養廉數之多寡

則以所收耗羨銀兩若干令督撫酌量定數支發故階品相同

之官而所支之數各省不同如督撫多或數萬兩少或數千兩

非別有他義也乾隆十二年命軍機大臣以事務之繁簡量爲

哀益議定奏行雖不能一致而多寡不甚懸殊矣

雲南學政舊時文武新生餽贄儀公用頗給故議學政養廉時

獨不及雲南乾隆元年勅禁贄儀歲給養廉銀四千兩貴州學

政嘉慶五年增給養廉五百兩共三千七百兩是年復以江南

人文最盛應試者多而江蘇學政養廉二千兩安徽學政養廉

一千五百兩較他省轉少 特命每年各給四千兩

乾隆四十六年軍機大臣會同戶兵等部議覆裁各省武職名糧定養廉銀數 高宗以雲南提督總兵及臺灣總兵或地當煙瘴或遠隔重洋與內地不同加雲南提督銀五百兩雲南總兵及臺灣總兵銀二百兩

元旦令節萬壽慶辰王大臣等呈遞如意舊例各回賞如意一柄 舊時本

有等差其後寢以繁多幾無限制嘉慶二十五年定凡親王郡

王貝勒無論內廷外廷行走俱准呈遞貝子公惟內廷行走者

准呈遞軍機大臣南書房翰林內務府大臣無論品級俱准呈

遞上書房行走各員俱不准呈遞大學士尙書領侍衛內大臣

俱准呈遞都統在內廷行走者准呈遞侍郎副都統俱不准呈

遞 御前侍衛一品者准呈遞乾清門侍衛不准呈遞年班來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五

二

京文武大臣亦惟一品者准呈遞道光初年命一品以上宰執大臣仍循舊例餘皆不必進

康熙四十二年羣臣請預慶 萬壽以鞍馬綬疋等進 諭曰

爾等如此進獻在外督撫必效之朕必不受朕素嗜文學諸臣

有以詩文獻者當留覽既而諸臣進慶祝 萬壽屏復以屏文

繕寫冊頁進遂御屏留冊此恭進冊頁之始也乾隆以來凡

萬壽旬慶及巡幸大典諸臣皆進頌冊嘉慶間尤盛自宰輔至

詞曹部院由科目出身者皆得呈進詩歌頌賦無體不備冊之

大小亦不一式有多至一二百頁者冊用絳箋界以金絲四旁

金描雲蝠貯以雕漆螺填等盒爭妍鬪巧各極其致 命軍機

及南書房第其甲乙佳者則選入南齋詩架圖以備觀覽亦有

以此上邀獎擢者然其文字不盡自己出也道光間 命停止

按康熙間進冊用素箋

萬壽慶典大臣呈進貢物以九為度壽佛書籍字畫金玉羹銅各種陳設無定物自一九至九九而止道光以後 命停止

附錄 嘉慶己卯 慶典潘文恭世恩以閣學告養家居入

京祝嘏并為其父代進貢品二九

一品大臣年六十以上遇旬壽每有 賜壽之典先期 命內

三院卿一人齋 賜物至以 御書扁聯為冠餘則福壽字壽

佛如意朝珠玉羹銅陳設蟒袍綢緞等無定制庭中設香案至

大門跪接 欽使鼓樂宮鏡前導隨入立案前 欽使手遞如

意朝珠乃行三跪九叩禮畢延 欽使入座樂筵款宴酒半勞

贈儀物 欽使起如前導送於門外次日遞摺謝恩

附錄 大學士嵇璜年八十蒙賞壽請移於八月 萬壽聖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五

三

節後舉行故 高宗賜詩有誕日原當六月初復移稱慶實謙虛之句自後賞壽之大臣往往有援此例以請者

直省文武大臣年終賞福字時並賞鹿肉以寓福祿之義亦有

增賞他物者惟新疆南北兩路年例頒賞食物如鹿魚肉等

來春遞到皆已腐壞徒勞駝載嘉慶九年定除荷囊藥錠等物

外其不能經久者交茶膳房酌換頒給雲貴等遠省年終例賞

用果乾奶餅等物不用鹿鹿亦此意道光以後無論遠近不復

賜鹿肉而端午藥錠亦停

國有大喪有欽差官員至西藏熬茶之禮屆期賞四大寺布施

銀各一千兩大哈達各一百箇小哈達各一千箇茶各一千塊

又各寺銀一千兩茶一千塊小哈達四千箇又賞達賴喇嘛鍍

金銀茶桶一箇重六兩鍍金銀瓶一箇銀杯一箇大哈達五箇小

哈達四十箇緞二十四疋班禪額爾德尼銀茶桶一箇重三兩銀瓶一箇銀杯一箇大小哈達各十箇緞十二疋由京派札薩克喇嘛及侍衛等齋送至藏俟熬茶事畢而返熬茶即作佛事之謂然往返二三萬里驛站供應及例支各項所費不貲道光二十九年孝和睿皇后大事恩賞物件皆交兵部由驛咨送轉遞至藏火化罔制也無貴賤皆然平時服御各物歿後盡焚之遇大喪則所化者積如山阜

國初惟滿大臣之喪遣官 賜茶酒漢大臣之喪遣官 賜茶酒自康熙十七年始

王公大臣之喪派員帶侍衛前往賜醴已為殊禮若 聖駕親臨賜奠則惟尊屬或師傅及有大勳勞於國者屆時 聖駕將至王公大臣之子孫族人跪迎大門外 駕入陞座向靈坐奠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五

四

奠畢輒召其子若孫至 御前慰問之 駕出跪送如禮

康熙間陳文貞廷敬有母喪 詔閣臣察前明實錄慰問例具聞遣內閣學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學士喇沙里賚 賜乳茶桐酒慰問之典實始於此見午亭文編詩注

蒙古王公墳塋向不立碑惟嘉慶間以御前大臣丹巴多爾濟為舊蒙古且自幼在內廷參養 恩眷最篤 特勅建碑

國家與蒙古各旗世為婚姻公主郡主多下嫁者每苦游牧地方居處飲食之異近來附近內地之蒙古各旗大都建造邸第不復住蒙古包飲饌豐美亦與京師彷彿至多倫廳以外迤北各旗則住蒙古包者多矣地較遼遠淳朴之俗未盡變

舊制挑選秀女 皇后及內廷主位之親姊妹皆免挑凡八旗官員兵丁閒散之女子皆備挑嘉慶十一年 命漢軍自筆帖

式驍騎校以上女子備選十八年 命滿洲蒙古自護軍領催以上女子備選其拜唐阿馬甲以下女子不備選 近制十五歲預挑五年即放還擇配康熙間年三十以上遣出雍正間年二十五遣出八旗挑選秀女或備內廷主位或為 皇子 皇孫拴婚或為親郡王及親郡王之子指婚典禮各有等差而挑選之制則無異也若選宮中承直伺應之人則惟內務府三旗於每年正月備挑一次他旗不與

按 皇子或親郡王拴婚及結髮皆奏派大臣

挑選八旗秀女事隸戶部每旗分滿蒙漢為先後滿蒙漢之中以女子之年歲長幼為先後造冊分咨各旗其年自十四至十六為合例有應挑而以病未與者下屆仍補挑年已在十七以上謂之逾歲則列於本屆合例女子之後每日選兩旗以人數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五

五

多寡勻配不序旗分也挑選之前一日該旗參領領催等先排車如挑正黃廂黃兩旗則正黃之滿蒙漢分三處每一處按年歲冊分先後排定廂黃之滿蒙漢亦分三處每一處亦按年歲冊分先後排定然後車始行首正黃之滿洲而蒙古而漢軍繼以廂黃之滿蒙漢貫魚銜尾而進車樹雙燈各有標識日夕發軔夜分入後門至神武門外候門啟以次下車而入其車即由神武門夾道出東華門由崇文門大街至直北街市還繞入後門而至神武門計時已在次日巳午之間選舉者復以次登車而出各歸其家雖千百輛車而井然有序俗謂之排車聞舊時車馬雜沓先後凌亂應選者爭路不得進不特墮珥遺簪而已自嘉慶間額駙丹巴多爾濟定此法人皆稱便又內務府三旗挑選亦排車在地安門之沙灘地方

應選女子入神武門至順貞門外恭候有戶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時太監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當意者留名牌謂之留牌子定期覆看覆看而不留者謂之摺牌子其牌子書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滿洲人蒙古漢軍則年若干歲宮中主位所用針帶食物許其家以時備進其遣來進物之老嫗等許入宮

妃嬪病歿金棺皆停吉祥所五日後乃奉移田村

順治十二年 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碑 勅內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等諭禁約極嚴歷世遵守其後并將十三衙門裁撤雍正初定太監品級至四品止各宮苑額設二千四百餘人每月錢糧自二兩至八兩而止

養吉齋叢錄卷二五

六

私自淨身人犯舊律擬大辟 高宗以窮民鬻割其子為謀生計胥役索詐未饜因增其年以入人罪甚病民也遂除此律乾隆三十九年太監高雲從漏洩硃批記載自後惟軍機奏事交奏事太監進呈其各部院衙門奏摺皆由奏事處官接收即內務府奏家事亦由奏事處官轉交概不由奏事太監接奏總管太監首領太監奏事太監詩本太監養心殿內首領小太監准用紅雨傘 內廷重坐更 御前更尤重更頭更二惟首領太監及食三兩錢糧執事太監方充此差 有職太監在宮苑內行走准翻穿貂褂海龍褂有翻穿出外者即鎖拏翻穿入門者即逐出嘉慶四年定 康熙間選小太監十餘人在萬善殿先在萬善殿後移萬善殿讀書以漢科

目官一人為萬善殿教習又長房一帶設滿教習二員蒙古教習一員為長房教習乾隆三十五年奉 旨以太監不干預政事書記檔案則粗辨字畫足矣自後讀漢書者亦移長房派內務府筆帖式課之而已

太監獲罪有發打牲烏拉為奴者有發黑龍江給官兵為奴者又有罰月銀四箇月六箇月之例從前又有交內務府總管用九條鏈鎖之者有發盆山鋤草者吳甸鋤草者有圈禁盆山永不釋放者

宗室王公及一品文武大臣許用太監舊無定額於是投充私宅者多宮中使令不給轉向王公大臣取用嘉慶四年始定親王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用八品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用太監二十名貝子十名入八分公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用四名公主額駙十名民公六名其餘不得私用然近日文武大臣未嘗聞有用太監者

養吉齋叢錄卷二五

七

太監職掌有所謂四職事者分掌冠袍帶履四事也四時所需典禮所用皆先期預備交 御前太監其有修改補紉則交尙衣等處 國初有總管太監醫生二名太監醫生十名旋裁 京師八旗滿洲官員兵丁舊制不得在南城外居住而乾隆十八年在外城居住者已四百餘家奉 旨嚴飭禁止至道光間以生齒日繁移居逾眾遂弛此禁 八旗圈占地內民間墳墓許子孫歲時祭掃順治二年從給事中向王軒請也 王師入燕之始凡民間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傳染也有司

奉行不善露宿流離穉弱多道殣後從御史趙開心言出痘之家須痘已見方出城東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其聚處有拋棄男女者該管官嚴加責治今歲月寢久不復以痘爲虞舊制全革惟蒙古王公未出痘者免來朝京師所以示體恤也

順治十六年裁革教坊司在官女樂先是女樂尙沿前代之舊其服色及內廷承應及改用內監作樂舊會典載之甚詳按乾隆御製詩注云康熙時數不盈千雍正時減十之七乾隆年間則無一焉

按國初沿前明樂戶卽官妓也故京城有教坊司 欽定日下舊聞考所載有東院南院本司衙衛教坊司也勾闌衙衛演樂衙衛馬姑娘衙衛宋姑娘衙衛粉子衙衛謂皆當時北里今雖仍舊名而明時汚俗洗滌盡矣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五 八

陝西教坊樂籍浙江紹興府情民丐籍江南徽州府之伴傭甯國府之世僕蘇州常熟昭文之丐戶廣東之蠶戶雍正間俱命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

雍正二年從尙書勵廷儀請各州團練民壯五十名習器械尤壯拔爲頭役此民壯之始

崇德三年有效他國裹足之禁順治間則定爲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此統滿漢而言而漢民不能從也至康熙六年弛此禁

午門右門惟王公得行餘皆由午門左門出入

盟社盛於明季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爲尤甚 國初尙沿此習順治十七年從給事中楊雍建請禁同社同盟名目雍正元年左都御史尹泰請禁小鈔晚帖四年誅捏造小鈔

溪人何遇恩仁和人邵兩山復申嚴禁其後亦時有查禁之旨然迄不能止也今稱宮門鈔
乾隆元年弛坊間鄉會墨卷房行試牘之禁
乾隆七年准漢軍改民籍及外省居住同治四年准滿洲改禁各省居住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五終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五 九

養吉齋叢錄卷之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吳振棫纂

太宗時貝勒多爾袞平察哈爾部獲玉璽一璽為元大內物順帝北奔攜入沙漠越二百餘年有牧羊山中者羊三日不嚼草以蹄跑地牧者發之得璽歸於元後裔歸化城土默特部博碩克圖汗其部後為察哈爾林丹汗所破璽亦為所得林丹汗亦元裔也多爾袞等聞璽在蘇泰福晉所索取之璽璽為質交龍為紐其文乃漢篆制詰之寶四字
聖祖御書鈐用諸璽 世宗製箱盛之惟留敬天勤民一璽於外以備鈐用 高宗收藏 世宗御寶時亦留是璽於外蓋以四字可垂訓萬禩也是寶藏乾清宮西暖閣乾隆間以古稀天子寶藏乾清宮東暖閣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

體元主人乃 聖祖常用小璽

內府藏玉印甚夥乾隆間擇最美者十六枚藏之篋笥後又擇其紐文與印統合者得八十枚壬辰又得四十枚

高宗常用寶璽有信天主人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八徵耄念諸寶

聖祖 世宗 高宗常用諸璽乾隆四十六年製為寶璽匣皆藏壽皇殿其匣凡二十五層

嘉慶間寶璽一冊所載小璽多至九百餘方貯 懋勤殿餘或分置他處其文多經史語如大觀在上謙受益所寶惟賢思無邪人情為田為君難善與人同山以仁靜虛室生白正誼明道盤圓孟方友風子雨執沖含和天地為師佛時仔肩有孚惠心執兩用中敬勝則吉政在養民阜成兆民稱物平施學古有獲

含經味道之類

東漢嘉量形正圓較其度數中今太簇乾隆九年得之又考唐張文收嘉量作方形乃仿其遺製用今律度製嘉量方圓形各一範銅塗金陳之殿廷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備其重二鈞聲中黃鐘之宮有 御製嘉量銘

乾清宮東廡之端凝殿恭藏 列聖禮服所御朝珠乾隆十七年更定為二十五層之匣詳見 聖製端凝殿記

盛京鳳凰樓上層供奉 六代聖容六箱樂圖三軸中層尊藏寶十顆崇謨閣金匱尊藏 列祖 列宗實錄聖訓又老檔十

四道敬典閣金匱尊藏玉牒黃檣紅檣又內庫恭藏 列祖 列宗所遺朝冠朝珠袍褂弓箭藥鞭腰刀鎗劍鞍轡及 御用朝冠朝珠等物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

盛京實勝寺藏 太祖甲冑 太宗弓矢 聖祖亦曾留寶劍

于此又盛京長甯寺有弄藏 太宗所御衣冠三神鎗者虎神鎗花準神鎗舊準神鎗也皆 聖祖所貽累朝 聖駕巡幸山

莊木蘭行圍輒用以擊鹿殪虎 御製篇章亦多題詠 威烈鎗者嘉慶癸酉九月十五日 宣宗于養心門外用以斃

逆賊者也 宣宗既錫封智親王十月十二日 仁宗命承恩公和世泰宜 旨賜鎗名曰威烈

避暑山莊藏 聖祖御用鞞十二或皮或革規制樸堅阿文成用兵金川有功 高宗製七律一章命工鐫碧玉鞞馳賜名鏤

玉題崖鞞 元黑玉酒甕流傳日久後在西華門外真武廟中道人以作菜

饗乾隆間以千金易之建石亭於承光殿元儀天殿舊址之南以置之

鑄 御製玉盃歌于上並刻詞臣四十人應制詠玉瓊詩於石亭楹柱迨回部底平得大玉于葉爾美西南之關爾山命匠琢治成甕自癸未冬至己丑冬閱六年而工成亦置承光殿庚寅茶宴以此命題

和闐玉產於水者溫潤而無大以尺計者產於山者或盈丈而雜石性采玉者視其多寡大小資錢米有差乾隆間得密勒塔山大玉高七尺博三尺 命仿宋人畫蹟琢成大禹治水圖御製詩章以紀其事又 高宗 御製有玉孟聯句詩亦西域底定時和闐所貢也

乾隆間回逆阿睦爾薩納既就禽得玉盤一徑二尺圍六尺有奇中可受水一石蓋準部盛時以盛酪漿者耕屯既闢歲壬午農人于土中復得一盤以進形制尺寸均同有聖製痕都斯坦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三

雙玉盤詩

東珠出混同江及烏拉甯古塔河中勻圓瑩潔大者可半寸王公以飾冠頂采珠者爲打牲烏拉包衣食糧人合數人爲一起謂之珠軒以四月乘舟往至八月歸各以所獲納之官如供賦然舊時三十三珠軒歲徵珠五百二十八粒或闕或溢以數計賞罰乾隆間增四十二珠軒徵珠六百七十二粒後又增十二珠軒徵珠一百九十二粒

附錄 高宗御製盛京土產十二詩五穀東珠人蔘松花玉

貂鹿熊羆堪達漢海東青鱓鱧魚松子溫普字亦作

杭州宗陽宮卽南宋德壽宮舊址舊有穹石曰芙蓉石具玲瓏刻削之致石旁有苦梅一株久萎斷碑尙存上刻梅石梅爲孫欽作石爲藍瑛作 高宗辛未南巡嘗拂拭是石大吏遂輦送

京師命置之荷園太虛室 賜名青蓮朶并紀以詩汪文端由敦梁文莊詩正皆有奉勅和作

房山有石長三丈廣七尺色青而潤米萬鍾欲致之勺園達良鄉以力竭而止乾隆辛未輦致萬壽山之樂壽堂名之曰青芝岫又米氏別有石一卷後亦移置御苑名曰青雲片

附錄 米氏勺園卽洪雅園後爲鄭親王邸第

康熙中知縣宋某移定州雪浪石於臨城建亭其間歲久廢爲阜樾乾隆丙戌州牧李文耀復自臨城掘得之直督方觀承請移入苑園 高宗命仍置定州雪浪齋中

琥珀中有小草莖葉花萼隨冬夏二至以漸榮枯本草謂之物象珀大內舊蓄不止一枚 高宗名之曰靈珀而系以詩

哈密吐魯番歲貢木變石長不逾尺以供礪器而已惟黑龍江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四

將軍福僧阿所進長六尺餘世所罕見 高宗有御製詩鑄石以識

宮中有上水石高可盈尺玲瓏縹透承以瓷盆清泉浸之水氣潛引自附及巔津潤若沃 高宗有御製詩并以試內廷翰林

松花玉亦曰松花石紺綠色出混同江邊砥石山 聖祖時始創爲硯 四朝以來各有妙製珍藏滑不拒墨澀不滯筆允爲

佳品乾隆時輯內府所藏舊硯繪圖系說爲西清硯譜所列松花玉研甚夥

玉免朝元硯爲羅紋刷絲紋石有蔥色兔月形無凹凸蓋五代以前物 高宗嘗令尙方仿其製爲之旁刻 御銘

內府藏硯甚夥乾隆戊戌命內廷翰林臚爲西清硯譜計陶之屬五十五種如漢未央銅雀石渠唐之六螭八稜宋之虎符石

函繡縠絢紋壁水列錢元之澄泉結翠明之卷荷伏犀其尤著也石之屬一百四十五種如晉王廐之壁水唐褚遂良之端溪石渠宋宣和之雕龍洗象海珠風字八卦十二辰蘇軾之東井從星米芾之遠岫奇峯螽斯瓜瓞薛紹彭之蘭亭楊時之金星陸游之素心吳儼之井田文天祥之玉帶生元趙孟頫之松花黃公望之癡庵文徵明之瑤玉董其昌之畫禪室林春澤之人瑞楊明時之科斗其尤著也他若玉磁紫金紅絲之類並從附錄而以我朝之松花江綠砥冠於首各系圖綴說詳載硯質製作尺度

供御之文房四事別類稱名不可勝紀墨之屬則三希堂墨妙軒皆御製精選他如光被四表太平雨露寶翰凝香皆經進常用者而回氏舊製品重墨神亦經仿造珍弄筆之屬則以書福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

五

筆為萬禩珍用之管所謂賜福蒼生也御書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筆紫漆文植各種提筆其尋常供用硃書墨書之用者則有萬年青管經天緯地萬年枝雲中鶴惟精惟一雲漢為章及竹管檀管銅管皆由外省恭進紙之屬如宮廷貼用金雲龍硃紅福字絹綾雲龍硃紅大小對牋皆遵內頒式樣尺度製辦呈進其他則有五綵盈丈大絹牋各色花絹牋蠟牋金花牋梅花玉版牋新宣紙舊紙則有側理金粟明仁殿宣德詔勅仿古則有澄心堂明仁殿側理紙藏經紙宣德描金牋外國所貢高麗則有灑金牋金龍牋鏡光牋苔牋杏文牋竹青紙各色大小紙琉球則有雪紙頭號奉書紙二號奉書紙舊紙西洋則有金邊紙雲母紙漏花牋各色牋紙又回部各色紙大理各色紙此皆懋勤殿度藏中之別為一類者

端凝殿為乾清宮東配殿其南三楹藏康熙雍正乾隆間所用硯墨其硯悉以松花江石為之 三朝各四十枚形式不一其墨為御書處所製 三朝各二千錠其形式亦不一 聖祖朝收藏者墨上刻繪標誌曰端凝鑒賞曰內殿輕煤曰淵鑒齋棋古墨清賞訂證古文墨評選古文墨曰佩文齋藏墨法墨曰暢春園精造墨曰億萬斯年曰烏玉瑛曰桐烟曰耕織圖御詩墨 世宗 高宗兩朝所藏標誌皆御墨二字款曰康熙年製雍正年製乾隆年製下鈐小璽或奇或偶其文曰蒼壁曰鴻寶曰羸黛曰珠胎曰龍光曰希有曰上乘曰烏玉曰雲興曰霞蔚曰湛兒晴曰豹囊珍曰文園秘寶曰天府珍琳曰秘閣珍藏曰玉質金相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

六

金粟牋唐人書藏經紙也後人於浙西金粟山寺得之以其餘幅為牋曾經進御見 高宗題金粟牋詩四藏書屋詠文房四事詩注其牋較宋時金花牋明時宣德紙尤堅緻瑩滑 乾隆丁丑 高宗南巡得圓筒側理紙二番藏一書一作歌紀之後檢舊庫復得五番壬寅浙江新製側理紙成進御先後皆有題詠此紙圓圖無端每番重沓如筒故有圓筒之稱嘗以之頒賜諸臣彭公元瑞有恭和 御製元韻紀恩詩 凡文房四事由各處呈進備用頒賜各件皆存懋勤殿庫本殿監典守之 石渠寶笈舊藏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幽風圖卷止有六篇而破斧篇別為一卷亦續入內府 高宗辨為真跡命裴演聯為一卷而仍附破斧篇董其昌原跋於後蓋董疑此篇為趙孟頫補圖也

快雪時晴真蹟久歸大內 聖祖嘗有御製跋其後築堂貯之
高宗有聖製快雪堂記
康熙間取內府所藏舊搨與名人墨跡編次撫刻題曰懋勤殿
法帖凡二十八卷內恭刊 世祖 聖祖御書諸皇子之書跡
亦附載焉

乾隆三十四年 詔發內府所藏消化閣帖以畢士安本搨最
精選工鈎摹上石而王著排署標題多舛謬 命內廷諸臣考
正世次姓氏分識卷端並采諸家釋文以嘉惠海內操觚之士
錫山聽松庵藏明僧性海所製竹爐其王孟端諸人竹爐圖卷
久燬 高宗聖製補圖並 命皇六子及宏昨董誥各補一圖
金山寺藏東坡玉帶版二十枚火燬其四 高宗南巡出內府
玉補之鐫聖製詩于舊玉版上以檀匣錦囊什襲之復命金廷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七

標於白綾裏上畫留帶圖系以 御製七絕一首
乾隆間西苑補桐書屋所植舊桐有枯者命工斲爲四琴曰瀛
蓬仙籟湘江秋碧皋禽霜唳雲海移情藏之以匣仍置補桐書
屋
乾清宮西暖閣有木根如意二 聖祖時物留貽至今示崇質
樸乾隆間屢經 御製題詠非他金玉之質所可並也其一舊
名曰執友上刻黃山主人延齡長命客九字
乾隆甲戌 高宗詠蒙古土風十二章曰乳箆以皮爲之平底
豐下而稍銳其上將乳盛之曰荒田蒙古不講耘耨之法俗稱
靠天田曰鄂博累石象山豕懸帛以禱神報賽則植木爲表謂
之鄂博無祠廟也曰革囊食用諸物盡納其中或以行汲涉川
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曰柴車輪轆略具以牛

駕之曰骨占炙羊肩骨視其兆以占吉凶曰馬竿生駒未就羈
勒以長竿繫繩縻致之曰兒版襖兒臥版上帶束其臂倚瓊廬
壁間啼則搖之徙居則懸之駝裝之後曰灰簡木削兩簡編帶
聯之稍刻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更布曰竹筆謂
削竹木漬墨爲書曰口琴製如鉗貫鐵絲其中銜齒間以指撥
絲成聲曰轉經以木輪貫鐵樞集梵經于輪間以手轉之謂一
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

札卜札雅木梳西藏所貢云草根結成者能解諸毒鏤鐵爲室
彼中貢品此爲最珍物也

噉嚼筍形圓而豐下上橫盤可左右紐高五寸有十分寸之五
口圍尺有八寸腹圍二尺四寸有十分寸之八中實六升許范
銅而金銀錯其文皆旁行回字不可辨乾隆庚辰回部平將軍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八

兆惠等與所俘武器並獻命阿渾哈爾披野特譯之蓋元時回
部良匠喀嗎爾所造用盛漿齊鏤文皆祝嘏之詞其緣起載陀
犁克史云計造此筍逮庚辰已四百餘年矣

覺生寺大鐘舊在萬壽寺明永樂間造上鑄華嚴經爲沈度書
雍正間建覺生寺寺去圓明遂移至寺內 高宗御製有七言
長歌用沈德潛韻

陀羅呢經被蓋西藏喇嘛胡圖克圖所貢質以內地綢緞爲之
上有梵字陀羅呢大悲咒若一大圓圖然字皆旋轉由中達外
約十餘層細極豪毛而明晰可數凡親藩勳舊及大臣之被殊
眷者飾終令典始得被賜

謹案 梓宮用織金梵字陀羅呢黃緞衾一織金五色梵字
陀羅呢緞五 皇后至妃嬪亦皆用陀羅呢衾陀羅呢緞貴

人以下則待 恩賜方准用

乾隆間大考翰林以眼鏡命題韻限他字有 聖製詩又讀

聖製戲題眼鏡詩識語知 高宗聖壽望九時披閱一切文字

未嘗稍懈以眼鏡借物為明仍屏而不用也

康熙癸未五月 賜禮部侍郎孫岳頌水晶眼鏡時虞山蔣文

肅以庶吉士直 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 上亦賜之當時

以為殊榮

永陵在與京西北十里 興祖陵項產瑞榆一株圓蔭城匡順

治十年封其山曰啟運 高宗製神樹賦以紀之

西苑太液池北岸有人字柳數百年以上物也為秋風所仆

命補種之有 御製人字柳賦與詩丁未散館以太液池人字

柳命題以題為韻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九

大內英華殿勝朝舊址在壽安宮之北為 慈甯奉佛之所有

菩提樹七宮中每以其子為念珠

杭州織造署有菩提樹大小八株惟一株結子此 聖祖遺愛

也 世宗嘗諭織造孫文成加意培養毋令損傷

僧機圖蒙古語謂山圍場之南少西有古松同根異幹高百尺

千年物也 高宗錫名夷齊松有詩後燬於火復為歎夷齊松

賦 夜亮木古木根莖所化夜視有光遇雨益明 盛京山中有之

聖祖有夜亮木賦 高宗有夜亮木詩

魚米樹一名康洋樹出宜興結子似米則年豐似魚則多水農

家以為占驗 高宗嘗賦七律一章

塞外有落葉松至秋則葉落與他松異 高宗嘗賦長歌

長白山萬樹叢鬱有瑞樹者為之冠高三丈五尺餘大數圍上

分十二大支莖葉輪囷姿狀各異有松有檜有白楊白榆白樺

紫樺等八種真神物也乾隆問命圖其形以進

五臺山有早金蓮七瓣兩層心亦黃色碎蓋平正有尖黃瓣環

繞若蓮而小六月盛開徧地金色 聖祖有金蓮花賦後由五

臺移植避暑山莊今香山亦有之見 高宗金蓮花詩序

敖漢千葉蓮瓣大色鮮勝於內地康熙間移植避暑山莊命蔣

廷錫作圖又馬蹄杯蓮名時多被賜者毛奇齡詩註及之

御苑牡丹有九十餘種皆 聖祖所定名見查慎行詩註

晚香玉花如白玉簪入晚益香乃西洋種洋名土秘贏斯今京

師及各省皆種之康熙間 聖祖錫以今名

雍正間 孝陵產神著 景陵寶城山上嘗產石芝一本形芝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十

三本 高宗有詩見樂善堂集

知時草產西洋名僧息底幹譯漢字則知時也貢使攜種以至

植禁中歷夏秋而榮以手撫之則眠踰時而起花葉皆然起眠

之候在午前為時五分午後為時十分 高宗有御製詩

回置蒲萄種類各殊有白綠紫三色及長如馬乳者又大蒲萄

中有小者名公領孫又一種小者名瑣瑣蒲萄康熙間皆移植

苑籟又綠蒲萄回語謂之奇石蜜食凡蒲萄皆有子此獨無子

截條植地而生蓋自布哈爾得之布哈爾去葉爾羌又數千里

西域底定 命取根植禁中 高宗有奇石蜜食詩

乾隆間嘗賜梁文莊公方石榴二枚形如印榴房四合子如瓊

夏聞是葉爾奇木所貢見梁玉繩管記云幼時所見玉繩文莊

孫也

文官果花嬌紅實大二三寸許剖之中有子數枚再剖之有仁作旋螺形味甘淡而有微香越宿則苦康熙間 御製文官果詩 賜侍郎湯右曾按舊會典載每月薦新條內有菀豆大麥文官果是此果亦入祭品也

哈密古瓜州地諸書所載源流多未明晰 欽定西域圖志定為扞來之轉音其所產瓜敦煌嘉種也形稍尖而長者稱回回帽中斷之其狀確似圓者稱回回眼乾隆癸亥甲戌贈講 三陵值貢瓜至即命親王齋往恭薦內外大臣亦時有被賜者又開四庫館時以瓜 賜編纂諸臣凡一百五十四人諸臣有聯句恭紀詩

董四墓在玉泉山北產桃味最美 仁宗嘗以賜朱文正公有紀恩詩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土

興安及烏喇有叢生朱顛當秋而實味甘且芳可以獨湯 聖祖移植避暑山莊錫名曰草荔支

康熙二十年前 聖祖於豐澤園稻田中偶見一穗與眾穗迥異次年 命擇膏壤以此布種其米作微紅色嗣後四十餘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間不可得也其後種植漸廣內倉存積始多 世宗時河東總督田文鏡病初愈嘗以此米賜之作粥最佳也

附錄 居易錄云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異常米問所從出云四川以歲例進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云云按四川未嘗聞有此例進亦未聞有此米恐好異之說耳 北方蔬屬有苾藍者味似萊菔而質稍堅乾隆間內府老監有

蓄之盆中二十餘年者幾如木本 高宗製詩紀之 康熙十七年戊午西洋古里國貢獅子詔羣臣觀之毛奇齡有詩紀其事

康熙末年海蠻以馴犀貢 命畜之暢春園板房雍正間命返之仍加以厚賜 乾隆間象房喂養貢象多至三十餘隻因 諭令暫行停貢向來各國貢象皆有名咸豐三年南掌貢四象曰陶罕董陶罕控陶罕換陶罕慕緬甸亦於是年貢五象一曰吻斗一曰蟒墨一曰夏那走一曰那紀麻一曰看麻又象房有象倒斃太醫院官驗視有無象黃世知牛黃不知象有黃也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土

盛京有鹿角椅 太宗所製避暑山莊有 聖祖所製鹿角椅高宗四詣陪京諮詢土風拈二字成語為十二題一曰拉哈土壁堵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坊墁者也一曰周斐取樺皮厚盈寸者為屋材上覆為瓦旁為牆墉也一曰呼蘭剝木之中空者為直柱樹梢外引炕烟出之上覆荆筐而虛其旁窠以出煙雨雪不能入一曰額林皮橫板榻棟間以貯筐篋盧嬰諸器一曰豁山夏秋間擣敗苳楮絮入水漚之漚蘆簾上暴為紙謂之豁山凡紙皆以是名一曰霞縐蓬梗為幹擣煉和膏傅之以代燭俗呼藤燈一曰威呼剝木為舟平舡圓底唇銳尾修容五六人或二三人一人持兩槳左右運掉如飛一曰法喇似車無輪似榻無足覆席如龕引繩如御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一曰施函斷木為筒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用之一曰賽斐木也長寸許曲柄豐末一曰羅丹鹿蹄跪骨也兒童四圍坐擲之視偃仰橫側為勝負小以聲大以鹿或以薄圓石擊之則曰帕格一曰

斐蘭小兒以榆柳為弓也

聖祖嘗於巴顏陀羅海圍場親獲大鹿角藏武庫 高宗有御製鹿角記

堪達漢出黑龍江似鹿而大生山中而喜水山行則遲水行則速其角可作射鞞色如象牙而堅白勝之中間環以黑章一綫即角中之通理以點細密而勻者為貴價值數十金按雍正以前舊例索倫等貢開弓角決由內庫給賞當即此也朱文正集有 賜堪達漢撥指恭紀詩

乾隆十年甯古塔將軍巴靈阿奏進東海使鹿部所產馴鹿似馬可以乘騎似牛可以負載依媚于人則又過之 高宗命繪圖并作馴鹿歌

乾隆辛未秋猶塞上蒙古台吉必力滾達以鹿獻色純白如雪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七

目睛如丹砂是年恭值 皇太后六旬萬壽 高宗遂命為瑞慶而系以詩次年秋猶復于巴顏河落圍中生致一鹿毛色純潔周陸所僅見也

盛京烏拉諸山林多產貂近東北邊者色黃邊外者紫黑食粟及松皮故亦呼為栗鼠打牲者八月往十二月歸於雪中尋其迹而捕焉每歲輸貢有定額有常時其白者尤貴重

昭陵二石馬一曰大白一曰小白 太宗所御也 太宗體豐而鎧重乘小白日行百里乘大白僅行五十里 高宗有昭陵石馬歌

高宗有十駿圖歌即世又有拔達山八駿歌謂送喜聽堅昆鶻洱海騎紫電駮服遠駟玉題駿祥霞驥籜雲駮又愛烏罕四駿歌謂超洱聽徠遠駟月融駮凌崑白拔達山愛烏罕均在天山

左右也愛烏罕于乾隆二十七年內附貢馬四疋皆高七尺長八尺奇齊玉斯烏爾根齊皆于乾隆二十七年入貢其後有玉鏤八駿歌則萬吉驢關虎驢霹靂驢赤花驢此四馬即舊十駿圖中之估開驢如意驢錦雲驢寶吉驢乃色爾克斯所產其地在哈薩克西北從古未通中國天馬遠來洵為盛事嘉慶道光以來每獲名馬輒賜以名 命畫苑圖其狀南齋供奉翰林製贊題之前後不可數計亦沿乾隆間故事也

太宗天聰七年八月有鳥曰鷓鴣羣集遼東素無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色淡黃形如鴿爪如人足而有毛國人皆曰蒙古之鳥來必蒙古有歸附者後果然又崇德二年車臣汗碩壘獻所產獸曰獺

康熙間哈密以孔雀為歲貢 乾隆間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策旺諾爾布進白鷹 高宗有御製詩命郎世甯圖其狀厥後霍罕進白鷹白海青亦命郎世甯圖之

養吉齋叢錄卷三十六

七

回人養鷹鷂者謂之鶻師赤居之京師隸八旗 乾隆二十八年平定準噶爾回部後尙書阿桂還自伊犁以鶻鷂爾烏進色黑尾間散白點如糝雪赤睛黃喙若駢牛雉扇

高宗命郎世甯圖之 康熙中湖廣提督林本直進鸞尾及雲霧鳥鳥出紅毛國有二種其一五采相錯其一純白有山水文卞永譽撫閩時嘗從海船得二枚以進

太常寺有蝶自明嘉靖間始見棲於大堂扁額後夏則出入庭院人欲見招以素帛亦翾然來集見者呼以老道秋分後即藏匿其嬉遊之地往往于天地壇樂曠潔也朱竹垞日下舊聞載

院人欲見招以素帛亦翾然來集見者呼以老道秋分後即藏匿其嬉遊之地往往于天地壇樂曠潔也朱竹垞日下舊聞載

其事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 上於各政之暇垂訪寺臣具以實對 上思欲見之寺臣趨至方澤壇蝶在焉默通誠意蝶即下盛以綵合且戒之曰 主上欲見老道老道慎勿驚駕迫入官啟合則若作扶服頂禮狀爰賜以哈達國語素帛也 勅號曰仙命寺臣護視送歸 御製詩章刻石太常寺署並摹揚頒賜王公大臣

箬漢鮮出口外溪澗中狀似鱸味鮮美國語謂之箬漢鮮蒙古語謂之集伯格 高宗有御製詩謂不如吉林之赭鱸赭鱸疑卽蔗鱸

乾隆間大學士福康安勦臺灣林爽文賜以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奉之渡海靈驗非常嘉慶初趙文楷李鼎元出封琉球亦命帶往後命賽冲阿渡洋勦蔡牽復 賜之事訖留藏閩督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

五

署螺長五寸六分腹圓首尾各出二寸由漸而削紋四旋而及口嵌寶石八外襲文錦五重重一色而以積扇藏之按 高宗御製白螺贊注云每年藏中喇嘛於新正及萬壽節進丹書所陳供器有獻右旋法螺者以爲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爲靈異

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 國語謂金曰愛辛 高宗嘗詳論之爲金源同派之證 本朝開基之始居長白山東俄莫惠之野鄂多理城亦作俄朵里地近吉林烏拉古肅慎氏之墟按金史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卽長白山黑水卽黑龍江東土發祥山川鍾毓亦與大金同也清文滿洲作滿珠皆平讀聞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 曼殊師利大皇帝又作曼珠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 鴻號肇稱或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也 法輪寺在盛京地載門外之北永光寺在撫近門外之東廣慈

養吉齋餘錄卷一

一

寺在德盛門之南延壽寺在外攘門外之西各占一隅皆建白塔一聞當時有喇嘛善堪輿者云四塔全當一統後果如其言 昭陵琢大白小白二石馬皆 太宗平時所乘又 陵前喇嘛寺儀藏 太宗龍袍一帽一供於佛前 盛京實勝寺藏 太祖甲冑數人舉之弗能勝 太宗所貽弓壯士不能開矢長四尺餘又盛京長甯寺有弄藏 太宗所御衣冠今乾清宮有尊藏 太宗戰圖八冊又聞 聖祖能挽十五力弓用十三握長箭三百斤石上復置一石手能舉之常以三眼神鎗刺虎自冲齡卽位後計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猗猗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隨便射獲諸獸蓋不可勝紀 國初圍占民地備畝獵往來下營之所 世祖親政後謂習武

古所不廢然奪民耕耨之地民生何以得遂救部速命地方官將前圈地土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又命永禁旗下圈占民間房地二十四年順天府尹張吉午請自明年始民間開墾地畝永免圈占部議不準 特旨允行

附錄 國初撥給宗室勳戚莊田鑲黃旗共地六百一十响

本朝旗田初以六畝為一响四十二畝為一羅圖地百八十畝為一所乾隆四十六年 命嗣後統以畝計不用响編名

正黃旗共地一千七百七十六响正白旗共地六百响正紅

旗共地二萬七百三十六响鑲黃旗共地二萬八千六百

一十九响鑲紅旗共地四萬三千八百三十五响正藍旗共

地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四响鑲藍旗共地三萬七千五百

七十九响鑲給官員兵丁田鑲黃旗三次撥地三十九萬

三千八百九十响正黃旗三次撥地三十九萬二千三百九

十六响九畝正白旗三次撥地三十四萬六千六百八响正

紅旗三次撥地二十萬六千七百八十五响鑲黃旗三次

撥地二十五萬七千四百五响鑲紅旗三次撥地二十一萬

七千五百九十五响正藍旗三次撥地二十八萬五千六百

一十响鑲藍旗三次撥地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响凡

所撥地坐落大興宛平良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昌平

密雲涿州房山盧龍樂亭定興蠡縣安州高陽易州涞水河

間任邱獲鹿固安通州寶坻順義懷柔霸州保定薊州玉田

平谷遵化豐潤遷安昌黎灤州清苑滿城安肅唐縣容城雄

縣新安青縣南皮延慶大城永平新城望都完縣肅甯滄州

天津文安交河靜海撫甯宣化德州河西務獨石口張家口

良牧署喜峰口冷口羅文嶼石匣赤城及遼陽海城蓋平鐵

養吉齋餘錄卷一

二

嶺山海關開原錦州甯遠廣甯開平等處

國初投充名色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充貧民為役使嗣則有地土者帶地投充奸姦無賴或恐圈地而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恃強霸占弊端百出借旗為惡橫行害人於是 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劉公餘佑請革投充一疏具見切直

順治元年正月御殿受朝 世祖見喀爾喀使臣跪拜參差問侍臣曰此何國人乃行禮若是曰北方投誠喀爾喀使臣也因未入版圖故未嫺禮節時 世祖方在沖齡而嚴明已如此

順治二年江南平 命九卿科道議設官事有議部院科道全設如行在例者有議六部各留侍郎一員量裁司員者有議設都督府以親王領之者更有云當以南京為陪京者吏侍陳名

養吉齋餘錄卷一

三

夏謂國家居北制南不當如前稱都宜去京之名存設官之實議自北差戶兵工侍郎及各司官如餉司分司例操江及江防巡城巡江巡倉併都察院作大差國子監官六員自北差餘悉應裁疏入 詔改南京為江南省設官事宜應如各省例行其諸司職掌命總督大學士洪承疇議奏嗣奏請一如各省例惟戶兵工三部料理兵馬錢糧船隻從北差滿漢侍郎各一員戶部司員六員兵工四員皆隸銜北部畧與名夏議同蓋浙閩方用兵三部各有職掌權宜之計非恆制也

順治十八年元日 世祖不豫初六日漏三下召王文靖公熙入養心殿 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匍匐飲泣筆不能下 世祖命抑悲痛即榻前起草公拭淚書一條進呈恐 聖躬過勞奏於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至初七

日薄暮繕畢而 龍馭卽以是夜上賓其面奉憑几之言關國
家大計者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文靖服官五十
餘年恩禮極隆康熙四十年始許致仕又二年而薨於宛平里
第此二年中上元節皆賜謙於家蓋不忘耆舊之意

康熙八年 聖祖始親大政是年乾清宮成擇日臨御欽天監
奏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杜文端立德言紫微帝星所在
諸神無不拱向 聖駕宜從中門入監臣所奏非是 聖祖遂
從公言二十一年以武功耆定謙廷臣於內殿賦柏梁體詩時
文端老疾在告特撤御筵手詔賜之

康熙二十一年從廣西巡撫郝浴請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頒
發各省督撫

聖祖南巡舟中得鮮魚嘗馳進 兩宮駐蹕之地亦必以方物

養吉齋餘錄卷一

四

寄獻

康熙二十二年西巡臺懷有虎隱現叢薄間 聖祖一發殪之
居人因號其地爲射虎川在今長城嶺之西 高宗 仁宗
宣宗皆有射虎川詩紀其事又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之
碑自誇飛矢逾厓康熙二十二年 聖駕過此勒馬連發三矢
直逾峯顛居民因呼爲三箭山

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青城兩雪交作
至駐營處躬御兩具立曠野俟軍士結營畢始入行營各營舉
炊然後進膳十一月至湖灘河渡河幸鄂爾多斯地是時河水
未凍獨渡處數里結爲堅冰車馬行如平地
聖祖嘗往釣魚處膳房惟備肉肴而未備飯 聖祖曰彼無心
偶忘攜帶耳竟宥之

康熙四十五年京師廣甯門外士民建普濟堂頒發 御製碑
文及 御書膏澤回春額百數十年來寒冬煮粥以養貧民賴
以存活者不可數計矣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諭將直隸各省現今徵收錢
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爲定數嗣後滋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
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五十二年
萬壽恩詔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雍正四年奉 旨以各色丁糧均派入各邑地糧之內無論紳
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又匠價向係另徵乾隆三年奉
旨均攤入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
由是地丁匠價統歸一則眞所謂一條鞭矣

養吉齋餘錄卷一

五

免荒徵熟除荒地二十六萬餘頃陸續報墾陞科至嘉慶十
五年新修賦役全書載原額民衛更名等則地共一百七萬
四千八百五頃九十三畝零除荒並豁除沙壓河占等地共
三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九頃九十四畝零現種行糧成熟
民衛更名等則共地七十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五頃九十八畝零
順治初年天下人丁一千六十三萬餘口順治十八年二千
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至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萬
九百九十九丁此年丁數爲雍正四年 諭丁糧派於各地
糧內以雍正五年爲始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
五十二名可謂極蓋滋生丁既永不加賦而額丁子孫多寡
古今未有之盛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
或無其戶勢難完納康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請統計丁

糧按畝均派部議不便更張而止然舍此別無良法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元年直隸撫臣請行之二年福建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七年則各省通行矣今會典事例言畝派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則以各州縣額丁衆寡互殊按畝均攤不能畫一也後山西以富戶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孟縣等二十州縣丁徭地糧分額徵收道光元年孟縣改丁歸地其興縣等十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徵奉天臺灣番地及廣西之融縣亦分徵又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令各省督撫年終題報民數穀數戶部覆覈付之史館而已竊惟天下以戶口爲重古來每虞脫漏自丁歸地而賦額有常吏民不擾爲天下萬世利皆 聖祖曠恩也今各

養吉齋餘錄卷一 六

省有 皇恩浩蕩碑卽當日士民共記此事者

養吉齋餘錄卷一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二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械纂

聖祖年五十七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鬚藥進者 聖祖笑卻之曰古來白鬚天子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爲萬世美談乎厥後 聖壽康強海宇安樂 皇子 皇孫 皇曾孫百五十餘人自黃帝甲子以來四千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而享祚久長福應隆盛蓋未有過之者 康熙辛丑元旦朝正畢同赴 內廷獻壽大學士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旭齡年八十松柱蕭永藻王揆張鵬翮戶尙田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及禮尙貝和諾兵尙孫柱刑尙賴都工尙陳元龍總憲黨阿賴皆七十禮尙蔡升元刑尙張廷樞六十八上有 壽考之君下有平格之臣賡拜一堂千古佳話

養吉齋餘錄卷二 一

聖祖三次北征將駐蹕李家溝地僅一井不足供人馬之用故儲水三百瓮至中途見一水自三岔堡來一水自韓家樓出而橫築一堰土人云此水久涸三日前忽大至有司恐漫溢官道故築此堰於是相度地勢決此堰水可至李家溝因命侍衛軍人疏濬不兩時許流至營外深三四尺人馬汲飲有餘莫不欣悅

聖朝自朱果發祥以來諸福壽至康熙紀元六十一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雍正間內外臣工以景星慶雲嘉禾異麥靈著神芝之屬告者殆無虛月其最異者則雍正七年署浙督性桂署撫蔡仕舫奏進湖州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任昉所記園客華蠶繭大如瓊不足誇矣然世宗敬天以實有而不居卒未嘗因此一受賀也

前史言祥瑞者後世亦或有疑議之詞至乾象昭回萬方共見且可推測得之固非可以虛文塗飾者 本朝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乾隆二十六年正月朔辛丑午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嘉慶四年四月朔己丑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道光元年四月朔辛巳辰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百年之中休徵四見又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爲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是日大雪盈尺占驗家以爲上瑞

聖祖嘗命 高宗射熊突起奔前 聖祖御虎鎗殪之事畢入武帳曰伊命貴重
康熙戊午己未夏皆旱 聖祖步禱天壇應時大雨又乾隆閒夏旱 高宗日夕虔祈而 孝聖太后亦步禱於宮內之龍神祠宮廷聖德相孚憂民之憂前後一轍也

養吉齋餘錄卷二

二

乾隆元年湖督史公貽直題衡山民湯雲山百三十一歲十一年再題人瑞十三年卒壽百四十三歲嘉慶十六年廣西宜山縣民藍祥年百四十二歲 賜六品頂戴此皆近代所罕有者康熙初光祿寺供宮中之用歲計銀七十萬兩有奇理藩院供外藩賞賜歲計銀八十萬兩其後裁減淨費光祿寺止七萬兩理藩院止八萬兩迨乾隆閒宮中之用較康熙時又大減五十年後後宮止 二妃二嬪及 皇子 皇孫加以軍機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及侍衛章京拜唐阿諸分例每年膳房僅用銀三萬餘兩

附錄 康熙二十九年 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門名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媪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

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以充餉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用木柴二千六百八十二萬餘觔今止用六七八萬觔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觔今止用百餘萬觔各宮牀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垣俱用臨清磚木料皆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一切基址牆垣俱用尋常磚料木植俱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厯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

養吉齋餘錄卷二

三

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章皇帝御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皆現錢僱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迨康熙末宮內及諸王所用太監不過七百人宮女不過五百人見六十一年 上諭其時朝廷節用如是培養元氣至深至厚故能府庫充盈海內殷富此可爲萬世法守者

雍正四年正月 駕幸圓明園王大臣進燈三千對九門提督因奏居民防火患元夜不敢張燈遂 命於十七日至十九日補行於是五城大市懸燈演劇以慶豐年亦古者賜民大酺之意
雍正四年 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廷之中於食餘之物

皆不忍棄必令人拾取收存之數年以來所收米粟已至數石之多蓋飯粘淘漉錄存者

高宗時平伊犁回部凡五年費帑不及三千萬平大小金川亦五年費帑七千萬

雍正初元南郊大祀日既晡 世宗召 高宗一人至養心殿

賜肉一饜迨丙辰登極始悟昔所 賜蓋郊祀福胙其時已默定儲位也

乾隆間尙膳久不供羊問其故尙膳奏云羊以喀爾喀烏珠穆秦者為佳今慶豐司所進皆瘦羊故不敢供膳 上疑之命慶

豐司以所牧之羊呈驗皆肥膳也於是尙膳不能用其詐國初禮臣議稱明崇禎諡號曰懷宗端皇帝其時禮部左侍郎

乃明臣中允李明睿也與朝諡前代之君禮不稱宗其後禮臣奏聞改為莊烈愍皇帝若思宗烈皇帝則宏光所諡不可據前人亦頗有誤用者

乾隆三十年重修 國朝諸臣列傳創立貳臣名目以自明時內而翰詹科道外而參遊道府涉崇階膺疆事者為斷釐為甲

乙二編其有國士酬知感激死事者列甲之上宣力 興朝著有成績者列甲之中大節已虧小善足錄者列甲之下又有含

垢忍辱持祿養交無績可紀者列乙之上既玷臣節復棄官箴獲罪 本朝者列乙之中先經從賊初為賊黨後乃歸命者列

乙之下進退予奪皆出自 宸斷 實錄不敘臣下之事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而史館凡

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 翰林院署敬一亭左右有前明嘉靖六年飭修明倫大典二碑

嘉慶八年掌院學士朱公珪英公和欲磨去之改刻乾隆嘉慶兩次臨幸翰林院 聖諭奉 旨別造匾額書 諭旨於其上

前朝帝王勅諭碑不得輕去 嘉慶辛未八月慧見於析木之次犯紫微垣者數夕繼乃移於

天河而沒癸酉九月遂有禁門之警其時 仁宗方秋獮至伊瑪圖以山濼發遂回蹕故變作而 鑿御已至近郊時人情洶

思有請緩行者 仁宗以問董文恭詰文恭言一入都城則人心自定於是車駕遂行而都城內外宴然矣十五日夕巨霆一

震凶渠喪魄未幾殲獲殆盡天之佑相有如此 嘉慶十八年秋林清構亂突入禁城蒼震門近逼內廷賊已羣

集 宣宗在上書房聞變趨至手御神槍殪二賊賊遂驚竄宮廷宴然 仁宗方自熱河旋蹕得報喜甚即日錫封智勇親王

賜槍名曰威烈中外聞之莫不以手加額 陽湖洪編修亮吉以違例致書成邸及朱公珪劉公權之內有

視朝太宴小人熒惑等語部議依大不敬律擬斬 仁宗貫之僅予遣戍庚申夏京師久不雨 命清理庶獄遂親書 諭旨

釋回有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置諸座右時常觀覽云云蓋原書早已裝潢成卷矣納言克己 聖德之崇深誠非三代以後人主所可及

嘉慶閒有以日珥為頌者 仁宗諭尙書英和曰天道在常不在異日珥何足賀因推及數學謂君相不可言命凡為大臣者

不當聽日者言占休咎在人自為而已 嘉慶閒義州城守尉奏進芝草摺內引爾雅茵芝作菌芝釋曰

作擇曰土氣和作上氣和氣味平作氣味乎 仁宗指示其誤

養吉齋餘錄卷二

不加深責惟言芝本習見之物不足爲貴而已

乾隆庚戌 高宗在威遜平格爾行圍 宣宗以皇孫隨侍射

中一鹿 高宗大喜賞黃馬褂雙眼翎以詩誌事第三聯云是

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蓋 高宗年十二隨侍 聖

祖進圍而是時 宣宗年甫十歲即英武天授如此故云

雍正以來建儲而不宜制嘉慶己未初十日卯初 仁宗恪遵

家法默定 皇儲書名密緘秘匱及正大光明殿匾內庚辰

仁宗上賓於避暑山莊時 宣宗與慧親王同扈從願命大臣

既啟秘緘 宣宗猶以薄德辭讓先是事聞京師 孝和皇太

后慮事在倉猝聖嗣謙德 命留京王大臣馳寄 懿旨命

宣宗卽正大位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此蓋 宣宗至德至孝故

聖母眷愛之隆與 仁宗默定建儲之意若合符契如此

養吉齋餘錄卷二

六

乾隆戊子 高宗題皇六子永瑆所畫歲朝圖恭進 慈甯有

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厥後載郡王錫生卽以載字命名然未

奉明旨也道光初 命閣臣別擬美字閣臣以溥燾增蕃毓恆

彝式啟長十字進 硃筆圈出溥毓恆啟四字從此按字開支

引之弗替實國家百葉承麻之慶也

宣宗在御三十年德盛功巍莫可殫述而節用愛人尤厲 聖

念熱河避暑木蘭秋獮久成故事然官司耗費不貲蹕路供億

不可數計且外藩各部落奔覲扈從久亦甚苦勞費故自登極

以後不復舉行此事他若省游觀停興築罷南府撤三山及各

園苑陳設 御極之初卽罷福建荔支貢揚州玉貢嗣又停減

各直省例任土貢裁損膳房等處員役惟日以崇儉昭示天下

後世迨纂輯 聖訓時總裁諸臣因推廣舊式增編儉德一門

蓋以導揚盛美垂憲作則意甚深也

宣宗憂勤惕厲凡三十年己酉病後是年冬又遭 孝和皇太

后之喪擗踊哀號 聖躬彌瘁明年正月十四日遂有鼎湖之

痛然十一日仍親詣几筵行百日禮十三日尙 召見軍機大

臣沉綿之中未嘗一日自弛硃書遺命四條凡大小二摺摺面

均書嗣皇帝率同御前大臣滿漢大學士軍機大臣等閱看遵

行一不郊配一不祔廟一山陵五孔橋南不立碑不得用聖德

神功字一收藏裳衣遺器分別存留纒纒千餘言筆法端謹不

知何時所書蓋聖性淵定故能神明湛然如此至於聖不自聖

執謙崇儉實漢唐以來人主所未有

咸豐十一年秋將改元時鄭王端華怡王載垣協揆肅慎三人

方擅政議用祺祥二字已頒行元年時憲書矣字義淺陋而無

養吉齋餘錄卷二

七

敢言者未幾三人伏法翁文端心存疏請改用同治二字

養古齋餘錄卷之三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太祖 太宗聖訓順治初奉 命纂輯由是 列聖以來皆有

成編然告成後與 寶錄皆藏之金匱石室廷臣無得見者乾

隆二年五月 命以 五朝聖訓交武英殿刊刻頒賞於是海

宇之內涵泳聖涯者乃得仰窺謨烈焉

世祖篤好儒術手不釋卷建乎齋於宮中為讀書游息之地嘗

命徐立齋元文進孚齋說一篇幾餘游藝翰墨嘗以山水畫

幅頒賜大臣又宋公舉家藏有 世祖墨畫渡水牛乃戲以指

上螺紋成之者見漁洋集

康熙壬戌元夕前一日乾清宮宴羣臣仿柏梁體作早平嘉宴

詩 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次及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皆

養古齋餘錄卷三

一

辭不能 上連代二句曰卿雲爛漫彌紫閣一堂喜起歌明良

且戲曰二卿當各酬一觴以酬朕勞二臣捧觴叩首謝君臣相

悅千古僅有見西河詩話

康熙三十一年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 御座前取太

極圖及五聲八音八風圖指示羣臣復推言算法用方圓諸圖

逐一驗算無不吻合至樂律隔八相生其說不同是日召樂人

以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因言聲音高下循環相

生復還本音必須第八此乃一定之理又 命取測日晷表以

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處令置乾清門正中諸臣候之至

午日影與 御筆畫處恰合不爽銖黍

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聖祖御乾清宮發 御書一

千四百二十七幅 命大學士張玉書吏部尚書陳廷敬工部

尚書王鴻緒副都御史勵杜訥右諭德查昇展閱分類以備頒

賜蓋自魏晉六朝以逮唐宋元明諸名蹟無不手撫心賞凡紙

尾必署云臨某某書

聖祖終始典學雖童年所習書及退筆皆捆藏篋笥閒時復玩

視不忍棄

聖祖嘗幸南書房問諸臣論語柳下惠注云食邑柳下孟子柳

下惠注云居柳下一名而異注何也衆無以應此毛西河聞之

益都馮相公者又言入直時有詞臣進頌用貧樂好禮對句不

敵旁一臣引坊記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正之 聖祖云不然史

記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固悉

敵也羣臣皆驚歎以為 聖學淵洽不可及

聖祖嘗諭內直翰林云爾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

賜詹事陳元龍奏言臣父年逾八十擬請愛日堂三字諭德查

昇擬請澹遠二字 上卽揮毫賜之餘如讀學徐嘉炎庶子孫

岳頌中允蔡升元編修張希良宋大業等皆蒙 賜書

吳文端瑣沁州人康熙開累官大學士世稱名臣 仁廟嘗以

臨米芾千字文賜瑣題其後曰吳瑣為人寬厚和平持己清廉

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者至今頌之朝中之事面折廷

爭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紀其能得大臣之體

康熙癸未春 聖駕南巡三月回駐蒙陰頒御書賜山東接駕

諸臣青州府知府咸陽張連登得朱子復齋偶題詩絹書行字

一幅詩云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交

指便識名齋用意深越二年乙酉再幸江南連登復於臨清水

次得 御書宋人詩金扇一柄詩云淡烟輕日簇誰家微出青

養古齋餘錄卷三

二

旗一帶斜對影似嫌春意老更將疎景掃殘花 御書唐虞世南詩綾單條一幅詩云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入水來連登遂摹勒於石建亭供貯在今府治三堂後東北隅謂之 宸翰亭余往還於青幸得瞻仰因以想見昔時上下一德歡然交欣雖微臣亦能屢被 榮貺如此

聖祖南巡至杭州題高士奇西溪山莊詩云花源路幾重柴桑皆沃土烟翠竹窗幽雪香梅岸古又摘竹窗二字書以賜之施公琅征臺灣島門之克奏到正值中秋 聖祖大喜解是日所御之衣馳賜之並賜五律一章云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

養吉齋餘錄卷三

三

世宗龍潛時採輯羣言為悅心集如黃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為善司馬光之勸知足皆古來名賢至論其他單詞片語無非祛妄止貪提撕警覺之意

聖祖最喜 世宗宸翰每命書扇歲書進百餘柄有 旨不令書名並用閒字圖章

世宗賜張文和廷玉春聯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他官家門聯亦多襲書此二語又嘗賜鄂文端爾泰春聯曰歲歲平安節年年如意春此聯摹刻懸雲貴督署之二堂今尙存

雍正三年禮部等衙門議覆敬避先師孔子聖諱 世宗諭云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止字是仍未迴避此字本有期音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遇此字並用邱字讀作期音

雍正十二年重刻藏經 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以沛天上人總其事沛天名海寬俗姓崔易州人住持西安門內靜默寺

高宗六歲隨 世宗至熱河住獅子園讀書十一歲隨 世宗至山莊內觀蓮所廊下 聖祖命背誦所讀經書不遺一字近侍皆環聽聳異

高宗御製詩共五集合計得詩四萬一千八百首而潛邸所著樂善堂全集尙不在此數伊古以來帝王制作未有若此之美富者

人臣私集無御製序者 高宗序沈歸愚德潛集嘗及之世以為異數朱文正知足齋集成 仁宗用集中紀恩詩四律韻以詩為序英公和奉 敕書之弁於集首

養吉齋餘錄卷三

四

乾隆閒鑿藏宋金元明舊板書籍為天祿琳瑯藏於昭仁殿內最善如前漢書資治通鑑綱目九家注杜詩皆 命寫 御容於卷端

乾隆閒下詔求遺書時朱竹君編修筠督學安徽奏言翰林院藏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等閱且言搜輯之法甚備劉文正方在軍機意不喜謂非為政之要欲議寢之而于文襄與文正固爭卒從朱說上之於是遂開四庫全書館

明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十五冊五年而後書成乾隆閒編輯四庫全書每部三萬六千冊計錄四部共十四萬四千冊又蒼要每部一萬二千冊計錄二部共二萬四千冊

永樂大典每卷尾有餘紙署曰侍郎臣拱上楷書紙甚瑩潔開四庫館時出此書 上命裁其餘幅賜館中諸臣翁覃溪學士

作歌以紀其事

乾隆開江南布衣蔣衡六十後手寫十三經上於 朝藏懋勤殿辛亥 命以之校刊石經於時開石經館總裁為和相坤金公簡彭文勤元瑞王文端杰劉文清墉董文恭誥洪編修亮吉充收掌及詳覆官謂衡字多偽俗為書上總裁欲更正者二十三例是年夏 純廟幸避暑山莊文勤不隨扈 命將天祿琳瑯書室名藏所藏宋槧各經與監本坊本校勘同異於石經內改正文勤因為考文提要一書 純廟親揮宸翰於卷首並鈐以御寶石經既成文勤加官保和相嗟焉招門下客為考文提要舉正奏之盡翻彭說謂蔣書非誤考文不足據乃 命鑿去彭所糾正之字而以原字補之提要遂棄置嘉慶丁巳乾清宮災藏書付煨燼宋本之可據者賴有提要一書尙存己未文勤

養吉齋餘錄卷三

五

奏奉 睿廟面諭准刊行後有承阮相國元意刊之浙中者余在蜀中亦嘗刊行之

萬壽寺大鐘明永樂時鑄其字傳為沈度書雍正間建覺生寺移鐘懸焉 高宗御製長歌用沈德潛韻內有道衍儼被榮將命健椎冶盡丹陽銅句後德潛校勘御集擬改榮將為榮國蓋謂道衍嘗封榮國也 高宗謂榮將乃黃帝時鑄鐘人非指道衍且有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汝知我不知之論 聖學高深復冲然善下如此 沈歸愚錢香樹以詩受知於 高宗沈予告後 命有所作即呈進並 命督撫代進奏摺詩章時有依韻賜和之什錢家居時每歲錄寄 御製詩百篇 命之和又以所呈香山詩摘句為圖以賜

高宗喜張照書會所書宮廷春聯歲久將易新者所司請毀其舊 高宗不可 命次其大小行楷為七等得字四百有奇於幾暇仿春帖子體集成五七言詩十七首裝作巨卷 命董邦達繪歲朝圖於卷端後又取其所書御園聯句得字三百有奇仍依前製集五七言詩十三首裝成與前卷並弄又以石渠所藏照草書千文二卷集春帖子五七言各二十首 命于敏中排次臨仿成什裝池為巨卷

澄海樓舊闕城堡也城根皆以鐵釜為基南城上建樓曰澄海一名知聖乾隆八年十月 高宗自盛京還登樓時張文敏照梁文莊詩正侍從奉 命聯句字涉水部不用仿歐陽詠雪禁體也後甲戌戊戌癸卯三度登樓皆 命侍臣賡和一如前例嘉慶乙丑 聖駕謁陵旋蹕臨茲斯樓亦用禁體 命尙書戴

養吉齋餘錄卷三

六

衢亨侍郎趙秉冲疊韻敬和戊寅大考翰詹以澄海樓為賦題潘編修錫恩賦用禁體遂列一等第一潘後累官至河道總督乾隆二十七年 聖駕三巡江浙登烟雨樓時浙撫莊有恭以迎蹕隨行是日召有恭聯句用昌黎石鼎詩體自來 聖製聯句皆召內廷侍從諸臣未有 命封疆大吏者蓋異數也 前明二百餘年三元僅商文毅輅一人我 朝開國以來閱百四十年於乾隆辛丑得三元一人為長洲錢湘船棹又閱四十年於嘉慶庚辰得三元一人為桂林陳蓮史繼昌辛丑傳臚 高宗聖製五律六韻庚辰 仁宗即依元韻成詩大清百八載景運兩三元其次聯也 菸草世多有吟咏者謹案 養正書屋 御製詩并序云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春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硃讀史

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菸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明耳目怡然昔人謂酒有全德我今稱菸曰如意嘻樂則樂矣不污於流俗哉爰抒中懷戲成八韻刻木初成管鑄銅首尾分目端紫竹霧鼻觀度蘭芬吐納香偏覆升沈意頗殷凝時疑海濛濛處出山雲空腹輸簧奏垂囊喻佩紛雪寒祛每驗烟瘴避曾聞故物思遼水餘情靖楚氛肥甘雖戒口遣興喜隨君此 宣宗在潛邸時戲作而念及楚氛且以汙於流俗爲懼所謂 聖人之情見乎詞也

康熙中刻內府所藏晉唐遼本朝名人墨跡曰 懋勤殿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 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刻三希堂帖二十八卷墨妙軒帖二十卷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中 命成親王刻詒晉齋帖四卷 命戶部侍郎劉鏞之刻其叔相國墉書爲清愛堂帖四卷又成親王刻晉唐宋元舊跡爲詒晉齋模古帖十卷

養吉齋餘錄卷三

七

戲鴻堂柳書蘭亭字多闕筆 高宗命于敏中因其邊旁補成全字仿董臨本書之其原刻本及董臨本之闕字闕句仍其舊並以董臨本及 高宗御筆臨本刻石各爲一冊
乾隆開重刻淳化閣帖始於己丑二月至壬辰四月葺工 賜內官文臣二品以上外及督撫共一百六十餘部其 加賜冊本者三十八人獨于公敏中 賜二部至頒儲行官名勝官署書院者又七十餘部

乾隆五十三年 高宗御筆做宋李迪雞雛待伺圖摹刻揭賜督撫諸臣並令照式摹刻遍及知府以上官蓋以飼哺之微寓牧養之旨欲使居民上者念嗷嗷待哺之情庶幾視民如子耳

養吉齋餘錄卷三終

養吉齋餘錄卷三

八

養吉齋餘錄卷之四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康熙己卯京闈以賄賂公行士子為文揭於市逮治主考姜宸英李蟠姜庚死李誦成遂 命下科壬午另編官卷揭文出於怨口非盡可憑然必有以致之主文柄者可不慎哉其文云 朝廷科目原以網羅實學振拔真才非為主考納賄營私逢迎權要之具況 聖天子加意文教嚴飭吏治凡屬在官自宜洗滌肺腸以應 明詔不意順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絕滅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簡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蠶薰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勢猶供現物三千 王熙孫景曾 李天韻子某 熊蔣以致仕之兒直獻囊金滿萬 工部尚書熊一瀟子本左 史貽直潘維震因乃父

養吉齋餘錄卷四

一

皆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 浙江主考史夔福 韓孝基張三第以若翁現居禮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堯攜湖撫資囊潛通昏夜餽一萬 朱世衍昇督學穢蓄直達寢門 北直學院 勵廷儀則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 杜訥子 收嚴密乃修同譜私情不嫌乳臭 榜眼嚴 杜訥子 更恐言路關頭必欲逢迎之盡致遂收其婿 本房老師之婿 二人 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因其弟而并及其兄 子 二人 皆中 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不敢違其囑託 子 二人 皆中 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役致無弗盡其收羅 王熙西席二人 費士龍以居停關說牛現半賒費為黃編 蔣廷錫餽學道遺資如搆如取 河南學道伊子托王守烈憑虞山一餞數月前先結狐羣 王因嚴虞慎饒三千 國專房百名外續居狗尾 館容時出入其家 張翻許魁選而

得義經之殿嫌其少也 預報元魁云魁定張翻 姚觀以同鄉而兼姻婭之親豈為文乎 姚乃宸 三場代筆魏嘉謨遂占高魁魏熊本終場本 午夜資緣劉師恕儼居首選 日前夜至李姜寓囑方十四歲 胡承謨之半萬均係徽商李景年之八千專為廢籍東遂中式 胡承謨之半萬均係徽商李景年之八千專為廢籍東膺薦之子 編修豈能蔭姪知借力於家兄 陳恂弟 趙能詔因事誠為有兒亦貽謀於乃祖 趙繼排濟道景從之 趙能詔因王而通李數倍於王 熊詔托王守烈 徐陳基獻斬以媚姜名先於斯 周融 杭州人 挾資五千 二賀父子異籍具大神通 王辰賀寬子宏道中 衛 兩黃兄弟連名若合左券 黃宏深宏港籍孫乘幽中 北籍 魏嘉謨係乙丑進士 吳李多貨果為首選 巨萬洵是魁才 魏嘉謨係乙丑進士 吳李多貨果為首選 徽商係陳洵說 借藏身為活計徐用錫之陰謀 徐藏身直撫李合李治亦鹽商 借藏身為活計徐用錫之陰謀 徐藏身直撫李關節以託假館以資緣謝緒宏之狡術 弟假館於姜而納賄 胡天

養吉齋餘錄卷四

二

不弔任與獨少佳兒 子 為主考通線者張預章陳恂嚴虞慎黃物有靈叔瑕豈真難弟 黃叔琳居 不閱文而專閱價滿漢之巨室歡騰變多讀而務多藏南北之孤寒氣盡取人如此公論謂何況夫數世長隨擢居鼎貴 李蟠祖父 八旬老子拔置清班 英年 朝廷侍彼不為薄矣二君設心何其謬哉獨不念 天聽若雷神目如電嚴虞慎撫床而囑何偏值受命之辰 嚴初六日託子 姪 黃夢麟餽參為名何必在赴宴之後 姜宸英赴宴之後牛勛中其龍門未啟題目何以喧傳蕊榜未懸元魁何由預報 勇報諸名 售關節於殺妻之凶犯豈謂知人 郵人殺妻問罪逃分毫 不夾 鄉傳署中 寄耳目於砥痔之懷來甯云擇侶 皆屬來縣 鳴呼噫嘻投身鮑氏固已薄其為人 李蟠中狀元 安世把持 嗚呼噫嘻投身鮑氏固已薄其為人 李蟠中狀元 門下 不赴親喪早已窺其短行 姜宸英親 身辱者心必喪 李

孝虧者忠必衰姜似此敗檢貽玷清流以禦魑魅未足蔽彼厥辜肆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輩進退不苟死生惟命務請尙方之劍斬彼元凶當路風聞既確目擊又真何惜彈劾之章達諸天聽不然苟白簡之遲遲致羣情之洶洶一旦有義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國門或殺之車下四方聞之恐笑士大夫之無人也

戴學士瀚雍正元年一甲二名進士乙卯主順天鄉試解元許秉智書吏子也通賄得元時有顧司空顧人情不顧臉面戴學士戴關節不戴眼睛之語顧謂正主考工部侍郎顧鎮也事聞革秉智舉人鎮免官瀚杖徒

陳詹事萬策典試浙江便道歸里假提督丁士傑儀仗祀祖又強令地方官平糶事聞世宗以士傑逢迎鄉紳褻視名器黜

養吉齋餘錄卷四

三

之萬策既欲市恩鄉里命督撫沒其家貲換穀散給貧民而降詹事爲檢討

乾隆甲子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之風日甚因命嚴搜

檢之法得一人者賜番役一金士子褫及褻衣貢院外枷杻相屬於道至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旋傳旨盡放進比題下

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詔切責并裁減各省中額

阮文達元由雲貴總督至京遂入閣嘗派閱卷見一卷甚佳而詩末句僅四字漏寫所押之韻文達曰此必用某韻無疑欲取

軍機章京某手所執之筆爲之補填章京曰中堂勿爾安知此卷不先經聖覽乎文達悟擲筆而以原卷進迨召見諸閱卷者即問曰詩有書四字者見之乎對曰見之復問曰取否對曰未取乃復及他語既退文達揖某章京曰非子吾此時已交

刑部矣凡閱卷須寫取不取及名次黃簽故必由閱卷之軍機大臣帶章京一人進內供役晉傅咸汗厄賦見張溥百三家傳中丞集文不全賦彙外集附之逸句中其序云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既惜之又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義固如此乾隆間考試翰詹以此命題多誤作汗尊杯飲解者因列下等

諸城賢公光雅性伉直嘗發和坤私事和深銜之乾隆乙卯爲會試總裁官所定第一第二皆浙人他總裁欲易置其一寶曰吾論文豈論省耶他總裁意皆不平榜發則王公以錡以銜胞兄弟也於是羣議議起和欲興大獄以傾寶覆試日使衛士環列譏察之無所得卒摘元墨小疵罰停科遂有謂此榜不足據當再試者迫殿試卷進呈拆第一名封高宗驚問曰此非會

養吉齋餘錄卷四

四

元耶和相奏此會元兄上問誰所取紀文達奏臣取誰所定和相奏臣定上笑曰爾二人豈有私者外間傳聞固不足信於是事遂解嘉慶間仁宗知勿庵公非奔走和門者以銜字勿庵每道前事先後命直兩書房累官工侍遷禮侍恩眷甚厚功名富貴自有定命雖權相亦不能奪

明焦弱侯茲爲養正圖凡六十事自寢門問膳始餘如借事納忠桐葉封虞運甓習勞之類我朝宮殿嘗以之繪屏金人示戒六十事之一也嘉慶癸酉以此命題考差時方齋戒例設銅人有誤作致齋義者遂致黜落

道光癸卯考御史有皖人江某由翰林保送卷內拾遺作十遺長蘆作長芦上閱之大怒遂命明日即大考穆鶴舫相國時在軍機以備試卷不及奏懇緩期始允遲二日考試

咸豐間順天閩傳大頭鬼事謂其頭大若五斗栲栳同考官有悖而死者戊午貫索犯文昌說者謂有文字之禍未幾科場舞弊事發死者數人詞連大學士柏葰 文宗意不欲誅輔臣而一二忌者誣陷之遂見法

康熙間詐稱朱三太子者一福建山賊蔡寅與海逆勾通為患海澄公黃芳世與營總都巴等擊敗之於天寶山者也一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偽號廣德元年其黨聚於京師鼓樓西街降將周全斌家全斌子公直首於都統祖永烈永烈與都統圖海及吉哈等圍之禽偽齊肩王焦三偽護駕指揮朱尙賢偽閩老張大偽軍師李柱偽總督陳繼志偽提督史國賓偽黃門官王鎮邦等磔於市至十九年獲起隆送京師一江南金和尙挾妖術詐稱擁立朱三太子為崇禎帝子永王潛相煽誘聚眾

養吉齋餘錄卷四

五

太湖 聖祖南巡謀劫乘輿以發礮不鳴而止事發捕逆黨悉服誅所稱朱三太子者年七十餘矣解京師鞠實斬於市

康熙辛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南山集子遺錄立言狂悖遂逮治詞連故閣學方孝標滇黔錄名世處決孝標戮屍兩家有服宗族皆入旗按南山集與余生書論正統以明亡後三王比漢昭烈在蜀宋二王航海至康熙癸卯而後統歸於本朝子遺錄書福王奔蕪湖則曰聖安帝遁此類甚多滇黔錄記三桂僭立事子遺錄記桐城一邑事皆有狂悖語

莊廷鑑家湖州康熙間人目盲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說遂奮欲著書其鄰為故閣輔朱國禎家朱嘗錄明事及公卿志狀疏草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乃招賓客編為明書凡百餘帙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為刊其書

中多詆斥 本朝語歸安令吳之榮以職繫獄遇赦得出或教之挾此書索莊氏賄莊氏謝不應遂告之大吏大吏亦未以聞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白輔政大臣於是遣官至浙執允城及廷鑑之兄廷鉞與弟姪等并列名參閱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驚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皆連坐發廷鑑墓籍其家其參閱諸人有莊氏私列其姓名而被禍者如吳江之吳炎潘耒章是也又查伊璜范文白陸麗京亦列參定中適周櫟園見之以告文白文白亟偕伊璜麗京合詞檢舉故雖牽連逮繫而後得不坐

錢名世字亮工武進人康熙癸未探花與年羹堯已卯鄉試同年嘗贈年詩云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注云公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 先帝平藏碑之後年敗錢罷歸 世

養吉齋餘錄卷四

六

宗惡其諂附 御書名教罪人四字榜其門并令科目出身官作詩刺之晉江陳詹事萬策詩云名世已同名世戴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周亮工奸大稱 旨同時作詩謬妄獲罪者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發甯古塔為奴侍讀學士陳邦彥落職乾隆初陳起原官

蔡嵩字中峯婁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內閣學士以呂巖案牽連逮治籍其家得婁縣丁酉舉人顧良哉成天哭 聖祖詩六章得蒙嘉歎成天內 召嵩亦赦免庚戌 賜成天進士授編修

世祖時招降黃梧而鄭芝龍以書阻之芝龍子成功寇鎮江瓜洲貝子羅託總兵官梁化鳳大破之餘賊投黃梧梧遂獻海澄縣因封海澄公子孫世襲至今不替初封時因其標下設兵頒

給印信其後兵裁印存往往凌虐小民蔑視府縣動稱公府文書可直達部院後署閩督史公貽直奏請銷燬其勢始戢曾靜卽夏詭湖南人蓋推奉呂留良者考列五等遂喪心病狂借前人道學之皮毛肆爲無父無君之邪說其所著書名知幾錄亦稱知新錄誣謗 聖德捏造逆書遣其徒張熙卽張倬亦湖南人與張勘卽實安齋往陝西欲誘惑大將軍岳鍾琪濟其大逆事發枝黨蔓及數省廷臣按獄議置極刑 世宗聖度如天不卽加戮雍正十年兵尙史公貽直往陝西宣諭化導尙命帶張熙同往迨事畢奏聞 命送歸原籍在家候旨 高宗旣卽位乃寘曾張於法

雍正間呂留良逆案外間傳有呂氏孤兒之說 世宗諭浙督李衛訪察根究以留良罪大惡極剝屍不足蔽辜不得留寸骨

養吉齋餘錄卷四

七

於人世也查出逆屬有子呂黃中呂毅中長孫呂懿歷三名孫呂懿本呂懿正等十七名年未及歲呂懿林呂懿兼二名曾孫年十六以上呂爲虔等四名髻齡襁褓之呂服先呂誦先等十五名先經出繼之呂爲景及其子阿大二名各犯妻妾勞氏嚴氏等二十四人未許字之女四人惟呂葆中繼妻曹氏先經出家在南陽廟爲尼故未入冊時已六十八歲矣葆中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榜眼留良墓在石門縣之識村年羹堯貪橫事露由川陝總督調杭州將軍到浙時隨從尙千餘人繼命長史鄂彌達署杭州將軍今年處閒散章京之列年始畏悚雍正三年九月 欽差閒散內大臣都統拉錫到杭將年羹堯鎖拏會同著浙撫福敏並帶內監二人至其家查封而來往私書羹堯已盡燬拉錫回京福敏等復行搜檢於亂紙中

得鈔本書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自序乃汪景祺姓名景祺卽錢唐舉人汪日祺書中多悖逆語奏請拏究四年以汪景祺及查嗣庭逆詞案又搜出查氏家藏科場懷挾細字文字遂停浙江鄉會試生員仍歲考六年巡撫李衛化導使王國棟學政王蘭生奏土風丕變乃 命次年仍准鄉試

汪景祺錢塘人在年羹堯幕中作讀書堂西征隨筆其所作詩甚多悖謬語又譏議 聖祖諡法雍正年號又作功臣不可爲論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坐大逆不道斬梟妻子發黑龍江爲奴期親兄弟叔姪發甯古塔爲奴

雍正元年 世宗有夢虎事每與廷臣言之及年羹堯貪縱不法而京師忽有虎出齊化門至東便門登城從城上行至正陽門由馬道下直入羹堯家踞屋上復躍入年遐齡園滿洲兵以

養吉齋餘錄卷四

八

槍斃之 世宗批諭直督蔡珽摺嘗及之謂爲年伏誅之兆雍正初前內閣學士楊瑄潛入地安門遞摺律比大逆不道從寬戍奉天遂禁閣部院堂司官不得擅由厚載卽地安門出入瑄字玉符松江人丙辰進士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進士以所刊堅磨生詩譏訕悖逆事發於二十年肆市又有彭家屏者以收藏明末野史獲罪擬斬決 高宗以書經燒燬罪疑惟輕改斬候大彭統紀者所刻族譜也命名悖謬幾與累朝國號同稱撫臣察出進呈其譜刻於乾隆甲子凡遇神宗年號於 御名皆不闕筆目無君上非草野樵魯可比遂 賜自盡

乾隆三十二年舉人蔡顯逆書事起書內有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等語意涉怨謗又所作詩有風雨從所好南北香難分句

又題友袞裝照有莫教行化烏腸國風兩龍王行怒噴句隱約怨誹情罪甚重刑臣擬以凌遲改斬決其子蔡必照斬候作序之聞人倭戍伊犁

沈歸愚德潛以暮齒入翰林 高宗憫其晚成不數年擢任卿貳乞休後 賜尚書銜晉官傅在籍食俸詩人遭際之隆古無倫比既歿而一柱樓詩之獄起一柱樓詩舉人徐述夔作多詆譏 本朝語其子懷祖刊之而為述夔作傳者德潛也傳內言其品行文章皆可法 高宗閱之怒甚以其貪濁筆美逆詞也從廷臣議奪官爵官銜仆 賜碑撤鄉賢祠位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王鴻緒高士奇明珠徐乾學諸人在康熙時互為黨援交通營納為左都御史郭公琇疏劾乾隆間史館纂列傳時未載原疏

養吉齋餘錄卷四

九

高宗謂無以彰示百世也 命將原疏載入王明諸傳中 成容若德為大學士明珠子康熙壬子舉人癸丑進士通志堂經解序即是年作年甫十六也是科副考官為徐公乾學為之刊刻經解飾為學問淵博之名以阿附明意實則童年幼學焉能如是之精熟貫通發揮精蘊突過於老生宿儒也 純廟念是書蒼萃諸家足以表章六經不欲以人廢言仍 命館臣訂其譌謬補其斷闕以成完書而於徐之黨附權門成之濫竊名譽則 特頒詔諭明示天下焉

乾隆丁未宗伯某摭漁洋竹垞他山詩吳園次長短句奏請毀禁事下樞廷時管絃若世銘在直以曝書亭集壽李青七言古詩事在禁前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宮中草絕句圍次詞語意俱無違悖當軸者避之事乃寢

乾隆十三年 孝賢純皇后大事錦州知府金文瀄於百日內薙髮擬斬決改緩是時江南總督周學健於二十七日後薙髮所屬文武未薙者淮徐道定長一人而已事聞 命拏解刑部治罪而兩江總督塞楞額旋奏二十七日後已薙髮巡撫彭樹葵楊錫紱及兩省文武亦俱薙髮人數既多遂加恩宥塞拏解治罪以滿洲世臣非如漢員猶可諉為不知也彭楊革職留任罰修直隸城工以順從總督非出己意也周革職發往直隸城工以雖非滿洲乃總督大員也金釋免亦罰修城工以不聽滿員勸阻非出無心特以官卑得末減也餘官從督撫所為而為之皆免議

乾隆十三年蘇州奸民逞難聚眾滋事有願堯年者自縛以煽惑眾心街巷遍貼無名揭帖有吉甫如來天有眼祿山不去地

養吉齋餘錄卷四

十

無皮之語吉甫指文端公繼善祿山指巡撫安公甯也安公奏聞 高宗遂命尹公至蘇會辦

乾隆四十六年甘肅提災冒賑案總督勒爾謹賜自盡藩司王宜望斬接任藩司王廷贊絞冒賑二萬兩以上及不及二萬兩而有侵欺建倉銀兩者二十二犯皆斬冒賑一萬兩以上而有侵欺建倉銀兩者十五犯擬斬免入本年秋審侵冒九千兩至一千兩以上二十六犯擬斬候

乾隆間割辦匪徒事始浙江蔓延甚廣遠如吉林亦有此說民間日夜驚恐又言被剪人非并根剪去必死於是被剪者皆翦其根復有買所翦之辦者云造橋用無稽之言不可窮詰 高宗嚴旨緝獲多人解京質審悉非真犯大索年餘迄不得蹤跡其後 朝廷燭見情偽飭禁妄拏 詔旨甫頒訛言頓息自此

數十年無復有傳說者嘉慶十七年御史榮椿又以翦辦事奏請查緝交軍機傳詢無可指實其時京城內外本無是事也榮遂降主事

浙督李敏達衛以西湖北隄有 聖祖南巡行宮不敢改作別

項公所奏請定名延高僧住持焚修即今聖因寺時所延濟生和尙

名元度昌樂縣人平陽宏覺國師之孫也 世宗批諭云向聞

此僧之名恐非了義苾芻也木陳即係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

足為貴木陳即恣公順治末應詔入京 賜號宏覺國師南歸

與當道往還氣燄煊赫故有宗門罪人之論

雍正間有張太虛王定乾等為爐火之說 世宗亦鑒其非特

俳優畜之使居西苑而已 高宗登極皆逐歸自是無復有言

修煉者又雍正間有賈士芳自言有養生術召入宮治疾有效

養吉齋餘錄卷四

十一

後姦詐事露伏誅

雍正十一年詔華山主僧於次年春入掌皇戒集天下有學行

僧考驗與其選者時以為榮 高宗登極舊侍帷幄者皆放還

山文覺國師既歸 飭地方官管束稽察無令生事

嘉慶間京師廣慧寺僧明心開堂設法皈依者頗眾後返初服

入貲得官為湖北知府曰王樹勳知者呼為王和尙未幾被劾

治罪曩時皈依及知而不舉者皆牽連被議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親王某以事前知而不奏革爵本支無人

得族屬中一人請襲固嘗執鞭市中者也時人目為車王

養吉齋餘錄卷四終

養吉齋餘錄卷四

十一

養吉齋餘錄卷之五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吳振棫纂

奸民劉松以河南鹿邑縣混元教案成旨肅隆德縣其黨宋之清劉之協復假名白蓮教乾隆五十八年謀亂事發就執 純廟命治其首惡餘悉量減劉之協之黨復於楚豫秦蜀間往來煽誘六十年勢漸猖獗嘉慶元年諸郡縣羣賊響應遂成燎原將帥紛紜俸指不足以盡民間既厄於賊復擾於兵奔竄流離千村荆棘余幼時入蜀所目覩也九年八月賊始盡平計其始終十歷寒暑當時賊中有黃號青號白號藍號線號又有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名目焚掠之慘莫於數省頃相去數十年偶檢敝篋得曩所錄軍中章疏文檄摘書諸賊首姓名於後涓涓不息遂成江河後之人宜惕然於弭患之不可不豫也

養吉齋餘錄卷五

一

額勒登保督辦一路為張長更蕭占國冷添祿劉允恭龐洪勝楊開甲陳傑伍金柱朱國富王廷詔王凌高張什伍懷志冉添泗王士虎高三馬五辛斗高見奇辛聰苟文明熊方青陳文海姚興祖宋應伏景英齊國典靳思慶德榜泰督辦一路為龔文玉龔其位高均德符日明冉添元陳得俸齊國謨高二徐添德龍紹周樊人傑蒲添寶陳侍學趙鑑戴世傑熊翠曾芝秀劉渣鬍子冉璠張世虎李顯碧趙聰觀勒保督辦一路為曾柳伍一凱林定相洪道人王三槐郭長俊包正洪卜三聘龔建汪瀛楊開第徐萬富張士龍鮮俸先苟文通徐添壽王登科冉學勝蕭坤張添倫魏學盛陳國珠李彬辛文徐添培庚向瑤楊步青劉朝選伍金元賴飛隴湯思蛟張簡張長青唐明萬苟文富王國賢王青宋國品明亮督辦一路

為楚金貴魯維志張漢湖李湖李槐詹世爵惠齡督辦一路為聶人傑張正謨劉宏鐸覃正潮劉起榮恆瑞督辦一路為曾士興孫士毅督辦一路為楊子放畢沅督辦一路為熊道成陳德本總兵孫清元承辦一路為張泳壽額勒登保福甯會辦一路為林之華覃加耀德榜泰額勒登保福甯會辦一路為羅其清羅其書冉文傳額勒登保勒保會辦一路為熊老八德榜泰明亮會辦一路為孫賜俸姚之富齊王氏德榜泰勒保會辦一路為趙麻花王珊宜綿泰承恩會辦一路為馮得仕翁祿玉林開泰王可秀成自智胡智和廖明萬李九萬觀成福甯會辦一路為譚貴觀成劉君輔會辦一路為陳崇德川北道李鏞太平營都司謝開元會辦一路為徐添富又乾隆五十九年經各省擊獲解赴楚省歸案審辦首逆為

養吉齋餘錄卷五

二

劉松宋之清樊學明齊林韓龍謝添繡河南葉縣知縣廖寅清擊獲解京首逆為劉之協湖北陝西四川委員團勇殲斃盤獲首逆為王登廷鮮大川唐大信張子聰陳朝觀崔宗和胡明遠林亮功王光祖以上著名賊首凡一百四十二名白蓮教寇蜀時定遠方有堂積權知梁山縣因閱蜀小紀有蜀往經大故其遺民賴結塢自衛語遂訪之土人或云塢即岩也凡山巔地夷曠而四面險絕者則有之方令四鄉以古岩報且飭修治使民移穀具械為禦賊計民或信或否方鞭其不用命者工遂畢有七斗岩最大七峯聯屬故以七斗名周圍可八十里丁巳夏賊破巴州長壽掠鄰水大竹而東是時鄰水大竹墊江長壽鄆都忠州六七州縣之人盡東走避賊經城邑不敢納恐有賊謀也亦不能納人眾邑小也聞七斗岩大爭趨之一日

夜至者十餘萬人未三日而山童矣其分走他峇者亦十餘萬人梁山民之在峇者不計焉俄而賊大至見諸峇有備又徑險狹難攻且無可掠而去於是人知築峇之利諸郡縣皆效之明年戊午總督勒公保督蜀師廉知其事遂上堅壁清野之議蜀之雷波越嶲邊馬邊四廳所屬夷人焚廬舍掠人畜歲以爲常蜀民受困久矣治蜀者尙姑息勢益張及事不可掩而用兵而兵又不可恃故夷患卒未已也官刺史晉有夷務紀實一書其狀將吏庸妄選懦殊可歎別有雜語數則頗悉夷事節錄之諗後之治蜀夷者

有土司者熟夷無土司者生夷生夷居山熟夷居村熟夷地佃漢人種之生夷地掠漢人種之名漢人曰娃子女曰蠻丫頭富者蓄數十百口故問夷人之富先娃子次牛馬羊一娃

養吉齋餘錄卷五

三

之價直五牛娃子初至漆其足鍊其耳日入繫以鐵絛邏守之日出令耕作惰則鞭箠始無稻穀近亦有之地宜蕎宜豆宜燕麥宜包穀收穫以九十月娃子年久配以蠻丫頭生子女爲蠻奴才種類本十三支有一支分作四五支者皆冠以阿字如阿瓦阿合阿黑之類喜鬪貪財一有不合則打冤家燒羊骨卜之吉則傳木刻木刻長一尺刻一二鋸口於上夷人視之知於某日在某處打冤家有不至者眾先戮之兵器遠用閃標近用弩箭刀彎如鎌其利宜所有益甲描金朱漆貴者衣之以銀鑲爲最貴俗貴布貴鹽貴菸與夷遇以菸與之大喜性尤愛酒屋無墻室無牀臥則倒地相枕藉冬夏一褐貴者兩之無鹽沐腥羶若牛羊人死不葬或投於水或焚於火無神佛無年節木主亦鋸數齒以爲號強夷與強夷婚

兩夷相見以菸贊最敬者用羊無親誼者往來亦飯之不索值再一日則計日取值故其勢散而不聚然與漢鬪則又合眾夷爲一且合生熟夷爲一生夷以熟夷爲問道熟夷以生夷爲巢穴熟夷勢敗則委過於生夷生夷則捏一不可知之名指一莫須有之地又得熟夷彌縫之袒護之其外若不相愜陰實彼此鈎結遂有所恃而不恐夫夷之惡若此誠不可縱且其地有竹木之利有金銀銅鐵錫之產征而滅之分爲四縣不四五年所得必倍雖然夷地雖小亦不下千餘里人亦不下數十萬天欲亡之自漢以來必已有取之者何待今日若謂利其竹木正自有辨夷人筍場卽竹利也沿邊之民歲入取筍利固不獨在夷至於木則爲地所限夷人不能取而付之一炬十餘年後木爛根枯始得開墾彼豈不知 皇

養吉齋餘錄卷五

四

木之利且數十萬計無如水路陸路險萬不得已而棄之無用之處亦猶滇之萬山老林改作香草場也至若金銀銅鐵之產非時則嫩嫩者汁不分過時則老老者無汁又焉必夷地之產之不老不嫩正丁厥時也以不可知之事而欲規以爲利無是理也或曰夷所恃者老林烈山澤而焚之夷必失所爲斯言者未見老林者也老林之木輪囷離奇高不知幾十丈大不知幾十圍苔蘚之厚數寸竭十日之力乾之不能何有於焚且彼老林者非夷所惜凡新開之地皆屬老林我若爲之縱火豈非彼之深願況過大小涼山更無一夷在彼彼不過於亮脚老林作聲援耳緣木求魚無乃爲夷人所竊笑也深林無藤葛苦竹者一或又曰用兵當因糧於敵然望可達謂之亮脚老林此非爲夷言之也夷人之糧藏於窖內多者數石惟麥豆可

用蕎子有不食者圓根則食久病人何因之有兵丁喜折銀未有不願因賊糧者及無糧可因又復鼓譟向之所折已歸烏有故折糧不可折糧而因賊糧則更不可

蜀遭張獻忠之亂人民雕敝縣多歸併如重慶之定遠銅梁安居歸併合州順慶之岳池歸併廣安州厥後戶口繁滋難於綜理康熙六十年總督年羹堯請以定遠仍歸合州安居則歸銅梁與岳池各設知縣等官今安居改爲鄉矣當時歸併者尙有華陽歸併成都雙流歸併新津彰明歸併綿州璧山歸併永川大足歸併榮昌大甯歸併奉節大昌歸併巫山新甯歸併梁山安岳歸併樂至威遠歸併榮縣而成都之彭縣崇甯眉州之彭山青神則未詳歸併何縣雍正七年後始復設惟大昌仍裁蜀中驛路 國初由閬中鹽亭潼川以達成都後巡撫噶爾圖

養吉齋餘錄卷五

五

改由劍門關舊路見康熙二十三年所上疏

蜀南江縣一百三十里古柏如簣中一直幹最高者名曰林王土人禁盜伐訟者靡歲不有咸豐戊午有縣民左堯臣等至京請伐以助餉云可得二千數百萬兩 上命委勘共計柏樹一萬三千六百餘株巨料僅一千九百餘株估直不及十萬兩而山中運木出南江入大河爲費不貲事乃中輟灌口繩橋見范成大吳船錄及坡公詩不知廢於何代往松維諸路者皆由白沙渡夏秋怒漲多患覆溺嘉慶甲子先太守秋漁府君權縣事捐資度地而重建焉橋長數十丈狂流湍激非木石所能施工以鐵索數十密排而貫兩端於兩岸之山石復以鐵索橫束之木板其上行者宜急趨徐步則大風簸搖誠有類染家晾帛漁曬網者輒足軟不能前矣橋旣成遠邇爭趨更

生有慶逮道光咸豐間余兩官蜀詢繩橋尙無墮壞

威甯州之野馬川有萬人墳明天啟二年西夷之變官民三百三十三姓避亂山洞夷人以火薰死康熙二十八年守備羅全睿拾遺骸瘞之曰萬人墳

大理龍尾關西曰天威逕乃達永昌孔道相傳爲武侯擒孟獲處按七擒七縱之說載籍相沿久矣 純廟力辨之足以破千古之謬

道光癸巳七月二十三日雲南地震一日夜十餘次災最重者爲楊林湯池聞是日人家釜底皆有字多寡不一郭孝廉宗泰課徒十八人於大佛寺樓下人皆死樓上人臥醒見樓板與地平由窗而出皆免又某家婦方哺子壓墻下三日人聞兒啼出之母子皆無恙

養吉齋餘錄卷五

六

永憲錄云達賴喇嘛所居皆奇材異木座旁黃金塔二策旺阿喇蒲坦之難失一塔鋪地以大紅瑪瑙飲食器皿皆黃金有五色蠶吐絲五色諸說蓋當時衛藏未入版圖傳聞奇詭不足據也

熱河喇嘛寺極多最有名者四曰普甯寺札什倫布布達拉大佛寺壯麗工巧皆官建也

蒙古地苦寒一入關則溫煥所感往往以痘症死故諸藩未出痘者免入京師未出痘者謂之生身已出痘者謂之熟身聞國初歲遣太醫赴諸部種痘以便朝覲往來不知信否

養吉齋餘錄卷之六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
青浦之北地名孔宅漢時至聖後裔避地居此奉至聖衣冠葬
焉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松江道經青浦士民等奏聞 仁廟
親書聯額以示表章遺跡之意

雍正二年衍聖公孔傳鐸疏言孔子聖跡圖像唐吳道子畫石
刻年久漸泐會聖殿災遂燬聞原任四川巡撫能泰家藏有圖
像使人求之因得全板送曲阜乞 御製序文冠之卷首以垂
永久 世宗允所請親灑宸翰賜之

顏子廟建於兗在唐開元二十七年嗣建於曲阜在元泰定三
年孟子廟建於鄒縣在宋景祐四年曾子廟建於嘉祥縣志稱
創始無考惟子思子無專祠元貞初因鄒縣舊有子思講堂

養吉齋餘錄卷五

七

養吉齋餘錄卷五終

養吉齋餘錄卷六

遂建子思祠後改稱書院明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次子襲五
經博士奉鄒縣書院祀事而曲阜之廟缺焉本朝康熙開博士
孔毓埏疏請於闕里孔廟西北隅建祠做顏曾孟三廟規制春
秋二祭載之祀典部議允行

乾隆間列子有子位於十哲 命山東巡撫求其冢及其後裔
武城一老翁猶能指其冢所在蓬顯隱蔽僅一坏矣有氏惟一
十餘歲童子為人家牧牛訪尋得之縣官列上其名遂為五經
博士

雍正初山西督臣伊都立疏言 關聖墓在洛陽康熙時授裔
孫肅為博士至解梁原籍似宜一視同仁因 命以解梁嫡裔
居斌襲博士十年湖北撫臣王士俊請以荊州後裔設博士守
墓奉祀又成都萬里橋南亦有墓相傳先主招魂以葬者歲久

荒圯成豐初掘地得碑因加培護並建廟以清明歲暮致祭稱
衣冠廟 御書廟額曰文武聖神

唐昭陵及諸陪葬墓在今醴泉縣九畷山陵前舊有祭殿而去
縣數十里後有撤其殿材建祠城中者便祭事也陵及諸墓制
度方向石墨鐫華及近時孫淵如所撰志紀之甚詳頃道州何
子貞紹基往游謂諸書紀載山向皆誤子貞足踐其地搜索兩
日始歸所言當不謬也

陝西華山終南大白三廟春秋致祭太白山神有中左右之稱
祭時巡撫藩臬分獻殆以山有三靈湫故然不言靈湫而屬之
山義亦未恆志載大太白池在東三太白池在其西南二太白
池更在西則左右之稱亦不協三才圖會云山有鐵鑄山神牌
三曰大阿福二阿福三阿福尤誕妄廟內玉爐一長方式長不

養吉齋餘錄卷六

十一

及二尺高八寸厚二寸綠白黑黃糝雜為章天將雨則津潤欲
滴乾隆閒畢秋帆沅撫陝時滿城中掘地得之滿城為明秦藩
皇城或秦府物耶

西安有五嶽廟禮諸侯祭其山川之在境內者一行省而祠五
嶽於義非宜碑稱歲久傾圯明正統九年都御史陳鑑修是其
來已久今仍春秋致祭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耶

無錫寄暢園世稱秦園明隆慶進士湖廣巡撫秦耀舊築歲久
蕪廢且割為僧舍 國初其曾孫德藻號海翁獨力修復遂還
舊觀宮諭松齡之父也康熙閒 車駕南巡幸園者凡四海翁
率子姪伏謁道左 俯問年齒即於園中 御書二額以賜
寄暢園有樟樹大數抱千年物也 聖祖每幸園撫玩不置回
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

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
遵化溫泉在州北福泉山下明武宗時宮妃王氏嘗有詩刻小
石壁閒順治閒 敕建宮其旁以白玉石豨為池康熙二十年
大駕以山陵之役至遵化扈從諸臣皆命往觀並賦詩時應
制者大學士李蔚以下凡二十二人詩不一格且有為賦頌者
揚州城北梅花嶺古跡也構鹽義倉時取土於此遂成平陸而
仍以嶺名名書院鹽義倉者雍正四年巡鹽御史噶爾春疏請
以商捐甲辰綱銀二十四萬兩及御史應得公費八萬兩報部
撥解 命給噶爾春二萬兩以三十萬於揚州買米穀造倉存
備濟荒之用者也

揚州九峯園奇石最高者九遂以名園 高宗南巡選二石入
御苑僅存七峯高東井詩云名園九箇丈人尊兩叟蒼顏獨

養吉齋餘錄卷六

三

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
錦春園在瓜州城北前臨運河中一池皆種荷有樓可望遠帆
檣雲樹如在畫圖 高宗六次南巡皆駐蹕於此今舊址無復
存者

東坡洗硯石在南湖顧塘橋蔣氏宅乾隆閒 翠華南幸郡人
移置城東之萬壽亭映以花石竹木為游覽勝地 高宗嘗御
書玉局風流額並製古詩一章

海甯安瀾園本前明滿指揮別業後歸陳氏初名隅園乾隆閒
南巡閱海塘駐蹕於此益加崇飾擴地百畝門揭安瀾園三
字 天章也道光初嘗往游樓觀亭榭未盡廢地而林木皆數
百年物古翠森疎可愛近聞鞠為茂草矣瞬息閒盛衰之迹如
此

西湖舊有花神廟李公衛督浙時自塑其像廁花神中後樓別塑小像并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之像 高宗南巡聞之 命即撤毀改塑湖神後樓則塑花神花后二像

元耶律文正墓在舊山今稱萬壽山好山園之東造園時以墓逼近園門遂培土爲山以匿其迹 高宗謂日久無知者墓遂湮滅非所以褒忠勸賢也 命所司仍其封域之制復建祠三楹有御製七律一章碑記則汪文端由敦作

明史言毀景帝所營壽陵而葬於金山與殍殤諸王公主墳相屬金山在玉泉山北既無明樓寶城之制即綠垣碑久亦頽廢 高宗幸香山過其地心惻焉遂有修葺之 命

吉林有古木連二三十里不斷遮蔽天日 國語謂之窩集平時封禁惟官采參者結侶而入或迷不得出乾隆甲戌 聖駕

養吉齋餘錄卷六

四

巡幸經由此路將軍伐樹開路二丈餘樹根不能去路高下不平者截樹爲板覆其上見 御製窩集行詩

周忠武公遇吉墓在甯武東門外山上溪流泛濫由墓南衝激而過乾隆乙巳夏大雨水勢益悍幾及墓七月十九日夜墓前土墳起成二高阜延袤數丈逼溪溜中趨衝激之患遂已以公之忠義身後一坏天地鬼神固當呵護之也黃左田尙書督學山西嘗往謁墓所聞如此

甯武參將府東木坊上有劉夫人射賊箭坊高三丈餘箭翎脫盡幹遺二尺許垂下似坊上有賊而仰射者府即前明總兵署也彭亦香檀有詩云將軍周公報國能捐軀夫人拒敵能彎弧每發一矢斃一賊賊多矢盡賊勢逼此獨不中中木坊弩鏃甯愁風雨蝕行人指點舊轅門翟弗山河靈爽存孤斨搖搖危欲

墜如新脫手凌風鸞君不見臨淮五代州塔遺箭英姿傳爽颯唐有霽雲宋延昭彼尙須眉此門全家忠義竟如此逆賊天誅轉盼耳一鋪擊死羅公山此賊那足污此矢

江甯府治太平門有箭著於城闔其深沒鏃相傳 國初王師入城時都統譚泰所射今土人訛爲澹臺箭

明贈太常萊州太守朱公萬年黔之黎平人也孔有德叛攻萊州固守八月以奉朝命授撫而死於賊詳見平叛記歸園日記諸書公之遺骸僅一手建祠日納泥像中康熙五十八年有盜賊者搜銀物去置手案上修像仍納腹中道光初太守後人某至萊訪遺跡萊人館之甚豐祠壁舊畫公守城事蹟遂依壁畫別作一冊以贈並虛之而歸二百年後遺民猶感之如此太守之功可謂偉矣萊人報之可謂厚矣余至黔黎平朱氏以前冊

養吉齋餘錄卷六

五

索題與在萊所聞皆合

乾隆四十二年彭文勤元瑞以史閣部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高宗御製詩一章書於卷端 命大學士于文襄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閣部復攝政王書於卷端裝潢入篋交兩淮鹽政弄於揚州梅花嶺閣部祠中以卷內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二十年來屢經兵火此卷不可復問

刑部當月官掌收繫罪囚在古雲樓值宿樓額爲尙書韓桂舫對所題取初白白雲樓下坐題詩之句謂是王李當年題詩舊址

禹貢碣石入河說者指爲海運之始秦起黃腫輓遼左且有据杜詩謂唐亦海運者然皆無可詳考元海運最久僅數十萬石明張赫等初運三十萬石最多至七十萬石我 朝康熙嘉慶

開屢議海運未果道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大風掣場高堰湖水盡洩清口涇明年漕不能行協揆英公和連疏請海運下江南督撫議行時蘇藩善化賀公長齡也至上海議水脚雇直定剝兌章程六年二月起至六月上旬止兩次起運蘇藩司所屬四府一州額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用江浙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二自吳淞出口十激放洋至天津之上園剝運交倉中途鬆船拋失耗米八百餘石而已時上海設局募船籌費驗兌催償事皆屬之又檄武員押運文員至天津交米崇明狼山登州三鎮總兵官舟師會哨以備不虞事竣 敕加天后安瀾利運四字封號 御書風神海神廟匾在事文武官及紳商者舵獎賚有差賀公遂刊海運全案一書七年仍行河運時余方守登州比冬奉檄議海運巡哨事謂明年將復行也而卒

養吉齋餘錄卷六

六

不行迨咸豐元二年江蘇之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復行海運計米一百數萬餘石二年浙漕亦海運十二月起運正月開兌計米六十餘萬石其時以豐工決口及起運過遲不能回空是以議改乃三年賊陷江甯京口揚州漕路梗阻幸有海運一策已履行之成法具在不至缺天庾正供洵 國家之福也浙撫黃公宗漢實司浙漕刊有浙江海運全案初編續編蓋仿賀書為之者
山東登萊諸郡濱海鹽賤勛值錢一二文浙稍貴勛值錢十餘文至二十餘而已道光癸巳秋冬浙苦雨禾稼盡損而海濱沮洳無鹵可資場中積鹽立盡價驟踴勛值錢七八十文至一百二十餘文買者不得過五十勛清晨張市頃刻停閉不復出賣時兩淮亦以多雨產鹽不旺請借運蘆鹽由海艘南下或至上

海或至乍浦或至甯波民間始免食淡之苦

漢武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先上拜跪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今泰山嶽帝廟及碧霞元君廟香火極盛正月初開山進香者絡繹至距山數舍間架席為屋鱗次櫛比為香客食宿所求福意殷有棚蔽以鐵網四月十三日封山香會始罷是日藩司委官一人同泰安縣令至山檢察錢物謂之掃殿舊時不下萬金後來物力凋敝道人復乘間攫取掃殿所得已不足為祠宇苦葺之用今兵火頻年香客皆裹足矣明時泰山有香稅以朝

養吉齋餘錄卷六

七

魏陳泰傳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夢谿筆談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速日行四百里熙甯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日行五百餘里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我 朝軍機文書最速者日行八百里尤為捷速又步遞即今鋪遞鋪遞遲緩損失之弊甚多然虛耗冗費而不即裁者以此亦養民之一事耳嘉慶間百公齡奏請裁睿廟殊批嚴斥見 實錄蓋有鑒於明季之裁驛卒也
蓬萊閣為觀海最佳處歲久不葺前登州總兵官劉公清撤而新之劉始宦蜀以廉幹聞值教匪之亂嘗單騎至賊首王三槐營賊不敢犯 睿廟嘗賜七律一章本性從來不愛錢蜀民何幸見青天其首聯也游摧兩司請改武階遂官於登戢兵惠民而又風流好事如此宜其去而見思也
北海神祠去萊州城西北十八里每歲春秋仲月觀察使者率有司祭焉國有大事則遣官來祭祠有康熙四十二年 御書

海天浴日額乾隆十六年 御書萬派朝宗額祠旁蠡勺亭王西樵爲掖縣學官時漁洋來省其兄嘗游於此有登高邱而望遠海一詩然掖海僅支汙迥不若蓬萊閣上眼界之寬也此十餘里多漁家高榆大柳中柴扉厯落曬罾補網可以入畫

布政使柴公望康熙初守萊州修城浚池岸上夾植桃柳春日彌望如繡時有錦城之稱郡城東皆崇山高阜夏秋野水下注嚙路皆斷乃於壕外築隄禦之水南入掖河不復爲患人號柴公隄壕中遍植芙蓉先大父退庵公乾隆閒游萊猶及見之今壕漸淤荷花不可復得又萊州城外東北有高阜可瞰溟渤郡志以爲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爲燕臺舊時又稱望海或是所設望海臺以備倭警者明嘉靖閒副使馮時雍築亭其上名曰海山見大學士毛紀所爲記乾隆閒按察使沈公廷芳觀察登萊

養吉齋餘錄卷六

八

每與客宴集於此今亦圯矣子在萊時於二事頗有意修復值歲游饑公私匱乏不克舉柴沈皆吾郡人景仰遺軌輒爲憮然珍珠泉在山東巡撫署西偏大數畝流繞署後由北而東出關匯入濼河 聖祖東巡愛其澄澈嘗題作霖二字余官濟南數至其地池水清瑩可鑑萬珠噴湧二十四泉中此爲絕勝 曲靖郡城南之七十里有晉鑿寶子碑乾隆戊戌已出土卧荒烟蔓草中無過問者滇南修通志時訪碑者未之見近以修南甯縣志得是碑移至城中武侯祠爬剔苔蘚完好可誦碑書大亨四年乙巳考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曾改大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至乙巳改義熙爨氏僻在荒裔蓋不知大亨年號未行而仍遵用之耳阮文達公見爨龍顏碑以爲滇南第一石此碑在其前五十七年文體字畫又皆勝惜不爲公所見

畢秋帆沅撰關中金石記八卷自秦訖元計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近日渭陽蔡錫棟增編目錄一册蔡汝霖補其闕漏及嗣出於其後者自魏大將軍頌以下凡三十五種續刻原書未爲附記云

海昌沈朗山壽榕道光閒游閩中報恩寺土中掘得唐雲卿隸書鮮于氏里門碑高一丈五尺廣五尺可識者九百餘字爲昇至平野構亭覆之

道光壬寅席君介石於襄陽田閒得三石又於臨漢門外得三石一爲故唐功曹參軍張公元弼及夫人邱氏合葬墓誌銘蓋漢陽王柬之父母也一爲處士景之則漢陽王之弟而功曹君之第二子一爲新定太守肫則漢陽王之猶子其豫州鄖縣丞孚河南府參軍軫二碑一丁鳳讓一呂岩說讓則皆漢陽王孫

養吉齋餘錄卷六

九

也其地爲樊西之長豐洲屢爲襄水所齧坵隴已不可辨余見搨本字跡皆完好具有虞褚筆意今六石在樊城跨鶴樓與太守存跋云王故宅在城外二里許後改爲衍恩寺 國朝康熙閒太守尹會一祀王於其中因名張公祠則此石移置祠下爲宜

道光癸未元氏縣村農掘地得唐建中二年賈夫人墓志末有後一千二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一字與掘者姓名適合計建中二年辛酉至今道光癸未蓋一千四十六年數稍不符然其術亦奇矣

濟南西門外五龍潭其西曰潭西精舍壁嵌顏書竹山聯句桂學博未谷重摹上石者曩安麓村得墨跡於太倉王氏正定梁相國借其於秋碧堂帖中後不知所在及未谷得此真本於山

右高姓知梁本剪禱裝成頗有訛誤遂訂正而鐫之

乾隆庚辰朱文正告祭南岳至湯陰謁嵇侍中墓墓在殞村野田中碑為宋韓魏公所誌文正向村人借木凳登而讀之乃邑人任倫所重錄碑忽搖抗讀竟尙不止亦異事見文正年譜

東坡馬券帖并頌濱詩山谷跋共四石舊在嘉禾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人求得之復為好事者購取其二餘

二石遂湮榛蕪中乾隆甲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購得人聞所藏

二石又於祠中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

西湖錢王祠有蘇公表忠觀記乃重摹勒石者原刻僅存二石

舊在縣學嘉慶丙辰葺祠錢梅溪泳王之裔孫也請於當道移

置祠內

嘉慶閒秀水西埏里重發街衢得一碑銘文云人豐翁集市井

駢闐後一行云大宋政和三年癸巳歲前又一行云大宋嘉泰

元年辛酉歲正月十六日用石重砌其陰刻秀州嘉興縣郭五

鄉居住會首胡公佐張世隆精嚴寺淨悟大師有肱張安言羅

明之馬悅沈爽費元實陳章吳拱遍募眾緣同力重砌大市官

街一道自韭溪東砌至菩薩橋聖宋政和三年六月十一日下

手興工發砌伏願保國安民風調雨順仍願捨錢僧俗施主洎

普天之下一切有情增延壽算植福無疆書此謹記泥水都料

邵宗仁弟宗義等崇信書磚藏葛廣文星垣家

山東德州有雁塔明洪武三十年建萬曆四十年濟南同知孫

森納二石塔中具甲乙科姓氏我 朝康熙三十一年州人田

侍郎雯重葺補石二別書石記事甲科止康熙乙丑乙科止康

熙庚午嗣州人又於原石續刊進士題名至雍正癸丑科舉人

者

至康熙庚子科又補石二續州舉人至乾隆丙辰科道光開張尙書祥河為山東糧道駐德州鳩工新之續考進士姓氏自乾隆壬戌至道光丙戌科凡十三人舉人自乾隆戊午至道光壬辰科凡五十四人書勒於石此本慈恩雁塔故事而廣其義類者也

杭州長明寺舊藏貫休畫十六應真像題款作小篆相傳明慈聖太后賜紫柏大師者雍正初巡撫李敏達衛移至聖因寺乾隆丁丑 高宗南巡謁寺瞻禮以尊者名號沿譯經之舊未合梵夾本音亦與章嘉胡圖克圖據梵經所定者互異因依同文韻統合音字并位次於畫中原署標誌之外系以贊重為書籤仍歸長明寺供奉

西湖兩巨剎南淨慈北靈隱 國初皆燬於兵後靈隱再興淨

養吉齋餘錄卷六

十

慈積圯久未能復也舜瞿和尚既繼法席度材鳩工經營二十一年始克成就方建毘盧閣時四壁乏夯石而官以南山鄰省治禁不得採會上方伐松者發其根得萬石足資夯石無關又閣無架梁臨安山村有連理木已度及之而村人不許中元夜合村夢眾僧為淨慈乞施梁否則將自伐之矣逮曉風拔其木因感而施之故上梁法語云樹生連理之梁地湧積劫之石蓋紀實也

洪武船符織黃絲為之厚如一錢高九寸濶一尺八寸織雲龍為欄濶一寸中織一船張帆而行前織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此符驗方許應付船隻如無此符擅便給驛各驛官吏不行執法徇情應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準此凡七行五十三字首行十字餘行八字末行三字後綴洪武二十六年月

日蓋以制誥之寶年月旁墨書信字貳百叁拾玖號八字按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公差人員係軍情重務及奉特旨差遣給驛兵部填給勘合所差人員轉赴內府關領符驗給驛前去事還就便銷繳其給發各王府及山西北平山東陝西廣東福建遼東貴州等處都司布政司各六道雲南都司布政司陝西涼州衛各十道浙江江西湖廣四川廣西布政司及金齒衛各五道都司不與如有軍務以多樂快船飛押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設置馬驢船車什物俱有定例但有損壞缺少將有司并驛所當該官吏坐罪仍督併修理補買自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勘合而符驗不復關此蓋洪武時水驛符驗也舊藏湯雨生副戎貽汾所在杭州時出以示客余與同人皆賦詩雨生工詞翰善畫與琴金陵之陷方病居於家賦絕命詩衣冠投

養吉齋餘錄卷六

十一

水死

養吉齋餘錄卷六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七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古文孝經孔傳亡於梁續出於隋唐儒辨爭遂至淪棄著述家罕有及者其書蓋久佚矣嘉慶閒杭人汪翼滄貿易日本之長崎得此本以歸書中義字作誼未經明皇敕改尤爲古本之徵已刊入鮑氏叢書原本刊於其國之東都紫芝園太宰純序後有一印字曰德夫末稱享保壬子中國康熙十一年也翼滄撰日本碎語亦曰袖海編記置域山川物產甚備

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皆云焦贛撰今世所傳易林本有漢時舊序云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據漢書京房傳焦延壽是昭宣時人不當言王莽時延壽梁人不當言建信天水王莽改千乘郡曰建信天

養吉齋餘錄卷七

一

水郡曰填戎則莽時有建信無天水不當二者兼稱序稱費直撰直宜元聞人不當爲王莽時人作序劉向別錄劉歆七畧不載易林故藝文志亦無之二劉在費直後直且序之何以二劉不加著錄曩讀易林頗疑之而無以辨其誤樓霞半陌人先生廷相篤學士也其言曰漢書崔駰傳駰祖象王莽時爲建新大尹稱疾去在建武初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易林者王莽時建新大尹崔延壽撰非焦延壽也新信聲同大尹形誤天水崔形誤爲焦焦崔同字延壽寫者知有焦不知有崔誤崔爲焦因復改象爲贛又妄取儒林傳語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九字附益其後而詞理不屬若贅疣然非其本文甚易見本係東漢人之筆而不著其名妄人輒加東萊費直長翁曰七字以冠之彼見儒林傳焦京之後卽云費直字長翁東萊人

也因此造意尤可笑云云陌人又詳考易林以為觀象玩辭非言災變焦京之書則長於災變兩家之說迥不相似遂改題曰崔氏易林有嘉慶丙子三月自序此書自隋志據原序嫁名於焦千餘年後陌人始發其覆異哉余在萊州從崔文泉借鈔而世間尙少知者又隋志名易林變占王俞序名大易通變漢序名爲六十四卦變占東觀漢記名爲周易卦林崔駰傳稱家林其實卽一書也

揚子雲劇秦美新爲世譏議太元擬易世亦罕有讀者蜀邨人孫瘦石澈嘗爲考證元首文並次元攤瑩捃圖告數錯衝八章每章爲之注散於首測贊詞之間其弟澍從之講授因前明唐子畏影宋本增補温公集註脫誤二百五十餘條道光閒刊行之澍序謂莽篡國擬周官行夏時劉歆傳會經傳以聳警天下

養吉齋餘錄卷七

二

揚子欲顯列其事則無補於劉宗退耕岷陽則將得罪於新室故遠託義文近稟漢家正朔以寓故君亡國風雨飄搖室家之感九九八十一首陳否泰消長之機刺師辟究王誦無首無之旨峻詞危其艱深者以避禍耳云云孫氏弟兄蓋蜀士之秀傑而甚好學者聞皆下世矣

唐李筌撰太白陰經爲兵家言者此書最爲近古 國朝四庫所收乃范氏天一閣本全書總目云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咸豐四年國子監生程祖慶以校定家藏本進呈卷首有天無陰陽一篇第九第十兩卷有太乙課式向背擇日出師安營察情勝敗之容向背神煞門戶龜卜山岡營壘等篇皆爲范氏本所無又以錢氏叢書內所載李筌進書表文一通補錄於前於是太白陰經遂有

完本

明嘉靖閒錫山呂氏所弄朱子論語先進一篇註稿真蹟凡二十五章裝成四十二幅筆勢迅疾而道勁如屈鐵其塗竄處與今傳本閒有異同當爲未定本王文端杰嘗爲之跋今此真蹟不知在何處

宋鄭克因五代和凝父子疑獄集復采摭舊文附益宋事爲折獄龜鑑頗稱於世明時刻本已佚其半諸城李方赤璋煜有舊鈔本稱爲全書而無目錄海甯許珊林榭復於永樂大典中求得之遂成完本惟宋志作二十卷今李鈔本與大典本並八卷蓋原本分二十門門各一卷不知何時合并觀二本行款皆就宋本繕錄則由來久矣今爲李公宗昉所刊又崇陰比事一卷附錄一卷宋桂萬榮撰明吳訥刪補桂本取疑獄集參以折獄

養吉齋餘錄卷七

三

龜鑑比事屬詞仿唐李瀚蒙求之體括以四字韻語而自爲之註明景泰閒吳文恪病其徒拘聲韻對偶而敘次無義乃刪存八十條以事之大小爲先後不復以叶韻相從并稍爲點竄其註又爲補遺二十三事附錄四事別爲一卷今外閒僅有鈔本蓋從四庫全書中錄出者余嘗從胡潤之林真借觀今潤之歿於王事此書不知存否

宋尤文簡全唐詩話六卷乾隆閒浙人孫濤以搜羅未盡取集中載其人而遺其事者續爲卷七得五十三人人與事俱未載者續爲卷八亦五十三人

斜川集南宋後流傳已寡康熙閒有詔索之不獲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真其餘率因謝幼與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同遂竄其集以欺世據王弁州題跋知以劉集充斜川在元時

已如此乾隆癸巳纂四庫全書山左周編修永年於各韻詩下得叔黨詩文散片若干首其後錢塘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浴所見此稿本以告仁和吳麗煌長元麗煌借歸錄副又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訂謾補闕釐爲六卷寄致鮑濂飲先一年武進趙味辛懷玉集翁覃溪學士齋見此書亦採自永樂大典者以請急南下未及錄稿既而於鮑氏見之復加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遂刊入知不足齋叢書迨嘉慶戊辰詔輯全唐文法時帆式善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勒爲二卷皆前刻未收者而叢書中僅載時帆跋語詩文二卷未補入也

劉壘字起潛家南豐之淺村自號水雲元初任本州學正擢延平路教授所著書一百三十五卷傳者爲隱居通議三十一卷

養吉齋餘錄卷七

四

水雲村泯彙二十卷吟稿十二卷隱居通議水雲村稿四庫館書目已著錄惟書目載水雲村稿十五卷自十六卷以下以爲有目無書而劉氏藏本則未嘗闕佚且亦不盡青詞祝文吟稿則四庫目未載其十九世孫斌任浙江布政司刊隱居通議斌子斯湄任山東布政司刊泯彙吟稿後附刊恕庵遺稿一卷爾齋文集一卷恕庵名冠寰宇向之嘗編古今詩文曰詩文廣輪水雲十三世孫也爾齋名疑字二至號稽堂康熙開官崇義訓導著有詠原表說文解字詠原石鼓文定本王文成公經營橫水方畧詠原全書六書夫說說文解字夫恕庵孫也

仁和阮泰元讀于忠肅公旌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

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于公初爾其志之云云阮氏所云三疏鮮有知者朱文正與修明紀綱目時亦未見故有詩云昔編明紀未博考誌此逸事傳無窮

頃從孫稼亭福清借讀安危注四卷吳姓輯姓字專愚號鹿友揚州興化人明季大學士嘗命督師後爲他宰執構陷謫戍鼎革後隱潭涇因用漢陸生語爲此書上自留侯終於信國皆有論斷留侯始終爲韓信國不忘報宋蓋愴愴之意如此

明臨海朱伯賢所定唐宋文卽韓柳歐陽三蘇曾王八家曰六家者合蘇氏爲一也世傳茅選蓋後出

毛西河先生所著書已刻者凡經集五十一種二百三十六卷文集六十六種二百五十七卷共四百九十三卷古稱集之多者自沈約後稱唐之元白宋之歐蘇然休文集一百卷元白長

養吉齋餘錄卷七

五

慶集合一百八十五卷歐集一百十四卷東坡合南征南省黃州北歸脩耳諸集亦僅一百七十五卷未有若西河合集之多者歿未百年板歸坊賈剝蝕散佚歷久滋甚乾隆間同里陸君體元聞風太息因轉句戚屬不惜重貲買歸於家修其殘缺補其遺亡并以印本分餉邑之鄉先生與官斯土者今板尙存陸氏完好無恙

韻書所以別聲不爲詩設詩韻之稱毛西河謂爲試韻之訛前人謂其臆說元吳澄支言集有張壽翁事韻掇英序曰荆國東坡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爲工倘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免於檢閱於是乎有詩韻等書然其中往往陳腐用之不能起人意云云然則其始以韻府之類便於作詩押韻故謂之詩韻耳竹垞經義考既類次爾雅二卷而形聲訓詁之屬闕焉南康謝

蘊山中丞啟昆撰小學考五十卷補之謂小學皆所以解經也
首 敕撰次訓詁次文字次聲韻次音義書成後其子觀察公
嘗刊板而流布未廣旋燬於火其孫蔚青刺史質卿欲重刊而
覓外間印本不可得咸豐間忽於長安市中見書簿有此書名
急詢之則已為人購去宛轉商之贖以重價復行校刊前有翁
覃溪錢竹汀姚姬傳諸序蔚青今為乾州牧
梅定九文鼎年二十七從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璿所藏臺
官交食法即為訂補注釋成歷學駢枝四卷竹冠歎服康熙間
相國安溪李公以歷學疑問三卷進呈乙酉南巡 召見於德
州舟次者三從容問答賜坐移時賜 御書續學參微四大字
謂相國曰此學世鮮知者其人佳士惜老矣眷注之隆如此所
著歷學書六十二種已刻者十七種算學書二十六種已刻者

養吉齋餘錄卷七

六

十六種想其日久湮滅復臚列書名各繫數語發揮撰述本旨
為勿庵歷算書目一卷勿庵其別號也
新安姚際恆首原康熙閒人撰詩經通論十七卷前有論旨一
卷大意謂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明人之失在於
鑿欲掃去臆論新譚惟尋繹文義辨別前說從其是而去其非
此書世無傳者韓城王文端家有鈔本其孫寶珊方伯篤刊於

蜀

雙就園成杭州駐防官西安副都統咸豐乙卯於市上購書一
冊乃其先世太傅端純公佟國維所著卦爻解義命其子德克
新作序隆科多繕錄者冊為康熙丙戌錄成百數十餘年矣不
知何時流落關中適為其後人所獲西河集有佟國舅一等公
周易註序當別為一書也隆科多以二十一罪款論死其書法

秀整頗近晉唐人隆科多為太傅第三子有弟慶福後襲公爵
德克新亦不知為長為次

明萬歷聞連江陳第字季三號一齋由京營歷官游擊有將畧
尤喜讀書藏書萬餘卷有世善堂藏書目錄入 本朝子孫不
能守乾隆初錢塘趙谷林豈齋金往購已散佚無遺矣勾得其
家目錄谷林稱為斷種秘冊者約三百餘種鮑涿飲廷博按目
而求四十年一無所獲

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為天下冠阮公元撫浙時刊其書目為
四卷又以類分帙共為十卷兵火之後蓋散失不少矣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藏書甚夥其卷端皆有印識其文云二萬
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勩願後人勤講肄專文
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墜如不材敢賣棄是非

養吉齋餘錄卷七

七

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近聞其家舊藏已不能守良可歎息
國家文化翔洽篤學之士剴經緝史網羅百家即以吾兩浙言
則有若趙氏小山堂盧氏抱經堂汪氏振綺堂吳氏瓶花齋孫
氏壽松堂郁氏東嘯軒吳氏拜經樓鄭氏二老閣金氏桐華館
收藏皆極富今故家雕落遺籍散亡復遭兵燹盡付劫灰可勝
浩歎

鮑涿飲名廷博字以文歙人遷烏程之烏鎮生平於書無所不
窺搜緝宏富參校精審乾隆閒開四庫館進書三百餘種奉圖
書集成之賜後刊知不足齋叢書 仁宗傳諭撫臣曰朕讀鮑
氏叢書名知不足齋與宮內齋名同為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
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二十五集進呈蒙 賜舉
人後刊至二十八集年八十卒於家

乾隆時博訪遺編進書百種以上者擇其精本 御製詩章題識簡端三十年以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馬裕四家所進書多至六七百種各 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又進書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堦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璩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各 賜初印佩文韻府一部

紀文達家藏順治閒縉紳冊法梧門跋定爲辛丑年以王西樵次年遷考功也時王文簡爲揚州推官冊後又有阮文達跋云其家藏有前明天啟縉紳冊

何子貞編修紹基於長安書肆買得明壬戌翰林館課五冊附己未館課二冊爲金陵廣慶堂梓行前刻修撰編修庶吉士姓氏其課題有論序議疏詔敕表露布檄解狀問對賦頌說記箴

養吉齋餘錄卷七

八

銘啟詩詩亦備古律諸體非場屋八韻與今之館課僅以詩賦者異

乾隆戊子翁覃溪方綱視學粵東得坡書天際烏雲帖墨跡又在英德南山後壁見坡公手題重摹二石以一嵌廣州使院壁一以自隨因自號蘇齋癸巳以所摹蘇米二石嵌齋壁蘇蹟卽南山石米蹟則藥洲九曜石之一也因題扁曰蘇米齋是冬購得宋槧蘇詩施頤注三十一冊凡存目一卷詩三十卷卽宋漫堂舊藏本有毛氏汲古閣宋商邱諸印乃復題扁曰寶蘇堂覃溪工蠅頭書用文待詔故事四句後元旦以瓜仁一粒書坡公金殿當頭紫閣重絕句一首又每於一粒胡麻上書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六句後又以胡麻十粒粘紅紙帖每粒作天下太平字戊寅元旦書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書歎曰吾其衰矣果

以是月二十七日遽歿

陳枚孫祐金昆戴洪程志道有合畫清明上河圖孫祐周鯤丁觀鵬有合畫十八學士圖卽世甯唐岱沈源有合畫幽風圖又唐岱沈源合畫幽風圖皆 國朝畫院中尤有名者

蘭亭之會尙矣唐大厯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迨元至正閒參軍劉仁本仿蘭亭故事修禊於秘園湖會者二十四人頗傳人口乾隆十一年丙寅閏三月三日杭州太守滿洲鄂筠亭敏修禊事於西湖賦四言五言詩會者凡六十一人錢唐梁谿父文濂周穆門京金江聲志章金冬心農厲樊榭鷓丁龍泓敬張柳漁湄陳甸山兆崙陳眉山兆嶠呂邦堂伊吳甌亭城施竹田安陸抑齋秩吳藍田玉增施北庭亭樞周聞鶴宸望丁誠叔

養吉齋餘錄卷七

九

健吳奐若璠增施大醕學濂吳蘭林玉墀厲繡周志黼仁和許初觀大綸孫晴湖陳典胡質孚旌汪復園臺梁設林啟心顧耕欄正謙杭堇浦世駿王茨檐曾祥顧寸田之麟張南漪增皇甫藥坡鯤孫瑤圃庭蘭杭縣圃世瑞趙勿藥一清吳萬洲中麟歸安茅湘客應奎孫武水林慈溪鄭雪崖羽遠會稽魯秋陸曾煜平湖陸恬浦培張鐵珊雲錦葉迎坡鑾陸雲軒騰海寧施蘭坻謙許復齋承祖鄞縣全謝山祖望秀水錢籜石載德清徐南墅以震徐柳樊以泰徐根苑以坤衲子則焚虛明中讓山篆玉其非浙產者南陵劉迴含琦歙縣汪秀峯啟淑宣城施藁齋念曾滿洲舒雲亭瞻長沙周雪舫宣歙閩縣林餘齋緒光及筠亭太守也太守彙刊其詩而明中爲之圖穆門爲之序

乾隆閒高密李石桐懷民因楊升庵詩話言晚唐詩一派學張

籍一派學賈島遂做張爲主客圖爲中晚唐詩主客圖二卷上卷以張水部爲清真雅正主上入室朱慶餘入室王建於鵠升堂項斯許渾司空圖姚合及門趙嘏顧非熊任翻劉得仁鄭巢李咸用章孝標崔塗下卷以賈長江爲清奇僻苦主上入室李洞入室周賀喻鳧曹松升堂馬戴裴說許棠唐求及門張祐鄭谷方于鄴林寬石桐詩學水部弟少鶴憲喬學長江及門之士皆守師法時謂之高密派

漢初有白國王其夷爲白人後爲爨王則爲爨人爨蠻之名甚久有號盧鹿蠻者字譌爲獯獯兩迤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詳見皇朝職貢圖及郡邑志嘉慶閒雲貴總督伯公麟以諸種人輯爲圖說上呈 乙覽尤爲詳備又夷經皆爨字狀類蝌蚪爲納垢會阿丁所撰騰越志作納垢會阿阿撰字凡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命

養吉齋餘錄卷七

十

曰躋書稱其人爲書祖

道光二十五年俄羅斯國呈進本國書籍一種由薩那特衙門移送庫倫辦事大臣委解京師計三百五十七號八百餘冊圖二十二儀器二具奉 旨交理藩院收藏其書皆俄羅斯字譯出書目凡天文地理兵書戰法礮械醫藥種樹本國各國史傳詩文集性理經解律例之類宏纖備陳地圖尤爲詳悉

養吉齋餘錄卷七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八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吳振棻纂

慎郡王允禧 聖祖第二十一子雍正間封貝子晉貝勒乾隆初晉郡王尙風節樂交寒素號紫瓊岩道人嘗作六君咏謂陳恪勤鵬年趙恭毅申喬沈文恪荃王文簡士禎查二瞻士標王石谷輩蓋王兼詩書畫三長故詠沈王諸人陳趙爲名臣則志向慕意也

范文肅文程爲開國名臣順治間以疾告 世祖親和藥餌馳賜十四年遣工就第圖其貌藏之大內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興七句會元秦弒卷本房初閱以其平而棄之會 世祖作此題文試官探知破題爲詩教有七亟欲索七股格者遍索不得閱秦落卷乃七股遂置第一臚唱日

養吉齋餘錄卷八

一

一甲至二名不及秦 世祖色不懌至第三名爲秦卷 世祖大悅曰吾意此人必鼎甲也 賜袍服特比狀元時以爲異數順治戊戌狀元爲常熟孫承恩 世祖甚重之孫時方生一子 世祖問爾子曾取名乎對曰未也 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爲元旣而曰狀元爾已做將來可爲相當名相未幾孫卒子亦坎坷終身 恩眷雖渥無如命何

徐立齋元文順治己亥廷試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公庫納爲執鞚公以館師辭乃改命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饑乎命賜之食一日攜公至僧恣蕉園方丈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 世祖亦不强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朕門生也恣與左右稱賀

順治間有 詔命詞臣修玉匣元帝化書檢討淄川唐濟武先生上書以爲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焯給事中陰潤事忤旨罷歸

康熙癸丑冬 召熊賜履葉方藹張敦復韓莢至起居注館作太極圖說取熊第一因問平日所著書以閑道錄進呈 聖祖稱善 命裝潢親題其簽曰熊學士閑道錄迨罷歸僑居金陵十餘年稱清涼老圃 聖祖南巡迎蹕道左 念舊時講幄之勞賜羊四腔酒一尊果三盤脯四束復賜御筆太極圖說一卷 御書 聖製中秋卽事詩一軸後復內召游擢大學士以母喪歸及南巡復郊迎 上駐馬慰問旋賜御用鹿尾等物又賜人蔭十勛及御題經義齋扁額

養吉齋餘錄卷八

二

時所取門生不下千人令諸臣扶助以望成就於是門生尙書王鴻緒等非門生大學士王揆王頊齡等助銀三千餘兩 命交江甯織造曹頌生息給其家文端長子志伊嘗 召見不能奏對授編修歸里次子志契志夔志契乾隆初錄用爲翰林孔目

高文良其倬奉天鑲白旗人康熙甲辰進士著味和堂詩集當擇萬年吉地時 命往審定文良目短視 賜以千里鏡

王揆字藻如太倉人康熙庚戌進士明大學士錫爵之曾孫父時敏字烟客以畫名生九子皆貴顯揆其季也六十年冬奏請復二阿哥儲位奉 旨切責雍正元年八十乞休 命以原官致仕當時東宮再廢虛位者十年揆未識 天命所在妄有論列而心本無他究勝緘默故 聖祖優容之

蔣伊字渭公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康熙十八年進十二圖一難民妻女圖二刑獄圖三寒窗讀書圖四春耕夏耘圖五催科圖六鸞兒圖七水災圖八旱災圖九觀榜圖十廢書圖十一暴關圖十二疲驛圖疏請俯賜覽觀庶幾顛連瑣尾之狀纍纍乎如在目也呻吟愴歎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其致君堯舜之意可謂深切矣

學士孫在豐從獵南苑有鷹銜而走 聖祖以御用弓矢授在豐射得鷹遂賜之謂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才也及試武進士復命之射射連中

康熙間張文貞之父張九徵歿 命閣學王鴻緒奠茶酒母沙太夫人歿 命閣學布泰徐嘉炎奠茶酒先是因母病乞假歸省 賜其母 御書金剛經五部并鹿尾一盤

養吉齋餘錄卷八

三

張文敏公照相傳爲斷臂僧後身初名默後易名照年十四入庠十七舉於鄉十八成進士引見時奏照年幼未習吏事願讀中秘書 仁廟顧左右曰此人頗有膽散館以檢討供奉 內廷 憲廟卽位問張文和廷臣中有通禪悅者否文和以張照對因召問曰視朕何人對曰是佛汝自視何人對曰乾屎橛言下大契詳見許元仲三異筆談

文敏嘗置義莊于畝奏明奉祖遺命蒙追授少宰給封典三代並建特祠於橫雲山之下春秋遣官致祭實爲曠典祠外爲橫雲山莊竹木環而有宿雲菴尊經閣諸勝又以蘇松高阜地非多金不能得一穴因捐地若干畝爲義冢咸豐間其從曾孫祥河官尙書復有捐地備葬之奏

張清恪伯行撫江南與總督噶禮不合康熙辛卯江南鄉試物

議沸騰有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語謂主司左必
藩趙晉也而蘇州士子復迎財神入文廟事聞 詔尙書張鵬
翮與督撫按驗總督故驕橫欲遏其事清恪疏劾督臣抗旨欺
君營私壞法噶禮亦以他事誣奏 詔俱解任以張鵬翮赫壽
按之謂清恪所劾全虛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復 詔尙書穆和
倫張廷樞再審審如前議 聖祖以清恪天下清官第一此議
是非顛倒命九卿臺諫矢公再議九卿持不上翼日命清恪留
任噶禮革職科場作弊之人尋亦正法江蘇士子榜於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

雍正初清恪爲禮部尙書以宋五子書集解進呈 世宗親書
理學名臣四字賜之召對以年老論免跪或奏事跪久輒命內
侍扶之起凡祭祀大禮如郊壇視牲辟雍祭告向皆王公大學

養吉齋餘錄卷八

四

士之事特命清恪行之而闕里追封先聖五代命以便道歸省
其家尤異數云

郝雪海浴巡按四川策吳三桂必反疏陳其跋扈狀三桂銜之
以他事誣奏流盛京康熙間復起爲御史累官廣東巡撫以勞
卒前撫傅某以軍興不時挪移庫金逾四萬兩公請以庫項扣
抵諸務倥偬未及扣也護印者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 聖
祖言公前任巡鹽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奪官並免追庫項
以昭優恤廉吏至意

彭中丞鵬聞人耿精忠之亂逼降不從盡去其齒後爲三河令
行取工科給事中彈劾權要舉朝憚之與山東郭公琇齊名

陳啟泰遼東人康熙間任漳南道耿精忠叛啟泰度事不可支
令妻劉氏及妾婢幼女二十一人先就縊僚屬畢至啟泰慷慨

陳義各慰遣之遂朝服再拜自經其子汝器未隨任聞遇害赴
漳迎櫬爲海賊鄭錦劫之去越二年乘間脫歸 聖祖以其父
子忠義加贈啟泰工部侍郎授汝器右通政二十年正月 聖
祖御乾清宮賜宴以汝器及光祿卿馬世濟父皆殉難 特召
至御座前賜之酒

湯文正侍直時 聖祖命錄詩文進覽有年老才將盡憂多道
轉親句 聖祖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文正對曰臣幼遭
亂離半生在憂患中隨事體驗道理轉覺親切天顏和霽從容
顧問 聖主優禮儒臣古未有也

康熙中臺臣有請濬海口者 聖祖遣官行視還奏當如臺臣
言河臣冀董其役而 朝命乃屬之皖臬于清端河臣大失望
因別册一議疏上之下九卿議多右河臣者實應喬子靜萊聞

養吉齋餘錄卷八

五

之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會 聖祖以役
大費重意未決復 命詢淮揚人之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
重賄啗子靜子靜笑卻之淮揚士大夫集子靜所子靜昌言曰
如河臣言有大害四某當以死爭諸人聞所陳說咸以爲然乃
篝燈草議明日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
子靜方爲講官與焉既而 駕御南煖閣 聖祖顧問某學士
曰海口事如何某學士亦右河臣復顧問子靜因力言不可狀
聖祖曰爾一人意乎對曰淮揚人皆同臣有公議當奏上翼

日進議復至會議所具論得失主河臣者噤不能發聲於是議
遂寢戶尙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

斯文襄爲 國朝治河名臣幕客陳潢錢塘人善治水文襄用
其策遂有成功嘗著河防摘要一書同里張靄生復纂河防述

言一卷附之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特授潢僉事道令贊理河務其後兩河既奠潢做古溝洫法爲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文襄開屯收息以業兩河游食貧民補歷年糜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構慮分界歸者如市關土漸廣佔利私墾者多有司清釐奸民騰謗忌者乘之文襄與潢皆削職潢死文襄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 朝得追復其官文襄所治如堤堰壩塞清口潭改南運口於太平壩疏皂河闢中河其議悉自潢發之故疏陳懇款自言不敢冒功罔上以負死友文襄功名彪炳國史而潢事尅有知者

滄州陳公鵬年知江甯府以爭加賦事爲總督阿山所惡假事誣劾陳後復起知蘇州重游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

養吉齋餘錄卷八

六

遲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游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總督噶禮以爲誹謗復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謂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 命復其官後累官至江甯布政使

魏敏果在臺垣一日與吏尙王公永吉遇於途魏當迴避王堅請魏小轎先行次日令其宗人語魏曰吾每過魏公門巷闕寂若無人者吾甚敬之若避我則我心何安後弗復爾魏平時不謁權貴大學士金公之後請告去官詣伏魔庵巷與魏寓近謂老僧曰吾慕魏公恨未識面今將歸矣可一見否僧以告之乃走晤

敏果嘗夢葛巾青衣儒縵者二人召之曰先師召汝魏從之至一處宮殿崔巍導入殿門命行禮二人鳴贊先行九拜禮曰此先王之禮後行三跪九叩禮曰此時王之制拜畢賜飯一盂筯一雙食畢命出魏曰可到地處否乃導之謁四賢祠堂三間內四人分坐分兩層上層二人一貌清朗一貌蒼古下層正坐一人貌修偉面東側坐一人黑而髯命行四拜禮正坐者閉目不言側坐者呼魏名厲聲曰范祖禹說你有些好處你勉勵著唯唯而退二人復從舊路導之歸寓乃寤魏生平好談夢此夢尤奇

敏果嘗爲益都馮相國所薦馮魏同榜進士而無深交一日魏叩馮所以薦者馮曰余爲祭酒值丁祭凡不與祭者例於前一日瞻拜公每期必至一日大雨泥深三尺同官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未幾公至肅然瞻拜而去此外果無一來者此余之此以知公也

養吉齋餘錄卷八

七

哲勒肯滿洲正白旗人由中書累官至尙書 聖祖嘗與大學士馬齊論在廷諸學士追憶哲勒肯批本最速且言其草書敏捷時稱飛手爲褒美云

覺羅武默納滿洲廂黃旗人康熙間以內大臣奉詔往視長白山還京疏聞因加長白山封號秩祀如五嶽 聖祖嘗召入養心殿 命工繪其象以賜 諭曰將此像與爾子孫世世供養雍正間以鄂文端爾泰總督雲貴廣西鑄三省總督印合對文端年命擇吉日 命怡親王在養心殿監鑄文端在滇恩賜稠疊不可殫紀嘗賜四圍龍補服及龍袍又賜內庫銀四萬兩世宗五十萬壽宴廷臣特留親管克食一盒及御筵果餌寄賜

又元旦御用團圓餅特留一枚賜之此皆逾格恩眷非尋常賜物比

黎志遠字甯先閩之長汀人康熙己丑進士為御史時密劾年羹堯專擅貪汙 世宗納其疏不下羹堯敗乃出以示羣臣嘉其剛正進大理寺卿

魏廷珍字君弼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性骨鯁為漕督時文覺國師南行朝山儀衛尊嚴地方大吏膜拜如弟子至淮關督年希堯首行此禮河督嵇文敏不得已從之魏獨直立不拜且上疏言臣不能從佛法 世宗亦不之罪

雍正間以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金銀綾綺衣物器皿 賜左都御史蔡珽奏言房屋乃國家舊賜羹堯者奴婢則內府所隸之人既蒙 恩賚臣不敢辭若金銀綾

養吉齋餘錄卷八

八

綺等皆不可問之物釋氏有言審已功德量彼來處臣不敢受王文恭頊齡華亭人由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松江海口潮日再至文恭拜相時一日三潮人以爲異後以老乞歸凡三請雍正二年始致仕 命俟 孝恭仁皇后服除歸里口占云從此光陰爲我有當時白傅詠清娛分司猶有行香務爭似歸田一事無乃竟不及歸而卒數爲之也卒年八十一

雍正間鴻少張應詔字圖南湖南人嘗官兩淮運使巡鹽御史承貪吏之後整飭廉隅一塵不染故鄉親族來冀沾潤者一切謝絕遂有發其先塋以洩怒者卒亦不悔家惟小屋數椽瘠田半畝可謂處脂膏而不潤矣

雍正間明史館纂修葉滋舉人也署湖廣總督福敏奏帶赴楚五年赴禮部試 特賜召見 諭令回楚不必候榜如中式以

此次召見准殿試是科中式特賜第二甲第十名進士曠典也福敏奏謝請授以文學侍從之任 世宗批諭謂其才可用爲郡守

世宗嘗問侍郎李紱曰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紱對曰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世宗笑而頷之又嘗問沈端恪近思汝嘗爲僧宗門精詣試言之端恪對曰臣幸得通籍方留心世事以報國家不復更念及此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皇上爲堯舜不願皇上爲釋迦 上改容禮之

高安朱文端兩朝相業彪炳一時及薨於位 高宗賜奠就坐地書帝師元輔四字爲挽額

乾隆癸卯王文端以總憲丁母憂家居明年年六十起授兵部

養吉齋餘錄卷八

九

尙書時 高宗方南巡文端趨行在謝 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之情當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文端感泣陛辭朱文正方扈從歎曰 上之待公厚矣

乾隆間編修沈德潛初授職隨班引見 上諭輔臣云沈德潛老名士令和消夏詩十首餘願和者亦和時於內閣軍機房分給筆札 賜飯及餅餌瓜果同和者編修裴曰修蔣麟昌鞠遜行檢討陳世烈廖鴻章翌日 賜文紗越葛有差

方恪敏觀承嘗攜其子入見 上解佩囊以賜又 命御醫爲其子種痘故恪敏詩云造膝幾人容抱子眷懷昨歲詔迎醫

梁文莊詩正在 上書房爲 高宗作擘窠大字 世宗駕至諸臣鵠立以俟 世宗仍命文莊書墨漬於袖又命 高宗曳之文莊遂弄此衣三十餘年囑他日服此就木志 君恩也

乾隆辛巳殿試將軍兆惠方奏凱歸 高宗隆其遇特派讀卷
兆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卽佳卷兆檢
得趙翼卷九圈遂定第一先是卷皆彌封是科以御史奏改先
拆封第一趙翼江南人第二胡高望浙江人第三王杰陝西人
因問讀卷大臣曰 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 上卽
以王爲第一趙爲第三越日 諭諸臣曰趙翼文自佳然江浙
多狀元陝西則 本朝未有與一狀元不爲過是時西師凱還
而西人適得元誠佳話也

乾隆時黔撫宮公兆麟長於應對 高宗亦言其口給時有鐵
嘴之號聞於禁中

養吉齋餘錄卷八

十

薦入觀詢及家世 上憶其事謂樞臣曰謝某乃燒車御史之
子也未幾擢興曉知府

和相柄國時聲勢薰灼人人結舌惟御史曹錫寶劾其家奴劉
全倚勢營私事閱數年和抵法籍劉全家資二十餘萬 仁宗
以錫寶能不避權貴抗詞執奏 命追贈副都御史銜其子照
贈銜予廕以旌直臣

朱文正自乾隆丙申入侍 仁宗於書房其後奉使於外 仁
宗篤念舊學每形之詩篇屢頒手札共一百三十九件 親政
後文正奉召至京恭繳 仁宗復將累年賜詩親選御書裝成
二冊以賜上册題籤曰兼葭遠目題册首日錦鱗雅什下冊題
籤曰山海遙思題册首日秋水怡神及文正薨 仁宗御製挽
章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恭錄焚於靈前

嘉慶戊辰春闈諸總裁覆命 上諭曰大學士朱珪爲乾隆戊
辰進士今年又值戊辰朕心默禱所得之士必有如朱師傳者
方謂得人次年己巳有江蘇知縣李毓昌查賑持正爲山陽令
王仲漢毒斃事發鞠實 賜李諡忠愍製憫忠詩以紀之癸酉
林清之變滑縣知縣強克捷先發李文成牛亮成之奸遂斷林
清應援而滑城破時克捷一家三十五口皆殉難 上諭有實
屬傑出良臣功在社稷之語 賜諡忠烈二公卽戊辰進士也
廓爾喀不靖時大學士公福康安督師勢張甚鈴下廝養憑藉
搏噬無敢撓其鋒一日與夫搜良家婦釵珥都司徐斐見而訶
禁其黨伍猝徐撻辱之冠服皆裂外舅姚公令儀方守成都捕
治之會大學士欲謁客關者言與夫爲姚知府捕治矣大學士
怒曰守敢爾耶詰其事則抗詞以對時已奏擢川東觀察乃遣

養吉齋餘錄卷八

十一

騎追原疏還而寢其事然直聲震軍中矣公妻縣人以乾隆丁
酉拔貢起家崎嶇戎馬間累官四川布政使

余由翰林出守大理歸省老親時座師章文簡子告亦居杭州
往問莅官行政之道公曰勤儉而已無他言退而思之以勤補
拙以儉養廉居官之要無踰於此公所居爲前明金氏別業

陳午橋鴻錢塘人由翰林累擢至通參 宣宗登極詔求直言
君上聽言用人理財疏娓娓數千言又請復輪班日講及畿輔
營田水利事言尤切中天下想望其風采在諫垣時嘗稽察銀
庫庫積弊久向者皆有所利縱不問趙公佩湘馭庫吏少嚴一
日由庫歸遽歿疑者以爲中毒故人益不敢問君受事必親視
出納杜虛收虛放諸弊他官吏恨次骨君奮然不顧然在庫亦
勺水不敢飲懲趙事也後數年假照截留之獄起事皆由銀庫

牽引至千餘人吏臨刑有歎者曰使人人如陳御史我輩安至此耶

養吉齋餘錄卷八終

養吉齋餘錄卷八

十一

養吉齋餘錄卷之九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臣 吳振棫纂

傅青主山生平詩文隨作隨棄家無藏稿戴楓仲搜輯為霜紅龕集久佚陽曲張思孝復輯十二卷又輯先生子壽毛居士眉我詩集六卷刊於宜興版旋燬道光間壽陽張靜生收原刻未載者六卷謂之拾遺咸豐初年里人劉雪厓彙集刊為霜紅龕集四十卷我詩集十一卷名曰備存意在賅備有所得即錄不復甄擇又附仙儒外紀十卷則集青主與郭還陽靜中二人之遺帙也

雪岬又編 國初山右四家文鈔傅青主霜紅龕集三卷戴楓仲廷斌半可集四卷畢亮四振姬西北文集三卷陳文貞廷敬午亭文編一卷文皆選錄而文貞獨少蓋闕幽之意篤也

養吉齋餘錄卷九

十一

富平李天生因篤康熙中舉鴻博當時所稱天下四布衣之一也所著受祺堂詩集田少華大令刊之文集采入四庫全書而世無刊本道光丁亥楊松林孝廉浚因馮雲杏所藏本刊成四卷庚寅又以探獲者續刊四卷

顧亭林先生博極今古每往來道路載書滿車朝夕讀不輟其少時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鴻鬱者四人設左右座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已聽之遇有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讀二十紙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則溫三史或南北史故先生之學習熟而不遺纖悉如此

李光坡安溪相國介弟隱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為詩有白沙定軒之勝 仁廟賜聯云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

白石問

平湖高文恪康熙甲申放歸原籍暴卒生時家人夢楊士奇來因以名之兩人皆由布衣致通顯蓋非偶然

何義門焯以拔貢為李文貞薦直南書房 賜舉人復賜進士

改庶吉士康熙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授編修直武

英殿五十四年有蜚語上聞 聖祖方自熱河還京命收繫并

簿錄其舍中書付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

日無有間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近科文者粘簽以進而辭吳

縣令餽金札稿亦厠焉 聖祖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僅坐

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

萊州有文官果花媽紅開時鮮麗繁密可愛實大二三寸許剖

之中有子數枚再剖之得仁作螺旋形味甘淡而有微香如蓮

養吉齋餘錄卷九

二

賁越宿則苦矣康熙間 聖祖嘗問掌院揆敘曰聞湯右曾工

詩有刻者令進呈揆對曰刻者未見適在臣寓有所作文官果

詩命取閱 御製賜和有茸香葉密待詩公句後西厓侍郎刊

懷清堂集以文官果詩冠於卷首志 恩遇也

杭堇浦先生應大科入詞館既而罷歸生平勤於著書年七十

餘讀書日以寸計所著若史漢疏證諸史然疑三國志補注金

史補闕歷代藝文志詞科掌錄詞科餘話道古堂詩文集榕城

詩話桂堂詩話各若干卷其餘零星考證成書者尙有數種腹

笥淹博老而好學一時殆無其匹

齊次風侍郎淹貫羣籍尤諳地理聞西邊用兵時上下或有所

問輒條其遠近險易以對驗之則出兩漢書志然同時讀兩漢

志者不盡知也

顧祖禹字景范晚號宛溪生時父夢范祖禹故以為名字隱居求志著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別為輿圖要覽四卷指示天下形勢如指諸掌徐尙書乾學修一統志開局包山延主其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以上景范不可至於投死階石始已先是甯都魏禧遇景范見所著書以為數千百年來所絕無僅有者

錢塘沈荪町名景梁字敬履家極貧而不妄取所居不蔽風雨縛蓋著屐枕蓆其中所傳秘書至數百冊喜元白廷玉詩求湛淵全集不可得撥拾叢殘積久編為三卷今四庫全書所收即此本也嗜酒苦不時得黃小松易歸自濟甯袖資以贈口占謝之云酒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胡盧久不提笑贈青銅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

養吉齋餘錄卷九

三

婁縣姚春木椿字子壽號樗寮博聞強識十餘歲以詩鳴中年絕意仕進晚歲尤用意宋儒諸書有司將以孝廉方正薦辭不就性和而介不妄取與家甚貧不成戚也所為詩不下數千篇今所刊通藝閣詩僅八卷文集六卷先為莊舍人仲方集費用活字板成之其後楊象濟沈南一以其自定稿訂為十二卷名晚學齋文集其所輯 國朝文錄張公祥河刻於陝西 國朝學案一書已創稿兵燹之後不可復問

錢塘張仲雅雲璈著選學膠言二十卷選藻八卷四寸學六卷垂綬錄十卷異字同音義若干卷已刻者簡松草堂詩集二十卷蠟味小稿五卷歸艸一卷知還草四卷復丁老人草二卷金牛湖漁唱一卷三影閣箏語四卷而文集十二卷則未刻仲雅為侍郎映辰子大學士梁公詩正甥大學士樞公璜婿凡春

閣輒以三公典試迴避晚乃以他途為湖南知縣解紱歸年七十餘矣猶步登吳山或至湖上與諸文士賦詩談笑無異少壯汪氏東軒吟社推為祭酒

莊芝階舍人仲方毘陵世族僑居秀州繼復遷杭性慷慨好言論嘗以宋呂成公所輯聖宋文鑑盡于北宋未及南宋乃為南宋文範一書閱二十餘年而始成今仲方歿十餘年而杭州兩為賊陷此書遂不可得

汪小米中翰嘉慶丙子舉人累世清門藏書富有性淡雅劬於著述而尤篤貧交里人爭賢之嘗結吟社凡十年得一百集擇存所為酬唱詩若干首為清尊集又屬費曉樓丹旭貌社中人仿西園雅集之意為東軒吟社圖余亦廁焉今相去三十餘年復更喪亂社中人十九宿草矣既憫人琴又悲桑海前塵如夢

養吉齋餘錄卷九

四

能無愴然

鄭板橋燮工畫蘭竹字亦有別趣嘗為濰縣令濰有木工某能效其書畫佳者幾亂真今人家所藏贗者十九

呈貢戴古村涪工為詩文劉寄庵大紳為五華書院山長刊瀕南五子詩古村其一也蔣礪堂吳巢松諸公皆賞其才余親家陳午橋鴻督瀕學選為拔貢生秋試屢蹶益淡於仕進懸壺市中一以吟嘯自適所為晚翠軒詩極清整有法度初稿續稿三稿四稿五稿共四十卷余在瀕時嘗以五律二首贈之

桐城姚石甫瑩工於文詞吏事亦精敏道光間擢臺灣道入見宣宗言爾文字甚佳何當時不入翰林對以臣不能書命

進冊子 上覽良久云爾書太劣石甫遂鐫一小印曰天子知臣不善書

桐鄉嚴緝生長佃儻工詩性喜乘馬嘗言人世策騎之榮莫如大將軍奏凱還朝三鼎甲臚傳歸第戲製象鞭二一題王右丞句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嫫姚一題蘇長公句云一色杏花紅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并作七律一章記其事緝生久困公車已未成進士入詞垣改官秋曹有倦游齋詩若干卷

楊謙江都籍回回人康熙乙酉丙戌武科解狀兩元累官石匣副將進方物至行在 命之射連中四矢 上喜曰不負欽定狀元嘗以 御製山莊晚眺詩賜之弟凱亦武進士能詩改纂

修武英殿雍正後仍晉武階官至湖廣提督

魏經國正白旗人少時供役大內善啖常苦食不足請於管工大人願夜以繼日米亦倍支一日夜漏下 聖祖偶出禁中聞力作聲問知其故因 命以米數升作飯賜食經國跪食盡之

養吉齋餘錄卷九

五

知為異材擢用守備累官江南提督

馬公全陽曲人初名瓌字具堂始隸兵籍乾隆壬申一甲第三人及第授二等侍衛出為福建游擊以事被劾更名全至京師入伍巡捕營復以兵應武試己卯庚辰再捷 高宗御紫光閣校試識公曰爾馬瓌耶公叩首引罪而技故絕人 高宗大悅賜一甲第一人一身再及第者古所未有真奇遇也公累官至江南提督討金川時為領隊大臣戰於昔嶺死之

唐侃旗人嘗隨大將軍費揚古征昭木多雍正間以副都統銜予告家於西山之下精於琴理在軍以琴自隨 高宗幸香山過其廬嘗使之彈大有松石間意

黃標字殿豪南澳人籍香山由行伍累官至虎門左翼總兵善射又善占雲氣測風雨凡東南海道淺深險易如指諸掌每戰

必親操柁所向有功嘉慶五年以軍事方殷未能入覲特命繪像以進

嘉慶間壯烈伯李忠毅長庚沿海盜最有聲所擊滅攻散如水澳鳳尾補網賣油七都等幫不下千艘終歲在海不歸即歸亦在鎮海修船備糧不至家也嘗封所落齒寄其夫人示以身許國恐無歸櫬之意後擊蔡牽於粵洋喉間中礮而薨先是禱於甯波關帝廟占籤詩云到頭不利吾家事留得聲名萬古傳故文達哭公詩云麥城久合關家識彷彿英風滿廟旗

張永祥淮甯人槍法精絕人呼爲張鐵槍嘉慶丁巳二月白蓮賊齊王氏卽所謂齊二寡婦者自楚掠豫將南趨襄城永祥以鄉兵三百人敗之於盧氏賊遂竄秦蜀當事給永祥把總銜意不屑也後十年阮相國元撫河南召永祥給役麾下撫浙時復

養吉齋餘錄卷九

六

攜與俱使教溫甯營槍法相國去浙而屠孟昭倬方知儀徵縣事聘之往捕巨梟蔣光斗等聞永祥甚馴謹而臨事慷慨無所撓阻有古烈丈夫風乃混跡騶鈴不能以功名顯惜哉

任昭才鄞人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阮文達元撫浙獲安南二千餘斤銅礮遭颶沈温州三盤海底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繫定撥其石入四空船則石船空矣浮起者數尺復以四繩繫二番之石船繫定復撥石入第一番空船浮起者又數尺如此數十番船與礮皆出水面此蓋祖秤象之意而變通之者昭才入營得微官以病卒

乾隆戊子新疆昌邑屯官中秋夜鶴諸流人男女雜坐屯官醉

逼諸流婦唱歌頃刻激變殺屯官劫庫據城明日烏魯木齊聞警都統溫公福率城中存兵一百四十七人往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疾馳至城下彼逸我勞且仰攻百餘人胡足恃前行無險可扼不如扼此山口一綫路以待其來賊易破也賊至德手紅旗令於眾曰望賊塵不過千人然皆亡命必死闕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但屈一膝伏而擊馬馬驚逸賊卽潰又令曰望影鳴鎗則不及賊且藥易盡當視我旗動乃鳴槍違者吾手刃之俄而賊鎗齊發震山谷德仍令伏不動有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鎗亦及彼矣旗一揮鎗盡發賊馬驚逸謀而乘之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貌如村翁乃臨陣能如是大官但善應對耳

養吉齋餘錄卷九

七

聞當時推爲名將累官至雲南提督予見於大理時年六十餘矣登陟險峻雙鑱無異壯盛嘗構屋於蒼山龍眼洞置酒召客飲飲次言少年爲劇賊無賴事不稍諱洵偉人也洵後對峙一峰相去約三丈鑄鐵爲板寬約一尺橫置兩峰之腰以通往來羅導客先往眾客色沮不敢前余獨從其後羅笑曰君誠有膽沃以一巨觥今衰老回思前事心轉悸矣

啞孝子昆明人乾隆間居東門外貧且啞不能治生奉母室中已出丐食有得則歸以奉母暑日或與以瓜受而不食強之不可瞰之則再拜奉膝下矣母亡眾議給棺不受至一井畔汲之得錢六千蓋所積以供葬費者後不知所往踰數十年有見之迤西者相傳爲仙去余謂孝子得仙固宜然事涉恍惚若其人則真孝矣惜乎姓氏之不傳也

乾隆間內府人馬寅著字協恭其父歿於遼左年十五告其母請歸父骨母曰兒不知家貧耶曰數年來母給兒果餌錢兒盡積之不足殆無幾母憐其幼難之固請不已乃典衣飾與之以一僕一馬往中途僕死未幾馬亦死協恭卒負骨千里徒步以歸後嘗為杭州織造

與於詩不知何處人父子同客曹縣嘉慶癸酉林清倡亂逆黨之在山東者應之九月初八日賊入縣署子先逸求父復入遇賊併斫之十一日子忽蘇父僵不能起恍忽間有神人為合其頭骨卒不死此殆有陰德歟大興舒鐵雲位作與更生篇紀其事

吳中杜士元性嗜酒能於核桃上雕東坡游赤壁事人物纖悉畢備號為鬼工乾隆間召入內 賜金帛甚厚士元狂逸之士

養吉齋餘錄卷九

九

不樂居禁垣嘗伐竹為洞簫踞松頂吹之守者以狀聞 高宗曰此人顛矣遂放歸吳而嗜酒佯狂如故

木園和尚字蛤庵別號湘溪道人順治間隨其師報恩入侍萬善殿問答輒當 聖意時報恩侍者多楚人師年最少 世祖以小湖廣呼之康熙間復入京 召見於玉泉山行在 賜飯徹所薦含桃食之後患脾疾 勅御醫劉元辨診視 賜參藥積食

康熙己卯 南巡駐蹕金山之江天寺住持僧超樂奏對稱旨因進磬山天隱語錄若干卷言磬山僧圓修為臨濟三十一世孫乃天童圓悟之同法弟大覺普濟傳法之師天童語錄蒙世祖勅賜入藏圓修語錄未經續入臣僧不勝拳拳越日傳旨准入藏超樂率眾僧合掌稽首而退扈從諸臣如張文貞

高江村皆親見其事圓修宜與閔氏子大覺普濟禪師名玉林嘗應 世祖欽召者也

養吉齋餘錄卷九終

養吉齋餘錄卷九

九

養吉齋餘錄卷之十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 吳振棫纂

南海梁藥亭佩蘭中順治丁酉解元絕意仕進三十餘年矣京師一巨公有舊同學招之入都令試禮部是歲巨公道典試梁成進士以門生禮謁巨公徘徊再三曰吾輩老兄弟奈何既而曰否者當先拜故人遂彼此為四拜禮若斷前好者拜已受梁拜如師生儀邵陽康乃心謂拜恩私室而廢朋友之大倫非禮也作座師門生辨

吾浙海昌陳氏仕宦稱最盛康熙以來有三閣老九尚書之諺其先齊高後也宋修撰世英由汴入浙數傳至諒遷海甯諒生榮始蒙母姓以陳為氏世稱高陳至今兩姓不通婚姻也郡名書渤海不書潁川

養吉齋餘錄卷十

十一

益都馮相國鄉舉時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以水噴面亦不醒舉家大驚而先生方夢登太山擁雪氣蓬勃而上回視十八盤天門歷歷在目至則張席殿中懸錦繡於門眾樂雜作鼎脯漿醴咸備若有神人揖讓酬酢成禮將退聞雞鳴海中日出如車輪遂蓬然寤寤時鼻息猶有酒氣

錢稼軒維城年少有才客京師為尚書公訥親所賞遂相結納乾隆乙丑殿試訥方貴幸非科目出身而 命讀卷稼軒遂得大魁榜眼莊公存與則稼軒內兄也兩家比屋而居毘陵人皆嘖嘖歎羨

乾隆甲戌散館繙譯題為陶潛桃花源詩是日 駕出步自西階向東行至翁方綱前取其卷閱之因問姓名 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 御定一等一名

張文端癸丑分房得海鹽張英字仲張官部郎投刺謁師名加玉旁以別之馬鳴鑿崑山人癸丑進士丙辰分房得山西馬鳴鑿二事正相類

吳縣潘榕皋奔雋乾隆己丑進士殿試卷擬第八以引見遲誤降附三甲末授中書嘗入直劉文正指以語人曰此天子呼來不上船者癸丑猶子文恭以殿撰乞假完姻汪曉雲為寫秋帆歸興圖榕皋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元臣諸語一時傳錦標奪得全家喜振觸前塵廿五年後榕皋重宴瓊林文恭已兼署禮尚謝摺有云臣伯父重登蕊榜百五人之選尚有一存我 聖朝重宴瓊林二百年以來於斯六見海內傳誦以為盛事乾隆乙酉正月翰林院公宴時補亭先生觀保掌院事定圃先生德保為大教習兄弟同列首席一時以為佳話

養吉齋餘錄卷十

十二

潤祥字補臣乾隆間官祭酒其高祖鄂拜叔曾祖鄂爾奇叔祖鄂容安皆嘗居是官遂有四世司成詩卷題者甚夥乾隆間兵尚金公士松年甫五十七即與乙巳干叟宴官階方二品而賞資同一品皆異數

嘉慶甲子劉石菴王惺園朱石君三相國徐樹峯宗丞紀曉嵐宗伯訂於次年正月作五老會時劉年當八十六紀八十二王八十一徐八十朱七十五共四百四歲迨季冬二十四日劉相無病而逝乙丑正月六日會於知足齋以德潤齋瑛家宰代之德是年七十八越四日惺園相國亦逝

陝撫聽事東偏有四來堂為陳文恭所名蓋文恭四撫關右也堂額久失今額為楊致堂以增補書道光壬午正月吳中大雪時石廉訪韞玉方里居而潘文恭世

恩吳學士信中亦侍養在籍吳廉訪廷琛以浙江觀察入都皆吳人皆殿撰也石招飲於鶴壽山房潘與石各首成七律二首更唱迭和黃蕘圃丕烈彙刻成卷曰四元唱和詩

閩縣林春溥嘉慶壬戌翰林同治壬戌重赴瓊林兄容嘉慶辛酉舉人道光乙未成進士年七十矣為倭良峯相國本房所取士相國以壬戌生尙在林鄉舉後一年

寶坻李比部光庭侍郎齒之叔也長子藻以嘉慶戊午生成豐戊午又得一子年已八十餘伯兄季弟之生相去正一甲子程春海侍郎恩澤直內廷久一日與祁尙書寓藻同 召見

宣宗諭侍郎云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甚敬之汝之聲名亦好宜守素行祁出以語人同朝榮之蘭翹名昌期乾隆庚子探花官至講學蓋嘗直 上書房也

養吉齋餘錄卷十

三

張永清濟南人五歲能背誦 高宗樂善堂全集乾隆戊辰東巡其祖貢生張廷望挈之迎駕 命入行營 聖母 中宮皆加賞賚

道光乙酉襄平蔣協揆攸鈺於敗麓中檢得卷面餘字號浮籤一紙蓋乾隆戊戌應童試時物也是歲襄平入泮年十二至是五十年矣明年典會試童時坐號宛然在目因取學中原案滿

蒙漢各生姓名旗籍裝為冊而揭此籤於前一時歌詠成帙傳為佳話詩有用回稔者名臣奏疏司馬光論回稔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是宋時取士編號之字又劉昌世蘆浦筆記載所編字號尙有鞞饒解蚬五字

廣東一百三歲老人陸雲從應道光丙戌會試 賜國子監司業街張溫和祥河以詩紀之首聯云四朝天下老萬里地行仙

大臣之妻例無恩卹雍正二年大學士富甯安夫人卒 世宗以富甯安在軍前効力年久派內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賜銀五千兩令大學士嵩祝侍郎常壽監辦葬事出殯日令本旗文武官往送 恩禮為向所未有

宋有神弩弓亦曰克敵弓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元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取勝至明乃失傳永樂大典載其圖說紀文達與鄒念喬侍郎就圖說審諦逗合迄不能成欲俾西洋人作之劉文正曰西洋人意至深巧此物既為利器安知不陰圖以去而以不解謝我乎永樂大典尙存他日或有解者何必求之異域文達深服其言而止

養吉齋餘錄卷十

四

風陽畫鳳靈璧畫判官業此者凡數十家言每歲所畫千萬鳳中必有一仙鳳靈璧判官則訛璧為辟謂其神甚靈辟不祥也世俗信其說且必鈐以縣印以徵非偽可為捧腹然小民賴以衣食此等謬論正不當道破

禹貢載泗濱浮磬靈璧地近泗前史每載采石作磬事 本朝乾隆年間亦嘗繪圖定式采取佳石以備宮懸今市中有琢磬以警者色如礬皆凡石耳聲不能清越以長也

宋紹興間山陰人杜季陽縉雲林石譜所載靈璧石巖竇嵌空極奇巧者則未之見

大理點蒼山華陽國志作熊倉山產奇石白質黑章間雜青綠以蠟沃之而山川烟雲之狀益顯狀人物者不恒見或出匠氏雕摩之工非本質也明正德間鎮守中官遣軍匠攻鑿山崩壓死無算巡撫歐陽重疏罷之見重傳乾清坤甯二宮告成需石陳設滇中以石四十積分製佳名以進內有山水人物屏石八

塊曰山川出雲煙波春曉白雪春融雲龍出海槎泛斗牛春雲
出谷海晏河清振衣千仞又二十八塊亦各繫以四字詳載泉
南雜志按 純廟瀛臺大理石屏歌結句云廉而不剛柔豈屈
巍然猶是前朝物幾經海水復桑田依舊春風更秋月是明時
宮中大理石屏甚多正不止此四十楨也阮相國元督滇所得
佳石甚多署內建選石亭今其地已爲豺虎窟穴此石安可得
哉

唐宋端石非今之水巖宣德以前所取亦非今水巖惟萬曆二
十八年石刻在今水巖上蓋萬曆間所用故明季陳喬生硯書
言水巖開於近日數十年始知重之云云明時設官守坑至
本朝順治丁亥始罷其禁近嘉應吳蘭修博考諸家之說作端
溪硯史言自順治丁亥至道光癸巳先後開坑十有四次

養吉齋餘錄卷十

五

宋太宗淳化二年罷端州貢硯而元豐時王存等撰九域志仍
載入土貢宋史亦載治平中貢硯事殆甫罷而復徵也前明中
使采硯官民苦之設守坑官一員有私取者以竊盜論我朝
悉除去之惟每歲端午督撫以硯九方隨葵扇葛布進之購自
民間製爲官式縣官石戶均無科累

康熙丁酉揚州盧映之市上購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
似澄泥而輕入水不沉久乃知爲漆沙所成因仿製焉金冬心
先生嘗爲製銘今揚州市此硯甚眾映之遺法也

湯鵬字天池蕪湖人善銘鐵爲畫梁山舟先生爲作歌和者甚
眾初湯貧甚技亦不奇有道士乞火於爐爐成詰之曰月餘未
鍛也道士擊其竈曰今可矣徑去後覺心手有異隨物賦形無
不如意蕪湖水出宜歛體重流駛於淬鋼宜業者甚眾然必取

水於石橋港蓋東則溪流方緩西則江潮漸殺也近日尙有鐵
畫值亦昂然遠不逮湯之工

宋慶曆中布衣畢昇創爲膠泥活字版法乾隆間刊四庫全書
如法鑄銅爲字凡若干依文排比無不可印之書亦名活字版
後改名聚珍版排比印造之法詳載侍郎金公簡所撰武英殿
聚珍版程式一卷後有請燬銅以助京局鼓鑄者所增益無多
而版遂廢剗之工日有耗費而蠹敗已甚始知燬銅字爲可
惜也

康熙三十八年 南巡至蘇州屬之東山前工部主事席啟寓
進蘭花二缸及百家唐詩吳廷顯紀其事又鄒宏志種太湖蓴
四缸作貢蓴詩二十首及家藏采蓴圖進之 命送蓴暢春苑
宏志書館行走後敘勞得山右一令人目爲蓴官詳見金友理

養吉齋餘錄卷十

六

太湖備考按太湖向無采蓴者天啟壬戌秋武山鄒舜五與陳
眉公始采而食之張度宏爲作圖查初白集有次眉公韻題圖
七古一首宏志所進卽此圖也

北方之菘以安肅產者爲最美史文靖貽直性好潔謂其得糞
而肥屏之不食 高宗御製嘗及之

蕭山湯文端金釗居官以清正名在澄懷園以水荳花根爲杖
名游龍杖一時題詠甚夥

大同廣靈山中產天冰如石而脆層層剝之瑩徹如玻璃水晶
居人用以映窗洞見內外

武鄉淨業寺有倒栽槐大可合圍高不盈丈其本上豐而下殺
狀甚奇詭數百年物也

坡詩有詩入務語後閱林霽山白石樵唱亦用詩入務注云舊

時自三月初一入務至十月初一開務謂農務方殷州縣不受婚產詞訟也

宋寇瑊少孤鞠於祖母王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卽今地封

南宋朱翌轎中坐睡詩飽食登長道篲輿枕臂眠鼻間真栩栩腹外亦便便徙倚兩竿竹哈噓四僕肩偶然成小憩放手卽醒然此卽今竹損四人轎也

王伯厚漢制考引周禮麋鹿魚爲菹注云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比爲之矣殘於委切疏益州人將鹿肉畜之殘爛謂之鹿殘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因引爲鹿尾之證

江南餘載云烈祖年甫三十服白髮藥一夕皓然事在寇萊公前今有烏髮藥未聞有白髮藥

養吉齋餘錄卷十

七

耳衣詩中多用之清波雜志有眼衣用紗障塵也二字未見有用者

經史質疑錄

聰成性魯識闇未能力學少而獲侍者儒資取聞見苟
究所疑不敢不盡非欲求異也歲辛未至京師忝與賢
士大夫講習經史退而尋繹其義有論難而後得進者
有商榷而不敢附者偏蔽之識存以就正于通儒瓊望
苟不當埃更教之得是而後已嘉慶十七年五月既望
桐城張聰咸阮林氏識

第一冊

儀禮士冠禮闕西闕外說

釋韎韜

釋說

經史質疑錄

序目

與郝蘭皋戶部商爾雅疏

復郝蘭皋戶部訂爾雅釋首注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

與顧千里明經議左氏四事

訂大別三隘說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漢書補注

與阮侍郎論晉逸史例

儀禮士冠禮闕西闕外說

士冠禮闕西闕外鄭注闕門槩也闕闔也古文闕為槩

闕為蹙蹙咸曷曰說文解闕為門槩同槩為門槩同

廣雅槩幾闕也朱同槩玉篇漢書馮唐傳闕曰內

寡人制之闕曰外將軍制之史記闕作闕顏籀引韋昭

注門中槩為闕裴駰引韋昭曰門中槩曰闕李善注沈

唐傳闕亦作闕昭王碑引漢書馮據此則闕與闔同為門槩而鄭解闕

闕不分矣說文解闕為門槩槩限也鄭氏曲禮注槩門

限鄭誼不目闕為門槩故解與闕同案史記循吏孫叔

敖傳曰楚民俗好庫車王曰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經史質疑錄

儀禮說一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

教閭里使高其槩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

許之此槩字漢固始令段光孫叔敖碑亦作槩云高槩

改幣小司馬注槩門限也依此則槩為門限不得為門

中臬甚明鄭氏不為無據矣經音義門闕凡七見皆

鄭注一參說文王曼卿通政曰自史漢之義歧出而鄭

許等又各依所見于是訓詁家率溷為一如漢書王莽

傳思所不出乎門闕顏籀注闕門槩眾經音義兩釋門

闕云即門限並援尔疋槩謂之闕為証文選曹植應詔

詩仰瞻城闕善注又誤引說文闕為門槩皆失實矣選

廣絕交論注引鄭氏禮

記注闕闔皆門限也 古文闕為槩者昭八年穀梁傳

曰以葛覆質曰為槩范甯註槩門中臬釋文槩門槩也

又毛詩小雅車攻傳曰裘纏質曰為槩作槩釋文曰門

中闕正義曰曰裘纏槩質曰為門中之闕周禮考工記

匠人置槩以縣後鄭謂槩古文臬段借字疏曰今之槩

從木執古之槩為臬法字故尚書康誥曰女陳時臬臬

法字亦得為槩柱之字此闕與槩得通之可徵矣闕為

蹙者猶詩召旻篇今也曰蹙國百里毛傳蹙促也蹙與

上闕對文此為門限亦奇蹙之義也左傳莊二十二年

南國蹙之蹙意亦同西都賦左城右平城亦蹙字蹙之

經史質疑錄

儀禮說二

言促音近得通也賈疏乃曰槩蹙非門限之義殊繆

茅韎聲之訓呂注國語亦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
茅蒐成韎不取韎聲是亦為明徵矣周禮韎師注後
之韎破先鄭讀如味杜子春讀从蒺蓋取韎為聲
非取韎為色也賈疏謂鄭取韎為赤色而援禮記檀
弓周人大事欵用日出鄭云日
出時亦赤為證殊失鄭義矣

染韋為蔽膝謂之韎謂之韎者何韎之言合也

士冠禮鄭注士緹韎而幽衡合韋為之染呂茅蒐因
呂名焉士喪禮注一命緹韎又注韎帶云不言韎緹
者省文疏云言韎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為之故名韎

韎為染韋故字從韋末聲義由聲出韎為合韋故字從韋

旁合義出形具詩瞻洛箋亦云韎韎合韋為之士喪禮注

釋史質疑錄 釋韎韎三

古文韎為合是也

施於爵弁服曰韎韎其他服曰韎曰韎

詩瞻洛傳韎韎所以代韎也箋云韎韎祭服之韎士

冠禮韎韎緹韎也而許叔重呂為士無市說文市為

有韎說文韎為者謂無天子朱韎諸侯赤韎大夫慈

衡士但有緹韎耳緹韎則韎韎矣說文解韎之制如

楹缺四角爵弁服禮玉藻士鞞制苒後正鄭注士賤

與君同不嫌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鄭呂正在直

方之間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此與許氏如

楹之訓亦合云缺四角者謂使前後方正蓋一命之

服也公侯鞞亦殺苒後使之方但變於天子之直而
又不倍士之正耳此本鄭義鄭又云鞞之制倍鞞者呂士

冠禮為與君祭之服故其名曰鞞士冠禮疏明堂位

非實有別於鞞也說文鞞鞞也所呂蔽前韋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緹鞞再命赤鞞此本玉

藻引鞞正佗鞞又市鞞也篆文从韋从友詩朱市斯

黃之市易因正佗鞞是鞞與鞞與市本不異也在他

服則易其名耳鄭駁異義曰有鞞鞞賈疏呂為鞞與

鞞制同飾異所引眾經言鞞言鞞言市者義皆得同

而乃疆為分疏誤在繆解鄭注佗字耳鄭氏未嘗呂

釋史質疑錄 釋韎韎四

為制同飾異也

施於兵服曰韎韎

周禮司服兵事韋弁服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

兩注皆以為韋弁韎韎之韋兵服也成公十六年左

傳有韎韎之跗注鄭志呂跗為幅謂呂韎韎幅如布

帛之幅而連屬呂為衣而素裳是裳不用韎韎甚明

而鄭于彼注又呂韎韎為裳引成十六年傳云云是

事涉猶豫不若買服等呂跗為足跗之切直矣詳見

對赤鞞諸等殺而言非戎服也

轡說

轡者御馬索也曲禮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目制

馬也轡之字从絲从冫說文在絲部解與連同義引詩

六轡如絲聰成呂為毛詩麟風干旄篇云素絲紕之良

馬四之凡三章云云皆當解如毛傳呂素絲紕組之法

御四馬為順鄭風叔于田章云執轡如組箋云如組者

如組織之為康成此訓正與干旄傳同證而鄭彼箋獨

牽于周禮節服氏維王太常之義而呂素絲為維持旄

旄轉失實矣干旄正義曰諸侯曰旄數少而且轡亦

名革小雅梁山詩曰偉革金厄箋云偉革謂馬轡此本

經史質疑錄

卷說一

亦正轡首謂之革也轡亦謂之靶說文革部靶字注轡

革也引字林同凡轡之數詩干旄傳詳其例矣解良馬

六之云四馬六轡四馬則兩服兩轡兩服有四轡其二

轡則兩轡之外轡也其內轡之二納於缺則垂轡矣詩

風載驅章曰垂轡淵淵傳云轡解良馬五之云駟馬五

之垂者聰成曰此垂字最明晰解良馬五之云駟馬五

轡說文駟駕三馬又高誘呂覽注同詩正三馬則兩服

一駟兩服有四轡其一轡則一駟之外轡也其內轡之

一納於缺則垂轡矣皆章云良馬四之兩馬則四轡蓋

得兩服之四轡無駟馬矣無駟馬之二轡故僅四也猶

次章言五之則五轡末章言六之則六轡矣曲禮言僕

人執策分轡正謂御駕四馬者則分六轡御駕三馬者

則分五轡御駕兩馬者則分四轡毛傳于皆章素絲紕

之下獨發凡曰紕所呂織組也總紕于此成文于彼願

呂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此合下三章而言故解紕之

義呂織字又於紕下貫呂組字復于末章申祝呂織義

非呂御四馬云云獨解良馬四之句也其不別云兩馬

四轡者呂下章義例自明不煩言矣凡經漢儒解轡者

初無異證自東晉時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為轡鄭中

於是溷轡與勒為一物案說文革部勒字注馬頭絡街

也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古人之勒多曰金

經史質疑錄

卷說二

方載黃金之勒魏文帝此不得為馬轡明甚亦正轡皆

應瑒陳琳有馬璫勒賦此不得為馬轡明甚亦正轡皆

謂之革今本部注云轡靶勒謂之靶是矣而雜呂勒是

後人妄加非邵氏之舊也孫愐復據之呂鄴中記而直

屏棄說文馬頭絡街之訓至顏師古則更據之呂注漢

書匈奴傳鞬勒一具云勒馬轡也此直呂勒為轡其誤

更甚於孫愐矣惟顧野王猶後魏侍御史劉芳伯毛詩

箋音證曾辨之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呂轡為勒

舊語云馬勒不云轡呂轡者蓋是人避石勒名也今南

人皆為馬勒而輕為轡反復推之此則明證又詩稱執

轡如組又云六轡在手所呂執為轡審矣今俗儒咸呂

嚮為勒而曾无寤者此辯最為明晰然劉書既逸而部
氏之介正注顏籀之漢書注孫恂之廣韻注皆舉世所
遵行之書人莫從而剖別矣故特出之則嚮之說既明
而經史之誤注目正

劉說僅見李昉所引隨
志毛詩箋音證十卷

經史廣錄

考說三

與郝蘭皋農部商爾雅釋山釋樂釋草三疏

聰成近讀毛詩魯頌泮水篇薄采其芣傳曰芣鳧葵也

竊謂毛傳多本介正釋草文介正是篇載芣菀葵芹楚

葵無芣鳧葵之文廣雅有
芣鳧葵又說文艸部芣字芹字及芣

字注并用釋草文及毛傳蒙頗疑芣菀葵之下脫去芣

鳧葵三字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介正雅曰芣鳧葵

六字可徵矣袁本茶陵
本并同釋山小山別大山辨文選長笛

賦及吳都賦注皆引辨介胡墨莊編修謂余曰介雅

本介解字後人又加山旁并引說文釋解為判旁採荀

子及呂覽介辨之字皆目為解文之譌聰成案解辨本

經史廣錄

論爾雅疏一

雙聲古音同在支部

詩有兔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
字介辨齊魯之間聲近斯左傳宣

公二年傳于思于思賈侍中服子慎訓為白頭正義云
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辨再頁西戎析支大戴禮記作

辨支後漢書介賜支詩新臺辨與泚瀾為韻孔攬仲云
从辨之字聲當目辨為正說文辨與泚瀾為韻孔攬仲云

若斯是矣解于古音入真韻韓奕詩以解與易辟為韻
般武詩以解與辟續適為韻關宮詩以解與帝為韻素

碑那刻石文目解與辟續適為韻又見唐韻解字在卦韻遂
辟為避讀適為音讀續為債又見唐韻解字在卦韻遂

莫求辨與解為韻讀月令天子乃辨羔開冰竊謂此辨
支部四聲字矣

字即解字之借與漢車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之解同意也不必若鄭氏訓為厭聲之誤又辨說文从

夨譚省聲夨旁隸多與角通用如福衡之衡本从角說

文作衡隸體變从夨繳膾之膾从角說文讀若夨旁膾

薊字鰥字說文俱从夙隸體又變从鰥變从薊矣此辨
與解又篆隸相轉寫易溷之字卽注云不相連詩皇矣
正義引孫炎說同漢書律歷志解谷孟康曰解脫也周禮典同疏引同此正釋解字之義李巡
乃不寤而解曰大山少此何言與詩毛傳引爾雅而不
破義鄭箋云解善也此亦用釋詁文曰解本經解原之
解當爲善義蓋不从毛傳引爾雅之說非并尔雅經文
而亦當如善字解也邵氏正義頗拘牽其義而未之剖
晰尊疏如更正之鄙論或有一得焉釋文引解或作懈
與文選解作懈皆轉寫者目意加山旁非其舊也又釋
樂大笙謂之巢文選笙賦引作大笙謂之簧卽注無解

經史質疑錄

論爾雅疏二

巢字之義云大者十九簧侶經文本作簧字然得釋禮
鄭氏注及說文皆曰簧綴于竿笙之下祭酒云簧笙中
簧司農云竿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然則簧非單行之物
卽云大者十九簧則小者十三簧矣侶守文選注單文
孤證未可爲據更請明視之

復郝蘭臯戶部訂爾雅轡音卽注之誤

承明視悉尊意曰革與勒古得段借此與惠松崖詩經
古義解條革及邵二芸本疏用錢詹事之說旣博覈矣
第鄙意非曰勒與革之不相通曰轡首之革不可溷爲
鑣銜之勒也詩蓼蕭正義曰馬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
者謂之革此轡首之革也至勒字說文云馬頭絡銜也
眾經音義及廣韻引作馬鑣銜鑣銜卽今之絡頭絡頭
不得指爲轡首之垂革明甚且卽注本无勒字詩蓼蕭
正義已爲明証而釋文于鞞字之下并无勒音亦可証
本无勒字矣據卽見卽注宜逸勒字于尊疏下當云今

經史質疑錄

爾雅注一

本多勒者與鑣銜之訓相溷故依詩經正義蒙曰爲經
字可曰段借會通注經似不必曰段借相溷且康成解
六藝如古文段借字且破從今文卽氏曰勒字當古文
之革侶无是事可否不必依邵氏之舊而依蓼蕭之疏
侶爲確矣附攷廣雅鞞鞞勒也又說文羈馬絡頭絡頭
勒也俱无轡首之訓而東晉目後勒與轡革始溷爲一
如顧野王于鞞字注解曰勒是矣而雜曰鞞也之訓皆
由轡革與勒不分之故孫愐于鞞字注解曰轡首誤更
甚于顧矣聰咸奉復

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

去冬接書承撰部箸敘并惠春秋辨譌字攷鄙注已如命改刊杜字為杜注辯證矣其續搜采者如襄公三十年尹言多杜注及氏族謚未詳今據尹宙碑云尹言多吉甫元孫襄公十八年孟莊子斬其榭曰為公琴杜注榭木名御覽九百四引佗椿說文无椿字蓋即佗之別體說文榭从木笱聲佗也然則傳本此佗廣韻佗椿皆丑倫切是矣又如杜注青鳥氏云鶴鵠也今據文選注東京青鳥鶴鵠也與今本不合通典引杜注青鳥鶴鵠也御覽九百一十一青鳥鵠也立春鳴立冬去校今本衍鶴

經史質疑錄

論左氏書一

字案通卦驗云鶴鵠鳴康成注鵠蒼狀也春秋考異郵水威火故蛇螫鵠宋均注鵠柔良之鳥鵠為水也依此則杜佑李昉引杜注為得實而善注文選為譌本御覽所引亦脫鶴字矣曩據史記律歷書建正佗于孟春於時久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渾大戴禮云瑞雉無釋青鳥蓋即此无疑然徐廣及小司馬皆云鵠鵠又不得與蒼鵠為一物二氏之說皆旨意斷為杜鵠杜鵠曰季春鳴故楚辭云慮鵠鵠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此正與歷書相戾可曰證秭雉不為鵠鵠矣聰咸近治漢晉逸書竊曰蔚宗之後漢華而不實房元齡之晉書駁

而不純因蒐輯謝偉平華叔駿司馬紹統及二張袁謝八家而曰蔚宗書參定異同正其紕繆訂其遺逸使閱范書者知未為專善也晉書則搜引王隱之西晉書何法盛之中興書臧榮緒之兩晉合撰書曰三家為綜而附曰虞預朱鳳謝靈運及干寶陸機王韶之曹嘉之諸紀合十八家而各存其舊可曰證房元齡之多采劉義慶等書而半失紀傳之實矣又儀禮士冠禮闕西闕外鄭氏曰闕為門闕而說文釋名及部注亦雅皆釋闕闕為一尊注說文闕闕相糜榻五字當有訂正焉

經史質疑錄

論左氏書一

與顧千里明經難左氏四事

聰咸曩治左氏竊謂當陽之學既顯而古學微矣其大端糾繆約有四事長歷非歷也司馬溫公王伯厚已糾其失詳見國學紀聞引至本朝江慎脩始曰今歷推究通鑑外紀目錄云其置閏之失實而並春秋梓慎卑竈之流曰為長于占驗而不長于推節鄙人不敢曰為然也左氏雜取晉史凡言天象率曰歲星所在論分野不可曰歷法求况欲強傳曰合經邪漢曰三統術之周歷魯歷求定經傳已自參差而謂杜征南曰後出之乾象歷能訂春秋之星歷乎杜氏曰推歷元之法為長歷歷元者漢太初歷曰後之法古未有是服子慎解傳歷用太極上元羨

經史質疑錄

難左氏四事一

歲已駁其失發源江氏復據唐一行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曰正長歷之謬其說既詳經補義矣慎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會傳云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水宗云云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傳云是歲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知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之國兵必昌云云依此則服氏亦曰歲星見證然歲星又不可曰今法推唐一行歲星議已言之江慎修知歲星難求而弁疑傳文之失實是又為今法所泥矣詳見聰咸所著左氏辨元凱言喪制杜文元年閏三月傳注

始誼本阿主其漸至於誣經自魏收後魏書禮志已抉其繆妄而劉光伯規過衛冀隆難杜皆議其小疵而遺其大咎如閏二年傳衛文公大白之冠杜據晉俗本作帛遂解云厚繒禮雜記鄭氏注大白之冠大古之布冠也引傳正伯大白可證矣元凱既釋云諸侯諒闇之服而又冠厚繒猶得謂通于禮乎乖戾特多畧舉其槩其于軍制則車法徒法無分宣十二年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氏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釋之此誤曰徒法釋車矣江慎修據周禮司右合其車之卒伍鄭注車亦有卒伍其說固允然司馬法載車法二十五

經史質疑錄

難左氏四事二

乘為偏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曰百二十五乘為伍而卒乘之數無由得知曰五年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之說求之偏伍已綜車法之大數偏對兩而言二偏則得五十乘矣謂之兩者蓋得兩偏之數司馬法曰五十乘為兩是也昭元年傳服虔引司馬法云廣有一卒一卒得十五乘服虔曰左右二廣得三十乘矣傳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是也二廣之卒各乘一偏得二十五乘二偏則成兩矣故云卒偏之兩傳承上分二廣而言特省文耳若解二廣僅有一卒便不得通更證曰成七年傳曰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謂曰五十乘

中之三十乘適吳留吳二十五乘令習之故云舍偏兩
 之一鄭氏周禮夏官序官注賈服宣十二年左傳注皆據司馬法以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十人為偏依徒法釋傳江氏曰傳言兩之一卒句為不辭乃日已意于兩下增偏字而解之曰謂台兩偏成一卒之車即三十乘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偏偏居卒云兩之兩之一即十五乘終未明此兩為五十乘之兩云兩之一卒者猶廣有一卒兼二廣而言故得三十乘此合二偏而言故亦得三十乘也杜氏於田制則邱賦甸賦莫辨哀十一年季孫欲曰甸賦田古甸字也元凱曰邱賦之法釋之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常制耳傳所云貪冒無厭何指蓋于邱賦中欲令出馬四匹牛十二頭之甸賦耳若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日意斷非傳誼矣

經史質疑錄

雜左氏四事三

晉人之稱頌征南者又多許其地學為最善然預之大繆無過於解漢水矣禹貢嶓冢導漾節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非謂漢水至于大別南入江也漢入江日後其流浸盛與江并跨荆揚入海雖入江猶得稱漢詩言江漢浮浮禹貢言江漢朝宗于海皆明徵矣鄭注尚書及桑欽撰水經司馬氏續漢志京相璠土地名顏籀漢書注皆云大別在廬江安豐今固始霍蓋居漢淮之間水經決水出廬江季婁縣南今固始地蓋在安豐西南大別山酈善長曰俗名之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又巴水注江水注水出季婁縣之下靈山即大

別山與淩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蓋漢水入江日後首受巴水之注力能引盛日退觸大別之陂知漢既與江并流七百里而復截江東流匯為彭澤則知漢入江甫經二百里得巴水而復橫淩日至于大別更無足怪矣禹貢凡兩言大別導嶓冢云內方至于大別導漾云過三澨至于三別皆從上流至下流也杜氏日過三澨句在南入于江上遂讀作過三澨至于大別南為句定四年傳注云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晉書地理志江夏郡領安陸雲杜曲陵平春鄖竟陵南新市此由誤日漢水之名不逾江夏是并經文東匯澤為彭蠡句

經史質疑錄

雜左氏四事四

而忘之矣漢既入江則匯澤者當為江而經文獨詳于漢水日下且于導江節申其說日東迤北會于匯則漢之名得踴荆揚矣杜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釋例土地名是不知巴水受漢為近漢且日彭蠡會漢為遠漢也尋釋傳文吳舍舟于淮汭淮汭今壽州境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在江北淮南然則吳自淮汭來豫章必不至行九百餘里至江夏日上始與楚夾漢且詳審經傳從不聞江夏界內有豫章地也武城黑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濟漢正謂度漢沿巴水日至于大別山下也傳云小別亦當在安豐唐人云在漢川亦猶日翼際山當大別

耳今失 吳師舍舟于淮必由城口而入此城口在淮泗

之西南元凱云大隧直轅冥阨漢東之隘道名亦未嘗
詳指其地至唐人始曰義陽三關當之然距淮泗大別
迂迴幾五百餘里故知其地之失實矣自杜氏曰大別
在江夏而梅氏偽書傳皆沿其說酈善長注沔水援漢
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此舉地說可見禹貢過
三澨至于大別與下句各自為誼本不相蒙矣然酈氏
終為杜惑而不能於江夏曰上明指其地至唐李吉甫
始曰夏口之翼際山當之國朝胡朏明尊密其說曰為
千古疑竇至唐人始能發明而不知吉甫之肌斷已昧

經史質疑錄

難左氏四事五

于漢水之全勢矣杜氏疑誤乃率據曰定經致相承不
返其輦噴後人不淺也至於訓故之譌如釋鸞和則兵
乘相溷釋旗物則旌旄不分後儒皆沿其誤不能殫述
畧詳鄙箸中矣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昨奉書曰所辯大別柏舉之說見視欣承直諒細讀之
彌五日矣第漢志及尚書鄭注司馬彪續漢志所云大
別在安豐西南與水經注淩水出雩婁之下靈山即大
別山又隋志弋陽郡期思縣有大別山皆指今霍邱西
南九十里之山也案雩婁漢志屬廬江郡續漢志改雩
婁侯國仍屬廬江晉太康地志改屬安豐郡見宋志晉
同南齊書州郡志安豐郡領雩婁安豐酈元據晉書地道志雩婁在安豐
之西南即其界故地理志曰淩水出雩婁安豐故城在
胡朏明日淩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史記吳世家餘
分界是今固始固始即漢雩婁不疑矣

經史質疑錄

論大別一

祭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酈元
乃曰雩婁縣為故吳引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
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為證其誤不待辯矣
今商城以東實雩婁商城西南實期思有可明證者雩
婁在漢初為金蘭縣班志于廬江郡下載金蘭西北有
東陵鄉灌水出不列縣目而雩婁下則載淩水北至蓼
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淩更曰說文灌水出雩婁水
經淩水出雩婁合求之今灌水出今商城縣東大蘇山
淩水出今霍邱西南大別山與漢志灌水出金蘭西北
水經淩水出雩婁縣南今古悉符理無可惑更證曰酈

氏所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魏於此置新蔡志載郡治有大蘇山隋志於殷城縣下載有大蘇山是也 是大蘇山在漢縣

正值季婁之西北在今縣正值商城以東大別在漢縣

正值安豐西南季婁呂南在今縣正當霍邱西南固始

呂南也此固始呂南確為漢季婁之證來書曰季婁實證之與灌洩所出之方相斥目今求之漢期思之北濱

與灌洩所出之山愈遠案圖索之悉矣 漢期思之北濱

淮其東為漢蓼縣今之固始北有漢蓼縣故城是也其

正西為漢弋陽今之光州隋之弋陽郡是也其東南為

漢季婁今商城呂東灌水所出是也其商城西南自為

漢期思之境甚明漢志及司馬續漢志汝南郡領期思

經史質疑錄

論大別二

晉書地理志改屬弋陽郡故宋書州郡志載期思於弋

陽太守下云漢舊縣也齊書州郡志同案魏收地形志

二郡者今固始西北漢期思故城是也一載於汝陰弋陽

者即隋志廢陳邊城郡置期思者也一載于弋陽郡者

漢舊縣西南之地也劉昫舊唐志光州領殷城云漢期思

今商城西南地也 地宋置包信隋改殷城殷城今此商城西南確為漢期

思之證來書曰包信乃宋僑置在季婁界內者今案宋

志西苞信下未詳僑置所在南齊書州郡志北

新蔡郡下有苞信即隋志汝南郡下襄信也南新蔡郡

下有苞信即隋志弋陽郡殷城舊曰襄信舊唐志云

也所云在季婁界者商城呂東即季婁界若呂商城

皆無由安置矣舊又攷隋期思正得漢安豐西南地與

漢期思故城異地尊據隋志期思有大別與漢志安豐

西南正合而又斷曰商城西南轉與

班鄭漢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霍邱縣西

一百八十里樂史寰宇記指為隋期思誤也隋志曰大

別載期思下不誌於淮南郡安豐與霍邱縣下者隨安

豐僅得壽州以西地唐固之志載有芍陂今芍陂在州

漢期思之水灌季婁之野隨霍邱僅得今霍邱西南四

五十里地唐固之舊志載漢松滋地縣北隨固始僅得

今霍邱西北領上以南地志云固始梁曰蓼縣水經注

縣故城東又逕其北大別不在諸縣界內明矣更目新

唐志及元豐九域志求大別東南縣界唐志載霍山縣

有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析盛唐為霍山正得今霍

經史質疑錄

論大別三

漢書賈融傳章懷賢注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

山縣西北正值今霍邱西南山在二縣間故志於霍山

載大別山也宋開寶中廢霍山故九域志又於壽州壽

春郡六安載有霍山大別山是矣上合之漢志安豐水

經季婁隋志期思并無異又不得曰今霍山稍遠見嫌

也今霍山明宏治三年曰六鄭元所云安豐故城今邊

安故埠鎮為縣非舊縣也城郡治者魏收地形志魏之安豐郡凡二一治洛步城

領安豐一領安豐松滋皆非漢安豐之舊故善長必明

之曰故城者呂漢縣今邊城郡治矣志載邊城郡凡五

一領史水一領茹由一領邊城一領即宋書州郡志于

期思一西邊城郡領史水字樓開化

經史質疑錄

論大別四

邊城左郡下載元嘉中呂豫部蠻民立茹由呂下凡七
 縣屬弋陽郡者也魏之宇樓即季志載西邊城郡下者
 對邊城郡治居東志載邊城郡領期而定城郡又領有
 宇樓定城漢弋州正當商城之地即今一統志所誤指商
 城為漢季婁者不得便指為漢季婁也觀宋志呂季婁
 屬邊城左郡可目訂漢之舊矣徐爰宋志有邊城兩領
 縣來書欲以商城西南之分水嶺當大別聽成襲者頗
 據明一統志巴水出麻城東北板石山之說與尊說略
 相似既尋繹班鄭司馬乘京諸儒在安豐西南之明證
 更目鄢善長巴水出季婁南歷蠻中之說求之後漢書
 經史質疑錄

光武紀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章懷賢注蠻中聚名故
 戎蠻子國在今汝州西南俗謂之麻城鄺氏既云南歷
 其源自不在麻城界內無疑是知其所出之山實當霍
 邱西南不至三隘以西也謂與班鄭諸儒不異然班鄭
 所指者即巴水所出之山實在今霍邱西南九十里而
 無由移置於商城西南也且入波之灌亦出於今商城
 東又無由移置於商城西南也既曰戰大別為在西出
 三隘日後之事則必求大別於二百里外陰山穆陵諸
 關曰西之地元和志載殷城南至陰山關二百里在麻
 城東北光州南至穆陵關一百四十九里在麻城西北
 此於地勢乃順若曰傳文夾漢日後不當尊意又曰柏
 退舍復兼守班鄭之說則必不可通矣

舉當在麻城西不曰水經注舉水所出之龍頭山為柏
 舉來書云水經雖曰舉水出龍頭山未嘗言龍頭山即
 柏舉其云舉水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今麻

經史質疑錄

論大別五

城縣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垂山在今光州南又西南
 逕梁司驛二州東又西南逕頰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
 西齊安故城在今黃岡縣西北又東南歷赤亭下謂之
 赤亭水赤亭故城在今麻城縣西又分為二水南流注
 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
 于柏舉楚即此據此則柏舉當在黃岡黃陂二縣間近
 處江之蒙既尋繹傳文及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敎七年
 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注林疑灌林漢志
 本傳寫誤作淮水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灌之間
 嘉林之中今本亦誤作淮灌善長引褚先生云云作江
 灌是矣今本水經注灌水又多出于冥阨之徑戰於柏
 舉墨子此篇為師攻戰者陳古王公大人惡失惡危之
 事吳闔閭柏舉之戰先奔三百里而舍出冥阨之險然
 後戰于柏舉故能不危不失中楚國而朝宋魯至夫差
 經史質疑錄

之身攻齊攻越卒自恃其力而吳國以公故致危致失
 玩文尋理一得一失本易曉也傳載司馬悉方城毀舟
 而擊其後是時吳師聞楚有備而奔與襄廿六年楚師
 及季婁聞吳有備而還事正一類不曰既夾漢復退奔
 為嫌也史記楚世家昭王十年載是事曰吳兵之來楚
 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
 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趙擘吳越春秋闔閭內
 傳載吳與唐蔡合謀伐楚舍兵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水為陣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于大別山三
 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此并約言之然可據曰求夾

漢之義夫傳既云夾漢則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謂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計不使吳師渡漢耳及司馬計行而吳已退奔城口子常乃濟漢出隘轉戰于安豐西南之大別三北乃西南趨柏舉故復戰于柏舉及子常之卒奔吳遂從楚及清發此與班鄭安豐之說既符又與墨子出隘之文適合且呂奔三百里之文計之吳恐司馬之擊其後乃由巴水以東之地出於真隘呂次舍于大別正值三百里耳傳文夾漢目前不敘入隘毀舟呂往不敘出隘今證呂墨氏出於真隘之文乃得傳文之實矣

來書必曰墨子奔為奔起出為出隘而西水本惠氏定字說依此則二師夾漢以後吳師斷無由退舍于二百餘里呂外商城西南之地矣又當求大別于今黃陂黃岡二縣近江處與鄢氏所疑舉洲不遠故大別既敗乃戰于柏舉于勢乃順茲又曰意度大別在商城西南是何殊于出隘而退屯于霍即西南乎

鄢氏疑舉洲即柏舉蒙又案圖細繹之江水右得黎磯北對舉口善長所云北岸烽火洲即舉洲其地已在今江口楚人三戰三北由今商城麻城漸退而西趨孝感雲夢呂至于清發此道里之可計者若如鄢氏所疑是楚師既敗于大別而反舍西趨清發之道南走江口與之接戰不自傲邪高誘呂覽注柏舉楚東鄙邑俗本云南鄙者蓋轉寫之訛二師戰于漢東京相璠云柏舉為漢東地是矣无由至楚之南鄙也今獨不呂吉甫柏

釋史實疑錄 論大別六

舉之說為非者呂麻城東道里計之麻城漢西陵地臨置定州倚子常既敗于大別則退而西南趨柏舉矣柏置麻城縣舉在麻城之東則值大別之西南也呂麻城東道里計之三隘為陰山隋志麻城有陰山吳師奔三百里而舍必出於此柏舉在三隘之東大別又值柏舉之東北也呂今究古不為違戾希按圖詳審焉

釋史實疑錄 論大別七

訂大別在安豐大隧直轅冥阨不在郟縣說

大別非夏口之翼際山聰咸曩辨左氏定四年杜注已

條列漢晉諸儒之說反復數千言而又繪圖如左破李

吉甫元和志之誤并抉發漢水自入江自後猶得與江

漢并稱漢既入江而又皆受大別山巴水之注上徵毛

詩禹貢下接鄭注尚書漢書地志酈氏水經注已可且

解千餘年之積惑矣金壇段氏自爲此不特証明左氏

兼能開發尚書咸近時又且此事質之元和顧明經廣

圻特發凡語耳非詳列舊說也今見陽湖洪編修亮吉

有釋大別山一篇亦且是山在廬江安豐廣設十四證

經史質疑錄

大別三隘說一

并取定四年傳柏舉雍澁息郢皆歷且今地攷之實先

獲我心矣朕于禹貢導漾節南入于江且後終不瞭朕

且且大隧直轅冥阨在信陽此又明于大別栢舉之地

執而復闢於大隧三隘之道里矣何也吉甫輩且大別

不在安豐者且安豐去漢水已五百里且其地又不濱

江又無且攷其漢水之枝流遂不得不且夏口之山當

大別咸嘗曰不知漢水于入江且後猶得稱漢者不可

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漢水于入江且後皆受巴

水之注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受漢之巴

水發源于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

入淮之決水亦發源於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

安豐也不知吳師自淮汭來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

豐也不知三隘之不在信陽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

豐也即且今地攷之吳伐楚舟師必由震澤西南沂大

江今之蕪又西入灤湖今之無爲州及巢縣是也由巢

湖逕肥水路逕今之合肥而東而北而西乃達淮汭淮汭今之

壽州境也顧司業已言之淮汭在大別之東大別在霍邱西南

九十里壽州西南至霍邱僅百里耳當逕今之鳳栢舉

又在太別之西南在湖北麻城東六十里詳李吉甫自

大別且東巴水且西爲吳楚用兵之常道今霍邱縣西

經史質疑錄

大別三隘說二

胥窮水水經注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瀾與吳師

遇于窮谷者也決水即出於霍邱大別山東南水經淮

水注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在霍邱西南安

豐故城之西八十里此與窮谷皆在大別且東者也巴

水則出於大別山西北水經巴水注水出零婁縣之下

靈山即大別山零婁即今之霍邱西南地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

之分水山今其源自霍邱西南逕商城東南出麻城西

南逕黃安東南黃岡西南而入漢水此漢既入江第一

而其流浸盛故漢之東岸沿江下歷黃岡而得巴水今

之溯江猶得稱巴河也吳師自豫章與楚夾漢必在是

開何也吳師自淮汭西南沿大別逕栢舉入大隧直轅

冥阨始能與楚夾漢楚師必由都東沿漢渡清發逕

此道里之最徑直者若出信陽是吳舍陰山諸隘僅經
九十里即東得大別而不出乃由信陽而東趨光州迂
迴幾經六百里始至霍邱之大別不自傲乎是又說
之必不可通者也柏舉之戰楚師既奔則必仍返陰山
諸隘而西南趨今之黃陂自至于清發明一統志黃陂北境有白沙關
即麻城五若入信陽是楚師復從柏舉之東又繞道西
由今之固始光州光山羅山乃南入信陽之隘而舍麻
城至黃陂七十里之近有是理乎是又說之必不可通
者也即目三隘為即信陽之黃峴關則墨子所云出于
冥阨戰于柏舉柏舉當在信陽自北三隘之外矣乃與

經史質疑錄

大別三隘說五

墨子出字之說方合洪君既據元和志柏舉在麻城東
又目圖經所云舉水出黃蘗山為即龜頭山歷證大別
至柏舉之道斯近之矣而又疑柏舉當在黃隨左右然
則吳師既西出信陽之險而猶能戰于信陽之南黃隨
之左右乎是為信陽之地所鞿轡又其說之必不可通
者也今目大別在霍邱道里計之淮內西南至霍邱百
里霍邱西南至大別九十里大別西南至柏舉三十里
不必西取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經五百里而始至
信陽之隘道而後東南趨于麻城柏舉也目柏舉在麻
城東道里計之大別西走商城則三十里商城南走麻

城七十里中必取徑于麻城東北之陰山諸隘今之霍
邱固始行人皆由此為黃陂孝感之衢路更不必西取
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入信陽之隘而後經應山經
孝感經黃陂而始達漢水也更目信陽之隘細尋之如
司馬戍之計欲使子常距吳師不令渡漢是時吳蓋已
與楚師夾漢水矣已乃東趨淮內既毀舟則還塞三隘
司馬蓋欲絕其去路耳而謂於信陽之隘道拒其出獨
不慮其于麻城東北諸關已悄然徑去邪且司馬云子
濟漢而伐我自後擊之歸自淮內而出於吳師之後則
必西南趨霍邱自出于大別之東北乃所謂自後擊之

經史質疑錄

大別三隘說六

也若西走信陽之隘而後擊吳則吳已出東北陰山諸
隘矣司馬戍奚從擊其後邪戍走淮內必北渡淮而東
逕息息今之光州息縣也當由今之正陽東南又東趨
汝口又東北至潁尾又東南乃達于淮內當司馬聞子
常既敗之時吳已深入清發矣司馬能不自息渡淮北
逕走今光山之木陵北沙土門斗木諸隘而直達于今
之麻城西南自趨于清發而必待西南取徑于二百里
外信陽之隘始南達于清發乎此吳師不必出入于信
陽之隘審矣吳從楚既濟漢水必西南趨鄆都當由今
之雲夢縣西南渡澗水邪趨應城之西南自出京山之

南而後南達于郢洪君曰蔡仲默所指京山界內之泚水為三澨者謂卽雍澨今曰道路求之自不為違戾然不考于水經巴決之源斷曰左氏漢淮之證而徒資于班書鄭注能令人不疑乎咸更曰所訂大隧諸隘道而復繪圖如左曰竣明哲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承曰論大別一條見視咸既讀之不能無惑焉竊曰楚之北竟據今地攷之商城之南有長嶺關東南有松子關俱接湖廣羅田縣境者也光州之西南有陰山關接湖廣麻城縣境者也麻城之西北有木陵關又北有黃

經史質疑錄 大別三隘說六

土關接河南光州縣境者也光州之西南又脊北沙土門斗木修善諸關亦接麻城界諸關詳九域志及明一統志尊視乃曰為義陽三關之東吾鄉北峽關曰西山高嶂疊無通行道路殆偶有不照也且柏舉在麻城東若如尊說則吳將舍商城曰南諸隘徑趨漢南而不行必西行之信陽然後繞道曰趨于柏舉邪且決水卽出于霍邱之大別尊示乃曰為吳從決水來必須行今羅田黃州界內決水僅發源霍邱之西北注于淮而已而欲訂其入江豈可得乎尊所云者蓋巴水非浚水也黃州曰東江臯平衍尊又曰為山高路迂亦未之審左傳小別亦當在

今商城曰東大別之西此地勢之可證者李吉甫既誤曰漢川之甌山當之無庸置辨若仍取其說是楚師誠牽連其陳一千餘里有是事乎更請視之

經史質疑錄

大別三隘說七

漢書補注

漢書自高祖訖武帝大初元年多本史記為之史記自高祖訖孝文即位之初又多本楚漢春秋為之楚漢春秋楚人陸賈所作也賈曰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凡誅鋤秦項之事皆身與其謀于秦三年與酈食其說秦將于高祖四年先侯公說項羽高祖及孝文時先後皆曰使南越拜大中大夫故所述高祖時事最為得實而班馬或背遺焉其書既逸今存者蓋所撰新語耳讀史之暇因曰班書數事署出于晉灼諸家既詳外而取唐人所徵引者分行列于下曰伏无忌古今注言五行

經史質疑錄

漢書注一

事參附之為補注云

高帝紀補注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腳生不拜陸賈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踞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曰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酈曰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聽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咸曰史記酈生列傳亦本是文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楚漢春秋曰高祖向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銜口龍舉吾使人望其氣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楚漢春秋曰項羽在鴻門亞五色相繞或曰龍或曰蛇或曰虎樊噲聞事急直入怒或曰雲或曰人此非人臣之氣也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楚漢春秋曰漢高祖會項羽范增曰脫身去羽羽不應撞入食豕肩于此羽壯之

閒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

斗楚漢春秋曰脫身鴻門從開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謂項王曰雙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戰破之

聽成曰班書及史記項羽木紀皆第云令張良留謝未

及韓信此云張良韓信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楚漢春秋

謂項王軍門與班馬異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楚漢春秋

敗彭越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

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

為人臣兩心非審食其從大公公呂后閒行反遇楚軍羽

忠也下吏答之

常置軍中曰為質楚漢春秋曰項王為高關置大公公

漢王曰吾共項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如烹若翁幸

分我一杯羹項王曰班書項籍傳及史記項羽本紀俱

本是一文而云項王為高祖置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

太公易開為祖此為異也

號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華陽池其令諸吏善

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班書并未及也

經史質疑錄

漢書注二

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論之楚漢

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曰佩之天下定

呂為守有告曰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曰正疆

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人言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

右爭欲擊之楚漢春秋曰淮陰王反上自擊之張良

走東追王上管隘被髮及軛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

呂王葬乎曰布衣葬乎上曰若翁天子也何故曰王

及布衣葬乎曰布衣葬乎上曰若翁天子也何故曰王

陰害于西恐陛下下溝壑而終也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于淮陰侯曰牛為秋七月

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置淮南王

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樊噲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羣臣破敵禽將活死

相屬百世無邪也丹書鐵契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
如礪漢有宗廟亦無絕世

惠帝紀補注

五年夏大旱伏无忌古今注載七月帝崩于未央宮楚漢
日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
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
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武帝紀補注

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雨班書五元朔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行志未及元朔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未及征和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昭帝紀補注

始元二年於五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盡昏事元鳳三
年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桐枝長六尺九枝三葉
咸日事於五行志亦未及

宣帝紀補注

地節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上都沙中夜風有火
上又為赤音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黑粟
五行志未及元康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
志未及元康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
及班于本紀第載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
神爵之集雍也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
婁獲嘉祥非朕之任而伏氏所載則曰是年宣帝詔云
草妖又為黑音班書于本紀及五行志伏未及也神爵

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廣漢聽成曰甘露
二年黃龍登興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廣漢聽成曰甘露
元帝紀補注

元帝紀補注

永光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東萊郡東牛山有野
民目為建昭四年水逆流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
黃祥五竟寧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
志未及也竟寧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
者如麻子又載是年大霧樹皆白聽成曰事于五行傳
傳為草妖又為青黑音又厥咎霜五行志并未詳也

成帝紀補注

建始三年七月伏无忌古今注載是月夜有青黃白氣
聽成曰五行志未及也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
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

經史質疑錄

漢書注四

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與是年事相侶是年七月
麗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入尚方掖
門至未央宮鉤盾中東民驚上城五行志曰陰氣至也
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龍而居有宮室之象
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
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此天裂與孝惠時同因
證合四年夏四月雨雪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無雲而風大雷如
成日事于五行傳厥罰恒風而五行志于河平二年載
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與是事
相侶實則異時河平四年集孝文廟下黑鳥從之聽成
且非一象也

哀帝紀補注

元壽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
及未元壽元年聽成曰事于五行傳為草妖五行志及本紀

平帝紀補注

元始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延陵西園神寢內御
于五行傳爲金不從革五行志說曰若迺貪欲恣睢務
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水
滯澗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鏡出汗水
亦爲變怪矣是年春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明
年莽遂篡天下卽位是其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
應也本紀及五行志未及
皆盡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濟南鳩生白子聰咸曰事
也于五行爲羽蟲之孽志云生非其類子不嗣世是

陳勝項籍傳補注

西擊則野陰吕兵法部勒賓客子弟吕知其能
西擊則野陰吕兵法部勒賓客子弟吕知其能
無交兵楚漢春秋曰吳廣

經史質疑錄

漢書注五

梁陰卷士最高者多力拔樹日擊地陰卷生士九十人
參木所與計謀者也木伴疾于室中鑄大錢吕具甲兵
笑人和之楚漢春秋載其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
注項羽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張守節據之吕
本紀

韓信傳補注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陸賈楚漢春秋曰項王
使武涉說淮陰侯陰
侯曰臣故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楚歸
漢漢王使臣賜我玉案之食巨關之劍臣背叛之內愧
也于心

陸賈傳補注

拜賈爲大中大夫楚漢春秋曰上欲封陸賈侯賈匿不
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
故號平國君此見文選漢高功臣頌注聰咸曰史記項
羽本紀載漢王封侯公爲平國君云云張守節正義引

楚漢春秋于侯公之下則封平國君者乃侯公非陸賈
矣陸賈侯公俱往說項王請太公者陸說項弗聽侯說
項乃與此侯公所目封平國君也然大史公云余昔者
讀陸生書固當世之辨士此又本楚漢春秋矣
吳王夫差云云楚漢春秋載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
踐素甲三千聰咸曰賈自著春秋云趙
中大夫與班言
中大夫與班言

經史質疑錄

漢書注六

與阮侍郎論晉逸史例

承視目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晉書以下諸傳皆貞觀目前之本可備補逸今考晉自中興及劉宋東西各為一書自南齊臧氏始合撰為一家之史梁陳呂下至唐初凡引史者單稱晉書皆臧氏書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云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今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然則隋志載謝書三十六卷蓋未成之書矣王隱書則作於晉元帝泰興初記高帝至愍帝而止凡七帝隋志載王隱書本九十三卷今殘缺西晉書也何法盛書載元帝中興至恭帝而止凡十一帝隋志載何書七十八卷起東晉東晉書

經史質疑錄

論晉逸史例一

也朱鳳書記高帝訖元帝凡八帝隋志朱鳳書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西晉至東晉中興書也虞預書作於成帝時在王隱後西晉書至東晉明帝書也凡九帝隋志載預書本四十四卷今殘缺習鑿齒陽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于寶記自高祖訖愍帝鄧粲紀僅元明二世孫盛陽秋自先帝訖哀帝徐廣紀成於義熙十二年房書徐廣傳載其書凡四卷載海西公太和日後之事歷簡文孝武凡三朝而已王韶之紀隋志王韶之書十卷安帝訖義熙九年故宋書亦謂之安帝陽秋劉謙之記隋志載二十三卷然引見羣書甚少畧見文選陸機紀晉紀論注秋賦注御覽書鈔凡兩見而已曹嘉之紀隋志僅載四卷十卷耳非全紀也檀道鸞續

陽秋載海西公目下事今證目裴松之三國志註劉孝標世說註下及唐初虞世南北堂書鈔魏徵羣書治要在隋唐之際可目得其凡矣其引王何朱虞諸書必明署之者目東西晉各自為一書而朱虞又目西晉終東晉二帝書也干習皆專載東晉孫盛又自西晉終東晉六帝徐曹專紀東晉劉王檀陸又兩晉不全之書故引史者必明署之為何氏書也謝靈運本不目史長故其書間存紀論然亦少矣二蕭之書隋時已遺亡殘缺惟臧榮緒書為兩晉全史南齊書臧榮緒傳載其書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與隋志合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十年

經史質疑錄

論晉逸史例二

詔司空房元齡等脩晉書目臧榮緒晉書為本採摭諸家記傳而益附之故魏徵所引晉書紀志傳與元齡本所載畧同蓋臧氏書也淺人見其所引紀志與今本次弟相類竟視為房等之書錢曉徵官詹更目魏徵書為偽撰始未之審矣梁陳及唐初引臧氏晉書者多不署臧氏之書猶唐人引范氏後漢書者多不署范氏之書也後漢如二謝二張華薛司馬袁氏之書至唐章懷註范書後而諸家皆微引之者必明署曰某氏目范書舉世既遵行之故別出之也東晉西晉十八家之書至南齊臧氏括成而諸家漸微引之者亦明署曰某氏目臧

書梁陳目下獨數專家故別出之也魏徵書引帝紀起文帝終簡文帝西晉之弟三世簡文帝東晉之弟八世此臧氏合撰之書可證者一也魏徵書引后妃傳房等書亦作傳此臧氏書為元齡所本可證者二也西晉如王隱書作后妃紀用華嶠後漢書例房等書獨作傳是仍臧氏之舊可證者三也榮緒書分紀錄志傳今房等書之志亦本舊例故魏徵引晉書有刑法志百官志若西晉之王隱書志作記如地道記見水經注東晉之何法盛書百官志作百官表用前漢班書例見北堂書鈔房等仍臧氏諸志而魏氏即採引臧書非王隱何法盛

經史質疑錄

論晉逸史例三

之書可證者四也朱鳳書紀高帝訖元帝此中興之始而魏徵所引已及於中興且後八世之簡文帝虞預書紀高帝訖明帝此中興之二世而魏氏所引及簡文距晉祚之終僅三主耳此決為臧氏之書而非朱鳳虞預之書可證者五也干寶陸機曹嘉之徐廣鄧粲王韶之劉謙之諸紀習鑿齒檀道鸞二陽秋皆各紀其時代遠近之事無紀錄志傳序例隋志編入雜史而不與朱虞王何正史同列魏氏所引益信為臧氏書而非干鄧曹徐陸王劉七家之紀習檀二家之陽秋可證者六也有此六證知魏徵所引為臧氏書而凡梁陳及隋唐間單

引晉書不著何氏者皆可決為臧氏之書不疑矣

經史質疑錄

論晉逸史例四



交翠軒筆記

道光戊申正月北王題



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繁蔭翳日樛枝摩天矯拏攫奇態萬狀甫里性魁之松樂園並秀之檢苑無以過前學使德文莊公顏其室曰交翠軒余一剖郡符再假牙節皆以試院為親事之所坐嘯畫諾日與蒼官相對暇則考訂金石瀏覽墳籍或與賓從寮佐擘箋分韻有得即隨筆疏記積日成帙受代以後編為四卷即命曰交翠軒筆記夫以經術飾吏治用弦歌化民俗亦為政者所不廢若謂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則吾豈敢道光十六年龍集浩歎招搖指亥既生霸就李沈濤自敘于樊輿寓齋

交翠軒筆記 自序

交翠軒筆記卷一



嘉興沈濤

太平寰宇記唐魏州漢乾祐元年改為大名府案五代史職方考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是唐時已有大名府之稱然不見於新舊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圖志惟舊唐書田承嗣傳建中三年田悅與朱滔王武俊李納並建國號悅稱魏王以魏州為大名府亦見新書藩鎮魏博傳舊書又稱建中四年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吏歸國則大名府之廢當在此時然有唐中葉以後強藩跋扈民俗知有鎮將而不知有天子故雖

交翠軒筆記卷一

十一

建置未久而相沿為稱余在郡北恆山得大中六年魏博別奏劉公故夫人郭氏墓誌一通其文曰夫人太原盛族遠祖因官遷居於大名云云又於元城之堤口村得龍紀元年魏博節度知兵馬使羅公神道碑一通亦云魏曰大名作我口趾是大名府之名自田悅僭置以後終唐之世未嘗或改故歐公云然又歐陽忞輿地廣記魏郡自代宗後為田承嗣史憲誠何進滔羅洪信所據曰大名府案承嗣卒于大厯十四年而悅之僭竊在建中三年歐陽氏以為始于承嗣微誤左傳閔二年晉獻公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魏大名也萬盈數也後人因以魏府為大名府見吳處厚青箱

雜案史記晉世家引服虔春秋注魏在晉之蒲坂杜預注據漢書地理志以為在河東河北縣元和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春秋時晉獻公以賜大夫畢萬是春秋之魏在漢為河北縣在唐為芮城縣在宋為永樂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有永樂故城是魏國故地宜在今永濟芮城之間若魏郡之魏縣漢地理志注引應劭曰魏武侯別都與畢萬所封奚首風馬牛田氏以強藩僭竊武人不學誤以為萬之始封在是致啟大名之稱五代在干戈擾攘之時未暇深考遂復舊名宋以後因仍弗改歐陽忞以漢乾祐為失其失固不始于乾祐也

交翠軒筆記卷一

十二

大名舊城有狄梁公祠堂碑為田宏正重建公祠時所立馬宿撰文胡証正書并篆額是碑不載集古金石二錄惟見于陳思寶刻叢編及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碑實正書而通志金石略誤以為証八分書則漁仲亦未見此碑也碑不著立時年月而文內有元和壬辰及越十月厥功成之語則當在元和七八年間首行書大唐魏府狄案田悅升魏州為大名府宏正時蓋已廢大名之稱而仍都督府之名故不曰魏州而曰魏府馮宿結銜稱朝議郎行尚書虞部員外郎上柱國舊唐書馮宿傳載宿由太常博士轉虞部都官員外郎在元和十二年以前正與碑合新書但言都官員外郎則漏略矣胡

証結銜稱口口等州節度副使朝議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口魚袋案等州上當是魏博二字紫下當是金字舊唐書胡証傳田宏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考唐制檢校兼守判知皆非正授之員而兼與檢校故自不同自當以碑爲正碑文可讀者十之七八漫漶者十之二三文中言梁公由彭澤令授魏州刺史卻走契丹及沂公節度魏博奏葺舊祠皆與新舊書狄仁傑田宏正二傳相合銘文有衆心城城語案古成城二字通用衆心城蓋卽衆心成城漢司隸校尉石門頌以西城爲西成隋澧水石橋碑書成都爲城都可證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三

開州皇城內有宋眞宗回鑾詩刻石畿輔通志眞宗駐蹕處內有離宮文彥博嘗刻御題幸澶州詩于其中開州志載其詩曰我爲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羣兇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同旆躍龍驤石刻字已剝落精拓之得二十餘字其題乃爲契丹出境四字考之宋史眞宗幸澶州二次一爲咸平二年一爲景德元年咸平二年由澶州駐蹕大名契丹已敗于威虜景德元年則與契丹盟誓後卽發駕還京此詩題契丹出境又有回旆之語自可定爲景德時所作史言十二月壬午幸城南臨河亭賜鑿凌軍綿襦詩

亦有堅冰消巨浪之語正與史合又續通鑑長編載仁宗至和二年詔眞宗幸澶淵有御製親書回鑾詩存于州廨其令刻石以藏之是此詩之刻在仁宗朝爾時潞公判大名府並未知澶州通志以爲公之所刻未知何所據也

永年縣西六十里婁山一名狗山旁有小阜俗名猪山有摩崖石刻隸字一行云趙廿二季八月丙寅羣臣上醕此石北以晉書考之知爲石虎時所刻案晉書載記石勒以太興二年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後廿二年爲石虎之建武六年當晉成帝之咸康六年是年虎伐燕不克而還謁石勒墓朝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

交翠軒筆記卷一

四

至鄴設飲至之禮由襄國至鄴廣年卽今之永年爲必經之道君臣會飲當在此時說文西部醕主人進客也不宜施之于君上此上醕當卽上壽醕壽皆從冎聲古字得相通假元和郡縣志以臨洛縣狗山武德五年太宗親討劉黑闥于此立營廣平府志言此山有唐太宗碑蹟余求之不可得轉獲石趙時刻石乞漿得酒亦自快意老學庵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官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案呂頤浩燕魏雜記北京隆興寺佛殿兩楹簷下有魏官彈碁局魏文帝時欸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榭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

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挲聊記
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為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宋
時以大名為北京今隆興寺遺址猶存仲至此詩宋詩
記事亦失采

磁州鼓山石聖臺即金泰和二年鳳皇見處石窟內有
隋時所刻華嚴經計萬餘言字畫極為秀整又有大字
般若經及造象題名甚多邵武楊古生太守兆黃勾當
公事親至其地搜剔得之因拓以見胎內有開皇四年
翊軍將軍順陽郡某開皇四年王輝兒開皇八年袁子
才三造象為最古其佛弟子字或作弟或作第案古次
第字只作弟隸變作弟後又轉為第玉篇始別出第字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觀此則知六朝以前弟第二字尚通用唐以後乃判為
二字矣其次字作次妻字作妻皆當時別體字
孫淵如觀察寰宇訪碑錄載宋政和三年宗城縣新學
記金正隆三年宗城縣新修宜聖廟記皆注直隸大名
余在大名求之不得因考宋金之宗城縣即今廣平之
威縣乃檄威縣校官訪求則二碑俱在學中惟拓以歸
蓋宗城在宋為大名屬縣金改屬洺州又增置洺水元
初省宗城入洺水憲宗二年自井陘移威州來治至正
中省洺水入威州明初降為縣我
朝因之觀察但見宋史地理志宗城為大名屬縣即謂
碑在大名失之矣

大名縣志載府城西南隅普照寺乾隆四十七年居民
掘土得元總管劉珪墓碑余于寺內外求之不獲郡人
亦無知其事者竊意出土未久何遽斷毀無存及觀明
邑人張銓五鹿山房集游普照寺詩有石留元相碣之
句則知志書乾隆年間出土之說本不足信詩又云松
老漢人枝今漢松亦不可見然珪官總管非平章所稱
元相亦誤

余在長垣濊子祠中得魏興和二年造象面作一佛二
菩薩背有銘文八行行十字又一行二字共計八十二
字日維大魏興和二年歲次庚申佛弟子程榮以去天
平二年遭大苦霜五穀不熟天下人民餓死者眾榮見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六

此苦即發洪願死者生天生者飽滿奴婢者解脫復願
龍王懽欣雨澤以時五穀豐熟萬民安樂常行善福坐
上左側題名三行行六字日施石主程昌犁邑子程子
高同邑子程崇同造案興和為東魏孝靜帝第三改元
天平亦孝靜年號去天平二年中遭大苦霜云者蓋是
年隕霜為災魏書孝靜紀天平二年但載春之旱而不
紀秋之霜蓋史書之漏略矣漢樊毅復華下租田口算
碑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白石神君碑去光和四年
三公守民為無極山求法食此云去天平二年猶用古
句法銘文苦字作音行字作行皆當時別體字其穀字
作榮雖見山海經及尚書大傳然亦隸變之俗體也此

像今供養十經齋中又有興和四年造像碑在黃門里作邨大留寺銘文刻于碑陰云大魏興和四年歲次壬戌十一月五日大吳村合邑一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堰夫予津澄口幽岸淵崇自非洞識真假明鑒生滅焉能開心口像敗悟修立云云遺詞秀雅自出當時文士之筆惟磨泐過半不及此象之完整堰即軀字

余在曲陽得一造像文曰大齊武平四年歲在癸巳五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邑主尼法元等敬造思惟一偈上為皇帝陛下復為七世師僧父母下為一切眾生俱時成佛都維那輔仲邕維那蘇世望中正梁貳洛埒顯法想邑人劉清零段伯儒石仲邕蘇景珍周醜奴薛多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七

寶賀若方伯邱奚倪梁念學元子讓奚顏淵叱干業洛楊德正白善德李子明形子才輔阿暈案魏書釋老志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翻譯名義集維是綱華言也那是梵語譯為知事蓋即今之僧綱司然觀北朝碑像都維那維那皆不盡以僧為之北齊官制州郡縣皆有中正其秩在丞之下功曹之上見隋書百官志偃即軀字之別軀偃皆從區聲北朝造像中或作偃或作軀猶得六書同聲相假之意埒顯法想當是二僧名埒即靜字後漢書崔駰傳埒潛思于至蹟注與靜同暈即暈字零即靈字姓氏書無形姓蓋即邢字二字同

譬相假隸釋梁相孔耽神祠碑消邢瘦腊隸續防東尉司馬季德碑消邢幽門皆以邢為形此蓋以形為邢北齊書邢邵字子才此邑人名偶同其字非即邵也

又在正定得一造像文曰元烏元年十二月廿一日佛第王壽君上為國祚口口哈亡同敬居家眷屬恒歸佛界說文無哈字篇韻皆訓為魚多兒淮南子汜論訓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注哈口也義皆非是此蓋合字之別耳佛弟下奪一子字六朝造像字畫工整者極少此像恠悖尤甚諦視之方可辨識然一種古拙之趣斷非近人所能廣造與前武平造象均攜歸十經齋中此象今贈女夫韓小亭農部 泰華 矣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八

諸城劉燕庭太守 喜海 嘗于正定得造像一區文曰大隨開皇十六年歲次丙辰四月癸未朔八日庚寅青信仕佛弟子李鍾葵妻馬伶為亡女箱如敬造觀世音石像一軀願亡者生天現存受福隨字作隨與開皇十二年杜乾緒等造象銘正同是見去定為隋之說之謬青信仕即清信士北朝人名鍾葵者甚多此亦其一即仁寶楊用修僅引北魏堯鍾葵陋矣魏書刑法志有張智壽妹容如民女稱如當時不忌此像燕庭已攜歸山左諸城李月汀太守 璋煜 寄余北齊尼道榮塗金造象拓本佛坐有銘數行云大齊河清四年歲次乙酉二月甲寅朔一日甲寅比邱尼道榮為法界眾生敬造供養共

三十三字案河清為北齊武成紀元其四年乙酉當陳文帝之天嘉六年周武帝之保定五年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正月甲申朔此云二月甲寅朔與史正合惟北齊書武成紀河清四年有正月辛未幸晉陽之語二月甲寅朔則正月不應有辛未恐是辛亥之誤資治通鑑陳文帝天嘉六年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等詣突厥逆女考之周書則為辛酉今觀此象益信通鑑辛丑為鑿然誤字也金石之有神史學如此其文寅作寅榮作榮皆別體字惟日作○猶存古篆遺意

大興徐星伯舍人嘗以唐王仲堪墓志銘拓本見示其石即為星伯所藏首行書唐故監察御史口行太原

交翠軒筆記卷一

九

王公墓志銘并序撰文者為族弟盧龍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叔平不著書人名字或即叔平所書歟大畧言公諱仲堪字仲堪其先太原人五代祖冲徙居幽州安次縣又為邑人弱冠為燕趙間人本道廉察使賢而薦之西游太學大厯七年進士擢第解褐授太原府參軍事丁太夫人憂服闋本道節使奏充節度使參謀拜監察御史十二年冬十一月奉使于蒲春二月旋車自蒲旅次雲鄆以貞元十三年二月三日暴殂于望巖之傳舍年六十有四二月十七日殯于薊東之別墅以其年四月六日遷神于薊縣燕夏鄉甘棠原云云首行御史下一字當是裏字唐書百官志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

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下官亦如之蓋肅代以後藩鎮跋扈諸使寮佐皆辟自幕府無復命自天朝故仲堪與叔平皆以幕僚遙拜監察御史又百官志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兩臺歲再發使八人春日風俗秋日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神龍初皆廢此云本道廉察使者蓋開元後節度皆兼觀察採訪等使故猶存廉察使之名而與武后時之廉察不同所云十二年蓋即貞元之十二年春二月即十三年之春二月是時幽州節度使為劉濟河中節度使為渾瑊蒲為河中治所仲堪蓋奉濟命使于瑊歸歿于道耳文又有我相國彭城王方任以參贊厝謀之語

交翠軒筆記卷一

十

舊唐書劉惔傳子濟貞元中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有相國之稱而不言封彭城王則史之漏略也相國字跳行書厝謀空二格正如錢辛楣少詹所云當時河朔之俗知有節度不知有天子者舊史言貞元藩鎮驕蹇惟濟最務恭順猶儼然帝制自為則其他更可想矣文中別體字甚多難以更僕惟廟之作厝則本說文古文字而少變耳
唐李靖碑磨泐已久善本絕少溧陽狄筠莊上舍榮見得一剪裱本較金石萃編所載多五十六字亦有萃編有而此本無者則剪裱時脫落也集古金石二錄皆以碑為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碑陰游師雄跋亦同今撰書

人姓名均已磨滅不可考此本撰人結銜存侍中高陽郡五字案舊唐書許敬宗傳貞觀十七年封高陽縣男顯慶元年冊拜侍中三年進封郡公則此高陽郡三字下撰字之上當為開國公許敬宗六字敬宗進爵在顯慶三年金石錄以此碑為顯慶三年五月立正與史合

石門方鐵珊參軍廷瑚寄余古銅器一以建初尺度之

長三寸有半廣一寸有半尚有穿孔廣半寸正方可以安柄末兌有刃面款識四字曰秉仲作用背文作斧形

交翠軒筆記卷一

鐵珊題為周小鉞余考其形制與鉞殊不相類且鉞亦不應如是之小此器全似今木工所用之鑿殆即古之鑿也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從金鑿省聲段先生謂穿以二又云鑿小鑿也從金斬聲廣韻十九鐸鑿鑿也鑿義本訓為穿廣雅釋詁以其器可以穿物故命為鑿而器又自有穿竅亦得名為鑿古人制器造字其義精矣鐘鼎文仲皆作中此從小篆作仲廣韻鑿字注引古史考云孟莊子作案莊子天道篇輪扁釋椎鑿而上乃在齊桓公時是孟莊子之前即已有鑿此秉仲不知何時人文近小篆其在周之末造歟薛氏款識所載商秉中鼎秉中爵篆法甚古與此秉仲必非一人

海豐吳子苾編修式芬寄示漢雙魚洗拓本中間款識

二行云建安四年七月造作口大吉羊富貴謝張宜用

作用下用字中從牛不從丰與隸續中平獸洗款識第

九字同洪氏亦釋為用字案金石書所載漢洗款識有

誌歲月者如陽嘉四年中平三年之類是也有記地名

者如宋提造堂狼造之類是也有用吉語者如大富貴

宜子孫之類是也惟積古齋款識內一洗有董昌器三

字又有一器有吳師作字翁氏兩漢金石記中平二年

洗有富世造字與此之謝張宜用皆識姓名隸續董氏

日董氏雅好一歎日董氏器有姓無名蓋彼皆係官器此與董昌諸洗乃

民間私器耳東漢禁二名作器者謝姓張名宜用猶言

交翠軒筆記卷一

實用或以張宜為名非也漢洗花紋或禽或獸而雙魚為尤多後世磁銅諸器率描雙魚實昉於此春渚紀聞乃謂晉出帝獻魚盆于虜主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涌起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至今句容人鑄銅為洗名雙魚用其遺制云云小說無稽抑何可笑

余近得銅熨斗一枚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高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饗餐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對正圓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款識刻于跗上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

以太和紀年者一為曹魏明帝一為後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惟後魏孝文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太而此文為大且字近漢隸定為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鑑款識即有中尚方造之文是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尚方通典職官云漢末分尚方為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是也淮南齊俗訓炮烙起于熨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注曰熨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此與今高誘注異與御覽服用部所引許慎注同而加詳蓋即叔重注文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為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服用部引通俗

交翠軒筆記卷一

圭

文火斗曰熨是熨斗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饗餐本獸形不知何以名為人說文火部熨從上案下也从尺又持火以尉申繪也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慰本从尉得聲故慰熨二字通用隋書李穆子渾傳尉遲反于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週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遂令渾入京奉熨斗于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天下可見六朝以前尉斗皆作慰而此又省火為慰博古考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中有漢熨斗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行如銅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

無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案此則當日內府所藏但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款識因有刁斗之疑耳文曰重卅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秤之僅一十九斤每秤漢器文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

余又得古削一枚以建初尺度之長八寸三分脊微偃身屈刃在內刃下安拊拊末有鑲款識六字曰法通齊國八史案考工記築氏為削鄭注今之書刀禮記少儀削授拊注拊謂把博古圖此器題曰刀筆史記蕭相國世家于秦為刀筆吏猶孔子世家言筆則筆削則削古人刀以書竹簡筆以書縑帛刀筆自是二物惟後漢書

交翠軒筆記卷一

古

劉盆子傳注以為一物非是自應仍題為削說文馬部灋刑也平之如水鳥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法今文省金古文段先生曰許書無言今文者則重文法注當作古文省金又古文之重文今此器又省水作忝與齊刀法字相同可證齊刀或釋作吉或釋作寶皆誤齊字作亦亦與刀文齊字相類劉向戰國策序云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可見古文齊字正如此作所以誤脫其半即成立字若如小篆齊字脫半不得成立字矣國字作或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一一地也口部國邦也從口從或段先生曰或國在周時為古今字古文祇有或字既乃復製國字鐘鼎文國字率皆

作或齊國諸史見春秋傳有太史南史此云八史蓋左史右史外史內史之類莫得而詳焉博古圖刀筆無欵識積古齋據陳秋堂搨本僅一子字此器乃有文六字尤可爲寶器刃長七寸拊與鑲共一寸三分戴東原考工記圖乃刃拊各均又不著鑲甚誤以戴氏之宏通因未見古器致有此謬金石之有神經學如此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藏一鏡名貞子飛霜背上花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貞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今歸阮雲臺相國師積古齋中錢別駕以貞子爲鑄鏡人名余謂不然趙德麟侯鯖錄云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貞子飛霜四字當卽此鏡惟彼爲篆書而此乃隸字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蓋當時所作不止一鏡耳貞真古通字貞子飛霜疑卽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六朝好于鏡背模範古人西溪叢語言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云云此鏡蓋卽其類余近亦得一鏡背紋有二人問答之狀上題三行每行三字以左行迴環讀之乃孔夫子問曰榮啟期答九字亦六朝鏡也

余近得唐鏡二枚其一徑八寸八分內層花紋作海獸形外層篆文銘三十二字曰湛若止水皎如秋月清暉內融菱花外發洞照心膽屏除妖孽永世作珍服之無

沫其一徑八寸三分內層花紋作龍鳳形外層楷書回文銘三十二字曰盤龍麗匣舞鳳新臺鸞驚影見日曜花開團疑壁轉月似輪迴端形鑿遠瞻照光來二鏡製作精緻篆法楷法俱極妍妙錢獻之浣花拜石軒鏡名集有此二圖一題唐海獸鏡一題唐盤龍舞鳳鏡花紋尺寸銘文皆不差毫髮蓋卽錢氏所藏之物也

余舊藏端硯一方以今尺度之長五寸廣三寸四分厚一寸三分面微凹底空溫潤落墨形甚朴古右側銘款曰爾之量能藏八斗才爾之腹能著萬里官吁嗟乎瑞舍千古斯文之助凡論硯質堅潤爲上乘此硯兼而優之珍賞文房魯直四十八字左側銘款曰日落萬川澄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六

澄秋水色比曉山凝煙而紫几席相親君子友契金玉之交永寶無替黃庭堅珍藏三十七字銘作盤空硬語字亦瘦勁有神其爲浩翁舊物無疑惟銘詞不載山谷內外集蓋古人偶然漫興之作未必盡皆錄彙耳銘有著萬里官之語當在謫居宜州以後此硯余常攜之行篋中

長垣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匡城集其地有夫子廟相傳卽孔子畏處余爲作匡城考曰案論語子畏于匡或以爲衛地或以爲宋地其以爲宋地者蓋據莊子秋水篇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及說苑雜言篇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云云韓詩外

傳亦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其說與劉向同而不言宋弁不言匡夫百家之言率多低悟與其證之于諸子不如考之于六經宋大夫之有匡簡子不見于春秋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預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匡為衛地承匡為宋地宋有承匡而無匡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莽曰長固注引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續漢書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注引陳留志孔子因此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是唐以前皆以孔子所畏在衛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七

之匡城惟小司馬史記索隱誤信王肅家語偽孔安國注以匡為宋邑太平寰宇記云河南道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游此城匡人誤謂夫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跡猶存始以承匡匡城并為一談案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師古引圖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于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郡國志亦云襄邑有承匡城注引地道記曰在縣西是樂史所指之古匡城即圖稱等所指之承匡城後人或單舉匡字因亦有匡城之目而與春秋時之匡邑無涉且孔子轍環游跡莫詳于史記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世家云魯

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或譖于靈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拘焉五日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于是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年表則至衛在定公十三年至陳在十四年過宋在哀公三年雖不免稍有異同然孔子去衛先適陳而後適宋其歲月尚班班可考當定公之時又焉得即過宋之匡邑而為宋人所圍乎又案世家言孔子去即過蒲即之云者並不信宿之謂正義引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滑州匡城縣故匡城在縣西南十里是匡之距蒲僅二十五里故去匡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六

即可過蒲若襄邑之承匡則在今歸德府睢州境內距蒲甚遠何由即過西河毛氏又據左氏傳句須為匡宰謂魯亦有匡邑陽虎嘗暴宜在魯地不知孔子陽虎俱為魯人果在魯之匡邑豈應疑似而誤其為臆說更不待辨矣
潘芸閣侍郎師視學畿輔崇尙經術士風為之一變按試保定時嘗以尙書平章百姓解命題學者多不得其說余為擬作一篇云堯典平章百姓集傳以為畿內之民固屬非是偽孔訓百姓為百官雖本韋昭周語注然韋注復有官有世功受氏姓之語而楚語注亦云百姓百官受氏姓者也非如偽孔竟以百官為百姓孔氏正

義謂卽百官族姓是亦知傳說之不可通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蓋本楚語觀射父所云王公之子弟徹其官者物賜之姓其解百姓二字最爲明確至平章鄭本作辯章史記作便章米古辨字平乃卅字之譌辨便聲相近惠王諸家已詳著其說姑弗具論惟堯平章百姓之事見于載籍而說尙書者皆略而弗詳案詩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契爲子稷爲姬臯陶未聞禮記大傳正義引鄭駁異義堯賜伯夷姓曰姜禹姓曰姁契姓曰子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尙書注辨別也章明也因

交翠軒筆記卷一

九

生賜姓卽所謂別而明之猶九共書序別生分類傳爲孔姓也別其姓分其類使相從之義明乎此則百姓之非卽百官而鄭氏父子兄弟一語可以瞭然矣

崇明施樸齋大令彥士世業崇邑之沙船戶道光六年以孝廉督押海運米石敘勞得官會宰內邱有惠政勸民鑿井灌田邑無旱乾之患今沒于萬全任所內邱民爲位而哭所著有海運芻言論海運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實經濟者大令通中西算學推春秋日食朔閏極爲詳密又著讀孟質疑孟子外書集證多所發明讀孟質疑內靈邱考一篇據魏書地形志以爲靈邱在今東鹿之境足破鄧道元張守節諸家之惑尤爲先得

我心今錄于此齊邊邑有靈邱不獨見于孟子史記亦屢及之矣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並同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趙邠卿注孟子但云齊下邑惟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應邵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及史記正義遂以此當之無論齊境不得至代而趙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以爲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顧亭林閩百詩輩皆以爲未明其據闕所疑焉案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鄴縣有靈邱今保定府南二百

交翠軒筆記卷一

十

五十里東鹿縣縣東有鄴縣故城洵青齊之門戶中夏之屏藩也所疑者蘇秦傳以清河爲齊趙之界正義注爲貝州在今夏津而鄴縣靈邱斗入西北二百餘里難遽定爲齊之邊邑耳然水經注明云禹播九河至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則齊境西北當跨徒駭初難限以夏津且趙武靈王十六年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則中山未滅齊境西及東鹿可知矣又世表潛王二十九年佐趙滅中山四十年趙取齊昔陽則齊境且跨今之正定府晉州西南境矣而東鹿靈邱尙在其東南數十里其爲齊之西北邊邑也夫何疑近日畿輔詩人以大興李子文孝廉雲章爲最詩格在

茶陵北地之間其人品尤高嘗銓注撫寧校官不赴令
子鐵梅編修嘉靖視學滇省亦不就養主講恒山書院
垂二十年朝齋暮鹽唵嘯不輟其他雜文駢體無不工
妙近更潛心治經余過真定時出其所著咫聞齋筆記
相質中間解論孟數條尤為精鑿今錄于此 子張學
干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張問干祿集注引程子
曰若顏閔必無此問則學字乃問字之誤耳漢書公孫
宏傳好問近乎知云云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知以
下皆禮記中庸之辭今中庸作好學近乎知則學字亦
問字之誤 曹交趙注曹君之弟王伯厚謂左傳哀公
八年宋城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交蓋以國為氏者按

交翠軒筆記卷一

圭

大戴禮記繫篇云陸終氏六子其五曰安氏為曹姓又
云曹姓者邾氏也三國志注引王沈魏書謂曹姓出于
陸終之子周武王封曹俠于邾而公羊傳云邾婁後名
邾乃曹姓曹交即邾君之弟也趙注曹君蓋傳寫偶誤
耳 山徑之蹊間趙注以山徑為山之嶺法言吾子篇
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注山中絕也說文山絕坎曰陁
則陁乃陁字之別體又假為徑集注訓徑為小路則與
蹊字無別若此之類皆不減閻潛邱四書釋地
蒙古博西齋洗馬明為元代後裔有西齋偶得一書中
論遼金元掌故頗足以資考證今附錄數條于此 遼
為契丹金為女直案契丹本名乃契塔特女直係由女

真由朱里真迭改其本音乃朱里扯特見元秘史蒙古
文今蒙古人猶以是呼之 蒙古呼漢人為契塔特蓋
蒙古初為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後五代時始通中夏
惟時燕雲十六州皆屬契丹故以遼國名稱之 西洋
呼中國為古代蓋亦契丹之訛 金元子姓于今繁矣
遼去金未遠何至靡有子遺耶律金史本作移刺元湛
然居士集亦然案遼亡其後分而後二一入西夏一入
金今之伊刺里氏其族眾矣豈非其裔耶 元秘史稱
西夏日唐兀然則吐蕃之為唐兀特久矣但未見于載
紀耳 元史稱帝姓奇渥溫秘史載孛敦察爾自為孛
爾只止歹氏此亦如中國姓氏之別蓋各蒙古之類凡

交翠軒筆記卷一

圭

十數皆出自奇渥溫姓帝自為孛爾只止歹氏以別之
孛爾只止歹其先世之名也蒙古不諱名其來久矣今
蒙古元裔皆博孛爾濟只吉止特歹氏而姓確特確北
音作平聲即奇渥亦平聲二字合溫其餘音當日譯言
之訛耳 蒙古最重族姓分為二種骨曰白日黑曰尊
而黑卑白主而黑奴也今之白骨者二姓曰博爾濟吉
特帝裔曰烏浪漢濟爾默后及駙馬裔也自昔北國皆
與一姓通婚姻拓跋氏之呼延耶律氏之舒穆魯舊作
改今元初之鴻吉哩舊作弘吉皆然 予前辨金遼國名
及蒙古族姓嗣復得特字之義猶言眾也如左氏所稱
諸姬諸任之類元時猶多諸王之稱亦可旁證近復有

謂博爾濟吉特與博爾濟錦有別者蓋未知乎此也洗馬爲座主穆鶴舫相國師之外祖沒後無子相國嘗刊其遺稿自爲駢體文序之中一聯云拾洲邊之香草不墜餘馨靚曙後之零星又添數點比事雅切遺詞哀豔而西州慟哭之情更溢于楮墨矣

狄道黃壬谷大令青嶺作破邪詳辨一書敘邪教之源流甚悉余謂今之邪教卽古之喫菜事魔宋方臘以左道惑衆擾亂浙東方勺泊宅編載其事較宋史爲詳勺之論曰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于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穰斂以逞亂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尙寬而事魔之俗猶不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是當日此風特盛于兩浙今則直隸山東爲尤甚而直隸一省之中又以清河鉅鹿爲尤甚考宋史明鎬傳貝州賊王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

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而州史張巒卜吉立其謀黨連德齊諸州僭號改元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云云今邪教中有三佛輪流掌教之語實本於此清河古貝州地鉅鹿又卽張角之故里宜其習染之污數十世猶未泯也若輩流傳既久勾結亦深牧令坐視而不問則涓涓不息終成江河稍蹤跡之又恐滋蔓難圖甚至激則生變故雖銀手如斷之吏無不智勇俱困泊宅少翁云不急不怠銷患于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洵知言哉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玆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此本于三朝北盟會編中興小記諸書樓攻媿中興顯應觀記亦著其說方知俗說之不可信府君名字不可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以爲漢之崔瑗亦承俗說之誤惟樓攻媿記辨論最詳記云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

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為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案舊碑為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云云費袞梁溪漫志亦云或以其神為崔子玉非也是當時皆知其誤明人崔府君實錄又謂府君諱珏字子玉以漢人之字加于唐人之名則尤不足深辨矣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交翠軒筆記卷二

嘉興沈濤箋

大名甲族首推成氏明首輔文穆公崇禎朝為名相嗣君青壇少傅入我

朝亦登台鼎子姓繁衍甲第連雲近稍陵夷衰微矣文穆公以不附魏闢落職起用時首請召還高陽孫文忠公古稱薦賢為賢識量已加人一等長洲文文肅公序公雲石堂集即以文忠為比洵非溢美余嘗謁公祠賦詩曰相業高陽孰並論崇祠展拜此沾巾八千女鬼何為者五十綸屏大有人挂笏屢迴天霽色騎箕幸避海揚塵只今雲石空堂裏想像當年乞退身錢唐吳更生

交翠軒筆記卷二

州倅長卿和云赤肩青犢太披猖幾見傳芭禮國殤時事關心追李峴邊才有疏訟陳湯早知金虎同秦亂差免銅駝歎晉亡廢井頽垣蕭寂甚行人猶認午橋莊公名基命字靖之明史有傳

成文穆公孫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屢試不售入貲為主事性情沖邈不耐一官嘗從阮亭山薑牧仲諸公遊為詩古澹幽雋有學詩獨嗜山薑詩之句其格亦雅近山薑所著謨觴館初二集吾鄉竹垞太史為之序稱其不喜為七言近體過邨亦自言不善為七律然如幾點晴嵐依遠寺一聲煙磬落疎林佛燈寂似秋霄月僧貌癯如古院松自非天機清妙者不能道也

過邨有城西村舍詩抱郭長河曲沿流老屋低垂楊千
木合好鳥百般啼牧笛煙中遠漁罾雨外齊爲農吾願
畢卽此稱幽栖河濱宜淺夏雨過綠生波樓上收帆影
窗間倚棹歌風萍穿鴨陣煙柳度鶯梭向晚此隄上披
襟逸興多短垣圍薜荔經日獨扇扉風徑榴花落茆堂
燕子飛詩聊紀時事奕不動心機信勝華胥路茶香醒
夕暉有田皆繞舍一姓自成村飢雀啄場噪羣兒浴水
喧離離桑椹熟漉漉黍醅渾泥飲皆農父柴門初月昏
讀此四詩地偏心遠令人神往余嘗訪其遺址不可得
矣

過村嘗有洗竹圖爲廣陵禹慎齋之鼎筆又有空山獨

交翠軒筆記卷二

二

往圖爲海虞楊子鶴筆二公繪事皆入神品而此二
圖尤爲得意之作 國初諸老輩題咏甚多其家初以
先人遺照不肯貨後乃以重價購得之過邨集中又有
自題梅塘放棹圖詩云等閒情得到那筆寫出心閒夢
裏圖所謂劉郎者不知何人其圖亦不知流落何所
洗竹圖有宋牧仲題二絕句云翦得瀟湘萬點煙秋池
坐聽玉聲寒還呼阿段閒刪掠併放青山共竹看濃綠
檀欒帶雨移分裁不遣醉中知常時詩興憑撻撥肯聽
兒童作簪箕又有王阮亭題四絕句云何處洗心兼洗
竹明玕萬箇照清流據梧支策非吾事心在瀟湘五月
秋曾汎長沙萬里船離離斑竹雜湘煙鷓鴣啼處風吹

雨憶泊黃陵古廟前蕭瑟寒塘但竹枝長橋屈曲帶漣
漪持竿不是因魴鯉要斫青光入楚辭吾家玉版新書
屋修竹如椽翡翠多待得子安長嘯賦今朝門雀不須
羅數詩二公集中不載

過村弟文昶字爾長號南陸嘗宰江右湖口以忤上官
罷歸閉門養拙論薦不起其高致可想生平以畫竹擅
名余嘗得其枯木竹石一幅瀟灑出塵可稱逸品上有
題句云凌香喬木飽風霜翠篠娟娟弄影長添築杉皮
兩間屋煮茶聽雪坐焚香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三

過村之祖名光號仲謙青壇相國次子嘗官湖廣武昌
道詩不多見席居中昭代詩存選其百泉夜坐一首有
人影倒移波底月山光曲抱樹中樓之句亦是清穩可
誦

國朝初年元城黃美中 傳志伊 任吉羽 儀爲明相國立
極之孫舅弟皆有能詩聲福清魏惟度 憲選百家詩但
錄美中志伊而不及吉羽其實吉羽之詩高出二子遠
甚如沈子遷園亭云疏泉深鑿影疊石峭生雲宿牛首
僧樓云片煙忽割半坳失孤月能令諸壑閒皆能力求
生新不落蹊徑

永年張履輿 蓋明時諸生與申島盟同學齊名甲申後
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跡穴而進食歲時一出
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人潛聽之時有泣聲蓋古之傷心

人有托而逃者歟。覺盟選其詩若干首刊本。久佚。余按事洺州。因訪得之。實可與聽山相伯仲也。覺盟序中稱其得少陵神韻。余尤愛其坐臥總無心。閒雲衣上過。歸來煙靄中。獨與樵夫遇。標格在右丞左司之間。

雞澤殷伯巖岳與覺盟覆輿為平干三家有留耕草堂集。但為古詩而不作近體。格調直逼建安。伯巖又號伯子。其父大白備兵關南。為楊嗣昌誣陷下獄死。伯子嘗走京師。上書訟寃。不報而已。遭甲申之變。與弟仲子入西山。圖舉義事。洩仲子被害。伯子逃避太行山中。以免入。本朝一出為雖寧令拂衣罷歸。覺盟稱其出處似陶靖節。仲子自稱西山餓夫。卒能踐其志。有詩云。長

交翠軒筆記卷二

四

懷天下計。猶作布衣人。可以想見其懷抱矣。平干三子之外。邯鄲趙秋水漢亦以布衣稱。詩與覺盟覆輿諸君更唱迭和。其玉暉堂詩鈔久佚。余於洺州故家求得之。然如漁洋詩話所載。登太行詩云。太行高萬仞。絕磴靈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集中未載。又余于大名成氏購得扇面數幅。內有秋水書律詩一篇。以奉成魯公者。題為三月晦日社集作詩云。口熱將移夏。真憐且暮春。隔年相別日。白髮暫歸人。逝水看時序。飛花逐旅塵。終當隨竹杖。來往釣魚津。第一字已泐。集亦無之。則其遺佚正多矣。魯公名充。青壇相國之第四子。

昌黎林退思徵本閩產。國初避海寇之難。挈家居交黎之禪伏山。因號禪伏山人。余官平州時。求其詩。不可得。今于覺香師處見。山人所著忘餘草。如還家云。萬里從軍路。還家記舊過。太平經見少。奇險歷來多。匹馬黃茅嶺。扁舟紫帶河。丈夫能不死。談笑出兵戈。雨夜云獨坐。聽風雨吟詩。破寂寥。百年真草草。多病獨蕭蕭。歲月他鄉盡。音書故國遙。幾回愁絕倒。贏得酒頻澆。又蟲聲云。何處鼓鼙生。戰伐為誰風。雨泣飄零行。經閩中云。饒輸賦稅猶荒地。但起兵戈即戰場。皆不愧杜陵饑客耳。

國初南昌彭躬亭士望古文與三魏齊名。為易堂九子

交翠軒筆記卷二

五

之一。少時任俠。尚氣節。慕楊椒山之為人。脫黃石齋于難。甲申乙酉之際。嘗依袁繼威。史可法。復棄去。參楊清江戎幕。贛州失守後。折節讀書。晚入程山。與邵睿明李萼林諸子講性命之學。余于其裔孫雲堦大令玉處見其樹廬文集。滂溥奇肆。鬱積不平之氣。時時流露。集中與方素伯書。擬用漢法。分六曹選舉。及與傅度山兵科書論保甲及屯田法。皆有真實經濟。不為理學家迂疏寡效之談。又楊文正公傳。清江本末。賴此以詳。不愧為謝臯羽。王炎午。一輩人。因題一律云。鉤黨何人出。范滂遺民汐社亦滄桑。義熙甲子題猶恨。德祐庚申紀獨詳。生祭有文留幕府。死殺無地效疆場。一腔熱血憑何

灑漫說程山與易堂

國初內邱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工琵琶與周櫟園友善櫟園被逮時過宿柏子亭鴻臚年八十有九猶鬪齒蒼音鳴唱梁州調櫟園贈詩有疎厄隸事瓜瓞酒小雪留人柏子亭之句見因樹屋書影詩存賴古堂集第八卷中喬為內邱大姓鴻臚名錫見縣志予過中邱時訪柏子亭遺址已鞠為茂草求其子姓亦陵夷衰微賴古堂集第七卷又有中邱贈喬盤石鴻臚詩云自記叩宮青縹酒留人抱月女蘿弦青縹酒蓋即瓜瓞酒也

天津湯厚田學博 堃明開國功臣信國公裔孫今為元

交翠軒筆記卷二

六

城校官嘗以公遺像見示題一律云百戰威名盪寇多平倭翦勝定山河偶符茅土文丞相孰畫雲臺馬伏波瀟灑角巾空想像飄零大樹已婆娑當年屋脊從容坐其奈鍾山王氣何更生同作云圖中褒鄂寫儀型尙憶河山帶礪盟衛國並時推宿將謂鄧 歐江萬里此長城策助應悔前言失乞退能全晚節名功狗功臣總孳戮故將軍亦慰平生

厚田尊人名承功字熙載乾隆間曾任內邱教諭生平詩稿甚多因時有以詩文違礙賈禍者懼有不檢遂盡焚之厚田誦其過西郊寺五律半首云秋風攜杖屨落日叩禪關幽徑穿花入閒庭看鶴還又烏棲寧棟樹松

老不知年露濯松間月風飄石上雲一斑片羽亦殊不減錢郎

長洲陶鳧香觀察師以左秩守大名視事之暇不廢嘯歌嘗用漁洋秋柳詩韻詠蘆花云渺渺煙波斷客魂菰蘆深處隱柴門寒生澤國雲留影秋老滄江雪有痕樵徑斜通依野渡釣蓬低壓傍魚村出塵素抱偏高潔紅紫原難一例論薄宦頻年鬢漸霜思歸日日夢橫塘簾移紙閣塵生鏡秋畫萱幃字滿箱飛絮渾疑寒食節采蘋分薦水仙王停舟有客秋多感一曲琵琶出教坊萬花飛雪點征衣杏苑春游境已非笠澤叢中窮士有玉堂天上故人稀傳神慣配芙蓉寫蘆花芙蓉圖 抱節難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七

隨柳絮飛卻媿蕭寒常作郡鳴笳出塞壯心遠瘦影搖風祇自憐罪來玉雪淡含煙鈍寒秋水叢抽劍夢繞春雲被擁絲楊維禎詩秋擁蘆花夢繞春 是處緯蕭傳曲港有人吹管送流年授衣乞借窮檐暖多少哀鴻尙澤邊余和之云疑是楊花驟返魂飛來應不近朱門城頭簫策催霜信江上琵琶感淚痕身世久拚尋獨釣煙波何處認前村無心悟到交蘆諦好共空山老衲論那堪吟鬢點吳霜鄉夢洞溪上下塘客被寒生初解襍兒衣暖去不盈箱月明小艇來漁父湖落空灘上蟹王載酒江湖舊行卷已教刊徧睦親坊余寓淮時有蘆屋集藉架橋畔水田衣不為尊 鱸歎昨非泊宅一編書儻就楓江五字句應稀秋光瑟

瑟和雲冷絮影濛濛作雪飛窮士此中藏未得大裘十
丈願偏違自來高潔少人憐占斷荒波萬頃煙冷豔直
教鷗失素短芽猶憶雀披絲陂塘買得知何日紙閣幽
樓亦有年朔管橫吹蛙兩部莫傳消息到鷗邊同時和
作甚多以更生及磁州張湘東茂才 金管 曲阜孔石藻
大令 昭焜 為尤佳更生詩云夢斷梅花紙帳魂小橋流
水近柴門數枝搖曳秋無主一片冥濛月有痕步履何
人尋古渡艤舟此夜宿荒邨嗔情未肯閒拋卻好向煙
波釣叟論何來青女暗飛霜穢酸風度野塘漫說織
簾安紙閣可忘絮被疊巾箱根浮淺水藏魚婢影落平
沙護雁王一種秋光誰惜取名花豔說善和坊忽驚絮

交翠軒筆記卷二

八

影點征衣瞥眼春光認已非苦竹叢生相掩映冷楓初
落賸依稀籬頭瘦蝶難成夢湖面馴鷗亦倦飛擬向西
溪閒買棹訪秋祇惜故人違拒霜同調劇相憐漠漠寒
江散遠煙風信繫時疑白醜日華浮處借黃絲春波漾
影當二月朔管橫吹又一年猶記糝枝紅蓼外遙分冷
豔到溪邊湘東詩云栩栩蒙莊化蝶魂藤蘿虛掩舊柴
門花因水逝長留恨鬢被霜推半染痕難忘垂簾同紙
閣不堪擬笛到山村春來茅短陳根活未許榮枯一例
論生成弱質耐微霜顧影蕭疎照野塘糝雪偶黏青箬
笠絨雲誰疊縷金箱釣磯何處尋新婦葦渡從今禮法
王打漿縱迎桃葉在月明愁過大功坊館繞秋聲換客

衣空歸環珮是耶非拒霜畫裏傳神久倚玉宵來入夢
稀墮葉預愁明鏡暗將雛偏羨野鷗飛謝庭詠絮渾如
昨白首同心願竟違不受人憐祇自憐迷茫洲渚暗籠
煙香遲蟾窟羞彈缺秋冷牛衣感絮絲北雁重來纔幾
日西風一墮又經年玉臺舊事青衫淚分到鷗波夕照
邊石藻詩云藤蘿交映最銷魂難忘臨沂舊華門黃葉
飄零霜寫恨青衫憔悴淚流痕秋聲何處開新館江月
于今失故邨輕箬短蓑歸去好一蓬煙火與誰論暗影
霏霏兩岸霜不搖輕槳向迴塘漫言驚雁能防嫩畢竟
牽牛畏服箱飛絮年華悲棄婦交蘆妙諦悟空王合江
亭水清如昨夢斷西川濯錦坊比戶裝縣記授衣河陽

交翠軒筆記卷二

九

花事到今非白蘋貽蕩銅絃急紅蓼蕭疎畫舫稀入目
錯疑梅似雪驚心又是雁初飛鱖魚隨處肥堪買杏苑
探春舊侶違丰茸翠莢可人憐曾向春池簇淡煙入夜
嚴風秋瑟瑟憑欄羈客恨絲絲吹葭何必諧新律然荻
猶堪憶往年無限天涯搖落感月明常是大湖邊時湘
東正悼亡石藻以事落職故詩中各有寄托
余及瓜時吾鄉陸費春帆觀察 泉 來代見蘆花唱和詩
亦依韻作四首云秋殘幾度訪騷魂曾記揚舸過郢門
島嶼漸平湖有信水雲如夢月無痕阻風中酒知何處
回雪飛花又一村多少琵琶江上怨黃蘆苦竹不堪論
漫誇清節傲繁霜占斷南湖二頃塘貪擘輕絲成大被

閒拋冷夢疊空箱久辭畫漿根和葉不識烏衣謝與王
爲問小長蘆畔釣幾枝衰柳碧漪坊萍踪猶未遂初衣
青鬢華年已漸非一飯難忘窮士感扁舟欲載故人稀
若溪晚唱尋漁隱笠澤秋心見鷺飛祇惜雁銜雲外去
高寒終與世情違博沙小聚劇堪憐眼底芳菲未散煙
荻筍抽時宜買醉楊花飄盡又吹簾垂紙閣移家日
笳動旌門出塞年待趁河豚春水上披裘大澤浩無邊
余與觀察皆鳧香師門弟子先後同官一時稱爲佳話
余大名書院試士以和月泉吟社春日田園雜興命題
和明經清韻一律最爲合作詩云六枳籬疎徑曲遮攜
鉏抱甕足生涯偶因松粉開茶幔欲把榆錢贖酒家聽

交翠軒筆記卷二

十

到提壺剛布穀種來吉貝強名花鄰翁社散扶殘醉數
徧歸牛日已斜余亦擬作一首云蒲芽短短柳依依雨
足郊原麥漸肥新水陂頭閒射鴨夕陽村落競呼豨采
桑女浴紅蠶箔荷鋪人歸白板扉正是故鄉農事起當
年深悔裂荷衣

又以姜白石琵琶仙詞春漸遠汀洲自綠七字命試帖
題先擬作一首示諸生云春遠若溪路詞吟石帚仙碧
痕初蘸水綠意漸生煙一翦蘋香暖千條柳色妍淒迷
芳草岸掩映夕陽天陌上嘶金勒橋頭繫畫船鄉心啼
鳩後歸夢落花前南浦情何極西洲曲更傳踏青殊未
晚莫悵杜樊川鳧香師以爲深得唐人試律三昧和生

育有句云懷人桃葉渡送別木蘭船亦有神韻

山陰吳梅梁少空傑與余同爲詁經精舍生皆受知于
阮相國師少空幼有神童之目而余髫年亦忝竊時譽
嘉慶庚午同領鄉薦少空後成進士由翰林游登卿貳
余風塵蹶躄迄今猶淪落一麾飄茵飛涸賦命不齊良
可慨已今年少空書來加餐之外兼及歲民無恙余因
作二絕卻寄云雞舌含香事早朝翩跹一鶴竟冲霄建
章門外千條柳可似西冷第幾橋京兆堂堂挽不留少空
曾任京兆二年關心三輔尙先憂報書爲慰蒼生念十斛今年
麥早收少空未第時賦西湖柳枝詞有折來欲館同心
結無奈相逢是斷橋之句爲王述葺司寇所賞故第一

交翠軒筆記卷二

十一

首云然

仁和顧涑園太守光乾隆年間官清豐知縣是時賑務
多侵冒太守獨盡心經理實惠及民全活甚衆遺黎至
今猶稱道弗衰更生嘗誦其桃枝詞美人到底不經老
桃花到底不經秋之句以爲嗣響鐵厓水心柳枝橘枝
諸作余嘗見其橋頌堂集此題共有四首俱叶縹紗之
音今錄于此詩云湖裏鴛鴦水自香小青墳上踏春陽
桃花未向東風笑已有行人爲斷腸春草青青新婦磯
水仙祠下鷺鷥飛郎船空載春歸去不待桃花結子歸
昨日中酒今日游日日醉歸湖上頭美人到底不經老
桃花到底不經秋吳中阿孃工刺船獨來渡口與門前

柳枝唱罷竹枝唱若唱桃枝更可憐

山陰葉蓉庵雷生明崇禎壬午舉人 國初時宰清豐

有湘滌草行世其詩長于擬古嘗云漢魏以前當法其

章句可通者今見作者以脫落錯互意不相屬為近古

則是操觚之士必殘形去目而後為左氏龍門也真可

為俎豆歷下者下一鍼砭毛西河稱其放懷徒歌自爾

隱心惻脾良非溢美余愛誦其竹枝詞云雲聯惜別思

茫茫門外烏啼漸曉光惆悵起來渾似夢櫻桃花下打

鴛鴦又湖上曲云木蘭花下月光微近水朱樓照解衣

今日重來真似夢半塘風雨送僧歸清麗不減唐人

長白文遠臯中丞師視學浙江時余若年應童子試中

丞命背誦十三經默寫文選木元虛海賦補博士弟子

員延譽公卿有再來人之目知己之感迄不能忘中丞

正色立朝性不諧俗撫豫時為忌者所中落職 今上

登極以副都統銜授駐藏大臣竟歿于藏余為位而哭

服心喪者累年中丞熟精選理詩筆陵轍總謝余嘗求

其遺稿不可得今年備兵沮上中丞從子廣雲濤大令

適宰大名出示中丞赴藏時紀程詩鈔錄二首以

志辨香冷積作云山勢週四圍溪喧繞其麓環山一徑

窄沿溪數往復臨崖援欲眩赴壑蛇驚伏俯仰隨凸凹

向背異溫肅時逢負販者茗菴壓筠簾採樵三兩輩柴

擔雜松竹問客獨何為勞形遠馳逐郵亭依冷磧小憩

午茶熟檻外素屏張水巖挂雪瀑適來所歷境崎嶇猶

在目已知行路難且作畫中讀春堆道中云曉行月未

落西巖隱半魄霜重馬蹄輕蹴踏巖際石泉幽谷口迸

徑曲山骨折崎嶇罕確間鑿空乘其隙容足路一線駭

心壑千尺攬轡紆徐行敢云縱所適向午下巖腳平溪

湛秋碧草帳臨水滄波光照倦客拾柴煮叩茶小憩塵

勞蹟

湘東善畫美人得崔青蚓陳老蓮遺法嘗為更生畫美

人攬鏡圖余題一絕云花非舊日紅春訝今年瘦寄語

鏡中人替慰眉心皺

湘東堂兄雨香大令 詩才藻麗雅近西崑澄陽地震

後僑居沮上會以詩集屬余題詞余因題一絕云雙鬢

孰畫旗亭壁獨爾應纒園客絲金鳳臺邊遊女隊踏歌

爭唱豔秋詞蓋雨香集中豔秋詞八首最佳也更生評

其集謂五雜組無此新豔九張機無此巧密百摺簾無

此渾穆十芒月無此光燄七十二行花無此富麗

雨香姊氏祐之女史 錫齡 工詩早世佳句如斷煙寒食

節小雨落花天客路徧黃葉秋山多白雲皆清婉可誦

又冬夜憶秦娥詞云一簾花影滿庭霜月使天假以年

亦當與漱玉斷腸爭勝

龍州范今雨大令 官高邑知縣性頗強項以忤上官

謫戍賜環後自號鐵笠生益以詩酒自娛嘗作讀史百

咏以寓其抑塞磊落之感新城楊子萱太令炳題詞云
愜心動目元氣不死哀家一梨脆乃如此茫茫萬古入
其肺肝千嚙百噉松風夏寒可以想見其詩矣

涿州楊叔冰大令街官樂城教諭時得趙忠毅公鐵如
意一柄因名其詩為鐵如意齋集句如感懷云春風夢

冷游仙枕秋雨魂銷選佛場西郊訪友云白蘋在渚雁
晨去黃葉滿山僧晚歸皆得阮亭三昧余尤愛誦其邵

康節先生故里一絕後二句云門前無恙清溪水開偏
西風白藕花真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妙

天津梅樹君孝廉成棟嘗選津門詩鈔自勝代迄近時
蒼萃數百家蒐羅繁富抉擇精嚴尤熟于三輔文獻虎

交翠軒筆記卷二

西

香師與余擬為畿輔詩傳之選余謂非得此君相助不
可因延主大名講席左珩右佩折矩周規絕無名流僂
薄之習詩亦清深約婉出入唐宋錄其雨天書閣云竹
院蕭蕭沒水雲居然六月小江村連朝風雨無人到紅
藕花香自掩門苦飢小女向人啼茅屋垂簾臥病妻自
有閒情兼韻事芭蕉移在小窗西又西沽即景云秋約
黃花來蟹市人隨紅葉上漁船蘆花云舊時春夢桃花
水往事傷心茉莉雲
吳縣蔡竹蘭孝廉復午余嘗識于潘芝軒相國師座上
嗣又與其令子曼受大令成翰游今孝廉歿已十餘年矣
曼受官蜀中刻其西積山房詩文錄若干卷今秋以郵

筒見寄吉光片羽卓然可傳孝廉嘗以四秋詩得名如
秋燕云冷社西風迎白雁空梁夜月啄黃花秋螢云銀
缸掩映疎星入珠箔飄零暮雨歸皆能淒入脾肝哀感
頑豔鬼香師嘗調金縷曲題其湘游草云我翦殘燈今
夜讀到三更如共靈均語洵不誣矣

海昌查梅史刺史揆與余同為詒經精舍生又同官畿
輔赤紫屢膺脂膏不潤身後至幣書以償官帑廉吏不
可為洵若是已鐵珊為刻其真谷詩文集若干卷可謂

不負死友梅史生平以韻語儷體為最工古文考據皆
非其所長嘗題余載酒訪詩圖云九經有庫豈真貧著

錄驚看已等身醉墮揚州仙鶴背暫拋許鄭作詩人杜

交翠軒筆記卷二

五

牧江湖醉夕曛拓來金戟又煙雲尋詩我亦宣城去曾
醉青山小謝墳綠楊城郭畫中詩可是瓊花似雪時磊
磊船頭三百棗也應饒煞老篙師即用余自題原韻也
畿輔同官中題余載酒訪詩圖者以鎮洋汪耐山司馬
彥國錢塘蔡莘腴大令任七古二篇為尤佳今二君久
歸道山因錄于此以誌人琴之感汪詩云詩天酒國寬
若此天獨鍾情付才士狂來千日揮百篇一葉煙波任
驅使管逢隱候情即親知是磊落嶽寄人陸環十三作
柳賦并丹說經經紛紛海濤掀天俯羣碎山樓遠眺望
風槩放衙觴詠成留連此事未甘今日廢筆端三昧孰
識之濁醪妙理尤難知若觀酒德論詩品要與情性真

者宜我亦少慕劉伶鑄我亦昔遇杜甫笠青衫塵土積
幾何酒肺詩腸一羞澀荒荒空願高陽徒燕市擊筑奚
為乎雲煙過眼條陳跡中感紆塞黃公爐阿蒙江水寄
深意君亦駕湖共鄉思抽帆遲早重商量留取頭銜署
吟醉蔡詩云成都不馳侯芭車灞橋不策襄陽驢舟為
轄軒酒為符鳴其善者皆吾徒乾坤清氣無時無臭味
但不酸鹹殊同舟何有越與胡高山流水多清娛文詞
信有波濤驅食蜜甜欲中邊俱醇醪自醉味有餘鯨牙
拔盡瓊漿酌超者紫燕奇天吳別裁偽體宗韓蘇揚解
尤嚴非種鋤飄然一葉倒尊壺何以告之豔彼姝誰其
主者探元珠東陽刺史天人如嗟予窮年衫袖烏饑腸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七

失酒難搜枯况復作吏成荒蕪虛懷胡為詢蕘芻但恨
急甚追亡逋能事可受迫促乎為公題作捕詩圖

又金匱楊伯夔刺史夔生題此圖一詞甚佳調寄壺中

天云明漪淺淺正夕陽送晚催放蘭檝魚汊荒寒生短
翠吹聚半匳涼葉細勝搖雲圓蓬畫雨蘆暝飛秋雪江
頭吹火吳歌沙嶼初歇 聊同結屋鷗邊水天覓句歸
去尋簑笠船尾西風潮欲上吹瘦一枝黃笛敗蘆通漁
危碕界水網眼疏花織抽歌銅斗故鄉莫負烟月伯夔
蓉裳農部芳燦之子
余在大名得古鏡一枚銘曰見日之光長母相忘八字
篆文稍泐蓋漢鏡也作漢長母相忘鏡歌曰土花暈碧

菱花蝕寫翠傳紅盡無色會照當年時世妝蠶眠細字
重磨拭團團日出始見光君恩如日母相忘寒鴉猶帶
昭陽影卅六宮傾瑤草荒古來苦樂恒相倚金屋未成
絃扇棄疑是長門買賦人銘詞暗惜浮雲蔽地老天荒
總淚零三商幽鍊一重冰黛蛾無復臨妝域玉筮相將
出茂陵此鏡正如天上月只恨天邊圓又缺此鏡又如
刀上環為問刀頭何日還鏡裏朱顏有時改那得君心
鎮長在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七

寶正四年蓋即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余為作七古一篇
云古甄一片光黝黑云是婆留舊塼埴若非碧波亭畔
遺卽應黃妃塔邊得寶正紀年方四祀不比乾寧歲丁巳
豈有工名勒蜀師依然國姓留錢氏亦稱帝制亦改元
猶說開門節度使定論千秋屬後人鄱陽隨筆廬陵史
錢王本是英雄流保障東南十四州玉帶錦衣榮故里
詔書冊券起三樓當年土木窮金碧祇今荒隴埋銀甃
壞蘚猶疑陌上花落星難問山頭石達公達公今貫休
獨攜瓶鉢天涯游摩抄古物不忍釋寶此美香瓊瓊球
土納尚餘殘劫燼瓦全終勝缺金甌磨來作鏡煩師答
此磚今亦歸詩衲為語方泉白石生且休速禮金塗塔

子萱同作云坭泥四角凋金薄卍字迴環古苔絡紅羊
小劫憶婆留寶正四年錢氏作羅平天冊逞猖狂驚驚
飛來事禱讓讓爾浙東招討使開門節度詔三郎三郎
石鏡靈祇護奕奕神威射潮弩粉盤記事走明珠銅丸
驚睡催更鼓紅壁椒泥尙辟邪一瓢拋擲伴煙霞迎恩
門外滋春薛衣錦營前暈土花土花灑浪依稀認金鋪
玉戶殘香燼六寸衰長厚寸強場來珍重同金印十步
一樓傷故都花紋象眼舊模糊幸依佛國參經梵未附
天家入版圖上人好古真成癖硬黃遠道徵詞伯試尋
南獄老禪師空明聖慧通飯甍君不見兔子金牀酌酒
杯擊毬走馬教場開珍臺閒館都零落江北江南劇可

交翠軒筆記卷二

太

哀又不見臥榻當年不容借黃封花石荒臺榭故宮何
處哭冬青一例興亡歌子夜落日禪關黯暮煙儘堪磨
鏡佛燈前摩娑文字同貞石猶記錢塘已丑年其餘和
者甚多不及備錄

鳧香師以葉小鸞眉子硯背二詩拓本見示詩署已巳
寒食題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
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鳴煙明窗小
几展長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湘琴第幾絃云得之
錢塘何夢華上舍元錫處鳧香師調寄南樓台題詞云
滴露潤微添琉璃展一奩引春愁飛上眉尖洗徧墨痕
香不褪帶多少舊情黏 過雨捲湘簾櫻桃秀句拈認

玲瓏小印親鈴惆悵碧天鸞去遠空留得月纖纖余亦
和一闕云韻事玉臺添紅絲冷翠奩記深閨會拂毫尖
留下可憐將不去看看點點落花黏 午夢醒重簾芳魂
半傷拈問陳香閣印誰鈴剩有天邊眉樣月渾依舊兩
頭纖疎香小鸞所居閣名

南樂段雲坡布衣錫田年少多藝工篆隸善丹青尤精
鐵筆余嘗屬其刻酒狷二字小印雲坡叩所出因檢徐
東癡集示之東癡集一題云予與孤絳皆不能飲孤絳
戲曰吾輩酒狷也因為詩結句云卓家少女應憐我遣
作爐頭滌器人語極風趣孤絳即王士純弱冠殉壬午
之難者見漁洋詩話

交翠軒筆記卷二

九

更生撰成藥倦談屑四卷問序于余余為弁其首云錢
唐吳君更生以沈博辯雅之才處栖遲零落之境幡然
一公老作諸侯客丙申中春遇于涇上出示所著藥劄
談屑四卷蓋取曩昔弟妹間賞奇析疑以及湖海友朋
茶餘酒邊之論或述咫聞或徵瑣事或抉摘聲音訓詁
之幽奧或辨正詩文雅鄭之流別都為一編藥劄之義
蓋取諸雕龍養氣之篇也君嘗言吾家未庠續齊諧以
志怪究心于無益之地故是書雖偶一稽神博異絕不
蹈虛初九百之習又筆意庸峭雋潔析理則庖丁解牛
語小則柯古破蠶其諧處頗足解頤噴帝及至莊論正
俗微言匡謬援據穿穴時與經史相發明以九流七畧

之例甄核名實固當入之雜家不入之小說家而或等諸新安擁鑪之記瑯邪代醉之編則猶淺視乎此書矣藥倦談屑中一條言李太白詩乍可草中耿介死韓退之詩乍可阻君意元微之詩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皆以乍可為寧可並引朝野僉載崔夫人言乍可死此事不相當為證余謂此解乍可字最確吳梅邨宮扇詩乍可襟披宋玉風不堪袖掩班姬月陳迦陵和阮亭冷春絕句江南櫻桃幾時熟乍可便堆紅玉盤皆以乍可作纔可用未免誤解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三

交翠軒筆記卷三

嘉興沈濤箋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作扞初不言何訓項安世周易玩辭云褫字鄭康成本作扞言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扞為褫今案不足敬者謂其受服為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因字乃項氏引案扞有曳奪二義說文手部扞曳也淮南人間訓扞其衣被高誘注扞奪也虞荀九家皆主奪義蓋與王肅侯果褫解之訓字異而義不異鄭主曳義故以三扞為三加鄭虞易解不必相同惠氏九經古義必謂奪是而曳非蓋未檢玩辭所引鄭注也

交翠軒筆記卷三

十

孫淵如觀察河圖洛書考云宋人妄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為洛書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即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為龜文云云以上皆孫說按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九宮數引尚書洪範云初一日五行位在北方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次三曰農用八政位在東方次四曰協用五紀位在東南方次五曰建用皇極位在中宮次六曰乂用三德位在西北方次

七日明用稽疑位在西方次八曰念用庶徵位在東北
方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位在南方故黃帝九宮
經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
宮總御得失云云蓋九宮之法實與九疇相表裏以戴
九履一爲洛書之數其說不始于宋人文苑英華三百
九十二薛廷珪授侍御史沈棲遠右司員外郎制魯人
將以爲木鐸太一下傳其洪範是唐人卽以九宮爲九
疇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毛傳訓岸爲高位鄭箋釋岸爲訟
皆無先登道岸之說熊克中興小紀云上謂宰執曰朕
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上

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惟無欲則先登于岸觀世人擾
擾如在水中耳此解岸字與今集注同宋人說經務爲
新義以破古訓始于荆公而成于南渡諸君也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舊唐書
儒學盧粲傳引作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案傳下文曰
夫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後人名器二字實本於此則作
名與器者是後漢書陳敬王傳注引謝承書曰左傳曰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舊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詔僞蜀
私署官員等亦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可見宋以前本
皆不誤也昭公三十二年傳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亦

當如是資治通鑑卷一引仲叔于奚請繁纒事亦作唯
名與器後漢書劉名傳惟名與器聖人所重蓋
亦用傳語也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
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
肉都盡唯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濤案今左
傳無此語能改齋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爲不
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
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
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
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
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

交翠軒筆記卷三

王

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
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氏孔
所引當卽此譜或曰云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
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
載微有不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爲左傳
也
公羊宣六傳載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事云勇士入
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何休注
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閭門盧學士云
當作門閭守視者也上其
堂則無人焉注云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
言堂焉者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言依注則前兩句當

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圍者下句注當作故不言
堂者今本衍一焉字濤案盧說非也春秋左氏傳言門
焉者不一而足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
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惟
彼皆謂攻門此門焉為守門而其用字則一猶門於桔
枳為攻門門於勾難為守門其用門於字同也容齋三
筆引何休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
焉者較今本少一堂字是今本乃衍堂字非衍焉字何
以堂焉句無者字故謂之但故不言焉者即申說但字
之義足見宋本之精抱經不細釋注意矣為此論恐誤
後學特詳辨之

交翠軒筆記卷三

四

鍾山札記云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子頃讀孔子與
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季時曰
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于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
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
意見得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云云濤案此說謬甚
齊論魯論猶齊詩魯詩當時齊魯經生各守師說訓詁
章句間有不同遂有齊魯二家之別非齊論語一書而
魯論語又一書也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多問
王知道明此二篇之外即魯之二十篇經典釋文云魯
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
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齊人魯人皆謂漢之齊魯非

周之齊魯觀所舉龔奮王吉諸家可證若如一君所云
是一論語中此章指為齊論彼章指為魯論豈不可笑
顧袁均非學人臆說固無足怪學士說經鏗鏗乃亦取
此謬悠之論誅不可解

史記齊太公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集解引賈逵曰魯
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
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
不同案此則論語溝瀆乃地名當即左傳句瀆之工溝
句聲相近自經溝瀆正指召忽之死以明管仲不為匹
夫之諒集解引王注自經溝瀆之中誤後漢書應劭傳
昔召忽親子糾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人莫之知是

交翠軒筆記卷三

五

漢儒以此語為指召忽而言
論語宰子晝寢筆解晝字作晝案齊東野語嘗見隋人
侯白所注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
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又資暇集引梁武帝注已云
晝當作晝字此皆筆解所本侯白論語注不載唐宋藝
文志僅見公謹所引此條朱竹垞經義考及翁覃溪經
義考補正皆失載

夢溪筆談謬誤一條嘗有人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請
官知海州召筆工畫水便廳掩障自為之記書于壁間
曰設于聽事以代反玷人莫不怪之子竊意其心以謂
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有兩君之好有反玷

管氏亦有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玷耳案說文土部玷屏也玷自有屏訓不得譏此君之謬惟論語反玷則非屏耳今論語作樹塞門而此作屏塞門按爾雅釋宮屏謂之樹二字義皆可通集解引鄭注人君有別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則經文本作屏字北宋本尙不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履齋示兒編謂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錢少詹以爲其說勝于古注濤案晉書藝術索統傳鄉人從統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則又讀已

交翠軒筆記卷三

六

爲夫已氏之已其言攻乎異端亦以攻爲治又抱朴子黃白篇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皆與何晏說同惟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似爲履齋所本然彥昇此言蓋謂旁通九流由博返約之意非竟以爲攻擊之攻異端云者乃指術數星卜之類履齋以楊墨佛老當之非也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昭注云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案知也夫讀爲丈夫之夫猶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注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初不以爲發語韋解夫字正與鄭

同宋庠國語補音云夫當作扶誤

齊語遂南征伐楚踰方城望汶山注汶山楚山也案汶山卽岷山禹貢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皆作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岷水經江水注岷山又謂之汶阜山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今此山在四川茂州東南楚之疆域不應至此韋氏以爲楚山蓋誤岷說文作嶓

周語云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債宋明道本作顛案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云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李善注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法藏碎金引國語亦作疾顛是宋以前本皆作顛字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七

說文玉部瓊赤玉也从玉賈聲瓊瓊或从喬瓊瓊或从嵩瓊瓊或从旋省瓊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瓊弁玉纓瓊古文璿瓊璿文璿案舜典璿璿玉衡史記作旋機尙書大傳作璇璿山海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爰有璇瑰璿碧注云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璿瑰枚回二音文選注引此經作璿瑰引郭注作旋回兩音正與穆傳注合又荀子賦篇璇玉璿珠不知佩也歷考經傳皆璇與璿通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曰璇亦璿字則知許書璇字乃璿字之重文今二徐誤以爲瓊之重文遂與書傳不合觀崇賢所引則知唐說文本尙不誤也又瓊爲赤玉璿爲美玉經傳訓瓊爲玉之美者皆是璿

字之誤左傳貽我瓊瑰穆傳注引作璿瑰可證璿并今

璿并今賦知今本為傳寫之誤

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徐本無幹字

溼按幹古幹溼正字通假作乾列子黃帝篇木葉幹殼

張湛注云幹音乾可證又省作干釋名釋飲食干飯飯

而暴乾之也南齊書武帝紀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

已禮志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黃庭經回紫抱黃

入丹田漱嚙靈液焚不干北齊治疾方陰干皆以干為

乾又王羲之足下各勝帖云淡悶干嘔黃伯思東觀餘

論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後人不知幹為乾

正字又別造澆字謬矣唐三墳記下土得澆

玉篇澆古文乾字

說文王部王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

也濤案說文士土同字士為推十合一土亦从十从一

今本土字作从二从一非說文之例一在上為天一在

下為地二為天地二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又从二二天

地也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

也回求回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回回形上下所求

物也上下猶言天地今土字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

一物出形也當作一象地之上土地之中物出形也繫

傳土字注臣錯按今書之異于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

殊楚金之意明土字不當別異于土故經典土土字皆

相亂而漢碑書土字皆作土土字則加點以別之說詳

交翠軒筆記卷三

八

余文集中答馬珊林書李從周字通引土字注一字已

誤作二而地之中下尚無一字差勝今本此云象物出

挺生則字當從土許不云或從土者亦說文士土同字

之一證

翻譯名義集人倫篇引說文云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

婢案今本說文女部婢女之卑者也从女卑卑亦聲奴

奴婢皆古舉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舉隸女子入于

春隸从女又辛部童男有舉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

重省聲妾有舉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从辛从女春

秋傳云女為人妾妾不媵也然則有舉女子得接于君

者乃為妾非凡有舉女子皆為妾也童字注女曰妾二

字當為女曰婢之誤此正引辛部之文

字通引說文云濯所以進船也今本說文水部濯澣也

肩吾所據乃大徐本不應互異若是案漢書司馬相如

傳濯鷁牛首鄧通傳以濯船為黃頭郎皆音直孝反說

文無濯字濯乃楫權正字漢書百官澣濯互訓自是說

文轉注之例亦不得指今本為誤蓋宋本說文當有一

日所以進船也七字故肩吾引之後乃譌脫耳又新附

木部權字注云所以進船也或謂肩吾誤引恐非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連壘之思錢辛楣少詹云連壘

卽卓爾也濤案漢碑彌字皆作壘爾字從無作壘者此

連壘之思蓋謂仰之彌高所立卓爾古人每有此等率

交翠軒筆記卷三

九

合文義不足怪也又勅修孔廟後碑云功定道立封禪
□□然則孔子亦封禪矣

隸釋樊毅復華下民祖田口算碑雪未消澤即消釋也
詩載芟其耕澤澤鄭箋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
解也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夏小
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

簪簪本一字然亦有作兩字用者吳融簡人詩粉薄塗
雲母簪寒簪水晶集韻下平聲二十一侵二十二覃皆
以簪爲簪之或字去聲五十三勘又別出簪字作紺切
綴也篇海簪簪去聲以鍼綴物也

演繁露云酉陽雜俎劉錄事食館數疊今俗書碟字誤
以其可疊故名爲疊也案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
壇祭器碑陰椀二百箇疊子五十隻是唐時椀疊字作
疊宋時則已作碟今俗又誤作碟集韻椀也碟治皮
也皆非是又能改爲漫錄打碟字趙參政概見聞錄東
坡與潘彥明書皆使碟字今俗只使疊字按說文手部
撲閱持也與打撲之義無關似當作疊爲是疊之爲撲
猶疊之爲椀

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後妻
生子曰伯邦案陳思王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
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
詩韓詩亦云黍離伯封作御覽人今琴操作邦邦封古

通字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漢書王莽
傳亦作封域之中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左帶沸脣乘間電發注云王元長
勸治虜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爲
沸脣也是崇賢亦不解沸脣爲何語濤案沸脣即反脣
沸反聲之轉沸亦以善反脣得名故字从弗說文作
會解作費費今從郭注爾雅本曰沸脣者猶大風鑿齒之比耳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發昔夢于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舊注善日未詳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
也按昔當讀爲夕昔夕古通字王逸楚辭章句引詩樂
酒今昔今詩作夕昔夢猶夕夢也注非

文選夏侯湛東方朔畫贊云平原厭次人注云漢書地
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疑地理志誤也案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爲
定戶口據元始疆域當亦據元始然則厭次當元始時
業已省併故志不載漢碑中郡縣與志不合者甚多皆
因沿革無常不得以此議班氏之誤

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縱鋪漣漣注云周易曰泣血漣
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濤案注則正文本作漣而
而如古通字崇賢所引周易亦當漣而今作如者漢人
據周易改也宋本正文未誤作漣
列子黃帝篇今東方有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

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云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皆為犧矣案今左傳作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張所見本如是古三四皆積畫三犧當為四犧之誤

白虎通曰后夫人于何所諡之以為于朝廷按唐會要皇后門元和十一年三月順宗皇后王氏崩太常少卿韋纁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案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讀于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諡之諡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

交翠軒筆記卷三

十一

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于宗廟故天子諡成于郊皇后諡成于廟云云亦見舊唐書后妃傳是朝廷乃廟字之誤然下文曰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諡白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則又似不誤蓋后夫人夫在諡于朝夫死諡于廟白虎通本有兩條後人誤合為一今不可別識矣
謝靈運山居賦鳥則鷓鴣鴝鵒鴝鵒鴝鵒自注鴝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為鴝今左傳作鴝霜相古通字韓勅禮器碑霜月之靈即爾雅之相月霜从相聲故鴝有相音也
履齋示兒編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持中皆刺史自解

除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治字無音而六典作持字濤案六典作持蓋避高宗諱猶治書御史之為持書耳今六典刊本仍作治蓋淺人所改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引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之曰後有五丈夫子云云案唐沙門智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孔子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然則中備乃三備卜經之一耳隋書經籍志子五行類有易三備三卷又有易三備一卷通志藝文畧云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孫淵如觀察謂即易緯辨終備非也

交翠軒筆記卷二

十一

晉書東晉傳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麓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錢少詹曰漢書疏廣字本不作疎說文有疏無疎疏从流从疋得聲疋古胥字疎改為東取其聲相近若耿之為簡矣之為稽韓之為何耳傳所云去疎之足則不通六書者之妄談濤案錢說甚辨然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疏字已作疎見漢隸字原文載隸釋孔子是疎乃日再不決江疎河吾其魚矣漢時俗字疏不从足从東而云去疎之足猶沈不从尤而云去水為尤也董字本从童而郇塢有千里草之謠臬字本从本而伏波辨白下羊之印漢時隸變之俗體不合六書者甚多正未可概以說文繩之耳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瑒邪王儼傳帝使馮子琮召
儼儼辭曰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臣為是
矯詔殺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
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是乳母為姊姊之
證然文宣皇后李氏傳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
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王為李后所生是姊
姊不僮稱乳母矣又儼傳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
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
乞見家家尊兄案儼不應呼後主為兄兄而曰兄兄喚
兒殊不可解恐是尊兄之誤耳

交翠軒筆記卷三

十四

隋書律志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議
造天保歷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
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為
章子謂此蓋景業依握誠圖及元命包二緯推算之術
以造齊歷非謂緯文如此也候官趙在田輯七緯乃以
齊受錄云云為緯書本文誤矣
唐哀帝名祝舊唐書作祝誤也昭宗諸子立名皆用示
旁冊府元龜儲官部天祐元年八月遺詔輝王祚宜立
為皇太子改名祝監軍國事正本舊唐書則舊書本亦
作祝後人傳刻誤耳案哀帝紀天祐元年九月庚寅中
書奏太常寺止鼓兩字啟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蓋唐

人重諱兼避嫌名淺人不知遂妄改為祝字

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為德王吳縝
新唐書糾繆謂德王名裕不名祐余謂此不誤也舊唐
書昭宗紀天復元年正月己丑制皇太子裕降為德王
改名祐蓋德王本名祐乾寧四年冊太子時改名為裕
後又復本名爾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
之元子可冊為皇太子仍改名裕此制新舊二書皆失
載故吳氏妄有此糾佑當作祐傳寫之誤昭宗之子立
名皆用示旁也新書昭宗紀及諸子列傳又有蔡王祐
天祐二年封舊書及冊府元龜皆無之不應與德王同
名恐必有誤

交翠軒筆記卷三

十五

舊唐書文苑傳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新唐書作齊州全
節人案元和姓纂引水部郎中員半千狀云本姓劉氏
彭城綏興里宋宗室營陵侯劉遂考子起居部郎中疑
之後宋亾因背劉事魏太武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
賜名懷遠官至荊州刺史遠六代孫半千唐右論德陝
州刺史自隋末又居臨汾云云則當從舊書作臨汾人
為是又新書言半千除棣州刺史廣韻二十三問亦云
唐有棣州刺史員半千今狀言陝州足正新書廣韻之
誤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奚州九歸義州總章中以新羅戶
置僑治良鄉之廣陽城縣一歸義後廢開元中信安王

禕降契丹李詩部落五千帳以其衆復置案北狄奚列傳言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爲歸義州舊唐書東夷奚列傳同是李詩乃奚酋非契丹也唐會要五代會要皆與傳同知地理志誤

唐書地理志定州縣十義豐萬歲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立節北平萬歲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徇忠舊唐書地理志同案唐會要定州北平縣改爲徇忠縣義豐縣改爲立節縣二縣並神功元年十月改神功元年即萬歲通天二年然攷武后本紀神功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賜酺十月甲子給復徇忠立節二縣一年史雖但紀其給復然舊書本紀言是年九月以契丹平大

交翠軒筆記卷三

六

赦改元則二縣更名自在九月以後不得仍云萬歲通天也此皆新書紀志牴牾之處

舊唐書令狐楚傳子綯弟定綯子瀉渙瀉渙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新唐書亦云渙終中書舍人案金華子雜編令狐補闕瀉與中書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采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微則澄實綯之子新唐書藝文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二卷綯子也乾符中書舍人今二史皆以澄爲渙舊史又以澄爲緘之子蓋誤宰相世系表以渙爲緘之子澄爲綯之子當得其實惟仍以渙爲中書舍人則猶誤耳

唐語林云代宗寬厚出于天性幼時元宗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杜陽雜編亦載其事案武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薨肅宗于二十六年冊爲皇太子是妃未薨時肅宗尙未爲太子元宗安得即許其子爲天子此猶新唐書一日見三天子之語全不檢照年月也

舊唐書文苑傳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惟高適官達新唐書文藝傳以王昌齡爲江寧人云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案唐國史補云開元日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元魯山云云是江寧乃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七

王少伯歷官之所非其鄉里新書但云不護細行貶龍標尉舊書則云屢見貶斥岑參有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云澤國從一官滄波幾千里又龍標集亦有留別岑參兄弟詩云江城建業樓山盡滄海頭副職守茲縣東南棹孤舟是又曾爲江寧尉也階州邢任山大守據王詩本集以爲故園之思皆在藍田瀟陵間而于作尉之所無惓惓桑梓意以證新書之誤其說甚辨然不若李肇之言尤爲顯而可據唐詩紀事載顧雲杜荀鶴詩集序以王江寧與戴容州劉隨州並稱知爲官所非鄉里

蜀檣杪云咸康元年四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

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能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云云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絲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絲之半遺罕字仲緘温江人案何光遠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爲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犀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雖爲諷誦深鑑是非慮墜斯文輒編于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羣臣失色罔知所安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奏曰云云其篇末曰

交翠軒筆記卷三

末

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于是賜顧在珣絹五百匹進加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是十在文乃林之寓言藉以諷刺所云賜顧絹匹加開府皆文中設爲此詞張唐英以爲實有其事誤矣又蜀檮杌作林洗馬罕鑑戒錄作林員外犀亦自不同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案新舊唐書倪若水傳皆不作冰唐書倪字子泉則名當爲水宋史樊字叔清則名當爲冰

隆平集云樊若冰積官至給事中太祖嘗問其名出何典記對曰臣慕唐右丞倪若冰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知古蓋上惡其聲近弱兵也唐右丞相乃倪若水謂之若冰謬矣則知古本名是冰非水宋史冰水互易恐是傳刻之誤續通鑑長編東都事畧等書皆作若水虞山活字板長編作若冰亦是淺人據宋史所改幸隆平集尙未譌誤耳聲近弱兵一語尤爲明顯可證陸游入蜀記亦作若冰

交翠軒筆記卷三

九

二輔黃圖云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故名西河毛氏據漢書東方朔傳以爲武帝時卽有宣曲以證孝宣度曲之說之誤然宮之所以命名仍未之考案史記貨殖傳有宣曲任氏索隱曰當在京輔今闕其地正義曰案其地合在關內又高祖功臣表有宣曲齊侯丁美是宣曲本地名宮當卽在其地因地以名其宮如資陽五柞比耳司馬相如上林賦卽有西馳宣曲之語黃圖所云誠不足據

通鑑唐貞觀元年九月辛酉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豫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濤案署位猶今言署任杜淹以御史大夫參豫朝政非眞宰相故曰署位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五元稹授李珣監察御史制此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

于御史府中或滿歲即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然則官之權攝為署唐時已有此語矣

蔡條西清詩話以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博白鷺為誤云逸少所寫乃道德經能改齋漫錄主其說廣川書跋亦云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攷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濤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山陰有道士養羣鷺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為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乃為寫訖籠鷺而去乃知太白用事不誤後人少見多怪耳

劉賓客送渾大夫赴豐州詩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案左傳鄭夫人渾罕釋文音矢温反衛大夫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主

渾良夫釋文音戶門反初不作仄聲讀唐書宰相世系表渾氏出匈奴渾邪王漢書霍去病傳渾邪王之渾音戶昆反匈奴傳則竟作昆邪王廣韻元和姓纂渾姓皆在二十一欣不知賓客何所據此詩文苑英華二百七十七卷載之作又見旌旗出漢家當是集本誤耳

劉崇遠耳日記云趙王鎔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或作轉轉之賦云云案五代史冊府元龜皆言馬郁乾寧末為幽州府小吏李匡威為王鎔所殺其弟匡儔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為書多不如旨郁時值記室即起草為之條例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贖以此知名是或乃

燕吏不應為趙使燕又全唐詩話載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韓即席酬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定辭復問郁曠咨之山當在何處云云是韓實王鎔書記馬乃仁恭幕客又馬云此乃趙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益信韓為趙人馬為燕人耳目記誤

五代史補云李澣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宋史李澣傳言弟澣契丹應麻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章編之為丁年集案通志藝文畧李澣應麻小集十卷注云李澣晉末人陷契丹以遠應麻年號名集揮塵後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主

錄亦云澣仕契丹有應麻集十卷與五代史補及宋史不同蓋澣本以年號編集如長慶會昌之例莒國宋臣諱用北敵年號故以丁年之名易之漁仲仲言皆誌其緣起所以不同耳宋史藝文志李澣丁年集十卷

宋史李澣傳周恭帝即位封莒國公宋初拜兵部尚書案秦少游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莒國公揮塵後錄亦言李澣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仕是信臣入宋始封莒國史以為封于周恭帝時微誤

太平御覽州郡部引萬歲麻曰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腳

折金乃生于是因曰語兒鄉案國語勾踐之地北至于
禦兒章昭注今嘉興語兒鄉是也越絕書曰女陽亭者
勾踐入宮于吳夫人從道產女于亭養于馮李謂之語
兒鄉漢有荷兒侯史記作藥較終古見年表是語兒之
名不始于黃武萬歲麻不知何人所撰隋書經籍志子
五行類有太史公萬歲麻一卷當卽其書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云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
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
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案山海經有云刑天
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
近五字皆訛濤案曾謂無千歲爲舞干戚之誤其說善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三

矣惟謂形天當作刑天五字皆訛則又不然山海經刑
天本當作形天天訓爲殘卽淮南墜形所謂形殘之尸
古刑形二字率相通假見于漢碑者不一而足天與天
乃字形相近而誤詩天天是極後漢書蔡邕傳作天天
是加可證細釋詩義謂形已殘而猶舞干戚故曰猛志
固常在也

廣韻一東楓字注引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
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濤案今山海經大荒
南經宋山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
梏無脂入地化虎魄之語釋文瑩湘山野錄一條餘杭
能萬卷喜閣唐韻一日出題于法堂曰楓爲虎賦其韻

曰脂入于地千歲成虎諸生檢經史殆百家會最小說
俱無見師曰在東字韻第二版檢之果見楓字注中云
黃帝殺蚩尤云云與今廣韻注同而不言引山海經且
與山海經文不同恐唐韻原本無山海經曰四字

朱文公跋程沙隨帖云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
欽秋冬之諸風說文欽鷹也亞改切又焉開切今本作
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唉鷹也烏開切二字音
義並同如歎與嘆欬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
故元次山有款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
柳文舊本作鸞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
韻收唉字海韻收欬唉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三

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
寫欬爲款則其誤益甚矣濤案晦翁此跋論欬字音義
甚確劉蛻有湖中鸞適曲劉言史瀟湘游詩閒歌暖適
深峽裏暖適知從何處生姚西溪以爲暖適卽欬乃適
本古乃字欬鸞暖三字音同字異可見欬字之音鸞不
音襖廣韻十五海款於改反相然鷹也欬乃本雙聲字
湖中節歌有聲無義鸞襖襖均無不可而欬字明有
亞改之音初無烏皓之切殆柳集本或鸞襖字誤倒俗
人遂以誤傳誤至今未改耳王觀國學林新編今世所
傳柳子厚文集漁父詩箋音子其下曰欬音襖乃音鸞
是當時柳集本已誤倒不如晦翁所見舊本之善矣

交翠軒筆記卷四

嘉興沈濤纂

同火二字見宋書卜天與傳蓋行軍十人共一竈故唐書兵志有十人爲火之語後來江湖經商同伴者亦謂之同火取同行共炊之意劉貢父詩話南方買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皆用火字不知何時誤爲夥字說文多部齊謂多爲夥从多果聲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文選魏都賦繁富夥狗皆無同伴之義陸放翁詩半夥鴉殘牆外杏是南宋時已有作夥字者

杜少陵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末云銘而不韻

交翠軒筆記卷四

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銘詞之變體實本諸孔子書延陵季子墓也朱文公書蔡西山墓碣亦云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皆揚雄之體經耳

能改齋漫錄南史梁傳昭性尤篤謹于婦家常得餽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按淮南說山訓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爾雅翼引許叔重注曰牛者所當有脫字植穀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是漢時已有殺牛之禁虎臣以爲始於梁非是晉書張茂傳殺牛有

禁黃者不得輒屠又三國志陳矯傳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固知在梁以前矣

能改齋漫錄言世俗例以早辰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如此引唐鄭修夫人願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爲證見金華子雜編今天下無不呼點心惟吾鄉尙呼小食說文口部噉小食也二字甚古

廣雅爹父也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錢少詹恒言錄引以爲稱父曰爹之證按太平御覽文部載戴良失父零丁已有今月七日失阿爹之語惟廣雅音大可反而零丁亦與禍我爲韻不似今人呼爲丁加切耳能改齋漫錄辨土方言謂父爲爹音徒爲反是宋時尙無丁加之音

交翠軒筆記卷四

廣川書跋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悞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濤案文選酒德頌五臣注引藏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文苑英華卷十三皇甫湜醉賦昔劉靈作酒德頌彭叔夏辨證云顏延五君咏劉靈善閉關今文選仍作伶蓋後人據晉書改文中子劉靈古之閉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並作靈而唐太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云云又陸龜蒙中酒賦有鹹卓擒靈之伍我願先登卓謂畢卓靈謂劉靈李商隱假日詩誰向劉靈天幕內亦作靈不作伶蓋伶从令聲令靈古字通用荀子彊國篇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注苓與靈同說文兩部引詩需雨其濛

今詩作零虫部引詩蝥蟻有子今詩作蛤漢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隸釋云以零爲靈劉字伯倫本取伶倫之義而字假借作靈後人習見今本晉書作伶遂以作靈爲誤是以不狂爲狂耳御覽飲食部引世說劉靈縱酒放達今本世說作伶蓋淺人據晉書所改

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雨前余案唐人最重火前白樂天詩綠芽千片火前春齊已詩白甄封題寄火前火前者寒食禁火之謂也今人則但重雨前矣五色線云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放翁詩烹野八珍邀父老燒窮四和伴兒童自注世有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五

窮四和香法元袁桷澄懷錄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李分虎星回詞序引南詔野史載皮羅閣建松明樓誘五詔至將殺之以弁其地鄧睽詔妃慈善獨有先見沮行勿聽乃約鐵劍於夫臂既往果焚死各詔屍莫可辨慈善因劍識骸負而歸葬南詔以爲賢將娶之不從引兵圍其城慈善堅守三月食盡死滇人每歲六月廿四日晝作醮會食怨南詔之不仁也夜執炬相照又若招魂者然傷五詔同焚與慈善執節也至今相傳爲星回節其詩云獨閉孤城不解圍葡萄江上慘斜暉哀牢賸有星回節傳說多因鄧睽妃按楊慎滇載記皮羅閣建

松明樓焚五詔事乃在仲夏二十五日玉溪編事又云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皆與野史說異香祖筆記嘗見一書言今浙江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五通神虛位某欲充之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始濤案西溪叢語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喚車志維揚后土祠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爲崇方輿勝覽五通廟在徽州婺源縣乃祖廟兄弟凡五人本姓蕭每歲四月八日來朝禮者四方雲集能改齋漫錄亦載臨

交翠軒筆記卷四

四

川伍十八遇五通神事周密浩然齋雅談載李輿賦青城山陷詩有愁殺江南鬼五通之語則五通淫祀由來已久又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內有金机彫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守護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遷延而退華嚴經寶輪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於彼時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是又仙人之號五通而非鬼矣黃氏日抄載樓稅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此說甚謬今人糟蟹忌以火照謂蟹見火即沙豈得謂夜糟不沙耶歸田錄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以阜茨半挺置其中則

經歲不沙日抄又載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今人但用椒不用阜莢

日抄謂往歲聞平江村落有伍子胥廟訛為姊夫杜拾遺誤為十姨亦塑女像而村民為併廟云嫁姊夫案元虞裕談撰云浙西吳風村有伍子胥廟村俗訛舛相傳為五卒鬚因塑其像即鬚分五處傍又有杜拾遺祠歲久像貌漫毀訛傳為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姨嫁五卒鬚其說與日抄相似然宋鄭景壁蒙齋筆談言蜀閬州人祠陳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為婦人妝飾甚嚴謂之十姨是陳杜二拾遺皆訛為女像或即一事而傳聞互異耳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五

元妙明子析疑論五卷後為主客問難其辨論指歸大抵取諦於牟融理惑篇中兩引牟子皆在三十七篇之外則知宏明集所錄尚非太尉完書矣西域師子比丘為之述注中引伏羲外傳神農外傳黃帝外傳帝堯外傳帝舜外傳瞽瞍外傳皋陶外傳夏禹外傳文王外傳周公外傳孔子外傳伊尹外傳姜太公外傳漢文帝外傳諸書名甚為新奇恐亦半出臆造妙明子名子成字彥美至正閒封紫閣大國師白水屈蟠析疑論敘載其鸚鵡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為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水心亭云綠芰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清波浴鷺

鷺皆能妙脫蹊徑不落言詮

楞嚴經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姪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娑席娑躬撫摩將毀戒體按摩鄧即摩女經摩登伽女解形中六事經皆言女母名摩登以蠱道縛阿難摩登伽經亦言女旃陀羅種母於場中然大猛火百有八枚妙過迦花誦咒一周阿難心即迷亂不自覺知便往詣旃陀羅舍非女自咒舍頭諫經又云女名波機皆與楞嚴說異

宋何執中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不第五否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

交翠軒筆記卷四

六

宣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見梁溪漫志及朱彥可談金田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年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見困學齋雜錄前後相符如出一轍異哉

夢溪筆談以莊子所稱野馬為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與塵埃是二物其說最確惟引佛經如熱時野馬陽燄之語不甚明了按起日明三昧經云譬如野馬夏行曠野無人之處遙見大河水流駛疾其旁生樹若干種果而甚茂盛其人飢渴既熱疲勞不可復言欲往趨之觀之如近走有里數都不見水乃解野馬無有

水也經為西晉清信士聶承遠所譯知六朝人尙未誤解莊子

雪蕉館紀談明玉子珍子昇在重慶取涪江青嶼石為茶磨令官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涪以大足縣香露亭海棠花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按冷齋夜話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則海棠有香者不僅大足

揚州有喜姓俗言先本姓史嫌與死同音乃改為喜此不根之談也集韻五旨喜或從心作禧唐有禧實為黔州節度推官見樓攻媿所跋唐昭宗賜禧實教書然則喜姓乃禧實之後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七

清波別志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鮓十數齋作一把號把鮓瑣碎錄凡四百餘條悉論物理乃宣政貴人所纂按履齋示兒編引陳睡瑣碎錄云南粵志載嶺南字面音音意為之又云數之大者皆借用專壹疑貳相參放肆軍伍水陸膠漆把捌瓊玖收拾叔伯阡陌萬舞又云善字從口惡字從心喜怒字亦然則瑣碎錄乃陳睡所撰然周輝云悉論物理而季昭所引專論字義恐非一書又俞炎席上腐談引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又一條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為柘易拔為枝

亦是一論物理一論字義則當即是一書案直齋書錄解題瑣碎錄二十卷溫革撰陳睡增廣之農桑輯要引瑣碎錄云引筭法隔籬埋狸或埋於牆下明年笋自迸出又云竹以三伏內及臘月中斫者不蛀一云用血忌日是亦論物理也

陳思海棠譜引瑣碎錄三條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海棠候花謝結子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 黃海棠木性類海棠青葉微圓而色深光滑不相類花半開鵝黃色盛開漸淺黃矣

又引瑣碎後錄二條 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為首近臣唱和 唐相賈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

交翠軒筆記卷四

八

冷齋夜話載紫衣僧蒸豚詩曰蒸去已將蕉葉裹熟時兼可杏漿澆今人蒸肉有用新荷葉裹者初不用蕉葉也蒸豚用杏酪蓋髮髻王武子人乳之意而不知宋時已有其法又曲洧舊聞東坡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然則蒸羊亦可用杏酪曲洧舊聞父老相傳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喻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見一婦人斷首在道旁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返命居人因此獲免能改齋漫錄樞密王公子純攻洮

州坐於城下謀欲屠城忽牆圯有二戎卒操刀向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于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余案二事相類恐皆附會之談耳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案太宗射殺者乃花藥夫人見鐵圍山叢談而此云金城夫人當是傳聞異詞耳然郡齋讀書志言花藥夫人俘輸織室以罪賜死則晉邸一箭之說本不足信

容齋三筆神臂弓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

交翠軒筆記卷四

九

知張若水方料簡弓弩取以進神宗簡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全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云揮塵三錄亦載其說案岳珂程史言和詵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于徽祖詔施行之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克敵弓亦詔起部通製然則克敵弓乃本和詵之強遠非祖李宏之神臂容齋母乃為巡鋪老卒所誤耶事見揮塵三錄載洪銘語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案戊午為紹興八年而三筆言紹興五年亦自不合神臂弓夢溪筆談以為

今人呼湯之沸者為滾宋時已有此語青箱雜記龍圖劉燁滑稽辨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縣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周禮司燿注今燕俗名湯熟為觀滾即觀之轉音古人煎茶即今人之熬茶點茶即今人之泡茶明郭元登西屯女詩解鞍繫馬庭前樹我向廚中泡茶去二字入詩僅見

程史太湖洪恭順練有妾曰小姐齊東野語楊安兒有妹曰小姐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蓋小姐本當時婦女之通稱見能改齋漫錄小者其名猶小娥小奴之類故玉堂逢辰錄有宮人韓小姐夷堅志有散樂林小姐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

姐不若今時為宦女之美稱也放翁薄暑詩僧坊初施浴行路亦饋漿蓋宋時暑日施浴今但有施茶施藥未聞施浴者矣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決休咎玉壺清話云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為戲多遜得一籤其詞云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為蓬海客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是五代時已有又東坡集載虔州祥符宮真君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何其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

又海南天慶觀北極真聖靈籤云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錢少詹養新錄據祠山事要老學庵筆記以爲起於南宋之初尙失檢照余少時見鄉人揖客尙右客每自稱爲北禮竊意北人揖客尙左也及至北方則揖客亦皆尙右頗疑鄉俗之誤今觀居易錄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尙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尙左謂之北禮是所謂南北禮者乃臺省相沿勝國故事非南北方之別然今時翰林科道揖皆尙右並無行北禮者

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放翁已有滿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演義亦明人所作然東坡集記王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一

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平德敗則嘔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是北宋時已有演說三國野史者矣又李義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日俳優已有以益德爲戲弄者

宋史言林和靖不娶無子故世有妻梅子鶴之說而閩人林可山自稱和靖七世孫其所著山家清供亦稱先人和靖云云又林靈山孤山詩云耳孫今白髮醉酒滿寒蕪若亦自謂處士裔孫者蓋宋人最重和靖其名在楊朴魏野之上故遙遙華胄人爭攀附可山當時已有

瓜皮搭李皮之誚霽山籍隸平陽亦與臨安無涉和靖小圃春日詩於陵偕隱事清尙未相同懷曹南通守任寺丞詩赤腳我猶無一婢黑頭君合作三公是和靖實無妻妾焉得有子東坡詩云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亦可爲和靖不娶之證

折杖之制見宋史刑法志徒刑一年春杖十三杖刑六十斃杖十三故夢溪筆談孫次公使臣對李獻臣云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卻十三謂杖六十也明人傳奇各打十三之語實本於此然北夢瑣言載唐乾宣中宿州刺史陳璠責進士張翹無禮狀云金鞭嚮背十三長逝是唐時已有折杖之制錢少詹養新錄以爲始於宋初非也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二

庶齋老學叢談朱某者以劄干買秋壑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案朱萬拜名峻字深源官浙漕晦翁曾孫見羅友仁姑蘇筆記

每月一日至十日冠以初字不知起於何時王荆公文集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之語則北宋時已然貴耳集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傲樓之壁曰朝看貝葉半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忻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是南渡時已爲恒言故此官得以名其僕又剪勝野聞載明太祖自敘朱氏世德有曰初一公

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者皆明祖大父行蓋亦在宋元之際矣

婦人之以阿挈其姓者搜神後記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薛郭馬皆姓也是東晉已然北齊書平鑿傳和士開求鑿愛妾劉氏鑿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洪容齋言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則南宋時猶未改聞見後錄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其夫而自承者雲蓋亦婦人姓而非名也

輟耕錄淮南寇江南曰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三

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云云濤案如僉載所云阿瘡瘡乃呼痛之詞南村引以證軍中助威之聲非也又北史儒林傳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厰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後齊任城王階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攝屐而去安偉當亦呼痛之詞阿瘡瘡即安偉之長言耳今人被毆呼痛聲猶如是

容齋三筆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嘗為弟婦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婦從行偶憶爾雅改為兄公錢少詹據此以為兄伯之稱沿自宋代濤案五代史

補載李濤弟辭娶寶尚書女年甲巳高出參濤望塵下拜曰只將謂親家母又作歇後語曰慚無寶建媿作梁山聞者莫不絕倒梁山歇後乃伯也是婦人呼夫兄為伯不始於宋又容齋四筆慶厯七年曾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陳恭公語其弟婦王氏曰六新婦會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其呼夫兄為伯呼弟婦為新婦呼外祖母為外婆皆與今俗稱相同

阮亭尚書池北偶談盛稱劉後村地占百弓多是水樓無一面不當山二語案此詩見蜀僧貫休禪月集詩為題某公宅宅成天下借圖看云云與後村集中方寺丞

交翠軒筆記卷四

古

新第詩字句皆同惟弓作灣耳後邨不應勸襲前人恐必有一誤詩有中原鼎沸之語當以貫休作為是

五代蔣淮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見談賓錄及湖湘近事濤案五代時號山長者不止一蔣淮東僧貫休有懷匡山山長詩蓋隱居此山即為一山之長非如宋元後書院之山長也禪月集又有思匡山賈區詩云山兄詩癖甚寒夜更何為覓句為頑坐巖霜打不知云云則匡山山長疑即賈區王季友有贈山兄韋秘書詩山兄山長皆住山隱者之稱

野客叢書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

西施坡公不應如是疎鹵恐是舊住西傳寫誤耳濤案
古有西姓姓苑雖專屬之西門豹之後見元和姓纂然通志氏族略
左氏傳有西鉏吾西乞術複姓不嫌單舉非必派衍西
門西又通先文選七發注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鷹
先施哉今本國策仍作西蓋淺人所改通志氏族略先氏晉大夫先輔
之後然則西施故姓西施乃美人名耳與嬌媼一例王
氏以不狂爲狂抑何可笑况詩人寓興更不應作此膠
柱之論

浩然齋雅談載謁金門詞一闋人病酒生怕日高催繡
昨夜新翻花樣瘦旋描雙蝶湊慵凭繡牀呵手卻說新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五

愁還又門外東風吹綻柳海棠花廝勾云見趙聞禮約
月集案此詞見絕妙好詞第四卷乃作在莽譚宣子二
書出公謹一人之手不知何以互異若是又絕妙好詞
趙聞禮號釣月而雅談作約月必有一誤
張文潛明道雜志經傳中無嬌始二字嬌字乃世母字
二合呼始乃舅母字二合呼也案魏鶴山跋吳正憲公
充帖如謂婿爲郎謂叔父爲叔叔母爲嬌等語皆漢魏
以後流俗稱道云云是宋時稱叔母爲嬌正與今人相
同雜錄內世母二字乃叔母之誤集韻四十七後俗謂叔母曰嬌
西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林侯
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案集古錄載岳

州華容縣玉真宮柱上刻謝仙火字云衡山女子何仙
姑曰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
行火於世間劉貢父辨之曰南方賈人多以火自名一
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明道雜志亦云
此乃木椽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夢溪筆談
亦云近歲秀州華亭縣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
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頗與謝
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余謂毘
陵寺柱字當亦賈人所書石林地名緒月即侯十三火
伴人名也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大率類此

夢溪筆談汝南多大風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
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
汝州風許州蕙又老學庵筆記諺有曰濮州鐘世不知
爲何等語案周世宗實錄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
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濤案此與
前二語聲韻相協當是一時之諺三者皆言其大沈陸
各偏舉其一二耳今北方俗諺滄州獅子景州塔蓋亦
此類

交翠軒筆記卷四

六

宋有兩張叔夏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余方叔諱吾上庠
人嘗叔止菴於家客有降仙者忽請石曼卿至余乃求
止菴記仙即書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云云此事得之
下砂翟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此又一張叔夏非即玉

田生也

嵇含南方草木牀引東方朔瑣語曰木屐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屐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濤案此條亦見異苑蓋敬叔本之曼倩耳東方瑣語隋書經籍志不載類聚御覽諸書亦少見徵引獨醒雜志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顓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緩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緩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濤案左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小便緩乃私音之轉耳今人猶謂應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七

試文為敲門磚此語蓋古

杜荀鶴唐風集亂後再逢汪處士云每別不知處見來常後生今人每呼貌之年少者曰後生是唐末已有此語

徐陵雜曲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蓋為張貴嬪作也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立姓定氏應天文象是漢時已有張姓連天之說

吾鄉榜人欸乃之曲俗名山歌其實乃水調也墨莊漫錄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間之使人酸辛王元之小畜集有唱山歌詩宋時已有山歌之名又湘山野錄載錢武肅還鄉見父老揭吳喉唱山歌你輩見儂底歡

喜云云是山歌實起於五代矣劉若愚酌中志司禮監經殿內庫所藏有山歌本一

吳垞五總志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於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爾即取以為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歷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宜且食小人羹案此二句見斜川集題為和吳子駿食波稜粥垞仕履無考蓋子駿即垞之字也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詩人龍太初荆公席上咏沙詩也郭功甫為閣筆見王直方詩話五總志亦記其事以為詩僧義了且曰山僧不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七

學殊無思致但未覺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為佳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鋪五總志作連

孟東野寄義興小女子詩季女未解行酒第老更癡酒蓋東野弟之小名耳余嘗與家遠亭大令蓮生夜話云癖飲茶兄健耽吟酒第癡或謂茶兄所出余為徵鷄肋編米元章甘露哥哥事

西溪叢語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徑通幽處歐陽永叔守青題扉宇後齋云竹徑通幽處竟不知別有本耶抑公自改之耶余謂遇字不達通字遠甚點金成鐵歐公不應乃爾冷齋夜話唐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為發

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仿此爲一聯終莫之能則公於是詩傾倒之至何緣忽竄一字令威之言恐未足據吾鄉呼買船喚渡爲撥船元尤以仁送李升歸澗山草堂詩云相逢未盡一杯酒陸相寺前又撥船又附舟謂之趁船宋俞君錫詩云荒店難尋酒長途半趁船六一詩話載字昭詩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今觀汲古閣影宋本九僧詩乃是雕閑戰後雲陳起聖宋高宗詩選法欽唐宋高僧詩選皆作雕閑其非盤字可知朱丈梓廬休度云詩蓋頌王太尉偃武修文之意閑字最有神若作盤字便無着矣瀛奎律髓亦作閑紀文達公校云閑當作盤是乃以不狂爲狂

交翠軒筆記卷四

九

靜志居詩話袁敬所不知其名靖難後流寓常山之松嶺酒酣書五柳圖詩擲筆悲吟繼以潸淚有江右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爲在此敬所遽掩其口不顧而去詩云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列朝詩傳亦載其說余謂此乃元貢師泰題淵明像詩其首句云烏帽青鞋白鹿裘三句皆同流俗附會爲此竹垞虞山偶未檢玩齋集遂誤信其說耳

唐陸暢詠竹簾云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初疑馨字趁韻後乃知其不然古人每以馨爲助語晉書何物老嫗生此宣馨兒世說冷如鬼手馨金華子雜

編膠東隱士行乞於酒市既醺酣卽以手握衫袖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咸謂之吉留馨秀才是馨爲語助唐末猶然

絕妙好詞梅津尹惟曉唐多令云說著前歡伴不采鸞蓮子打鴛鴦不采二字見北齊書穆后傳今人猶以不見答爲不采宋元詞曲多用之唐杜荀鶴登靈山水閣貽釣者云未勝漁父閒垂釣獨背斜陽不采人二字入詩僅見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

猗覺寮雜記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案今本六典載太官供膳夏月加冷淘粉粥新仲所引恐誤蓋冷淘無物不可爲之特子美用槐葉耳宋王禹偁有甘菊冷淘詩見小畜集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見穆天子傳郭璞云姓封名膜濤案今本穆傳云口封膜畫於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郭注膜畫人名疑音莫並無姓封名膜善畫之說蓋古書畫畫字多相亂如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疏作晝寢見資暇錄孟子宿於晝劉熙本作晝見史記集解可證當是彥遠所見穆傳本晝字傳寫作晝遂有此謬誤之說耳

宣和畫譜圖繪寶鑑皆以鍾隱爲李後主寓名蓋本元章畫史惟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載隱天台山人師郭乾

暉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其隱也一日緣與於壁上畫鶴子一隻人有報乾暉者急就視之且驚曰子得非鍾隱云云誌又云郭權江南人師鍾隱則鍾隱乃實有其人

圖畫見聞誌李昇成都人工畫蜀川山水有武陵溪青城峨眉二十四化等圖傳於世蜀中名昇為小李將軍案此又一小李將軍與唐人之呼李昭道同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三

有屨先生以博雅通濟之才含宏疑壹之器飛聲早歲服官茂年南陽懸魚之庭卷不離手魏郡課樹之暇日以代耕劬經瘁學政立化行猶欲然不自有厥躬也歲舍翼軫先生方有事於常山金石璫以羈旅之士預編校之役數從譚燕得聞緒餘於時先生之著述等身矣將先刊其觀察大名時所著交翠軒筆記四卷眎璫徵言璫竊惟先生為世碩學不敢以恆言進退而疏其間諸師說得諸簡策者以為批導之辭曰不走冀北之野不知騏驎之神也不入粵人之肆不知珍寶之多也不觀區冶之劔不知刀鋌之銛也不登后夔之堂不知音樂之美也然而走其野而無九方之法以相之則赤驥

後序

十

綠耳與駑馬草駒齊價矣入其肆而無買胡之目以辨之則簡圭明月與燕石魚目並珍矣觀其劔而無薛燭之識以察之則含光承影與苗山羊頭同利矣登其堂而無師曠之耳以別之則六英五莖與陽阿采菱無擇矣是以博識難博識而能知要實難辨物難辨物而能窮微尤難古君子知其然也學以砥礪之道以會歸之勤以積累之恆以貞固之帽憑眾說領挈六經瞿然不知日月之逝於上寒煖之變於下也冲然不知道德之集於躬聲名之溢於世也用能浸想宵類攷摸唳齟穿通窘滯疏決壅塞通類同異之理離別名物之情犁然成一家之言筦百氏之指是故達於物者不可以怪駭

體於道者不可以奇移辨於文者不可以譽奪明於象者不可以似欺晚近之士背本逐末薄訓故非致用之具棄經史爲迂緩之圖哨哨求合營慧而已於是曲學進俗儒與古學寔微莫斯爲極夫學之爲道豈真無裨世用哉譬觀山海然升介邱然後知培塿之卑也陟泰華然後知徂來之小也汎淮泗然後知溝渠之淺也觀滄海然後知江河之隘也及其滂然上浮膚寸雲合不崇朝而八殫被灌溉之利矣淵然下渟一瀉千里不轉瞬而六合收宣洩之功矣是以迂其效者其澤溥深其蘊者其化神漢世循吏多由經儒前志章章此明徵也若夫先生之爲是書也擷六藝之菁菁百家之指凡羣

後序

二

經諸史地輿名物凡將滂喜時語方言斗簡編吉金樂石以至友朋投贈之什名賢題咏之篇莫不月旦其詞繩糾其舛鬼出電入通行貫扁然後知先生之學之博才之辯又能鼓之以勤守之以恆汨汨焉恢恢焉手經指挂條修葉貫總萬類而適於道也豈惟挽晚近之頹風且可以建古人之茂績矣且夫力學求道非爲名也所以治身非爲人也所以濟世昔人謂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今先生筆記之作庶幾與政治相根柢焉夫其盧牟載籍鉤稽經訓則秦伯平之崇好儒雅敦明庠序也正繆斟誤抉隱探幽則王稚子之發姦擿伏歷塞羣疑也闡揚潛德慨仰遺賢則任長孫之慰勉孝

弟修謁高行也論治亂民不急不怠則龔少卿之尉安牧養解散盜賊也稱述師友提獎雋彥則朱仲卿之篤於故舊薦薦賢士也是以善讀書者貴游心無朕之域工立言者能隱旨無形之中然則是書也雖不爲政治而作苟引而伸之擴而充之以著書之意施之治理誰謂兩漢良吏之化不重見於今哉異日者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成墩願隨浮游陳邱之後奉揚盛德婆娑謳吟以紀政化之淳塞俗士之議用章經世之學焉道光十八年夏五武進湯墩序

後序

三



銅鬲
簞

銅鬲斗齋隨筆卷一

嘉興沈濤撰

合象象於經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氏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氏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氏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氏何獨不謙耶濤案此段文義本甚明了後人解者多誤蓋古人經注各自為書康成欲學者尋省易了

銅鬲斗齋隨筆卷一

以注合經故曹髦以為象象與注皆釋經之書象象不連而注連所以疑康成為不謙若康成合象象於經則是不為孔子謙矣且髦當云康成連之不當云注連之也然則今之象象連經自是輔嗣之過不當歸咎康成然其誤解之由亦自有故淳于俊對曰鄭氏合象象於經當本作鄭氏合注於經後人見今本周易象象連經遂妄改之如此以啓後學之惑而孰知與帝問之言不相應乎

又案宋王洙談錄云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為篇亦康成不合象象之一證

天行健

集解曰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者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於詳矣濤案此說非也古乾健同字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亦同字說卦傳曰坤順也順字从古文坤不从川說見天行健猶言天行乾耳非變乾爲健也吳仁傑易圖說云字書乾一作隄豈本作隄而傳寫之誤遂以爲健耶蓋亦不知古同聲之字義得相通而強爲之說

《

釋文坤本又作《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濤案毛說是也家語執轡篇此乾《之美也王肅注曰《古坤字漢孔鮒堯廟衡方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二

等碑坤字或作𠄎或作𠄏或作𠄐皆《字之隸變可見《古於坤或疑說文土部坤字無重文王尚書引之遂謂坤之作《乃借川爲坤不知許書古文未嘗盡載如言部諛古文以爲頗字而頁部無重文取部取古文以爲賢字而頁部無重文取部取古文以爲醜字而鬼部無重文若斯之類不一而足不得以許書重文所無而遂疑其非古文也若川之與坤聲不相近無容相假若必謂川坤同字則川部注亦必云古文以爲坤字矣說文言部訓从言川聲汪生獻曰於文當爲《聲《坤字古文坤音與訓近故訓以坤爲聲非川字也今本坤象下無古文《係後人棄落余謂汪說是也說文順

馴馴馴巡等字皆當从《聲不獨訓字爲然也自土部奪重文《字淺人遂槩改爲川聲而許書遂無从古文坤之字矣汪生吳縣人爲陳徵君負入室弟子又嘗受業於余精通小學未竟其業而遽天天年惜哉

丈人

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集解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李鼎祚曰案此象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三

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以上皆濤案周禮疏引鄭注云丈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釋文引鄭注云能以法度長於是康成本亦作丈人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之長集引是丈人即長人亦王者之稱故鄭以天子諸侯釋之李氏謂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非又集解引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是陸本亦作丈人晁說之曰案揚雄作丈人漢上易叢說引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丈人之名由來舊矣

冲謙

謙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潛夫論過利篇引作天道虧盈以冲謙是漢易作冲不作益案古冲字作虛傳寫誤為益耳集解引虞注曰貴處賤位故益謙貴處賤位何以謂之益似仲翔亦作虛謙後人據輔嗣本改也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語皆反對則虧與益亦宜反對然地道變盈而流謙變與流又豈反對耶

賁

賁卦釋文曰彼偽反徐甫寄反李軌府食反傅氏云賁古班字王肅符文反濤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四

賁高注曰色不純也詩曰鴉之賁賁今詩作奔奔則古音讀

如虎賁之賁諸家音釋皆非也

滕口說也

咸上六象滕口說也釋文云九家作乘虞作滕鄭云送也濤案戴埴鼠璞引釋文云滕鄭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為送容齋三筆同則是戴氏洪氏所見釋文本作鄭虞作滕云送也今本誤將鄭字轉寫於滕字之下幾疑鄭不改字而虞不訓送矣又案古周易音訓引晁氏曰鄭作滕送也虞作騰送也是嵩山所據本虞作騰不作滕然騰無送義自當以戴洪所據為正李鼎祚集解亦引虞翻曰滕送也

飛遁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舊注曰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敦大焉姚寬西谿叢語曰肥字古作琶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濤案釋文正義引子夏傳云肥饒裕也集解引虞翻云乾盈為肥皆為肥瘠之肥初非飛字之誤蓋飛肥聲相近傳易家師說各不同九師自作飛而他家作肥不得混而為一曹子建七啓飛遯保名注亦引九師道訓惠徵君棟曰王輔嗣注此文云增繳不能及似王本亦作飛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五

姤當作后

姤卦釋文曰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遯鄭同濤案說文無姤字後漢書魯恭傳云案五月姤卦用事注曰本多作后古字通遯本訓遇象及序卦皆同自當以遯為正字易經師家或通假作后六朝人又別造姤字觀章懷云本多作后則作姤者乃別字也釋文當亦作后後人妄改為姤唐石經從鄭本作遯亭林顧氏轉以為誤謬矣廣韻后皆在五十候后音胡遯切姤音古候切皆與古豆之音不同是後人強生分別也困而不失其所

後漢書郎顛傳引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惟君子乎較今本少一亨字濤案集解引荀爽曰謂二雖奔陰陷險

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是荀氏本有亨字顛所據當是京房本困而不失其所即亨通之義似不必再加亨字

鼎九二虞注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集解引虞注曰坤為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為仇濤案四婦朱子發漢上易傳引作四家並申之曰言四以初為家也則今本作婦乃傳寫之誤宋時虞注已不傳子發亦據集解所引也又朱子發解損上九得臣无家曰易外以內為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其說正與虞注相表裏

閔其無人

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閔其無人非無人也無賢人也此解閔其無人與虞翻干寶不同集解當是漢易學家承師說而仲任引之

呂覽說苑解易

呂氏春秋召類篇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劉向說苑奉使篇用之又說苑至公篇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此與虞荀諸家所解不同乃秦漢閒經師古義訓渙為賢尤可補經籍諸詁訓之遺

古虞夏書不分

尚書大傳舜典諸篇皆標題虞夏傳尚書正義曰馬融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六

鄭平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左氏僖公二十七年傳趙衰引夏書曰賦納以言云云杜注尚書虞夏書也是征南所見尚書本虞夏書尚不分分者自東晉偽古文始

嶠夷

堯典宅嶠夷史記作居郁夷釋文云攷靈耀及史記作禹鍤是陸氏所見史記本與小司馬張守節不同集解書作嶠夷裴氏所見本或作禹鍤或作郁夷皆未可知 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見漢書嶠書亦皆用古文是古文之作禹鍤不作嶠夷可知說文土部塙字解云塙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禹聲尚書曰宅塙夷塙夷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七

當為塙鍤後人據偽古文書改鍤為夷而不改塙為嶠者以所傳書在塙字注也壁中經乃蚘斗文字與今所傳之鐘鼎文相似故安國必以今文字讀之方始可通如鍤為鐵之古文而此處實為夷之假借夷增金旁為鍤猶朋增土旁為塙塙淫于家不得以喪葬下土本義解之也若郁夷則既非古文又非今文恐馬張二家所據本有誤又說文山部嶠字注云嶠夷嶠谷也蓋用今文說許君用古文者必傳書曰以別之其不傳者皆今文說猶傳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傳者三家說也說詳解經可見古文作塙今文作嶠而其作鍤則同其作禹者省文字耳鄭康成傳古文學亦必作禹鍤不作嶠夷

而尙書正義乃以夏侯等書宅嶠夷爲宅嶠鏡謂與鄭注經字多異非六朝人據僞古文以改鄭書卽鄭讀禹鏡爲嶠夷不足以證古文之是夷非鏡也

禮記月令注今尙書曰分命義仲宅嶠夷也今尙書謂今文尙書是今文作嶠之證夷當作鏡

郁嶠一聲之轉史記正義曰郁音嶠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見漢書地理志注郁與倭聲亦相近也今倭國在海東或卽古之郁夷乎

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集解引徐廣曰古旣字作水旁旣之作溉猶夷之作鏡朋之作朋是史

遷書古字之僅存者此外爲小司馬張守節輩竄改者不少矣而況於尙書乎

賜谷

史記五帝紀曰賜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尙書字然則賜谷者小司馬所改也日並蓋不史遷從

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必作湯谷山海經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楚辭天問云出自湯谷

至于蒙汜淮南天文訓云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湯今本作賜乃淺人據尙書改史記索隱所引作此唐本之所古書皆以湯谷爲日出之地說文日部賜

日出也从日易聲尙書曰賜谷許君當本引洪範曰賜

之文谷字淺人妄增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賜谷則又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八

改商爲虞皆庸妄人所爲并非二徐之誤至于賜谷今

古文皆無此語也說文土部塢夷在冀州陽谷冀州疑

青州之誤亦作陽谷不作賜谷許君但稱書塢夷而不

并稱陽谷則古文之不作陽可知張守節史記本作陽

谷云陽或作賜堯命義仲理東方青州隅夷之地日所

出處名曰陽明之谷是唐時史記本或改爲陽或改爲

賜皆爲僞古文所誤而原書則作湯小司馬言之甚明

說文山部賜字解云一日嶠鏡賜谷也蓋今文作賜許

用今文者皆不明稱書曰古文作湯作賜者僞古文也

教胄子

舜典教胄子爲孔傳曰胄長子今本作也後人所改說

文去部引作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注亦引作教胄子是

古文必作育不作胄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九

似同實異至王制注仍引作胄子乃後人據偽古文尙書改猶周禮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皆六朝人妄改育亦不得有胄音也乃近賢如王尙書諸人必欲以偽孔本爲真古文遂不顧許君自叙稱書孔氏古文之言及漢書儒林傳史遷多古文說之語輒以爲說文史記皆用今文信口說而疑傳記是余之所不敢知者也裴氏集解孔安國曰下有脫文穉胄聲相近乃裴氏之言義尙可通若王尙書謂育胄聲相近則必不可通余直斷之曰育之爲胄乃王肅所竄改古文今文皆不如是

沿于江海

銅鬚斗齋隨筆卷一

十

禹貢沿于江海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濤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均與馬本同可見古文作均不作沿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是鄭本亦作均康成破讀爲沿以順水行訓之陸氏所見鄭注尙書本沿誤爲松元朗知爲誤字故曰松當爲沿此四字乃陸氏語非鄭注語也偽孔依鄭讀改均爲沿雖於義無礙而非古文真面目幸有史漢及馬本可證乃近賢如孫觀察星衍輩轉以此疑作均爲今文者何其信偽孔如此之甚耶而馬季長又豈傳今文者耶

周公奔楚

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記魯世家亦有周公奔楚之語此卽班孟堅所謂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尙得謂史記用今文說耶魯世家載成王少時病周公揃蚤沈河一段蒙恬列傳亦載之當必古文尙書金縢之文而今本無之者乃偽孔所妄刪也此猶秦誓之文載史記周本紀及尙書大傳是今古文皆有之而偽孔乃別造三篇以當之然則偽孔書所無者其可信爲經所本無乎

太保承介圭

銅鬚斗齋隨筆卷一

十一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是古本尙書作奉不作承與上下宗奉同瑁一例今作承者偽孔所改也許君偁經于玠字之下則介亦當作玠二徐本作介乃據今本尙書改而又誤衍稱字皆非爾雅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詩曰錫爾玠珪今毛詩本作介乃傳寫者省玉旁據景純所引是詩本作玠不作介也釋文云介圭音界介玠同音恐元朗所見本亦是玠字以界音釋之作介乃後人所改耳

史記用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史記之用古文孟堅言之鑿然矣自漢以來皆無異說惟史遷每以訓詁

字易經文又兼裴駟司馬貞張守節所據本每多互異蓋已爲六朝人所竄亂然藉此以求古文之真尙可存十一于千百乃近時通人如臧文學庸王尙書輩以其文字每異于今所傳僞古文尙書輒謂史遷所用皆今文是顯與班氏違異而尙爲僞孔所惑也余不敢從史記五帝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卽謂尙書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亦謂古文尙書小司馬于紀贊則以爲帝德帝系等書于自序則以爲左傳國語等書皆非

摯而有別

周南關雎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三

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濤案鄭箋釋傳摯字之義甚確蓋情意諄至者易于無別故以摯而有別爲可稱此猶孔子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樂者易淫哀者易傷故耳戴吉士震毛鄭詩攷正曰古字鷺通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鄒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不知鷺摯字固可通而毛傳之摯則當釋爲至不當讀爲鷺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者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不乖居卽情意至之義詩人興淑女又何取乎猛鷺毛公但云有別可矣何必曰鷺而有別乎戴氏

之說知不然矣

又案戴氏所引春秋傳說卽今杜注元凱蓋誤解毛傳摯字之義景純注爾雅王雎亦云鷓類今江東呼之爲鷓其引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蓋亦讀摯爲鷺不知鷓鷺屬與鳩不同類郭注又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蓋卽魚鷺之類而非鷓鷺矣

葛藟榮之

樛木葛藟榮之釋文曰本作帶云本又作榮烏營反濤案說文無帶字艸部引詩葛藟榮之蓋毛詩字本作榮或作榮帶又榮字之壞篆文木耳正義本作榮字可通假作帶則不成字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三

于嗟

詩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凡言于嗟皆長言不足咏嘆之語猶後世節歌曳尾之聲故皆無韻錢少詹大昕謂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雖強爲之說猶尙可通至謂于嗟麟兮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爲韻則必不可通試問自古迄今有此等用韻之法乎少詹又謂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邶風有瀟濟盈有鳴雉鳴盈與鳴韻瀟與鳴亦韻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此皆偶然暗合遂附會及之求之于他篇卽不可通皆千慮之一失也

彼爾維何

何彼穠矣彼爾維何說文艸部引作薊傳曰華盛貌說文亦曰薊華盛許君正用毛義則毛詩本作薊後人傳寫脫艸字耳錢州判站曰鄭箋與傳義異當是毛作薊鄭作爾濤案箋云此言彼爾者正義釋言曰言彼爾然而盛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則鄭正申毛義未嘗改字錢說非也

膠膠當作膠膠

鄭風雞鳴膠膠廣韻五肴引作膠膠玉篇膠又古包切雞鳴也則古本皆作膠不作膠王伯厚詩攷不云廣韻作雞鳴膠膠則宋時本尚不誤也釋文膠膠音交亦當作膠膠音交

零露漙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曰漙漙然盛多也釋文曰漙兮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盛多也濤案匡謬正俗曰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漙字讀爲團圓之團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專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音矣以上皆顏說據此則師古所見毛詩本或作專或作漙初無竟作團字者與元朗所見本不同又正義曰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似冲遠所見毛詩本亦不

作盛多之貌下零露漙漙傳曰漙漙盛貌則此處盛多二字疑霑潤之誤蓋元朗據俗本以改毛傳耳詩既與婉爲韻徒端之音亦不可從

鄭詩言婦人

禮記樂記正義初學記樂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記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此朱子集註所本與詩序不同許君說文解詩毛氏而異義兼采三家此蓋亦三家詩說又禮記正義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不知十九云者乃謂十之九非指定十九篇數也況異義之說不必與詩序同乎

常棣當作棠棣

履齋示兒編曰常棣常字諸家並無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濤案孫說誤也漢書杜鄴傳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由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晉書索靖傳棠棣融融載其華呂纂載記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宋書彭城王義康傳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注引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御覽五百一十四宗親部五百三十九禮儀部兩引詩序皆作棠棣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御覽七百十一服用部亦引作棠棣是唐以前毛詩本皆作棠不作常太平御覽本修文殿御覽是六朝本宋景文筆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五

記云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棣也唐棣核也核開而反合者此兩物不相親云云惟作棠故與唐音相亂若作常卽不得誤爲唐是宋初毛詩兩雅本皆作棠不作常不知何時始誤爲常後人轉以不狂爲狂矣采薇詩經注常字當亦棠字之誤

壞木當作痍木

小雅小弁譬彼壞木傳云壞痍也說文疒部引詩正作譬彼痍木許君詩毛氏則毛詩當本作痍木傳當云痍壞也凡詁訓之例皆以易曉之語釋難知之文壞字易曉痍字難知毛公豈轉以難知釋易曉乎爾雅釋木痍木苻蕘詩釋文引樊光注正義引某氏注皆引詩譬彼痍木是漢以前無作壞木者釋文云壞說文作痍則元朗所見已同今本其誤自六朝始也

狐裘黃裳

賈子新書等齊篇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濤案此皆禮記緇衣文黃裳緇衣作黃黃注曰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裳是禮記本作黃裳今作黃黃者後人依詩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六

改也古衣裳通稱黃裳卽黃衣變衣言裳者取韻協耳毛詩則作黃黃箋云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與注禮異明二文不同類緇衣作述當亦古本如是又案康成注禮皆用韓詩而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三家則亡蓋亦用毛詩矣注禮箋詩不應有異疑毛詩本亦作黃裳六朝時傳寫誤爲黃黃淺人遂改箋語以應之古唯犬羊之裘不裼狐裘則無不裼者孔沖遠不能明指其誤乃復曲爲之說非也

自土沮漆

大雅緜詩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曰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皆訓土爲居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師古注引齊詩作自杜則以杜爲地名與毛詩異竊謂齊詩沮字當作徂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例徂字正與自字相應謂公劉自杜陽遷居漆水耳若如小顏說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則是齊詩訓自爲居豈知土可訓居自不可訓居乎沮漆漢志注作漆沮乃傳寫互倒臧茂才琳乃謂古本當作漆沮與父字爲韻不知漆與陔穴爲韻若如臧說則此詩起二句無韻矣

周原膺膺

周原膺膺傳曰膺膺美也釋文曰膺音武韓詩同文選魏都賦腴腴垌野張孟陽注曰腴腴美也詩云周原膴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七

腓善曰韓詩曰周原腓腓莫來反錢少詹曰周原膺膺當從韓詩作腓膺膺聲雖相近而膺與節謀龜止時于韻尤協也濤案張注魏都所引詩字皆與毛同其不同者則明注為韓詩下文惜惜醞醞注引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醞是也此云膺膺美也與毛義正合則所引當即毛詩竊意毛詩本作膺膺韓詩則作膺膺膺聲相近唐時毛詩本或有誤同韓詩作膺膺者元朗據之遂以為毛韓相同耳說文因部膺讀若謨釋文音武亦非至崇賢所見韓詩本又作周原膺膺與元朗所據本不同可見唐時二字淆亂已久要之聲義無不相近不必云膺是而膺非也盧學士文昭云此韓詩同者謂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六

韓詩義與毛同亦為美也曲說與釋文之例不合

左右趨之

械樸左右趨之傳曰趨趨也賈子連語篇引作左右趨之容經云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春秋繁露郊祀篇亦引作左右趨之是古本皆作趨濤案毛詩亦當作趨傳趨趨也當為趨趨也後人誤倒其文因改經文為趨非古趨趨通字漢西嶽華山等碑左右趨之乃假趨為趨非正字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以促訓趨與毛義異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趨讀如促可見經文作趨不作趨毛訓趨為趨蓋趨嚮之義與賈言日以善趨合毛以此為文王官人之詩鄭以為郊後征伐之詩蓋毛同賈義鄭同董義也繁露郊祀

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瑟彼玉瓚

早麓瑟彼玉瓚釋文曰瑟所乙反又作瓚濤案作瓚者是也正義引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正說文玉部瓚字之訓解是冲遠所據本亦作瓚今本因正文作瑟遂將疏中所引說文亦改作瑟誤矣說文引詩瑟彼玉瓚於瓚字下則字亦當作瓚

佛

周頌敬之佛時仔肩傳曰佛大也段先生曰按此以佛為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詁廢大也四月廢為殘賊傳廢大也用正字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為弼之假借濤案說文大部弼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于達汝弼是佛乃弼之假借非廢之假借也弼讀若弼故鄭即訓為輔弼之弼四月廢字當亦弼之假借而非正字也臧文學以廢為伏之假借亦非孟子告子下篇入則無法家拂士趙注輔拂之士蓋亦讀拂為弼拂亦弼之假借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九

妥

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后傳言注云妥安坐也濤案安字衍文妥本訓坐見爾雅釋詁康成正用此釋詁妥安坐也乃妥安二字皆訓為坐猶上文妥安皆訓為止郭彼注云妥者坐也可證非以安坐釋妥也郭此注引禮記

曰妥而後傳命但釋妥字蓋以安之訓坐義較明顯毋庸注釋傳寫禮注者涉爾雅此文誤衍安字賈氏作疏不知是正叔明疏爾雅又沿賈氏之誤試問釋詁一篇皆以一字釋數字有以二字釋一字者乎

又案詩楚茨傳儀禮士虞禮注特牲饋食禮注禮記郊特牲注皆云妥安坐也未必盡屬誤衍蓋妥有安義漢書燕刺王旦傳注弓漢經師或皆以安坐釋妥而以爲用臣瓚曰妥安也釋詁文則不可釋詁之例自以妥安二字各訓爲坐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周禮巾車注同是安訓坐之證也

駈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干

聘禮出祖釋駈祭酒脯注云詩傳曰駈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駈涉山川然則駈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駈祭酒脯所告也疏云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太叔云駈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駈是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駈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駈水行曰涉以上注疏文濤案駈涉今毛詩春秋皆作跋涉乃唐後所改周禮大馭注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亦當作駈釋文云犯駈蒲末反注跋涉同跋與駈不得同音蓋元朗本作注駈涉同淺人據誤本妄改也又案鄘詩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是

韓作跋涉與毛異字左傳成十三年跋履山川注云草行曰跋則字亦當作駈

噫歆噫興

士虞禮記云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曰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賈氏疏云聲者噫歆也者若曲禮將上堂聲必揚旣夕云聲三注曰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卽噫歆賈氏疏曰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是噫興卽噫歆之證歆與聲近相通蓋噫嘻之轉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曰聲噫歆警神也孔氏正義曰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是以鄭注噫字斷句以歆字連警神爲句是不攷鄭氏儀禮注不知噫歆之有聲無義而爲此曲說顧氏日知錄乃曰噫興者歆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歆息而欲神之歆也則踵孔氏之誤而又加之厲者矣匡謬正俗云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亦讀噫字絕句其誤與孔氏同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主

銅熨斗齋隨筆卷一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嘉興沈濤撰

校

周禮夏官序官校人注曰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釋文云校人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元朗之意蓋以注校之校人字從木校也仍校字從手案說文無从手之校六朝木旁手旁字多通作文選長楊賦注引國語賈注曰校考也考校猶言比校是比校之校字亦從木大司馬之職云比軍眾注曰比校次之也又云以待攷而賞誅注曰攷謂考校其功字皆作校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篇韻亦無從手之字元朗強生分別誤也

錢少詹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為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字無異形亦無異讀也以上皆錢說此校之為言校也正是其例郭忠恕佩觿云校校上音教比校下胡教翻校尉其誤與陸氏同

望諸當為盟諸

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注曰望諸明都也說文艸部作孟諸濤案望諸當作盟諸望乃盟字之誤孟盟聲相近當是許君班氏用古文作孟諸鄭君用今文作盟諸

元和郡縣志云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足證盟諸之即孟諸也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作盟豬引職方氏作孟諸皆不作望諸

史記樂毅列傳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案藍疑即盟字之誤然今本國策仍作望諸趙境亦不得遠至齊宋之交且封爵皆以邑名無以澤名者望諸蓋即漢志中山國之望都縣為燕趙接壤之所故趙以之封樂毅與青州澤藪無涉小司馬誤以為澤名是當時所見周禮本已作望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周禮疏曰按禹貢云道柯今本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似鄭注以明都釋望諸據禹貢而言也然

今本禹貢作孟豬不作明都釋文引禹貢亦作孟豬賈氏所據疑是鄭注尚書本故與偽孔本不同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蓋用古文說也索隱曰今文作孟諸

風別

秋官士師之職則以荒辯之法治之注云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又正之以傳別約劑注云故書別為辨鄭司農云辨讀為風別之別風別字未見所出當為分別之誤古讀風音如分故傳寫誤分為風司農後注云若今時市買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正分別之義賈疏云先鄭之言義無所據疑作疏時已誤為風別矣

偏諱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記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
徧疏曰不徧諱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
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
遍諱不合辭據此作遍是舊禮作徧字明矣毛居正六
經正誤同濤案二家之說非是鄭注言在不言微言微
不言在正謂不單諱一字所以謂之不徧諱若作不徧
諱則是或諱微或諱在與注意不合矣且開成石經作
徧不作徧即據毛岳二家之言可見宋時禮記本皆不
作徧字僅據誤本柳文而欲改不誤之聖經惑矣南史
蕭琛傳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徧諱陛
下不應諱順是六朝本禮記不作徧字若云嘗犯武帝
徧諱此何語耶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三

舊唐書太宗紀為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徧諱近代
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
有世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即位有司奏
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徧諱可見唐以前禮記本無作徧
字者

有宰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
賦稅濤案力當為加字之壞晉語官宰食加注曰官宰
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有宰食加者請有家臣而又

有家田耳晉語又云庶人食力不聞大夫以賦稅為食
力也

豚曰膾肥

豚曰膾肥注曰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釋文
曰膾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臧茂才曰鄭既云春秋
傳作膾明禮記不作膾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
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濤案臧說非是說文豚無肥訓
肉部豚牛羊曰肥豕曰膾則知作膾者是禮注當作春
秋傳作肥膾充貌也鄭意以為肥膾膾肥義得相通今
本肥字誤為膾字遂疑禮記本不作膾春秋桓公六年
傳正義引曲禮正作膾肥可見古本皆如是元朗所引
或本不可從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四

釋文釋注曰作膾徒忽反作膾當作肥膾後人據誤本
改非元朗所據本已誤也

樂則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
將之今皆讀至樂字絕句則字連下句讀濤案曲禮正
義引禮緯合文嘉曰九賜三日樂則宋均注曰其長於
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
禮記曰九錫能和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曰天子賜諸
侯樂則以祝將之則漢時師讀以則字絕句此正九賜
之禮正義乃云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

之誤矣

又案白虎通曰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是伯子男皆得受樂則也

雨水當作風雨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云已之氣乘之也正義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五

時者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據沖遠此說則禮記經文本作風雨不作雨水呂氏春秋亦作風雨今注疏本皆作雨水者誤正義中前段亦作雨水乃後人據誤本經文竄改

今月令

月令仲秋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正義日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濤案孔說非是今月令者謂漢時月令與周禮馮相氏注然則今麻非此也以漢麻為今麻同康成既以月令為本呂氏春秋又豈分別之為今月令乎

宋會要引月令

合璧事類前集引會要云王欽若言謹案禮記月令秋分日饗壽星於南郊又云禮院言按月令八月饗壽星於南郊注云壽星南極老人星也濤案禮記月令並無八月饗壽星之文及南極老人之注語疑所引乃唐月令誤以為禮記月令耳

耐

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注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郝農部懿行曰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六

而彊壯俾能傑也又云耐或耐字不言為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濤案郝氏之說非也許書言古文以為某字者率與本義不同如日部暴古文以為顯字而暴之本義則為眾微杪不與顯同訓為頭明飾也宀部完古文以為寬字而完之本義則為全不與寬同訓為屋寬大也且古文與古文又有不同者如巧部巧古文以為字又以為巧字於部故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以此二字例之則耐為或耐字不礙又為古能字惟斯類繁夥許書不能盡載耳能本獸名賢能能傑本無其字假借熊屬之字為之正叔重所謂依聲託事者故古人

或借罪不至髡之字爲能其實皆非正字初不得謂能是而耐非也康成解字每與許書相表裏春秋元命苞曰能之爲言耐也足徵古者能耐同字矣

荀子正名篇能有所合謂之能楊倞注曰能當爲耐古字通也郝農部曰楊既知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又曰戴記禮運樂記二篇注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濤案郝氏以二能字不必強生分別是也以能耐爲非一字則非古能耐實一字穀梁成公七年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一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七

作耐詩漸漸之石箋云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可見經典能耐相通荀子能耐任之二語楊注既以用賢不用賢爲解則上能字爲賢能之能下能字今書作耐爲能否之能楊氏不知能耐同字遂解忍耐之耐強生分別義轉紆回矣

性之欲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曰言性不見物則無欲案史記樂書欲作頌集解引徐廣曰頌音容容欲一聲之轉子長所見之本蓋作容不作欲頌古容字人生而靜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感物而動則已發矣發而中節不得卽謂之欲下文言好惡無

節於內然後爲滅天理而窮人欲則此句自以作容爲是西京師說所以尤勝於東漢諸儒也淮南原道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害疑亦當作容字形相近而誤

繆侯

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釋文繆音穆濤案繆當爲蓼字之誤淮南汜論訓云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正用記語高誘注云蓼侯偃姓國侯今在廬江蓋卽左傳所謂六與蓼也元朗音穆以爲諡法誤矣

碯當作珉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八

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碯注云碯石似玉或作玫也釋文云碯武巾反字亦作璿濤案說文無碯字玉篇玉部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珉本亦作碯或作玫則禮記經注皆本作珉其作碯者乃六朝時俗本元朗據之以作釋文誤矣釋文字亦作璿當爲字亦作珉又後人傳寫之誤說文玉部珉石之美者玫火齊玫瑰也一日石之美者其一曰卽鄭或作玫之說繫傳引禮作珉是五代時本尙有不誤者或小徐據玉篇改也

有文在手

左傳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有文在手曰虞案古文爲作魯魯作步虞作旭故手文得似之非如後世隸字之

魯虞也晉書載記劉元海左手文有其名亦必為古文困字

魚者

左氏隱公五年傳公將如棠觀魚者釋文云觀魚者本亦作漁者濤案作漁者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魚捕魚也然則捕魚為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案疏中諸魚字皆當作漁今本說文漁捕魚也可證蓋當時左傳本漁者誤作魚者遂將正義中諸漁字皆改為魚非沖遠所據說文本有不同也

從自及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九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注從隨也王尚書曰隨自及也殊為不詞從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濤案隨自及也猶言將自及未為不詞此與多行不義必自斃同意不得以徒從字形相近輒改為徒善者信矣

六年傳則善者信矣邱光庭兼明書云信當讀為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為伸案釋文信如字一音申是古春秋家本有此讀

目逆而送之

桓公元年傳目逆而送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目而觀之集解引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是服氏左傳本

無逆字案周勃世家曰景帝以目送之三國魏志裴潛傳注曰帝目而送之正用傳語魏書劉懋傳清河王懽愛其風雅常目送之是古本左傳皆無逆字

丙之辰

僖公五年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太平御覽卷五天部引作丙子之辰三百二十八兵部引作丙子之辰濤案漢書律曆志引傳作丙子之辰五行志引作丙之辰而景祐本作丙子之辰則丙下當有子字辰亦當作辰王觀察念孫曰丙子之辰正與丙子且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為句若但云丙之辰何以知其必丙子乎其說甚確又云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十

本有子字則不然御覽此條下引杜注則所據即杜本亦有子字當由唐以後傳寫缺奪耳御覽本修文殿晉語丙之辰韋注丙丙子也是宏嗣所見外傳本傳寫脫子字後人據外傳以校內傳遂妄刪子字又改辰為辰皆誤

穀陽豎

成公十六年傳穀陽豎獻飲于子反杜注曰穀陽子反內豎案此則穀陽乃豎之名當作豎穀陽不當作穀陽豎說苑敬慎篇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韓非子十過飾邪二篇亦作豎穀陽知今本左傳傳寫倒誤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人閒訓史記宋微子世

家豎字皆在穀陽上

壬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為王夫濤案漢人隸變壬王字每相亂武梁祠畫象秦王作秦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王寅作王寅經文當本作壬夫書作王夫顏氏不知以為學者妄改古人名字相配辛壬庚午皆幹支之名壬之字辛正猶午之字庚初不必以幹配支以支配幹如顏氏所云也文七年宋公王臣穀梁傳作王臣亦由隸體之變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十一

商旅于市

襄公十四年傳商旅于市注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濤案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云云皆本此傳之文而云商旅議于市則古本左傳旅下有議字方于上文士傳言庶人謗一例杜征南奪此字遂訓旅為陳而曰陳其貨物誤矣

明主

襄公二十九年傳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杜注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濤案明主當作盟主謂有德則為諸侯之盟主耳史記吳太伯世家正作盟主可證集解引賈逵傳注亦作盟主則元凱之說非也

嘉容

汪明經中經義知新記曰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書蕭穎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為優今作嘉形之訛濤案嘉容謂嘉禮之容昭公在戚當為喪容而有嘉禮之容是以非之齊書喜字乃傳寫之誤宋書蔡興宗傳魯昭在戚而有嘉容正作嘉字可證

甲父鼎

昭公十六年傳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杜注云甲父古國名濤案國名甲父於傳無徵甲父當作父甲攷古圖及鐘鼎款識所載古器父乙父癸之類甚多此父甲乃作器人名蓋商鼎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十一

史記集解引服虔注有誤

史記孔子世家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集解引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濤案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是服氏以子鉏商連文釋子為姓不以車子連讀裴氏所引恐誤

祠兵

公羊莊公八年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是邵公公羊本作祠明古有祠兵之禮詩采芣箋引此傳作治兵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明彼為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濤案漢儒於經字之誤

必明注曰某當作某未敢輒改也注中引經尤未聞改字康成果以公羊為誤何不引不誤之周禮左穀爾雅而必欲改其文而引其書漢注無此體例也蓋公羊有嚴顏二家之異邵公所據者顏氏春秋康成所據者嚴氏春秋故如仡然為疑然鄉飲酒昉乎此為放乎此工攷詩登來之為登戾之大學皆與今本不同鄭駁異義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為祠因而作說之亦謂說公羊者承襲訛謬許君所見同於邵公故康成據不誤之公羊以駁之耳

提月

僖公十六年傳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者何僅逮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三

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濤案初學記四歲時部引是月作提月注中正月之幾盡作是月之幾盡則是古本公羊作提今本作是乃後人據二傳改張說季春下旬宴上池序尾暮春之提日提日當作提月正用傳文注中正月亦當依初學記作是月凡月之幾盡皆謂之提月不必正月也余得北宋本公羊傳已同今本作是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亦引初學記是宋本皆作是月此唐本之所以可貴也

舉當作昇

哀公六年傳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舉唐石經初刻作昇余謂作昇者是說文升部昇舉也學者多聞舉少聞昇

遂改昇為舉而傳文則必作昇不作舉釋文不為昇字作音是元朗所見本已誤

又案說文此解引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昇之黃顛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今左氏宣十二年傳昇作基杜注云教也許書心部基毒也引周書曰來就基基則基不訓教他書亦無訓基為教者當是征南據誤本而妄為之說也此字經典中兩見而後人皆改之

足恭

論語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注引孔曰足恭便辟貌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正義曰孔以為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辟其足以為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古

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人也濤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以足恭與口聖對則當讀為手足之足音將樹切者非是然據此知隋唐間足成之足讀將樹切不讀如字也

左邱明

左邱明恥之集解引孔安國曰左邱明魯太史濤案春秋序正義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釋文序錄亦云孔子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是邱明乃從孔子觀書于太史氏者非太史也且係周史而非魯史後人

遂疑左邱明在孔子前非作傳之人實自偽孔啟之漢書藝文志亦云左邱明魯太史邱明爲魯史漢時自論語傳寫脫師古曰三字耳

臧文學庸曰廣韻邱字注載漢複姓凡四十四而左邱不與焉可知傳春秋者姓邱而非姓左邱蓋姓邱名明故多稱邱明左其官也古有左史右史或言姓左及左邱皆非濤案臧氏之說甚野蓋亦惑於魯太史之說邱明果官左史不應單稱左字春秋傳有左史倚相不聞稱左倚相也邱明當姓左邱其稱邱明者猶段干木之單稱干木柳下惠之單稱下惠無足怪也太史公言左邱失明似單舉其姓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五

子疾病

子疾病子路請禱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陳徵君讀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者非濤案論衡感虛篇亦作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則魯論當有病字鄭從古故無病字

關雎之亂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鄭注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之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則此亂字康成讀爲治亂之亂非謂樂之卒章也

恂恂善誘

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

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陳仲魚論語古訓以與集解異指爲鄭注云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濤案恂恂恭順貌五字乃章懷訓釋之語若引古注必注明某氏注云下文引論語不怨天不尤人卽注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云云可證康成雖注魯論而字率從古平叔則雜采諸家今以義之異於何者卽指爲鄭注則孔馬包周其義豈盡與何合乎知不然矣

沽酒當作酤酒

沽酒市脯不食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詩伐木正義亦引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則唐初本尙作酤今本作沽者傳寫之誤也梁孝廉玉繩讀爲酒正注功沽之沽以爲酒之惡者然則市脯又何說乎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六

邱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使子羔爲費邱宰濤案費字衍文蓋古本論語作邱宰不作費宰論衡藝增篇正作邱宰可見漢以前本皆如是也論衡問孔篇仍作費宰乃後人據今本論語改正義引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邱亭張氏但釋邱不釋費可見所據本尙無此字

正名

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新字千餘詔曰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斯之謂矣此訓正名爲正字正用康成論語

注之說又江式傳上表論六書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亦用鄭義

北齊書儒林李鉉傳曰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是亦以正名為正字

居下訓上

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論語惡居下而訓上是唐時本尚無流字非獨漢石經為然也禮記少儀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正是此語注脚

論語分章

論語子見齊衰者與顏淵喟然歎曰分為兩章古本合為一章華嚴經卷十七切發心功德品音義釋鑽仰二字由于見齊縗者引至鑽之彌堅可證也縗乃縗服正字經典皆假衰為之據慧苑所引知唐時論語本不作衰字

大戴禮注引論語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悻悻朋友切切注引論語曰朋友切切悻悻兄弟悻悻即熙字詩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正義本作熙熙然蓋古論語作熙熙魯論作怡怡毛用古文故作熙熙與大戴合又大戴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案不作當為不悻即悻字之別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恚注云無所疑滯慙恚也恚與悻同

太平經上階天不恚注云恚慙也

論衡解論語

論衡問孔篇云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與集解所引陳注不同蓋漢時經師說如此又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集解引馬注曰美其得道於其不能悉然也而論衡知實篇引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又幸偶篇引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以幸字絕句皆與何氏所據不同

韋昭魯論解

羅願爾雅翼釋草引韋昭魯論解云莠草似稷無實論語無莠字余蕭客經解鈎沈以為秀而不實之注似魯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論秀作莠矣案國語魯語云馬餼不過稂莠注云莠草似稷無實是羅氏所引乃韋昭魯語解也傳寫誤為論字余氏遽以采入鈎沈幾致燕書鄂說矣

幠當作臚

爾雅釋詁幠臚有也注引詩云遂幠大東疏云今詩本作遂荒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也或當在齊魯韓詩陸佃爾雅新義幠作臚與郭本不同濤案詩小雅節南山云則無臚仕傳云臚厚也商頌長發云為下國駿臚傳云臚厚也正義皆以為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幠作臚有作厚又詩魯頌閟宮云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是毛詩作遂荒三家詩作遂臚不必同訓為有後人見毛傳

訓荒為有遂改此文厚為有應為應農師所見爾雅本厚已作有應猶未作應也又上文應龐大也亦當作應注引詩曰亂如此應今巧言作應傳云應大也正義曰釋詁文禮肉饗亦謂之應則字本作應周禮腊人應胾之事注云應與大亦一也應又詁為大二者同矣賈疏以為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作應今邢本作應陸本作應皆誤禮儀有司徹注云應讀如殷尋之尋是應有大義

鮐背

釋詁鮐背新義本作台背濤案詩行葦黃考台背傳曰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毛詩作台背爾雅釋詩亦當作台背農師所見本尚不誤也郭注曰鮐背背皮如鮐魚此亦如鄭箋之以鮐釋台邢叔明竟將正文作鮐誤矣釋文鮐天才反一音夷此正台字之音今本始後人據邢疏以改漢潘校官碑背有胎表胎又台字之假可見古本不作鮐

勺約

釋宮石杠謂之勺注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勺也釋天奔星為勺約二文皆作勺宋雪窗書院本爾雅釋宮作勺釋天作勺臧文學曰按說文人部勺約也从人勺聲玉篇人部勺扶握切爾雅曰奔星為勺約勺部勺之約切荷波也廣韻十八藥勺橫木渡水勺勺約流星然則釋宮當作勺釋天當作勺矣濤案臧說非是勺勺本一字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十九

說文有勺無勺明勺為勺之別體六朝从人从勺之字多相亂見於碑版者甚多故勺或作勺篇韻強生分別如此類者甚多未足為據爾雅正當作勺其作勺者誤字也

疾雷為霆

釋天疾雷為霆霓注曰雷之急擊者謂霹靂濤案御覽十三天部霆門引作疾雷為霆引注曰疾雷為雷音急激者初學記北堂書鈔白氏六帖天部亦皆引作疾雷謂之霆是爾雅本無霓字後人傳寫誤衍耳注中擊字亦誤左傳昭公四年正義引作雷之急激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作雷之急迅者雖所據本不同要之總非擊字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二十

又案御覽十三天部霹靂門引同今本有靨字當是淺人據誤本爾雅妄增引注亦同今本然作激不作擊則知擊字之誤顯然

漢津也

釋天析木謂之津注云即漢津也又云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是唐以前本爾雅正引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郭璞注曰津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是唐以前本爾雅正文無漢字景純以漢津釋津邢疏本正文誤衍一漢字遂將注中津字改為即字且分注於析木句下誤矣左

傳昭公八年正義引爾雅作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蓋由傳寫奪一謂字遂於閒下妄加一漢字以足字數邵編修晉反據以改爾雅經注更誤矣

郊外謂之牧

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素問六節藏義論注引作邑外為郊郊外為甸甸外為牧牧外為林林外為坳坳外為野三部九候論注同濤案爾雅釋文云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隙也謂隙列穀之處古甸田通字則王砮所據當是李巡本故與郭本不同李本於郊牧之間多郊外為田一語元朗以為牧字作田恐誤

崑邱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三

釋邱三成為崑崙邱案水經注四河水篇橫谿水出於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為崑邱斯山豈亦崑邱乎是善長所據本無崑字山三成疑當為邱三成之譌

歸異出同流肥

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注引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經淇水注引爾雅作歸異出同曰肥又引犍為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案舍人之解與景純殊異蓋舍人本作異出同流曰肥郭氏本作歸異出同曰肥後人將二本誤合妄以曰字改為流字誤矣道元說肥

泉用舍人解則所引經文亦必用舍人本今仍云歸異出同殆後人據今本爾雅改耳

眾當作粟

釋艸眾秫注云謂黏粟也歷攷諸書從無以眾為百穀之名者案齊民要術二注引爾雅云粟秫也孫炎曰秫黏粟也則眾乃粟字形近而誤景純此注即本叔然是郭本亦必作粟今作眾者後人傳寫之誤耳

鼯鼠鼯鼠

釋獸鼯鼠郭注未詳豹文鼯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說文鼠部鼯豹文鼠爾雅釋文引字林亦同說者皆以為郭氏以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三

豹文屬下句許氏呂氏以豹文屬上句廣韻藝文類聚引寶氏家傳及水經注文選注引三輔決錄注皆以此事屬之寶攸而以豹文為鼯鼠則同濤案太平御覽獸部引郭璞注爾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彩色熒熒問羣臣不荅孝廉郎終軍荅曰鼯鼠文帝賜繡是景純亦以豹文屬上句此當本之修文殿御覽其文比今本爾雅注加詳而為鼯為鼯亦各互異攷郭氏爾雅訓詁大率本之說文此注當在鼯鼠豹文之下後人誤將豹文屬下句讀遂以此注改於鼯鼠之下陸元朗所見本已誤唐後淺人遂將選注類聚諸書改鼯為鼯以合雅訓其知豹文之為鼯鼠者惟盧若虛一人因襲傳譌

莫可是正矣說文無𩇑字疑卽𩇑鼠

右服盜驪

釋畜小領盜驪注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駮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疏曰案彼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是也濤案今本穆傳作右服𩇑驪注云疑華驪字非盜驪也下文次車之乘乃曰右驂盜驪雅注服字蓋驂字之誤叔明所據注本誤驂爲服乃改穆傳以從之誤矣

又案臧文學曰郭引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盜驪且自解云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注必作疑盜驪字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三

邢叔明所引正與雅注合今本作華驪與御覽所引同此後人竄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驪更非濤案臧說謬甚列子周穆王篇所載八駿與穆傳正同亦云右服𩇑驪𩇑𩇑皆華之古體御覽八百九十六獸部引作驪驪乃以今字易古字荀子性惡篇曰驪驪驪驪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楊倞注云皆周穆王八駿名是八駿實有驪驪若如臧說則此文旣云右服盜驪下文又云右驂盜驪則是七駿而非八駿矣其誤豈待辨哉

害狗

釋畜注引公羊傳靈公有善狗謂之𩇑宋雪窗書院本

元大德本皆作害狗或讀害爲割如犗牛驪馬之比然未聞割勢之狗猛於噬人者害與周字形近而誤蓋周誤爲害害又誤爲善耳何氏公羊注解爲可以比周之狗義亦紆曲杭編修世駿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宋鵠是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銅熨斗齋隨筆卷二

三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嘉興沈濤撰

名世

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注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濤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杖命世之英蘭注引孟子名世作命世又引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曰命世之才是崇賢所見孟子作命世與趙注不同當是據劉熙本也

裴駟史記集解序曰信命世之宏才也當亦是用孟子語魏志荀攸傳注引傅子曰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又程昱傳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

亂者

孟子有兩高子

告子篇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此即傳毛詩之高行子詩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亦即其人其年長於孟子故孟子稱之曰叟盡心篇孟子謂高子及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又一高子乃孟子弟子故孟子以茅塞子之心斥之趙注前曰齊人後曰齊人孟子弟子則亦知其非一人矣

禹之聲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注曰高子以為禹之尚貴聲樂過于文王濤案攷工記鳧氏為聲又言鳧氏為鐘注云聲鐘錡于

之屬是高子直言禹之鐘尚文王之鐘耳趙氏以聲樂解之誤矣

抱朴子引孟子

抱朴子辨問篇曰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今本乃作聖之清聖之和聖之任當是所據劉熙本故與趙本不同

世后稷

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濤案后當作居字之誤書舜典汝后稷詩思文正義引鄭注曰汝居稷官是鄭本尚書作居稷列女傳棄母姜嫄傳云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二

遂封棄于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是后稷乃國人尊之之號其所居之官實曰稷不曰后稷也其後世世居稷一語正本外傳則應作居不應作后下文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注失稷官也失字正與居字相應又案史記周本紀曰爾后稷后亦當作居蓋下文云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可見后稷非官名若舜命之時即稱后稷不應復作此語矣今本乃後人據偽古文尚書改

塏

王耕一塏注一塏一耜之塏也濤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及上農篇注皆引作王耕一發說文無塏字則古止作

發宋庠引舊音云一墩鉢潑二音賈逵曰邦廣五寸二
邦爲耦一墩深尺是唐時已誤作墩唐人所作賈韋
舊本當作發不作墩莒公云今案說文作坡云一亩土
也則發乃坡之假借

孟

晉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韋昭注云孟里克妻
字史記呂后本紀索隱曰孟者且也言且昭我物我教
汝事夫之道濤案孟無且訓國語注云孟亦作盍當是
小司馬所引國語作盍字故以且釋之耳

管仲之諡

昔管敬仲有言注曰敬仲夷吾之字也又曰齊桓親舉
管敬子注曰敬子管子之諡二注不同濤案管夷吾字
仲故桓公稱爲仲父後人因其諡敬遂稱之爲管敬仲
非字敬仲而諡敬子也韋注字字恐是諡字之誤又晏
子春秋內篇作管文仲當亦敬仲傳寫之誤汪明經中
遂以爲字敬而諡文非也

九京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韋昭注云京當爲原九原晉
墓地天聖明道本正文作原注云原當爲京也當作九
京晉墓地濤案風俗通山澤篇云謹案爾雅邱之絕高
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
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今京兆

京師其義取于此則作京爲是禮記檀弓以從先大夫
于九京也注云京蓋字之誤當爲原是康成破京爲原
宏綱破原爲京與鄭不同後人據鄭以改韋遂致京原
互易幸有明道本可證京爲高邱詩定之古人墓地皆
在高阜似不必破讀爲原漢臧伯著碑京字作泉與原
字形近然則京之作原隸變之誤也

水經汾水篇注云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爲九原之他其
京尙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濤案酈氏既云其
京尙存則九原必作九京後人習聞九原遂爾妄改耳
郡國志曰京陵春秋時九京正酈氏所本

田鼠化爲鴛

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鴛殷敬順列子天瑞釋文引作
化爲鴛且曰周書云化鴛郭注爾雅鴛亦鴛也鴛音諸
鴛音如濤案鴛卽鴛之別體據此則唐時本小正作鴛
不作鴛今本乃淺人據月令改耳九月鴛爲鼠亦當作
鴛

乃瓜

五月乃瓜傳曰乃者急瓜之辭也濤案周禮太宰乃懸
治象之法於象魏注曰乃緩辭說文乃曳詞之難也公
羊宣公八年傳曰乃者何難也又昭公二年傳注曰乃
難辭也事難則無有不緩者則乃乃緩辭而非急辭惟
穀梁定公十五年乃克葬傳曰乃急辭也與此正同然

下文云不足乎日之辭也恐急亦緩字之誤趙匡集傳曰春秋辨疑引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是古人已疑之矣此乃瓜當為及瓜公羊隱公元年傳日及猶汲汲也詩標有梅序日男女得以及時也正義日言及者汲汲之辭汲汲猶言急急漢書揚雄傳注汲汲欲速之義經言及瓜故傳以為急辭左氏莊公八年傳及瓜而代正謂五月之時耳

二十五家為社

說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本小徐日周禮大司徒之職也濤案二十五家為社大司徒無此文蓋許君引古周禮說如此賈逵注左傳日二十五家為一社干社二萬五千家景伯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五

先通周禮作周官解故明此為古周禮說也漢書五行志注臣瓚日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康成駁異義云州長職日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是鄭君以二十五家為社為秦漢以後之制案月令蔡邕盧植皆以為周公作今周書七十一篇有月令解且祭法明云大夫以下則士庶皆得立社可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傳正義日特牲稱唯為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為里故知二十五家為社里社之說許義為長

讀若微

中部中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微濤案讀若微三字當在古文或以為艸字上蓋中讀若微丑列切乃中之正音古文以為艸字則讀倉老切乃中之一音所當乙正若如今本幾疑艸有微音矣

萑

艸部萑艸也从艸萑聲詩日食鬱及萑濤案詩日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繫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萑傳日萑嬰莫也艸部萑字解正用毛義爾雅釋艸萑山萑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萑則作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六

萑者乃韓詩許君傳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許書山萑字作籤不作萑此訓萑為艸則非可食者矣

爰

又部爰老也从爰从災闕籀文从寸一切經音義云脈之大候在子寸口老人寸口脈衰故从爰从災又音手災者衰惡也此必六朝時治說文者相傳舊說而元應引之元應書所解字意雖未必盡合許君之指而古小學家精義微言略存梗概非後世字說可比錢少詹以為宵省聲恐屬臆說

嚴孝廉可均日凡言闕者轉寫斷爛校者加闕字記之

則元應所稱或即原書之闕文

齊謂多為夥

多部夥字注云齊謂多為夥濤案齊當為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為夥涉楚人其容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即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傳而眾味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先部禡字解云讀若楚人名

說文音隱

顏氏家訓書證篇按說文云著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塊反濤案音隱書名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之推蓋引是書音若為塢塊反耳舊校隱字下注云疑是隈字誤認隱為著字之音以為著不當音隱疑為隈字之誤非也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字林音隱窞或作窞同瓜切是說文字林皆有音隱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七

元應釋字皆本說文

一切經音義卷三干經文作忤俗字也一正也到入為干字意也案今本說文干从反入从一羊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羊卷十四說戒字體从井持戈以戒不虞字意也案今本說文井部戒从井持戈以戒不虞又耐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案今本說文而部形从而从彡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卷十五依字企立也从人从止經文从山作企古文危字人在山上兒也案今本說文

人部企舉踵也从人止聲企人在山上从人从山無古文危字之語蓋傳寫闕脫古本當云古文以為危字元

應書卷十四引說文企人上山兒亦古文危字可證也

卷十八咎字从人各人各相違即成罪咎又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二人相違其禍成灾字意也案今本說文人

部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元應書卷九引說文

亦有人各相違即成罪咎八字則是今本闕脫也卷十

九冤煩也屈也从口从冤冤為口覆不得走善屈折也

案今本說文冤部冤屈也从冤从口冤在口下不得走

益屈折也卷二十青字从丹从生木生丹青之信必

然者也案今本說文青部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

丹青之信言必然卷十七爨字从白持缶缶飯也口為

竈口艸以推柴內火字意也案今本說文爨部爨齊謂

之炊爨曰象持飯口為竈口并推林內火卷二規字从

夫言丈夫之見也合規矩者也案今本說文夫部規有

法度也从夫从見此字不廁見部而廁夫部與丈夫之

見義合也卷二十二句字从人从亼言人亼財物則行

求句字意也案今本說文亼部句乞也逢安說亼人為

句亼人為句與乞義不合疑當作人亼財物為句也卷

二筮之字體从竹从巫筮者撰著取卦折竹為爻故字

从竹也案今本說文竹部籛易卦用著也从竹从彳彳

古文巫字又天字从大一形不申也今本說文天部天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八

屈也从大象形又憲字从心从目害省聲也今本說文心部正如是也卷十符信也謂分而合之曰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亦今本說文竹部語也卷二十五爨字从酉分聲爨省血祭象祭竈也案今本說文爨部爨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凡此皆不明引說文而實本說文元應深於許學如此則其明引說文而與今本不同者惡得不從之哉

元應釋字與說文不同

一切經音義卷十六案烏頭上毛曰翁翁一身之最上祖一家之最尊祖為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又案古者無有耕稼民食野鹿在事之人關於田獵官賜以物當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九

其鹿處後人因之謂為食祿變鹿作祿者取其神福之義又筑形如箏刻其頸而握之以頭筑之故謂之筑字从珣珣者握持之也珣音拱字共手為拱字意也卷十七又人之警防亦曰麤鹿性食息自相背慮人獸之害警亦如之故字从三鹿字意也卷十九萌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从明或曰萌人思天曉故字从明卷二十二賢士堅明故从叒又賢者國之寶用與貝同故从貝字字意也卷二十二焚亦燒也字从火燒林字意也卷三蒙昧字體作矇易曰蒙者矇也謂矇覆不明卷二十四佞諂媚也字从女从仁論語惡夫佞者此則从女之義左傳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此則

从仁之義凡此諸解皆與今說文不同然卷三引說文佞口材也亦德之稱也字从女从仁卷二十四引說文巧媚高材曰佞又偽善曰佞字从女仁其下皆有論語惡夫佞者云云則知今本說文从信省之誤而論語云云必庾仲默注中語也又卷六引說文焚燒田也字从火燒林字意也則知今本火部尙脫重文焚字从火从林者也其他雖不必與說文盡同而釋義甚精必小學家相傳舊訓皆可與說文相表裏況今本說文為二徐所刊削者不一而足焉知元應所釋不皆盡出許書哉

說文新附

宋史文苑句正中傳詔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十

太宗問凡有聲無文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案中正所條蓋即說文新附也嚴孝廉曰說文新附近人概屬之大徐徒據後序有承詔皆附益之一語耳其實新修字義附入各部者自是詔志等十九字于卷末明明標出而於新附輒多排擊則非出大徐明甚以上皆嚴說殊不知後序所列街名徐句二人之外尚有翰林書學臣葛湍王惟恭等則是書非出鼎臣一人之手且後序所云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乃詔志等十九字又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則即新附之字敘次極為

明晰嚴氏轉以承詔附益者為新修字義誤矣

劉亮二字皆說文所有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為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為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予甚以為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謬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濤案劉字說文本有詳余文集荅段先生書中段先生亦謂今金部劉字乃劉字之譌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亮字則此二字說文皆有之矣

廣韻引經多俗字

廣韻五寘引論語子西彼哉八微引左傳晉有斐豹十六怪引毛詩勿剪勿扒三字皆說文所無乃六朝鄙別之字陸孫輩取之已為無識近儒臧在東以為古論語作彼哉魯論語作彼哉趙寬夫亦謂唐人舊注所據左傳本作斐至開成石經遂作斐釋文成於唐初亦作斐者或後人誤改此皆好新喜異而不顧是非者也

陽休之切韻

顏氏家訓音辭篇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撰切韻殊為疎野世但知陸法言切韻不知陽休之亦有切韻也隋書經籍志韻略一卷楊陽休之撰蓋即切韻之一名耳又志云修績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撰季節即李槩之字

又家訓云北人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案季節語當在音韻決疑中又隋志有音譜四卷亦云李槩撰

周成難字

一切經音義屢引周成難字隋書經籍志小學類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唐書藝文志同而無所謂周成難字者又隋志云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亡而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卷二十並云張揖雜字作病則張揖所著又為難字而非難字難雜字形相近觀隋志與錯誤字並列以別於古今字詁則揖之所著當為難字而非難字若雜字即在字詁中矣元應書雜字恐難字傳寫之誤若周成難字疑解文字七卷中之子目又水經泚水篇注引難字爾雅藻水在泚陽難字爾雅更不見於隋唐志中或即揖與成所著之一名乎

錢少詹養新錄云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

善文選注屢引之攷元應書諸卷所引皆難字而非雜字選注或引雜字或引雜字解詁初不言周成隋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與成無涉當是少詹誤記史記賈誼列傳訊曰索隱曰訊音信周成解詁音訊高祖功臣侯表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云即音訊

唐書藝文志有張揖雜字一卷雜字恐亦難字傳寫之誤猶古今字詁之誤為古文字訓也唐志又有李少通難字一卷

郭遂音

龍龕手鑑每引郭遂音或作郭氏音遂不知何許人通志藝文略釋家類有郭遂音訣當即行均所引之書

公由

戰國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公由高誘注曰公由狄國或作仇首也濤案首乃首字之誤史記樛甘列傳作仇猶索隱引高注正作仇首首乃猶字之省正義引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元和郡縣志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三

同仇猶作此正智伯所伐之國若漢志臨淮郡之公猶地名偶同與此無涉乃鮑彪注以為國在臨淮誤矣

煮棗有三

東周策秦懼遽効煮棗鮑彪注云屬濟陰冤句濤案煮棗有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煮棗侯赤索隱引徐廣曰在冤句續漢書郡國志曰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濟陰之煮棗也漢書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師古謂地當在大河之南即此煮棗又樊噲傳注引晉灼則清河有煮棗城通鑑地理通釋引史記田齊世家正義云煮棗故城在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故志傳云六國時於此煮棗油此清河之煮棗也然秦之疆域皆不得

至此此當是秦地亦名煮棗者非清河濟陰之煮棗也

胡貉代馬

秦策北有胡貉代馬之用鮑彪注曰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幽州郡濤案鮑氏之意以為胡之貉代之馬非也胡貉代馬皆地名史記匈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被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貉即滅也音亡格反說文豸部貉北方多種也从豸各聲又史記蘇秦傳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荀子疆國篇今秦北與胡貉為鄰此豈似狐之貉耶案狐貉之辨从豸从舟經典當貉蓋貉音近百周禮大甸獵祭表貉注貉讀為十百之百故俗貉字从百

右壤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古

秦策黃歇說昭王曰今王之攻楚必攻隨陽右壤高誘注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濤案史記春申君傳陽作水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通鑑地理通釋引正義曰楚都陳而隨故國在西南是楚之右壤是小司馬以為隨之右壤張守節以為楚之右壤皆不以為地名案下文又有齊之右壤則此直謂隨水之陽楚西南之地耳高氏以右壤為楚邑誤矣

羊腸有三

高誘戰國策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鮑彪注曰上黨壺關有羊腸

坂濤案羊腸有三史記魏世家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關與集解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下口懷州北口潞州范維蔡澤列傳亦云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明羊腸在太行山上此卽漢地理志壺關縣之羊腸坂凡國策之言羊腸皆其地也元和郡縣志羊腸山在太原府交河縣東南五十三里石磴縈委若羊腸後魏於此立倉今嶺上有故石墟俗云太武帝避暑之所此又一羊腸若高誘所云不但非壺關之羊腸坂并非交城之羊腸山案通典太原府陽曲有乾燭谷卽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石磴縈委若羊腸焉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高注淮南子云說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圭

苑桀之居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隋崔驥引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九里有羊腸坂蓋本高氏之說凡山路之縈曲峻險者無不可以羊腸名之而國策之羊腸則指潞州而非他處高氏以太原西北之羊腸當之甚誤

雨不當作兩

燕策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毛氏所藏影宋本高誘注戰國策雨作兩毛斧季云方與蚌字叶韻蚌不開口則合而爲一矣故云兩謂開口也今作雨謬甚濤案吳門黃氏所刻荆川姚氏本兩仍作雨校語中引陸

農師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本作雨非是則毛氏所見卽農師本也然御覽三百三兵部引戰國策作必有蚌脯春秋後語作必有死蚌亦見御覽所引是古本以脯與雨字爲韻無煩改字以就韻也兩字殆卽農師妄改

史記篇例

司馬貞補史記序曰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入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二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論史例其說略同惟云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六

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則與小司馬微異然史公作自序惟于三十世家有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之語其他篇數初不自言其例不知兩家之言何所據也

陶當作卷

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陶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坳則卷當爲坳與尙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字耳據此云云則徐野民本作一無此卷字故小司馬以陶衍卷非衍破之今本作陶乃淺人據索隱說改之又正義曰陶古銘反陶無古銘之音疑亦坳字之誤

為紂石

秦本紀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集解引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柳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尙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脫何字專質之甚也濤案下文云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則此為石非為石柳也蓋蜚廉為紂采石北方如後世花石綱之類士安謂作石柳涉下文而誤小司馬遂疑為脫文非也

又案水經注六汾水篇載其事曰飛廉先為紂使北方是善長所見史記本石字作使益見士安之說之非矣

殷亂當作發亂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十七

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一禮儀部引作不與發亂蓋古本如是發武王名也言不與周武之難耳今本乃淺人所改

又案索隱曰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云云夫以處父為忠是以武王為叛矣又豈得云殷亂哉

庶公

始皇本紀蒙驁王繭庶公等為將軍索隱曰庶公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亦云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制濤案二說非也漢韓勅碑陰有故涿郡太守魯庶次公故樂安相魯庶季公又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有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則秦漢時自有庶姓史特失其名耳王虛舟鄭芷畦謂庶姓是魯恭王後臆說無據漢書高帝紀樅公守滎陽注引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此庶公亦卽其例又史記張陳列傳中大夫泄公正義曰泄姓也

壽陵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濤案此壽陵乃秦地呂不韋列傳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卽此非趙邑也徐氏說誤

隗林

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六

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斯遠古之證也濤案小司馬旣云作狀者非何以又引顏氏家訓為證蓋索隱本本亦作隗狀云有本作林者非故引顏王二家之說以證是狀非林今本林狀二字傳寫互易遂矛盾不可通矣

權當作權

鈕樛棘矜集解引服虔曰以鈕柄及棘作矛權也濤案權當作矜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矜其柄謂之矜郭璞注云矜今字作矜巨巾切玉篇矜集巾切矛柄也矜同上

樓煩

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集解引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濤案此樓煩乃人姓名非地名也應氏說誤

未有嗛志

孝文本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濤案小司馬之說不可通嗛漢書作慝應劭音篋曰滿也師古曰慝快也然則嗛乃慝之假字小司馬以本字義訓釋之誤矣莫不長焉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九

馮案漢書作莫長焉無不字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曰莫長焉是小司馬本亦無不字今本有不字者衍然小司馬解莫長謂無長於立子亦非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於義較順

結鞅當作結鞅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鞅於道濤案集解引韋昭曰使車往還故鞅如結也相如曰結鞅還鞅是裴氏本作鞅不作鞅又案索隱曰鄒氏鞅音逸漢書作鞅顧氏按司馬彪云結當脫鞅字謂車鞅回旋錯結也是作鞅者乃鄒誕生本餘皆作鞅今本漢書作徹乃鞅之假借字又案田敬仲世家曰伏式結鞅也索隱曰鞅音姪車鞅

也是小司馬本結鞅字皆作鞅蓋據鄒誕生本耳而音姪音逸又各不同

書法

孝武本紀命之曰書法正義曰書音獲按畫一之法濤案書無獲音蓋張氏本作畫法故音獲而以畫一解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則裴氏本作書法二家所據本不同未可混而為一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十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嘉興沈濤撰

世表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氏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濤案此說非也表猶言譜表譜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歷家譜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世表年表即世譜年譜劉沓謂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可見表與譜同太史公三代世表序云稽其歷譜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讀春秋歷譜謀又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豈非變譜書表名異而實同乎

黃帝終始傳

褚先生引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云云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終始傳即終始五德之傳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爽終始書今本作始終誤又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鄒此黃帝終始傳亦其類也

封禪書云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疑即

黃帝終始傳

霄敖

十二諸侯年表楚霄敖元年索隱曰按系家若敖子熊坎立是為霄敖此作甯敖恐是霄變為甯也劉伯莊但隨字而音更不分析濤案據此則史記原本年表作甯敖世家作霄敖今本亦作霄敖是後人據世家改也而不知與小司馬說不相應

彭

高祖功臣侯年表彭索隱曰漢表屬東海郡案今漢表無此文蓋傳寫闕脫或疑漢志東海郡無彭縣乃在後并省志表之不相應者甚多皆因此也

汲

汲侯索隱曰漢表作汲汲與汲並縣名屬河內濤案漢志河內郡無汲縣漢表亦作汲不作汲錢少詹據水經注以為汲字之譌是也索隱當云汲與汲并屬河內但二書必有一作汲者今乃皆誤為汲汲人遂將索隱波字妄改為汲耳

軼

惠景閒侯年表軼侯利倉索隱曰漢書作軼侯朱倉濤案今本漢書作軼侯黎朱倉利即黎字之省師古曰軼音大又音弟是漢書作軼不作軼當是小司馬所見本有異然軼為孝惠子朝之封邑爾時既以封倉不應復以封朝疑索隱傳寫有誤也

武城

武城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漢志闕濤案漢志定襄郡有武城縣非闕也然齊王之子不應遠封并州之邑蓋所封者乃清河郡之東武城耳

級當作及

樂書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兩級字皆當作及案上文級兆舒疾集解引徐廣曰級今禮作綴索隱曰又案下文其舞行及遠及短禮皆作綴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為級而下又為及也則知小司馬本此處作及不作級可知今本作級蓋校書者據上文妄改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三

又案正義曰級音子衛反本或作綴音同疑張氏本作級與小司馬不同然級亦不應有子衛之音自以殘缺訛變之說為正

充尙

封禪書載秦始皇時燕人為方僊道者有充尙索隱曰充尙無所見漢書郊祀志作元尙濤謂當作元谷即列仙傳之元俗也谷俗之省篆書谷字與尙字相近傳寫遂誤為尙史記又誤元為充遂不可曉矣列仙傳言元俗河間人亦與燕人相合

巨棗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引包愷云巨或作臣濤案作臣者是也食當讀為臥臣少君自稱謂安期生以棗

臥之耳史漢書臣巨字每相亂此處則當作臣不當作巨

嘉當作魯

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集解徐廣曰嘉一作魯濤案作魯者是也古魯旅通字書序作旅天子命後人因嘉禾篇名遂妄改為嘉耳小司馬轉以魯字為誤是以不狂為狂矣

卿秦將渠

燕召公世家大夫將渠謂燕王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耳濤案一說非也卿秦將渠皆人姓名卿秦戰國策作慶秦古慶卿通字明非公卿之卿下文云燕相將渠以處和集解曰以將渠為相又豈得為將相之將乎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四

太師少師

宋微子世家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集解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余謂此不誤也少師乃比干所為之官其人雖死官不應闕人表有太師疵少師疆或即是乎

惠后惠文后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后始

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又孝成王元年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索隱曰束皙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束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濤案小司馬二說皆誤甚世家言武靈王夢見處女而內吳廣女娃贏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然則惠后即娃贏非公子章之母卒于武靈王之二十五年故云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云云史本不誤若孝成二年惠文后卒乃孝成王之母惠文王之后與吳娃無涉乃索隱轉以為娃殊不可解

南行唐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濤案漢地理志南行唐屬常山郡當時必有在北之行唐屬隸他郡者故加南字以別之嗣後他郡之邑并省故史志但有南行唐而無行唐若戰國時常山為趙之北境未必再有在北之邑名行唐者則此不得有南行唐之名南字殆淺人據漢志妄增

公仲侈

韓世家公仲謂韓王曰索隱云公仲韓相國名侈濤案

戰國策公仲名朋不名侈又田敬仲完世家魏王謂韓馮張儀曰集解引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則公仲即韓馮馮朋聲相近古字率相通益見公仲名朋不名侈朋侈字形相近是以誤耳韓策云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明韓侈別是一人

又案甘茂傳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徐廣曰一作馮侈字亦當作朋

春溫

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濤案如小司馬說則史文本作大絃濁以溫春秋後語作濁以春今史記溫上行春字蓋涉注而誤

羹頡

楚元王世家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漢有邑侯鄉侯亭侯而無名號侯小顏注公卿表關內侯曰言有侯號而居關內無國邑則列侯皆有國邑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當是以山名鄉高祖取其名封之以寓櫟羹之怨耳又案蕭相國世家曰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然則關內侯亦食邑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五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六

三國魏志太祖紀云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侯
裴世期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則漢無名號侯可證

上蘭

絳侯周勃世家云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
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馬蘭溪今志乘不載
方輿紀要云在懷來衛東北案括地志但云懷戎有馬
蘭溪張守節引以證史文上蘭之地曰恐是者疑而未
定之辭顧氏乃云括地志以爲卽上蘭水誤矣

燕長城

勃追盧綰至長城蓋謂燕之長城漢書匈奴傳燕築長
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今宣化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七

郡北古長城遺址張守節正義乃謂卽馬邑長城不知
馬邑在朔方世家云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
西遼東一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與匈奴傳所謂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者正合綰爲燕王
封燕胡地境固不得至朔方也正義又云亦名燕長城
在媯州北今是似馬邑在媯州者更誤矣

陶當作陰

穰侯列傳曰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集解引徐廣曰
一作陰索隱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
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濤案定陶齊
地此時尙未爲秦有豈得以封穰侯漢書地理志京兆

華陰故陰穰侯所封疑卽在此則作陰爲是小司馬以

不狂爲狂矣然下文又云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

道又云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又云穰侯出關輜

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諸

陶字徐廣本自皆作陰則此陰當在關外非漢之華陰

案地理志穰縣陰縣俱在南陽陰爲穰之益封地必相

近則魏冉所封當爲南陽之陰左傳所謂遷陰於下陰

者也要之穰侯欲取剛壽范雎譏其越三晉以攻齊又

豈能越三晉而封於齊之定陶乎

又案白起列傳曰遷之陰密集解引徐廣曰屬安定正

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卽古陰此又一陰地亦非

穰侯所封

史漢陶陰二字多相亂惠景開侯年表成陶徐廣曰一

作陰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

陰

戰國魏策魏王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

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諸陶字皆當作

陰據此則其封不在定陶審矣

公孫龍

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曰

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平云楚

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濤案小司馬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曰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誦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即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同時乎至下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則所云並孔子時者乃專指墨翟而言小司馬以龍當之誤矣

劇子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九

趙有劇子之言濤案漢書藝文志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則是小顏所見本作處不作劇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漢處與為北郡藝文志改證引作北海太守王應麟曰蓋處子之後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處子句有脫誤史記注作直云處子也尤誤今據藝文志攷證引是徐野民所見本亦作處不作劇者乃小司馬張守節本索隱云趙劇辛藝文志攷證引正義同姓纂入語處姓二十陌劇姓皆引藝文志豈漢書本亦有處劇之不同乎

諡號通稱

孟嘗君列傳嬰卒諡為靖郭君文卒諡為孟嘗君此兩諡字皆當作號字解非諡法之諡古諡號通稱司馬長

卿諭巴蜀檄曰身死無名諡為至愚謂號為至愚也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諡為洞簫兮謂號為洞簫也李善注曰諡也漢書古今人表序曰唐虞以上帝皇有號諡列女仁智傳魏曲沃負曰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與號相連共稱可見諡號無別司馬貞史記索隱乃云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此皆不知諡號通稱而妄為之說耳

防陵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十

廉蔭列傳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房子濤案房子趙邑漢屬常山郡即今之贊皇魏境不得到此此與安陽同拔則地必近安陽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當必有所據也

番吾

李牧列傳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濤案今漢書作蒲吾蓋小司馬所見本如是正義曰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房山當為房子之誤

彭陽

匈奴列傳殺北地都尉印遂至彭陽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當作陽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

彭城在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據此則史記本作彭城不作彭陽故守節引括地志以明當作彭陽耳今本乃後依漢書匈奴傳改

什辟

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集解曰什音斗濤案什當作什漢碑斗字皆如此作卽說文序所謂人持十爲斗也什卽斗字裴氏乃云音斗誤矣

尉佗字衍

平津侯主父列傳曰秦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屠睢人姓名濤案漢書無佗字下文曰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則此處不應有佗字蓋傳寫誤行耳南越尉佗列傳載秦用佗爲南海龍川令在略定楊越之後明攻越之役佗不與也

生以武爲號

南越尉佗列傳自立爲南越武王集解引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于古也濤案殷本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此正生以武爲號尉佗蓋竊效成湯耳宏嗣謂不稽於古非也

巴俞

司馬相如列傳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錢少詹曰巴俞當作磅喻說文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歌舞磅喻正據

此賦磅巴聲相近故或作巴俞濤案錢說非也許書諸引司馬相如說皆據凡將篇非詞賦中語巴俞自是舞名見郭璞注與磅喻無涉若如錢說則于遮又何說耶又案文選注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凡將篇皆以七字爲句此亦當作淮南宋蔡舞磅喻七字句歌字疑衍

補史記

今人但知褚少孫補史記案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則不止褚少孫一人矣又漢書張湯傳贊注引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是補史記者又有馮商

兩上黨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濤案上黨於戰國時蓋在韓魏之間西周策犀武敗于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秦毋恢見魏王曰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此時上黨蓋屬魏也又韓趙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此時上黨蓋屬韓也曰兩上黨意爾時上黨必有兩地如楚之東西不羹者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年秦繫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

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是上黨已屬趙矣又曰二十六年秦拔我上黨可見上黨之非一地故有兩上黨之稱而上黨之置郡亦非始於秦矣

南深澤

中山國有深澤縣涿郡有南深澤縣初疑中山在涿郡之南何以涿郡之縣反加南字後觀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縣也以涿郡有深澤故此加南以別之則知漢志南深澤本為中山縣名後人傳寫互易唐時漢書本尚不誤可據以訂正洪編修亮吉反以為吉甫誤記是以不狂為狂矣

竇公

藝文志云六國之時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樂章也是竇公乃魏文侯樂人至漢猶存獻書乃孝文時事姓竇而失其名故稱曰公廣韻一東引文字志云魏文侯時有古樂人竇公氏獻古文樂書一篇是以獻書為魏文侯時事且以竇公為複姓誤矣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云云正義孟堅所本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芋音弭濤案芋當作吁史記孟荀列傳阿之吁子今本作吁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是正義引藝文志作吁

子十八篇是小司馬張守節所見漢書本皆作吁不作芋作芋者蓋劉向別錄

六破

周史六破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濤案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破古字書無破字篇韻始有之當為破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破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氏以為太公之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古

平原君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濤案高似孫子略作平原老云宋祁曰老一作君則宋時漢書本作老其作君者宋景文所校改耳書既為建所作不應廁魯連虞卿之間蓋後人誤以為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

捷子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濤案捷當作接史記孟荀列傳接子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正義云接子二篇道家則張守節所見本作接不作捷元和姓纂引三輔決錄接子著書十篇當即其後然姓纂引漢志亦作捷不作接是林氏所見本與顏氏同史記

又言田駢接子皆有所論則接子著書在戰國時而此云武帝時說疑誤案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則四字乃涉下而誤衍耳

臣說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濤案志所列雜家諸書如呂氏淮南之類皆非詞賦則此賦字誤衍下文詩賦家別有臣說九篇則其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

別桐陽

別桐陽賦五篇庾信哀江南賦曰桐陽亭有離別之賦讀為離別之別濤案別桐陽當是姓別而封桐陽亭侯者若以為離別之別則當列於雜賦家而不列於賦家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五

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即成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

飄飄當作僊僊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濤案論衡譴告篇曰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有凌雲之氣是古本漢書作僊僊不作飄飄詩賓之初筵傳曰僊僊舞貌僊僊即飄然輕舉之意今本乃淺人所改

拄柱

西域傳以道當為拄置心不便也注師古曰拄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

又音竹具反其字从手而讀之者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濤案顏氏訓拄為支柱是也云其字从手則非說文無拄字古文拄字本作柱文選魯靈光殿賦漂嶸峴而枝柱字正作柱六朝時从木从手之字率多相亂班書當本作柱置故讀者誤解為以柱置心其有作拄者亦即柱字之別體顏氏不知強生分別謬矣藝文志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師古曰禱音疇其字从木蓋當時漢書本必有从手作禱者故顏氏云然可見从木从手之相亂

烏桓大人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注烏桓謂渠帥也惠徵君補注曰謂字衍濤案汲古閣本注作大人謂渠帥也則謂字非衍注中烏桓字誤耳

王長

使卜者王長占之濤案論衡吉驗篇作王長孫蓋范書傳寫脫一孫字

微子當作微管

孝明帝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注未詳濤案注正引管子以解飛蓬則微子當作微管六朝人每以管仲為微管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云道被如仁功參微管百辟勸進今上牋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謝元

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微管寄明牧皆是後人校范書者誤以微管為不詞改為微子淺妄甚矣

野客叢書數微管事甚悉然亦有誤舉者如云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今文選本乃作豈敢陋微官非微管也又云劉義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乃謂管窺之微見耳豈可與他微管一概論乎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微管勳濟蒼生謝靈運傳謝平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

橐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真定橐人也清案前書地理志真定國有橐城縣而此與姚期傳但曰橐傳曰攻拔樂陽橐肥累則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七

前書城字疑衍蓋淺人據後代地名以增之耳後漢并無此縣殆世祖所并省矣

隋書地理志趙郡橐城後齊廢下曲陽人焉改為橐城縣夫曰改為則齊以前無城字可知而魏書地形志即曰橐城當據後世地名增

又案地形志曰鉅鹿郡橐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下有脫字

晉罷太和十二年復則此縣晉時始罷今郡國志無之當有奪文

壽房

順烈梁皇后紀太史卜兆得壽房遂以為貴人壽房龜書兆名東觀紀作戴房案下文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

皇后蓋應壽房之兆耳則作戴房者誤

風

馮衍傳顯志賦曰沮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案風从凡聲故此讀風為凡與耽協也又曰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則又讀風為分

長者客

趙孝傳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注曰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清案注說非是蓋孝為將軍子故亭長敬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文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六

子非重孝高名

隔并

陳忠傳隔并屢臻注隔并謂水旱不節也清案順帝紀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即顛傳曰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翟醜傳注引益都耆舊傳日時詔問醜陰陽失序水旱隔并亦皆以隔并為災歎之名乾隆間元氏新出土祀三公山碑遭罹羌寇蝗旱隔并隔并即隔并乃東漢人恆語翁學士方綱王司寇綱皆釋為隔我誤矣

又案陳蕃傳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當為隔并傳寫誤倒

禪當讀為擅

崔駰傳贊世禪雕龍注曰禪謂相傳授也濤案禪當為擅古擅禪通字荀子正論篇堯舜擅讓注曰擅與禪同蔚宗蓋言崔氏世擅雕龍之譽耳章懷說非

漢甯郡

劉焉傳就拜魯謂張鎮夷中郎將領漢甯太守注引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甯郡濤案魏志太祖紀建安二十年復漢甯郡為漢中則當時蓋改漢中郡為漢甯非置也且是年曹操破魯復郡為漢中則漢甯之置必在其前袁書以為二十年置亦誤

魏太祖之破張魯後漢書三國志皆在建安二十年洪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九

編修三國疆域志乃謂二十一年破魯復郡誤矣

仲家

袁術傳遂果僭號自稱仲家注曰仲或作沖錢少詹曰沖家猶沖人沖子也當以沖為是濤案錢說非也仲乃袁術所僭之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孫述傳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章懷

以起成都故流成家

又案魏志袁術傳注引典略曰乃建號稱仲氏則或作沖者非

詩細歷神淵

儒林趙睦傳著詩細歷神淵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

皆五字書名也隋書經籍志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睦撰即此書改淵為泉避唐諱耳或疑詩細為一書歷神淵為一書非傳又云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細下疑脫歷字

叔先雄

列女傳載孝女雋為叔先雄華陽國志作先緒且云人為語曰符有先緒樊道張帛緒與帛為韻則作雄者誤水經注亦作緒惟先誤作光古有先姓無叔先姓此傳叔字亦衍廣韻亦以叔先為複姓則傳寫之誤已久錢少詹曰雄當是雋字之誤雋與緒同音國語王孫雋今本亦譌為雄此其證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十

嚴遵有三

後漢嚴遵有三其一為賣卜之君平嚴光一名遵太平御覽二百五十八職官部引益都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為揚州刺史云云此又一嚴遵而亦蜀人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嘉興沈濤撰

甘陵

三國魏志太祖紀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濤案郡國志河東河內屬司隸校尉部平原屬青州刺史部甘陵本清河國桓帝建和二年改則三郡之屬冀州亦漢末所改隸王光祿鳴盛謂司馬氏郡國建置皆據永和之籍信矣

地

倭傳詔書報倭女王曰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縹

栗尉十張荅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

一

濤案地猶言質今人猶以錦繡之本質為地其語蓋古裴世期以為地應為緋者非也

許昌

吳志孫破虜討逆傳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都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注引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濤案范書靈帝紀曰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遣揚州刺史臧夏丹陽太守陳黃討之章懷注引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與此皆不相應世期

所引當是華嶠等書昭之作詔疑承祚避晉諱改然東觀以生為昭之父而此則以為昭之祖亦不相應陽明乃昌僭用之年號也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注云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濤案察戰當是人性名元和姓纂十四點云察姓見姓苑是當時本有此姓若書官而不書人姓名承祚書無此例他史亦無此例也孫奮傳注引江表傳曰皓遣察戰齋藥賜奮當即其人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嬖人張布專擅國勢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郡是察戰

乃休之幸臣世期以為官名當是傳寫有誤

二

又案御覽一百九十五居處部引丹陽記曰七戰巷者庾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九退尋復來攻立戰者七亮乃南奔故有此名然則察戰巷者七戰巷之誤又案宋書五行志作蔡戰乃淺人疑察非姓遂爾妄改非隱侯元文此

又案晉書陶璜傳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請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遺遊林陵郡吏呂興殺請及荀以郡內附則察戰似是鄧荀起官名矣然攷呂興之叛吳志在孫休永安六年而晉書則在孫皓時且但言殺請不言殺荀或爾時戰與荀二人均至

交趾荀被殺而戰逃歸故至孫皓時復令資藥賜奮耳

臨川郡

周勳傳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注云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濤案亮分豫章東郡都尉立臨川郡見三嗣主傳然朱然傳曰權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裴世期以為此郡尋罷非今臨川則孫權時別有臨川郡矣此傳所云當即此郡時尚未罷耳

季漢輔臣贊

王光祿十七史商榷云楊戲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三

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為韻間雜二韻於其間而身則仍與濱真文為韻濤案此說非是季漢輔臣贊所用韻皆與今不同亦與詩騷古音間有出入當是漢魏時音韻如此未可以陸法言切韻繩之即如王元泰諸人贊用真文林三為韻此即侵真二部通用之證又豈有他韻間雜其間又昭烈贊鍾字與方生為韻馬孟起贊亡字與同龍為韻李正芳贊端字與綱喪為韻皆與唐韻不同余嘗擬作漢魏古音攷繼三山陳氏毛詩屈宋二書之後迄未暇也

郝經改修三國志

郝經陵川集壽正甫書狀詩新書總付徐無黨半臂誰

添宋子京注云時余改修三國志正甫為余集注故有徐無黨宋子京之句是伯常嘗改修三國志且有注矣今元史本傳載經所著書無此錢氏元史藝文志亦失載

牛金牛欽

晉書元帝紀初平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宋書符瑞志亦載其說此本之孫盛晉陽秋見太平御覽九十八皇王部所引惟孫盛書言小吏牛欽與牛金之名形聲俱相近故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誤以為晉將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四

牛金子劉知幾史通亦云沈約晉書約未嘗為晉書蓋未書之誤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皆因金與欽聲近而輾轉訛謬耳

穹天論

天文志虞聳立穹天論宋書隋書皆同而祖繩天文錄曰虞曷作穹天論太平御覽二天部引聳曷皆仲翔子未知孰是御覽又引賀道養渾天記曰穹天由於虞喜喜乃曷字之誤玉海二正引作曷喜自作安天論耳

陽羨

地理志云惠帝永興元年以周玘創業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

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濤案晉志吳興郡屬縣並無陽羨蓋傳寫誤奪且云郡統縣十一今數之止十縣其所缺者即陽羨也

播有波音

樂志宗廟詩道澤乎播與和過為韻后妃左貴嬪傳元楊皇后誄澤隨雨播與歌字為韻皆讀播如波禹貢榮波既豬史記夏本紀作榮播既都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澆注波讀為播是古播有波音也匡謬正俗讀歌為古賀反誤

登歌句倒

樂志祠宣皇帝登歌曰於錄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五

夙夜敬止濤案魏晉音韻原與唐韻不同而明止二字總無相協之理蓋勤施二語傳寫誤倒當時本以方明二字為韻耳又祠景皇帝登歌以哲思為韻蓋哲字古音如制思字亦讀去聲也

竿兒

樂志曰成帝咸康七年除高緹紫鹿跛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竿兒等樂宋書樂志亦載其說濤案竿兒南齊書樂志作竿鼠則兒乃鼠字之誤齊志又有絕倒五案等伎蓋即願臻表所云逆行連倒頭足入管之屬咸康齊志作咸和乃傳寫之誤

力在左

五行志石勒為郭敬容時襄國有謠曰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讓去言為襄也或入口為國也至勒始都之濤案劉敬叔異苑載此謠云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謠識皆離合姓名若異苑所云方為勒據襄國之驗若十六國無非胡人古月云云何以必其為石趙耶

元楊皇后誄

后妃左貴嬪傳載其元楊皇后誄曰峨峨元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案古不得與室字為韻當為哲字之誤又執事有格與帛夕為韻蓋讀恪如格

正始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六

衛玠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謂魏齊王芳年號唐李善上文選注表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以建安對正始亦謂年號後人乃作正其始解明高稊唐詩品彙竟以正始正則分體誤矣李商隱上京兆相公啟宮商資正始之音寒暑協中和之序是唐末即已誤解

東瀛

新蔡王騰傳封東瀛公太平御覽十二天部引晉書作東瀛此乃王隱臧榮緒等書非今唐修之晉書也案地志無東瀛亦無東瀛羸縣屬泰山郡或爾時尚有東羸縣後乃并省則作羸為是

益都者舊傳

陳壽傳撰益都者舊傳十篇濤案蜀志李譔傳曰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益都者舊傳及志兩都字皆部字之誤則此書似非承祚所撰隋書經籍志益部者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長壽疑亦術之一字又云續益部者舊傳二卷或即承祚之書與

魏氏春秋

孫盛傳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濤案盛避晉鄭太后諱改春秋為陽秋則魏氏春秋亦當改為陽秋今仍作春秋隋書經籍志亦作春秋當是後人追改習鑿齒漢晉春秋隋志正作陽秋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七

王隱

忠義魏允傳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此又一王隱非撰晉書之人

三劉毅

晉有兩劉毅一在西晉之初一在東晉之末史皆有傳又案晉書向雄傳曰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為主簿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又曰累遷黃門侍郎時劉毅為侍中同在門下武帝勅令復君臣之好攷毅傳魏時未嘗為河內太守入晉亦不為侍中是同時又有一劉毅也

武羣

乞伏國仁載記以其將乙旃音塗為左相屋引出為右

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濤案乙旃屋引獨孤皆代北複姓武羣當亦是姓而姓氏書皆不載

晉諸公讚

隋書經籍志晉諸公讚二十一卷晉秘書監傅暢撰案晉書暢傳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卷數不同蓋隋志不數其敘之一卷又暢傳云又為公卿故事九卷隋志作晉公卿禮秩故事

劉統

宋書後廢帝紀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軍案劉統后妃傳作李統廢帝母陳貴妃太宗嘗以乞李道生故民中皆呼帝為李家子則作李者是也南史后妃傳亦作李統南齊書劉休傳云陳太妃先為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為李郎焉

合祖賦序

禮志合祖賦序曰漢用丙丁魏用丁未晉用孟月之酉云云濤案此乃稽含祖道賦序文見初學記十三禮部所引合乃合字之誤傳寫又奪稽字耳

關

禮志載關事儀云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右方附列尚書取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又有辭拜詔除關板文則關乃下白上之名非如今以為平移文案之稱也

興古

州郡志甯州興古太守漢舊郡晉太康地志故特何何志劉氏分建甯特何立則是後漢末省也濤案兩漢志皆無興古郡晉志始有之云蜀置不知隱侯何以云然何氏云劉氏分立似謂劉焉父子則省并當在昭烈時亦不得云蜀置矣

灌佛

劉敬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灌佛即浴佛下頭上金鏡者以為嘏施耳若造像非必四月八日桂大令稷讀灌為萬辟千灌之灌疑敬宣以金鏡鑄佛非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九

南史張融傳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嘏者多至一萬可見當時灌佛必有嘏施

臧熹

臧質傳父熹字義和濤案匡謬正俗曰宋高祖婦之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為熹字而讀之為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為熹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字此明驗也據此則師古所見宋書作熹不作熹故曰更為制字以配欣喜之名且據宋高祖集以證作熹之誤今本宋書南史皆作熹與宋高祖集字正相同乃宋後校書者妄改

一士

王景文傳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案古王字皆短其下畫長其中畫漢武梁祠畫象及魯峻碑陰可證六朝時蓋亦如是故以一士為王又古士土同字士字亦有不短下畫者說詳余文集中

胡廣漢舊儀

南齊書禮志曰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收百官志曰若夫胡廣舊儀事惟簡撮應劭官典殆無遺恨濤案隋書經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十

籍志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則舊儀乃衛宏所撰非胡廣也然文學檀超傳曰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則廣自有此書而隋志失載直齋書錄解題云漢官舊儀三卷漢議郎東海衛敬仲撰或云胡廣以二書并為一談誤矣又案後漢光武紀儒林傳注續漢書百官志注皆引胡廣漢制度疑即舊儀之一名

婦人稱公

后妃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金樓子箴戒篇曰齊鬱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

士韓蘭英所作也又日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云云蓋卽其人

馬鄭老子注

王僧虔傳嘗有書誠子曰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然則馬鄭皆有老子注矣而今不傳他書亦所未載

遑恤外家

高逸何求傳求弟點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外家梁書南史何點傳載此段言語外家皆作國家余謂作外家者是也古以母家爲外家後漢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南史到洽傳父坦以洽無外家淵儉母皆宋公主點之意蓋以二人皆以門第人物自致青雲其貴顯非賴舅氏之力故雖外家亡國而不遑恤若作國家便乖旨趣矣此非思廉延壽之誤當是宋後校書者以意妄改

沈儼

高逸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案沈驎士傳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侍郎沈儼蓋卽沈儼之也

改妹爲妹

梁書劉孝綽傳到洽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濤案南史孝綽傳曰孝綽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妹然則梁書姊妹二字傳寫誤易也延壽書云攜妾入廷尉其文甚明

銘後題字

陳書孫瑒傳及卒尙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尙書蔡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銘後題字亦金石之勅例也臣疑當作成

給扶

陳待勳臣有給扶之制他朝所未有也涓于量傳曰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黃法氈傳曰廢帝卽位進爵爲公給扶杜稜傳曰光大元年解尹本傳天嘉二年爲丹陽尹量置佐史給扶王冲傳曰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尙書左右僕射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晉安王伯恭傳曰太建四年起爲安左將軍尋爲鎮右將軍特進給扶江總傳曰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尙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鄱陽王伯山傳曰太建十

一年入為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給鼓吹并扶蓋扶為殊禮較之置佐史給鼓吹尤為優異然亦有給扶而不給鼓吹者杜稜傳既云光大元年給扶矣復云太建四年并給鼓吹一部將軍佐史扶如故則給扶時尙未給鼓吹也

南齊書倖臣茹法亮傳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齊幹扶侍則所云給扶者謂給扶侍之人也南史朱修之傳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此給扶之始

孔子閉房記

魏書高祖紀太和九年詔曰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三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文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濤案閉房記當作祕記李匡乂資暇錄云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之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云云孔氏祕記即孔子祕記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作孔安國祕記一本作孔父祕記皆孔氏之誤蓋古祕字作闕後乃誤為閉字又安增房字耳閉房二字見毛詩巷伯傳男子不六十不閉房今本作閉居誤非此之用

至

陽固傳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天疾讒說汝其至矣死矣之禍行將及矣又曰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至與及字為韻皆讀至如窳詩幽風灑掃穹窒我征聿至蓋古音如是也

步鹿根

官氏志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步六孤氏後改為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是步六孤步鹿根非一姓改步改鹿亦各不同案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代北步鹿孤氏後為步氏亦作步鹿根又云代北步六根氏後改為步氏亦作步鹿根氏以步六孤步鹿根混而為一誤矣

拔列蘭

拔列氏後改為梁氏案古今姓氏書辨證作拔列蘭蓋今本脫一蘭字通志氏族略亦作拔列蘭列於代北三字姓

阿鹿桓

阿鹿桓後改為鹿氏案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作改為桓氏通志氏族略亦云阿鹿桓氏改為桓氏則今本作鹿者誤辨證又別出阿鹿孤一姓云後魏改為鹿氏今官氏志失載蓋今本魏書將此二條誤并為一耳

胡古口引

胡古口引氏後改為侯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十九侯侯姓云後魏官氏志侯奴氏渴侯氏古引氏皆改焉與今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十四

本不同案辨證十姥云古口引後魏虜姓則十九侯脫一口字今本誤衍一胡字耳

元和姓纂十九侯十姥引皆無胡字十九侯亦脫一口字

牒云

牒云氏後改爲云氏案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魏官氏志悉雲氏牒雲氏並改爲雲氏是兩云字皆當作雲又官氏志無悉雲氏改爲雲氏之文蓋脫通志氏族略亦云悉雲氏改爲雲氏

元和姓纂二十文引牒云妘氏改爲云氏妘字誤衍其作云字亦同今本又姓氏急就篇牒字注後魏改牒云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五

氏爲牒氏又與林鄧諸家所據不同

茂眷

南方茂眷氏後改爲茂氏廣韻一東茂字注引作茂眷氏後改爲茂氏元和姓纂一東所引亦同是今本兩茂字皆茂字傳寫之誤姓纂三十三線眷字注云代北茂眷氏改爲眷氏當是傳寫是書者見一本誤作眷氏遂復岐鄧各世姓氏辨證引唐孔至出非林氏原書互異也姓纂三十三線眷字注云代北茂眷氏改爲眷氏當是傳寫是書者姓氏雜錄曰代北茂眷氏改爲茂氏與今本同則其傳訛已久鄧氏既于一東茂姓辨曰茂當爲茂必字畫之誤復於五十侯出茂與茂眷二姓引雜錄爲證未免進退無據矣

姓氏急就篇注後魏改茂眷爲茂氏茂當作茂乃傳寫

之誤

侯奴

侯奴氏後改爲侯氏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六止引同姓氏急就篇注同又云複姓侯分氏高車姓惟十九侯以爲侯奴氏改爲侯氏兩文互異案六止又有侯伏侯姓云侯伏侯氏改爲侯氏則十九侯侯奴字乃侯伏侯傳寫之誤侯伏侯一姓今官氏志不載

渴侯

渴侯氏後改爲緜氏廣韻四紙侯作紙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書辨證姓氏急就篇注皆作紙則緜氏乃傳刻之譌辨證十二曷又引作改爲侯氏是宋時魏書本有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六

作侯字者十九侯侯姓亦故鄧氏兩存之今本作緜是又從侯字輾轉傳誤也

元和姓纂十九侯緜姓注引與今本同六止妘姓注又引作改爲妘氏姓纂一書由永樂大典中抄撮歧誤甚多未若廣韻之可據也

冤賴

冤賴氏後改爲就氏案冤當作菟字之誤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姓氏急就篇注引皆作菟通志氏族略代北複姓所引亦同去聲就姓注又引作就賴氏改爲就氏上就字乃傳寫之誤鄧氏辨證又引官氏志有一日菟頰四字是宋時魏書本賴字或訛作頰也

烏石蘭

元和姓纂十一模烏姓注云代北人烏石蘭改姓烏兼御史大夫烏洽洽從父弟玳玳生重允今為河陽節度今魏書官氏志有盟石蘭氏改為石氏而無烏石蘭改為烏氏之文周大令春代北姓譜云盟石蘭亦曰烏石蘭唐石洪本烏石蘭氏濤案通志氏族略云温當作石蘭改為石氏烏蘭改為石氏則盟石蘭與烏石蘭不得混而為一竊意盟石蘭之後改為石洪乃其後烏石蘭之後改為烏重允其後通志第二石字當為烏字傳寫之誤今本魏書無烏石蘭蓋脫

似先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七

古今姓氏書辨證六止似姓注引後魏官氏志似先氏改為似氏今官氏志無此文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急就篇注皆無之案辨證似先複姓注云高麗扶餘種也唐武德中有右驍衛將軍似先英問又陳儒傳荆南監軍朱玫攻殺節度使段彥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錫慰撫之又李訓傳訓嘗遣中人似先希逸按邊則似先乃高麗之姓著於唐代與代北無涉似姓注所引魏書顯有舛誤不得疑為官氏志之脫文

賀敦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孔至姓氏雜錄曰後魏賀敦氏改為賀案今官氏志有賀賴賀蘭二氏皆改為賀氏元和

姓纂亦同而無賀敦氏鄧氏不引官氏志而引姓氏雜錄當是鄧氏所見官氏志亦同今本孔至唐時人傳本或有異同也又辨證引官氏志賀魯改周氏今亦無其

文

北齊書斛律光傳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以百升為斛律之讖蓋六朝時斛字別體作研余所藏正定開元寺石柱題名拓本有俎乾員妻研律正作此字研字字書所無惟集韻有斛字云斛或作斛晉書胡奮傳屯萬斛堆漢隸斗字多作升古升升字每相亂然斛當為百升不應為百斗況石刻字畫分明正合北齊之讖集韻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六

斛字當為研字之誤

氏字誤衍

隋書經籍志曰劉向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十四篇濤案漢書藝文志禮十三家有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則王史氏自是一人此志王字下氏字蓋衍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此已有氏字則宋時本已誤

楊承慶

經籍志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撰案魏書陽尼傳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為

字統二十卷卷數不同蓋一兼序數一不數序行于世然則承慶乃姓陽非姓楊也諸書引楊承慶字統皆承隋志之誤

孔老讖

經籍志梁有孔老讖十二卷濤案孔老讖當作孔子讖下文另有老子河各讖一卷不應并為一談也南齊書祥瑞志引孔氏世錄魏書高祖紀稱孔子閉房記當作孔子秘記說蓋即其類謂矯稱孔某為讖記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銅熨斗齋隨筆卷五

九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嘉興沈濤撰

文佳皇帝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貞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攻陷睦州屬縣案文佳當是所用之年號

平山郡

肅宗紀至德元載八月壬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之嘉山案元宗紀天寶十五載三月己亥改常山郡為平山郡則此文宜為平山郡之嘉山不應仍作常山也

洛水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唐書高祖紀武德五年二月丁丑劉黑闥陷洛水總管羅士信死之濤案水當為州下文丁未秦王世民及劉黑闥戰於洛水敗之是以相涉而誤耳舊唐書高祖紀言黑闥據洛州僭稱漢東王知所陷者非止洛水一縣也

丙辰朔三字錯簡

麻志載大衍日度議引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濤案今本周書大開武解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鄆密命訪於周公旦曰云云又寶典解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鄆召周公曰云云據一行所引則寶典解丙辰朔三字當在大開武解二月之下後人錯

簡誤置於此耳大開武解稱一祀小開武解稱二祀寶
典解稱三祀敘次甚明盧學士乃云三祀應書作元祀
誤矣

蕭方

藝文志偽史類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宋史藝文志
史霸史類同蕭方當為蕭方等之誤方等梁元帝世子
以釋氏方等經命名隋志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等
撰可證修唐書者誤以等字為等類之等而刪之昔人
謂歐九不學洵然宋志亦承其誤

宋太宗誕節

宋諸帝后生辰聖節各立嘉名見王明清揮塵錄錦繡

銅鬚斗齋隨筆卷六

二

萬花谷前集所載亦同惟太宗以太平興國元年立乾
明節後于淳化元年改為壽甯而揮塵錄但曰乾明羅
從彥遵堯錄但曰壽甯皆非是又揮塵錄諸書皆云十
月七日為太宗誕節玉海而宋史太宗紀云晉天福四
年十月十七日甲辰生於浚儀官舍攷通鑑目錄是年
十月戊戌朔甲辰正是七日宋紀十字誤衍萬花谷
又有寶慶太皇太后壬午五月二十二日生為壽慶節
亦揮塵錄所未載

哲宗聖節

宋史禮志哲宗即位宰臣請以十二月八日為興龍節
哲宗本七日生以避僖祖忌故後一日哲宗本紀乃云

羣臣請以十二月七日為興龍節蓋誤

祥符

地理志開封府祥符魏浚儀縣大中祥符三年改案興
地廣記及記纂淵海所引地理沿革表三年皆作二年
元豐九域志亦云祥符二年改浚儀縣為祥符則宋志
三年字誤

東明

開封府東明本東昏鎮乾德元年置案輿地廣記云東
明鎮皇朝建隆四年升為縣元豐九域志亦云建隆四
年升東明鎮為縣則志稱乾德元年者誤

拱州

開封府攷城崇甯四年與太康同隸拱州大觀四年廢
拱州二縣復來隸太康宣和二年復隸拱州六年仍隸
拱州案歐陽氏輿地廣記作於政和年尚有拱州屬京
東西路則云大觀四年廢者誤且大觀既廢拱州矣何
得又云宣和二年太康復隸拱州乎史志之不檢照如
此

昌化

臨安府昌化唐唐山縣太平興國四年改案記纂淵海
引地理沿革表云太平興國四年改橫山縣曰昌化又
云昌化本漢於潛縣地唐垂拱二年析置紫溪縣神龍
改曰唐山後梁改曰金昌後唐同光復故名晉改曰橫

銅鬚斗齋隨筆卷六

三

山是昌化由橫山改非由唐山改也宋志微誤

威州

威州本維州景德三年以與濰州聲相亂改今名案輿地廣記云景祐三年以京遞發濰州斷獄文書誤至維州因改曰威州地理沿革表同則景德乃景祐之誤

建福

韶州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地置縣案宣和三年輿地廣記作崇甯元年記纂淵海引地理沿革表亦作崇甯元年歐陽書作於政和若宣和所置不應有之宋志之誤顯然

恭州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案恭州當作敬州南漢無恭州之名宋人避諱所改輿地廣記地理沿革表皆云開寶四年改敬州曰梅州

貢陽

英德府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貢陽案貢陽當作真陽其縣名貢陽亦然輿地廣記云英州真陽縣本滇陽隋曰真陽唐正觀元年復曰滇陽皇朝乾興元年改曰真陽記纂淵海引會要云宣和三年賜名真陽郡又引沿革表云乾興元年改滇陽曰真陽為英州治知貢字乃傳寫之誤

肇慶府

肇慶府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地理沿革表同而輿地廣記云建中靖國元年升興慶軍節度未知孰是又沿革表廣記皆云開寶五年省平興入高要沿革表又云政和升興慶府開寶六年省化蒙入四會宋志皆失載

博羅

惠州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案地理沿革表云循州國初曰海豐郡宣和改博羅郡則博羅乃循州郡名非惠州也宋志誤

海康

雷州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案地理沿革表開寶四年省遂溪徐聞二縣入海康輿地廣記亦作四年宋志作五年誤

樞密院

合璧事類後集引會要云建隆二年以宰相魏仁浦吳延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使兼使相自此始淳化三年以張士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此可補宋史職官志所未備

又云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開寶九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使帶節度自此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亦皆宋志所無

崇政殿說書

宋史職官志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王介甫賈魏公神道碑曰景祐四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正殿說書而以公為之案玉海帝學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六

類亦云元年且云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召輔臣觀賈昌朝講春秋遂宴崇政殿三年正月說書賈昌朝上二閣記注則王集四年字乃傳刻之誤吳曾漫錄引傅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菽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于崇正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虎臣據此以為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案佳話所云亦見張芸叟畫墁錄然太祖特召山人于殿中講書未嘗以此繫銜特設一官實自仁宗始則荆公不誤也又案李心傳舊聞證誤云崇政在太祖時為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然則太祖之時安得有崇政殿說書之官耶

又案揮塵前錄曰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於此然此亦如郭無為但於此殿講書耳非為說書之官也

又案錦繡萬化谷續集引呂原明家塾記景祐元年於崇政殿置說書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讀慶厯三年復為崇政殿說書則王集四年字其誤顯然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歸田錄曰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曰故事入西閣皆中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七

書召試制誥三篇惟梁周翰不召試而援焉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佐歐陽修亦如此例則不止三人矣然映鼎皆召試翌日與億並命見李燾長編

御埽編曰故事苟嘗兼攝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

梁溪漫志曰知制誥不試而命者實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為之首而楊公繼之

資政殿大學士

宋史職官志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十二月復以欽若為資

政殿大學士宋庠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欽若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庠一人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曰舊制資政殿大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元豐中韓維陳薦皆以東宮舊臣故特授焉然則非宰相而除者不止欽若與庠矣

建康殿學士

職官志端明殿學士政和中嘗改爲建康濤案下文云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康殿學士舊係端明殿學士詔依舊則上建康字乃延康之誤王林燕翼貽謀錄云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樞密之改述古宋志不載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八

又案徐度卻掃編云樞密直學士改爲述古殿直學士然則貽謀錄述古殿下脫一直字

述古宣和學士

費袞梁溪漫志政和四年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述古爲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止於宣和之末濤案宋史職官志但於龍圖閣學士條下云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初不云述古殿曾置學士也宣和保和學士之置志亦失載

薛淵可談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命蔡脩蔡儵置待制命蔡條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

高佑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己亥歲改保和殿

言事御史

合璧事類後集引會要曰慶厯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爲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濤案言事御史宋史職官志不載蓋尋置尋罷非爲常制志言元豐八年裁減察官兩員餘許盡兼言事又言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乞令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此皆謂監察御史許兼言事非專設言事御史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九

又引續會要曰嘉祐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然則言事御史後改爲殿中侍御史矣

太學博士

宋史職官志元豐官制行始置太學博士十人舊係國子監直講元豐三年詔改爲太學博士每經二人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中興會要曰國朝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熙寧改爲太學博士則是不始于元豐矣又引職源曰熙寧四年詔相度錫慶院建太學從鄧綰

所請也元豐三年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每經二人云云似太學建于熙甯博士置于元豐然此下又云紹聖元年左司諫翟思言熙甯更置太學博士正錄雖有朝廷特除然類令國子監長貳薦舉以次除授云云然則博士之置實係熙甯而非元豐宋志蓋承職源之誤

太學正錄

職官志元豐置太學正錄各五人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聖朝職畧曰仁宗朝胡瑗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熙甯未興三舍始選官為正錄如學宮之制則太學正錄之置亦在熙甯而非元豐

元祐增置官

梁溪漫志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正議大夫中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朝議大夫案此則宣奉大夫等官皆元祐增置大觀特改其名稱耳今宋志但云宣奉大夫等官大觀新置者誤也又元豐寄祿格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亦見漫志

兼明書

宋史藝文志邱光庭兼明書既入經部禮類又入經解類一卷之中重複如此實則應入子部雜家類也

遂安堂書目

藝文志史目錄類遂安堂書目二卷尤袤集案表書名遂初堂書目今尙存安乃初字之誤

王安石卒年

王安石傳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錢少詹據王明清揮塵錄及吳曾漫錄以為介甫生于天禧五年辛酉至元祐元年丙寅實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濤案漫錄云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應求出知江甯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閒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云云以五十八而延十年之壽則正六十八而非六十六

六宋史元祐元年恐係三年字之誤

王倫傳誤

王倫傳建炎元年中興姓氏錄作建炎二年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金酋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又曰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則是皓之入使在倫弁之後不應是時即與倫弁同遣陳忠金案皓傳為大金通問使在建炎三年則倫傳中及洪皓三字當是誤衍

趙良嗣

姦臣趙良嗣傳曰良嗣本燕人馬桓世為遼國大族仕

至光祿卿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卽獻策攻遼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云云濤案此本之葉隆禮契丹國志而他書所說又各不同熊克中興小紀及李心傳繫年要錄引鄭昂危史皆云燕人馬植歸國賜姓名曰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契丹附錄則云貫擁植歸易姓名曰趙良嗣要錄引欽宗實錄童貫附傳又云貫賜姓名爲趙良嗣三朝北盟會編引蔡條北征記實乃云植後改姓李名之曰良嗣俄又賜姓趙竊意李爲唐代國姓宋時斷無賜李姓之理若謂貫易其名又何必并易其姓皆理之不可解者疑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三

皆傳聞異詞惟會編又引封有功編年乃謂遼國光祿卿李良嗣歸朝赴闕上臨軒慰勞遂賜姓趙並無本姓名馬植之說而其歸朝之由則遣人來雄州彈蠟書和說奏其事上與京貫共議可否遂令赴闕又與他書所言先匿貫家者不同又具載其蠟書之文而于何日彈書何日入境何日入雄州謁說何日赴闕何日殿見敘次甚詳似當差得其實耳

政和禁聖天等字

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閏九月日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皇

聖三字爲名字者悉命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容齋續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濤案李心傳舊聞證誤云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然則天聖等字重和時已禁非始于政和也證誤又云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乃以爲禁非也宣和罷禁之說亦見容齋續筆

諡文正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三

錢少詹跋揮塵後錄云宋時李昉王旦皆諡文貞後來避仁宗諱改爲正字范希文司馬君實之文正卽文貞也諡法有貞無正宋人避諱有正無貞濤案費衮梁溪漫志云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建炎朝野雜記其說畧同據此則希文君實實諡文正少詹攷之不審耳宋史夏竦傳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諡爲正不可改諡文莊邪與正對故原父爭之若貞之與莊同爲美名又何區別之有乎

宋史司馬光傳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

何人可以當之是論夏竦之謚者乃君實非原父與竦傳互異觀漫志所云則當以光傳為正

温公集有論夏竦謚二狀其第二狀云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則宋時謚法自有正字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宰相謚曰文正李司空昉王太尉旦正字犯仁宗嫌名又曰文正王沂公會明沂公之謚與李司空王太尉不同錄中凡言李文正必注明云正字犯仁宗嫌名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西

野客叢書曰本朝複字文正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是誤以李司空為本謚文正

詳穩

遼官有詳穩者一作倣穩一作常袞皆見職官志蓋譯音無正字耳錢少詹廿二史攷異云實乃襲用漢人相公之稱因音譌而異其文也案職官志奚王府有二常袞二宰相又有皮室詳穩司拽刺墨離等軍詳穩司及諸坊職名亦有某坊詳穩司耶律夷臘葛傳有監鹿詳穩其秩尊卑不一則不得云襲用漢人相公之文欽定遼史語解云詳袞理事官也錢氏誤

舍利郎君

王鞏甲申雜記云大遼謂天使為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案鞏聞見近錄云太宗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遼王師據幽州虜甘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得五千騎以當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契丹國志亦載其事云時耶律遜甯號于越呼為舍利郎君云云然則赦例郎君即舍利郎君遼史太宗天顯五年三月丁卯皇弟李胡請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繫獄者職官志舍利司掌皇族之軍政有舍利詳穩舍利都監舍利將軍舍利小將軍等官國語解契丹蒙民要裏頭巾納牛駝十頭馬百匹乃給官名曰舍利後遂為諸帳官以郎君繫之欽定遼史國語解作錫里云蒙古語選拔也王氏謂赦例日行五百里望文生義殊屬附會葉志原注云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之亦非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五

曷魯相公

冊府元龜外臣部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賜北朝曷魯相公聶相公幽州趙思温繪帛器皿以前屯瀛州拔王師討魏故也案遼史曷魯于越已于太祖朝薨逝晉天福二年當遼太宗會同元年則此曷魯相公當即字曷魯之耶律吼聶相公恐是耶律注史稱注字敬輦

輦聶一聲之轉聶上當有脫字耳遼史吼傳會同六年為南院大王注傳會同中遷北院大王攷之太宗紀會同元年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離堇為王則天顯末此二人皆當為夷離堇天顯十一年耶律注尚為惕隱太子西有兵至命迪鞏注宗紀所謂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拒之者即此敵鞏也故南朝以相公稱之耳注傳天顯末帝援河東注為先鋒敗張敬達軍於太原北不言其助討范延光太宗紀天顯十一年秋九月癸巳有飛燕自墜而南府夷離堇曷魯恩得之以獻曷魯恩當即曷魯即耶律吼而亦不言助討范延光趙思溫傳亦無之蓋當日但屯兵往援並未交鋒故史畧而不書耳

顯宗當作世宗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六

金史文菽鄭子聃傳言子聃海陵時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又言其由待制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又云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其詳無如子聃者濤案顯宗在海陵之前不應敘於海陵之後此顯宗當是世宗之誤且修海陵實錄在世宗朝所云上曰必世宗非顯宗也

義宗

趙觀察翼廿二史劄記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羣臣哭臨畢即諡曰哀宗是日金亡並未別加諡號而元史雪不台等傳皆稱義宗攷之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濤案金史食貨百官二志皆稱義宗大

金國志本紀二十六義宗守緒天興元年正月初十日國主遜位于東面總帥承麟即閉閣自縊後主泣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諡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原注云宿州有僭號者諡曰莊故官僑於宋者私諡曰閔或謂哀不足盡諡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諡蓋取左氏君死社稷之義是義宗乃當時私諡非元初追贈也又宋季三朝政要云紹定五年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汴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是亦稱哀宗為義宗又案金史完顏婁室傳日時李裕為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諡哀宗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七

曰昭宗是當日又有昭宗之諡矣

蒙古與韃靼為二

古今記要逸編曰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尚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惟事射獵以為食逐水草以為居視草青為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真黑韃靼至武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為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然則元朝乃韃靼非蒙古後乃襲蒙古之號耳蒙古蓋即唐之蒙兀部亦

謂之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國見松漠紀聞紀聞又云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豪皆見與金人隔一常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蓋與韃靼非一部也

樓鑰北行日錄曰乾道六年正月十五日宿城外謂相州城

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為年時

被蒙子國炒舊時南畔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卻般

向北邊去又云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

不決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蒙子國當作蒙古國是時

元人未稱蒙古此蒙古國蓋亦盲骨而非韃靼也

孟珙蒙韃備錄曰韃國所鄰前有紮族左右乃沙陀等

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偽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為

患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

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珙常討究于彼聞蒙已

殘滅久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九年女真萬戶胡

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

北大敗其眾於海嶺

元太祖諸弟子女

孟珙蒙韃備對所載元太祖諸弟子女皆與元史不同

蓋敵國傳聞未免舛誤耳備對云成吉思皇帝兄弟凡

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

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葛真所統係自己人馬善

戰有功而元史宗室世系表云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擲只哈兒王次三哈赤温大王次四鏡木哥幹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幹噶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備對又云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

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卻為大太子各約

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

后所生其下又有十餘人皆庶生也宗室世系表云太

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

皇帝次四拖雷即睿宗也次五兀魯赤無嗣次六濶列

堅太子案察合台當即阿戴拖雷當即天婁所謂譯音

無定字也其餘皆不相應備對又云女七人長公主曰

阿其斡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

必姬夫人會嫁金國亡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

事三公主曰阿五嫁尙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元史

諸公主表云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適昌忠

武王孛禿趙國大長公主阿刺海別吉適武毅王孛要

合高昌公主也立可敦適亦那護巴而述阿兒忒斤大

臣別吉當即所謂阿其斡拽阿刺海即阿里黑別吉即

必姬也立可敦未知即所謂阿五否

合罕皇帝

元史劉秉忠傳上書世祖言已奉合罕皇帝聖旨云云

余嘗得靈壽縣祁林院歷代聖王恩慧撫護碑亦有後

遇合罕皇帝登于震極之語攷元文類經世大典序錄云乙未年哈罕皇帝聖旨籍打捕鷹房戶屬御位及諸王公主駙馬置打捕鷹房官哈罕即合罕乙未為太宗八年則合罕乃太宗之尊號如成吉思之類河南安陽縣上清正一宮聖旨碑內稱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京師慶壽寺西堂海雲禪師碑則云我大蒙古國聖祖成吉思皇帝太宗合罕皇帝暨今蒙哥皇帝累降詔旨云云明以合罕屬太宗王憚秋澗集請舉行科舉事狀亦云洪惟太宗合罕皇帝而元史本紀失載其上尊號事疎矣

至元鈔法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二十

元史食貨志至元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案葉子奇草木子載至元寶鈔自壹拾文至貳貫凡十等與史志不同志又云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日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是五文自是釐鈔罷後改造自當以壹拾文為始不應再用五文當是史誤也草木子又云伍箇壹貫為半錠伍箇貳貫為錠志亦失載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嘉興沈濤撰

道德經佚文

史記封禪書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母忌今道德經無此文且不類五千言中之語豈老子亦有外篇耶近人作老子別錄失采此條後漢書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老子亦無其文

于越當作干越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倌注云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于於越高誘曰吳邑也宋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一

本于越作干越注於越作吳越濤案宋本是也注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干越作干遂注曰干遂吳邑此注亦必作干遂楊氏引此以證干之為吳耳若如今本則是高誘以于越為吳邑矣豈不大可笑乎

兩漢刊誤補遺引正文作干越注所引呂氏春秋亦作干越是注中遂字已誤作越而干字未誤作于吳斗南曰按干越即越耳何名為吳邑哉雖據誤本而亦知其說之不可通矣

大戴禮勸學篇作干越乃傳寫之誤

精雜汗

修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汗楊倌注曰順墨當為慎墨慎

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墨翟宋人號墨子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濤案精當如字讀術順墨而精雜汙謂以順墨為法而能精雜汙之說也不苟篇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即此意也

道經

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案老子上下篇分道經德經此蓋五千言之佚文而偽古文襲用之楊倞不得其說解為有道之經誤矣

螫蟲始振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二

呂氏春秋孟夏紀螫蟲始振高誘注螫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濤案淮南時則訓作螫蟲始振蘇高氏彼注云振動蘇生也雖詳略不同而以動釋振以生釋蘇則同則呂氏亦必作螫蟲始振蘇今本乃淺人據禮記月令改耳仲春紀螫蟲咸動亦當同淮南作咸動蘇

螻當作蠹

盡數篇戶樞不蠹螻意林引作蠹濤案作蠹者是也此句與上流水不腐為韻此篇上文因輕而揚之數語下文鬱處頭則為腫為風數語皆用韻則此腐蠹亦韻也後漢書華陀傳譬如戶樞終不朽即此意螻字乃傳寫之誤

高陽應

別類篇高陽應將為室高誘注曰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魁宋大夫也梁仲子云淮南人間訓作高陽魁廣韻陽字下引呂氏有辨士高陽魁此注內脫一陽字濤案如廣韻所引則古本呂氏作魁不作應淮南書即取諸呂氏則應字乃傳寫之誤高注當作魁名也或作向魁宋大夫也梁氏不知高為向字之誤轉謂脫一陽字非也淮南注亦云或曰高陽魁宋大夫此蓋傳寫有脫既稱或曰則必有正解彼注當與此注同高氏疑高陽魁之即向魁故存此二說向其高陽之合聲歟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三

斲

貴公篇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豆鬪寇皆韻則斲字亦韻也斲古音如晝讀竹救切斲之轉為晝猶啄之轉為味也

稱當作桶

淮南時則訓角斗稱注斗稱量器也濤案呂氏春秋仲春紀作角斗桶高氏彼注斗桶量器也稱非量器當為桶字之誤禮記作角斗甬史記商君傳作平斗桶甬正字桶別字稱誤字仲秋記作甬疑後人據禮記改

羣鳥翔

時則訓仲秋之月羣鳥翔注曰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

羽翼而高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
濤案呂氏春秋紀作羣鳥養羞高氏彼注曰寒氣將至
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雖訓羞為進與禮記鄭注訓
為所食者不同而其為養羞則同疑淮南注本作或作
養羞養進其羽毛也淺人不知羞有進義遂刪去羞字
改進為育耳又淮南注許高二家每相亂恐作翔者為
許慎本

仲弓為伯牛子

論衡自記篇曰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
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仲弓為伯牛子當必古論
語家相傳舊說竊意惟仲弓為伯牛之子故孔子有犁
牛駢角之喻以其字為戲耳否則欲譽其子而斥其父
為牛恐聖人不如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有仲弓
父賤之說疑後人據王肅偽撰家語竄改

顏淵自殺

命義篇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他書但言顏子早死無
自殺之語此蓋猶言膏以明自煎蘭以香自焚顏子好
學以死不啻以才殺其身耳初非謂死于非命也然宋
書文九王傳景素秀才劉璉上書曰曾子孝於其親而
沈於水曾子沈水書亦不載則顏淵自殺或亦於傳有
之而今不傳耳又列子力命篇云顏淵之才不出眾人
之下而壽十八亦與史記家語所記不同

變復家

明雩篇曰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陽為旱旱應亢陽
湛應沈陰遭虎篇曰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
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眾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
曹為姦采漁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商蟲篇曰變復
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食則侵漁故蟲食穀身
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于蟲所
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感虛篇曰人君秋賞則
溫夏罰則寒寒溫篇曰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
之家以刑賞喜怒濤案變復家蓋亦五行占驗之流史
記日者傳數諸占家之名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四

辰家麻家天人家太一家而無變復家後漢書郎顛傳
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明達變復楊賜傳唯陛下
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章懷於顛傳注謂明于變異
銷復之術於賜傳注謂變改而修復二注不同由不知
變復為陰陽五行家之一術耳又周舉傳策問曰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方術樊英傳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
之效三國魏志和洽傳消復之術莫大于節儉消復即
變復也

又案變虛篇曰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
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
氣變災變家當為變復家之誤

南山經注

山海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注云爾雅云霍山亦多之畢制府注曰爾雅霍山韭字作藿詳彼義以為山韭名藿此之霍山以為山名非也濤案此當以爾雅云霍為句藿藿通字又省作霍景純之意爾雅名山韭為霍此山亦多此草非以霍為山名云亦者承上文多桂多金玉而言也

又案郭氏注山海經曰其狀如某者即以其物釋之下文有獸焉其狀如禺名曰狺狺注云生牛禺獸又青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注云即九尾狐可證也

梁簡文山海經注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六

列子湯問釋文引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強簡文云北海神也然則梁簡文曾注山海經矣今隋書經籍志不載

闕氏

菽苑雌黃云錢昭度王昭君詩闕氏纓聞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誤讀氏為姓氏之氏濤案史記匈奴傳索隱云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緋黃按取其上英華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是闕氏舊讀如本字晉後乃改音焉支耳錢詩不誤

甯馨

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世遂以甯馨為佳兒之名非也甯馨猶言那許世說使君如馨地冷如鬼手馨輒娶如生狗母馨強學人作爾馨語蓮社高賢傳但聞疾風流馨六朝人語如此金華子載膠東隱士行乞於酒市既醺酣即以手握衫袖掉臂而行曰吉畱馨吉畱馨市中咸謂之吉畱馨秀才是馨為語詞唐末猶然南史宋王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甯馨兒宋書作生如此甯馨兒如此二字乃淺人妄增亦謂那許兒耳唐劉夢得贈日本僧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元方萬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七

里聽航船歌五千斤螞三千漆甯馨年時欲夜行正合甯馨本義又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甯馨兒以晉人語作對初無不可若東坡詩六朝人物餘邱壘空使姦雄笑甯馨則由誤解晉書矣能改齋漫錄以為山濤叱王衍語以兒為非馨香更謬

六書故云馨許生之急言也說文有𠵽字吳人有甯馨語甯如之變也甯馨猶言如許生也

阿堵

馬永嬾真子云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

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濤案此說阿堵字甚確野客叢書亦云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箇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直以錢爲阿堵也嬾真子又有論甯馨一條云甯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

三平二滿

穎川語小曰俗言三平二滿蓋三遇平二遇滿皆平穩得過曰五角六張者五遇角六遇張其日不穩多乖案高齋漫錄曰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貢父邂逅見之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慚云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八

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才然則三平二滿不盡如穎川所云也

五角六張

開天傳信記載劉朝霞俳諧文末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五角六張蓋乖角乖張之意猶今人言七顛八倒耳嬾真子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未見所出恐屬臆說

文選標題舛誤

文選魏都賦矍焉相顧注矍懼也左傳曰駟氏懼善曰張以矍先矍反今本並爲矍矍大視呼縛反濤案李善曰三都賦本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自是之後

漸行於俗則魏都乃張孟陽注故曰張以矍先矍反今刊本標題皆作劉淵林誤也

李洪範

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西京賦云其形蔓蕤李洪範音妄怨反下餘戰反今西京賦作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蓋唐時本如此蔓蕤卽曼延之別體李洪範未詳何人晉李軌字宏範隋書經籍志載其周易尙書春秋小爾雅等音或其人尙有兩京賦音注而史失載乎

狼荒當作狼眈

吳都賦曰烏游狼眈注引異物志云狼眈人夜覲金知其良不濤案荒當作眈玉篇目部云眈目不明又狼眈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九

南夷國名人能夜市金廣韻十一唐同蓋以無目故須瞽而知良不玉篇肉部眈字注但云肉間也廣韻則亦云狼荒南夷國名與眈字注同此必後人所附益非陸孫原文矣

沙漠當作沙幕

嘯賦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注曰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邵曰幕匈奴之南界傳瓚曰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漫也西域傳曰難脫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如瀉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此匈奴中沙漠地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當作漫是也猶今人

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今書或作漠音訓同說文曰漠北方流沙濤案注文則賦本作沙幕作漠者乃別本耳故崇賢引漢書證沙幕之即沙漫引說文證沙漠之即沙幕今正文作漠誤矣

竹書非紀年

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案晉書束皙傳竹書自紀年十三篇外尚有師春瑣語等七十五篇則所引竹書不知在何篇之中非紀年之文也今本紀年固非晉時舊文而或據此以疑紀年之偽託則非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十

世說新書

黃伯思東觀餘論跋世說新語後曰本題為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豆事以證陸暢事為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也濤案太平廣記引王導桓溫謝鯤諸條皆云出世說新書則宋初本尚作新書不作新語然劉義慶書本但作世說見隋書經籍志菽文類聚北堂書鈔諸類書所引亦但作世說新書新語皆後起之名

何乃洵

世說排調篇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

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注曰吳人以冷為洵葉石林曰今二浙無此語濤案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引作何如乃洵是何下尚有一如字乃洵二字有聲無義猶今人之言那亨何如那亨今吳語正如是非以冷為洵也程大昌演繁露引世說亦作何如乃洵是所據本勝於石林然曰今鄉俗狀涼冷之狀者曰冷洵洵則亦不知乃洵之即那亨而為舊注所惑矣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徐淵子一翦梅詞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注能亨鄉音也案能亨蓋即那亨之轉音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十一

高誘萬畢術注

史記孝武本紀正義引高誘注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碁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今淮南子注中無此文封禪書索隱引顧氏按萬畢術云其語畧同然則萬畢術亦高誘注矣

事類賦

魏志后妃傳注引魏畧曰蘭謂下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宋吳淑作事類賦義取諸此

李文博理道集

唐柳伯存馬總意林序曰隋代博陵李文博撰綴諸子

編成理道集十卷隋志不載當本名治道集唐人諱治因改爲理杜牧理道要訣猶言治道要訣也

歷代三寶記

隋書經籍志子雜家類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此非漢之費長房今釋藏中有其書題隋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藏本分十五卷則隋志作三卷者誤其弟十五卷載表文一篇云始自姬周莊王甲午佛誕西域後漢明皇永平丁卯經度東歲迄今開皇太歲丁巳歷一千二百八十一載其間靈瑞帝王名僧代別顯彰名開皇三寶錄凡十五卷云云則是書本名開皇三寶錄今藏本亦題歷代三寶記者據隋志而云然也

銅鬚斗齋隨筆卷七

長短經

玉海三引書目謂中興書目長短經天文篇唐趙蕤撰云乾象新書嘗引之案蕤長短經今四庫書著錄凡六十四篇初無天文篇是書本十卷今存九卷所闕者疑即天文篇一卷自序六十三篇乃六十五篇之誤

唐文粹

文苑英華辨證云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此姚氏書之外又一唐文粹也而其書不傳晁陳兩家書目亦失載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序曰取諸家所說及詔敕制誥書疏奏議記傳

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銓次起政和七年登舟航海之初終紹興三十二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宣政爲上帙靖康爲中帙建炎紹興爲下帙名曰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則是書名集編不名會編也岳珂魏鄭錄思陵近誤一條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所下改竄之詔云云亦作集編玉海四十七雜史類亦云徐夢莘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號三朝北盟集編

攬轡錄

魏鄭錄引范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麻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云云今本攬轡錄但云金主始大修國制其麻曰大明麻金本無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而無今四十八年以下七十一字然則今所傳攬轡錄亦非足本至重熙等皆違年號女真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故以其紀年爲麻非其所自撰造則倦翁已辯之矣

銅鬚斗齋隨筆卷七

耐得翁

都城記勝一書序稱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

翁不知耐得翁何人新城尚書居易錄曰清暇錄元人撰自署灌園耐得翁書凡六卷多刺取諸家小說成之異聞殊少蠶尾集跋清暇錄曰末卷多述吳興事當是吳興產耳疑即其人灌園灌圃未知孰是孰誤蓋亦宋之遺民耳

百川書志云古杭夢游錄一卷宋灌圃耐得翁著記杭風俗凡十三事今世罕傳中多斷文惜專市肆無政教之說焉是都城記勝一名古杭夢游錄

文淵閣學目耐得翁就日錄一部一冊闕續文獻通攷同當別是一書說邠載有數條亦非足本又傳是樓書目有宋耐得翁灌畦暇語一卷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四

法帖刊誤

東觀餘論記與劉無言論書云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云云則是書又名法帖正誤也

中興繫年錄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名中興繫年錄見合璧事類所引新城尚書分甘餘話云南宋有李心傳三朝朝野彙編蓋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一名也

尊前集

尊前集二卷不知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人僉以為顧氏書也竹垞翁得吳文定公手鈔本定為宋初人編輯今觀張玉田詞源云自隋唐以來聲

詩間為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夜間集迄於崇甯立大晟府云云則是編尚為南唐人所輯王灼碧雞漫志亦稱唐尊前集

陸放翁年譜

錢辛楣少詹陸放翁年譜攷核詳贍而遺漏亦復不少嘗見王質雪山集中有寄題陸務觀漁隱詩有小引云乙酉務觀貳豫章書來告曰吾登孺子亭見子以詩道南州高士之神情奇哉吾巢會稽築卑栖號漁隱子其為我詩之云云而是年失載此段事又陳鵠耆舊續聞云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行遠山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五

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喙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間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于集此蓋丙戌丁亥年間事而譜亦遺之又沈園題壁詞譜據齊東野語載于乙亥年而耆舊續聞則以為辛未三月未知孰是

陸淞為放翁之兄

陸淞子逸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一闋見絕妙好詞耆舊續聞謂南班宗子侍姬盼盼色藝殊絕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為賦瑞鶴仙一時盛傳之後盼盼亦歸陸氏云云又云二陸

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子逸亦爲農師之孫所云二陸當指子逸與務觀則子逸寔爲放翁之兄今竹垞編詞綜先放翁而後子逸蓋亦攷之未審矣

田不伐

陽春白雪多選田不伐詞竹垞詞綜亦載不伐詞二首不詳仕履案五總志云余先友田爲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碧雞漫志亦云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然則不伐名爲朱氏以不伐爲名誤也

吾子行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六
南濠詩話載吾子行晚年爲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卽作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鋪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冷西畔斷橋邊而陸友仁跋閒居錄云至大四年子行以事逸去不知所終則固未嘗死也友仁時代相接疑得其寔

曉鷓啼後

汪彥章曉鷓啼後一詞事見能改齋漫錄今觀黃考功公度知稼翁集有點絳唇詞前有其子沃跋語云汪藻彥章出守泉南移知宣城內不自得乃賦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淨山含斗起來騷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

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曉後歸思濃如酒公時在泉南僉幕依韻作此送之又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長篇見集中比有能改齋漫錄載汪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唇云云最末句曉鷓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鷓啼後汪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不惟事失其寔而改竄二字殊乖本義然則虎臣所言乃當日傳聞之誤也又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者遷之于永是當日皆以此詞爲彥章在京師所作而傳聞又復異辭

王守仁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七
宋程洵尊德性齋集有王守仁竹齋詩云黃塵車馬去如流名利勞人死不休心遠地偏何處是小齋叢竹媚深幽此宋之王守仁也

兩吳道子

唐畫家有吳道子明亦有吳道子余永麟北窗瑣語云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道子稱之今趙州柏林寺壁間有吳道子畫水乃小仙筆蓋小仙亦有道子之稱故因之傳訛耳

兩袁簡齋

孫炯硯山齋雜記云智永書千字文八百本其真蹟舊

在江西袁簡齋家此蓋勝國時人與乾隆間隨園居士別號相同又余在磁州得有隨開皇開袁子才全妻造象其名亦同隨園之字

上官必

也為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為必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耶劉貢父中山詩話云上官必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是宋時已作此音

明月

次年稱明年次日稱明日惟次月罕稱明月山中白雲有夜飛鵲一詞其題曰大德乙巳中秋會仇山村于溧陽酒酣興逸各隨所賦余作此詞為明月明年佳話云則次月亦可稱明月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六

薩即薛字

佛經菩薩二字說文所無蓋即薛字之變體漢平輿令薛君碑乃侯於薛唐蕭思亮墓誌行薛王友薛字形皆如是作後乃變而為薩張有復古編薛別作薩非是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舊五代史唐廢帝紀載當時謠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是爾時尙作薛音也

郭杲當作郭果

韓侂胄所用之將郭杲宋史有傳諸書皆作杲字案四朝聞見錄載優伶戲語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

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卓蓋以菱字隱靈字移字隱倪字卓字隱作字謂生靈之壞皆郭倪郭果所為也則字不應作杲

狐姓獨姓

王阮亭居易錄云在都察院署見山西巡撫揭有狐姓者周中丞石公因言為大理少卿時書吏有獨姓者蓋令狐獨狐覆姓之裔省其一字按春秋時晉有狐突狐偃國語云狐氏出自唐叔韋注狐氏重耳外家出自唐叔與晉同祖唐氏之後別在犬戎者山右狐姓當自突偃之後唐時令狐為相有天下諸狐多帶令之謠則爾時本有狐姓不得概以為令狐所省也獨氏亦見姓苑金樓子云成湯誅獨木似亦非皆獨狐所改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七

羅紉

分甘餘話云秦羅敷二字或作紉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紉懶真子引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紉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敷紉二字何以通用壽案古敷有紉音焦仲卿詩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與由求雷為韻蓋讀如紉平聲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鹿有麤義

嘉興沈壽撰

鹿裘乃裘之麤者非以鹿為裘也鹿車乃車之麤者非以鹿駕車也麤从三鹿故鹿有麤義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鹿布之衣猶言麤布之衣也

說苑雜言篇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琴而歌他書皆言鹿裘無皮字此字乃校書者以意妄增又案後漢書趙熹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然則鹿裘又何說耶知不然矣

如字去聲

白珽湛淵靜語云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如押去聲宗坡亦押蘭相如作去聲

蝗

陸放翁杜門詩燒灰除菜蝗自注蝗讀如橫字去聲濤案程大昌演繁露云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為橫非無本也據此則蝗讀如橫之去聲本於唐韻而當時無不如此呼者

崑字入聲

陸佃陶山集和毅夫春詩云小兒能賦崑崙奴崑字原注入聲然則讀崑若窟此猶白樂天讀琵琶字入聲皆字韻書所無

質

體質字讀入聲然亦有作去聲讀者宋謝莊舞馬賦躍采淵而泳質與泗泊為韻交質委質字讀去聲然亦有作入聲讀者後漢書桓譚馮衍傳贊行晚委質與失秩為韻

把

把有平仄兩音廣韻以音博下切者為把持之把以音蒲巴切者為把搔之把即爬之正字漢書貢禹傳書五行志鄴中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則古把持之把亦作平音

勾

管勾勾字去聲勾當字亦然今人讀作平聲非也范文正自鄆陽易守丹詩曰祇託春風管勾來所以宋南渡後勾當公事改為幹辦公事管勾改為管幹避高宗嫌名也高宗名構

孺無平音

孺字玉篇音如喻切廣韻音而遇切皆無平音至集韻始有汝朱一切唐以前無是也大唐新語載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此必由古誤讀孺為平聲與孺同音故有是語若本有汝朱一切又何誤之有

虹

世皆知霓字有入聲而不知虹字有去聲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水面波疑縠山頭虹似巾自注云虹音近絳郝伯常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詩虹橋桁柳柳平分破巨壑雲莊入煙暝於虹字自注云去聲案廣韻四絳虹古巷切今北人呼虹正為絳又韻補一董虹戶孔切郭璞鱈魚贊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鱈魚潛淵出則邑悚則虹又可讀上聲

乞

楊誠齋和韓子雲惠詩句法端何樣先生肯乞餘自注云乞去聲案乞太雲氣字後人借為乞假之乞本音去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三

既切後乃轉為入聲

春秋正義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此後人強生分別古音皆當讀為去聲後漢書楊政傳乞楊生師古注曰乞讀曰氣

觀

四朝聞見錄曰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平聲至今謂觀去聲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其字而字其名蓋紹翁之意以游觀之觀當作平聲讀也不知古游觀之觀正作去聲讀易觀卦釋文音官喚反又大觀在上釋文云王肅音官以觀天下釋文云徐唯此一字作官音是觀讀平聲始於王肅漢以前皆作去聲

矣王景文詩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是放翁尙知古音

周禮司燿注曰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釋文觀古喚反古喚當作宮喚易釋文官喚亦宮喚之誤漢書注作工喚宮工音同周禮正義云孔安國以觀為視與鄭義異不知古觀視之觀亦音宮喚反也

僅

晉書張寔傳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觀視之觀與腕為韻可見古音不作平聲

香祖筆記曰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餘百軸白樂天哭唐衢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四

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焯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撫言曲江之宴長安僅于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資帑幣糧僅僅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濶案李涪刊誤曰近歲精用文字者反以僅為遠近之近則阮亭所舉皆借僅為近非解僅為餘也玉壺清話序曰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自國初至熙甯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是宋人亦尙有用為遠近之近者李匡乂資暇集云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案此正李涪所謂以為遠近之近也

唐詩紀事載德宗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亦以爲遠近之近

但

王阮亭跋盤州集云盤州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兔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同音二公皆精說文之學也余謂說文但爲祖楊正字初無平音篇韻亦無平音元和姓纂但姓在二十五寒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爲然矣

請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五

王直方詩話云貢父曰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江子載亦云顏師古漢書請或音才性反或不音唐人或以請作平聲誤矣濤案漢書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耳注引蘇林曰音潔清則請作平聲正用漢書注

張

蘇伯固木蘭花令詞歸帆初張葦邊風客夢不禁蓬背雨張字作去聲讀

要

王林野客叢書曰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與我輕常調

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惜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袁褰囊隔閒評云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至而定要東耳此要字合音約顏師古不音誤也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內以爲邀字亦誤矣案此二條論要字不應讀平聲甚確論語集解引孔注曰久要舊約也則要即約字然廣韻三十五笑要約也於笑切又於招切是廣韻業已兩收其誤不始于婁氏矣

俏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六

今人謂婦人美好爲俏錢少詹以爲方言釗字之俗濤案朝野僉載云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逃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原注音七肖反是唐時止作樵字疑當作樵禮記庶人樵樵正謂儀止可觀集韻始有俏字武林舊事雜扮有胡小俏鄭小俏自來俏此字蓋盛行於宋末

駮

石鼓文第一鼓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駮駮薛尚功釋作驅固非潘迪音訓謂與阜音義同亦未是此當是珣字與好爲韻猶上文之工同爲韻也古寶字作珣从玉缶聲此以稱馬故改玉从馬鐘鼎文每

有此例後人呼駿馬為寶馬當本諸此

發字

李匡乂資暇集云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當有書之難不惟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為某字發上聲變為某字去入又改為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為難今見點書每遇亾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母中有人母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為無字是也此論發字之例較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七

張守節史記正義為詳錢氏養新錄但引張氏之說而未及于此

張參五經文字序云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

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即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此即今人以朱點滅字之例

佛佛

赫連勃勃宋書朱超石傳宏之鄭鮮之索虜諸傳皆作

佛佛古佛音如弼弼勃一聲之轉也劉敬叔異苑乃云佛佛虜凶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不識古音望文生義抑何可笑

木女解圍

文苑英華六十六卷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曰于是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假剗刷於績事寫嬋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從索綯而機心暗起動則流盼靜而直指似欲排君之難匪憚陋容如將報主之憐無辭克己又曰時也匈奴合圍嬖人興事故持娉婷之淑態用撓闕氏之所忌案木女解圍他書不載漢書高祖紀注引應邵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闕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八

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不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水經灑水篇注引孫暢之述畫其說畧同皆無木女之說惟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傀儡子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為冒頓所圍陳平訪知闕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于陣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云云然則其說實始於唐

老爺

今百姓稱官府曰老爺錢少詹引元史董搏霄傳我董老爺也濤案三朝北盟會編云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

佐王林孟張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爺則是宋時已有此稱

又案北盟會編云鐘相鼎州武陵縣人善為誕謾自號老爺亦稱通天大聖此老爺似是神靈之號猶今人稱關老爺岳老爺之類故下文云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糈相謁旁午于道謂之拜爺又云以賊兵為爺兒官

古人呼官猶今人呼爺也史傳中明生故吏臧獲婢妾輒呼其主為官梁武陵王紀河東王譽皆呼元帝為七官紀為元帝之弟譽為元帝之姪乃尊之之詞非輕之之詞也宋齊諸史近臣每呼天子為官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九

范文正為閻羅王

俗皆傳包孝肅治冥事於稗乘均無可攷特以本傳中關節不到一語附會耳范文正公為閻羅王見中吳紀聞而世人不知又寇萊公為修羅王見廣川書跋又案翰苑名談云寇準死有王克勤者見公于曹州境上問從者曰閻羅交政是萊公亦作閻羅也又賀鑄慶湖遺老集一題云客有攜寇萊公真挂于驛舍傍題云今作閻羅王

東坡一字仲和

陸深玉堂漫筆云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內蘇樂城一跋云子兄和仲蓋

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云云案俞德鄰佩韋齋輯聞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是東坡一字仲和非和仲也又文與可月出齋詩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輦致東齋自磨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詩題下注云詩中子平即子瞻也是東坡又字子平

東坡排行第九二

袁瓌瓌開評云黃太史詩云為喚謫仙蘇二來故人謂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濟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案老學庵筆記載東坡與黃門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食湯餅事東坡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子由行九三則東坡行九二審矣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十

張仲實

洞霄詩集有仇山村周公謹諸人送西秦張仲實游大滌洞天詩共十八首西秦為循王家祖貫張叔夏每自稱西秦生初疑仲實為叔夏之弟弟行然洞霄集又有西秦張栢雲根石及大滌洞天詩二首栢當即仲實名从木旁則是寄間之弟弟行也

兩劉松年

直齋書錄解題六壬洞微賦一卷不知名氏著卜劉松年所傳是宋有兩劉松年也

兩楊次公

宋有兩楊次公一名傑字次公無為軍人自號無為子見宋史文苑傳六朝事迹編類載其詩或稱楊次公或稱楊無為即一人也一名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於陵六世孫歷官尚書工部侍郎亦見宋史

趙民則

楊誠齋江湖集有一題云宿張家店壁間有趙民則一絕句云舍策投牀睡便濃覺來涼葉動西風驚秋念違無窮意客裏知誰此夜同因次其韻云云案民則名像之高安人秦悼王之六世孫官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見誠齋所為行狀且曰其為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松翠竹初無鈎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絕塵拔俗之逸韻蓋傾倒甚矣厲樊榭宋詩紀事載此詩誤以民則為名并不詳其仕履由未檢誠齋文集耳

賀方回

野客叢書曰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稽康集十卷案方回名鑄衛州人宋史有傳此云毘陵則又一賀方回也又案中吳紀聞云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則史言衛州人者誤然方回所居亦是姑蘇而非毘陵也

趙開

韓流澗泉日記云趙開府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

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緡閣本有案語曰係纂修官鄭趙開府未詳何人攷宋史紹興四年吳玠以仙人關之捷授川陝宣撫副使趙鼎亦於是年除川陝宣撫使則云副吳玠軍須者當即鼎也然史未載其拜開府或偶闕書耳濤案府乃應字之誤趙開宋史有傳詳載其言應副吳玠軍須云云正與此合而此所記尙有脫誤校書者不知趙開之為人名輒以府字傳寫之誤遽指為鼎可謂燕書郢說矣

蘇叔黨死節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蘇過叔黨靖康中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脇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而宋史過傳但云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若叔黨乃死於牖下者晁景迂叔黨墓誌銘亦僅言其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而不言其遇寇暴然景迂以諸葛瞻稽紹為比則叔黨之死節無可疑當時必有所隱諱而不敢質言史遂失其傳耳墓誌言卒時宣和五年十二月而錄言靖康中史言晚權通判中山府而錄言倅真定亦稍參差不合

兩子昂兩子固

楊維禎之兄維翰字子固善畫竹石墨蘭與趙彝齋菽相上下見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肝江胡子昂能詩嗜飲字體逼真趙松雪因自號竹雪見瞿宗吉歸田詩話

唱姓

余守正定時有校官唱天職者盧龍人徧檢姓氏書並無唱姓偶觀陳書高祖紀有北徐州刺史唱義之梁書作昌義之始悟唱姓即昌姓俗加口旁此人蓋義之後也

可憐見

可憐見三字見元史泰定帝本紀蓋可憐念之訛音古人每多言可念猶今人言可憐亦有言可憐可念者南齊書卜彬傳可憐可念尸著服是也念見音相近俗語訛可憐念為可憐見元時竟以之入公牘可笑也見元典章

權酒

寶萃酒譜皮日休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權酒三瓶寄夜航權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今隱侯集無足本不見有權酒字案宋書謝靈運傳載其山居賦曰苦以木成甘以權熟自注木木酒味苦權權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權治癩核木治痰冷則沈約或謝靈運之誤

民望

魏敬史君碑陰有民望二十餘人錢少詹跋尾云民望其義未詳多至二十餘人蓋非職官之稱濤案民望謂

民人有鄉里之望者猶今人言俊秀也張猛龍碑陰有魯郡士望等二十餘人亦是其類此碑又有都民望陳樹當是尤其矯矯者于府君義橋石像碑陰有民望士豪諸目士豪即士望也

僧坊

東魏中岳嵩陽寺碑布置僧坊畧深梗概吳山夫金石存云碑以僧坊為僧房王述庵萃編云碑中有房字兩見此似非以坊為房仍是寶坊之義耳濤案陸放翁薄暑詩僧坊皆施浴行路亦饋漿是南宋時尙有僧坊之稱則非房字之假借矣

坊

今茶酒肆皆名曰坊范石湖詞繫船沽酒碧帘坊是南

宋時已有此語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圖書

都穆聽雨紀談曰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惟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余謂此說似是而非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之敘其畧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又家存中夢溪筆談曰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然則印章通

稱圖書其來舊矣

先輩

吳志薛綜傳先輩仁謹不曉時事先輩猶言先達即今人言老輩也二字始見於此至唐乃為進士之通稱

案牘書行之始

周益公奏議論依字云竊見臣下凡有奏議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荅其可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為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猶在所避則有司臨文與決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矣臣竊見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逐曹郎官隨事欲筆於前長貳例皆判依於後相承已久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五

無敢改易揆之事理深為未安臣愚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制是奏在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奏聖旨依然則今案牘紙尾書行蓋始於南宋矣

架閣庫之始

能改齋漫錄云仁宗朝周湛為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為立千文架閣法以歲月為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為法此州縣架閣庫之始也至六部架閣宋史職官志云舊有管幹架閣官宣和罷之紹興十五年復置而不言其起于何時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曰元豐有六曹架閣庫大

觀三年罷又引四朝史曰崇甯元年何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蒞之是後六曹皆建立其置罷年月頗不相應也

州縣浮收勒折

吹劍錄外集云州縣苛取之門非一姑述納米之弊斗斛係文思院給下乃於銕葉下增加板木復以銕葉蓋之甚至輒自創置所增尤不貲其弊一也斛面所帶已六七升又有加耗又有呈樣修倉名色又有頭腳錢支俵等費而耗米則又有用斗量斗量贏餘又倍斛面故率三石方納得一石至於總數既足則盡令折納價錢其弊二也云云此正與東南漕弊相同可見州縣浮收勒折宋時已然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六

州縣倉庫交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淳熙中有詔守臣任滿以見管錢物交後政或次官訖申戶部置籍代者限一月核實以聞著為令九年正月乙亥此即今州縣交代倉庫結報限期之始也

班朝錄

容齋三筆云紹熙四年冬容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案此即今之縉紳錄

玉牒十年一修

容齋隨筆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

戊甲申歲復然則今之玉牒十年一修蓋沿宋時舊制也

糊名

能改齋漫錄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攷校之律案合璧事類載太宗淳化三年陳靖上疏請糊名攷校上嘉納之始糊名第優劣則糊名不始於仁宗矣

未婚守節之始

列女傳貞順衛宣夫人傳曰夫人者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于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七

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卷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云云此即今女子未婚守節之始中壘蓋用魯詩說與今毛詩說異

蘭亭祖石

宋人皆謂楔序有大業間石本案茆亭容話云偽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弼通好因獻偽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乾德中有鸞牋王七郎名文昌與偽翰林待詔米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則此真蘭亭祖石尚在隋大業本之前更無論定武矣然唐以前並不聞有右軍刻石之說即桑俞諸攷亦皆未及此本茆亭之

言恐不足信

瘞鶴銘重刻本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鮮于伯機云太平州有重刻本瘞鶴銘郝伯常瘞鶴銘辨云近歲鄧州石刻傳布雖多而枯硬刺截迄無韻勝是鄧州亦有重刻本也而今皆不傳

耆姪

漢郭究碑云耆姪士女鳴悒惟慼孤嗣叫號涕零如雨馮學博登府云蓋子姪輩為立碑者是長稱猶今稱老姪濤案耆姪乃耆耄之假借蓋與姪皆从至聲耆耄士女猶白叟黃童之意馮以為子姪之姪非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六

臣下稱崩

唐王守琦墓志大中二載退歸私第因寢疾崩於歲十二月十五日臣下稱崩古人之無忌諱如此

疊字為字

宋柳拱辰字昭昭柳應辰字明明見應辰押字詩及火星巖記兄弟皆以疊字為字亦好奇之過也

隨齋

直齋書錄解題間附隨齋批注隨齋不知何許人錢少詹云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即其人濤聞之先世父吏部公曰案卷三鄭樵石鼓文攷批注有先文簡字宋龍圖閣學

士吏部尚書新安程泰之大昌諡文簡曾孫槩字儀甫號隨齋元時人周益公作文簡墓志云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吳興溪山之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梅溪鄉邱閣山規營塋城卒葬其地文簡自歛遷湖子孫貫安吉與直齋同時同里而批注所云樵以秦斤秦權有忞毆兩字遂以石鼓為秦物先文簡論而非之其說具載演繁露則隨齋之為槩確然無疑矣然則隨齋乃程槩非楊益少詹誤吏部公諱叔挺號雙湖著有頤綵堂文集

渾家

錢少詹恒言錄云稱妻曰渾家見鄭文寶南唐近事史虛白詩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濤案此詩馬令南唐

銅鬘斗齋隨筆卷八

九

書及龍衮江南野史所載渾家皆作全家則此渾家非稱妻之語黃山谷清江引曰渾家醉著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正用史詩語而亦作全家解少詹又引尤袤淮民謠無錢買刀劍典盡渾家衣蓋亦謂典盡全家衣也

嫖

今俗謂邪淫曰嫖讀若瓢案說文嫖輕也漢書樂志背尊章嫖以忽義皆近飄初無邪淫之訓且韻書亦無飄音程大昌演繁露曰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濫者名曰嫖唱嫖之音讀如瓢則字當作嫖

往體詩

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為往體此處僅見宋趙崇錫有往體三首見江湖小集又案古詩亦謂之格詩白樂天元宗簡集序曰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

律詩

今人以四韻為律詩兩韻為絕句古者絕句亦稱律詩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銅鬘斗齋隨筆卷八

十

荆公詩用漫與

荆公純甫出惠崇畫要予作詩云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真漫與此用杜陵老去詩篇渾漫與語謂粉墨雖多乃率意而作畫譜所謂巨然用筆甚草草是也李壁注乃云詩意本謂巨然畫格最高而拙工事彩繪者乃為世俗所與誤矣

曹武毅詩

青箱雜記云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為韻翰援筆立進三十年前學六韜云云案玉壺清話載此詩

與此小異云曹武毅魏人也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
太宗召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有會因國難披金甲恥爲
家貧賣寶刀也目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頗佳
朕每愛之刀字韻雜記以爲領聯此則第三聯而結聯
尤大不同

石屏詩句

瞿佑歸田詩話云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
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
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
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案石屏續集有一題云三山宗
院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憑欄夕陽山外山兩句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主

未對用父以利名雙轉轂對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
夢對下句遂足成篇利者頗多僕終未愜意都下會李
好謙王深道范鳴道相與談詩僕舉此話鳴道以春水
渡傍渡爲對當時未覺此語爲奇江東夏潦無行路遂
處處打渡而行溧水界上一渡復一渡時夕陽在山分
明寫出此一聯詩景恨不得與鳴道共賞之其詩結句
云吟邊思小范共把此詩看然則此句乃范鳴道所對
非石屏自對也浮世夢中夢亦係劉叔安所對

滕元發詩

能改齋漫錄載滕元發寄越州范希文太守詩曰江山
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

何似水晶宮案會稽掇英總集載此詩作滕宗諒子京
達道皆會守吳興而子京與希文行輩相接達道稍在
後則此詩蓋子京所作漫錄作達道誤也

鄭澤家神詩

陸游避暑漫鈔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
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
頭歸此見太平廣記三百五所引廣異記鄭澤作鄭鋒
乃唐大厯年間事厲樊榭采入宋詩記事誤矣

怕裏

周草窗一枝春詞還怕裏簾外籠鶯笑人醉語怕裏詞
綜作只怕案周詞用怕裏者甚多如露華次張宙雲韻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主

云怕裏早鶯啼醒掃花游次清真韻云怕裏流芳暗水
與此正同花葦詞選載馬莊父月華清憶別詞云怕裏
又悲來老卻蘭臺公子是怕裏乃宋詞中常用之語裏
爲語助襯字竹垞檢討改爲只怕非也

沁園春換頭用韻

潁川語小曰作詞於滿庭芳換頭處第二字當押韻如
秦少游云銷魂當此際周美成云年年如社燕魂年韻
沁園春亦然今人填滿庭芳換頭第二字無不用韻而
沁園春則否惟吳祭酒錫麒有沁園春數調換頭第二
字皆用韻

神童詩

2121.5
15b(1158)



ZW 2110100081914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六九二

百川書志云汪神童詩二卷或云宋人止五言小絕句六十首頗有意味蓋即今村學所誦之神童詩也詩中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見張端義貴耳集久旱逢甘雨云云見容齋四筆自是宋人所作

董解元西廂記

鍾嗣成錄鬼簿曰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董解元大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然不言其樂府何名濤案陶宗儀輟耕錄曰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達尙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則所云董解元樂府即西廂記也然據九成所云則非今所傳之西廂記今之西廂記自是王實甫所作見堯山堂外紀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三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